历代状元文章汇编

洪　钧编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历代状元文章汇编

洪　钧　编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历代状元文章汇编/洪钧编. —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5145-0929-8

Ⅰ.①历… Ⅱ.①洪… Ⅲ.①会试-文章-汇编-中国-古代 Ⅳ.①D691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7587 号

历代状元文章汇编

编 著 者:洪 钧

责任编辑:董拯民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东区 15 层

邮 编:100025

电 话:010-82259658(总编室) 62082811(编辑部) 010-66168543(发行部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80×1230 1/32 开

印 张:18

字 数:400 千字

版 次: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说明

科举制起源于隋朝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 年）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为止，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。在这漫长的一千多年历史中，“状元及第”成为了无数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终身理想。古代的学子们要通过郡试、乡试、会试等多级考试，取得资格者，最后参加殿试。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主持举行，高中第一名者，便称为状元。殿试试题经过了一个从策问到诗赋，再从诗赋到策问的过程。“策问”指皇帝在经史、政事、时事等方面设问，由应试者“对策”，用来考察应试者的学术水平和对国家政务的理解能力。

殿试的文体不限于八股文，应试者多采用散文的文体答卷。殿试结束后，一般不黜落考生，参加考试者均能取得进士身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考生们得以自由发挥，其中产生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优秀试卷。本书将这些优秀的文章汇编成册，繁体字化为简体字，异体字改为通行简化字，根据现代标点符号用法统一进行了标点，以便当今读者的阅读与欣赏。

目　录

唐 …… 1

垂拱元年(685)乙酉科 …… 1

状元:吴师道 …… 1

永昌元年(689)己丑科 …… 5

状元:张柬之 …… 5

宋 …… 9

元丰五年(1082)壬戌科 …… 9

状元:黄裳 …… 9

绍兴二年(1132)壬子科 …… 16

状元:张九成 …… 16

绍兴五年(1135)乙卯科 …… 30

状元:汪应辰 …… 30

绍兴二十七年(1157)丁丑科 …… 40

状元:王十朋 …… 40

淳熙十一年(1184)甲辰科 …… 55

状元:卫泾 …… 55

绍熙四年(1193)癸丑科 …… 65

状元:陈亮 …… 65

绍定五年(1232)壬辰科 …… 72
状元:徐元杰 …… 72
宝佑元年(1253)癸丑科 …… 84
状元:姚勉 …… 84
宝佑四年(1256)丙辰科 …… 104
状元:文天祥 …… 104
咸淳七年(1271)辛未科 …… 121
状元:张镇孙 …… 121

元 …… 135
元统元年(1333)癸酉科 …… 135
右榜状元:同同 …… 135
元统二年(1334)甲戌科 …… 139
左榜状元:李齐 …… 139

明 …… 145
洪武四年(1371)辛亥科 …… 145
状元:吴伯宗 …… 145
永乐十年(1412)壬辰科 …… 149
状元:马铎 …… 149
正统十年(1445)乙丑科 …… 153
状元:商辂 …… 153
正统十三年(1448)戊辰科 …… 157
状元:彭时 …… 157

天顺元年(1457)丁丑科 …… 162
状元:黎淳 …… 162
天顺四年(1460)庚辰科 …… 167
状元:王一夔 …… 167
成化二年(1466)丙戌科 …… 173
状元:罗伦 …… 173
成化五年(1469)己丑科 …… 186
状元:张升 …… 186
成化八年(1472)壬辰科 …… 192
状元:吴宽 …… 192
成化十一年(1475)乙未科 …… 198
状元:谢迁 …… 198
成化二十三年(1487)丁未科 …… 204
状元:费宏 …… 204
弘治九年(1496)丙辰科 …… 212
状元:朱希周 …… 212
弘治十二年(1499)己未科 …… 218
状元:伦文叙 …… 218
弘治十八年(1505)乙丑科 …… 224
状元:顾鼎臣 …… 224
正德六年(1511)辛未科 …… 229
状元:杨慎 …… 229
正德十二年(1517)丁丑科 …… 235
状元:舒芬 …… 235

正德十六年(1521)辛巳科 …… 243
状元:杨维聪 …… 243
嘉靖八年(1529)己丑科 …… 250
状元:罗洪先 …… 250
嘉靖十七年(1538)戊戌科 …… 257
状元:茅瓒 …… 257
嘉靖二十六年(1547)丁未科 …… 262
状元:李春芳 …… 262
嘉靖四十一年(1562)壬戌科 …… 269
状元:申时行 …… 269
隆庆二年(1568)戊辰科 …… 275
状元:罗万化 …… 275
万历八年(1580)庚辰科 …… 282
状元:张懋修 …… 282
万历十七年(1589)己丑科 …… 288
状元:焦竑 …… 288

清 …… 294
顺治十八年(1661)辛丑科 …… 294
状元:马世俊 …… 294
康熙六年(1667)丁未科 …… 298
状元:缪彤 …… 298
康熙十二年(1673)癸丑科 …… 302
状元:韩菼 …… 302

乾隆四十三年(1778)戊戌科 …… 307
状元:戴衢亨 …… 307
乾隆四十五年(1780)庚子恩科 …… 312
状元:汪如洋 …… 312
乾隆四十六年(1781)辛丑科 …… 316
状元:钱棨 …… 316
乾隆四十九年(1784)甲辰科 …… 321
状元:茹棻 …… 321
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己酉科 …… 325
状元:胡长龄 …… 325
乾隆五十五年(1790)庚戌恩科 …… 331
状元:石韫玉 …… 331
乾隆五十八年(1793)癸丑科 …… 337
状元:潘世恩 …… 337
乾隆六十年(1795)乙卯恩科 …… 342
状元:王以衔 …… 342
嘉庆元年(1796)丙辰科 …… 347
状元:赵文楷 …… 347
嘉庆四年(1799)己未科 …… 353
状元:姚文田 …… 353
嘉庆六年(1801)辛酉恩科 …… 358
状元:顾皋 …… 358
嘉庆七年(1802)壬戌科 …… 363
状元:吴廷琛 …… 363

嘉庆十年(1805)乙丑科 …… 368
状元:彭浚 …… 368
嘉庆十三年(1808)戊辰科 …… 373
状元:吴信中 …… 373
嘉庆十四年(1809)己巳恩科 …… 379
状元:洪莹 …… 379
嘉庆十六年(1811)辛未科 …… 384
状元:蒋立镛 …… 384
嘉庆十九年(1814)甲戌科 …… 390
状元:龙汝言 …… 390
嘉庆二十二年(1817)丁丑科 …… 395
状元:吴其濬 …… 395
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己卯恩科 …… 400
状元:陈沆 …… 400
嘉庆二十五年(1820)庚辰科 …… 406
状元:陈继昌 …… 406
道光三年(1823)癸未科 …… 411
状元:林召棠 …… 411
道光六年(1826)丙戌科 …… 417
状元:朱昌颐 …… 417
道光九年(1829)己丑科 …… 422
状元:李振钧 …… 422
道光十二年(1832)壬辰恩科 …… 427
状元:吴钟骏 …… 427

道光十五年(1835)乙未科 …… 433
状元:刘绎 …… 433
道光十六年(1836)丙申恩科 …… 438
状元:林鸿年 …… 438
道光十八年(1838)戊戌科 …… 443
状元:纽福保 …… 443
道光二十一年(1841)辛丑恩科 …… 449
状元:龙启瑞 …… 449
道光二十四年(1844)甲辰科 …… 454
状元:孙毓汶 …… 454
道光二十七年(1847)丁未科 …… 460
状元:张之万 …… 460
道光三十年(1850)庚戌科 …… 465
状元:陆增祥 …… 465
咸丰二年(1852)壬子恩科 …… 470
状元:章鋆 …… 470
咸丰三年(1853)癸丑科 …… 476
状元:孙如仅 …… 476
咸丰九年(1859)己未科 …… 481
状元:孙家鼐 …… 481
同治元年(1862)壬戌科 …… 487
状元:徐郙 …… 487
同治二年(1863)癸亥恩科 …… 492
状元:翁曾源 …… 492

同治七年(1868)戊辰科 …… 498
状元:洪钧 …… 498
同治十年(1871)辛未科 …… 503
状元:梁耀枢 …… 503
同治十三年(1874)甲戌科 …… 508
状元:陆润庠 …… 508
光绪二年(1876)丙子恩科 …… 514
状元:曹鸿勋 …… 514
光绪三年(1877)丁丑科 …… 519
状元:王仁堪 …… 519
光绪六年(1880)庚辰科 …… 524
状元:黄思永 …… 524
光绪九年(1883)癸未科 …… 530
状元:陈冕 …… 530
光绪十二年(1886)丙戌科 …… 535
状元:赵以炯 …… 535
光绪十五年(1889)己丑科 …… 541
状元:张建勋 …… 541
光绪十六年(1890)庚寅科 …… 546
状元:吴鲁 …… 546
光绪十八年(1892)壬辰科 …… 551
状元:刘福姚 …… 551
光绪二十年(1894)甲午恩科 …… 556
状元:张謇 …… 556

唐

垂拱元年(685)乙酉科

状元:吴师道

策问

欲使吏洁冰霜,俗忘贪鄙,家给人足,礼备乐和,庠序交兴,农桑竞劝。善师期于不阵,上将先于伐谋。未待干戈,遽清金庭之祲;无劳转运,长销玉塞之尘。利国安边,伫闻良算。明言政要,朕将亲览。(第一道)

朕闻运海抟扶,必借垂天之羽;乘流击汰,必伫飞云之楫。是知席萝黄屋,握镜紫微,诚资献替之功,必待弼谐之助。所以轩辕抚运,遂感大风之祥;伊帝乘时,遽致秋云之兆。朕虽惭古烈,而情切上皇,未校滋泉之占,犹虚傅野之梦。欲使岁星入仕,风伯来朝,河荐萧张之名,山降申甫之佐。垂衣伫化,端拱仰成。多士溢于周朝,得人过于汉日。行何政道,可以至斯?思闻进善之言,以副求贤之旨。(第二道)

朕闻明王阐化,化感人灵之心。圣后宣风,风移动植之性。遂使翔龙荐检,鸣凤司农,兽解触邪,草能指佞。仰惟前烈,何德而臻此乎?朕逖听遂初,载钦神化,每欲反斯茕薄,景彼上皇。欲使瑞萐司庖,仙蓂候月,游四灵于翠苑,集五老于荣河。致此休征,良由

政感。伫闻启沃,以副虚襟。(第三道)

朕闻三微递代,哲后所以承天。五运因循,明王由之革命。或金水而鳞次,应火木以还周;或寅子变正,天人之统斯辨。骊骝改色,昏旦之用有殊。兹乃涣汗图书,昭彰历数。受位出震,以迄于今,莫不母子相承,终始交际。然而都君土德,翻乃尚青;天乙水行,宁宜用白?深明要旨,其义何从?若以秦氏霸基,便有符于紫色,则魏人鼎足,岂复应于黄星?缅镜前修,又以矛盾。张苍之议,既颇反于公孙;贾傅之谈,复远乖于刘向。子大夫学包群玉,文擅锵金。既听南史之篇,方伫东堂之问。详敷事实,靡得浮词,商榷前儒,谁为折衷。(第四道)

朕以紫极暇景,青史散怀。眇寻开辟之源,遐览帝王之道。或载纪遥邈,无其处而有其名;或坟籍丧亡,有其号而无其事。将求故实,以伫多闻。至如化被柱州,创基刑马。两代之事谁远,五德之运何承?石楼之都,见匪均霜之地;穷桑之壤,元非测景之区。时将城彼偏方,惟一隅而独王。轻兹中土,弃九洛而不营。大夏之时,化臻禁甲;隆周之日,道致韬戈。而七十一征,翻在凤凰之运;五十二战,更属云官之期。斯则偃伯之人,无闻于太古;摧锋之弊,反息于中叶。浇淳之道,名实何乖!欲令历选前圣,远稽上德。采文质之令猷,求损益之折衷。何君可以为师范,何代可以取规绳?迟尔昌言,以沃虚想。(第五道)

对策

臣闻栖培塿者,不睹嵩泰之干云;游泞涝者,讵识沧溟之沃日?臣蒿莱弱质,衡泌鄙生。未识广厦之居,安知太牢之味?不量蕞尔,轻从哀然;谬达天聪,兢惶圣问。粤惟皇家出震,累叶重辉。天

人归七百之期，宗祊联亿兆之庆。太宗以明一察道，括珠囊而总万方。高宗以通三御宸，转金镜而清九服。用能肃清天步，夷坦帝途。垂莫大之鸿基，托非常之元圣。伏惟皇太后陛下，道超炼石，化轶扪天。被子育之深仁，弘母仪之博爱。星阶已正，尚虽休而勿休；宸极既安，犹损之而又损。方欲还淳返朴，振三古之颓风；缉正苍生，降四海之昌运。拔幽滞，举贤良，黜谗邪，进忠谠。故得鸿嵇接轸，和宇宙之阴阳；龙武分曹，节风雨之春夏。礼乐备举，学校如林。俗知廉让之风，人悦农桑之劝。犹复旁求谏议，虚伫刍荛。既属对扬，敢陈庸瞽。诚愿察洗幘布衣之士，任以台衡；擢委金让玉之夫，居其令守。则俗忘贪鄙，吏洁冰霜矣。旌好学之流，赏力田之伍，则家罕贫情，位列文儒矣。降通亲之使，喻彼枭心；发和戎之官，收其鸡肋。则四夷左衽，颠倒来王；三边元恶，讴谣仰化矣。自然笼羲驾昊，六五帝而四三皇。远肃迩安，飞英声而腾茂实。谨对。（第一道）

臣闻立极膺乾之君，当宁御坤之主，欲臻至道，将隆景化，莫不旁求俊彦，广命英奇。疑庶绩以安人，绥万邦而抚俗。是故轩邱膺箓，委四监以垂衣；丹陵握图，举八元而光宅。于是齐桓拟之于飞翼，殷武兴之以羹梅。克赞人谋，实宜神化。陛下功包邃古，道逸上皇，受授惟明，谋谟克序。弼辅之任，总风力于前驱；燮理之司，列伊周于后乘。振鹭翔鸾之客，毕凑天阶；乘箕降鼎之英，咸趋日路。且犹虚心卜兆，托想旁求，冀山谷之无遗，庶贤良之毕萃。俯访愚鲁，敢述明扬。诚愿发德音，下明诏，咨列岳，访群公。举尔所知，不遗于侧陋；知人不易，无轻于慎择。下僚必录，上赏频沾，则叶县游龙，自九天而下降，燕郊骏马，赴千金而遥集。汉未为得，周

岂能多？尽善尽美，于斯焉盛。谨对。（第二道）

臣闻化洽乾枢，景纬呈其灵贶；泽周坤络，卉木效其祯祥。是以若雾非烟，必应文明之后；九茎三秀，允符光宅之君。陛下应期纳箓，抚运登皇，孝道格于玄穹，仁心光于紫极。自临万域，辑御群方，灵瑞屡臻，休征荐至。五蹄仁兽，乐君囿而来游；六象威禽，拂帝梧而萃止。岂直银黄玉紫，雉白马丹，翻鄗上之二秬，拔江间之三脊。固亦巡河受检，拜洛披图，降五老于星躔，归四神于云路。盛矣美矣！巍乎焕乎！蹦三五以腾徽，吞八九而高视。尚且崇谦让之道，守冲挹之德，抑斯天瑞，访此人谋。陛下虽不宰其成功，微臣亦不知其所谓。谨对。（第三道）

臣闻方圆既阚，帝王斯建。四游将六气交驰，五德与三微递变。自摄提著纪，出震登皇，循木火而相承，用骊骣而继作。虽复武功文德，揖让干戈。御旒扆以高居，握图箓而深视。莫不垂天人之统，顺寅子之正。始终之际，何莫由斯。暨乎运偶都君，时云土德，道钟天乙，数叶水行。子胜母而尚青，母生金而尚白。略言其美，斯穷奥旨。至若秦居闰位，紫实非正之符。魏得中区，黄标应星之纪。未有矛盾，允惬随时。汉祖承天，人多异议。张苍言水而黑畸方兴，公孙据土而黄龙复应。逮二刘之父子，推五运之相沿，较彼前谈，斯为折衷。臣学非博古，识昧知新，轻陈管穴之窥，猥奉天人之问。惭惶靡地，悚越兼深。谨对。（第四道）

臣闻一剖为三，始鸿蒙于太易。九变于七，渐茫昧于无为。既分清浊之仪，乃列君臣之位。则有天皇首出，畾柱州而宅土；地皇革命，俯刑马以开都。年匪异于万八千，号稍殊于七十二。既云木德，亦曰火行。开于天地之初，录自帝皇之纪。至若石楼远界，穷

桑延壤,非万邦之土中,为二代之天邑。斯乃时犹鸷饮,道尚鹑居,谁知风雨之均,能建皇王之宅。亦分长于九域,岂独王于偏方。乃观象垂衣,化穆羲轩之代。翦商伐扈,人浇周夏之年。而皇德方隆,未弭战争之患。王道才著,复存韬偃之日。是则怀柔伐叛,取乱侮亡,虽钟大道之行,终伫胜残之战。是故劣于太古,非事优于中代。陛下选芳列辟,垂范千年,王化既平,能事斯毕。亦何必损益今辰之政,师谟往帝之规。抚和琴而促柱,御夷途而止辙,因循勿失,臣谓其宜。谨对。(第五道)

永昌元年(689)己丑科

状元:张柬之

策问

问:朕闻体国经野,取则于天文;设官分职,用力于人纪。名实相副,自古称难;则哲之方,深所不易。朕以薄德,谬荷昌图。思欲追逸轨于上皇,拯群生于季俗。澄源正本,式启惟新。俾用才委能,靡失其序,以事效力,各得其长。至于考课之方,犹迷于去取;黜陟之义,尚惑于古今。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,何代之沿革可衷?此虽戛戛束帛,每贲于丘园;翘翘错薪,未获于英楚。并何方启塞,以致于兹?伫尔深谋,朕将亲览。(第一道)

问:朕闻轨物垂训,必随正于因生;开国承家,理崇光于敦本。故七叶貂珥,表金室之荣;十纪羽仪,峻班门之躅。保姓受氏,义先于睦亲;翼子谋孙,事隆于长发。朕以寡昧,叨奉先灵,坠典咸新,遗章必睹。思欲甄明谱系,澄汰簪屠,派别淄、渑,区分士庶。至如

陈、田互出，虢、郭俱开。束皙改汉传之宗，辅果易晋卿之号。巨君之姓，曾非驭鹤之苗；元海之家，谅非扰龙之族。永言纰谬，良用怃然。子大夫十室推英，三冬富学，允迪褒然之举，宣扬锵尔之词。至若北郭、南宫，本因何义？三乌、五鹿，起自何人？公孙之由，司马之姓，咸加辨析，且显指归。式副对扬，朕将亲览。（第二道）

对策

臣闻仲尼之作《春秋》也，法五始之要，正王道之端，微显阐幽，昭隆大业。瀍、洛之功既备，范围之理亦深。伏惟陛下，受天明命，统辑黎元。载黄屋，负黼扆，届紫宫之邃，坐明堂之上。顺阳和以布政，摄三吏而论道。雍容高拱，金声玉振。征求无厌，误及厮贱。微臣材朽学浅，诚不足以膺严旨，扬天体。虽然，敢不尽刍荛，罄狂瞽，悉心竭节，昧死上对。

臣闻天者，群物之祖。王者受命于天，故则天而布列职。天生烝人，树之君长，以司牧之。自非聪明睿哲，齐圣广深，不能使人乐其生，家安其业。陛下德自天纵，慈悯元元，既乐其生，且安其业。臣闻瑞者，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。故使麒麟游于囿，凤凰集于庭，庆云出，神龙见。其余草本烟露之祥，不可胜纪。陛下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，故天申之以祯石，告之以神文。大矣哉！圣人之鸿业也。

臣闻河图、洛书之不至也久矣。孔子曰："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！"师说曰："圣人自伤己有能致之资，而天不致也。"陛下有能致之资而天蕴者，所以扶助圣德，抚宁兆人也。臣观今朝廷含章赡博之士，鲠言正议之臣，陛下诱而进之，并践丹地，伏青规，颙颙昂昂，云属雾委，驾骞凤振，佩金鸣玉，曳珠绂，扬翠綷，充牣于

阶庭者矣。昔舜举十六相，去四凶人，有大功二十，而为天子。前史美之，称曰尽善尽美。虽甚盛德，无以加此。陛下彰善去恶，昭德塞违，万万于虞舜。自托薄德，愚臣何足以望清光，而敢有议哉！

制策曰："思欲追逸轨于上皇，拯群生于季俗，澄源正本，式启惟新。"臣闻善言古者，必考之于今；善谈今者，必求之于古。臣窃以当今之务而稽之往古，以往古之迹而比之当今，以为三皇神圣，其臣不能及。故于阙见之，陛下刊列格，正爰书，修本业，著新诫，建总章以申严配，置法匦以济穷冤，此前圣所不能为，非群臣之所及也。今朝廷之政，上令下行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手，百僚师师，罔不咸乂。此群臣之所能奉职也。《书》曰："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"故臣以为陛下有三皇之位，而能隆三皇之业也。臣以今之刺史，古之十二牧也。今之县令，古之百里君也。有官联焉，有社稷焉，可谓重矣。任非其材，其害亦重矣。昔周宣王欲训其人，问于樊仲曰："吾欲训人，诸侯谁可者？"仲曰："鲁侯肃恭明神，敬事耆老，必咨于故实，问于遗训。"乃立之。晋之名臣亦言，舍人、洗马，一时之高选，台郎、御史，万邦之俊哲。若出于宰牧，颂声兴矣。由此言之，则古牧州宰县者，不易其人也。自非惠训不倦，动简天心者，未可委以五符之重，百里之寄。今则不然多矣。门资擢授，或以勋阶莅职，莫计清浊，无选艺能。负违圣诫，安肯肃恭明神？轻理慢法，安肯敬事耆老？取舍自便，安能求之放实？举错纵欲，安能问之遗训？异一时之高材，非万邦之俊杰。欲是多其仆妾，广其资产，齿角两兼，足翼双备，蹈瑕履秽，不顾廉耻，抵网触罗，覆车相次。孔子曰："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矣。"故臣以为陛下有三皇之人，无三皇之吏也。

制策曰:“俾用才委能,靡失其序,以事效力,各得其长。至于考课之方,犹迷于去取;黜陟之义,尚惑于古今。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,何代之沿革斯衷?”臣闻皇王之制,殊条共贯,虽有改制之名,无不相因而立事。孔子曰:“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代可知也。”然则虞帝之三考黜陟,周王之六廉察士,虽有沿革,所取不殊,期于不滥而已。陛下取人之法甚明,考绩之规甚著。臣以为犹舟浮于水,车转于陆,虽百王无易也。今丘园已贲,英楚云集,启塞之路,岂愚臣所能轻云也。谨对。(第一道)

臣闻保姓受氏,明乎典训。或因地以赐姓,或因官而受氏。或官以代功,亦以官族。或所居之地,因以为氏。诸侯之子称为公子,公子之子称为公孙,公孙之子乃以其王父字为氏。后代因之,亦以为姓。田、陈、虢、郭,以声近而遂分;辅果、束皙,以避难而更改。王莽以田王为氏,元海因汉甥立族。骚括分南北之号,充宗为五鹿之先。应氏著书,具表三乌之始。司马、司徒,是曰因官。公孙、叔孙,《春秋》备载。陛下尽六艺之英,穷百代之要,淑问扬天地,元情贯幽显。黄竹清歌,词穷五际。白云高唱,文苞万象。昔曹门二祖,道媿由庚;刘氏四叶,仁非解愠。岂若睿思琼敷,同雨露之沾渐;神机茗发,等曦望之照临。起帝典而孤立,孕皇坟而独秀。臣沐浴淳和,叨承至训,名闻于圣听,言奏于阙前。谨对。(第二道)

宋

元丰五年(1082)壬戌科

状元:黄裳

策问

礼所以辨上下,法所以定民志。三王之时,制度大备,朝聘、乡射、燕享、祭祀、冠婚之义,隆杀、文质、高下、广狭、多少之数,至于尺寸铢黍,一有宜称。贵不以偪,贱不敢逾,所以别嫌明徽,释回增美。制治于未乱,止邪于未形。上自朝廷,下逮闾里,恭敬樽节欢欣交通,人用不逾,国以无事。降及后世,陵夷衰微,秦汉以来无足称者。庶人处侯宅,诸侯乘牛车,贫以不足而废礼,富以有余而僭上,宫室之度,器服之用,冠婚之义,祭享之节,率皆纷乱苟简,无复防范,先王之迹因以熄焉。《传》曰:"礼虽未之有,可以义起也。"而后之学者,多以谓非圣人莫能制作。呜呼!道之不行也久矣,斯文之不作也亦已久矣。抑将恣其废而莫之救欤,将因今之才而起之也?

对策

臣闻致道则求诸人,以人者善之所在也。及其行道也,不可以求人,惟人求道。置法则从诸人,以人者情之所在也。及其行法也,不可以从人,惟人从法。圣人之为天下,合众善以为道,合群情

以为法。其为教也,则宜民下无异习;其为政也,则宜臣下无异说。若夫蠡管之见,涓埃之善,奚足以致哉!圣人以为物态有新,故民情有好歹,俗有盛衰,时有彼此,事有变常,道有升降,法有损益。以道应时,以法制俗。当与万物之理相得于无穷,则夫善之所在,未可以废也;当与万物之变相适于无常,则夫情之所在,未可以废也。陛下所以三岁一诏,旁集天下之士,亲降圣问,而使一介草莱类得发其涓埃之情,以助太山之崇高,沧溟之深远。如臣之愚,何足以与此!

然而,臣闻大道之世,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,则俗之于物轻矣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,则俗之于我轻矣。不以我累道,不以物累我。天叙之中,夫妇之情,父子之性,君臣之义,兄弟之序,所谓有物者也。天秩之中,父厚于义而薄于仁,母厚于仁而薄于义,君无为而尊,臣有为而累,所谓有则者也。方是之时,上下之分乌用辨哉!不必持衡与之为轻重,而人自以为平;不必探筹与之为得失,而人自以为公。其正不必规矩而天与之为方圆,其信不必符契而天与之为取与。方是之时,上下之志乌用定哉!以故天之象,地之器,鸟兽之文,土地之宜,未有仰观而俯察者,则象与器,其孰制而用哉?法无所始,亦无所成;礼无所益,亦无所损。道之下降,在乎众器之间而已。人能轻物与我,而相与为天游,未有过礼而逾,不及礼而偪者,圣人盖未有患也。

然而,污尊而饮,捭豚而食,遂以为礼;搏土为埙,筑土为鼓,遂以为乐。营窟橧巢,羽皮毛血,圣人恶其鄙野太甚,贯贱之分,长幼之序,饮食居处几与鸟兽草木无以异焉。以故圣人作为礼法以文其实。营窟橧巢未利于居也,为之台榭宫室;草木血毛未利乎食

也,为之炮燔烹炙;羽皮未利于服也,为之丝麻布帛;污尊抔饮未利于饮也,为之范金合土。网罟之利佃渔,耒耜之利稼穑,刳剡之利于川,服乘之利于涂,弧矢之利御寇,击析之利待暴,利用之法详于此矣。然后制礼之文,施于饱食逸居之时,使远于禽兽。朝聘之礼,所以和君臣;冠婚之礼,所以正男女;祭祀之礼,所以交鬼神。为之射礼以观其志体,为之乡礼以辨其齿位。合其欢也为之燕礼,致其钦也为之享礼。

虽然,昔时鄙野之风,稍趋于文,而文之弊,使人役有涯之生,随无穷之情,忘不可乱之分,徇不可必之物,其性失中,其心失性。以菲废礼也偪,以美没礼也僭,遂丧天礼之自尔者。性命之情,日入于衰薄,有如横流之冲,失其大防,汗漫而难制。是以朝聘之礼,不足以和君臣;冠婚之礼,不足以正男女;祭祀之礼,不足以交鬼神;射乡之礼,不足以仁州乡;食飨之礼,不足以乐宾客。

然则,礼之数岂可废哉?有数而无义,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因情;有义而无数,则其制礼也不足以定分。"朝聘、乡射、燕飨、祭祀、冠婚之义,高下、隆杀、文质、广狭、多少之数",所以见于圣问。而臣以为,礼法之行,自圣与贵者始。贤者,先王以率愚;贵者,先王以率贱者也。数度存焉。其在宫室也,庙各有数,堂各有尺;其在衣服也,冕各有章,旒各有寸;其在车旗也,常各有旂,车各有乘;其在器皿也,所食之豆,所献之爵。其效有多寡,其用有贵贱。

虽然,礼效之于天下,岂特进其不及之才,敛其不平之气,以就绳约,然后以为得哉!有以多为贵者,以文为贵者,以大为贵者,以高为贵者,以其外心者也。有以少为贵者,以质为贵者,以小为贵者,以下为贵者,以其内心者也。内之为尊,外之为乐,少之为贵,

多之为美。是故先王之礼不可多也，故常不丰；不可寡也，故常不杀。惟其称而已。

天下之人顾其教则谨其分，明其义则进其德，此其所以致治于未乱，止邪于未形欤！不然，而礼之近者适人之情，礼之远者，明德而反本。刍豢稻粱，庶羞酸碱，以养其口；椒兰芳芷，以养其鼻；雕琢刻镂，黼黻文章，以养其目；钟鼓管磬，琴瑟笙竽，以养其耳；疏房安车，越席床第，以养其体。此适其情者也。圣人以此救上古之鄙野，不能使后世无文之弊。目之于色，耳之于声，鼻之于臭，口之于味，四肢之于安佚，未有能克己复礼以为仁焉，则礼之近者，适足使人流而为淫泰，乘而为诈伪耳。山蓄之僭，浣濯之陋，岂可废哉！是故圣人之制礼也，酒醴之美，而玄酒明水之尚；黼黻文章之美，而疏布之尚；莞簟之美，而蒲越槁鞂之尚；丹漆雕镂之美，而素车之尚。是故礼虽道德之下，及忠信之薄，而道德忠信所以不丧者，礼实明之也。礼之近者，适人之情，而人情之适未常放者。礼之所尚，不在乎美者而已。

二帝三代，以法趋时，以义起礼，不能有异于此，特其详略未可同耳。故臣尝言，道无常也，未始有弊焉，必有升降者，礼法为之也；时无止也，未始有弊焉，或有彼此者，习俗为之也。继道以致用者，善也；制善以致治者，法也。异法者，彼此之时；异时者，盛衰之俗；异俗者，新故之物。物之新故，俗之盛衰，未始有常也。则以法趋时，以义起礼，岂有一定之论哉！是故圣人之在下者，或清或和，以矫一时之俗，而救其弊焉，则有三子之行。圣人之在上者，或损或益，以应一时之俗，则救其弊焉，则有三王之礼。然而道失而后德，则二帝之趋时也，致隆于德，未能以为皇；德失而后仁，仁失而

后义,义失而后礼,则三代之趋时也,致隆于业,未能以为帝。道也,德也,业也,皆圣人所能有者也,其用之异者,以制俗异之也。皇也,帝也,王也,皆圣人所能为者也,其名之异者,以应时异之也。

臣谓有成与亏者,法也;无成与亏者,道也。无成与亏之中,注之不盈,酌之不竭,万法之造,费之弥多,资之愈有。唐而后成,周而后备,于形色名声,不可以为量数。若夫制于礼者为之,非特不可以致治也,必待数百岁,其智足以相备者而后全。若夫体道者,虑后而致隆,则尧之所成,周之所备,伏羲旦暮而陈之,奚必俟唐与周哉!臣谓时之所缓,圣人不以为急,俗之所恶,圣人不以为好。是故五帝而上,其书谓之《三坟》,言大道也。二帝而下,其书谓之《二典》,言常道也。然而常道之用,又其大道之降者欤?不然而忠质之过也,周以极盛之文而救之,盖自夏商之末,仁义失尽矣,则周之所以救其弊者,其有礼欤?尽仁之致以制礼,尽礼之数以制法,辨等之仪,教节之度,尤详于二代,则大道之降者,未足以为怪也。后世之难治,惟其物我大重。我重而逾,物重而偪,无穷之欲,不测之变,不可以略制也。行法之吏,至于三百六十而后已,岂其好详哉!礼以义起,法以时行而已。

臣观三代之盛,忠质文之不同道,服器官之不同法,相沿以情,相革以迹。朝聘之勤,燕享之欢,祭礼之诚,婚姻之好,欢然有恩以相爱,粲然有文以相接。彰之以车服,扬之以声音,光之以诗书,明之以藻色。其犹一元之散,遂华万物而为春欤!和气之中,声色万类,飞者翔,走者伏,潜者跃,并行而不相悖,并育而不相害,莫知为之者。三皇之世,未著于德义,其犹一元之含万物欤!二帝之喻则向乎春矣。陛下体道在上,造化群材,因革庶政,教令刑禁,下行上

施,其犹天道之远四时欤!作者使复,枯者使荣,则春之风雷;散者使敛,华者使实,则秋之霜露。将与有生之类,还淳反一,而为太古之游,固陛下之志也。若夫宫室之度,器服之用,冠婚之义,祭飨之节,率皆纷乱苟简,未复三代之遗法,岂可望哉!念此宜圣策之所及也。

臣闻不能以礼趋时,则其为法也无功;不能以义起礼,则其为法也无道。礼乐之情同,明王以相沿知礼有所因,三王异世不相袭礼,则礼有损益。商因于夏,礼所损益可知也,损其文而益之以质故也;周因于商,礼所损益可知也,损其质而益之以文故也。其或继周者,虽百世可知也。文弊则质救之,质弊则文救之,文质相代而趋于中,盖虽百世不能易也。伪者文之过,野者质之过,继文之过必过于质而救之,此孔子所以欲从先进欤!时也,惟夏之从,车也,惟商之从,服也,惟周之从,乐也,惟舜之从。郑声之淫,非所可欲者也。文弊之俗,皆溺于此乐,则惟舜之从然后郑声可以放焉。

自秦继周,礼之情不能有所因,乃滋法令以酷天下,礼之文不能有所损,乃极奢侈以穷其欲。不能以智出义,以义明德,不能以仁出礼,以礼明分。苟以徒法而制天下,礼之近者又从而充之,古远而难行者类弃而不为,遂使天下之俗,流而为淫泰,乘而为诈伪,淫为郑声,殆为佞人,则其制天下也,适足以为乱焉!岂能辨上下定民志,使恭敬樽节、欢欣交通以戴其上哉!若夫诸侯乘牛车,庶人处侯宅,贫以不给而废礼,富以有余而僭上。宫室之度,器服之用,冠婚之义,祭享之节,率皆纷乱苟简,未足以为怪也。汉文帝好道家之学,以为繁礼饰貌,无益于治,皆罢去之,专务朴素。然而文帝岂能鉴周之弊而致然哉!会其所好,适近圣人继周之意。故其

屋壁得为帝服,倡优得为后饰,卖僮婢妾,富人大贾皆得以上僭,莫之制焉,斯亦文帝不能以义起礼之过也。呜呼!文帝畏甚高论,而释之与言秦汉间事而已。唐太宗好三代之礼乐,房杜不能对者,放其为礼也,沿秦故以为汉,沿隋故以为唐,其治卒愧乎三代,而使三代本数末度,寂寥数千载间,未有能振之者,可胜惜哉!陛下慨然有志于此,将欲贫者不至于废礼,富者不至于犯义,文不至于野,趋乎文质之中,非特天下后世受其赐也,斯文不亦幸乎!

臣闻有其德而无其位,不敢作礼乐焉,为其无行礼乐之权也;有其位而无其德,不敢作札乐焉,为其无立礼乐之道也。而今陛下尊为天子,有其权矣;德为圣人,有其道矣。何惮而不为!然而不能因俗则礼失人,不能制俗则人失礼。礼失人也,无情;人失礼也,无分。陛下以义起礼,而臣言其所以因俗,所以制俗而已。寒暖燥湿异气,刚柔轻重异齐,器械异制,衣服异宜,饮食异和,此天理之所异者,俗之所宜,先王之所因。析言破律,乱名左道,淫声异服,奇技奸色,行伪而坚,言伪而辨,学非而博,顺非而泽,有疑于众,圭璧金璋,锦文珠玉,或不中度,或不中幅,或不中量,或不中仪,有行于市,此人伪之所异者,俗之所病,先王之禁。因其所宜,而弗禁其所异。天下之人,心与物化,志逐利往。譬如新生之犊,猖狂而趋,未知其所向,则虽以义明法,以数定分,敛其放肆,以就绳约,亦已劳矣。是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,所以因俗者一,所以制俗者四。太宰以八则治都鄙。以礼驭其民,则其制俗者也;以俗驭其民,则其因俗者也。盖惟圣人以道出法,以德制行,然后能为因俗而与之同,能为制俗而与之异。其因俗而与之同也,则能使之欢欣交通;其制俗而与之异也,则能使之恭敬樽节。礼之远者,使之知所尚

焉,则能明德反本而不溺于忠信之薄,道德之下衰,三代之礼可得而终始也。此臣之计也。

绍兴二年(1132)壬子科

状元:张九成

策问

朕承中否之运,获奉大统,六年于兹,顾九庙未还,两宫犹远,夙兴夕惕,靡敢荒宁。悯国步之久艰,悼已事之失策,虚心求治,不惮改图,故详延子大夫于廷,咨以当世之务,冀闻长计以兴大业,将核其言,以收其用。非直循故事,设科举塞人情而已!

盖古先辟王,继中微之世,承思治之民,芟夷大患,事半功倍。少康一旅而复有夏,宣王兴衰以隆成周,光武三年而兴汉柞,肃宗再岁而复两京,皆蒙前人之绪,拨乱反正,若此其易也!今赖四方黎献,翊戴眇躬,列圣之泽未远也。朕焦心劳恩,不敢爱身以勤民。然屈己和戎,而强敌内侵;招诱以弭盗,而盗贼犹炽。以食为急,漕运不继而廪乏羡余;以兵为重,选练未精而军多冗籍。吏员猥并,而失职之士尚众;田莱多荒,而复业之农尚寡。严赃吏之诛,而不能革贪污之俗;优军功之赏,而无以消冒滥之风。方今欲外攘,则不足以靖民;取于民有制,则不足以给车徒之众。为人父而自榷其子,则又何以保民而王哉!

朕弗明治道,仍暗事几,凡此数者,常交战于胸中,徒寝而弗寐,当食而叹也。子大夫与国同患难久矣,宜考前世中兴之主,施为次序有切于今者;祖宗传绪累世,其法有可举而行者;平时种学

待问,奇谋硕画,本于自得,可以持危扶颠者。其悉意以陈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乱之作,将以开圣人也。商道不衰,何以见高宗;四夷不叛,何以见宣王。汉无昌邑之变,则无以启宣帝;唐无宫壶之变,则无以启明皇。是以知君天下者,遇祸逢乱,当以刚大为心,无遽以惊忧自沮。灼知此理,然后可以知天意之所在矣!

臣尝历考前古,兴衰拔乱之君,以谓莫善于宪宗,莫不善于文宗。何以言之?宪宗当唐室陵夷之际,藩镇跋扈,主权下移,乃能左顾右盼,慨然起恢复之心。不幸廷臣异议,刺客在朝,京师皇皇,朝不谋夕,惟宪宗当宁发愤,屏声却欲,讨贼之心愈厉。明年平夏,又明年平蜀,又明年平淮、蔡。元和之功,卓然为天下冠,此以刚大为心者也。文宗当昭、愍之后,阉寺执柄,主威不宣,虽能高举远蹈,毅然有扫除之心。不幸委任失当,害及非辜,甘露之祸,言之使人酸楚。岂非文宗遽以泣下沾襟,魂飞气索,自比周赧,又自比汉献,又自谓无与尧舜,又自纵酒以伤其生,悲辛愁苦,不复以朝廷为意,此以惊忧自沮者也!故臣尝断之曰:若宪宗,可谓知天意之所在,若文宗者,又何足与论天意哉!盖祸乱之作,正圣人奋励之时也,何至以惊忧自沮乎?!

今陛下痛九庙未还,两宫犹远,又悯国步之久艰,悼已事之失策,然深察祸乱之故,是乃皇天所以启至圣也。伏惟陛下谨之重之,以刚大为心,无遽以惊忧自沮,庶几与商高宗、周宣王、汉宣帝等相揖于千载之上,合皇天所以畀付之意,不胜臣子至愿。然以刚大为心者,要当夙兴夜寐,恶衣菲食,屏远便佞,登崇俊良,好切直

之言，戒声色之惑，先定规模，以定大事。臣观古之圣人，将大有施为于天下者，必先默定规模，而后从事。其应也有候，其成也有形，非若顺风扬帆，一求快意，而无所归赴也。商君之法，非良法也，然而规模先定，故能兵雄天下，臣服诸侯；苏秦之术，非善术也，然而规模先定，故能合六姓之异，却强秦之兵。淮阴对高帝，以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之粮道，而西会于荥阳，无一不如其言者，规模先定故也。耿弇对光武，以定渔阳，取涿郡，还收富平，而东下齐，无一不如其言者，规模先定故也。

伏仰陛下欲迎九庙，归两宫，安国步而康庶事，式扩规模，固已定于圣心，而又元枢捷报，歼厥渠魁，自前世之君观之，固有满假而自大，以速天下之谤者矣。独陛下不然，乃扵谦不居，躬御便殿，亲颁德音，以前世中兴之君为问。至于攘夷狄，弭盗贼，足食练兵，澄冗官，复农业，革贪污而消冒滥，宽民力而给车徒，前世中兴之施为，祖宗传绪之法度，下询于承学之士曰："本于自得，可以持危扶颠者。"此有以知陛下用心之勤也。臣虽智识浅陋，然而仰见规模宏阔深大，辄整冠肃容，再拜稽首曰：猗欤盛哉！有君如此，天下何忧乎！宗庙社稷何忧乎！二圣六宫，暂当淹恤，亦何忧乎！臣学术至空虚也，然忠愤所激，敢不敷陈管见，上裨日月之光，臣谨昧死上愚对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"古先辟王，继中微之世，承思治之民，芟夷大患，事半而功倍。少康一旅而复有夏，宣王兴衰以隆成周，光武三年而兴汉祚，肃宗再岁而复两京，皆蒙前人之绪，拨乱反正，若此其易也！"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，知所以为中兴之本也。臣闻禹有治水之德，民心怀之，故其有天下也十有七世，历年四百六十有二，

少康一旅而复有夏者，祖宗之德在人也。稷有播种之德，民心怀之，故其有天下也三十七世，历年八百有余，宣王兴衰以隆成周者，祖宗之德在人也。汉高祖有宽仁之德在人，故其有天下也二十一世，而历年至于四百，然则光武三年而兴汉柞者，岂非蒙高祖之德哉！唐太宗有仁义之德在人，故其有天下也二十四世，而历年仅及三百，然则肃宗再岁而复两京者，岂非蒙太宗之德哉！皇宋一祖六宗，英灵在天，功德在民，中兴之运，正归今日，倘能扩此规模，济以兢谨，果何往而不可乎！

伏读圣策曰："今赖四方黎献，翊戴眇躬，列圣之泽未远也。朕焦心劳思，不敢爱身以勤民，然屈己以和戎，而强敌内侵。"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，知祖宗之德，士民之归，将乘此时，为两宫中国雪积年之耻也。臣观金人有易弱之势三：夫好战者劳，失其故俗者敝，人心不服者离，而金人皆与有焉，臣请为陛下历陈之。始皇并吞六国，可以止矣。恣心快意，复征南越，曾不知骊山之役未成，而二世子婴已被害而就擒矣，此以好战而伤也。隋文帝远平江东，可以止矣。炀帝嗣位，亲驾征辽，曾不知锦帆未过隋渠，而大盗已据其都矣，此亦好战而伤也。金人负其勇锐，自靖国兴兵，越于今三十余载矣。适国家当此否运，乃敢因势乘便，犯我民人，侵我疆土，夺我两河，又捣我都城，又要我二圣，又入我淮右，践我江浙，转战经年，恃其士马之盛，而不知民力固已殚矣。无平不陂，无往不复，此臣所以言：好战必伤也。

西晋之乱，兵燹侵陵，纷纭于中国，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，如刘元海、符坚、石勒、慕容隽之俦，皆以绝异之资，驱驾一时之贤俊，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，宜有以自立，然不过一传再传而已。何也？

君臣相戾，上下不安，虽建都邑，立城社，其心岌岌然，常若寄寓于其间，其可恃乎！金人既灭契丹，复陵中国，中国声名文物，洵非遐陬所及，然承平日久，士人或溺词章，小人共安畎亩，怯战斗而恋身家，使金人乐而效之，其亦易弱也，此臣所以言：失其故俗必衰也。

始皇灭韩，张良奋椎击其车，朱泚僭号，段秀实提笏击其额。以今日我士庶，蒿目时艰，固亦有豪杰慷慨之士，欲图之久矣。而又凌辱及于公卿，鞭扑行于殿陛，贵为将相，而不免有臣仆之耻，将见有愤惋郁结，而思变者矣。此臣所以言：人心不服必亡也。区区一刘豫，欲收中国之心，呜呼愚哉！中国之心，岂易收乎！彼刘豫者，何为者耶？素无勋德，殊乏声称，黠雏经营，有同儿戏，何足虑哉！

然金人虽有易衰之势，而我有必兴之理，不可不讲也。臣观古人所以谋人之国，必有一定之计。越王之取吴，是骄之而已；秦之取六国，是散其从而已；高祖之取项籍，是离间其君臣而已。今越之计、秦之计、高祖之计，宜次第而用之。当先用越王之法骄之，使其侈心肆意，无复忌惮，天其灭之，将见权臣争强，篡夺之祸起矣。臣请备论越王所以取吴之术，惟陛下听之。范蠡曰“卑辞厚札以骄之”，越王则自称曰“草鄙之人”，自称其国曰“贡献之邑”；范蠡曰“玩好女乐以骄之”，越王则先之以皮币，随之以管龠，使大夫女女于大夫，士女女于士。其称吴为天王者，范蠡使尊之以名也；其请亲为前驱者，范蠡使以身为市也。今日之金人，当损益其法可也。

呜呼！越王含辛茹苦，志在报吴，非笃志之君，其孰能之？以民之不蕃，而兵之不给也，乃下令于国中曰：“壮者无娶老妇，老者无娶壮妻。女子十七不嫁，丈夫二十不娶，则罪其父母。”生男子

也，赐束修一犬；生女子也，赐束修一豚。生三人，公与之母，生二人，公与之饩支子。死当室者死，则哭泣之，葬埋之，如其子也。载脂与粱，以食孺子，身耕妻织，以裕国人。国人荷其恩，感其德，愤其土地之狭，而悯其会稽之耻也。于是父兄请战，不许。父兄则又请战，而致其辞曰："越四封之内，其视君也，犹父母也。子而思报父母之仇，臣而恩报君之仇，其敢不尽力乎！"及其将行，父勉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妇勉其夫，曰："孰谓是行也，而可无死乎？"陛下欲搬金人，当先结吾民之心可也。

越王之在国也，觞酒豆肉以分左右，饮酒不尽味，听乐不尽声，求以报吴，今陛下有是乎？病者问，死者葬，老其老，长其幼，慈其孤，求以报吴，今陛下有是乎？富者安之，贫者与之，救其不足，裁其有余，求以报吴，今陛下有是乎？南事楚，西事晋，北事齐，春秋皮币玉帛子女以宾服焉，未尝敢绝，求以报吴，今陛下有是乎？如其有也，天下幸甚，若犹未也，伏愿陛下勉之。

越王归国四年，愤祖宗之仇，思欲一战以快心，范蠡曰："未可也。"五年而吴王信谗喜优，憎辅远弼，又欲乘其间以伐吴，范蠡曰："姑待之。"七年吴王杀申胥，又欲乘其问以伐吴，范蠡曰："姑待之。"七年而吴国稻蚕不遗种，又欲乘其间以伐吴，范蠡曰："姑待之。"今之金人虽有易衰之势三，然而信谗乎？喜优乎？憎辅而远弼乎？曾杀贤如申胥乎？曾有天灾，如稻蚕不遗种者乎？必也俟其天时去，人事失，然后可以图之。越王归国二十年，乃得举兵以遂其志。其举兵也，必智以度天下之众寡，仁以共三军之饥劳，勇以断疑而决大事，又舌庸使之审赏，苦成使之审罚，大夫种使之审物，大夫蠡使之审备，大夫皋使之审声。其将行也，则背屏而立，委

夫人以内政;背檐而立,委大夫以国政。其至军也,则斩通行赂者。又明日徙舍,则斩不从令者。又明日徙舍,则斩不用命者。又明日徇军,则归无兄弟尽在军者。又明日徇军,则归有昏眊之疾者。又明日徇军,则归筋力不足以胜甲兵,志行不足以听命令者。虽列国之君,不足以为今务,然其禁密如此,亦可喜也。故能一战而败吴于囿,再战而败吴于泓,又战而败吴于郊。夷其城,犁其庭,墟其庙,以雪积年之耻。陛下欲报金人,愿观其用心,而以越王之法用之,不亦可乎!

伏读圣策曰:"招诱以弭盗,而盗贼犹炽。"臣有见陛下规模远大,欲先靖中国也。臣闻唐太宗之说曰:"民之所以为盗者,由赋繁役重,官吏贪求,饥寒切身,故不暇顾廉耻尔。当去奢从俭,轻徭省赋,使民衣食有余,则自不为盗。"韩愈之说曰:"刺史不得其官,观察不得其职,财已竭而敛不休,人已穷而赋愈急,其不去而为盗也,亦幸矣。"此皆论良民为赋敛所困,故不得已而为盗尔。今日之事,则又甚于此。其横行于州郡,啸聚于山林者,类皆军兵尔。此曹在太平时,贴首妥尾,惟上之令,不幸中国多故,朝廷权轻,何尔动辄怨怒耶!而一夫倡乱,百夫从之,百夫倡乱,千万人从之。然使吾无间而可入,则朱滔不能起卢龙之卒,而李怀光不能强邠宁之兵。今其所以一呼响应者,其心不服也!其心所以不服者,无乃吾恭俭未至乎?用人未当乎?赏无功而罚无罪乎?昔唐德宗放象豹,出宫人,以恭俭服天下;罢常衮,用崔佑甫,以用人服天下;赏淄青将士,以折其奸谋,杖邵光超,以惩其贪冒,又以赏罚服天下。时李正己持兵十五万,雄视山东,其将士闻德宗所为如此,皆投兵相顾曰:"明天子出矣,吾辈犹反乎!"不特此也,吐蕃恃其强大,以凌侮中

国，非一日积也。德宗即位，使者归告其国主曰："新天子出宫人，放禽兽，威德英武，洽于中国。"吐蕃大悦，遣使入贡。夫德宗恭俭委任，信赏必罚，行于户庭之间，而强蕃悍卒，自格于千里之外，使其恪守此心，终始不变，则贞观之风，亦不难到，奈何其自败坏也。臣愿陛下笃恭俭，谨用人，明赏罚，以收天下之心。若曰：我有甲兵，可以诛其不服；我有招降，可以俟其改过。诚恐去一大盗，其事卒未已也。诚能用臣之说，非特悍卒格心，而蕃戎亦且悔过也。故臣以太宗、韩愈、德宗之事为献。

伏读圣策曰："以食为急，漕运不继，而麋乏羡余；以兵为重，选练未精，而军多冗籍。"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，知兵食之不可不虑也。臣以谓漕运不继，宜选财赋之官，选练未精，宜责将帅之职。唐代宗以国用虚乏，馈饷纷纷，独得一刘晏，斡山海，排商贾，制万物低昂，操天下赢赀，而军用以给，以财赋得其人也。臣愚欲于常赋之外，创置一司，名曰"军兴"。凡辟市榷酤，载在有司者，不与其数，独变通有无，权制轻重，使利归公上，敛不及民。出入钱谷，勾检簿书，则付之士类，书符檄，覘低昂，则付之皂吏。明敏精悍如刘晏辈，实司其职，夫何忧漕运之不继乎！马燧之在河东也，驭马厮役，教以骑射，制甲有长短之等，造车为行止之宜，比及二年，得精兵二万，以将帅得其人也。臣愚欲于冗兵之数，创置一军，名曰"精锐"。凡攻卫战斗，功在有司者，不与此选，独招降之兵，擒获之兵，俾弓矢戈矛，随器而使，有能者则书之尺籍，其无能者则驱之屯田，择强力勇毅如马燧辈，实司其职，夫何优选练之未精也！

伏读圣策曰："吏员猥并，而失职之士尚众；田莱多荒，而复业之农尚寡。"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，知吏农之不可不虑也。臣以

谓吏员猥并，宜行辟举之法，田莱多荒，宜行屯田之法。昔沈既济欲宰臣叙群司，州郡辟僚佐，其意欲无失职之士也。臣愚欲使宰臣精选太守、部使者之职，若群僚，则太守辟举，若监当、若巡尉，则使者辟举，举而不当，重者褫其职，轻者罚其金，吏部台谏得以纠正之。每辟一员，则具二人以待之。补者既上，则又辟一人以待之，前后相承，虽怠者亦励。夫国家所以设官分职，将惟贤才之求，非为尔衣食之资也。志在衣食，胡不为工乎，为商乎，为农而力田亩乎！胡为在缙绅之列也。夫责之以士人，则朝廷待之亦不可轻。凡太守、监司之赴官也，若内若外，皆陛辞而后行。监司为一辈，郡太守为一辈，当行之日，陛下亲御正殿，借辞色告监司，则曰："一路官吏，实汝之托。"告郡守，则曰："一郡官吏，实汝之托，汝当夙夜以思，宣我所以爱民之意。予有大赉，报汝功，亦有大罚，惩不恪。"庶几贤才并用，则失职非所患也。

昔邓艾欲行陈颖以东，屯田两淮，得谷五万斛，其意欲得复业之农也。臣愚不敢远引，且以镇江一路论之。屯兵江口，无虑数万人，就以二万人论之，人必有家，家止五人，人日二升，日计二千斛，月计六万斛，则岁百万斛矣。顾此馈运，非由天降，非从地出，皆当取之于民。三吴之间，旱暵仍岁，长淮以北，草莽连云，去岁到今，米斗千余，今此下民，谁救其迫？而又迫需急于星火，箠械酷于秋霜，开元屯田之法，振武屯田之法，不知其可用乎？勋官八品以上，前资七品以上，此建官之法也；土柔则五十亩而一牛，土刚则二十亩而一牛，此耕耨之法也。如是之法，出于开元。募人为十五屯，屯置一百五十人，令各就高为堡，东起振武，转而极西，过云州界中，出入河山之险，八百余里，寇来不能为害，人得肆耕其中。如是

之法，出于振武。臣愿自淮以北，开置屯田，参开元、振武之法，非特足以招复业之农，而军储所资，亦足以宽其忧矣。

伏读圣策曰："严赃吏之诛，而未能革贪污之俗；优军功之赏，而无以消冒滥之风。"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，欲清流欲而惩侥幸也。昔毛玠为尚书，而士大夫不敢鲜衣美食；杨绾为宰相，而豪贵功臣为之撤乐毁第，减驺御。赃吏贪污，流风远矣。臣愿陛下去声远色，躬俭节用，以励朝廷；朝廷宰相，却苞苴，断货贿，以励猾胥而惩狡吏。又何患贪污之弗革乎！昔元载、王缙秉政，四方以贿求官者，相踵于门，大者出于载、缙，小者出于卓英倩，皆如所欲而去。代宗欲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为己用，乃擢李栖筠为御史大夫，事出主意，宰相小知，缙等由是稍绌。臣今欲用此策，以消冒滥可乎！凡大将以功来上，陛下亲据其中一二人，晏见而劳问之，果有功者，优加拔擢，其或言语不伦，事涉诞罔者，痛加惩斥，又何患冒滥之弗消乎！

伏读圣策曰："方今欲外攘，则不足以靖民；取于民有制，则不足以给车徒之众。为人父而榷其子，则又何以保民而王哉？"此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，恤民如是之深也。臣伏读圣问至此，不觉涕泗交颐，仰知陛下仁心如天地之大，而天下弗知也。臣观滨江郡县，为守为令者，类无远图。阳羡、惠山之民，何其被酷之深也！率敛之名，种类闳大，秋苗之外，又有苗头；苗头未已，又行折八；折八未已，又曰大姓；大姓竭矣，又曰湮实；湮实虚矣，又曰均敷：均敷之外，名字未易数也。流离奔窜，益以无聊。前日桑麻沃润，鸡犬相闻，今为狐狸之居，虎豹之宅。苍烟白露，弥望满野。彼所谓守令，独抵几而言曰："与其委之于盗贼，孰若输之于国家。"呜呼！安得

此委巷之语乎！堂堂国家，而下比于盗贼，不忠之罪，莫大于此矣！夫节财即生财之道也。今藩方大使，各置使臣，收召亲戚，竭民膏血以市私恩，或曰“准备”或曰“干办”者，不知其几人也。色目纷纷，难以数举。凡医巫卜祝之流，皆在其选。又诸县添置武尉，尤为无用。见敌则走，小胜则杀贫民以要功，居山则卖私茗，滨海则鬻私醝，未及交付，则已捕之为己功矣。不知平时剥肤椎髓，敛怨招谤，以廪此曹，果何谓哉！臣愿陛下明降诏书，戒饬藩方，罢去武尉，以苏凋瘵，此亦保民之道也。

伏读圣策曰：“朕弗明治道，仍暗事几，凡此敬者，交战于胸中，徒寝而弗寐，当食而叹也。子大夫与国同患难久矣，宜考前世中兴之主，其施为次序有切于今者；祖宗传绪累世，其法有可举而行者；平时种学待问，奇谋硕画，本于自得，可以持危扶颠者。其悉意以陈，朕将亲览。”臣有以见陛下规模远大，谦冲退托，将以追配前王，绍述祖宗，旁搜远取，以尽愚夫之虑也。臣窃谓中兴之主，大抵以刚德为上。是故震伐鬼方者，高宗之刚；有严有翼者，宣王之刚；信赏必罚者，宣帝之刚；赳赳雄断者，光武之刚也。陛下之欲中兴，当以刚德为主，去谗节欲，远佞防奸，此中兴之本也。祖宗传绪之意，大抵以俭德为主。恭闻仁祖服浣衣，寝绉被，力行恭俭，不忍费一毫以伤民力，至今父老言我仁祖，必泣下沾襟。盖俭必仁，仁必能感天下。陛下欲绍祖宗，当以俭德为主，珍奇弗御，玩好弗求，此祖宗之意也。夫攘夷狄，弭寇盗，足食练兵，澄冗官，复农业，革贪污而消冒滥，宽民力而给车徒者，臣以一言而该之，不过曰“刚”与“俭”而已。然刚俭之德，圣心自明，天下犹未信者，何也？臣窃有说焉。

臣尝读《左氏传》，见吕甥论君子小人情状，于秦穆公何其切至也。其曰："小人戚谓之不免，君子恕以为必归。"又曰："小人曰'秦岂归君'，君子曰'秦必归君'。"又曰："小人曰'必报仇'，君子曰'必报德'。"夫士人所见高远，故其言多恕，小人所见浅狭，故其语易深。善夫孟子有曰："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"夫百姓以齐王为爱牛，以小人之见，每如此也。然小人满天下，而所谓士人者几何？虽家置一喙，言提其耳，不能胜众多之口也。则人主于食息謦欬之间，其可以弗谨乎？

夫文王一饭，武王亦一饭，文王再饭，武王亦再饭，是武王以身试文王之安否也。盖一饭则我力微矣，今吾亲一饭而已，力不其微乎，此其所以可忧也。再饭则我力强矣，今吾亲至于再饭，无乃寿考之期乎，此所以可喜也。夫武王之于文王如此。若陛下之心，臣得而知之。方当春阳昼敷，行宫别殿，花柳纷纷，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，尘沙漠漠，不得共此融和也，其何安乎？盛夏之际，风窗水院，凉气凄清，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，蛮毡拥蔽，不得共此疏畅也，亦何安乎？澄江泻练，夜桂飘香，陛下享此乐时，必曰："西风凄劲，两宫得无忧乎？"狐裘温暖，兽炭春红，陛下享此乐时，必曰："朔雪袤丈，两宫得无寒乎？"至于陈水陆，饱奇珍，必投筯而起曰："雁粉腥羊，两宫所不便也。食其能下咽乎？"居广厦，处深宫，必抚几而叹曰："穹庐区脱，两宫必难处也。居其能安席乎？"今闾巷之人，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，陛下虽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以金人之故，使陛下冬不得温，夏不得清，昏无所于定，晨无所于省，问寝之私，何时可遂乎？在原之急，何时可救乎？日往月来，何时可归乎？每岁时遇物，想惟圣心雷厉，天泪雨流，抚剑长吁，恩欲扫清蛮帐，以还

二圣之车。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,若小民之心则不然。以谓搜揽珍禽,驱驰骏马。道路之言,有若上诬圣德者,此臣所以食不甘味,寝不安席,不量微贱,思为陛下雪之也。深察其言,盖亦有自焉。

唐阉人仇士良致仕,其党送归私第,教以固宠之术曰:"天子不可令闲,尝当以奢靡娱其耳目,使日新月盛,无暇及他事。"又曰:"谨勿使之读书,亲近儒生,彼见前代兴亡,知忧惧,则吾辈疏斥矣。"其党拜谢而去。此术既行,卒使天子昏惑于上,大臣壅蔽于下,兵柄在手,官爵在手,废立在手,至自称曰"定策国老",而称昭宗曰"门生天子"。呜呼!不臣之态,臣岂忍陈于君父之前。彼私求禽马,动以陛下为名,此臣之所以耻也,又何怪乎小民?陛下欲尊临宸极,泽及寰区,何不反其术而用之,勿为其所陷也。且阉寺闻名,国之不祥也,是以尧舜阉寺,不闻于《典谟》,三王阉寺,不闻于《誓诰》。竖刁闻于齐,而齐乱,伊戾闻于宋,而宋危。今此曹名字,稍稍有闻,此臣所以忧也。

窃惟万乘之尊,深居邃宇,万机之暇,何以为情?贤士大夫,晏见有时矣,宦官子女,安居前后矣。有时者易疏,前后者难间,圣情茬苒,不知其非。不若使之安扫除之役,复门户之私,凡交结往来者有禁,敢与政事者必诛。陛下日御便殿,亲近儒者,讲诗书之指归,论古今之成败,追求典故,历访民情,不在于分文析字,缔章绘句,为书生之学,以取天下之名也。呜呼!隋炀帝、陈后主岂曰不文,适足以亡国而已,果何补于人主之学欤!臣愿陛下之为学也,见前世道德之主,英明之王,则瞻之仰之,退而自省曰:"吾其以此为法乎!"见前世暴虐之主,则震焉沮焉,退而自省曰:"吾其以是为

戒乎!"读贤臣传,默观百僚中有类是者,任之勿疑;读佞臣传,默观左右类是者,诛之无赦。久之不倦,将闻阁寺之言,见便佞之态,如狐狸夜号,而鸱枭昼舞也,则陛下之圣德进矣。

昔唐宪宗卓卓为中兴之主,其必有以也。及观其与宰相论道于延英殿,日旰暑甚,汗透御服,宰相请退,宪宗留之曰:"朕入禁中,所与游者,独宫人宦官尔,故乐与卿等共谈。"为理之要,此其所以兴乎!臣闻鸣鹤在阴,其子和之,陛下勿谓深宫密殿,万事无迹也。然善恶未究,四海已知。历观前史所载,宫闱之谋,床第之语,想见时君以谓宫中不得而知也,而况外庭乎?外庭不得而知也,而况天下乎?然而皎如日星,不可掩没,卒为天下后世之所嗤笑。呜呼,其亦可畏也哉!故古人有言曰:"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谨其独也。"谨独之学,其用甚大,陛下不可不知也。古之圣人所以端拱岩廊,而四方万里,曰趋于治,天地清明,日星循轨,百谷用成,蛮夷率服,用此道也。心一不善,足以伤天地之和;心欲悔过,固已同天地之德。古之圣人所以趋众善之门,而得改过之要者,不过听谏一路而已。此臣所学于师,盖以为持颠扶危之术也。舜圣人也,而益戒之以罔游于逸,罔淫于乐;武王亦圣人也,而召公戒之以不矜细行,终累大德。以至禹有善言之拜,汤有改过之称。汉高祖何人也,止能听谏,故能成四百载之大业;唐太宗亦何人也,止能听谏,故能成三百载之洪基。至于商纣杀谏臣,其祚终归于周室;成帝杀谏臣,其祚终移于王氏;明皇杀谏臣,其祚终微于禄山。杀一谏臣,真若无与于治乱也?然乱臣贼子,苛政虐刑,一切不得闻也,不亡何待乎!故臣愿陛下先以谨独为心,后以听谏为意,奖借言路,以旌直士之风,以至远阁寺,亲儒臣,以成就规模之大,此臣所

望于陛下也。

草茅贱士,充赋在庭者,志在一第尔。独臣不揆愚贱,妄议国体,负罪于不可赦,可谓愚矣。然臣闻天下之事,宰相能行之,谏官能言之,职不在此,虽抱奇策,拥雄材,无路可进,卒于老死而已。伏惟国家策士之制,上自公卿之子弟,下至山林之匹夫,皆得自竭以罄其所怀。非天子黜陟赏罚之吏,而得议百官之长短;非天子钱谷大农之吏,而得推财赋之多少;非天子帷幄将帅之臣,而得论兵革之强弱。则夫宰相、谏官之事,一旦得以详说而悉数之,而臣何敢无说以处于此。又况晏子一言,而使齐侯省刑;田千秋一言,而使武帝念太子;柳伉一言,而使代宗黜程元振。谁谓皇皇大宋,无其人乎!《皋陶谟》曰:"天叙有典。"是父子之间,君臣之际,无非天理也。臣处闺门之内,勉明孝道久矣。今自山林中来,望见陛下,突兀孤忠,卓然发于悃愊,不可遏也。此盖天理自然,无足怪者。臣或志在爵禄,不为陛下一言,臣谁欺,欺天乎!故臣虽进一言,退受铁钺之诛,于司败,不忍欺天,以昧此心也!惟陛下幸赦其愚。臣谨对。

绍兴五年(1135)乙卯科

状元:汪应辰

策问

问:朕德菲陋,绍承大统。遭家多难,求济未获。是以博延豪俊,咸造在廷,冀闻治道之要。子大夫尽精极虑,乐为朕言之。

盖闻在昔圣人之治天下,正心诚意、躬行乎上者,固自有道,而

措诸事业之间,则或宽或猛,或质或文,变通随时,不胶于迹,著在方册,昭昭乎其可睹也。朕甚慕之。越自即位九年于兹,思欲雪父兄之耻,而复祖宗之烈,夙夜祗惧,罔敢荒宁。然而施为缪盭,治效阙然。深维其故,不惮改作。间者,乃下铨量之令以择吏,而冀才犹未显也;严科敛之禁以恤民,而实惠犹未孚也;谨拣练之法以治兵,而冗食犹未革也。夫吏道未肃,民物未苏,兵势未强,此治之所以未效也。将何以辑事功,弭祸乱哉?而建议之臣并欲考课以核殿最,省官以抑俸糈。力役不足以供馈饷也,为之屯戍营田以宽之;赋入不足以供调度也,为之平准均输以佐之。爵赏未立也,为之定武功之等;纪律未明也,为之参府卫之制。凡是数者,合于古便于今乎?其或以为不然耶?虽然,此治之迹也。上之欲三辰明,四时序,灾沴不生,而动植遂性;下之欲风化行,习俗厚,奸宄不作,而中外协心。兹可以占天人之助矣。夫何敌而不克,何难而不济?兴复大业,其庶几乎?

子大夫以谓何修营而可以臻此?其茂明之,务适于用,朕将有稽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治道不在多言,顾力行何如耳。行帝道则帝,行王道则王,行霸道则霸,未有力行而不至者也,未有不能力行而能至者也。今陛下策臣于廷,询之以天下之人计,曰觊闻治道之要。顾臣浅陋,何足以奉承大问,臣谨以所闻于师者言之。

窃以为为治之要,特在于反求诸己而已。盖天下之事,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。天下皆不仁,宜不可为也;然人君一为仁,则天下相率而趋于仁矣。天下皆不义,宜不可为也;然人君一为义,

则天下相率而趋于义矣。故爱人而人不亲,则是仁有所未至也;能反吾之仁,则人自亲矣。治人而人不治,则是智有所未至也;能反吾之智,则人自治矣。凡行有不得,皆反求诸己。吾之一身既正,则天下心悦而诚服,若风草之必偃,自然之理也。故曰治道之要,莫先于此者也。以修己安百姓为病,此尧舜之所以反求诸己也。以百姓有过为在予一人,此汤武之所以反求诸己也。小人怨詈则皇自敬德,此高宗、中宗、祖甲、文王之所以反求诸己也。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”,孔子之言治,未尝不反求诸己也。“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”,孟子之言治,又未尝不反求诸己也。是道也,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,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,孔子以是传之孟轲。数圣人者,达而在上,则力行此道以泽天下;穷而在下,则力行此道以诏万世。自孟轲之死,始不得其传,此微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。今陛下果能反求诸己而力行之,则凡所以问于臣者,臣虽不言而治道固已举矣。不然,则臣虽欲言之,无益也。然而圣策下询,则臣之言有不得而默者,谨一二而对,陛下当见此理之昭然而不复疑矣。

伏读圣策,首慕古先圣王之治,若有所仰望而不可企及者。臣窃以为圣王之治,其则不远,陛下反求诸己,在先立其志尔。陛下聪明神武,首出庶物,其于天下之事若不足为者,但陛下未之为耳。夫以金人之入中国,莫有当其锋者,宜若不可与之较也。然去冬警奏既闻,陛下赫然震怒,亲总戎辂,号令六师,而敌人自遁。所以然者,以陛下之英断而不惮于勤劳也。湖湘之寇,弄兵潢池,为患久矣。陛下委之贤将,授以方略,不出数月,遂能歼厥渠魁。去历年

深根固蒂之盗,而安千里刀刃之余民,所以然者,以陛下之明略而长任使也。夫以陛下已能之事如此,而可见之效又如此,此臣所以知陛下之必能复古先圣王之治,第恐圣志有未加焉耳。臣不知陛下之志,将兴衰拨乱,行帝王之道耶?抑将趋小利急近功,为霸者之事耶?今圣策乃以正心诚意为言,则夫帝王之道,陛下固已知之矣。曾子曰:"尊其所闻则高明矣,行其所知则光大矣。"陛下诚能以其所闻所知,尊而行之,则高明光大,孰能御之哉!至于措诸事业之间,宽猛文质之宜,特其余事而已。臣愿陛下立志以为本,以帝王之道为可以必至,以圣人之言为可以必行,法天行健,不自懈怠,日进一日,新而又新,则二帝三王之事,岂有不可为者哉!惟陛下力行之尔。

伏读圣策,以"粤自即位九年于此,思欲雪父兄之耻,而复祖宗之烈,夙夜祗惧,罔敢荒宁,施为缪戾,治效阙然,深维其故,不惮改作"。臣以为此则在陛下反求诸己而先自治也。昔杜牧论收复山东之策,而以自治为上。牧之言,万世之砭石也。今陛下欲雪父兄之耻而复祖宗之烈,盍亦先于自治乎?草茅之士,不知朝廷所以为自治之计者何也。昔之人君,虽当干戈扰攘之际,亦必先择形胜之地以为根本之图。故高祖之兴,根本关中,光武之兴,根本河内。今也不然,譬彼舟流不知所届,自维扬而之临安,自临安而之建康,自建康而之会稽,自会稽而再之临安,是都邑之迁徙未始有定论也。越王之欲伐吴,与种、蠡协谋凡二十年,然后得以逞其志。今也不然,今日以某人言某人之善而相之,而明日又以某人之毁而罢之。自艰难以来,所置辅相凡几人矣,是宰相之废置未始有定论也。中间尝用留守兵,欲率励群帅复收赵魏矣,几渡河而辄罢。又

尝以宰相都督诸军，议遣大将欲涉淮以趋宿泗矣，俄而中辍，是进取之前却又未始有定论也。至于号令之间，如所谓前降指挥更不施行之类，则于措画政事，何其无定论也！如所谓以差下人别与差遣之类，其于进退人才，又何无定论也！夫都邑之迁徙，宰臣之废置，进取之前却，政事之措画，人才之进退，皆国家大事不可易为者，而乃纷纷不定如此，则陛下所以为自治之计，臣窃恐为敌国之所窥也。如此而欲雪父兄之耻，复祖宗之烈，正犹却行而求及。前九年之间，治效阙然，固其宜也。今陛下果能翻然奋悟，不惮改作，则中兴之业殆犹反手之易。愿先定大计然后从事，毋为此纷拿错乱而无归宿也。凡我之所以自治者无所不至，卓然有不可胜之备，则为之而成，动之而功，将无不可者矣，又何以治效之不进为忧乎！惟陛下力行之尔。

伏读圣策，以“真才之未显，实惠之未孚，冗食之未革”为虑，臣以为此诚当今之宿弊，而其所以治之，则在陛下之反求诸己也。夫吏道未肃，宰相之责也；民力未苏，郡守县令之责也；兵势未强，诸将之责也。臣窃谓天子之于天下，所欲必得，所求必至。上之所好者玩异，则下之人以玩异而献矣；上之所好者财利，则下之人以财利而献矣。盖未有上好之而下违之者也。今陛下下铨选之令，则诚有意于肃吏道矣；严科敛之禁，则诚有意于苏民力矣；谨拣练之法，则诚有意于强兵势矣。然而真才之未显，则是宰相进贤退不肖有未尽也；实惠之未孚，则是守令承流宣化有未良也；冗食之未革，则是二三将臣训兵整旅有未善也。夫人君之诏也若声，而其下应之也若响。苟好恶一萌于方寸，虽不形于言词气色之间，而下之人逆探其意而迎合之矣。今陛下以是三者为宵旰之忧，发于诏令，而

下之人犹不能奉承之，无乃陛下诚有所未至耶？苟诚未至而徒为空言，则虽日下诏书，果何补于事哉！臣窃见朝廷前日以郡县之吏多非其人，乃诏侍从台谏馆阁之臣，使各举所知以备其选。一时在位之士，盖尝以其所知而举之于朝矣，而未尝出其姓名而试其用也。又尝下诏，以今之守令有历任虽多，而才非所堪者，皆使退从散局。当时盖尝略行之矣，而今则又复废弃而不举也。则是择吏诚有所未至，此真才所以未显也。数年以来，民不堪命，虽诏书出于上，而虐令阻于下。诳以出力自保，则调发其丁夫；恐以犒设赡军，则厚裒其钱谷。弓材弩料，竹箭皮革，日日征求，物物取办，夤缘奸弊，下不聊生。乃复宽下赦文，放其租负，而律文又以分数为限，实不能免，苟以欺之，则是恤民诚有所未至，此实惠所以未孚也。今士卒骄惰，赏罚不明，无所别择，一切安养姑息之，惟恐一夫变色不悦，幸其无故则已矣。教习击刺，叫噪号呼，有如聚戏，金鼓旗号，白梃小队，皆效敌人，节制荡然，虽其将帅莫敢自保。至于冒请月俸，虚糜饩廪，盖有诡名而请者矣，盖有以使臣之名而请者矣，盖有借补官资而请者矣。朝廷知之，莫敢禁止，则是治兵诚有所未至，此冗食所以未革也。凡此三者，陛下苟能加之以诚心，则必有能为。陛下任其事者，苟诚心未至，则在下之人虽欲奉承而行之，有不可得矣，惟陛下力行之尔。

伏读圣策，且欲考课以核殿最，省官以节俸稍，屯戍营田以宽力役，平准均输以佐赋入，以爵赏之未艾，则欲定武功之算；以纪律之未明，则欲参府卫之制。臣以为此皆今之良法，而其所以行之，则又在陛下之反求诸己也。昔唐虞之法则九载而黜陟，周官之法则三岁而诛赏，而朝无幸位，官无旷职，是考课固所当先也。光武

下诏减内外四百余员，太宗创制定文武七百余员，而国用以足，民事亦理，则省官又在所当先也。二者之法，诚足以核殿最而节俸稍矣。然臣以为，法之必行，陛下不可不先正其心术也。司马光有言曰："考课之法，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。"功状者迹也，功明者心也，己之心不能治，而欲以考人之迹，不亦难乎！诚以人主一有偏党之心，则以愚为智，以是为非，但徇一己之爱憎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，而人才于是乎溷淆矣，此考课之本所以在于正心术也。荀况有言曰："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莫如清心。"诚以人主嗜好既形，下皆辐辏而趋之，各求自售，则名器必自此滥矣，此省官之本所以又在于正心术也。陛下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，喜怒哀乐乱其志，使邪佞不得以惑之，谄谀不得以入之，如此则考课省官之法始可得而行矣。屯戍营田，韩重华常用之矣，终足以赡边将之用而省度支之费；平准均输，桑弘羊常用之矣，终能使敛不及民而上用自足。则二者之法，诚足以宽力役而佐赋入矣。然臣以为欲法之必行，陛下不可不先明于任使也。汉宣帝与赵充国议论疆场之事，一时在廷之臣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充国以为明主可为忠言，条列利害，反复凡数千言，宣帝信任而不疑，终获破羌之功而收屯田之利。以充国之事观之，则营戍屯田，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！唐之刘晏，初得渠河之利病，乃畏为人牵制而移书于朝廷。朝廷以其言为可行也，遂以漕事委之，故晏得以尽其才。及臣考其行事，晏之掌邦计也，凡始于广德之二年而终于建中之元年，前后十有六年，乃始得以成其功。以晏之事观之，则平准均输，在陛下安得不明于任使也！陛下诚能搜揽人材，经略世故，取其所长，弃其所短，久任而责成之，则屯戍营田平准均输之法，始可得而行矣。武功之等，在秦

则凡一十七级。然臣以为纪纲先振，然后始可得而定其等也。昔唐之肃宗，当干戈多难之际，朝廷之势日以委靡，爵赏滥冒莫此为甚，将军告身，才易一醉而已。夫所以至此者，皆本于纪纲之不振而然也。惟上之纪纲日以不振，故其下皆有觊觎之心以邀其上，而上之人不得而不与，此武功所以滥冒也。然则今日之事，盍亦取鉴于肃宗而先振其纪纲乎？府卫之制，在隋则凡十二卫，在唐则凡十六卫。然臣以为亦必纪纲先振，然后始可得而参其制也。昔唐之明皇，承晏安太平之后，苟且偷安，昧于远图，政令日弛，法度日隳，诸卫之兵，浸以贫弱，百姓苦之，而张说始献彍骑之议。夫所以至此，亦以其纪纲之不振而然也。惟其上之人纪纲日以不振，废而不举，弊而不修，此府卫所以败坏也。然则今日之事，又盍亦取鉴于明皇而先振其纪纲乎？凡此数者，考之于古，验之于今，以臣观之，莫不可行。而其所以行之，则在陛下正其心术，明于任使，而振其纪纲焉耳。古人所谓"神而明之存乎其人，有治人无治法"者，凡以此也，惟陛下力行之尔。

伏读圣策曰："上之欲三辰明，四时序，灾沴不生，动植遂性"，臣愿陛下反求诸己，而应天以实可也。"下之欲风化行，习俗厚，奸宄不作，而中外协心"，臣愿陛下反求诸己，而动民以行可也。臣闻之《诗》曰："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"，《书》曰："面稽天若"，言圣人之奉天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也。是以颠沛造次，不违于仁，出入起居，罔有弗钦，凡以畏天之威而奉之尔。大抵天道虽至高而下，虽至远而迩，虽至神而明。人君一念一虑之失，则足以伤天地之和；一言一动之善，则足以同天地之德，善恶之应，速于桴鼓。臣窃观于今岁之夏，甘雨愆候，陛下焦心劳思，上惧天戒，下忧民瘼，不忘

于食息之间。既有膏泽继降,不出于旬日之内,盖以陛下诚有惨怛之心也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,无他焉,善推其所为而已。陛下诚能因前日之所已为,而推今日之所未为者,扩而充之,则天意昭格,将保佑宋祚于千万年矣。昔孟子以齐宣王有爱牛之心,且曰"是心足以王矣"。况陛下如天地之大,推此以往,其何所不至乎!此应天以实之效也,惟陛下力行之尔。臣闻得十人之心者,可以将十人;得百人之心者,可以将百人;得千万人之心者,可以将千万人。今陛下将大有为于天下,宜先有以深服天下之心。而天下之心亦未易服也,刑威不可得而制,权势不可得而胁,惟人主力于为善,勤于进德,始足以服其心尔。昔宣王承厉王之烈,小雅尽废,四夷交侵,而终能复文武之境土者,以其所以躬行于上者能服天下之心也。故序《诗》者称之曰:"侧身修行,天下喜于王化复行。"盖方其侧身修行,而天下之人固已胥庆,知王化复行矣,此民心所以归也。光武初入关,冯异送之曰:"当行人所不能为者。"光武于是乎招徕俊乂,屈己从谏。邓禹之徒,闻风慕义,裹粮而归,相与扶持协赞,以成再造之业。陛下诚能体二君之所为,使圣德日新,昭著天下,则民之不幸而陷于强敌,将日夕引领而望王师之来苏,惟恐其后。况吾东南之民,安有不协心以为陛下用哉!惟陛下力行之尔。

臣窃见陛下临政愿治,当宁太息,不以臣等愚浅,幸赐诱进,而以治道为问。仰慕先圣之成效,而追悔前日之失策,深思历年之宿弊,而欲行昔日之良法。而又上欲得皇天之意,下欲收黎庶之情。圣虑深远,规模广大,皆非愚臣所能及。恭捧问目,沉吟久之,不知所对。周思历算,窃以为今日之事,惟陛下可以为,他人皆莫能为也。故因大问之及,而辄求所以反求诸己之道,诚不敢务为多言以

上惑圣听。臣不知陛下之意,将以今日之事责之于谁耶?将责之大臣?陛下即位以来,大臣不为不多矣。以为不贤耶?则告廷之命,以某为有道,以某为有德,陛下何自而得之以为贤耶?而中兴之功,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。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,果能无愧于前王乎?苟为不然,则所谓大臣者,虽负经纶之方,方且畏惧而避嫌,而其不贤者,又且持禄而保宠矣,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。将责之台谏?陛下即位以来,台谏不为不多矣。以为不贤耶?则训诰之词,以某为正直,以某为謇谔,陛下又何自而得之以为贤耶?而中兴之功,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。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,果能无愧于前王乎?苟为不然,则所谓台谏者,有怀忠徇国之心,方且待信而后谏,而其不贤者,又且希旨以求进矣,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。抑将望之四方之贤才耶?陛下即位以来,所以招徕而用之者不为不多矣。以为不贤耶?则或得之众论,或得之荐举,或朝奏而暮召,或一岁而九迁,陛下又何所见而然也?以为贤耶?而中兴之功,又终无以副陛下之意也。陛下亦思大有为之意,果能无愧于前王乎?苟为不然,则天下之士,其贤者方且奉身而求退,而不贤者往往旅进而旅退,患得而患失,阿谀谄佞,无所不至矣,是无惑乎治效之蔑闻也。以此言之,今日之事,惟在陛下自为之而已矣。苟能反而求之,勤而行之,奋然先有以自立,则智者愿效其谋,勇者乐效其死,举天下之大,惟陛下所欲,将无不可者矣。不然,则群臣虽有伊、吕、稷、契,亦安能为陛下计哉!此臣所以愿陛下力行反求诸己之道也。臣不胜惓惓,惟陛下留神省察,实万世无疆之休。臣谨对。

绍兴二十七年(1157)丁丑科

状元:王十朋

策问

盖闻监于先王成宪,其永无愆。遵先王之法而过者,未之有也。仰惟祖宗以来,立纲陈纪,百度著明,细大毕举,皆列圣相授之模,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,恪守洪业,凡一号令、一施为,靡不稽诸故实,惟祖宗成法,是宪是若。然画一之禁,赏刑之具,犹昔也,而奸弊未尽革;赋敛之制,经常之度,犹昔也,而财用未甚裕;取士之科,作成之法,犹昔也,而人才尚未盛;黜陟之典,训迪之方,犹昔也,而官师或未励。其咎安在?岂道虽久而不渝,法有时而或弊,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?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?朕欲参稽典册之训,讲明推行之要,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,其必有道。子大夫学古入官,明于治道,蕴蓄以待问久矣。详著于篇,朕将亲览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有家法,有天下法。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,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。人君之与人臣,虽名分不同,而法有大小之异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,则皆曰"权"而已。人臣能执一家之权,守一家之法,以示其子孙,则必世为名家;人君能执天下之权,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,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,则必世为有道之国。盖法者,治家治天下之大具;而权者,又持法之要术也。今陛下亲屈至尊,廷集多士,访治道于清问之中。首以监于先王成宪,恪守祖宗之法为言,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,固已得之矣。臣获以

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，仰承圣诏，其敢不展尽底蕴，茂明大对，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耶？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，亦曰揽权而已。

尝谓君者，天也。天之所以为天者，以其聪明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。君之所以为君者，以其能宪天聪明，体天刚健，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。天执天之权而为天，君执君之权而为君，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，而君之名号，必以天配。以天道而王天下也，则谓之“天王”；以天德而子兆民也，则谓之“天子”；居九五正中之位，则谓之“天位”；享万寿无疆之禄，则谓之“天禄”；五服五章者，谓之“天命”；五刑五用者，谓之“天讨”；就之如日者，谓之“天表”；畏之如神者，谓之“天威”。居曰“天阙”，器曰“天仗”，法曰“天宪”，诏曰“天语”。天之大不可以有加，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，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。恭惟陛下，蕴聪明之德，体刚健之资，躬亲听断，动法祖宗。一诏令之下，而万民莫不鼓舞者，如天之雷风；一德泽之布，而万民莫不涵泳者，如天之雨露；开众正之路，杜群枉之门，而万民莫不悦服者，如天之清明；为政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，如天之运行而不息。巍巍乎！荡荡乎！固不可以有加矣！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，盖陛下之德，虽不可以有加，而臣子之心，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，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。

臣伏读圣策，首以监于先王成宪，其永无愆，遵先王之法，而过者未之有为言；次及于祖宗立纲陈纪，列圣相授之道；又次以今日奉行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。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、遵祖宗，欲革今日之弊也。臣窃谓陛下能揽威福之权，率自

己出,则成宪有不难守,祖宗有不难法,时弊有不难革,天下有不难治。凡所以策臣者,皆不足为陛下忧矣。不然,陛下虽勤勤问之,臣虽谆谆诵之,无益也。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,未尝不以揽权为先。自古善致治之君,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。惟辟作福,惟辟作威,惟辟玉食,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,箕子告武王之言也。天下有道,礼乐征伐自天子出;至于无道,则自诸侯大夫出者,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。谓庆赏刑威曰君,君能制命为义者,左氏记时人之言也;谓堂陛不可以相陵,首足不可以相反者,贾谊告文帝之言也。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,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三皇官天下者,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;五帝家天下者,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;三王计安天下,而历年长且久者,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。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,致中兴之业者,无他焉,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,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综核名实,信赏必罚,斋居决事,听断惟精,而神爵、五凤之治,号为吏称民安,功光祖宗,业垂后裔者,盖本乎此也。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,建中兴之功者,无他焉,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,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观其总揽权纲,明慎政体,退功臣而进文吏,戢弓矢而散马牛。建武之政,号为止戈之武,系隆我汉,同符高祖者,盖本乎此也。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,致开元之治者,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,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,明皇锐于求治,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,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。帝自谓能行,由是励精为治,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。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。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,致元和之治者,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,躬揽福威之权而已。初,宪宗锐于致治,杜黄裳

惧不得其要，劝其操执纲领，要得其大者，帝嘉纳之。由是励精为治，纪律设张，赫然号中兴矣。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，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。

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，收还福威之柄，运独化于陶钧，裁万几于独断，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，凛凛乎汉宣帝、光武、唐明皇、宪宗之上矣！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，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陛下传餐德政如隋文帝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强明自任、亲治细事、不任宰相如唐德宗，而谓之揽权也；又非欲其精于吏事、以察为明、无复仁恩如唐宣宗，而谓之揽权也。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，戒其所未然，操持把握，不可一日而少纵之，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，不至于下移而已。臣窃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莫若躬揽福威之权；欲揽福威之权，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。五经泛言治道，而《春秋》者，人主揽权之书也。陛下圣学高明，缉熙不倦，万几之暇，笃好此书。固尝亲洒宸翰，以书经传，刊之琬琰，以诏学者矣。迩者又命儒学近臣，于经筵讲读之，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迹，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。至于其间可为揽权之法者，臣请为陛下诵之。《春秋》书王曰天王者，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；有书王不书天者，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；书朝书会者，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；书侵书伐者，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；书僭礼乱乐者，欲其收礼乐之权也；书僭赏滥罚者，欲其收赏罚之权也。权在诸侯则讥之，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；权在大夫则刺之，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。先王人而后诸侯者，欲权在王人也；内中国而外夷狄者，欲权在中国也。书盗一字者，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；书阎一字者，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。凡一字之褒重于华

衮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；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，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。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，行圣人之言，以是正天下之名分，以是定天下之邪正，以是成天下之事业，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，遵祖宗之法，革今日之弊耶？

臣伏读圣策曰："仰惟祖宗以来，立纲陈纪，百度著明，细大毕举，皆列圣相授之模，为万世不刊之典。朕缵绍丕图，恪守洪业。凡一号令一施为，靡不稽诸故实，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。"臣有以见陛下谦恭抑畏，不以聪明自居，必欲行祖宗之法，以致中兴之治也。臣窃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，有存古则幸之之书，有复古则善之之书。经书"初献六羽"者，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，而辄变先王之乐也；书"初税亩"者，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，而轻变成周之彻也。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。书"犹三望"者，讥僖公不郊，而幸其犹三望；书"犹朝于庙"者，讥文公不告朔，而幸其犹朝于庙。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。襄公十一年书"作三军"者，讥其变古也；昭公五年书"舍中军"者，善其复古也。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。《书》曰："无作聪明乱旧章。"《诗》曰："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"汉惠帝用曹参，守萧何之法，而海内晏然；武帝用张汤，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，而盗贼半天下。守祖宗之法者，其治如此；变祖宗之法者，其乱如彼，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！

我太祖、太宗，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。真宗、仁宗，至于列圣，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先正大臣，若范质、赵普之徒，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。在真宗时，有若李沆、王旦、冠准；在仁宗时，有若王曾、李迪、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之徒，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。侧

闻庆历中，仁宗出御书十三轴，凡三十五事。其一曰遵祖宗训；二曰奉真考业；三曰祖宗艰难，不敢有坠；四曰真宗爱民，孝恩感噎。故当时君圣臣良，持循法度，四十二年之间，治效卓然者，盖本乎此。又闻熙宁中，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，至萧何、曹参事，谓参不变何法，得守成之道。且言祖宗之法，不可变也。异日吕惠卿进讲，立说以破之。谓法有一年一变者，正月始和，布法象魏是也；有五年一变者，巡守考制是也；有三十年一变者，刑罚世轻世重是也。光随而折之曰：布法象魏，布旧法也，非变也。诸侯有变礼易乐者，王巡守则诛之，王不自变也。刑，新国用轻典，乱国用重典，平国用中典，是谓世轻世重，非变法也。观二臣之言，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法。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，致与成法或相抵牾。迩者陛下面谕群臣，谓国家政事，并宜遵守祖宗，今又发于清问，以求致治之效。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，真仁宗之用心矣。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，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，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。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，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。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，宜命之持循；忠正如司马光者，宜俾之讨论。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，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。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，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，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！

臣伏读圣策曰："画一之法，赏刑之具犹昔也，而奸弊未尽革。"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。臣窃谓欲奸弊之尽革，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盖《春秋》之法，非孔子之法也，成周之法也。故杜预曰："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。"经有书赏者，如锡命威公，锡命文公，锡命成公之类，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，

非周公之赏也。有书刑者,如杀其大夫,放其大夫,杀其公子之类,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,非周公之刑也。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,不能革当时之奸弊,故仲尼以笔削之,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。我祖宗制赏刑之法,载在有司,画一之章,昭然可睹。创之者如萧,守之者如曹。未尝有滥赏也,而赏必当乎功;未尝有淫刑也,而刑必当乎罪。历世行之,弊无不革者,盖以圣祖神宗,能揽权于上,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。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,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,又献之英宗,又献之神宗,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。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。光以清德雅望,执政于元佑之初,躬行其言,以革时弊,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,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,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。我三宗真盛德之君,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。迩者陛下躬亲万几,一新时政,斥逐奸邪,登用耆旧,禁锢者释,告讦者诛,兹赏刑之至公,而革弊之甚大者也。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,岂今日朝廷,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?臣不敢不陈其大概。

夫人主赏刑之大者,莫如进退天下之人才。今陛下每进一人,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,亲自识擢可也。不然,则出于大臣侍从,公心荐举可也。不然,则采于舆论,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,而一旦遽进之,则议者必曰:某人之进也,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。如是则一人之滥进,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。陛下每退一人,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,震怒而赐谴可也。不然,则出于谏官御史,公言论列可也。不然,则得于佥言,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。苟不出于三者,而一旦遽退之,则议者必曰:某人之退也,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。如是一人之误退,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。昔舜

举十六相，而天下悦其赏之当；去四凶人，而天下服其罚之公。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，以虞舜用赏刑为心，执《春秋》赏刑之权以御之，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？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，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，此特有司之职耳，非人主福威之大者，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"赋敛之制，经常之度犹昔也，而财用未甚裕。"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，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。臣窃谓欲财用之有裕，又不可不法《春秋》以揽权。谨按《春秋》书"臧孙辰告籴于齐"者，讥庄公不节国用，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；书"初税亩"者，讥宣公不节国用，变成周什一之法，至于履亩而税也；书"作丘甲"者，讥成公不节国用，至于以丘而出甲也。书"用田赋"者，讥哀公不节国用，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。《春秋》书告者不宜告，书初者不宜初，书作者不宜作，书用者不宜用。臣由是知《春秋》赋税之书，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。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，不曰政在生财，而曰政在节财。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，不告之以生财之术，而告之以盍彻。臣又知裕国之术，实在乎节用也。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："我以四海之富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，力亦可办。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，岂可妄用？古称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"呜呼！大哉言乎！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仁宗圣性，尤务俭约。器用止于漆素，衾褥止用黄绌。嘉佑间临轩策士，出"富民之要在节俭"以为御题。时吕溱赋曰："国用既节，民财乃丰。"仁宗悦之，擢为第一。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，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。又闻熙宁初，司马光、王安石同对，论及救灾节用事。安石曰："国用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也。"光曰："善理财者，

不过头会箕敛,以尽民财。民穷为盗,非国之福。”安石曰:“不然,善理财者,不加赋而上用足。”光曰:“天下安有此理!天地所生,财货万物,止有此数,不在民则在官。譬如雨泽,夏涝则秋旱。不加赋而上用足,不过设法阴夺民利,其害甚于加赋。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,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。”司马光之名言,真可为节用理财之法,聚敛毒民者之深戒也。

陛下自和戎以来,兵革不用二十年矣。是宜仓廪富实,贯朽粟陈,如成、康、文、景时可也。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,虽臣亦窃疑之。岂国家用度之际,有所未节乎?奢侈之风,有所未革乎?不急之务,无名之费尚繁乎?今赋人不及祖宗全盛之日,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。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,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;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,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;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,而冗官可得而省也;六军之食养所不可免者,而冗兵可得而省也。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,如此之类,不止乎此也。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,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,今犹自若也;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,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,今犹自若也。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?岂宫中服浣濯之化,衣不曳地之风,未形于外乎?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,盖在乎此也。臣又闻之道路,谓远夷外国,有以无益之奇玩,易我有用之资财者;池台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,有未能无所增益者;中贵、外戚、便嬖、使令、倡优、伶官之徒,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。臣所谓不急之务、无名之费尚繁者,盖在乎此也。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,而海内至于富庶。臣愿陛下揽权于上,而革众弊,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,以《春秋》所书为戒,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?若夫自同予聚敛

之臣,献生财之术,则臣不敢也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犹昔也,而人才犹未盛。"臣有以见陛下致治之道,在乎得士,而欲人才之盛,如祖宗时也。臣窃谓陛下欲人才之盛,宜揽育才取士之权。臣谨按《春秋》书作丘甲,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,而以士民为首。范宁释之曰:"士者,治道艺者也。"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。谷梁曰:"单伯者,我之命大夫也。"范宁释之曰:"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,大国三人,次国二人,小国一人。"又按《公羊春秋》曰:"什一行而颂声作。"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,井田校室之制,大学小学之法,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。又按经赦许止之罪。谷梁曰:"子生三月,不免水火,母之罪也;羁贯成童,不就师傅,父之罪也;就师傅,学同无方,心志不通,己之罪也;心志既通,而名誉不彰,朋友之罪也;名誉既彰,而有司不举,有司之罪也;有司举之,而王者不用,王者之过也。"《春秋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,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。公羊、谷梁、范宁、何休之徒,从而发明之,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。

我祖宗以来,取士于科举,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;养士于太学,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;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,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。进士科或用诗赋,或用经义,虽更变不同,而未尝不得人也;太学之士,或出于舍选,或出于科举,虽作成不同,而亦未尝不得人也。二百年间,名臣巨儒,建勋立业,背项相望,莫不由此途出,可谓盛矣。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,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。自偃兵以来,复兴太学以养诸生。其取士之科,作成之法,一遵祖宗之旧,恩甚渥也。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,臣辄献挽权之说焉。今取士之科、作成之法虽曰犹昔,而人才非昔

者,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,莫如取士;名器之至重者,莫如科第。往岁权臣子孙门客,省闱殿试,类皆窃巍科,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,而欲得人可乎?朝廷比因外台之言,例行驳放,士论莫不称快。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,严诏有司,谨取上之公法,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。至所谓作成者,盖欲作成其器,如鸾飞鱼跃,涵养其平日之刚方,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,非取其能缛章绘句以媒青紫也。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,而庠序之士,养谀成风。科举之文,不敢以一言及时务,欲士气之振可乎?臣闻嘉佑间,仁宗以制科取士,时应诏者数人,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。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,欲黜之,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。仁宗曰:"朕以直言求士,其可以直言弃之耶?"擢置异等。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,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。命庠序去谤讪之规,科举革忌讳之禁,有司取忠谠之论。将见贤良方正、茂才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,济济而出,如仁宗时矣,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?

臣伏读圣策曰:"黜陟之典,训迪之方犹昔也,而官师或未励。"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,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。臣窃谓欲官师之励,宜揽黜陟贤否之权。谨按《春秋》隐十一年书"滕侯至",威二年别书"滕子"。范宁曰:"前称侯今称子者,盖时王所黜。"隐二年书"纪子至",威二年则书"纪侯"。范宁曰:"前称子今称侯者,盖时王所进。"臣窃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,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,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。又按经书"楚"曰"荆"。公羊曰:"荆者何?州名也。州不若国,国不若氏,氏不若人,人不若名,名不若字,字不若子。"何休释之曰:"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,故

备七等之科,以进退之。”臣是以知《春秋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。故为臣而知《春秋》者,则必为忠臣。盖《春秋》以责忠臣之至,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。为子而知《春秋》者,则必为孝子。盖《春秋》以责孝子之至,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。我国家任官之法,上自公卿百执事,下至一郡一县之吏,无非以公道黜陟之,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;有学以教之于未任之前,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,无非以公道训迪之,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。故当时为官师者,罔不勉励厥职。坐庙堂之上,与天子相可否者,是宰相之励其职也;立殿陛之前,与天子争是非者,是谏官之励其职也;言及乘舆,则天子改容,事关廊庙,则宰相待罪者,是御史之励其职也。百官励其职于朝,守令励其职于郡县。是以祖宗之世,内外多任职之臣,故其致治之效,远出汉唐之上。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,黜陟之法,训迪之方,无非遵祖宗之时,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,臣辄献揽权之说焉。

今黜陟之法,训迪之方,虽曰犹昔,而治效非昔者,由福威之权,下移于前日故也。夫法之至公者,莫大乎黜陟;而治乱之所系者,莫重乎官师。曩者内外用事之臣,多出乎权门之亲戚、故旧、朋党,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,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。贿赂公行,其门如市,郡县之吏,其浊如泥。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。至于一言忤意,虽无罪而亦斥;睚眦之怨,虽忠贤而必诛。其一时黜陟,皆出于喜怒爱憎之私,无复有唐虞考绩,李唐四替二十七最之法,求欲其尽瘁励职,可乎?若夫所谓训迪者,盖将以忠义训迪之,使其忘身徇国而已。非欲训迪其巧进取、善造请、以事权势也。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,缙绅相率为佞之不暇,孰

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？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，以其承积习之后，而余弊未革故也。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，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，又其次者付之吏部，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。昔庆历中，仁宗黜夏竦等，用杜、韩、范、富以为执政，以欧阳修、余靖、王素、蔡襄为谏官，皆天下之望，鲁人石介作《圣德颂》以揄扬之。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。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，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，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，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，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？

臣伏读圣策谓："奸弊未尽革，财用未甚裕，人才尚未盛，官师或未励，其咎安在？岂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耶？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？朕欲参稽典策之训，讲明推行之要，俾祖宗致治之效，复见于今，其必有道。"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，思慕祖宗之深，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，可谓勤且至矣。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，且以《春秋》为献。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："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。"《春秋》之学，陛下既已深得之，复能尊其所闻，行其所知，揽福威之权，以守祖宗之家法，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，奸弊不患乎不革！节俭行而天下化矣，财用不患乎不裕！取士公而贤能出矣，人才不患乎不盛！黜陟明而邪正分矣，官师不患乎不励！祖宗致治之效，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耶？若夫所谓"道虽久而不渝，法有时而或弊，损益之宜有不可已"者。臣按先儒释《春秋》，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，又有商变夏、周变商、春秋变周之说。臣以为《春秋》未尝变周也，特因时救弊耳。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："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，故政有眊而不行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敝而已矣。"我祖宗之法，譬犹大

厦,敝则修之,不可更造。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,臣恐风雨之不芘也。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,臣愿以仲舒补敝之说为献,可乎?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,臣按《春秋》书"乃"一字,如"公子遂如齐,至黄乃复"之类。谷梁释之曰:"乃者,亡乎人之辞也。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。"又尝闻荀卿之言曰:"有治人,无治法。"夏、商、周之法非不善也,苟得其人,监于成宪,常如傅说之言;遵先王之法,常如孟子之言;率由旧章,常如诗人之言。则夏、商、周虽至今存可也。汉唐之法,亦非不善也。苟得其人,常如曹参之守法,宋璟之守文,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,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。祖宗之法,非不甚善也。苟得其人,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,则垂之万世,与天地并久可也。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,则今日不可不慎择焉,臣愿以荀卿"有治人"之言为献,可乎?若夫参稽典策之训,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,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,有司之成法在焉,朝廷之故事在焉。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,参稽而奉行之可也。若夫讲明推行之要,则无若乎揽权。陛下提纲振领,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。

陛下终策臣曰:"子大夫学古入官,明于治道,蕴蓄以待问久矣,详著于篇,朕将亲览。"此陛下导臣使言,臣不敢不尽言也。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,必将有听言之实;人臣遇得言之秋,不可无献言之诚。益求言之路不常开,而得言之秋不易遇。今陛下开求言之路,而臣遇得言之秋;陛下有听言之实,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?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,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。按《春秋》书正者,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,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。谓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者,董仲舒之

论正也;谓人君所行必正道,所发必正言,所居必正位,所近必正人者,刘赞之论正也。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,莫如周文王;不能正身以化下者,莫如汉武帝。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,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,不敢盘于游田,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,故能刑于寡妻,至于兄弟,以御于家邦,见于《思齐》之诗;在位之臣,皆节俭正直,见于《羔羊》之诗;人伦既正,朝廷既治,天下纯被其化,又见于《驺虞》之诗。文王能自正其身,而其下化之如此。若夫武帝则不然。其所以自治其身,与其下应之者,皆不正也。帝好谀也,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;帝好刑也,故张汤曲法以应之;帝好利也,故孔仅、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;帝好兵也,故卫青、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;帝好夸大也,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;帝好神仙也,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。武帝不能自正其身,而其下应之如彼。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,以武帝为戒,端厥心居,以为化本,非正勿视,非正勿听,非正勿言,非正勿动。其用人也,不必问其才不才,而先察其正不正。果正人也,其进则为治之表。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?是果不正人也,其进则为乱之机。其可以其才有余而使之进乎?其听言也,必观其言之是与非,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。有逊志之言,必将察之曰:"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?是必不正人之言也,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。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耶?"有逆耳之言,必将察之曰:"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?是必正人之言也,是言之有益于我者也。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耶?"左右誉言日闻,必察之曰:"是必不正人也?是必阿大夫之类也?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",退之可矣;左右毁言日闻,必察之曰:"是未必非正人也,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,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

毁者也”,进之可矣。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,一云为无非正道,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非正人,殆见四方万里,风行草偃,莫不一于正矣。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,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,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。权在陛下之手,则所求无不得,所欲皆如意,虽社稷之大计,天下之大事,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。况区区四者之弊,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!臣闻主圣臣直,惟陛下赦其狂愚,不胜幸甚。臣昧死谨对。

淳熙十一年(1184)甲辰科

状元:卫泾

策问

盖闻道者适治之路,传万世而无弊者也。仁、义、礼、乐皆其具也,纪纲法度,所以维持治具者也。尧、舜之所以帝,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所以王者,盖用此道也。朕膺光尧之命,承祖宗之绪,思所以阐文谟而扬武烈者,二十有三年矣。志勤道远,治不加进,夙夜祗惧,莫敢遑宁,故博延豪英,访以当世之务。子大夫造延待问,必有蕴而欲陈者。且唐虞之盛,固未易议。至若夏之尚忠,商之尚质,周之尚文,皆绵世历年,不能无弊。岂道有升降,政有损益而然欤?抑为治之具有未至欤?

今朕正心诚意,体道之用,将以格物,而士风犹未一也。敦本抑末,崇尚礼教,将以范民,而俗化犹未醇也。义不胜利,何以厚民之生?刑不胜奸,何以防民之伪?意者仁义礼乐之用,与夫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非耶?何视古之有愧也?伊欲道与世兴,风移

俗易。士相与谈仁义,蹈名节,而不矜靡曼之虚文。民相与兴礼逊,趋本业,而不溺奢侈之末习。八政修而食货足,七教明而狱讼息。措国如唐虞,巍乎跨三代之隆,而无忠、质、文偏胜之弊,其策安在?熟之复之,详著于篇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恭惟陛下聪明天纵,并隆五三,不自神圣,谦冲退托,亲屈帝尊,廷策多士,访以古今之治道,当世之急务。陛下岂以草茅之言为可用欤?然自陛下即位以来,六策多士,所以与之讲论治道,亦不一矣。亦尝采其所言,见之施行而有补于治者乎?抑草茅之士,华文少实,不当于理,而不足以措之事业乎?抑亦临轩赐问,姑循祖宗之故实,而不要之于用也?夫科目之兴,始自西汉,而贤良之策,亦有时而措之用者,载诸史册,烂然可观。况陛下舍己从人,如大舜不矜不伐,如大禹广览兼听。以极群下之幽隐,开心见诚;以来天下之谠言,将与海内共臻至治。夫岂崇尚虚文,不究实用,徒应故事而已哉?虽然,君听存乎广大,臣言贵于切近。以陛下好问之勤,愿治之切,而徒泛为之辞,以娱观听,非士之所学也。臣闻成天下之治者,固惮于改作;革极弊之政者,尤患于因循。改作之患至于扰扰多事,而因循之弊将有委靡不振之忧,二者皆非所以为治,而因时制宜,则治道之所不废也。昔汉武帝以雄材大略之资,即位之初,侈然不满汉家之意,嘉唐虞、乐商周之言,屡形诏策。董仲舒待问广延,乃劝帝以更化善治。卒之武帝纷更制度,日不暇给,而一时之治,骎骎愈不如古。岂仲舒之言有以误之耶?终日变易法令,而不出于簿书期会之间,正非仲舒所以拳拳于帝之意也。知仲舒之更化,不在簿书期会之末,则知仲舒有救弊之名,无变道

之实，诚古今不易之常理。从是而加之意焉，则以之振起治功，扫除积弊，跻一世于唐虞三代之隆，如圣策之所问，诚无难者，又岂在于变法易令而以多事自累哉！《诗》曰："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"陛下亦悟于斯而已矣，谨昧死上对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"盖闻道者适治之路，传万世而无弊者也。仁义礼乐皆其具也，纪纲法度所以维持治具者也。尧舜之所以帝，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，用此道也。"臣有以见陛下探治道之本源，而知帝王之为同条共贯也。臣闻道无精粗，治有详略，本末不可以偏废，而阖辟变化之用，则固有所主宰也。是故大原之所自，则不外于一心之微；而治具之在天下，亦不可一日废。此尧舜之所以帝，禹汤文武之所以王，固不外乎此道。然精一执中之妙，密相授受于心传之际，而皇极之编，九畴之旨，君臣上下所以孜孜讲切者，岂惟繁文末节是务？而庶绩之熙，九功之序，水土之平，礼乐庶事之备，固其形见之末效。而斯道乏本原，固当求之于精微之运，诚不外乎"中"之一辞而已。不然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君，不能舍仁义、礼乐、纪纲、法度以治天下。而繁文末节，后世因欲持此以治天下，不可胜穷之变，则亦无具甚矣。然则帝王之治固不难致，亦惟探其本而不废其末，举其全而不溺于偏，求其所以致治之实用，而不惟繁文末节之是徇，则古今一天下也，而岂有异道哉！

臣伏读圣策曰："朕膺光尧之命，承祖宗之绪，思所以阐文谟而扬武烈者，二十有三年矣。志勤道远，治不加进，夙夜祗惧，莫敢遑宁，故博延豪英，访以当世之务。子大夫造廷待问，必有蕴而欲陈者。"臣有以见陛下念付托之至重，思宵旰之愈勤，疑治道之愈邈，虚己以问承学之臣，将以讲明济时之术也。顾臣微陋，何以塞明

诏？臣闻天下非治效不进之可忧，而人情安于苟且因循之可畏。以陛下勤政愿治之诚，迈越前古，唐虞三代之治疑若引手可致，而二十三年于兹，计算见效曾未之闻者，是安可不求其故耶？毋亦愿治之心虽切，济时之术实疏，士大夫安于苟且以为成习，而天下万事有不得其序耶？臣窃观陛下即位之始，锐于为治，念版图之未复，愤仇雠之未殄，慨然奋发，将一扫而清之。一旦起故老于废弃之中，擢将相于俦常之列，畀之大任，责以成功，而徒肆大言，习为诞谩，玩岁偈日，无补事功，比比负责而去，而陛下大有为之志亦自是少弛矣。故夫前日之治伤于太急，而今日之治又失之太缓。惟其责效之速，故诞谩之徒得以肆其欺罔，窃取陛下爵禄而去；惟其习于纵缓，故庸常琐琐之流得以偷安固位，自为保持之计。上下苟且，莫肯任责，而治效之不进，风俗日以坏，士气日以弱，民生日以困，刑罚日以峻，徒为九重之隐忧，而不思所以救弊之术者，循是而不之反，则天下之息殆将有出于意虑之外，而何治功之成！臣愿陛下思所以济治之术，革人情于极弊之余，正纪纲，明赏罚，毋徒徇于虚名，而必责之实用，则今日苟且之俗，将易而为趋事赴功之臣，则天下之治，有所不为，为无不成，惟陛下所志耳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"唐虞之盛，固未易议。至若夏之尚忠，商之尚质，周之尚文，皆绵世历年，不能无弊。岂道有升降，政有损益而然欤？抑为治之具有未至欤？"臣有以见陛下想唐虞至治之极，考三代治尚之偏，图惟阙中，以为救弊之术也。臣闻三代之治，本于一道。道之所在，初无毫厘之差，而救偏补弊，特其济治之术，由于时变之推移，而生于人情不可已者也。唐虞之盛，忠、质、文之名未立也，而忠、质、文未始不为用。忠之变而入于质，质之变而入于文，

此其世变之使然,有不容御。则周人之处此,若其极弊不可为之世矣。自常情观之,必将厌委曲而务阔疏,弃文采而尚朴素,以求还上古之无事也。然周之君方且务为繁缛之典,凡可以管摄人心堤防风俗者,纤悉备具,是岂好为多事而繁文末节如后世之纷纷也哉?彼其损益之相因,无非因人情之所系,而扶持设施之术,固有出于法度纪纲之外,此太和之效所以并称于唐虞,而弥文缛典皆足以起当世之治。使周之子孙世守而勿变,则千万世而长在可也,而何弊之可言!陛下盖亦即其所以救弊之术,原其所以为人情之虑者,略其异而反其同,则唐虞三代之治,亦在陛下运用而已矣,奚必拘于形迹之末哉!

臣伏读圣策曰:"今朕正心诚意,体道之用,将以格物,而士风犹未一也。敦本抑末,崇尚礼教,将以范民,而俗化犹未醇也。"夫士风之不美,以其无所范也。今陛下以正心诚意之学,将以致格物平天下之效,而士风之未一,得毋以承末流之弊而源或未之正乎?夫俗化之不善,以其不知也。今陛下敦本业而抑末作,崇礼教而设防范,而俗化之未醇,得毋以流俗之渐渍者深而制度之不严乎?臣闻古之仕也,上下相待以成其美;后之仕也,上下相胜以败其事。夫仁义道德之本,孝弟忠信之实,古人之所以修于乡党,处于庠序,以为吾之所当为,初无所觊于上。而官爵禄位之设,车马衣服之奉,古人所以用于朝廷之上者,亦以为待天下士,而非有德于下。故士知修于家以待上之求,上取夫士以为天下之用,上之所以待其士者愈厚,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,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,固其宜也。后世则不然,上设其爵禄以待士之求,而士亦苟且修饰以有所要于上。士惧其无以自达,则巧取幸进,不顾礼义,而

上亦惧其进之滥,则多为之防,以绳其来,此后世之通患,而按之今日则尤甚矣。冒进之习滋,廉耻之道丧,苟侥幸于一得,则抵法禁而不知畏。天下固未始无卓然特立之士也,而以一眚之过而绝其终身之善,以一人之失而疑及天下之士,则亦自流于薄恶而已矣,而何怪于士风之不美欤!臣故曰承末流之弊而源未之正也。

臣闻古之治天下者,将以定民志;后之治天下者,将以便民情。古者上自天子而达之于民,尊卑贵贱之不相侔,则服食器用之间,截然等级之有辨。古人非故为是无益之文也,防闲之不至,则情伪之相滋,乐好之不厌,而弊将有不可胜言。深为之节,严为之限,故民志一定而分守自明,彼其趋向之一而风俗之厚,亦其理也。后世则不然,举圣人所以检押人心者,一切惟人情之便。而偷风薄俗,亦复荡然于法制之外。富商大贾得以交通王侯,而乡曲豪右无别于贵近,自后世有所由来,而较之今日则殆将不止于是者。车服上僭宫闱,家室略拟都邑,辇毂之下,四方之所观瞻,而此风益炽,上下恬然相视不以为怪,则亦日流于无节文已矣,而何怪于俗化之未醇欤!臣故曰:"俗之渐渍者深而制度之不严也。"

臣伏读圣策曰:"义不胜利,何以厚民之生;刑不胜奸,何以防民之伪。"夫率民以义,则义之所在,而利固存于其中,则民心之礼义,若可以厚其生也。而义或不胜其利,得毋以义利之不能两立,而趋于利则或违其义乎?夫防民以刑,则刑章之立,可以不试而民畏也。而刑或不胜乎奸,得毋以刑所以防民而求以胜民,则奸究益不胜其多乎?臣闻古者先养民,又教民,然后治民。后世不知养民,不知教民,一于治之而已耳。夫日用饮食之须,冠婚丧祭之具,圣人初非举手以予民也。为之立其官师,制其田里,义教之以君臣

上下之大分。民既知教,而民生益厚,故民乐出其力以供上之用,亦不以为劳我而且厉我也。后世教养斯民之事曾弗之讲,民生之用皆民之所自为,而上之人又从而征敛困苦之。今日之民,其无聊赖甚矣,而何义之能知?山泽之饶,舟车之美,香盐茶酒之榷,凡桑弘羊辈所以笼天下之利者,无不悉为常赋。常赋有限,复令先期,常数既殚,复令别配,凡陆贽所以进疏于唐德宗者,无不尽用。陛下加惠元元,勤恤民隐,形于诏旨,无非以宽民力厚民生为言,而守令之不奉行,徒亦文具而已。水旱有减放之令,而督促如初;岁久有蠲除之科,而追催犹故。所谓禾稼如云,同之父老,皆有忧色曰:"丰年不如凶年,而况水旱相仍,曾无虚岁。"上下迫蹙如此,欲民生之厚,其可得耶!

臣闻古之制刑也,所以厚民俗;后之制刑者,所以罔民利而已矣。夫古之圣人不得已而制刑,盖为夫不孝不友不姻不睦者是禁,而山泽之利无不弛以予民,而或为之限节。盖亦禁其末作之为害,而非夺民利以自殖也。后世不明圣人制刑之意,而禁网之密,条章之具,无非与民争利。而茶盐之商贩,酒榷之私酤,毫发之不贷,纤悉之必计。刑禁之既加,而科罚又从而重困之。今日之刑,其冤滥亦甚矣,而奚伪之能防!故刑不足以胜奸,则奸宄之习滋炽。聚于山泽者为盗贼之区,而刑余之众不得与齐民齿者,亦将流而为盗。陛下广覆宇内,远近如一,通商贩之禁,宽酒榷之征,虽见于比年之诏,而有司诿曰:"国用之所须,无得以辞其责。"放上有仁心而下不被其泽,有宽恤之美名而无宽恤之实惠。所谓罔民以为利,诱民以为奸,小反其本而徒治其末,欲奸宄之消,其可得耶?

臣伏读圣策曰:"意者仁义礼乐之用,与夫纪纲法度所以维持

治具者非耶？何视古之有愧也。”诚如陛下所言，则信知后世之治所以不如古矣。陛下以占问臣，臣不敢徒以占对。陛下果有意于古也，盖亦稽唐虞致治之原，参三代救弊之政。一政令之未纯乎古，一设施之不合乎古者，振起而更张之，以作天下苟且因循之习，以起天下趋事赴功之心。则以之美士风，善俗化，厚民生，去民伪，亦惟磨以岁月，无不可矣。不然，陛下徒有慕古之名，而无师古之实，则今日之策臣者，徒为故事，而臣之所以告陛下者，亦虚文而已，是将奚益！

臣伏读圣策曰：“伊欲道与世兴，风移俗易。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，而不矜靡曼之虚文。民相与兴礼逊趋本业，而不溺奢侈之末习。八政修而食货足，五教明而狱讼息。”臣愚以为世有先后，道无异同。由大原之所自出而观之，越千载犹一日。唐虞三代即斯道以为治，既有以措天下于无为之盛，况陛下心传之妙，得于授受之懿则，施之事业，移风易俗，诚无难者。若夫人士相与谈仁义蹈名节，而不矜靡曼之虚文，臣以为莫若有以正人心。民相与趋本业兴礼逊，而不溺奢侈之末习，臣以为莫若有以定经制。夫礼义者，人心之所同，惟其利害得失之心日胜，是以忠纯笃实之意日亡，是固科举之法有以坏天下之心术也。今陛下徒曰：“严法禁，谨堤防，足以革上风之弊。”臣以为无以善人之心，则未见徒法之可以自行也。夫科举之法，后世即以之取天下之人材；而天下之人材，亦辐辏于科举之内。既取之于未用之初，盖亦择之于既用之后；广之以教化之本原，而恃之以趋向之所在。贪浊者黜之，廉介者用之；奔竞者抑之，靖退者进之；旌直言以来谏诤，伸士气以通下情。若是而曰七风之不美，臣未之信也。

夫礼制固有一定之经，惟防范之既亏，故至荡然而莫知限节。是固民心之无常，亦上之人无以撙节之过也。今陛下徒曰："躬节俭，务朴素，足以先天下之俗。"臣以为躬行之至虽为正风俗之本，而礼制之未明，经制之不立，则人心之无厌者方且苟于目前之便，未见徒善之足以有为也。今为之明其礼，定其经，上而乘舆之服御固有其度，降而公卿，又降而士庶人，冠婚丧祭之节，宫室器用之制，严为限量，设有科条，逾者有禁断于必行。贪溺者无所歆艳，而豪右兼并，粟腐贯朽，无所用之，则民志定而争端息，无甚富之民则亦无甚贫之民，无甚侈之家则亦无甚弊之家。人心有常，风俗归厚，若是而曰俗之未醇，臣未之信也！

厚民之生，则莫若讲节用之策；省民之刑，则莫若谨按察之使。今日之利原竭矣，不可复兴矣。无已，则有节用之说乎？节用固多术也。曩者固尝限宫观之员，而宫观之除，滥予犹故也；固尝省添差之数，而添差之恩，妄授犹昔也。佞幸之赐，得毋有过度者乎？虚籍老弱之兵，得毋有坐糜廪食者乎？节之于彼，而又节之于此，则民生之厚，庶乎其有自矣。今日之刑滥矣，不可以复峻矣。盍亦谨按察之官而使之加意乎？命官非不谨也，州县之间责成案于胥吏，而长吏不以为意；付棰楚于狱卒，而狱官慢不知情。郡刺史足迹，尝一至于圜土之门乎？监司之按行，又能尽得于一见之顷乎？谨之于彼，而复谨之于此，则好生之德，庶乎其洽民矣。舍是而曰八政修而食货自足，五教明而狱讼自息，臣恐未免于揖逊救焚之举也。

臣不佞，陛下召至阙廷，赐之清问。臣首以更化为陛下献，次愿陛下正人心以美士风，定经制以善民俗，次愿陛下节用以厚民

生，谨按察以省刑罚，以为更化之说，请复为陛下终始言之。臣观艺祖皇帝，为天下除大残，致民更生，兵不血刃而天下归戴。征伐既下诸国，必先已逋敛蠲繁苛，一以仁厚为本。大抵兵以不杀为武，刑以不用为威，财以不费为饶，人以不作聪明为贤。此其立国之本意，而列圣守之以为家法者也。仁宗庆历间，承平既久，一时事类少弛，仁宗一旦振起之，不过于增谏员、减任子、展磨勘。虽一二节目之或殊，而大体卒不改易。故嘉佑之治，振古无及。杜稷长远，终必赖之由此道也。臣以更化为献，亦岂劝陛下以变更祖宗之法度哉！士大夫之偷情者，从而振作；王业之偏安者，思有以规恢而广大之；万事之积废者，思有以作新而奋励之。而不失祖宗立国之本意，则士风之日美，民俗之日醇，民生之厚而刑罚之清，固有不期而致。则圣策所谓“措国如唐虞，巍乎跨三五之隆，而无忠、质、文偏胜之弊”，其策舍此将安在耶？

陛下复策之于终曰：“熟之复之，详著于篇，朕将亲览。”臣有以见陛下咨访之意益勤，而使臣等得以竭其愚衷也。臣不度愚贱，窃有拳拳忧国爱君之忠。一旦得奉清光，条当世之事，陛下所以问臣等，固已略陈于前。若天下大体之所系，而国家安危理乱之所从出者，虽圣策之所不及，臣安敢有怀不吐，上负陛下详延之意。敢为陛下毕言之。臣闻宰相者，朝廷之股肱也；台谏者，朝廷之耳目也。非有知人之明，不足以进贤退不肖；非有硕德重望，不足以镇抚中外；非有不穷之才，不足以赞万机之务。择相而任之者，不可以不谨也。非有公忠之操，不足以排击奸回；非有刚强之守，不足以肃清班列；非有高明之见，不足以裨益冕旒。擢台谏而付之者，不可以不审也。苟曰“以其久位而姑以迁之，幸其无过而因以任之”，则

何以称具瞻之望,起非常之功。专求州县之下吏,搜索钱谷之细务,姑以应故事,而朝廷之阙失,国家之大议,有不敢言,则何以通幽隐之情,辅圣明之德?臣愿陛下委任擢用之际,详择而审处之。疑之当勿复用,用之当勿复疑,必期有以尽其才然后可也。陛下爱惜名器,必无滥予之爵。然技术艺能之贱,或充斥于朝路;而宫掖非泛之恩,或不厌于公言。可不有以节之乎?陛下亲近儒臣,必无偏信之失。然是非毁誉之说,或出于细微;而士大夫结托之私,或竞趋于权要。可不有以抑之乎?陛下诚于是而留听焉,任宰相而重其股肱之寄,用台谏以谨其耳目之司,借名器以励天下,戒偏信以示至公,则兹所以策臣四者之弊,特不过于事为之末,非圣明之可虑也。臣是以终篇之末论次其大者,以为陛下献。若乃襞绩故实以为有学,雕绘言语以为新奇,臣不惟不敢,亦不暇,惟陛下赦其狂僭而录其区区。臣无任昧死谨对。

绍熙四年(1193)癸丑科

状元:陈亮

策问

朕以凉菲,承寿皇付托之重,夙夜祗翼,思所以遵慈谟,蹈明宪者,甚切至也。临政五年于兹,而治不加进,泽不加广,岂教化之实未著,而号令之意未孚耶?士大夫风俗之倡也,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,而偷惰之习犹未尽革。狱,民之大命也,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,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。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,玩于虚文则弗畏乎?且帝者之世,贤和于朝,物和于野,俗固美矣,然谗

说殄行乃以为虑。画衣冠,异章服,而民不犯,刑既措矣,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,何也?得非薰陶训厉自有旨欤?今欲为士者精白承德而趋向一于正,为民者迁善远罪而讼诉归于平,名实于实而是非不能文其伪,私灭于公而爱恶莫可容其情,节俭正直之谊兴行于庶位,哀矜审克之惠周浃于四方,果何道以臻此?子大夫待问久矣,咸造在庭,其为朕稽古今之宜,推治化之本,凡可以同风俗、清刑罚、成泰和之效者,悉意而条陈之,朕将亲览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人主以厚处其身,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,故人皆可以为尧舜。而昔人谓其以已而观之者,天地之性本同也。夫天佑下民而作之君、作之师。礼乐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,仁义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为之师也。二者交修而并用,则人心有正而无邪,民命有直而无枉,治乱安危之所由以分也。尧舜三代之治,所以独出于前古者,君道师道无一之或阙也。后世之所谓明君贤主,于君道容有未尽,而师道则遂废矣。夫天下之事,孰有大于人心之与民命者乎?而其要则在夫一人之心也。人心无所一,民命无所措,而欲论古今治革之宜,究兵财出入之数,以求尽治乱安危之变,是无其地而求种艺之必生也,天下安有是理哉!

臣恭惟皇帝陛下谦恭求治,常若不及,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,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。进臣等布衣于廷,而赐以圣问,曰:"朕以凉菲,承寿皇付托之重,夙夜祇翼,思所以遵慈谟蹈明宪者,甚切至也。"臣窃叹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间,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,而问安视寝之余,所以察词而观色,因此而得彼者,其端甚众,亦既得其机要,而见诸施行矣。岂徒一月四朝,而以为京邑

之美观也哉！而圣问又曰："临政五年于兹，而政不加进，泽不加广。岂教化之实未著，而号令之意未孚耶？"臣于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，如天之运而不已也。臣闻禹立三年，百姓以仁遂焉。推其本原，则曰"克俭克勤，不自满假而已"。今时和岁丰，边鄙不耸，亦几古之所谓小康者。陛下犹察其治之不加进，泽之不加广，而欲求其所谓教化之实，号令之意者，益深知人心之未易正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。臣请为陛下诵君道、师道，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。

夫所谓教化之实，则不可以颊舌而动之矣，仁、义、孝、悌以尽人君之所谓师道可也。所谓号令之意，则不可以权力而驱之矣，礼、乐、刑、政以尽人君之所谓君道可也。夫天下之学，不能以相一。而一道德以同风俗者，乃五皇极之事也。极曰皇，而皇居五者，非九五之位则不能以建极也。以大公至正之道，而察天下之不协于极，不罹于咎者，悉此而同之，此岂一人之私意小智乎？无偏无党，无反无侧，以会天下于有极而已。吾夫子列四科，而厕德行于言语、攻事、文学者，天下之长俱得而自进于极也。然而德行先之者，天下之学同由是以出也。周官之儒以道得民，师以贤得民，亦以当得民之二条耳。而二十年来，道德性命之学一兴，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。其说既偏，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。十年之间，群起而沮抑未能止其偏、去其伪，而天下之贤者先废而不用，旁观者亦为之发愤以昌言，则人心何由而正乎？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，仁、义、孝、悌交发而示之，尽收天下之人材。长短小大，各见诸用。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，无一之或废。而德行常居其先，荡荡乎于天下共由于斯道，则圣问所谓"士大夫风俗之倡也，朕所以劝励其志者不为不勤，而偷惰犹未尽革"，殆将不足忧矣。若使以皇

极为名,而取其偷情者而用之,以阴消天下之贤者,则风俗日以偷,而天下之事去矣。

夫天下之情,不能以自尽,而执八柄以驭臣民者,乃六三德之事也。强弱异势而随时弛张者,人主所以独运陶钧,而退藏于密者也。用玉食不可同之势,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,凶于国者,悉取而执之,此岂臣下之所得而亵用乎?沈潜刚克,高明柔克,以明刑法之适平而已。吾夫子为鲁司寇,民有犯孝道者,不忍置诸刑。其说以为教之不至,则未庸以杀。而少正卯则七日而诛之,盖动摇吾民,不可一朝居也。《周官》之刑,平国用中典,盖不欲自为轻重耳。而二三十年来,罪至死者不问其情,而皆附法以谳,往往多至于幸生。其事既偏,而平心之人皆不以为然矣。数年以来,典刑之官遂以杀为能,虽可生者亦付以死,而庙堂或以为公而尽从之,使奏谳之典反以济一时之私意,而民命何从而全乎?臣愿陛下尽君道以宰天下,礼乐刑政并出而用之。凡天下奏谳之事,长案碎款,尽使上诸刑寺。其情之疑轻者,驳就宽典。至其无可出而后就极刑,皆据案以折之,不得自为轻重。则圣问所谓"狱,民之大命也,朕所以选任其官者不为不谨,而冤滥之弊或未尽除",殆将不足忧矣。若使以福威在己,而欲一日尽去其冤滥,人之私意固不可信,而吾能自保其无私乎?不如付之有司之犹有准绳也。

圣问又曰:"意者狃于常情则难变,玩于虚文则弗畏乎?"臣以为人主以厚处其身,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,安有吾身之既至,而天下之终不可化者乎?臣愿陛下明师道、君道以先之而已,此所谓教化之实,号令之意者也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且帝者之世贤和于朝,物和于野,俗固美矣,

然谗说殄行乃以为虑。”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。昔者尧舜以师道临天下，苟可以救之者，无所不用其至矣。而说之横入于人心者，谓之谗说；行之高出于人心者，谓之殄行。人心之危，说有以横入之则受矣，行有以高出之则伏矣。此所谓震惊，而尧舜之所忧也。故必有纳言之官，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，而得以同归于道，而天下之学一矣。及周之衰，天下之学争起，肆出不能相下，而向之所谓谗说殄行者，一变而为乡原，务以浸润于人心，自纳于流俗。天下之学既不能以相一，而其势不屈而自归，孔孟盖深畏之，以其非复尧舜之时所尝有也。愿陛下畏乡原甚于尧舜之畏谗说殄行，则人心之正有日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“画衣冠异章服而民不犯，刑既措矣，然怙终贼刑必使加审，何也？”臣有以见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。方尧舜以君道宰天下，禹平水土，稷降播种，民固已乐其有生矣。而皋陶明刑以示之，塞其不可由之涂，使得优游于契之教、伯夷之礼。天下之人皆知禹、夷、稷、契之功，而皋陶之所以入于人心者，隐然而不可诬也。后世之为天下者，刑一事而已矣。宽简之胜于微密也，温厚之胜于严厉也，其功皆可言，而皋陶不言之功则既废矣。夫鞭作官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赎刑，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。官刑既如彼，教刑又如此，情之轻者释以财，情之误者释以令，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。其所谓怙终贼刑者盖其不可出者也，天下之当刑者能几人。后世之轻刑未有如尧舜之世者也，愿陛下考尧舜之所以轻刑之由，则民命之全可必矣。而圣策又曰：“得非薰陶训厉自有旨欤？”臣之所以反覆为陛下言之者，苟尽师道则薰陶在其中，苟尽君道则训厉不足言矣。尧舜之所以治天下者，岂能出吾道之外哉！

仁义孝悌礼乐刑政,皆其物也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今欲为士者精白承德而趋向一于正,为民者迁善远罪而讼诉归于平。"臣有以见陛下之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也。彼亦何忍以异类自为哉?而圣策又曰:"名宾于实而是非不能文其伪,私灭于公而爱恶莫可容其情。"则圣意不免于小疑矣。然而天下之学贵乎正,天下之情贵乎平,其终固未尝不归于厚也。夫今日之患,正在夫名实是非之未辩,公私爱恶之未明,其极至于君子小人之分犹未定也。伊尹论有言逆于汝心,必求诸道;有言逊于汝志,必求诸非道,其说近矣。而汉之谷永,其言未尝不逆;唐之李泌,其言未尝不顺,则人心庸有定乎?孟子论国人皆曰贤,必察见其贤而后用之;国人皆曰可杀,必察见其可杀而后杀之。其说密于伊尹矣。然为人上者,何从而得国人之论也。凡今之进言于陛下之前者,孰不自以为是,而自以为公哉?陛下亦尝察舆论之曰贤者而用之矣,然而人之分量有限,其心未能尽平也,未能举无私也。小人乘间而肆言以为公,力抵以为直,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。遂欲两存之以为平,薰莸决无同器之理也。名实是非当日以淆,而公私爱恶未知所定,何望夫风俗之正,而刑罚之清哉!陛下见其贤而用之,举动之小偏,则勿行而已耳。君臣固当相与如一体也。何至有肆谗之人,以恐惧其心志,而徊徨其进退哉!陛下苟能明辩名实是非之所在,公私爱恶之所归,则治乱安危于是乎分,而天下之大计略定矣。风俗固不期而正,刑罚固不期而清也。清白承德,迁善远罪,直其细耳。

而圣策又曰:"节俭正直之谊兴行于庶位,哀矜审克之惠周浃于四方,果何道以臻此?"其要在于辩名实是非之所在,公私爱恶之

所归;其道则以厚处其身,而未尝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。陛下三载一策多上,宜若以踵故事也,宜若以为文具也。草茅亦以故事视之,以文具应之。过此一节则异时,高爵重禄陛下不得而靳之矣。陛下图其名,而草茅取其实,此岂国家之所便哉!正人心以立国本,活民命以寿国脉,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务也。陛下用以策士,则既不鄙夷之矣。于其末又复策臣等曰:"子大夫待问久矣,咸造在廷,其为朕稽古今之宜,推治化之本,凡可以同风俗、清刑罚、成泰和之效者,悉意而条陈之,朕将亲览。"臣有以见陛下必欲正人心、全民命、以尽君师之道,而自达于二帝三王之治而后已。顾臣何人,岂足以奉大对?臣窃观陛下以厚处其身,而未尝薄待天下之人。既得正人心、全民命之本矣,而犹欲臣稽古今之宜,推治化之本。夫以厚处身之道,岂有穷哉!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焉可也。

陛下之圣孝,虽曾闵不过,而定省之小夺于事,则人得以疑之矣。陛下之即日如故,而疑者不愧,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。陛下之英断自天,不借左右以辞色,而废置予夺之不当,则人得以疑之矣。陛下之终无所假,而疑者亦不愧,其望陛下之以厚自处为无已也。"云上于天,需,君子以饮食宴乐。"而九五之需于饮食者,待时以有为,当于此乎需也。岂以陛下之圣明而有乐于此哉!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。"明两作离,大人以继明照四方。"而六五之出涕沱若,戚嗟若。两明相照,抚心自失,而不敢以敌体也。岂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郁郁于此哉!然而人心不能无疑也,臣愿圣孝日加于一日,英断事逾于一事,奋精明于宴安之间,起心志于谦抑之际,使天下无一人之有疑,而陛下终为寿皇继志而述事,则古今之宜莫便于此,治化之本莫越于此。同风俗以正人心,清刑罚以

全民命,而明效大验,可以为万世无穷之法,其本则止于厚处其身而已。《诗》不云乎:"维天之命,於穆不已,文王之德之纯。"而子思亦曰:"纯亦不已。"夫以厚处其身,岂有穷哉!臣昧死谨上愚对。

绍定五年(1232)壬辰科

状元:徐元杰

策问

问:盖闻学之为王者事,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,未之有改也。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,帝王有异治,世道有升降,各因其时以为治,而无一定之论。吁有是哉!夫统理民物,为天下君,膺天地之眷顾,蒙祖宗之付托,若是其重,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,以善斯世,不可也。是以尧、舜之帝,禹、汤、文、武之王,莫不从事于学,如饥之必食,渴之必饮,未尝外道以出治,舍经以求治也。

朕以眇陋嗣承丕绪,于今九年。昧旦而朝,咨诹辅弼,延纳英俊,日御经筵,曰诵曰讲,咸有常准。六经之道,所以该贯天人,维持世变者,至纤至悉,不可胜穷。而《通鉴》一书,又所以著历代之秽恶以劝戒于后者,莫先于修身而齐家,进君子而退小人,严名分而遏乱萌,修政事而靖边疆,恤民隐而惧天变。

朕深惟经训史策,日陈于前,文字繁多,途辙迂阔,求其所以置力者,乃即燕闲,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,日就月将,躬履神会。盖以基治道之本,一人心之归,使普天率土,若士与民,悉共由于理义,而无本末舛逆之患,上下异向之风。顾不韪欤?若夫商政治之得失,求民俗之利病,论士习之厚薄,则有所来暇。盖以本原既立,

则他可以序举也。

子大夫奉对于庭,其以有得于经史者,紬绎而毕陈之,朕将亲览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求道有本原,行道有功用,自本原而达之功用,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。盖道无近功,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;道非小用,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。自有天地以来所以脉络世救,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,皆非偶然之故也。太极之理,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,常人得之由之,而不知者也。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。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,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,帝之所以为帝,王之所以为王,同此心也,亦同此道也,同此学也,亦同此功用也。然则有帝王之心者,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;有帝王之学者,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!

恭惟皇帝陛下,英姿天挺,圣学日新,自临御以来,孜孜汲汲,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,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。其间大震怒、大拂乱,所以攖宵旰之怀,关玉食之抱者,殆非可以一二计也。陛下端居凝邃,加意讲求,所以压万变之纷纭,镇群疑之汹涌,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,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。夫求道既有所得,则夫坚始者之念,以就来者之图;勉今日之诚,以为后日之虑;不以仅定为无恐,不以苟安为自足;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,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。因其力之有所得,充其力之有所用,天地之眷厚矣!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?祖宗之托重矣。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?丕绪之承今九年矣。所以充拓事业者,当何修而至?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,充其力之有所用,自身而家,所以正人

伦而系风化者,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;自家而国,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,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;自国而天下,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者,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。其效证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,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,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。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,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,则学之为王者事宜,在陛下方寸间耳,臣又何敢容其喙!请以所闻于师者拜手稽首以复陛下之问,惟陛下少垂听焉,臣昧死上愚对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盖闻学之为王者事,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,未之有改也。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,帝王有异治,世道有升降,各因其时以为治,而无一定之论。吁有是哉!"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,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。臣闻道与心一,帝王之心,与万世一。尧之授舜,舜之授禹,三圣授受相传一道,载之于《书》。人心道心之分,惟危惟微之辨,或生于形气之私,或原于性命之正。惟其形气之并生,虽上智不能无人心;惟其性命之各正,虽下愚不能无道心。故人心每患于难制,而道心每忠于难明。难制故危,而安之者常寡;难明故微,而知之者几希。惟精则决择详审而致知之功深,惟一则主宰坚定而力行之用久。是以一中之执,万世惟允。成汤传之,为昭德建中;文武传之,为顺则立极。帝王之治,所以蒸为雍熙,薰为泰和,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,皆此道之功用也。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,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,犹不敢废夫讲贯之忱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,果为何事也?岂非以危微数语,肇启其端?故心法之传,异世同轨。成汤之礼制,文武之克宅,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。虽其时之相去,若有不同,而道之相传,未尝不一。自世之昧者观

之,泥于迹而不求于心,索于治而不求于道。舜文一也,或疑其劳逸之殊,而不揆其符节之合;商周一也,或疑其文质之异,而不通夫损益之因。善乎董仲舒之言曰:"继治世者其道同,继乱世者其道异。"盖其所以异者,世之治乱而已,所谓道则未尝不同焉。故韩愈亦曰:"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武。"即仲舒之所谓继,求韩愈之所谓传,则六七君子之心,越宇宙而同神,历千载而一日,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,果无一定之论乎?然则能知帝王之无异心,则知帝王之无异道;知帝王之无异道,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夫统理民物,为天下君。膺天地之眷顾,蒙祖宗之付托,若是其重。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,以善斯世,不可也。是以尧舜之帝,禹汤文武之王,莫不从事于学,如饥之必食,渴之必饮。未尝外道以出治,舍经以求治也。"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,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,而欲讲学以求道,即道以求治,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。臣闻帝王之心,与天地一,祖宗之心,与帝王一。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,祖宗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。故求帝王之治者,当求帝王之道;求帝王之道者,当求帝王之心。心法明则道法著矣,道法立则治法举矣。世去古远,正学不传,生民不见帝王之泽。至治之主,盖不世出,而天地之生圣人,乃间见于千载之后。艺祖皇帝肇造区夏,拨乱立极,读《书》而叹后世刑纲之密,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。仁宗皇帝绍休圣绪,继体守成,讲《易》而得六情六气之说,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。夫以祖宗讲明学问,稽式帝王,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,则夫两间之所眷佑于国家,而遗陛下以无强之休者,要非人力之所幸致

也。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,寒暑不辍,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,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。故观乎天地,则见帝王矣;观乎帝王,则见祖宗矣。何则?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,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,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。心得其正,则此道为有宗;道得其正,则此位为无忝。位正而道益可行,道正而心益可制。动息造次,常以天下为优;安舒暇豫,略不以有位为乐。夫如是也,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,而不敢以自小矣;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,而不敢以自私也;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,而不敢以自轻矣。自是而充之,以学力所到,日益月新,心术所存,天宽地大,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,浑浑乎如四时之春,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,皆此心之推也。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,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!

臣伏读圣策曰:"朕以眇陋,嗣承丕绪,于今九年。昧旦而朝,咨诹辅弼,延纳英俊,日御经筵,曰诵曰讲,咸有常准。"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,愈尊而愈谦;问学之勤,愈久而愈不替也。臣闻帝王之学,厥有本原,惟谨养乎心术之微,不徒为诵说之务;惟深探夫造端之自,不徒为外饰之求。宫庭深邃,燕佚易失;声色满前,志念易汩。四海九州之大,非空言所能维持;一日万几之繁,非小智所能经理。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,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,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,则是心不可以不尽,学力不可以不充也。久矣,放有一念之纵肆,则不足以充此学;有一息之间断,则不足以充此学。外庭固学矣,内庭其可息乎?经筵同学矣,退处其可懈乎?端人正士固与学矣,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?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,固出于圣心之实。然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,儆戒无虞,孳孳汲汲,悠久不

息者,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,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!陛下即位固九年矣,然外而疆土之未清,内而奸宄之未靖,陛下而念及此,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,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?陛下每朝固咨辅弼,延英俊矣,然内而邪正之未明,外而贪廉之未判,陛下而念及此,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,庶绩咸熙而为几康之戒乎?不然,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,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,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,若是而曰讲诵有常,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。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,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。凡六经所载,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,诚非徒以讲诵为也。口以诵之,必反心而载;惟学以讲之,必闻义而力徙。故于至善之所止,则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悦可也;于不善之所当改,则必如恶恶臭使之影灭迹绝可也。学有如是,则本原正矣。本原既正,则自身而家,自家而国,自国而天下,无一政之不立,无一事之不举。功用之著,其可以限量既耶!

臣伏读圣策曰:"六经之道,所以该贯天人,维持世变者,至纤至悉,不可胜穷。而《通鉴》一书,又所以著历代之秽恶以劝戒于后者,莫先于修身而齐家,进君子而退小人,严名分而遏乱萌,修政事而靖边疆,恤民隐而惧天变。"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,明史册之劝戒,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。夫经所以载道也,史所以纬经也。人主之学,所以讲经与史者,盖欲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者也。臣尝以是观之,六经皆所以言天人,而至于该贯其道,则莫详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书;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,而所谓至纤至悉,则莫大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为用。《易》者,六艺之原也。卦有阴阳,固所以明天道也,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。则《易》之

所以维持世变者，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，而不可以致诘也。《春秋》者，史记之约也。义有褒贬，固所以明人道也，而灾异所书，未尝不以天言之。则《春秋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，宜乎定天下之邪正，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。即《易》与《春秋》之旨，而概之六经之道，则维持世变，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。自修身齐家，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，可以类推矣。虽然，此经之所以载道然也，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，则自周之衰以讫五代之季，其间安危理乱之分，成败兴亡之故，上下数千年间，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。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，汉大纲仅正而万目则未甚举，唐万目举而大纲又不能正，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，别贤否而定名义，谨修攘而全爱敬，大概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，要亦有由矣。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！空谷而足音，晦冥而日月，绝无仅有之中，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，惟文帝一人而已。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，因曰："自汉唐以来，人君惟汉文帝粗能知道。自文帝之外，人君非惟不知道，亦不知学。"大哉王言！深于考论。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？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，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，然刺取六经，盖亦仿佛于王者之意。故当时之治，蔼然犹有王者气象，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？自其躬玄嘿丽道准仁，而修身之道粗明。所幸夫人衣不曳地，而齐家之道粗立。张武受赂益愧其心，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，而治国之道又粗审。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，成军礼以张国势，务休息而专德化，警灾异而求直言。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，亦粗于此而加之意。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，岂非粗知道之效欤？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，既足以致后世之治，后世考论文帝之史，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，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，当

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,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,则治道功用,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?臣愿陛下反求此心,加意力行,以可到帝王者自勉,以未到帝王者自励,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,乌患其有难行者哉!

臣伏读圣策曰:"朕深惟经训史策,日陈于前,文字繁多,途辙迂阔,求其所以置力者,乃即燕闲,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,日就月将,躬履神会,盖以基治道之本,一人心之归,使普天率土,若士与民,悉共由于理义,而无本末舛逆之患,上下异向之风。顾不韪欤。"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,用力于本原之地,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。夫经之与史,虽文字之繁,而关于君德治道者,则未尝无纲领之要。夫"缉熙光明,日就月将",此诗人之所述,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。至于曰"躬履"曰"神会",此则陛下心术纯明,义理融贯,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,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。益躬之所履,皆力行之事;神之所会,皆致知之功。行无不力,则"缉熙"矣;知无不致,则"光明"矣。以陛下之"躬履神会",求成王之"缉熙光明",而又形诸心画,发诸圣制,布尧言于天下,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,皆以修身为本,而知大学之有益于人国矣。举天下之大,家传人诵,皆灼灼然知陛下"缉熙光明"之懿,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。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,以为讲学之本也,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?臣考诸《诗》曰:"敬之敬之,天维显思,命不易哉!"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,而谆勤恳切之意,又必继之以"无曰高高在上,陟降厥士,日监在兹"。盖欲其知天之监,无往而不在,无时而不然,而敬之为敬,无一动之或违,无一息之可驰也。成王于此,灼知用力之要,谦虚挹损,形之于言曰"惟予

小子,不聪敬止",必加之以"日就月将"之诚,懋之以"缉熙光明"之益,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体之敬。以是而论,则知"缉熙光明",乃为学之要;而"敬之敬之",又缉熙光明之要也。今陛下既即燕闲,慨慕于古事,非不伟也。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闲,无微而不敬者,兹又陛下切身之事。而治道之所由,以基人心之所由,以一义理之所由,以克广者也。盖敬者"主一无适"之谓,彻上彻下之道,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,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。故必绌绎心思,续续不已,充广心地,恢恢有余,而后可以言缉熙。清明一有纷汩,志虑一有间断,气象一有褊狭,则不足谓之缉熙矣,而可以为敬乎?必明善诚身,动与理觉,尽心知性,静与理融,而后可以言光明。物欲少有障蔽,血气少有昏蒙,智识少有凝滞,则不足谓之光明矣,又可以为敬乎?陛下之所谓躬履,盖履此敬也;陛下之所谓神会,盖会此敬也。以是而基治道,使天下国家之治,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。否则规摹弗立,玩愒小康,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,皆治世之累也。以是而一人心,必使远近风俗之化,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。否则仪刑弗谨,观听莫新,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,皆风俗之弊也。陛下能反求此心,常守此敬,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,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。本正而末自随,上倡而下必应,阴消其舛逆之患,潜格其异向之风,则其感动意思,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,同一机括也。臣愿陛下以真存心,则躬履神会,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。由是而充之,则以成帝王之学,造帝王之道,惟陛下加之意而已。

圣策又曰:"若夫商政治之得失,求民俗之利病,论士习之厚薄,则有所未暇。盖以本原既立,则他可以序举也。"臣窃谓陛下之

言及此,岂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?盖政治之得失,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;民俗之利病,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;士习之厚薄,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。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,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,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,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。故《中庸》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,而曰所以行之者一。《大学》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,亦以修身在正心者为之本。陛下讲明于此,盖亦熟矣。继今而后,极致知之善,尽力行之诚,因全体之明,求大用之著,必刚以制欲,必勇以力行,必恭俭以约己,必渊静以养心,如是则本原既正,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。不然,外有讲学之文,内无讲学之实,诿本原之论,以盖其事体之失,假修饬之具,以掩其修省之愆,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,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。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,民俗之未暇问,士习之未暇问,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,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!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:"朕心未尝放下,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道。"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,若是其详且悉,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?圣谟洋洋,载在国史,皆陛下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。臣愿陛下益反之心,曲加其真实无伪之功,广推于外,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,则本原在于圣心矣。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,皆可以序而举,况于是三者之务哉!

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,而陛下谦冲温粹,犹终之曰:"子大夫奉对于庭,其以有得于经史者,绌绎而毕陈之,朕将亲览。"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,嘉与草茅之贱,求本原之纤悉,非徒为是诹采之文具也。臣窃闻六经之书,致治之成法也。史之为史,亚乎六经者也。夫致治成法,既皆具于经,而史又亚乎经之道,则凡天下

国家之治，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。至于纤悉节目，所以救习俗之失，防人心之微者，经之与史，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。陛下既俾臣等绌绎而毕陈之，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，以为陛下告，不惟下负所学，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。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，其说盖有三焉：一曰固民心，二曰肃军心，三曰正士大夫之心。盖民者，国之命脉也；兵者，国之精神也；士大夫者，又国之医师砭剂也。为人上者，当使命脉坚强，精神运动，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，以为元气调养之方，则立国之势，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。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。

《书》曰："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"此言民不可以不固，怨不可以不弭也。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？田闾困于科率，市井困于征求，商贾困于抽敛，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，迭是数困，犹未已焉。远近怨咨不可闻也，乖戾之气上熏于天，激而为江闽之盗，滋而为辅近之奸，涨而为都会之灾，溢而为边陲之警，延而为数千里之旱，岌岌殆哉！国家命脉，一缕千钧，深可虑也。昔光武中兴，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，救万民之命。先朝范镇亦曰："欲备契丹，莫若宽天下民。"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。陛下及图之，则其证犹可起也，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。

《书》曰："其克诘尔，戎兵以陟，禹之迹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。"此言卫国以兵，诘之者有其道，则服之者有其机也。今之为兵者何如耶？自核实之不加，而兵益以冗；自训练之不精，而兵益以惰；自豢养之不戒，而兵益以脆；自等级之不严，而兵益以骄；自刻剥纵驰之相蒙，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。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，盖资之以卫吾国也。今乃不冗则惰，不惰则脆，不脆则骄，不骄则叛，不叛则

溃，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，利于为寇而不利于御寇，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。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，偏裨得以陵主帅。闽南之纷乱方迩，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；西蜀之惊荡方传，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。姑息养祸，浸以成风，蔓草难图，忧未歇也。昔晋文公城濮之战，见其师少长有礼而知其可用；艺祖皇帝始明军法，使以阶级相承，小有违犯，咸伏斧锧。是以上下有序，无征不服，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。陛下其及图之，则其患犹可弭也。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。

夫固国以民，卫国以兵，二者命脉之所关，精神之所系，一日不可忽焉者也。然所以护养其民，调伏其兵者，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。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，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，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。今之为士大夫者，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？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，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；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，而曰将曰帅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；陛下以兴利除害、信赏必罚为心，而内外大小之臣，则应之以虚诞苟且、偷安旦暮之计。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，不能宣达于其下；下之吞声隐气，不能通达于其上。上下隔绝，于势分之交违，则夫民怨而思乱，兵怨而思叛，亦其理之所必至也。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，得一龚遂，单车至府，宣布教令，慰安牧养，盗为之悉平，而民不患其不安者，以得人而安之也。唐马燧之在河东，驭马厮役教以骑射，比及二年，得精兵二万，而兵不患其不强者，以得人而制之也。是以国朝开基之初，藩侯不抚百姓，则有断不容之之戒。至于南征北伐，战胜攻取，兵不过二十万者，亦惟以曹彬、潘美为将耳。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，明效大验，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。盖汉唐之美，独盛于一

代者也。今陛下所慕者,帝王之道;所鉴者,汉唐之言;所取者,祖宗贻谋之善。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,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;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,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。董仲舒有言曰:"人君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,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。"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,古今不易之至论也。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,则天下幸甚,宗社幸甚!臣无任昧死,谨对。

宝佑元年(1253)癸丑科

状元:姚勉

策问

问:朕临政愿治,夙夜不遑康宁,每惟自昔帝王,莫不急亲贤之为务。今选举之法,未戾于古,而得人之效,有不如人意,所以每当馈而叹。子大夫咸造在庭,其相与茂明之。

夫学术者,君子所以维持斯道者也。达于性命之原,穷乎圣贤之指,形于气节,见于言议,平昔之所讲贯,其要可得闻欤?才智者,则所以经纶斯世者也。或识国家之大体,或知民事之本末,材术足以裕邦计,谋略足以捍边陲,平昔之所蕴蓄,其亦有所本否欤?今朕所以搜罗天下士者,无所不用其至。

进士一科,自唐而重。祖宗盛时,或一榜才百二十人,而得四贤相;或胪传之际,日有五色,而多得名臣。果何道而臻此欤?近岁州乡贡举,率多混淆,考核之法,有不容略,故既选于礼部,又复试于中书,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。椓朴之茂,丰芑之仁,子大夫其

亦有以称朕意者欤？

学校之设，所以教养作成。庆历中，湖学最盛，置治道斋以讲明世务，遂取其法以教太学，而胡瑗职教京师，几二十年，是岂徒校一日之长者欤？今负笈担簦，云集行都，来者甚众，而与选者甚寡，朕心为之恻然。其当何道，使无道路之劳，而坐收教养之实欤？

资荫入仕，与寒畯同升，患其不学，故严程试，近岁浸成文具。若祥符之诏，令于国学习书二年，乃送审官考试，淳熙之议，欲令铨试，本经法律，各取其半令举，行之可欤？书判之选，唐铨部常用之，至有龙筋风髓之誉。建隆、天圣，立拔萃科，或于内殿，或于秘阁。朕比以吏道之衰，复书判于吏部，以考狱官县令之能否，亦唐世与祖宗之旧也，其法可详否欤？

贤良之举，祖宗以收魁垒杰特之士，如富弼、张方平辈出焉。自熙宁以试进士策，与大科无异，由是罢之。绍兴、淳熙，追思前宪，下诏复置，而应书绝少，今可复之，茂异之才其出否欤？自绍圣以宏词十二体，取该博华藻之士，比年以来，应选亦稀。朕方患词采之衰，欲令四方人士共兴其习，议者乃谓立法未尽善，何欤？

右科之设，本以示右武而求韬略，非特校虚文而课骑射也。兵兴累年，未闻慷慨以英略著者，其故何欤？

遗逸之召，当取人于岩穴，如艺祖之招王昭素，太宗之召陈抟，真宗之起种放，有光简册矣。今日亦来有可副明扬之旨者，抑又何欤？

夫是八者，上之所以求于下，法意之未尽，可商榷者，固朕所欲闻。若学术才智二者，则下所以应上之求，有关于世道之大。子大夫贲然来思，必不耻于自言，其合而具陈之，毋略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恭惟皇帝陛下十诏宾兴，九临轩御，求贤靡倦，博采刍荛。兹者进臣等于廷，策之以选举之八事，而欲得夫学术、才智之二者，以扶世道，真尧舜之用心也。臣来自远方，怀忠欲吐，意陛下必策之以当世之务，理乱安危之机，而圣问所及，乃止于此，其虑臣等触时讳，而不使之言乎？抑亦虑臣等有待对之帖括，而问其所不备乎？甚非策士本意也。虽然，人才亦国家之重事。陛下求学术者，则欲其达性命而学圣贤，挺气节而发言议，求才智者，则欲其理国家而究民事，裕邦计而捍边陲，亦皆时政之大者。臣敢因陛下之问，而条其所以对，然后以臣所欲言者，为陛下言之，惟陛下试垂听焉。

臣闻求天下之士以文，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。以道而淑天下之士，正其心也；以文而求天下之士，蛊其心也。上帝降衷，烝民有则，孰非良心善性之赋？惟民生厚，因物有迁，则教之者非其道耳。《中庸》曰："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"言古先圣王，所以教天下者，惟修其性中之道也。《大学》曰："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"言古先圣王，明其心之明德，以新天下之民，而皆止于义理之极也。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。自乡举里选首废于周，而策士有科始见于汉，既非古意矣，犹未至以词章也。隋唐以来，始有进士，科目之诱既设，利禄之习益牢，然后天下之士，愈不知所谓道。心术日坏，以至于今，士习之趁犹唐旧也。虽然，变今之士习，臣犹以为易致力焉。何也？自孔孟绝响以来，士不知道。隋之世惟一王通，唐之世惟一韩愈，然皆得圣门之仿佛，莫造斯道之精微。如通以圣人之心迹有殊，愈以人之性有三品，其

于圣道皆昧指归。学道之士且然，而况科目之士！故士习难骤变焉。天开我朝，道统复续，艺祖皇帝问赵普曰："天下何物最大？"普对曰："道理最大。"此言一立，气感类从，五星聚奎，异人间出。有濂溪周敦颐倡其始，有河南程颢、程颐衍其流，有关西张载翼其派。南渡以来，有朱熹以推广之，有张栻以讲明之。于是天下之士，亦略谓道矣。闻古圣人之所，虽为科目之学蛊其心术，而道学之功每从而救之，识之明者亦多觉焉。臣故曰：变今之士习为易。使上之人不专以文求天下之士，而专以道淑天下之士，则学术才智之士，宜出为国家用矣。

陛下聪明天锡，问学日新，接尧舜精一执中之传，得孔孟《中庸》《大学》之旨，陛下可谓知道之君矣。抑臣犹愿陛下，推是道以淑天下之士也。而陛下之所以策臣者，则未免于以文耳，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。教之无素，求而得之者亦陋矣，间有能为天下用者，亦天资暗合耳，岂以道用天下者哉！古之盛时，自八岁入于小学，其所学，则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也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艺也。十有五而入大学，其所学，则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序也，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。后世以来，所习者词章，所志者利禄。进士可以求仕，则挟书假手者有之矣；学校可以求进，则诡名冒贯者有之矣。世禄之家能学有几，已仕之人可试尚多。贤良惟僻书奥传之观，而道则不知；词科惟奇文丽藻之习，而道则愈暗。武科则岂真有山西将帅之学？遗逸则不过为终南捷径之求。道之不闻，弊乃至此，无他，上之人求之者以文，则下之士应之者亦惟以文也。陛下而欲一新乎士习，盍亦先正乎人心。人心正，则士习新，虽以科目求士，亦皆得人矣。尚何学术才智之

乏哉！臣请为陛下疏言之，谨昧死上愚对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"朕临政愿治，夙夜不遑康宁，每惟自昔帝王，莫不急亲贤之为务。今选举之法未戾于古，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，所以每当馈而叹。子大夫咸造在庭，其相与茂明之。"臣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，欲得人以为用，而叹选举之难得士也。臣闻求于末者，不若求于本。心术者，本也；选举者，末也。今之人则选焉而得，举焉而获。本之不正，而惟欲于末以求之，虽日变其法而使详，日讲其术而使精，天下之所以应之者，亦止于如是之人耳。何则？本之不求而求之末，固如是也。求之本则道矣，求之末则文矣，文岂足以观人才乎！故成周之时，以德行道艺兴天下之贤能。德则六德：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也；行则六行：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也；艺则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也。而独不言所谓道，岂非道贯乎三者之中，而有德行艺者，毕不可以不知道乎？是以文武不殊科，有武者亦皆有文；将相不殊途，可相者亦皆可将。古之人何以能是也？无所不通之谓道，知道则无所不能也。成周曷尝求之选举之末哉？乡以三物教万民，而宾兴之。先教后兴，盖有素矣；兴而曰宾，盖有礼矣。岂若后世，圜棘以试之，糊名以考之，待之者亦甚贱乎？况夫古之所以用乎士者，所献之书，虽登于天府，所仕之地，则不出其乡闾。故天下之士，皆知所以自重，而无所谓奔竞之习。今之所以教天下则异是矣。六艺云者，古人之所谓末节也，今之士亦皆不复知矣，而况所谓六德六行哉！未仕者志高科，已仕者志高位，不得不止，愈进愈贪。弃父母，左亲戚，背坟墓，远乡邦，逐逐然惟利禄之计，则科举之法有以坏之也。科举已久其行，何敢轻议变革？臣但愿陛下以道而淑天下，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，而人爵

不足贵；知义荣之可尊，而势荣不足尊。利禄之心轻，则科举之念轻，科举之念轻，不得已而后应科举，则恬退静重之士出，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以少息矣。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哉！

臣伏读圣策曰："夫学术者，君子所以维持斯道者也。达于性命之原，穷乎圣贤之指，形于气节，见于言议，平昔之所讲贯，其要可得闻欤？才智者，则所以经纶斯世者也，或识国家之大体，或知民事之本末，材术足以裕邦计，谋略足以捍边陲，平昔之所蕴蓄，其亦有所本否欤？今朕所以搜罗天下士者，无所不用其至。"臣有以见陛下思得夫学术才智之士，以为天下用，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。臣闻学术、才智，一事也。学术其体，而才智其用也。有学术而有才智，其人则君子；有才智而无学术，其人则小人。陛下求人才，必皆求其两全之人，最不可各求其一也。至于圣问所及学术之四事，才智之四事，则脉络相贯，事理相关，亦不可以异观者。是故达性命之原，则能穷圣贤之旨矣；秉正直之气节，则发忠鲠之言议矣；识国家之大体，则知民事之本末矣；有裕邦计之材术，则全捍边陲之谋略矣。臣请为陛下条陈之。

夫圣贤教人，惟性命之学而已。在天为命，在人为性。命则天令之自然，性则仁、义、礼、智四端之固有也。是故为士者，当全天所畀付之命，而尽人所固有之性。天命之性，则一善而无恶，不可执气质之性以为性也；四端之性，则一真而非伪，不可泥释老之所谓性以为性也。圣贤教人不过如此，今之学者则异是焉。资禀之下者，局于功利之申、韩；资禀之高者，溺于虚寂之释、老，高谈性命，藐视辈流。好虚议论者，无实事功；尚虚声名者，无实践履。为程颢之体认"天理"二字者，谁欤？为程颐之求"孔颜所乐何事"者，

谁欤？为朱熹之欲为朝廷措置大事者，谁欤？明善、诚身之言，资士夫谈柄而已，固不知善若何而明，身若何而诚也？格物致知之说，窃先儒绪论而已，固不知物若何而格，知若何而致也？道之在天下，体可以达用，精可以贯粗。而今之言道者，则以为无用之空谈，不能见于有用之实学，圣贤岂如是乎？臣故曰：达性命之原，则穷圣贤之指者，此也。

夫议论者，自气节而发也。天下安有无所谓气节，而有议论者哉！王素为谏官，以"独击鹘"见称，则王素之气节为之也。刘安世在言路，以"殿上虎"见惮，则刘安世之气节为之也。有欧阳修之气节，则能排夏竦之奸邪；如王拱辰则初虽弹竦，而终则攻杜衍矣。有吕诲之气节，则能劾王安石之巧诈，如常秩则始虽立节，终则附安石矣。无气节而有议论，天下有是理哉！今之士大夫，气节言议，视先正似若少逊矣。以讦直为矫亢，以缄默为安静，以随声附和为不立异，以无所指斥为不近名。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，又非不舍己从人也，而曾未有言焉者。今天下之窃议时政，惟曰内批也，营缮也，近习之弄权，而外戚之除授也。然而缴还内降如杜衍者，谁欤？论张尧佐四使如唐介者，谁欤？请不再建玉清昭应宫者，谁欤？夺任守忠节度，指曾觌、龙大渊奸利者，又谁欤？苟有一言，臣知陛下必从之也。无一人为陛下言者，而徒诿曰"恐陛下之不受得"，无类于欺君乎！是皆气节不立之过也，而何言议之有！臣故曰：秉正直之气节，则必发忠鲠之言议者，此也。

国家大体，其本在仁。艺祖皇帝陈桥驿之言，紫云楼之誓，子孙万世，根本在斯，爱养元元，是为大务。胡今膏泽不下于民？陛下仁厚，论中所谓以术辅贪，以材济虐者，往往皆是。有如去岁，叠

见重灾。九郡生灵，为鱼鳖之墟；众大民居，为灰烬之地。不加赈恤，民命谓何？撤阛阓而广通衢，略无救正之谏；侈土木而穷事力，第先应办之谋。以至监司守令之官，所谓承流宣化之任，而诸路台节，旷职甚多，弄印不除，褰帷何有？贪吏朘民之脂髓，虐吏戕民之肌肤，陛下深拱九重，亦安知此？是盖不知有国，故不知有民也。臣故曰：识国家之大体，则知民事之本末者，此也。

今之备边，重在兵食，食苟不足，兵何由强？而今之兵赋，体统乖异。制阃则曰“食少”，总饷则曰“兵多”；制阃则曰“乏粮”，总饷则曰“虚籍”。岁行和籴，内斫本根，边有屯田竟无效验，徒耗事力不立规模。敌至则逃，敌去则舞，乘军之退，则以为功，愚弄朝廷，希觊醲赏。侧闻壬子之蜀祸，甚于丁酉之北兵，而掩败不言，惟以捷告，观其夺回虏掠三十万计，则知残害鱼肉凡几何！人生聚良难，岂堪频蹂！边之不能御，政坐不能练兵足食以为备，而徒以欺朝廷为心也。臣故曰：有裕邦计之材术，则全捍边陲之谋略者，此也。是皆不知道而然也。无道中之实用，而尚虚文以欺世，其失固宜矣。故臣愿陛下求才智于学术之中，而毋求才智于学术之外。苟不求其学术，而第求其才智，虽求士无所不用其至，非所谓至矣。陛下而先审乎此，则选举八事，臣得以次第而熟效于前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“进士一科，自唐而重。祖宗盛时，或一榜才百二十人，而得四贤相；或胪传之际，日有五色，而多得名臣。果何道而臻此欤？近岁州乡贡举，率多混淆，考核之法，有不容略，故既选于礼部，又复试于中书，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。椓朴之茂，丰芑之仁，子大夫其亦有以称朕意者欤？”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进士之科，而欲如祖宗得人之盛也。臣闻求天下之士者，科目也；坏天下之士

者,亦科目也。士不务道,惟知工于声病之文;用不适时,惟知习于套括之学。其未仕也,用力惟在于此;其既仕也,从政曷知其方?失在于所学非所用,所用非所学也,非科目坏之乎?大抵科举之取士,惟在于文,不在于道,故天下之士,不习乎道,惟习乎文。每至三年谓之大比,群众以考其艺,誊录以观其文,不求之乡评,不本之宿望,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,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乡里也。惟能窃用先儒之言,而谓之明理学足矣,初不必用力真在乎义理也。词赋不本于理,致日以雕镌;经义不求其指归,日以穿凿。至于论策之作,欲观其通达之才,而乃俪叶骈花,抽黄对白,竞为纤巧之制,无复浑厚之文。世变如斯,可为太息。然此犹自能之者也,固有平时不稔于文声,一旦忽腾于榜帖,由私径以鬻举,挟厚赀以倩人,公道益亡,科举遂陋。臣观有唐取士,乡贡以荐而充,虽或间有私情,不敢大废公论。有如武陵之托杜牧一赋,韩愈之荐侯喜数人,允为得才,今岂能及?故唐之世虽曰私,而犹有公议;今之世虽曰公,而实用私情。

臣为科举之谋,其说有二:一曰严考校于其始,一曰公复试于其终。科举所选考官,必有出身科第之人,然后可在考校之列,不知出身之士,半是假手之人,以若持衡,安能得士?臣愚以为方今诸州贡士之际,以至省闱廷对之时,精选考官以惠多士,其或谬得科第,决不使与校文,则不至于滋缪种矣。昔仁祖朝,用欧阳修典贡举事,一脱西昆之体,丕变嘉佑之文;用能革险怪之刘几,得名世之苏轼,皆考官得人之验也。臣故曰:严考校于其始。今日省闱取士之后,必行复试,可谓良规。独于州县取解之时,虽有帘引,未免文具,使乡举果皆得实,则省闱安有不通。而州郡之间,奉行不恪,

以覆护为长厚,以驳放为过苛,不知取此庸流,他日又将安用!臣谓州郡奉行之意不恪,亦由朝廷连坐之罚不严。倘自今以往,省闱复试不通者,所属州郡真行连坐之罚,则必可以得实材矣。前日都堂复试,已极提防,然虽能察张奭曳白之庸,未能觉湿皎潜救之巧,似闻掩覆,大是吏奸。今已噬脐,后当加意,毋使人谓清明之世而犹有是也。昔艺祖时,徐士廉诣院,诉榜不公,始命复试。当时考核,可谓至公。虽以陶谷之子,登科亦必在所审察,此复试尽公之法也。臣故曰:公复试于其终。虽然,此犹未为淑其心也。朱熹在同安,尝因县补,明布训谕,俾父兄毋为子弟假手,以教之欺。陛下倘能以道淑人心,使人知此义,则能而肆假手,庸而求假手者,皆愧矣。榜才一百二十人,而得四贤相,廷唱之际,五色云见,而得世名臣,何患不如祖宗盛时乎!

臣伏读圣策曰:"学校之设,所以教养作成。庆历中,湖学最盛。置治道斋以讲明世务,遂取其法以教太学,而胡瑗职教京师,几二十年,是岂徒校一日之长者欤?今负芨担簦,云集行都,来者甚众,而与选者甚寡,朕心为之恻然。其当何道,使无道路之劳,而坐收教养之实欤?"臣有以见陛下轸念学校之士,而欲加教养之功也。臣闻学校者,最近民而易以化民者也。今之天下莫不有学,而学校以养士,科目以取人,两不相关,学遂虚设。于其艺而不于其行,考其暂而不考其常。能为发策决科之文,则曰能事已毕;问其根本当然之事,则茫然不知。气习一浮,风俗遂薄。内则有燕安废学之失,外则有挑达在阙之愆。逐利惟竞于锥刀,养指遂失其肩背。失在于所养非所教,所教非所养也。太学,四方所聚,实系观瞻,而乃诡冒成风,遂成奸弊之薮,祈恩趋利,尤开侥幸之门。太学

尚然,况乎天下?有如省闱之试,辄求泛免之恩。使朝廷确然不行,则幸门何由而启?而乃务为姑息,复与放行,弊例一滋,公法何在?朝廷曩欲士子之安乡井,乃偏州郡而行类申,曾不几时,又复中变,于是补闱之士,云集京师。无鼓篋孙业之风,如蝥弧先登之状,躁死不可胜计,仁人岂所忍闻?是皆启侥幸之心,所以激纷纭之祸。迩者廷臣欲分路而试,其法亦可谓良,而臣为学校之谋,其说有二:一曰定教育之良法,一曰示奖励之微机。

夫养士,欲养之以为异日用也,而可徒教以无益之时文哉!是必教之以三纲五常之道,教之以修齐治平之序,而后可也。今天下监司郡守,有能知理道之人,乃于学校之外,创立精舍,讲明义理,意固善矣。而精舍讲道,学校习文,然则学校之士不必知道乎?又不当如此异其趋也。昔先儒程颢有言曰:"治天下,以正风俗、养人才为本。宜访经术充备,足为师表,笃志好学,材良行修者,朝夕相与讲明正学。其道必本乎人伦,明乎物理,自洒扫应对,以修其孝弟、忠信、明善、诚身,以至于化成天下。其学皆中于是者,为成德。取材识明达,可进于善者,使之受其业。"若颢此言,则臣所谓教养之良法也。科目、学校,自是两途,欲立学校之规,当于科目之外。方今太学舍选,亦与科举并行,固亦此意。然舍选所取,亦惟其文,其所谓行,则坐斋满季,无私过议罚之谓耳。行止如是而已乎?此特蔡京之法也。况太学为然,而天下之学不皆然乎!程颢又曰:"择学明德尊者为太学之师,次以分教天下之学。择士入学,县升之州,州宾兴于太学,聚而教之。岁论其贤者、能者于朝。凡选士之法,皆以性行端洁,居家孝弟,有廉耻礼节,通明学业,晓畅治道者。"若颢此言,则臣所谓奖励之微机也。虽然,师儒则每难于择

焉。昔仁祖朝,命胡瑗以为太学师,取湖学以为太学法,爰教人以有用之学者也。当时伊川程颐,实在表倡之列,天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?陛下而以道淑天下,取程颢之言以为法,命胡瑗之类以为师,则士无道路之劳,而有教养之惠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资荫入仕,与寒畯同升,患其不学,故严程试,近岁浸成文具。若祥符之诏,令于国学习书二年,乃送审官考试;淳熙之议,欲令铨试,本经、法律,各取其半令举,行之可欤?书判之选,唐铨部常用之,至有龙筋凤髓之誉。建隆、天圣,立拔萃科,或于内殿,或于秘阁。朕比以吏道之衰,复书判于吏部,以考狱官县令之能否,亦唐世与祖宗之旧也,其法可详否欤?"臣有以见陛下欲察任子于未仕之初,而且欲察县令狱官于已仕之后也。臣闻:夫已仕未仕之人,皆当使之知道。苟不知道,则未仕者固无所取材,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!

臣请先以任子言之。方今冗官之弊,全在任子之多。三岁取士仅数百人,而任子每岁一铨,以百余计,积至三岁,亦数百人矣。纵观州县之仕,为进士者不十之三,为任子者常十之七,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!亦曰任子之众耳。阀阅鼎盛,亲故复多,挟厚赀而得美除,结奥援而图见次,考第未满,举削已盈,寒畯之流,亦安能及?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识如吕端,问学如张栻,岂不足以为天下之用?独斯人之不多得耳。身燠锦绮,岂知陛下之民之寒?口饫膏粱,岂知陛下之民之馁?庸者受成胥吏,虐者擅作福威。寒畯生长诗书,明习义理,决不至有是也。臣谨按:《春秋》讥尹氏之世卿,讥仍叔武氏之子弱,则任子之不当有明矣。臣观古人赏曰"世延",仕曰"世禄",使之有田禄而已,初非使之世其官也。任子之法起自汉

朝,必父兄真知其子弟之有材,然后保任而授之位,非如今之官及则任也。儒者未仕之前,皆知任子之可抑,才玷郎秩,荫可及门,则不复为是言矣。是私也,非公也。为己子之计,故不复以任子为非也。是必为父兄者,如先正之不为子弟祈恩,为子弟者,如先正之自取儒科,不受门荫,则善矣,然而难能也。臣谓任子之恩,朝廷当稍加裁抑,不至冗纷。三岁一郊,少减奏荐之散,每岁一铨,必严考核之法。如祥符之诏,令于国学习书二年,使稍知道,然后如淳熙之议以试之,斯可矣,否则亦文耳。文岂足知任子之贤否哉!至若令录之官,尤当深识道理。使为县令者,常有学道爱人,弦歌为邑之意;为狱官者,常有失道民散,哀矜勿喜之心,则书判虽不试而何害?苟为不尔,虽有龙筋凤髓之誉,徒美观也;虽中书判拔萃之科,亦虚文也。士而能为文章,安有不能书判?此但可以观其曲直是非之识耳。其贪如狼,其苛如虎者,亦何自而知之哉!虽然,臣犹幸铨闱之试,尚可以惧愚骙之任子;书判之试,尚可以惧庸缪之令录也。抑臣闻之,试则当公,不公则不必试。闻之道路,铨闱固可捐厚赀而得传义,书判亦可先嘱省吏而得案牍也。倘或无之,言之者固无罪;万一有此,闻之者不足以为戒乎?试已非古矣,试而私焉,曷若不试乎?惟陛下察之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贤良之举,祖宗以收魁垒杰特之士,如富弼、张方平辈出焉。自熙宁以试进士策,与大科无异,由是罢之。绍兴、淳熙,追思前宪,下诏复置,而应书绝少,今可复之,茂异之才其出否欤?自绍圣以宏词十二体,取该博华藻之士,比年以来,应选亦稀。朕方患词采之衰,欲令四方人士共兴其习,议者乃谓立法未尽善,何欤?"臣有以见陛下欲复贤良之科,以收魁垒杰特之士,而

又欲新宏词之科,以收该博华藻之士也。臣闻:异等大科,皆当知道。苟不知道,名贤良者,固无足观,名宏博者,亦无足观也。

臣请先以贤良言之:今世贤良久废不举,盖自淳熙以后无之矣。夫贤良者,所以待非常间出之士也。三岁大比之时所得,恐或常士,于是又设贤良之科以取之。能谋王断国,斯可谓之贤良;能直言极谏,斯可谓之贤良。此名未易当也。熙宁之朝,以贤良与策士无异,由是罢之,盖有深意。自苏轼兄弟以直言对策,简知仁宗,其后立朝,风节坚劲,争论新法,积忤大臣,故当时怒影移木,并贤良之科而罢。然而本朝贤良,知道盖亦可数。如富弼,如张方平,如苏轼、辙,是真贤也,是真良也。奸邪之夏竦,倾险之李清臣,谓之贤良可乎?读人所不知之书,何如知人所共由之道?为世所不能之文,曷若为世所可用之才?千门万户之书,何补于晋之衰?济水帝丘之对,何益于唐之乱?公孙弘之贤良,固不若董仲舒之贤良;牛僧孺之贤良,固不若裴垍之贤良也。贤良今不复试矣,贤良之才,臣不敢诬天下以无人也,但所以取之者,当以其道耳。臣谨按《春秋左氏传》:"楚左史倚相,能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,而《祈招》之诗,则不能知,以救楚围之汰。"是知记问之浩博,适足以为玩物丧志也。贤良之策亦始于汉朝,观其策晁、董、公孙之徒,无非问之以谋国之大方,为政之大略,初未尝以隐僻难知之事而策之也。臣记杨万里上书孝宗皇帝,有曰:"孟子之时,去周未远也,而诸侯去周之籍,孟子已不闻其详。孟献子去孟子尤近也,而有友五人,孟子已忘其三,则记诵非孟子之所能也。乃若孟子,则有所能矣。孟子曰:'天之欲平治天下,当今之世,舍我其谁?'此孟子之所能也。今贤良之科,不求孟子之所能,而乃求孟子之所不

能。”万里此言,则上所以策贤良之道也。程颐亦有言曰:“汉策贤良,犹是人举之,如公孙弘犹强起乃就对,至如后世贤良,则自求举耳。若曰廷对欲直言天下事,则尚可;若志富贵,而得志则骄纵,失志则放旷与悲愁而已。”若颐此言,则下所以为贤良之道也。

至若词学之科,其文犹当贯道。文不载道,虽华奚观?文章所以黼黻皇猷,号令所以鼓舞天下,词气萎苶,世道系之,不可不加意也。陛下近者明诏四方,自今三年,省闱别立小词科一试,激昂表厉,陛下可谓得其术矣。但愿陛下力而行之,必有蔚赡之才,出应搜罗之意。谨毋以舍大就小,即易去难,为浮议所摇,方行而复辍也。又既设此科,当寿其脉,倘使真无可取,亦当短中求长,市骨而骏马自来,悦画而真龙必至。苟进取之无阶,则习尚之无益。然臣闻之,异科之才,多负劲气,出而为世用,每不见容。熙宁之罢贤良,盖以苏轼兄弟之故。近时词科之不取士,陛下亦知之乎?亦由前日词臣忤于当国,既已逆其心而拂其意,所以止其身而罢其科。不然,何名存而实废也,惟陛下察之。

臣伏读圣策曰:“右科之设,本以示右武而求韬略,非特校虚文而课骑射也。兵兴累年,未闻慷慨以英略著者,其故何欤?”臣有以见陛下慨念时艰,思欲得武略之士以为用也。臣闻以武设科,虽曰右武,以文求武,反不得人。今之武科,臣得而议之矣。贡荐额狭,选举路艰,于是以武为捷径,而求为右科之试。能诵兵法者,罕能兼骑射之习;能使弓马者,罕能兼刀笔之长。于是能文者代课七书,能武者代执鞭弭,是无非欺朝廷也。间有能兼二者之长,亦不过苟一时之试,求其英略,宜尔无闻。今之文科,必有五削,而后改京者;今之武举,不出十年,而可至郡守。既登武级,复试文闱,换

侵其官,已在通籍之上矣。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为速化,而竞以趋之也。陛下于此方且求其英略焉,可谓按图而索骏矣。寇准器兼将相,非右科也;韩琦、范仲淹才兼文武,非武举也。此犹文士也。岳飞、韩世忠诸将,亦尝自武举中来乎?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,毋使人指武举为速化之地,则英略者出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遗逸之召,当取人于岩穴,如艺祖之招王昭素,太宗之召陈抟,真宗之起种放,有光简册矣。今日亦未有可副明扬之旨者,抑又何欤?"臣有以见陛下广罗人才,而取遗逸于科目之外也。臣闻:逸民之举,天下归周;幽人之求,民心附汉。遗逸,固有国之所先也。然而不求闻达而后可谓之遗逸,借此以钓名者,非也;不慕荣贵而后可谓之遗逸,阶此以媒进者,非也。汉有樊英,终于败节;唐有藏用,亦至损名。本朝邵雍、常秩,其初亦无大异,审观其后,然后秩伪而雍真矣。其羹藜饭糗,非不欲膏粱也;衣荷制芰,非不愿文绣也。将有所待也,是作伪也,非真隐也。夫治天下者,进恬退之人,固可以风奔竞之士,然而恬退之伪者进,则奔竞者愈竞矣。恬退之伪,奔竞之真也。种放之出,人犹议之,况又不及放者乎?如王昭素,如陈抟,斯可矣。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,毋使人以遗逸为捷仕之迳,然后诏内之侍从、台谏,外之监司、郡守,举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,则竞科目、逐利禄者,亦可以少弭矣。

陛下之所以策臣者与臣所以奉天对者,已略尽其概,而陛下于其终复策之曰:"夫是八者,上之所以求于下,法意之未尽,可商榷者,固朕所欲闻。若学术才智二者,则下所以应上之求,有关于世道之大。子大夫贲然来思,必不耻于自言,其合而具陈之,毋略。"

臣有以见陛下求言之意有加无已，以八者责之己，而以二者责之臣等也。愚臣浅陋，何足以仰承圣问。抑臣之意，则终愿陛下以道淑天下，而不必求之法也。今之法意亦可谓尽矣，而陛下犹以为未尽者，是无乃详于法而略于道乎？今日之患，乃正在于下之求上者，切于上之求下。上之所以求于下者，虽广其路以招延之，亦密其防而检束之，已非求士之意。而下之所以求上者，投牒觅举，肆欺售伪，无所不至，又岂如汉人之自鬻哉！是尤非古意也。若是者既皆不以为耻，又岂特耻于自言而已乎？风俗益薄矣，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，臣不知其后之所趋，又当何如也！然此选举事也。臣观陛下发策大廷，前乎此时，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，独惟己丑、壬辰，不敢深及时政。此则陛下养明于晦之时，而当路忌言之日也，而今亦若是焉。何哉？甚非臣之所望也。臣欲深而言之，则僭；欲隐而不言，则欺。敢因陛下之所及，而略言之，可乎？圣问之中有“气节”、“言议”之说，臣于今日正不满于是二者，敢以二说为陛下献焉。一曰：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。二曰：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。

何谓“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”？汤之执中也，曰“立贸无方”；武王之建极也，曰“无偏无党”。是故周而不比，和而不同，而后可谓之君子。君子者，未尝有所谓党，而上之人亦不当以党视之。禹、皋叶忠于事舜，而言焉不合，则有吁咈，不苟同也；旦、奭同心于辅周，而事有不可，则或不悦，不诡随也。唐有白居易，不附僧孺，亦不附德裕；本朝有苏轼，不徇熙丰，亦不阿元佑。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，若之何而以党视之？小人之欲空人之国者，必惑其君，而指君子以为党。空党锢以危汉，空清流以祸唐，而指元佑臣寮为奸党者，宣靖之时空国而无君子，其祸尤不忍言也。独惟有道之朝，虽

倡为朋党之论而不胜。方庆历诸贤之用事也,夏竦等辈,结内侍蓝元震,上疏谓仲淹、修、洙、靖,前日蔡襄谓之四贤,四贤得时,遂引襄以为同列,以国家爵禄为私惠,胶固朋党,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。仁宗虽不之信,未几诸贤相继皆去,是仁宗之明如此,而小人亦得以行其动摇之术也。独惟仁皇天意终定,浮云暂蔽,白日即昭,循至嘉佑之时,皆用庆历之彦,而成功致治,竟是当时指为朋党中之人。然则君子之党,何负于人之国哉?何代无贤,固有居今之时,义胆忠肝如庆历诸贤者,而或者以"哗竞"、"朋比"目之。陛下本无是心也,臣意必有倡为是论者矣。夫使真"哗竞",真"朋比",固可嫉也;第恐以好论国事为"哗竞",以志同道合为"朋比"耳。夫以好论国事为"哗竞",则喑默唯阿,辕驹伏马者为是乎?以志同道合为"朋比",则怀奸相结,根蟠株据者为是乎?此臣之所不能晓也。大概今日之弊,在于用一宰相,则用一般人。一相既去,则凡在其时者,皆指为某相之党而尽去之。非如范仲淹既出,而吴育犹奏行其事者也;非如张浚既罢,而赵鼎犹不变其所用之人者也。去年以庶官而论台谏者有二,前日大臣进拟,其一乃已得衡山之麾,其一则犹絷白驹之谷。得非前日之论台谏者,其台臣已去,故可以擢用;后之论台谏者,其谏臣犹在,故有所妨嫌耶?今之谏臣,心乎体国,则必如彦博之不憾唐介,夷简之不憾仲淹,夫亦何嫌于此?况西蜀之贤,乃其所劾,亦已得郡乎?而乃同罪异罚,一用一舍,臣恐非中道也。中者,非执一之谓也,亦非参用之谓也。元佑调停为祸不细,建中靖国何以为中?陛下至德深仁,矜念远谪。谓除误国殄民之外,并有放令自便之恩,而初议旨挐,他皆未及,独惟前日之柄相密党,数人首拜此惠。是得无类于调停以平旧怨者乎?夫其据言

路，为宰属之时，陷忠良不知其几，误国殄民，孰有大于此？而首蒙湔灌，臣甚为执事者羞之。臣愿陛下与大臣，自今进退人才，秉执公道；不肖者终身可弃，忠良者一青不遗；且毋使大夫有西人、东人之讥，毋使天下有蜀党、洛党之说，则人才之气者出矣。臣故曰：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者，此也。

何谓"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"？舜闻一善，若决江河；禹闻昌言，下车以拜。切直之言，明主所欲急闻，而入有法家、拂士，则出无敌国、外患也。汉有汲黯，淮南为之寝谋；唐有温造，悍将为之堕胆。二鲍可以敛贵戚，一勉可以尊朝廷，直言之有功于人国者如此，上之人安可以轻视之。古之危邦，未尝不箝谏者之口，以自涂其耳目。贺琛之言，未为切直，梁武帝罪之，他日侯景之祸竟无与言；张九龄之谏，可谓忠鲠，唐明皇黜之，他日禄山之变，曾不知觉。泛观史传，如此甚多，不可枚数也。独惟盛时则不若是。仁祖朝士气最盛，直言最多，攻夏竦之枢密，十八疏上，而竟行其言；攻陈执中之宰相，十九疏上，而竟可其奏。叩铜环之呼，事关宫禁也，仁祖虽以是黜仲淹，竟以是擢仲淹；灯笼锦之诋，事关廊庙也，仁祖虽以是谪唐介，亦以是召唐介。仁祖之容养直言者如是。陛下端平初政，天日昭苏，积郁顿舒，久蛰成奋。谏官论事，御史斥奸，侍从有论思之忠，百官有轮对之直，以至草茅投匦，学校上书，华国直言，何减庆历当时。天下延颈太平，徒以一鉴早亡，诸贤失助，相踵而去，渐已销声。淳佑初年，柄相当国，纯用私党，布满朝端。示缙绅以意，而使之不敢言；扼学校之吭，而使之不敢议。于是直气日销矣。今虽更化，神观未收，噤无能言，萎瘁滋甚。泛观士大夫之奏疏，无复我先正之绪余。凡而封事之文，类如举子之策，平平论事，

小小立言，惟恐伤时，姑以塞责。臣谓直言之不振，原于直气之久销。陛下责诸臣以先正能言之风，当责圣躬以祖宗受言之事。陛下圣度天广，靡直不容，然而直臣去朝，竟未有如范仲淹、唐介再蒙显用者，得非陛下虽能容其批鳞之直，而终不能无逆耳之厌乎？台谏许以风闻，祖宗自有典故。陛下迩者宸翰乃责其廉访之不真，如必待其真而后言，臣恐自此无言者矣。况其一台臣已去职，其一则犹未至国也，而并罢之，可乎？其逊避再三，久而后就，而臣意其人必有可言，而恐不见听者。陛下曾不待其一言而去，其为结言者之舌，不亦甚乎？前日台臣之罢，或如圣训之言，然而外议纷纷，则不谓是。咸曰：台臣之仆隶，怒于近幸之貂珰，浸润密行，由此遂去。臣知此事万万无之，第惟台臣未去之先，偶有仆隶交斗之事，是以外议不能无疑。心固不然，迹则相似。万一因循不革，遂长此风，则汉之常侍必横于司隶，唐之中尉必横于南衙矣。陛下固不纵其至此，然亦不可不防其微，杜其渐也。苏轼有言曰："奸邪之始，以台谏折之而有余；及其既成，以干戈取之而不足。"又曰："弹劾积威之后，虽庸人亦可以奋扬；风采委靡之余，虽豪杰不能以振起。"今日之患，深似此言。臣尝终日废飧，中夜不寐，以为方今事势，盖有莫大之隐忧。火未及然，安于薪寝。所赖朝廷有见远识微之士，必能为陛下陈长虑却顾之谋。而迩日以来，言者畏忌，天下有患，陛下谁与销之。臣愿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时，次用端平之初政，广辟言路，旁通下情。言不可从，置之无害；倘或可用，岂小补哉！则人才之言议者出矣。臣故曰：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者，此也。

臣草茅愚生，不识忌讳，忠爱一念，与生俱生。陛下可为忠言，故敢于圣问之外，竭其狂瞽，亦可谓出位犯分矣。大则殛而投之鼎

镬,小则退而屏之山林,其甘如饴,九死无悔。虽然,陛下必不然也。陛下自即位以来,未尝以直言罪士,岂以臣一蝼蚁,而累陛下天地之仁哉!第惟臣言,历议弊端,旁忤贵幸,将恐第刘贲之策者,虽嘉其忠,而不敢进之陛下之前耳。然而臣自幼以来,所学者道,事君之始,安敢不忠?且谀悦以取高科,非臣本志。苟有一语可裨时政,虽黜不恨也。臣固万不及刘贲,而堂堂天朝,岂唐比哉!臣可以无恐矣。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幸听之,臣不胜悚悚。臣谨对。

宝佑四年(1256)丙辰科

状元:文天祥

策问

盖闻道之大原出于天,超乎无极太极之妙,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;根乎阳阳五行之赜,而实不外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。天以澄著,地以靖谧,人极以昭明,何莫由斯道也?圣圣相传,同此一道。由修身而治人,由致知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本之精神心术,达之礼乐刑政。其体甚微,其用则广,历千万世而不可易。然功化有浅深,证效有迟速者,何欤?朕以寡昧临政,愿治于兹。历年志愈勤,道愈远,窃乎其未联也。朕心疑焉。子大夫明先圣之术,咸造在廷,必有切至之论,朕将虚己以听。

《三坟》而上,大道难名;《五典》以来,常道始著。日月星辰顺乎上,鸟兽草木若于下。"九功惟叙,四夷来王,百工熙哉,庶事康哉"。非圣神功化之验欤?然人心道心,寂寥片语,其危微精一之妙不可以言概欤?誓何为而畔?会何为而疑?俗何以不若结绳?

治何以不若画像？以政凝民，以礼凝士，以《天保》《采薇》治内外，忧勤危惧，仅克有济。何帝王劳逸之殊欤？抑随时损益，道不同欤？及夫六典建官，盖为民极则，不过曰治、曰教、曰礼、曰政、曰刑、曰事而已。岂道之外又有法欤？

自时厥后，以理欲之消长验世道污隆。阴浊之日常多，阳明之日常少，刑名杂霸，佛老异端，无一毫几乎道，驳乎无以议为。然务德化者，不能无上郡、雁门之警；施仁义者，不能无末年轮台之悔。甚而无积仁累德之素，纪纲治度，为足维持凭藉者，又何欤？

朕上嘉下乐，夙兴夜寐，靡遑康宁。道久而未洽，化久而未成。天变荐臻，民生寡遂，人才乏而士习浮，国计殚而兵力弱，符泽未清，边备孔棘。岂道不足以御世欤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？夫不息则久，久则征。今胡为而未征欤？变则通，通则久。今其可以屡更欤？子大夫熟之复之，勿激勿泛，以副朕详延之意。

对策

臣对：恭惟皇帝陛下，处常之久，当泰之交，以二帝三皇之道会诸心，将三纪于此矣。臣等鼓舞于鸢飞鱼跃之天，皆道体流行中之一物。不自意得旅进于陛下之庭，而陛下且嘉之论道。道之不行也久矣！陛下之言及此，天地神人之福也。然臣所未解者，今日已当道久化成之时，道洽政治之候，而方歉焉有志勤道远之疑，岂望道而未之见耶？臣请溯太极动静之根，推神功化之验，就以圣问中不息一语为陛下勉，幸陛下试垂听焉。

臣闻天地与道同一不息，圣人之心与天地同一不息。上下四方之宇，往古来今之宙，其间百千万变之消息盈虚，百千万事之转移阖辟，何莫非道？所谓道者，一不息而已矣。道之隐于浑沦，藏

于未雕未琢之天。当是时，无极太极之体也。自太极分而阴阳，则阴阳不息，道亦不息；阴阳散而五行，则五行不息，道不息。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，刚柔善恶，则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，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。然则道一不息，天地亦一不息；天地之不息，固道之不息者为之。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。充之而修身治人，此一不息也；充之而致知，以至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此一不息也；充之而自精神心术，以至于礼乐刑政，亦此一不息也。自有《三坟》《五典》以来，以至于太平、六典之世，帝之所以帝，王之所以王，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。秦汉以降，而道始离。非道之离也，知道者之鲜也。虽然，其间英君谊辟，固有号为稍稍知道矣，而又沮于行道之不力。知务德化矣，而不能不尼之以黄老；知施仁义矣，而不能不遏之以多欲；知四年行仁矣，而不能不画之以近效。上下二三千年间，牵补过时，架漏度日，毋怪夫驳乎无以议为也。独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。陛下传列圣之心，以会艺祖之心；会艺祖之心，以恭帝王之心，参天地之心。三十三年间，臣知陛下不贰以二，不叁以三，茫乎天运，窅尔神化。此心之天，混兮辟兮，其无穷也。然临御浸久，持循浸熟，而算计见效，犹未有以大快圣心者。上而天变不能以尽无，下而民生不能以尽遂，人才士习之未甚纯，国计兵力之未甚充，以至盗贼兵戈之警。所以贻宵旰之忧者，尤所不免。然则行道者始无验也邪？臣则以为道非无验之物也。道之功化甚深也，而不可以为迂；道之证效甚迟也，而不可以为远。“维天之命，於穆不已”，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。“之德之纯”“纯亦不已”，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。为治顾力行何如

耳,焉有行道于岁月之暂,而遽责其验之为迂且远邪?臣之所望于陛下者,法天地之不息而已。姑以近事言,则责躬之言方发而阴雨旋霁,是天变未尝不以道而弭也;赈饥之典方举而都民欢呼,是民生未尝不以道而安也。论辩建明之诏一颁而人才士习稍稍浑厚,招填条具之旨一下而国计兵力稍稍充实,安吉、庆元之小获,维扬、泸水之隽功,无非忧勤于道之明验也。然以道之极功论之,则此浅效耳,速效耳。指浅效、速效而遽以为道之极功,则汉唐诸君之用心是也。陛下行帝而帝,行王而王,而肯袭汉唐事邪?此臣所以赞陛下之不息也。陛下倘自其不息者而充之,则与阴阳同其化,与五行同其运,与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无穷。虽充而为三纪之风移俗易可也,虽充而为四十年圄空刑措可也,虽充而为百年德洽于天下可也,虽充而为卜世过历亿万年敬天之休可也。岂止如圣问八者之事,可徐就理而已哉?臣谨昧死上愚对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盖闻道之大原出于天,超乎无极太极之妙,而实不离乎日用事物之常;根乎阴阳五行之赜,而实不外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。天以澄著,地以靖谧,人极以昭明,何莫由斯道也?圣圣相传,同此一道。由修身而治人,由致知而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本之于精神心术,达之于礼乐刑政。其体甚微,其用则广,历千万世而不可易。然功化有浅深、证效有迟速,何欤?朕以寡昧临政,愿治于兹。历年志愈勤,道愈远,窃乎其未朕也。朕心疑焉。子大夫明先王之术,咸造在庭,必有切至之论,朕将虚己以听"。臣有以见陛下溯道之本原,求道之功效,且疑而质之臣等也。臣闻圣人之心,天地之心也;天地之道,圣人之道也。分而言之,则道自道,天地自天地,圣人自圣人;合而言之,则道一不息也,天地一不

息也,圣人亦一不息也。臣请溯其本原言之。

茫茫堪舆,块圠无垠;浑浑元气,变化无端。人心仁义礼智之性未赋也,人心刚柔善恶之气未禀也。当是时,未有人心,先有五行;未有五行,先有阴阳;未有阴阳,先有无极太极;未有无极太极,则太虚无形,冲漠无朕,而先有此道。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,道之体也;既有物之后而道行焉,道之用也。其体则微,其用甚广。即人心,而道在人心;即五行,而道在五行;即阴阳,而道在阴阳;即无极、太极,而道在无极、太极。贯显微,兼费隐,包小大,通物我。道何以若此哉?道之在天下,犹水之在地中。地中无往而非水,天下无往而非道。水一不息之流也,道一不息之用也。天以澄著,则日月星辰循其经;地以靖谧,则山川草木顺其常;人极以昭明,则君臣父子安其伦。流行古今,纲纪造化,何莫由斯道也?一日而道息焉,虽三才不能以自立。道之不息,功用固如此。夫圣人体天地之不息者也。天地以此道而不息,圣人亦以此道而不息。圣人立不息之体,则敛于修身。推不息之用,则敢于治人。立不息之体,则寓于致知以下之工夫;推不息之用,则显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效验。立不息之体,则本之精神心术之微;推不息之用,则达之礼乐刑政之著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,犹天地之所以为天地也。道之在天地间者,常久而不息;圣人之于道,其可以顷刻息邪?言不息之理者,莫如大《易》,莫如《中庸》。大《易》之道,至于"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",而圣人之论法天,乃归之自强不息。《中庸》之道,至于"溥博渊泉""上天之载,无声无臭",而圣人之论配天地,乃归之不息则久。岂非乾之所以刚健中正、纯粹精一也者?一不息之道耳。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。《中庸》之所以高明博厚、悠

久无疆者,一不息之道耳。是以配天地者,亦以一不息。以不息之心,行不息之道,圣人即不息之天地也。

陛下临政愿治,于兹历年。前此不息之岁月,犹日之自朝而午;今此不息之岁月,犹日之至午而中。此正勉强行道,大有功之日也。陛下勿谓数十年间我之所以担当宇宙,把握天地,未尝不以此道,至于今日而道之验如此,其迂且远矣。以臣观之,道犹百里之途也,今日则适六七十之候也。进于道者,不可以中道而废;游于途者,不可以中途而尽,孜孜矻矻,而不自已焉。则适六七十里者,固所以为至百里之阶也。不然自止于六七十里之间,则百里虽近焉,能以一武到哉?道无浅功化,行道者何可以深为迂?道无速证效,行道者何可以迟为远?惟不息则能极道之功化,惟不息则能极道之证效。气机动荡于三极之间,神采灌注于万有之表,要自陛下此一心始。臣不暇远举,请以仁宗皇帝事为陛下陈之。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,康定之诏曰祇勤抑畏,庆历之诏曰不敢荒宁,皇佑之诏曰缅念为君之难,深惟履位之重。庆历不息之心,即康定不息之心也;皇佑不息之心,即庆历不息之心也。当时仁祖以道德感天心,以福禄胜人力,国家绥靖,边鄙宁谧,若可以已矣而犹未也。至和元年,仁祖之三十三年也,方且露立仰天,以畏天变,碎通天犀,以救民生。处贾黯吏铨之职,擢公弼殿柱之名,以厚人才,以昌士习;纳景初减用之言,听范镇新兵之谏,以裕国计,以强兵力;以至讲周礼,薄征缓刑而拳拳,以盗贼为忧;选将帅明纪律而汲汲,以西戎北虏为虑。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,则与天地同其悠久矣。陛下之心,仁祖之心也。范祖禹有言:"欲法尧舜,惟法仁祖。"臣亦曰:"欲法帝王,惟法仁祖。"法仁祖则可至天德,愿加圣心焉。

臣伏读圣策曰《三坟》以上云云，岂道之外，又有法欤？臣有以见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证效，而亦意其各有浅深迟速也。臣闻帝王行道之心，一不息而已矣。尧之兢兢，舜之业业，禹之孜孜，汤之栗栗，文王之不已，武王之无贰，成王之无逸，皆是物也。《三坟》远矣，《五典》犹有可论者。臣尝以《五典》所载之事推之，当是时，日月星辰之顺，以道而顺也；鸟兽草木之若，以道而若也；九功惟叙，以道而叙也；四夷来王，以道而来王也。百工以道而熙，庶事以道而康。光天之下，至于海隅苍生，盖无一而不拜帝道之赐矣。垂衣拱手，以自逸于土阶岩廊之上。夫谁曰不可，而尧舜不然也。方且考绩之法重于三岁，无岁而敢息也。授历之命严于四时，无月而敢息也。凛凛乎一日二日之戒，无日而敢息也。此犹可也。授受之际，而尧之命舜乃曰："允执厥中。"夫谓之执者，战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谓也。味斯语也，则尧之不息可见矣。河图出矣，洛书见矣，执中之说未闻也，而尧独言之，尧之言赘矣。而舜之命禹乃复益之以"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"之三言。夫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，则其战兢保持之念，又有甚于尧者。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？是以尧之道化，不惟验于七十年在位之日；舜之道化，不惟验于五十年视阜之时。读万世永赖之语，则唐虞而下数千百年间，天得以为天，地得以为地，人得以为人者，皆尧舜之赐也。然则功化抑何其深，证效抑何其迟欤？降是而王，非同劳于帝者也。太朴日散，风气日开，人心之机械日益巧，世变之乘除不息，而圣人之所以纲维世变者，亦与之相为不息焉。俗非结绳之淳也，治非画象之古也，师不得不誓，侯不得不会，民不得不凝之以政，士不得不凝之以礼，内外异治，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。以至六典建官，其所

以曰治、曰政、曰礼、曰教、曰刑、曰事者，亦无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穷耳。以势而论之，则夏之治不如唐虞，商之治又不如夏，周之治又不如商。帝之所以帝者，何其逸？王之所以王者，何其劳？栗栗危惧，不如非心黄屋者之为适也；始于忧勤，不如恭己南面之为安也。然以心而观，则舜之业业，即尧之兢兢；禹之孜孜，即尧之业业；汤之栗栗，即禹之孜孜。文王之不已，武王之无贰，成王之无逸，何莫非兢兢、业业、孜孜、栗栗之推也？道之散于于宇宙间者无一日息，帝王之所以行道者，亦无一日息。帝王之心，天地之心也。尚可以帝者之为逸，而王者之为劳耶？臣愿陛下求帝王之道，必求帝王之心，则今日之功化证效，或可与帝王一视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自时厥后云云，亦足以维持凭籍者，何欤？臣有以见陛下陋汉唐之功化证效，而且为汉唐世道发一慨也。臣闻不息则天，息则人；不息则理，息则欲；不息则阳明，息则阴浊。汉唐诸君天资敏，地位高，使稍有进道之心，则六五帝，四三王，亦未有难能者。奈何天不足以制人，而天反为人所制；理之不足以御欲，而理反为欲所御；阳明不足以胜阴浊，而阳明反为阴浊所胜。是以勇于进道者少，沮于求道者多，汉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欤？虽然，是为不知道者儒尝论汉唐言也，其间亦有号为知道者矣。汉之文帝、武帝，唐之太宗，亦不可谓非知道者。然而亦有议焉。先诸君以公私义利、分数多少为治乱，三君之心往往不纯乎天，不纯乎人，而出入于天人之间；不纯乎理，不纯乎欲，而出入乎理欲之间；不纯乎阳明，不纯乎阴浊，而出入乎阳明阴浊之间。是以专务德化，虽足以陶后元泰和之风，然而尼之以黄老，则雁门、上郡之警不能无；外施仁义，虽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，然而遏之以多欲，则轮

台末年之悔不能免;四年行仁,虽足以开贞观升平之治,然而画之以近效,则纪纲制度曾不足为再世之凭藉。益有一分之道心者,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;有一分之人心者,亦足以召一分之事变。世道污隆之分数,亦系于理欲消长之分数而已。然臣尝思之,汉唐以来为道之累者,其大有二:一曰杂伯,二曰异端。时君世主有志于求道者,不陷于此,则陷于彼。姑就三君而言,则文帝之心,异端累之也。武帝、太宗之心,杂伯累之也。武帝无得于道,宪章六经统一,圣真不足以胜其神仙、土木之私,干戈、刑罚之惨,其心也荒。太宗全不知道,闺门之耻,将相之夸,末年辽东一行,终不能以克其血气之暴,其心也骄。杂伯一念,憧憧往来,是固不足以语常久不息之事者。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资,稍有帝王之地步,一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,而晁错辈刑名之说未尝一动其心,是不累于杂伯矣。使其以二三十年恭俭之心而移之以求道,则后元气象且将骎骎乎商周,进进乎唐虞。奈何帝之纯心,又间于黄老之清净,是以文帝仅得为汉唐之令主,而不得一侪于帝王。呜呼!武帝、太宗累于杂伯,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;文帝不为杂伯所累,而不能不累于异端,是则重可惜已。臣愿陛下监汉唐之迹,必监汉唐之心,则今日之功化证效将超汉唐数等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朕上嘉下乐云云,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?臣有以见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务,而甚有望乎为道之验也。臣闻天变之来,民怨招之也;人才之乏,士习蛊之也;兵力之弱,国计屈之也。虏寇之警,盗贼因之也。夫陛下以上嘉下乐之勤,夙兴夜寐之劳,怅岁月之逾迈,亦欲以少见吾道之验耳。俯视一世,未能差强人意。八者之弊,臣知陛下为此不满也。陛下分而以八事问,臣合而

以四事对，请得以熟数之于前。

何谓天变之来，民怨招之也？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天明畏自我民明畏。人心之休戚，天心所因以为喜怒者也。熙宁间大旱，是时河陕流民入京师。监门郑侠画流民图以献，且曰："陛下南征北伐，皆以胜捷之图来上，料无一人以父母妻子迁移困顿，皇皇不给之状为图以进者。览臣之图，行臣之言，十日不雨，乞正欺君之罪。"上为之罢新法十八事，京师大雨八日。天人之交，间不容发，载在经史，此类甚多。陛下以为今日之民生何如邪？今之民生困矣！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，自建章通天频于营缮而民困，自献助迭见于豪家巨室而民困，自和籴不间于闾阎下户而民困，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，惟所咀啖而民困。呜呼！东南民力竭矣。《书》曰："怨岂在明，不见是图。"今尚可谓之不见乎？《书》曰："怨不在大，亦不在小。"今尚可谓之小乎？生斯世为斯民，仰事俯育，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乐。而操斧斤，淬锋锷，日夜思所以斩伐其命脉者，滔滔皆是。然则腊雪靳瑞，蛰雷愆期，月犯于木，星殒为石，以至土雨、地震之变，无怪夫屡书不一尽也。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，急求所以为安民之道，则民生既和，天变或于是而弭矣。

何谓人才之乏，士习蛊之也？臣闻穷之所养，达之所施；幼之所学，壮之所行。今日之修于家，他日之行于天子之庭者也。国初诸老尝以厚士习为先务。宁收落韵之李迪，不取凿说之贺边；宁收直言之苏辙，不取险怪之刘几。建学校则必欲崇经术，复乡举则必欲参行艺。其后国子监取湖学法，建经学、治道、边防、水利等斋，使学者因其名以求其实。当时如程颐、徐积、吕希哲，皆出其中。

呜呼！此元佑人物之所从出也。士习厚薄最关人才，从古以来其语如此。陛下以为今之士习何如邪？今之士大夫之家，有子而教之。方其幼也，则授其句读，择其不戾于时好、不震于有司者，俾熟复焉。及其长也，细书为工，累牍为富，持试于乡校者，以是较艺于科举者，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。以是父兄之所教，诏师友之所讲明，利而已矣。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，几何人哉？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，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。以之领郡邑，如之何责其为卓茂、黄霸？以之镇一路，如之何责其为苏章、何武？以之曳朝绅，如之何责其为汲黯、望之？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，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。牛维马絷，狗苟蝇营，患得患失，无所不至者无怪也。悠悠风尘，靡靡偷俗，清芬消歇，浊滓横流。惟皇降表秉彝之懿，萌蘖于牛羊斧斤相寻之冲者，其有几哉？厚今之人才，臣以为变今之士习而后可也。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，急求所以为淑士之道，则士风一淳，人才或于是而可得矣。

何谓兵力之弱，国计屈之也？谨按国史：治平间遣使募京畿淮南兵，司马光言："边臣之请兵无穷，朝廷之募兵无已，仓库之粟帛有限，百姓之膏血有涯。愿罢招禁军，训练旧有之兵，自可备御。"臣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，必不能免于贫；免于贫者，必不能免于弱。一利之兴，一害之伏，未有交受其害者。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。自东海城筑，而调淮兵以防海，则两淮之兵不足。自襄樊复归，而并荆兵以城襄，则荆湖之兵不足。自腥气染于汉水，冤血溅于宝峰，而正军忠义空于死徙者过半，则川蜀之兵又不足。汀淮之兵又抽而入蜀，又抽而实荆，则下流之兵愈不足矣。荆湖之兵又分而策应，分而镇抚，则上流之兵愈不足矣。夫国之所恃以自卫者，

兵也。而今之兵不足如此,国安得而不弱哉?扶其弱而归之强,则招兵之策,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。然召募方新,调度转急。问之大农,大农无财;问之版曹,版曹无财;问之饷司,饷司无财。自岁币银绢外,未闻有画一策为军食计者。是则弱矣,而又未免于贫也。陛下自肝鬲,近又创一安边太平库,专以供军。此艺祖积缣帛以易贼首之心也,仁宗皇帝出钱帛以助兵革之心也。转易之间,风采立异,前日之弱者可强矣。然飞刍挽粟,给饷馈粮,费于兵者几何?而琳宫梵宇,照耀湖山,土木之费,则漏卮也。列灶云屯,樵苏后爨,费于兵者几何?而霓裳羽衣,靡金饰翠,宫庭之费则尾闾也。生熟口券,月给衣粮,费于兵者几何?而量珠辇玉,幸宠希恩,戚畹之费,则滥觞也。盖天下之财专以供军,则财未有不足者。第重之以浮费,重之以冗费,则财始瓶罄而罍耻矣。如此则虽欲足兵,其何以给兵耶?臣愿陛下持不息之心,急求所以为节财之道,则财计一充,兵力或于是而可强矣。

何谓虏寇之警,盗贼因之也?谨按国史:绍兴间杨么寇洞庭,连跨数郡,大将王瓌不能制。时伪齐挟虏,使李成寇襄汉,么与交通。朝廷患之,始命岳飞措置上流。已而逐李成,擒杨么,而荆湖平。臣闻外之虏寇不能为中国患,而其来也,必待内之变;内之盗贼亦不能为中国患,而其起也,必将纳外之侮。盗贼而至于通寇,则腹心之大患也已。今之所谓虏者,固可畏矣。然而逼我蜀,则蜀帅策泸水之勋;窥我淮,则淮帅奏维扬之凯。狼子野心,固不可以一捷止之。然使之无得弃去,则中国之技未为尽其出下,彼亦犹畏中国之有其人也。独惟旧海在天一隅,逆雏冗之者敬年于兹。飓风瞬息,一苇可航,彼未必不朝夕为趋浙计,然而未能焉。短于舟,

疏于水，惧吾唐岛之有李宝在耳。然洞庭之湖，烟水沉寂，而浙右之湖，涛澜沸惊，区区妖孽，且谓有杨么之渐矣。得之京师之耆老，皆以为此寇出没倏闪，往来翕霍，驾舟如飞，运楫如神，而我之舟师不及焉。夫东南之长技莫如舟师，我之胜兀术于金山者以此，我之毙逆亮于采石者以此。而今此曹反挟之以制我，不武甚矣。万一或出于杨么之计，则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于荆者，未必今日之不得志于浙也。曩闻山东荐饥，有司贪市榷之利，空苏湖根本以资之，廷绅犹谓互易。安知无为其向导者？一夫登岸，万事瓦裂。又闻魏村、江湾、福山三寨水军，兴贩盐课，以资逆雏，廷绅犹谓是。以捍卫之师为商贾之事，以防拓之卒开向导之门，忧时识治之见往往如此。肘腋之蜂虿，怀袖之蛇蝎，是其可以忽乎哉？陛下近者命发运兼宪，合兵财而一其权，是将为灭此朝食之图矣。然屯海道者非无军，控海道者非无将，徒有王瓊数年之劳，未闻岳飞八日之捷。子太叔平符泽之盗，恐不如此。长此不已，臣惧为李成开道地也。臣愿陛下将不息之心，求所以弭寇之道，则寇难一清，边备或于是而可宽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夫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今胡为而未征欤？变则通，通则久，今其可以屡更欤？臣有以见陛下久于其道，而甚有感乎《中庸》、大《易》之格言也。臣闻天久而不坠也以运，地久而不颓也以转，水久而不腐也以流，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。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。《中庸》之不息即所以为大《易》之变通，大《易》之变通即所以验《中庸》之不息。变通者之久，固肇于不息者之久也。盖不息者其心，变通者其迹；其心不息，故其迹亦不息。游乎六合之内，而纵论乎六合之外；生乎百世之下，而追想乎百世之上。神

化天造,天运无端,发微不可见,充周不可穷,天地之所以变通,固自其不息者为之。圣人之久于其道,亦法天地而已矣。天地以不息而久,圣人亦以不息而久。外不息而言久焉,皆非所以久也。臣尝读《无逸》一书,见其享国之久者有四君焉,而其间有三君为最久。臣求其所以久者,中宗之心,严恭寅畏也;高宗之心,不敢荒宁也;文王之心,无淫于逸,无游于畋也。是三君者,皆无逸而已矣。彼之无逸,臣之所谓不息也。一无逸而其效如此,然则不息者,非所以久欤?陛下之行道,盖非一朝夕之暂矣。宝绍以来则涵养此道,端平以来则发挥此道,嘉熙以来则把握此道。嘉熙而淳佑,淳佑而宝佑,十余年间无非持循此道之岁月。陛下处此也,庭燎未辉,臣知其宵衣以待;日中至昃,臣知其玉食弗遑;夜漏已下,臣知其丙枕无寐。圣人之运亦可谓不息矣。然既往之不息者易,方来之不息者难;久而不息者易,愈久而愈不息者难。昕临大庭,百辟星布,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。暗室屋漏之隐,试一警省则亦能不息否乎?日御经筵,学士云集陛下之心此时固不息矣。宦官女子之近,试一循察则亦能不息否乎?不息于外者,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内;不息于此者,固不能保其不息于彼。乍勤乍怠,乍作乍辍,则不息之纯心间矣。如此,则陛下虽欲久则征,臣知《中庸》九经之治未可以朝夕见也。虽欲通则久,臣知《系辞》十三卦之功未可以岁月计也。蠲蜎蠖濩之中,虚明应物之地,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执持。顷刻之力不继,则悠久之功俱废矣。可不戒哉,可不惧哉!

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。臣之所以忠于陛下者,亦即略陈于前矣。而陛下策之篇终复曰:"子大夫熟之复之,勿激勿泛,以副朕详延之意。"臣伏读圣策至此,陛下所谓详延之意盖可识矣。夫陛

下自即位以来,未尝以直言罪士。不惟不罪之以直言,而且导之以直言。臣等尝恨无由一至天子之庭,以吐其素所蓄积。幸见录于有司,得以借玉阶方寸地,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。方将明目张胆,謇謇谔谔,言天下事。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。夫泛,固不切矣。若夫激者,忠之所发也。陛下胡并与激者之言而厌之邪?厌激者之言,则是将胥臣等而为容容唯唯之归邪?然则臣将为激者欤?将为泛者欤?抑将迁就陛下之说而姑为不激不泛者欤?虽然,奉对大庭而不激不泛者,固有之矣。臣于汉得一人焉,曰董仲舒。方武帝之策仲舒也,慨然以欲闻大道之要为问。帝之求道,其心盖甚锐矣。然道以大言,帝将求之虚无渺冥之乡也。使仲舒于此过言之则激,浅言之则泛。仲舒不激不泛,得一说曰"正心"。武帝方将求之虚无渺冥之乡,仲舒乃告之以真实浅近之理,兹陛下所谓切至之论也。奈何武帝自恃其区区英明之资,超伟之识,谓其自足以凌跨六合,笼驾八表,而顾于此语忽焉。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与论道者,他有人矣。臣固尝为武帝惜也。堂堂天朝固非汉比,而臣之贤亦万不及仲舒,然亦不敢激,不敢泛,切于圣问之所谓道者,而得二说焉,以为陛下献,陛下试采览焉。

一曰:重宰相以开公道之门。臣闻公道在天地间,不可一日壅阏。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,宰相责也。然扶公道者,宰相之责,而主公道者,天子之事。天子而侵宰相之权,则公道已矣。三省枢密谓之朝廷,天子所与谋大政、出大令之地也。政令不出于中书,昔人谓之"斜封墨敕",非盛世事。国初三省纪纲甚正,中书造命,门下审覆,尚书奉行,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。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,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,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,

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。盖宰相之权尊，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。今陛下之所以为公道者，非不悉矣。以夤缘戒外戚，是以公道责外戚也；以裁制戒内司，是以公道者责内司也；以舍法用例戒群臣，是以公道责外庭也。雷霆发箭，星日烛幽，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明。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，于义有所未安，于法有所未便者，悉以圣旨行之。不惟诸司升补，上渎宸奎，而统帅躐级，阁职超迁，亦以夤缘而得恩泽矣。不惟奸赃湔洗，上劳涣汗，而选人通籍，奸胥逭刑，以钻刺而拜宠命矣。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，皂隶猥贱之干求，悉达内庭，尽由中降。此何等虮虱事，而陛下以身亲之。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，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。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。景佑间罢内降，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，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。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宸断为说。呜呼！此亦韩绎告仁祖之辞也。“朕固不惮，自有处分，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”。仁祖之所以谕绎者，何说也？奈何复以绎之说，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，是何心哉？宣、靖间创御笔之令，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。其后童贯、梁师成用事，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效世，是可鉴矣。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，正中书之体，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，如先朝故事，则天下幸甚，宗社幸甚！

二曰：收君子以寿直道之脉。臣闻直道在天地间，不可一日颓靡，所以光明而张主之者，君子责也。然扶直道者，君子之责；而主直道者，人君之事。人君而至于沮君子之气，则直道已矣。夫不直，则道不见。君子者，直道之倡也。直道一倡于君子，昔人谓之凤鸣朝阳，以为清朝贺。国朝君子，气节大振。有鱼头参政，有鹘击台谏，有铁面御史，军国之事无一不得言于君子。是以司马光犹

得以殛守忠之奸，刘挚犹得以折李宪之横，范祖禹犹得以罪宋用臣，张震犹得以击龙大渊、曾觌。盖君子之气伸，则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。今陛下之所以为直道计者，非不至矣。月有供课，是以直道望谏官也；日有轮札，是以直道望廷臣也；有转对，有请对，有非时召对，是以直道望公卿百执事也。江海纳污，山薮藏疾，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量。然或谓比年以来，外廷议论，于己有所未协，于情有所未忍者，悉以圣意断之。不惟言及乘舆、上勤节贴，而小小予夺、小小废置，亦且寝罢不报矣。不惟事关廊庙、上烦调亭，而小小抨弹、小小纠劾，亦且宣谕不已矣。甚者意涉区区之貂珰，论侵琐琐之姻娅，不恤公议，反出谏臣，此何等狐鼠辈，而陛下以身庇之！御史至于来和事之讥，台吏至于重讫了之报，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。康定间，欧阳修以言事出，未几即召以谏院；至和间，唐介以言事贬，未几即除以谏官。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。今进言者犹以台谏之势日横为疑。呜呼！兹非富弼忠于仁祖之意也。弼倾身下士，宁以宰相受台谏风旨，弼之自处何如也？奈何不知弼之意，反启人君以厌君子之言，是何心哉？元符间置看详理诉所，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余家。其后邹浩、陈瓘去国，无一人敢为天下伸一喙者，是可鉴矣。臣愿陛下壮正人之气，养公论之锋，凡以直言去者，悉召之于霜台乌府中，如先朝故事，则天下幸甚，宗社幸甚！

盖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；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。自古帝王行道者，无先于此也。臣来自山林，有怀欲吐。陛下怅然疑吾道之迂远，且慨论乎古今功化之浅深，证效之迟速，而若有大不满于今日者，臣则以为非行道之罪也。公道不在中书，直道不在台谏，是以

陛下行道用力处，虽劳而未遽食道之报耳。果使中书得以公道总政要，台谏得以直道纠官邪，则陛下虽端冕凝旒于穆清之上，所谓功化证效，可以立见。何至积三十余年之工力，而志勤道远，渺焉未有际邪？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，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。陛下万几之暇，倘于是而加三思，则跻帝王，轶汉唐，由此其阶也已。臣赋性疏愚，不识忌讳，握笔至此，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激，亦不自知其言之过于泛，冒犯天威，罪在不赦，惟陛下留神。臣谨对。

咸淳七年(1271)辛未科

状元：张镇孙

策问

问：厥初颢穹，实生兆民，孰总其群，乃作之君，孰牖其述，乃作之师，君之治之，师之教之。礼乐刑政之由生，与有天下国家者，一是以元元为命脉。凡议论所讲明，政事所设施，罔非为邦本计。夷考载籍，率与天并言之，明威视听，皆自我民，其不可轻者固如此欤？三圣传心之要，不越乎执中数语。斯盖万世君师之大纲领。究其指归，则曰非后何戴，非众罔守。然则一中之妙用，同所以为维持固结之道欤？道之出有原，道之传有统，前圣后圣，同一揆欤？

我国家且受天命以奄有九有，列圣代光，绍明大保，人斯无疆。肆我先皇帝，迪畏天显，怀保小民四十一年，跻敬履仁，用能延洪基绪，式克至于今日。盖其精神心术之妙，融会于六经之奥要语一书，口传面命，其示轨范者在是。朕只遹猷训，行其所知。召故老，求实才，以尚贤也。然召能至，求未尽获，何以致信顺之助？训守

牧,戒贪残以布治也。然训未必孚,戒未必革,何以新治象之观?求牧与刍当谨也,既不用姻戚,每选用贤良,宜有厚生之政,而未见田里之无愁叹,竭泽而渔不忍也。既力却贡奉,且禁献羡余,宜有益下之说,而尚闻郡国之有征敛。义廪之发,将以赈饥,而侵牟或不免。田租之蠲,本以宽赋,而苟取或如故。至若豁诸州之积负,捐版曹之故额,俾纾急绝之扰,深寓省费之实,而民未有慑志,势若中隔,泽不下流,历思之迄未得其说。意奉宪者导之未明欤?抑习锢于玩未易递革欤?朕寅念先帝贻谋,常恐羞之重为之惕然也。

子大夫博古通今,夙抱经济之蕴,其据经以对,毋有所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治天下,自积一念之仁始;帝王之仁天下,自积一念之敬始。仁之为道大矣,非敬无以行之。惟无一念而非仁,则有以充其用之大;惟无一念而不敬,则有以极其体之全。故必融乎方寸之微,而后充周乎民物之众;持守于隐微之地,而后显行于运用之天。究诸其端,亦在乎积之而已。尝观之天,以一元运行无间容息。元而亨,亨此元也;亨而利,利此元也;利而正,正此元也。正下起元而生理,又续之于无穷,万物之囿于其间,其生亦无穷也。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间断,则非所谓盛德;万物之生意有一毛壅阏,则非所谓大业。日新之谓盛德,惟积故能日新;富有之谓大业,惟积故能富有。显仁藏用,夫岂一日二日之故哉?其所积者渐也。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,帝王得之以为心。上天生物之仁,犹以积而成;帝王爱民之仁,岂有不积而成乎?《易》曰:"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"天积此健,所以为天;帝王积此不息,所以为帝王。惟帝

王之敬与天同运，斯帝王之敬所以与天同流也欤！臣恭惟皇帝陛下，自天生德，体元长人。临政愿治，八年于兹。固宜薄海内外，无一之不被吾仁矣。犹虑夫泽不下流，治未见效，策臣等于廷，询实惠以及民，盖欲充此仁与极其用之大也。臣愚以为充其大用非难，而极其全体为难。谨摭圣问中"治生乎积"一语，绎绎以对，惟陛下幸垂听焉。

盖天体物而不遗，仁体事而无不在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无一之非仁也。是天日明，及尔出王，昊天日旦，反尔游衍，无一之不敬也。恻忍仁之端，积一念之恻隐，则仁不可胜用；博爱仁之事，积一念之博爱，则仁不可终穷。仁不止于公也，积之无不公，则仁在是矣；仁不止于恕也，积之无不恕，则仁莫近焉。由一念之仁积之，皆可极其用之大。夫仁之全体，非积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。何者？仁者心德之浑全，莫非天理而亦不能无累于人欲。而敬也者，所以克去人欲，而全其天理也。尧、舜性之，固无待于积，而危微精一，犹致谨焉。此尧之钦，舜之恭，所以为圣帝也。汤、武身之，则有待于积矣。故不迩声色，不殖货利，敬以胜怠，义以胜欲，必致戒焉。此汤之敬跻，武之敬用，所以为令王也。故必有尧、舜性之之仁，而后有时雍不犯之仁；必有汤、武身之之仁，而后有子惠安民之仁。孰谓积一念之仁，不自积一念之敬始乎？

洪惟国朝，以仁立国。盖自艺祖皇帝陈桥驿一誓，紫云楼一语，对越天地，远辈帝王，社稷灵长，终将赖之。此仁之积可谓厚矣。陛下缉熙有暇，尝谕臣邻曰："艺祖创业垂统，皆自不嗜杀人一念基之。"大哉王言！真足以知立国之本矣，抑亦艺祖立心之本乎！乘快指麾，终日不乐，且有为天子易邪之语。战战兢兢，如对日星，

如警雷霆,积此敬心以立其体,故能积此仁心以达诸用。凡其不嗜杀人一念,皆敬心积而大之也。至我仁宗抚熙洽之运,此仁之积愈深愈厚。范祖禹所谓:"爱人恤物之心,上极于天,下达于地,内则诸夏,外则夷狄,山川鬼神草木,无不及者。"盖至论也。而仁宗所以积是仁者则有由矣。毓德诸宫,不妄言笑,此一敬也;临朝端庄,具有圣度,此一敬也;朝夕奉先,未尝敢怠,此一敬也;至忱所感,以致天应,亦此一敬也。四十二年之间,始终积此敬,故四十二年之间,始终积此仁。体全而用大,非有所积,曷由登兹?越我理考,俪美仁宗。臣观御制《仁厚论》,有以见先帝积仁之大用;又尝拜观《恩无邪》《毋不敬》二铭,有以见先帝积仁之全体。四十二年之积,功深力到,恩厚泽溥。博无穷,施罔极,本一无不敬之心充积之耳。

陛下绍休圣绪,亲得心传。乃月正元旦,虑仁心仁闻隔而不通,则拳拳乎戒贪;虹流瑞旦,暴珍庖厨,实所不忍,则拳拳乎戒杀。即此一念,已足以追配三圣之仁矣。夫贤才所以辅吾仁也,召而未至,求而未获,仁几于壅;吏治所以宣吾仁也,训而未孚,戒而未革,仁几于间。牧守非不选也,而厚生之仁未溥;贡献非不却也,而益下之仁未周。发义廪,蠲田租,而吏或得以梗吾仁;豁积负,捐赋额,而下未得以沾吾仁。岂仁之用未能积而大之耶?毋亦仁之体未能积而全之也。夫仁之用不难积也,积之一日则有一日之仁,积之一岁则有一岁之仁。日复日,岁复岁,积水以成渊,积土以成山,愈浚则愈深,愈培则愈高。何患其用之不大,特患不能积其体之全耳!有一毛慢易之心,则腐此仁之体;有一毛非僻之心,则亏此仁之体;有一毛怠忽间断之心,则离此仁之体。陛下燕闲蠖濩之中,幽独得肆之地,亦尝戒谨不睹,恐惧不闻否乎?亦未尝勿贰以二,

勿参以三否乎？亦尝在宫如在庙，使民如承祭否乎？孔子告子张以为“仁必先以恭”，告樊迟以为“仁必恭敬”，至于告颜渊以天下归仁之目，必曰：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，皆主敬之谓也。是虽圣贤讲学之要，而帝王行仁之体，实不外此。臣愿陛下以先帝毋不敬之心为心，常有以积其敬；复以先帝仁厚之心为心，益有以积其仁。而仁之全体大用，上足以续艺祖、仁宗一脉相传之仁。圣问所及，特仁之余用耳，臣谨昧死上愚对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“厥初颢穹，实生兆民，孰总其群，乃作之君。孰牖其述，乃作之师。君之治之，师之教之。礼乐刑政之由生，与有天下国家者，一是以元元为命脉。凡议论所讲明，政事所设施，罔非为邦本计。夷考载籍，率与天并言之，明威视听，皆自我民，其不可轻者固如此欤！”臣有以仰见陛下念天为民而立居，体天以子民，欲其仁之如天也。神闻乾坤天地之初，屯蒙人物之初，民之初生也。草木榛榛，鹿豕狉狉，不能资之养也，必需之饮食。自其资于养也，爪刚者搏，力强者夺，小者以讼，大者以师，纷然而莫之统一。一有聪明圣智者生乎其间，则天必命之为亿兆之君师。治之而争夺息，道之而生养遂，教之而伦理明，此天下所以此而归于一人，而礼乐刑政所由生也。礼以分其分，乐以宣其情，刑以防其奸，政以齐其俗，皆所以仁之也。故天下国家以民为命脉，圣人以仁而寿斯民之命脉，一都俞吁咈之间，讲明此仁也，一纪纲法度之立，设施仁也。天佑下民，作之君师，苟不能推广一念之仁，使斯民咸囿并生之中，宁不有负于君师之初意哉！古昔圣人所以惕然加敬畏之心，而不以下民为微贱而忽之，敬天命也。粤稽载籍，言明畏必曰自民，言视听必曰自民。言天畏棐忱，必曰民情可见。言来绍上

帝,必曰畏于民碞。良以民心之所归,即天命之所佑。民碞之可畏,即天显之可惠。惟天惠民,惟辟奉天,惠民所以奉天也。惟天生民,惟聪明时乂,时乂所以奉天也。故尧不畏洪水,而畏昏垫之未安。舜不畏烈风雷雨,而畏烝民之未粒。旱非汤之畏,而栗栗之忧,惟恐涂炭之未拯。大风非成王之畏,而祇勤之心,惟恐蠢动之弗宁。惟其敬心,无日而不存,所以仁心无往而不周。而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而无或懈弛,则能积一念之仁,而无不洽浹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三圣传心之要,不越乎执中数语。斯盖万世君师之大纲领,究其指归,则曰非后何戴,非众罔守。然则一中之妙用,同所以为维持固结之道欤?道之出有原,道之传有统,前圣后圣,同一揆欤?"臣有以仰见陛下慕三圣之传心,本一道之无间,欲其仁之如古也。臣闻道之本原出天,圣人之心如天也。尧之命舜自执中,戴后非众罔与守邦,其忧之益深,其言之益切矣。盖中即仁之体,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。先儒胡宏曰:中者性之道,仁者心之道。惟仁者惟能尽性,岂有二道哉?尧得是道,故凡厘百工,熙庶绩,光四表,和万邦,无非此仁。舜得是道,故凡徽五典,穆四门,命九官,咨十二牧,无非此仁。禹得是道,故凡六府孔修,三事允治,万世永赖其功,无非此仁。圣人所以维持固结斯民之心,岂它有操制之术哉!仁之感民者无穷,而民之戴其仁者亦无穷。《书》之所谓守邦,即《易》之所谓守位也。道统之传本无绝续,世变所趋,自有淳漓,统一圣真。武帝非有志于道之君乎?外施之政,终莫掩其多欲,远辈尧舜。太宗非悦慕予道之主乎?劝行之功,卒税驾于末年。此无他,敬心不存,故人欲足以害天理而已。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,使道心不泊于人心,则能积一念之仁,而与尧舜同

符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“我国家且受天命以奄有九有,列圣代光,绍明大保,人斯无疆。肆我先皇帝,迪畏天显,怀保小民四十一年,跻敬履仁,用能延洪基绪,式克至于今日。盖其精神心术之妙,融会于六经之奥要语一书,口传面命,其示轨范者在是。朕只遹猷训,行其所知。”臣有以仰见陛下得先帝之心传,欲天下之仁遂行也。臣窃谓三代以来未有如我宋之仁,艺祖仁之原也,仁宗仁之亨也,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。青阳开动,品物发生,其元之时乎?迅扫五季衰陋之宇宙,抚摩五季疮痍之蒸黎,时则有以开运之元。朱明假大,万有长茂,其亨之时乎?培植丰苗之深根,滋衍蓼萧之厚泽,时则有以畅天运之亨。至于万宝告成,庶物就实,是利而正之时也。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,一利泽之心。孰知先帝所以充仁之体者,一正固之心乎?惟纯乎敬也。故尚贤则始终尚贤,不以不肖参之;布治则始终布治,不以贪黩累之。生欲其厚,则常存爱仁之心;下欲其益,则常持节用之心。荒政当行,田租当减,则此心无少怠;宿逋当贷,课额当省,则此心常如初。凡其所以持敬者,不特一《思无邪》《毋不敬》之铭而已。四十八箴之首,揭以敬天命,又摭六经之言天,尝编而图之曰《敬天图》。《易》之跋曰:“人君动静语默,政化云为,无一非乾。”先帝之心即乾也。《书》之跋曰:“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,如能疾敬厥德,则可以祈天永命。”先帝之心即天也。“上帝临汝,无贰尔心”,见于《诗》之跋,由此心无时不在帝左右。“忱之不可掩,忱之毋自欺”,见于《易》之跋,则此心无时不闲邪存忱。至于《周官》之法则,则不徒事文物典章之饰,《春秋》之灾异,则不徒诿列国证应之言,敬之所积如此。其至以其跻敬之心,而为

履仁之心，以其迪畏天显之心，而为怀保小民之心，仁固自敬中来也。精神心术之妙，上绍三五之传，密探六经之奥，而《要语》一书，所以口传面命于陛下者，真尧舜禹之相授受也。陛下忱能端居而念，澡心以思，玩味以绎，则知《书》之《尧典》曰钦，《易》乾曰忱，《诗》之蔽曰思无邪，《记》之首曰毋不敬，《周礼》之列名度数非繁文，《春秋》之笔削褒贬非纪事，其旨所在，盖与《敬天图跋》同一关键。臣愿陛下于此而行其所知，则敬虚文而仁皆实惠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"召故老，求实才，以尚贤也。然召能至，求未尽获，何以致信顺之助？"臣有以仰见陛下虑仁之不能偏爱，而急亲贤之务也。臣闻乌鸢之巢不毁，而后凤凰至，鸣犊之贤不见用，则仲尼临河而返，贤者之去就□□所觇也。陛下自践祚以来，弓旌四出，葑菲不遗，台衮皆在位之贤，薰荻无共器之害，□□□□可谓翕合矣。王春之始，都俞庆会。当泰道之既长，思实才之是求，涣颁一札，趣召二老，真情实意，恳切至到。而考槃在涧，生刍空谷，犹未肯□然而起。何耶？进而在列者，弗获以容其用，故退而在野者，宁甘以藏其用耶！窃怪紫囊献替，或禁闼之莫留，白简绳愆，或车轮之难止。沽激者敢于好名，则虽不沽激者，岂敢不卷舌。才高者敢于任气，则虽不任气者，岂敢不韬光。夫人才之在天下，当涵养以翼其成，不当摧沮以速其败；当取其长而弃其短，不当责其备而求其全。先帝诏曰："朕以礼义遇士大夫，以仁厚培养人才，畦积器便，区区惟恐弗逮。"其急于亲贤若此。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，笃信君子，勿有一毛厌薄之心，留意人才，每为先时培养之计，则养贤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。《易》之所谓信顺尚贤而获天人之佑助者，不在兹乎？

臣伏读圣策曰："训守牧，戒贪残以布治也。然训未必孚，戒未必革，何以新治象之观？"臣有以仰见陛下虑仁不能以自达，必饬吏以兴治也。臣闻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。舍大恶而谪小过，张纲为之埋轮不行。吏习之秽恶，盖必有所仿也。陛下申饬守令，加惠元元，字民民牧，有训有铭，固宜令百里者皆抚字其人，守千里者皆养育其人。往者王春之始，涣颁奎章，犹虑贪残之相尚，而责监司郡守不先摭实求士，将以庇匿之罪罪之。夫监司者，一路之纲，郡守者，一郡之纲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有蹇帷纠恶之风，则受财之吏自去；有悬鱼在庭之清，则献馈之丞自惭。今任按察之寄者，或乏直清之誉；居方伯之任者，鲜闻廉介之称。源则浊矣，何以责流之清？甚而荐剡则立定直，辟剡则责厚报。嫉廉者之不附己，则劾而去之，喜贪者之能奉己，则举而进之，求其不庇匿不可得也。始于小大之相尚，成于上下之相蒙。小吏之贪以锱铢，大吏之贪以钧石；小吏之贪特穿窬之智，大吏之贪乃橐囊之藏。陛下虽有仁心仁闻，谁与达哉？先帝戒贪之诏曰："监司郡守，固望奉法循理，正己帅下。今若此，复何赖焉？"其严于饬吏如此。臣愿陛下积一念之敬，劝奖大吏以为小吏之倡，禁戢大吏以为小吏之惩，则吏称民安，仁之所及者远矣。《周礼》之所谓布治于邦国都鄙，而亲万民之观听者，不在兹乎？

臣伏读圣策曰："求牧与刍当谨也。既不用姻戚，每选用贤良，宜有厚生之政，而未见田里之无愁叹。"臣有以仰见陛下谨选循吏，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。臣谓欲厚民生，当先戢吏。先王为民设官，有官则有吏。府吏胥徒，庶人之在官者，奉行文书，奔走力役而已。后世始有所谓轻黠吏，有所谓豪恶吏，有所谓深刻吏。尹赏、

王温舒之徒，犹能擒制而用之，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强也。盖居官者递迁，而为吏者长子孙；居官者懵于法，而为吏者舞文法。谬者仰史，懦者畏吏，贪者资吏，酷者任吏，吏曰可则可，吏曰否则否，据案占位，书纸惟谨，此官所以反听命于吏也。是以政则规成，狱为贷宥，虽有循良之吏，果能以身任刍牧之寄乎？陛下用谏臣之言，汰去冗吏为蠹国虑也，盖亦为蠹民虑乎？先帝御笔戒饬守臣，毋纵吏奸为平民害，正虑此也。陛下体《书》之正德厚生，而以敬心行之，则循良用而奸黜屏，田里无愁叹之声，而仁声洋溢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"竭泽而渔不忍也。既力却贡奉，且禁献羡余，宜有益下之说，而尚闻郡国之有征敛。"臣有以仰见陛下严正征敛，欲以益下之说仁斯民也。臣谓欲知益下，莫先损上。国家取民之法，纤悉不遗。昔以暴赋横敛为非，犹知赋敛之名，今直取之而已。昔以收大半赋为非，尚有其半也，今直尽之而已。府库金帛皆生民膏血，郡邑官吏鞭捶丁壮，系累老稚，铢铢寸寸以诛求之，以输于帑庾，陛下不可得而见也。南亩之民，黧面涂足，终岁勤动而不厌糠核，陛下不可得而见也。徒吏坐门，叫嚣堕哭，吾民伐桑枣鬻妻子以饱之，愁叹之声载道，陛下不可得而闻之。思复损上以益下得乎？陛下自初即位，止贡奉，却羡余，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无土木营缮之侈，无匪颁赐与之害，天下咸知陛下之俭。日积月累，固宜邦计裕而民力宽。臣来自远方，侧闻奉宸之储瓶罄，大农之积子虚，是果何为而然耶？卮不盈者漏在下，木不茂者蠹在内。韩琦论减费、浮费自宫掖始，宋祁论三冗、三费终之曰人。不率则不从，衣服醪膳无益旧规，请自乘舆始；珠玉锦绣不得浮费，请自后宫始。先帝因经筵讲《易》卦有曰："丰亨盛大之时，人主之侈心易生，不可

不戒虑此也。”陛下体《易》之损上益下，而以敬心行之，则百姓足，君孰丰不足，郡国无征敛之政，而仁政行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：“义廪之发，将以赈饥，而侵牟或不免。田租之蠲，本以宽赋，而苟取或如故。至若豁诸州之积负，捐版曹之故额，俾纾急迫之扰，深寓省费之实，而民未有慑志，势若中隔，泽不下流，历思之迄未得其说。”臣有以仰见陛下轸忧民瘼，欲无一事之不本于仁，无一夫之不被其泽也。臣窃以为义廪之发，田租之蠲，欲公其利，则臣前所言欲厚民生，莫先戢吏，其说粗可行；积负之豁，故额之捐，欲去其害，则臣前所言欲知益下，莫先损上，其说粗可用。请终言之。自去岁旱涝相仍，民已告歉，今春常寒为咎，阴雨弥旬，谷再种而不入，麦虽秀而不坚，糠核既尽，惟草根木叶是食，民不聊生甚矣。朝廷蠲租发廪，正欲民拜一饱之赐。然常平之积，平时侵牟移易，以虚相付受，至是则乘时消豁者有之矣。幸而有积，则借补欠之说，而官吏瓜分其钱者有之矣。甚而坐视流殍，不肯发廪，并缘支拨，掩其实蠹，吏则肥矣。如民何？田赋之纳，郡邑预借，或二三年，至是则文具应诏者有之矣。幸而富州大邑至预借，则以畸零当放而欺诳小民者有之矣。甚而包放重催，虚破补解，盗窃府库，欺弄簿书，吏则丰矣。如民何？此臣所谓莫先戢吏是也。诸州积负当豁则豁，仁也。上供之数或不足以供度之需，能保版曹之不划刷乎？冗费未节，而先积负之豁，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。版曹故额当损则损，仁也。破分未除，或足以贻异时之害，能保州县之不横取乎？浮费未省而先赋额之损，是不节其源而窒其流也。此臣所谓莫先损上是也。先帝御笔令诸州建平籴仓，必命监司严督守臣，使小民无艰食之患。至蠲放水旱田租，必戒守令

奉行,以实常赋,取赢于额外,敝租或见于重催,必一一申儆之。陛下倘能以敬行之,则纳己裕人,戢贪惠下,仁意充塞乎宇宙矣。

臣伏读圣策曰:"意奉宪者导之未明欤,抑习锢于玩未易递革欤?朕寅念先帝贻谋,常恐羞之,重为之惕然也。"臣有以仰见陛下叹仁道之难尽,思所以光绍先烈也。臣于陛下治生乎积,非可速成一语,愿益加圣心焉。盖积之说有二,有积习之积,有积累之积。人心久玩,吏治久屈,令之不从,惩之而不改,此积习之积。仁之蠹也。力行不息,持敬不怠,有悠久无间断,有缉熙无作辍,此积累之积。仁之基也。陛下忱能体之以心,行之以身,不以末治而自止,不以小康而自务,不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,不以小过为无伤而弗改,不以灾异为适然而有忽心,不以祥瑞为美观而有德色,一敬之积愈积而愈厚,则先帝贻谋数世之仁,又自陛下益迓续于万世矣。彼奉宪者,未明训导,为吏者未底廉平,特积习所致尔。一整饬间,气象改观,日变月化,人心之积习,岂不自圣心积累之功有以感之欤?臣窃观圣心,或者未能积其敬也。夫主一之谓敬,无适之谓一。思虑未萌,知觉不昧,则静而有以养此心。事物既接,品节不差,则动而有以养此敬。今也恐惧于旱涝常寒之警,固知敬矣。悦怿于瑞芝之观,何所积之未纯邪?齐庄于圭璧荐享之时,固知敬矣。转移于霞光迎导之际,何所积之有间耶?先帝无不敬之心,恐不如是也。臣愿陛下加积累之勤,以充此仁之体而极其全,博此仁之用而极其大,则治虽未可以速成,亦未有积而不成者也。陛下谦虚逮下,所以策臣者亦以勤矣,区区愚忠,亦已历陈熟数于前矣。

至终复策之曰:"子大夫博古通今,夙抱经济之蕴,其据经以对,毋有所隐,朕将亲览焉。"臣益见陛下好问之忱,有加无已,必期

臣子之尽言也。臣束发读书,粗知有犯无隐之义。幸逢明盛之朝,陛下诏之以毋隐,臣而有隐,是负其所学矣。辄于圣问之终,所谓习锢于玩者,条其玩之说。盖去人心之玩,自去君心之玩始。一曰人言不能玩。苏轼对策曰:"天下无事,公卿之言轻于鸿毛;天下多事,公卿之言重于泰山。"夫天下岂无可言之事,而亦有可言之阶,视之为重虽轻亦重,视之为轻虽重亦轻。重则敬心生,轻则玩心生矣。当安平无事之时,犹不可以玩心视之。今何如时哉,水旱盗贼之奏,日陈于前,《无逸》《酒诰》之书,日诵于左,露囊霜简,言言药石,月课风闻,事事箴规,非无敢言之人也。陛下虚心访问,和颜容纳,必精思谛听而审其可否,则言之善者用矣。二曰:天变不可玩。范祖禹奏疏曰:"圣人无一日而不事天,天无一日而不佑圣人。"所谓无一日而不事天,以其敬心而事之也。天无一日而不佑圣人者,以其无玩心而佑之也。事天之敬有时而间断,则天必出灾异以警其玩也必矣。人君知其然,故夙夜自儆以畏天之威,右左如在,以在以敬。天之怒犹惧获咎,而况敢逸豫乎哉!今日食于春王三朝,水灾于江浙两淮,玉烛未调而乖气致异,天心之仁爱,端可识也。陛下侧身修行,战兢自持,以我之天会乎天之天,则灾异之来可弭矣。三曰:虏情不可玩。夫夷狄之不仁也犹豺狼,而其恶鸱枭不若也。张采有言曰:鸱鸮不鸣,谓之孔鸾。见其不噬,待以犬马,斯亦过矣。今之夷狄何如哉?和好之使虽来,而骄黠之情叵测;境土之界日蹙,而溪壑之欲难盈。此正鸣噬迫人之秋也。陛下思祖宗之天下,寸尺不可以与人。鉴女真之世仇,覆辙不可以再蹈。兢兢业业,如大敌在前。兵甲相接,而罔或怠忘焉。臣见廊庙之筹策,为谋既臧,樽俎之折冲,其勇自倍。不然,日惕岁玩,遗患将深,虽有

孙吴，无所用之。此犹国家之远虑，古今之通患也。陛下于此尤加之意，而去其积玩之心，则恢复之期有日矣。夫积习之积不可有，积累之积不可无。仁心之不能积而大之者，何也？以其积敬之功未至也。敬心之不能积而全之者，何也？以其积玩之心未除也。忱能去其积玩之心而为积敬之心，勉积敬之心而为积仁之心，天下尚安有不被吾仁者哉！

臣一介草茅，不识忌讳，罄竭忱悃，冒进狂瞽，惟陛下裁赦。臣谨对。

元

元统元年(1333)癸酉科

右榜状元:同同

策问

制曰:古人有言:得天下为难,保天下为尤难。自古持盈守成之君,莫盛于三代。夏称启能敬承继禹之道,殷称贤圣之君六七作,周称成康能致刑措。夫以禹之力而惟启,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。贤圣之君之众,莫若殷,亦不过六七而已。其后惟汉之文景,而言文景之治,犹不得比之三代善继承者,何若斯之难也!我祖宗积德累世,至于太祖皇帝肇启土宇,建帝号。又七十余年,世祖皇帝始一天下,以致至元之治,厥惟艰哉!顾予冲人,赖天地祖宗之灵,绍膺嫡统,继承之重,实在朕躬,夙夜兢兢,未获其道。子大夫通今学古,其永启之所以敬承,六七君之所以称贤圣,成康之所以致刑措,其道安在?文景之所以不及三代,其故何由?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,孰先孰后?孰本孰末?何以致刑措,称贤圣,继祖宗之盛?悉心以对,毋有所隐。

对策

臣对:陛下发德音,下明诏,持盈守成之道,远稽三代,近祖宗,皆非愚臣所能及也。然先民有言:询于刍荛。臣敢不悉心以对。

臣伏读制策曰:“古人有言:得天下为难,保天下为尤难。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于三代。夏称启能敬承继禹之道,殷称贤圣之君六七作,周称成康能致刑措。夫以禹之功而惟启,以文武之德而惟成康,贤圣之君之众莫若殷,亦不过六七而已。其后惟汉之文景,而言文景之治,犹不得比之三代善继承者,何若斯之难也!”臣闻自古有天下者,创业至难,守成尤难,何也?天将有以大奉而王天下,必先使之勤劳忧苦,涉险蹈阻,功加百姓,德泽及四海,然后授之大宝,以为天下之谊主。是故人之情伪,事之得失,稼穑之艰难,前代之兴废,靡不历览而周知。盖操心常危而察理也精,虑患常深而立法也详,故能平一四海而无不致治者。守成之君兢兢业业,恪守先王之宪章,犹惧不治,况自深宫而登大位,习于宴安不复知敬畏,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便佞日亲,师保日疏,声色货利,游畋土木与夫珍禽异兽,所以惑志而溺心者,不可胜效。管仲所谓宴安鸩毒是也。苟非刚明而大有为者,讵不为其所动。其间间有足以有为之资,则其颂功德、称太平、奏丰年、献详瑞者,投间抵隙,接踵于朝廷。于是志骄气盈,穷兵黩武,以祖宗之法为不足法,好大喜功,纷更变□,至失厥位而坠厥宗者,比比又如此。是故禹、汤、文武大圣也,自累世积德而有天下至难也,以天下相传,大事□□,能继禹之功者惟有启,承文武之德者惟成康,圣贤之君之于汤殷六七而已。以圣人有天下,能继其后者止如此。况汉文景继高帝之治乎?由此言之,继世之君有能持盈守成而不废先王之道者,可谓难也已。《诗》曰:“不衍不忘,率由旧章”。《书》曰:“监乎先王成宪,其永无愆。”此之谓也。

臣伏读制策曰:“我祖宗积德累世,至于太祖皇帝肇启土宇,建帝

号。又七十余年,世祖皇帝始一天下,以致至元之治,厥惟艰哉!顾予冲人,赖天地祖宗之灵,绍膺嫡统,继承之重,实在朕躬,夙夜兢兢,未获其道。”臣惟我国家积德千万世,与天无疆。至太祖皇帝受明命,兴王基,建帝号于朔方。又七十有余岁,世祖皇帝圣德神功,方能一天下,以成至元之盛治,王业之成何其难也。如此今也继承之重,托之□□□□□□□□,臣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皇帝陛下,英姿天继,圣德日新,民情世态之熟识,险阻艰□□之备尝,历数在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心之所归。讴歌者咸曰:吾君之子也。朝觐者咸曰:吾君之子也。先帝之所顾命,慈极之所眷注,宗王之所推崇,股肱大臣之所翼戴,陛下其时邈在蛮烟瘴雨之乡,夫岂有黄屋左纛之念哉!昊天成命,默定于苍苍也久矣。推之而不可推,辞之而不可辞,飞龙在天,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圣作物睹,天下皆以至元之治,复望于今日,陛下所以汲汲有为,以副天下之望者,当如何哉?制策有谓:“夙夜兢兢,未获其道。”臣读至此,顿首称贺,有以见陛下谨持盈守成之心矣。充此心而力行之,行之不已,而求其至焉。虽禹汤文武无以过也,又岂有不获者哉!《诗》曰:“夙夜匪懈。”《书》曰:“懋哉懋哉。”此之谓也。

臣伏读制策曰:“子大夫通今学古,其求启之所以敬承,六七君之所以称贤圣,成康之所以致刑措,其道安在?文景之所以不及三代,其故何由?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,孰先孰后?孰本孰末?何以致刑措,称贤圣,继祖宗之盛?悉心以对,毋有所隐。”臣学不足以考古,识不足以通今,草茅微贱,何足以及此而切有志焉。尝闻之三代之后得天下也,以仁治天下,亦以仁子孙继之,何敢加毫末于是哉?不过存敬畏,守成实而已。昔启之继禹也,遵其道而敬承

之,左右皆禹之旧臣,相与辅之,启又能尊亲而礼任焉,故能继其道而不废。□□□□□可顾。又曰:予临兆民,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。启之所以敬承者此也。陛下以是□□□之敬承之道,无以加矣。臣闻大甲嗣汤伊□□阿衡而告戒启沃者,无非成汤日新之功,大甲能守之,继是者能行之,所以继治。《书》曰:"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"又曰:"顾諟天之明命。"贤圣之所以继作者,此也。陛下以是力行之,六七君之称贤圣不得专美于商矣。臣闻成王继文武之位,周公作礼乐行王政,成王克遵文武之德,康王又克守之,教化大行,刑措不用。《书》曰:"庶狱庶慎。"又曰:"心之忧危,若蹈虎尾,涉乎春水。"成康之所以致刑措者,此也。陛下以是而力行之,则刑措矣。臣闻治天下莫大于仁政,而仁政莫先于教养。故三代之相承也,莫不制田里,教树畜,命训迪之官任敦典之责,渐民以仁,摩民以义,节民以礼,民知礼义而不犯法,然后刑罚辅之,以正其不正者耳,无非先德教而后刑罚也。汉高帝得天下,秦俗未尽革,专刑威而弃教化,不事诗书,不尚节义,何以为子孙法?文帝继其后,其恭俭慈爱虽足以化下,然贾谊劝其兴礼乐行仁义,则辞曰未遑。景帝忠厚之风又不及文帝。文景虽曰能守成,仅能守汉之成宪耳。何敢比隆于三代乎?孔子曰:"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"由此观之,德礼本□□也,刑政末也,本宣头而末宜后也。陛下先其本后其末,德教化行礼乐兴,由之而致刑措,由之而称圣贤,由之而继祖宗之盛,在一转移间耳。臣切观祖宗所积之德,即文武之德,祖宗所成之功,即大禹之功,圣圣相承,以继□盛治,不特如殷之六七君之贤圣。陛下持盈守成,亦继志述事而已矣。承悦慈极,尊任师傅,博求贤能,修

明庶政,进教笃,退浮华,谨访问,纳规谏,以天下之耳目为之视听,以天下之心志为之思虑。万国至广也,吾为天地以容之;万民至众也,吾为日月以照之。人之所欲者安也,吾为行仁政以安之;人之所欲者富也,吾为崇节俭以富之;人之所欲者寿也,吾为隆教化兴礼让,使之趋善远罪以寿之。立经陈纪,不以小有故而沮挠;发号施令,不以小利钝而变更。次第而行之,强力以守之。念祖宗之勤劳,致王业之不易,慎终如始,必其成功。心即祖宗之心,治即祖宗之治。将见功高大禹,德并文武,日新又新,同得成汤。保天下之事备矣,持盈守成之道至矣。

臣愚慧,不足以奉大对,惟陛下裁择。臣谨对。

元统二年(1334)甲戌科

左榜状元:李齐

策问

制曰:朕闻《易》曰:君子多识前言往行,以畜其德。盖事必师古,帝王之所尚也。昔之有天下者曰皇、帝、王、霸,夫其位同,有庙社臣民同,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柄同,独其为号不同。然则曰皇、曰帝、曰王、曰霸,其名义可得而知乎?治天下者,为其事必有其功,载之简册,垂之来世,尚矣。《三坟》之书,少昊、颛顼、高辛氏之典湮灭无传,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征于今乎?唐虞以下载籍虽存,亦可以尽信而无疑乎?临乎亿兆之上,必有为治之道,始终持循,以成一代之理。皇、帝、王、霸其为道同乎?不同乎?《传》曰:为政以德。盖必行道,有得于心,然后可措诸政。皇、帝、王、霸之德,其浅

深纯杂亦可得而言乎？君心出治之原也，皇、帝、王、霸其心之微，亦可得而见乎？是皆朕之所欲闻也。子大夫修业于家殆有年矣，兹故详延于廷，以询所蕴。《书》曰：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。又曰：别求闻由，古先哲王。朕仰荷天明，承累圣之丕业，兢兢图治，其法祖宗者，固不待谋之子大夫矣。等而推之，皇、帝、王之心、之德、之道，何者可师？何者可取？其悉陈之，以副朕之虚仄。近世儒者以皇、帝、王、霸分而比之春、夏、秋、冬，然而其所以为皇、帝、王、霸者，将犹气之周流于一岁，适然而然，初无系于向之云云也乎？天道循环，繇贞而元，理之必至。苟以四时方之，则秦汉而降，固可以配皇、帝、王、霸而班之否乎？子大夫其为朕索言之，朕将有所鉴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元亨利贞，天之道也。皇、帝、王、霸，世之运也。夫世运虽有皇、帝、王、霸之不同，然而一元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者，则无时而已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龙飞之初，兢兢图治，又进臣等于廷，询以帝王之所尚，与夫皇、帝、王、霸事功之著，心术之微，且谆谆于皇、帝、王之心、之德、之道，俾臣等悉陈之。臣草茅微贱，凡圣问所及者，皆非愚臣之所能知也。臣尝读世祖皇帝中统建元之诏，有曰："法春秋之正始，体大《易》之乾元。"夫元者，天地生物之心也。天运循环，世纪为元。洪惟圣朝以元纪号，默契大《易》先天之旨，施之经世，又合邵子《皇极》之言。由一元而推之，至于十二万九千六百之数，万亿年无疆之休。臣敢不精白一心，以对扬天子之休命。臣谨俯伏以对。

臣伏读制策曰："朕闻《易》曰：君子多识前言往行，以畜其德

盖事必师古,帝王之所尚也。昔之有天下者,曰皇、帝、王、霸,夫其位同,有庙社臣民同,爵禄废置生杀予夺之柄同,独其为号不同。然则曰皇、曰帝、曰王、曰霸,其名义可得而知乎?治天下者,为其事必有其功,载之简册,垂之来世,尚矣。《三坟》之书,少昊、颛顼、高辛氏之典湮灭无传,其事功亦可考而有征于今乎?唐虞以下载籍虽存,亦可以尽信而无疑乎?"臣有以见陛下深知皇、帝、王、霸名号不同,然必求诸事功,考诸载籍,而后有以明之也。臣闻傅说之告高宗曰:"王人求多闻,时惟建事,学于古训乃有获。事不师古以克永世,匪说攸闻。"故君子所以多识前言往行者,将以畜其德,而帝王之所尚者,亦必以师古为先也。昔之有天下者,曰皇、帝、王、霸。夫皇之所以为皇者,犹天道之春生也。帝之所以为帝者,天道之夏长也。王之所以为王者,天道之秋成也。至于霸,则以力假仁而已矣。虽其庙社臣民、爵禄废置、生杀予夺之柄同,而霸者之心则与皇、帝、王不可一例而论也。其名义之所以不同者,益以道化民者谓之皇,以德教民者谓之帝,以功临民者谓之王,以力假仁者谓之霸。其事功之著,则《三坟》不可得而详矣。然而伏羲氏始画八卦,造书契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,以代结绳之政,而民始知所从。神农氏作为耒耜以教民稼穑,而民始知所本。黄帝氏定上衣下裳之制,兴宫室舟车之利,而民始有常度。此皇之所以为皇,盖以道化民者也。皇降而帝,于是少昊、颛顼、高辛氏兴焉。其官名之善,历数之精,后世继述焉。至若尧之历象日月星辰,而致庶绩咸熙之效。舜之命官资牧,而成恭己无为之治。此帝之所以为帝,盖以德教民者也。至若禹之不矜不伐,汤之克宽克仁,文王之征柔懿恭,武王之垂拱而天下治,以功临民,此王之所以为王也。

他如秦穆修圣，晋文修贤，楚庄修术，齐桓修才，邵陵之师□□矣。其实则以力而不以德，知功利而不知道义，此霸之所以为霸也。皇、帝、王之迹虽若不同，其心则一而已。由是而论，则唐虞以下，典籍所载亦可信而无疑矣。此即陛下所谓为其事必有其功，载之简册，垂之来世之意也。

臣伏读制策曰："临乎亿兆之上，必有为治之道，始终持循而成一代之理，其为道同乎？不同乎？《传》曰：为政以德，盖必行道，有得于心，然后可以措诸政。皇、帝、王、霸之德，其浅深纯杂亦可得而言乎？君心出治之原也，皇、帝、王、霸其心之微，亦可得而见乎？此皆朕之所欲闻也。"臣有以见陛下深知皇、帝、王、伯之心不同，将合皇、帝、王之治，而成一代之盛治也。臣闻有是心必有是道，有是道必有是治，治本于道，道本于心者也。盖皇、帝、王所传之道虽一，皇、帝、王为治之迹则殊。迹之殊者，时之异也。道之同者，心之一也。其始终持循以成一代之理者，初岂外于此心也哉！较之伯者，其浅深纯杂不待言而明矣。若夫心术之微，则臣请得而言之。尧之克明峻德，舜之兢兢业业，禹之不矜不伐，汤之克宽克仁，文王之纯亦不已，莫非以是心而行是政也。彼五伯之尤盛者，莫桓文若也。然而邵陵之师、城濮之战不过急功利而已耳。此所以卒不能如汤武之仁义也。孟子曰：尧舜性之也，汤武身之也，五伯假之也。此即陛下所谓为政以德，盖必行道，有得于心，然后可以措诸政之意也。

臣伏读制策曰："子大夫修业于家殆有年矣，兹故详延于廷，以询所蕴。《书》曰：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。又曰：别求闻由，古先哲王。朕仰荷天明，承累圣之丕业，兢兢图治，其法祖宗者，固不待谋

之子大夫矣。等而推之,皇、帝、王之心、之德、之道,何者可师?何者可取?其悉陈之,以副朕之虚仁。"顾臣愚贱,何足以知此哉!臣闻君天下之道,在法古以通今而已。欲法乎古,则皇帝王之心法所当讲也。欲通乎今,则世祖皇帝之成宪所当法也。夫法祖宗者,固不待谋之愚臣,臣亦不敢不为陛下言也。《书》曰: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。此即法祖宗之意也。又曰:别求闻由,古先哲王。此即取法于皇、帝、王之意也。况我世祖皇帝建国纪元之意,即天道一元生物之心乎?陛下仰荷天明,承累圣之丕业,兢兢图治,是亦帝王之用心也。臣愚以为法皇、帝、王以致治,亦惟法祖宗而已。何者?祖宗之治即皇、帝、王之治也。等而推之,皇、帝、王之心、之德、之道,臣又请得而僭言之:精一执中,建中建极,帝王之心也;钦明文恩,恭敬宽仁,帝王之德也;身修、家齐、国治而天下平,帝王之道也。有是心则有是德,有是德则有是道,其取而法之,在陛下力行何如耳。其曰:君心出治之原者,盖陛下深烛此理而后。有此言也,心法之传,在陛下矣。彼伯者之事,何足以渎圣听哉!陛下之问及此,故臣敢肤列以明世运之不齐。然而皇、帝、王之道,则亘古今而不易也。臣前所谓迹虽异而心则一者,此也。

臣伏读制策曰:"近世儒者以皇、帝、王、伯分而比之春、夏、秋、冬,然则其所以为皇、帝、王、伯者,将犹气之周流于一岁,适然而然,初无系于向之云云也乎?天道循环由贞而元,理之必至。苟以四时方之,秦汉而下固可以配皇、帝、王伯而班之否乎?子大夫其为朕索言之,朕将有所鉴。"臣闻先儒邵子于阴阳消长之理,固已默会于心矣,故其为《皇极经世书》也,以日月星辰为元会运世之本,以皇、帝、王、伯为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之体。且谓《易》该皇、

帝、王,《书》该帝、王、伯,《诗》该王、伯,《春秋》纯乎伯,譬如寒署昼夜之不齐,乃所以为齐也,初岂适然而然,无系于向之云云也乎?天道循环,由贞而元,理之必至。唐虞以下若秦者,固不足言矣。汉唐之事纵有可观,然而伯王之杂,心术之偏,君子无取焉,臣是以不敢为陛下言也。臣之拳拳者,惟曰法皇、帝、王之为治,亦惟体世祖皇帝春秋正始之言,大《易》乾元之旨而已矣。况天运为元,圣德日新,其所以基鸿业无疆之休者,又自陛下始也。愚臣谨俯伏以奉明诏,陛下策臣之□□有献焉。夫敬者,一心之主宰,万事之根柢,帝王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。《书》曰:"钦明文思。"此敬也。又曰:"惟天无亲,克敬惟亲。"亦此敬也。陛下以一心而制万化,惟天惟祖宗之寄,择不出乎一敬而已。如是而加乾健不息之功,缉熙圣学之力,则可以四三王,可以六五帝,比屋可封之俗,黎民于变之风,将复见于今日矣。猗欤!今此陛下之心,天下之福也。臣谨昧死上愚对。

明

洪武四年(1371)辛亥科

状元:吴伯宗

策问

制曰:盖闻古先帝王之观人,莫不敷奏以言,明试以功。汉之贤良,宋之制举,得人为盛。朕自临御以来,屡诏有司搜罗贤俊,然而杰特犹若罕见,故又特延子大夫于廷而亲策之,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。历代之亲策,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。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,其孰为可法欤?所谓敬天者,果惟于圜丘郊祀之际,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?抑他有其道欤?所谓勤民者,宜莫如自朝至于日昃,不遑暇食者矣。其所以不遑暇食者,果何为耶?岂勤于庶事之任耶?自昔而观,宜莫急于明伦厚俗。伦何由而可明,俗何由而可厚耶?三代而下,惟东汉之士俗,赵宋之伦理,差少疵议。果何道而致然欤?盖必有可言者矣。宜著于篇,毋泛毋略。

对策

臣谨对:臣闻古先帝王之治天下,莫不以敬天勤民为务,以明伦厚俗为急,故汲汲于求贤者,凡以为此也。钦惟陛下进臣等于廷,策臣以古先帝王之务,臣愚昧何所通晓,然叨奉大对,敢不竭心尽知,上答圣同之万一乎?谨俯伏以对。

臣伏读制策曰："盖谓古先帝王之观人，莫不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。汉之贤良、宋之制举，得人为盛。朕自临御以来，屡诏有司搜罗贤俊，然而杰特犹若罕见，故又详延士大夫于廷而亲策之，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。"而臣有以见陛下求贤之切也。臣闻言者心之声也。人藏其心不可测度，即其言之得失，而心之邪正可见。然言之匪难，而行之惟难，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矣。是以古先帝王之观人，必敷奏以言而观其蕴，明试以功而考其成，然后有以得夫贤才之实焉。三代而后，若汉、若宋，其取人之法，有贤良制举，是有得于奏言试功之遗意。故在汉之时，若董仲舒人天三策，蔚为醇儒。而宋之诸儒仿佛三代，尤为得人之盛，良以此也。钦惟陛下以神武定区宇，以文德绥太平。屡降德音，广求贤俊，而又设科目为取士之方，详延草茅之士，亲策于廷。陛下求贤之心，可谓切矣。将见必有杰特之士出而为邦家之用，而臣则不足以及此也。

伏读制策曰："历代之亲策，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。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，其孰可为法欤？所谓敬天者，果惟于圜丘祭祀之际，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？抑它有其道欤？所谓勤民者，宜必如自朝至于日昃，不遑暇食者矣。其所以不遑暇食者，宜必如自朝至于日昃，不遑暇食者矣。其所以不遑暇食者，果何为耶？岂勤于庶事之任耶？"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为君之道，而后有此言也。臣闻帝者莫盛于尧、舜，王者莫盛于禹、汤、文、武。稽之于经，若尧之钦明文思，舜之温恭允塞，兢兢业业，而戒饬于时，几同寅协恭而懋勉于政事，此唐尧、虞舜之敬天民者也。陛下能法尧、舜，而陛下即尧舜矣。敬德以先天下，祇肃以顾谌天之明命，克勤克俭而尽力乎沟洫，昧爽丕显而子惠乎困穷，此夏禹、商汤之敬天勤民者也。陛下

能法禹、汤，则陛下即禹汤矣。小心翼翼而视民如伤，敬事上帝而作民父母，此文武之敬天勤民者也。陛下能法文武，则陛下即文武矣。夫古先帝王之可为法者，孰有过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乎？

臣闻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而牧之，君所以代天理民者也。古之帝王审知乎此，故位曰天位，职曰天职，禄曰天禄，民曰天民，无一事不本于天，亦无一事不存乎敬。敦典庸礼，君之所以为教也，而必推之天序、天秩焉，是敬天之心见于施教者然也。命德讨罪，君之所以为政也，而必归之于天命、天讨焉，是敬天之心形于施政者然也。一动一静，常若有天在前；一语一默，常若有天在中。以至天工之不敢废，天职之不敢旷，何往而非敬天之事哉！若夫圜丘郊祀之际，以致其精一，是特敬天之一事，固不专在于是也。制策谓抑它有其道，可谓深达敬天之道矣。非陛下敬天之至，何以及此。

臣闻民本有饥食渴饮之欲，不能以自治，必赖君有以养之。有秉彝好德之性，不能以自遂，必赖君有以教之。君人者，兼君师之任者也。是以古之帝王审知乎此，既为之制其田里，教之树畜，使有以安其生。而设为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使民有以遂其性。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昃，不遑暇食者，凡以此而已。故曰：即康功田功。康功者安民之功，而田功者养民之功也。又曰：怀保小民。曰：惠鲜鳏寡。盖欲使天下之民，无一不得其安，无一不得其养而后已也。圣人之道一也，观文王不遑暇食，如此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心从可知矣。

臣闻人主能以一心总天下之万机，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众职。古帝王之勤民者，非事事而亲之，要在责成臣下而已。故曰：劳于

求才,逸于任贤,此之谓也。钦惟陛下奉天承运,抚临亿兆。严恭寅畏,无顷刻不在于天。宵衣旰食,无顷刻不在于民。孜孜勉勉、励精图治之心,即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心也。而制策以古先帝王之孰为可法为问,臣有以知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。臣愿陛下常存此心而不已焉,则唐虞三代之盛,岂能及哉!

臣伏读制策曰:"自昔而观,宜莫急于明伦厚俗,俗何由而可明,俗何由而可厚耶?三代而下惟东汉之士俗,赵宋之伦理,差少疵议,果何道致然欤?盖必有可言者矣,宜著于篇,毋泛毋略。"臣闻自昔帝王之为治,莫急于明人伦,厚风俗。而人伦之所明,风俗之所厚者,皆由于崇学校,以兴教化而已。盖教化行而人心正,则伦理明而风俗厚,此必然之理也。唐虞三代无以议为矣。若东汉之士俗,赵宋之伦理,卓然于三代之后,岂无其道而致然哉!臣闻汉光武初定天下,首访求山林遗逸之士。明帝尊师重傅,临雍拜老,宗戚子弟,无不受学。是以养成一代人心风俗,皆知崇尚节义,耻于奔竞。此汉之士俗所以为美者,以有其教化也。臣闻宋太祖即位之后偃息兵革,崇尚文治,虽疆宇之广不及汉唐,而教化之美几及三代。当时人君无不学,而所用无非儒,是以天下翕然以道学为事。又有濂洛诸儒,出而接夫道统之传,以为学者之宗,斯宋之伦理所以为美者,亦以其有教化也。方今上自皇都,下逮府州若县,亦既莫不有学,而陛下又躬行于上,日召儒臣讲求治道,固已论之精而行之当矣。制策以伦何由而可明,俗何由而可厚为问,臣以谓明伦、厚俗,惟在于崇学校以兴教化也。臣愿陛下益重教官之选,严守令之责,使居学校者果能如胡安定之教于苏湖,居府县者果能为文翁之化于蜀郡,则人伦不患其不明,上俗不患其不厚,而

唐虞三代之治,无以异矣。又岂汉、宋之可拟伦也哉!

臣愚不足以奉人对,谨竭其一得之愚,惟陛下裁择。臣谨对。

永乐十年(1412)壬辰科

状元:马铎

策问

制曰:朕奉承宗社,统御海宇,夙夜祗畏,弗遑底宁,以图至治,于兹十年,未臻其效。虑化未浃矣,谨之以庠序之教;虑养未充矣,先之以足食之政;虑刑未清矣,详之以五覆之奏。求才备荐举之科,考课严黜陟之令。然而厉俗而俗益偷,革弊而弊不寝。若是而欲跻世泰和,果何行而可?六经著帝王为治之迹,《易》以道阴阳,专名数者,或流而为灾异;尚理致者,或沦而为清谈。《书》以道政事,语知行则何以示其端,论经世则何以尽其要?《诗》以道志也,何以陈之于劝惩黜陟之典?《春秋》以道名分也,何以用之于闭阳纵阴之说?《礼》以道行,而《乐》以道和也,何以道同六经而用独为急?夫道本一原而治有全体,推明六艺,讲议异同,行则美矣,何以一归于杂?雅歌击磬,执经问难,志则勤矣,何以未复乎古?讨论文籍,考定五经,可谓劳矣,未足以致大治。更日侍读,质问疑义,可谓伟矣,仅足以成小康。夫五星集奎,文运斯振,儒道光阐,圣经复明,较之往迹,何胜何负?盖为治之道,宽猛相济,各适其宜。太宗宽厚长者,务崇德化,政足尚矣,而言者谓不若中宗之严明。显宗法令分明,幽隐必达,严足尚矣,而言者谓不若肃宗之长者。论治若此,其将孰从?夫博问经学之士,有以应变。子诸生蕴之有

素,其于为治之要,时措之宜,悉心以陈,毋徒泛泛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治本于道,道载诸经。圣人出而三代之治为可复,真儒出而六经之道为大明。经以载道,固必待人而后明;道以出治,尤必待人而后行也。

洪惟皇帝陛下尊履大宝,绍承鸿基,明照八表,知周万务,心存乎帝王之心,治绍乎帝王之治,尚虑阙漏,下询刍尧,此好问而好察迩言之意,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。然化已浃矣,选任师儒严督课业,简绌以惩庸,励进以劝善,而庠序之教唯谨。养已充矣,省其征徭,薄其税敛,禁一民之不得妄差,禁一毫之不得妄取。而足食之政尤先慎罚,而致三覆五覆之详,尚思夫罚罪之非当。用贤而惇荐举考之典,尚思夫任职之未宜。是盖陛下明经术之正,识帝王之大,不安小成,必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也。夫厉俗未底乎时雍,不害为俗之益偷。革弊未至乎于变,不害为弊之不寝。臣愚有以知陛下泰和之世可跻,唐虞三代之治可致。其厉俗革弊有不在政令之未耳。何则?陛下任奉承之重,统御宇之大,夙夜祗惧,而存心于不已,道本于一原,治具乎全体。若稽经籍而垂至治于无穷,六经之道固已蕴诸圣心矣。其视诸经传授之是非,历代为治之得失,昭昭而白黑分矣,奚以臣言。虽然,圣问所及,敢不罄竭臣愚,条悉以对。

夫自六经删述于孔氏,帝王之道由是而大明;自六经附会于汉儒,帝王之治由是而难复。《易》以道阴阳,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道无所不该。自田何传至于焦、房,专尚名数,流而为灾异。自费直传至于辅嗣,专尚理致,沦而为清谈。于是理数分而易道微矣。《书》

以道政事，而典谟、训诰、誓命之辞无不具焉。语知行则惟精惟一，所以示其端。论经世则洪范皇极，所以尽其要。自大、小夏侯之说殊，而书之义踳矣。《诗》所以道志也，先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。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美之而民知所劝；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，刺之则民知所惩。以是巡行诸侯之境土，而黜陟行焉。自齐鲁毛韩之异尚，而《诗》之义隐矣。《春秋》所以道名分也，董仲舒大一统之论正谊明道、贵王贱伯之义，其得于《春秋》也大矣。而乃用于灾异之变，推阴阳所以错行，故有闭阳继阴之说，而《春秋》之义乖矣。《周礼》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，此礼以道行也。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，此乐以道和也。礼有三千三百之仪，而一主乎敬；乐有五声十二律，而一本于和。制度品节之详而有所持循，情文节奏之备而有所感发。致礼以治躬，则齐庄中正，非僻之心无自而入；致乐以治心，则易直子谅，鄙诈之念无自而生。用之于邦国而邦国治，达之于天下而天下平，此六经之道同归，礼乐之用为急，而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之蕴，必于《礼》《乐》以著其用焉。然欧阳修所谓三代而下，治出于二，而礼乐为虚名，则班《志》所谓礼乐之用为急，亦未见于实用也

然六经之道未极一原，尚何三代全体之治为可复乎？此汉之武帝推明六艺罢黜百家，孝宣章帝之石渠白虎讲议异同，行则美矣，而卒莫能循乎王道之正，而终归于霸道之杂。由乎六经之道，昧于一原，宜其治有所未纯焉。光武亲幸太学，诸生雅歌击磬。明帝临雍拜老，诸儒执经问难。其志虽曰勤矣，而未克以复乎古，不能四三王而六五帝，盖徒尚夫仪文之末，而未究夫圣道之本也。若唐太宗讨论文籍至于夜分，诏颜师古考定五经，求治之心可谓劳

矣。然而仅能致斗米三钱,外户不闭之效,而未足以为大治。玄宗更日侍读,质问疑义,怀素、无量常侍更直,好治之心亦可谓伟矣。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,惜其后不克终,以致祸乱,是皆亦由乎六经之道昧于一原,宜其治有所未至焉。迨夫五星聚奎,宋德隆盛,文运斯振,周、张二程光阐儒道于前,杨、罗、李、朱复明圣经于后,较之往迹大有径庭矣。儒道既阐,圣经复明,则治道胜负较之于前,不待论说而明矣。

夫天下之大经,仁义中正而已。仁以育万民,义以正万民,二者并行而不相悖。宽而不流于姑息,有猛者存;猛而不偏于苛察,有宽者在。严而泰,和而节,此理之自然,治道之全体也。汉文帝恭俭玄默,赐不朝以几杖,遗受赂以金钱,造露室惜十家之产,可谓宽厚长者,务崇德化,政足尚矣。然与匈奴疏绝,毅然讲武,盖未尝不猛焉。宣帝综核名实,励精图治,流而至于苛刻,汉室忠厚之风几乎荡尽。明帝法度分明,幽枉必达,严足尚矣,而过于察察。章帝宽厚长者,而流于姑息,东京之政由是而衰矣。亦其学术不明,不能损过就中,而归于圣贤大学之道也。向若汉之文帝从贾谊而兴礼乐,武帝从董仲舒而明教化,则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,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,正百官以正万民,万民正而远近莫不一于正,则道之一原可知,治之全体可识,其治岂止于汉而已。迨夫宋之诸君能用诸儒,则经术之明见于治效,岂独载诸传、注而止哉!虽然,天运循环,无往不复。承大一统文明之运,表章六经圣人之道,比隆于唐虞三代,正有待于今日圣天子居天位,行天道,而著治效于无穷也。

臣愚生浅学,叨奉大问于廷,获闻道本一原,治有全体,不胜踊

跃,庆唐虞三代之治复见于今日,宁不顿首为天下贺?非但为天下贺,当为万世贺。抑臣闻之,为治之要,《大学》一书,治天下之格律也。时楷之宜,《中庸》一书,圣学传心之要法也。此皆陛下身体而力行之者也,故能致笃恭而天下平之效。臣愚,学不能以博古,才不足以应变,伏愿陛下始终此心,始终此治,可以四三王六五帝,岂但跨越汉唐宋而已哉!

臣不揆浅陋,以此上尘圣览,干冒天威,岂胜战栗。臣谨对。

正统十年(1445)乙丑科

状元:商辂

策问

制曰: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,必选任贤才以敷政化,安中国而抚四夷,其见诸载籍,靡不足为后世法也。下迨汉唐宋,贤明之君亦皆锐意于斯,而其人才治效,有可以比隆于古欤?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,统一华夷,德威所被,罔不臣服。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宝,制治保邦,光前裕后,列圣相承,咸隆继述。是以群贤汇进,教化旁洽,海内乂宁,夷狄宾服,功德之盛,吻合古昔而无间矣。朕缵承鸿业,倾惟祖宗之彝宪是训是行,屡诏中外简拔贤才,亦既得人为用矣。诚欲九德咸事,野无遗贤,举错之法尚有可行者乎?申敕诸司,修明治理,亦既建立事功矣。诚欲百工惟时,庶绩咸熙,督劝之典尚有可举者乎?内而中国生齿之繁,因其性而教养之矣。诚欲使皆阜厚化成,同归于至治,尚何所加乎?外而蛮貊近悦远来,因其俗而怀抚之矣。诚欲使皆讲信修睦,相安于永久,尚何所

施乎？夫治道有本，而推行有序，不法诸古无以施于今，泥于古而不通于今，亦不以为治。诸生明于道义，必讲之有素。悉著于篇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图治莫急于用贤，用贤莫先于修身。非修身固无以为取人之本，非用贤又无以为图治之要。故《中庸》之书曰："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。"人君诚能修身以为用贤之本，用贤以为图治之要，则知至、意诚、心正、身修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以之亮天工而熙庶绩，安中国而抚四夷，何往而不得其效哉！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，文武神圣，存二帝三王之心，绍祖宗列圣之统，日御经筵，讲求至道，早晚视朝，裁决万几。好贤之诚，无间于话言；图治之切，常存于宵旰。乃进臣等于廷，降赐清问，拳拳欲闻古今用贤致理之方，所谓智周万务而不弃于一得之愚，明照四方而必察于刍荛之贱是也。陛下是心，与古帝王兢兢业业不自满假，用人惟已望道未见之心，何以异哉！臣虽愚昧，敢不精白一心，以对明命之万一乎！

臣惟致治有要，用贤是也；用贤有本，修身是也。若昔唐虞三代之世，百姓昭明，万邦协和，而黎民有于变之风；百工惟时，庶绩咸熙，而万邦有咸宁之效。二帝致治之隆如此者，实本于其登庸元恺，不废困穷之功也。府事修和，文命四敷。在商邑用协于厥邑，在四方用丕式见德，以至万民咸和，丕单称德。三王致治之盛如此者，亦本于其吁俊尊帝，克知克用之力也。当是之时，若皋夔，若稷契，若伊周，各以圣贤之资，居辅弼之任，或陈九德而谐八音，或播百谷而敷五教。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，成绩足以笃烈考之光。多士济济，布列庶位，又岂无所自而然哉！盖由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

之君,或克明俊德而重华协帝,或祗台德先而圣敬日跻,或缉熙敬止而无兢惟烈,一皆本诸行者无不诚,见诸行者有其实。所谓为政取人之方著于载籍,足以垂法于后世者,何莫不自圣人修身中来耶?继此而称善治者,莫汉唐宋若也。其间贤明之君,未始不以用人为致治之本。观其孝廉之有选,贤良之有科,或以明经进,或以进士举。若汉贾谊之劝兴礼乐,董仲舒之明于王道,当时海内富庶,戎狄宾服,其治效固有可称者矣。唐韩愈之排斥佛老,陆贽之论谏仁义,当时中国久安,四夷宾贡,其治效亦有可观者焉。以至宋之韩、范、富、欧有以辅盛治于前,周、程、张、朱足以继绝学于后,中国致文明之盛,夷狄怀景仰之心,其人才治效虽不能比迹唐虞三代,亦非汉唐所可及也。虽然,汉唐宋之君其用贤图治之意固云美矣,而取人以身之道,则概乎未有闻焉。或诗书之安事,或礼乐之未遑,或闺门失德而治杂于夷,或任用不专而小人迭进。外有尊贤之名,内无用贤之实。此汉唐宋所以止于汉唐宋,而不能俪美于唐虞三代者,亦以修身之道有未至也。

洪惟圣朝太祖、太宗,以武功定天下,以文德致太平,德泽敷施,声教远被,薄海内外,莫不尊亲,际天极地,靡不臣服。列圣相承,光启文治,隆继述之道,尽任用之方。是以群贤向用,君子满朝。礼乐兴而风俗美,教化洽而治道隆。斯民阜厚而化成,夷狄倾心而内附。圣德神功,盖吻合乎二帝三王之盛,而汉唐宋之君,风斯下矣。肆惟皇上缵承鸿业,远稽帝王之道,近守祖宗之法,孜孜以图治为心,拳拳以求贤为念。其得人致治之盛,固已超轶乎古矣。而尤虑举错之法未尽行,督劝之典未尽举。内而教养未备,外而抚绥未至。欲探其本,而推行之以序。臣愚以为是数者,皆陛下

之所已行，行之而既效者也。然犹欲求其本，岂有外于陛下之修身乎？陛下屡诏中外，简拔贤才，其举错之法至矣，而犹欲求可行之法。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举错之本。贤者必进，不肖者必退。如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，则九德咸事，野无遗贤之效，不难至矣。陛下申敕诸司，修明治理，其督劝之典备矣，而犹欲求可举之典。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督劝之原，劝者必赏，而怠惰者必罚，如《虞书》所谓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，则百工惟时，庶绩咸熙之效，有可必矣。陛下既谨修身以为取人之本，将见人才之出，彬彬乎盛。所以阜厚化成乎天下者，此也；所以讲信修睦于夷狄者，亦此也。陛下尝轻徭薄赋以立民命，建学立师以复民性矣。使凡任教养之责者咸以利用，厚生教训，正俗为心，则人得以仰事俯育，而有尊君亲上之心。生齿虽繁，有不同归于至治乎？陛下尝柔远能迩，以怀弗庭，厚往薄来，以抚宾服矣。使凡典戎狄之职者，咸能论之以祸福，示之以恩信，去者不追，至者不拒，训兵练士，保境安民，则人畏威怀德，修贡称藩，四夷虽远，有不相安于永久乎？

夫为治之本，在于用人；用人之本，又在修身。必先其本，而后其末。故《论语》曰："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"《大学》曰："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"《中庸》曰："知所以修身，则知所以治人。"治天下国家皆此意也。虽然，修自固为用人之本，而欲用人致治，尤不可以不法诸古。盖古者，前代之法，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存，仁义道德之所寓也。傅说告高宗曰："事不师古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。"使泥于古而或不通于今，则为徒法不能以自行矣。又必益之损之，与时宜之，《中庸》所谓"时措之宜"是也。

陛下之策臣者，臣既略陈之矣，而于篇终窃有献焉。臣惟始勤

终怠者，众人之常情，慎终如始者，圣人之要道。是故天地有常运而后岁功成，帝王有常德而后治功著。陛下德配天地，明同日月，诚又加夫不息之诚，有常之念，终始惟一，宵旰无间，则以之修身任贤，以之安民致治，远足以追配二帝三王之道，近足以光昭祖宗四圣之业。上而致天地位，下而致万物育，而绵历数于无疆者，夫岂有越于此哉！臣干冒天威，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正统十三年(1448)戊辰科

状元：彭时

策问

制曰：自昔君天下之道莫要于内治之政修，外攘之功举。斯二者，圣人所以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域也。夫修内治之政，必先于爵赏刑罚，而举外攘之功，必本于选将练兵。且爵所以待有功，必待有功而后爵，则天下有遗善；刑所以待有罪，必待有罪而后刑，则天下有遗恶。古先圣王无遗善无遗恶，必有不待有功而爵，有罪而刑者矣，其事安在？兹欲人人皆迁于善，不待爵赏而自劝，皆远于罪，不待刑罚而自惩，其道何由？凡兵之所统者，将；将之所用者，卒；卒之所仰者，食；而战则资于马。曰将、曰卒、曰食、曰马四者，外攘所不可阙一也。昔之君子以谓将其卒，则选其卒之良；戍其地，则用其地之人；战其野，则食其野之粟；守其国，则乘其国之马，庶几可以百战无殆。不然则一郡用兵，而取给百郡，非善策也。夫众至千万必有一杰，然智愚混淆，同类忌蔽，何以能知其杰而拔置军旅之上欤？一方之人，有戍有农，然戍非土著，农不知武，何以能作其

勇而驱列御卫之间欤？田有肥瘠，岁有丰歉，何以能致其粒，而积贮仓廪欤？土地气候，产牧各殊，何以能致其息，而充溢边鄙欤？朕祗承祖宗大统，拳拳以经国子民为心，而于安内攘外尤加意焉。子诸生学古通今而来，必深于其道矣。其具以对，无骋浮夸，务陈切实，朕将采而用之。

对策

臣闻：天下以一人为主，人君以一心为主。善心者，万化之原，万事之本也。大哉，人君之一心乎！本诸心以安内，则内治之政修；本诸心以攘外，则外攘之功举。尚何患乎赏善罚恶之不得其当，选将练兵之不协其宜，而斯世之不跻于雍熙泰和之域也哉！《大学》以是心为家国天下之本，董仲舒以是心为朝廷四方之则，其以此欤？

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，备圣神文武之德，诞膺骏命，嗣守鸿图，临御以来，拳拳以经国子民为心，先之以励精，加之以恭俭，其于安内攘外之道，已无不尽，而见诸治效者，亦已盛矣。而犹不自满足，乃进臣等于廷，降赐清问，首举爵赏、刑罚，次及选将、练兵之事，而责臣以切实之言。臣愚有以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也。可以为尧舜，可以为禹汤、文武，可以隆太平之业于万亿年而愈盛矣。顾臣浅陋，何足以奉大对，然罄一得之愚，亦臣区区之素愿也，敢不俯竭刍荛以少裨于万一？

臣窃惟天生圣人，而付以君道之重，圣人奉天，而主宰天下之大，内而中国仰之以治，外而四裔赖之以安，则夫修内治之政，举外攘之功，夫岂可以一日而或废哉！然求其要，不越乎爵赏、刑罚、选将、练兵之四者耳。夫爵固所以待有功，功者，善之著于事也。若

必待有功而后爵，则天下之善未著于事者，必至于见弃，何以使之皆知所劝而建功乎？刑固所以待有罪，罪者，恶之形于行也。若必待有罪而后刑，则天下之恶未形于行者，必至于苟免，何以使之皆知所惩而远罪乎？斯二者诚如圣问之所谕也，臣复奚言？

臣尝窃观唐虞三代之时，其赏善也，有三德而日宣者为大夫，有六德而日严者为诸侯。或俊乂之旁招，或宅俊之克用，与夫贤能之宾兴，俊造之升进，凡此皆不待有功而后爵者也。其罚恶也，象刑以弼五教，制刑以教祇德，或畔宫离次之必诛，或羞刑暴德之必罚，与夫左道乱政者，戮之而不赦，悖礼疑众者，杀之而不宥，凡此皆不待有罪而后刑者也。然亦岂徒事乎爵赏、刑罚而无其本哉？盖一本诸心而已矣。观夫尧之兢兢，舜之业业，而懋敬于命德讨罪之政者，其心为何如？禹之孳孳，汤之栗栗，文王之翼翼小心，武王之无作好恶，而克谨于彰善惮恶之事者，其心为何若？肆赏罚之有道，劝惩之有本，而下无遗善、遗恶者，以此也。兹欲人皆迁于善，不待爵赏而自劝，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赏善之心，使赏不徒赏，赏一人而千万人知劝，则我朝赏善之典，与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赏善者，同一揆矣。何忧乎天下人之不皆迁于善哉！兹欲人皆远于罪，不待刑罚而自惩，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罚恶之心，使罚不徒罚，罚一人而千万人知惩，则我朝罚恶之政，与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罚恶者同一辙矣。何忧乎大下人之不皆远于罪哉！如是则善者列爵而登庸，恶者率德而改行，礼义廉耻之行兴，诡诈偷薄之风息，百官有济济之容，黎民有皞皞之俗，而雍熙泰和之治而跻矣。

若夫兵之所统者将，将非其人，则国无所倚以为安；将之所驭者卒，卒有不练，则将无所恃以取胜。而况卒之强弱由于食，战之

胜负系乎马。是则曰将、曰卒、曰食、曰马，四者皆外攘急务，而不可有一之或阙焉者。而陛下讦谟远猷，已断自宸衷矣。臣奚以多言为？昔之善用兵者，以为将其卒则选其卒之良，盖卒不良，则有不闲弓马之患；戍其地则用其地之人，盖非其地，则有不习水土之虞；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，庶可以省转输之劳；守其国则乘其国之产，庶可以免调发之扰。如是则虽百战而无殆矣。不然，则一郡用兵而取给百郡，不惟无以卫民之生，而且有以疲民之力，诚非策之善者。唐虞三代之时，其选将也，舜惟谆谆于敷文德之伯禹，文王惟汲汲于著鹰扬之吕望，经营四方有若召虎，克壮其猷有若方叔者焉。其练卒也，成周之制，春夏有振旅芟舍之教，秋冬有治兵大阅之习。井田之中，卒伍以具，耒耜之暇，干戈以举，其兵食则登三余一之有其备。其马政，则天闲延厩之有其制。要其本，何莫非帝王一心之运用哉！夫众至千万必有一杰，良将之才未尝无也，必欲知其杰而用之。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选将之心，而又精神以感召之，气类以招徕之。投之辽辏繁剧之地，以观其智，置之艰难险阻之中，以观其才，则虽伯禹、吕望、方叔、召虎之流，世不易德，而凡才智出众之士，必皆拔置于军旅之上矣。何忧乎智愚之混淆、同类之忌蔽哉！一方之人有兵有农，是盖兵农歧而二也，必欲作其勇而用之。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练卒之心，而又择将帅统之，宽杂征以恤之，使三时务农以备衣食，一时讲武以闲步伍，尤于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之时，益严夫简阅练习之事，则可驱列于御卫之间矣。何忧乎戍非土著而农不知武哉！至若田有肥瘠之不同，岁有丰歉之或异，而兵食始有不足之虞。臣愿陛下体唐虞三代之心，以足食为念，而又择人以督耕屯，使绳其兼并，课其勤惰，则可致其粒，而积

贮于仓禀者，陈陈相因矣。虽古之万亿及秭与夫贮积于豳，粮峙于申者，何以加焉。土地气候之不齐，监牧畜养之不力，而马政始有不蕃之弊。臣愿陛下法唐虞三代之心，以息马为重，而又择人以掌监牧，使之时其刍秣，谨其孕字，则可致其息，而克溢于边鄙者，翩翩成群矣。虽古之天闲十二，与夫思马斯藏，骍牝三千者，何以过焉。诚如是，则将皆智勇而无不良，卒皆果敢而无不精，食皆克裕而无不给，马皆孳息而无不蕃。由是而举外攘之功，有不战，战必胜矣，有不攻，攻必克矣，有不守，守必固矣。将拭目乎四裔畏慕，稽首称藩，边徼无烟尘之警，人民有耕凿之安，而雍熙泰和之治，於铄哉！于今为烈矣。此修内治之政，而与外攘之功，所为不可一日而或废者，此也。

洪惟我国家圣圣相承，丕图治理，太祖高皇帝奉天命而肇造邦家，太宗文皇帝顺人心而肃清海宇，其内治外攘之道，垂裕后圣而无穷。仁宗昭皇帝溥惠泽以福苍生，宣宗章皇帝奋德威以安裔夏，其内治外攘之道，仰绍前烈而有光。陛下缵承大统，丕阐洪猷，而于内治外攘之要，盖已知之审而行之至矣。今又以策臣等而必以尤加意为言，臣愚又有以知陛下留心于此，此即大禹不息满假，文王望道未见之盛心也。

陛下之策臣者，臣既已略陈之，而于终篇窃有献焉。夫人主一心，与天地同其量，与日月同其明。天地惟不息，故覆载而无外；日月惟不息，故照临而不已。臣愿陛下体天地日月之不息，宏覆载照临之大德，执此之政，坚如金石，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时，则宗社民生之福，必由此而愈盛；冠带春秋之伦，必由此而咸服；三光六气必由此而顺行；五岳四读必由此而奠位；动植之物、风雨霜露之所沾被

者,必由此而蕃庶;麟凤龟龙,膏露醴泉与凡体徽嘉瑞者,必由此而毕至。将见四方万国莫不遵道遵路,来享来王,以为尧舜之圣复见于今日,禹汤文武不得专美于前古,陛下亿万年之洪福,与天地相为悠久矣。臣学不足以知古,才不足以通今,刍荛之言,上渎天聪,伏惟陛下俯垂睿览,则国家幸甚,天下幸甚。臣谨对。

天顺元年(1457)丁丑科

状元:黎淳

策问

制曰:朕惟帝王治天下,必以求贤安民为首务,盖古今之所同也。然古之士进以礼,退以义,为上为德,为下为民。今何其立功之志弱,而利禄之心胜;奔竞之风未息,而廉介之节少著,其失何由?古之民有恒产,有恒心,家给人足,比屋可封。今何其务本者少,而逐末者多,偷薄之习浸长,而礼让之俗未兴,其弊安在?朕自复位以来,图惟治理,夙夜靡宁,求贤必欲得真才,安民必欲获实效,将使士正其习,民淳其风,庶几唐虞三代之盛,必有其道。子大夫其援经据史,酌古准今,明以条陈,毋曲所学,毋卑所志,务求切至之论,朕将择而行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治天下,在乎求贤安民而已。求贤安民,在乎智仁兼尽而已。盖求贤者,智之事;安民者,仁之事。非智不足以求贤,非仁不足以安民。智以求贤则迪知忱恂,而真才无不得;仁以安民则博施济众,而实效无不臻。真才既得,士习由是而正;

实效既臻,民风由是而淳。尧舜所以帝天下而陶民熙皞者,此也;禹汤文武所以王天下而措世隆平者,亦此也。故《书》曰:"在知人,在安民。"又曰:"知人则哲,能官人、安民则惠,黎民怀之。"其是之谓欤?

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,全刚健中正之德,曩者嗣大历服已历十有五年。日御经筵,讲求治理,声色货利无所通殖,宫室苑囿无所增广,惠泽覃被于八荒,声教洋溢于四海者久矣。兹乃应天顺人,复登宝位,诞膺新命,光复旧物。言动不违乎祖训,举措允合乎天心。所谓多难兴邦,而殷忧启圣者也。是以伦纪粲乎其肇修,风俗蔼乎其丕变。而功业文章,巍然焕然,已驯致乎唐虞三代之隆矣。然犹体道谦冲,不自满足,特进臣等于廷,降赐清问。首以求贤安民为务,期在士正其习,民淳其风,且拳拳欲求切至之论。臣愚有以知陛下此心,即舜之好问好察、禹之闻善则拜、文王望道如未见之心也。其所以复大一统文明之治,绵千万载太平之业,端在此矣。顾臣愚陋,无所知识,然明命下临,敢不精白一心,以对扬于万一乎!

臣惟天生斯民不能自治,而必作之君。君抚斯民不能独理,而必资乎臣。故人君之为治,不必务乎至高难知,惟在求贤而已;不必务乎至远难行,惟在安民而已。昔者唐虞三代之求贤也,若时若采之登庸,三德六德之咸事。肱股耳目,皆有所托;贤德忠良,举无所蔽。或三宅三俊之克即,或乂德容德之继用。其得贤之盛如此,岂无自而然哉!盖由智之极其明耳。若尧之畴咨明扬本于钦明,舜之翕受敷施本于浚哲,禹则明明于万邦,汤则经德而秉哲,文武则聪明齐圣,克知灼见,谓非智之极其明乎!夫惟智之极其明,如

鉴之空，而妍丑自辨，如衡之平，而轻重自分，贤否不得以混淆矣。然上之人既明于知人，而贤者乃得行其志。是故其进也以礼，不枉道以干禄，不炫玉而求售，盖主乎辞逊，而不轻于进也。其退也以义，或见几而必作，或不合而即去，盖主乎断制，而不难于退也。所以士之用于当世者，必为上为德，而使君为尧舜之君；为下为民，而使民为尧舜之民。又岂不行其道，而尸位素食哉！所谓求贤而得真才者以此。至若唐虞三代之安民也，黎民有于变之休，万国有咸宁之教。平治水土而烝民乃粒，辑宁邦家而兆民允殖。有夏为之修和，四海为之永清，其安民之功如此，又岂无自而然哉！盖由仁之极其爱耳。若尧之协和万邦，本于其仁如天，舜四方风动，本于其德好生，禹则德惟善政，汤则克宽克仁，文武则怀保小民，宠绥四方。谓非仁之极其爱，万物一体，而惠泽为之溥施，天下一家，而教化为之大行，远近咸归其极矣。然上之人既笃于爱民，而下民乃得遂其生。是故民有恒产，必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而游手游食者无有也。民有恒心，必孝、弟、忠、信之是修，放辟邪侈之不作，而败礼、乱常者无有也。所以民之生于其时者，家给人足，而欢然于仰事俯育之余；比屋可封，而蔚然于礼乐教化之内。又岂衣食是忧而五品之不逊哉！所谓安民而获实效者以此。夫二帝三王智以求贤，仁以安民，而得其真才实效，于是之极盛矣。自时厥后，若汉唐宋之英君，虽或知以求贤安民为务，而于智仁不能兼尽，是以真才未必得，实效未必臻。回视唐虞三代之治，迢遥其不可及也。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命以创鸿业，太宗文皇帝顺人心而靖邦家，其求贤安民之道，远绍帝王而有光。仁宗昭皇帝敷大惠以宁

四海，宣宗章皇帝明俊德以绥万方，其求贤安民之道，近述祖宗而无间。夫何承平日久，趋向渐乖，士习或流于贪纵，民风或至于浇漓。朝廷虽急于求贤，然为士者立功之志弱，而利禄之心胜，奔竞之风未息，而廉介之节少著。岂所谓求贤者徒徇虚名，而未得真才之故欤？使得真才而用之，尚何有是失哉！朝廷虽急于安民，然斯民务本者少，而逐末者多，偷薄之习浸长，而礼让之俗未兴。岂所谓安民者徒事虚文，而未臻实效之故欤？使臻实效而验之，尚奚有是弊哉！仰惟陛下复位以来，图惟治理，夙兴夜寐，汲汲于求贤；宵衣旰食，切切于安民。然求贤必欲得真才，而安民必欲获实效。将使士正其习，民淳其风，庶几唐虞三代之盛，必有其道者。臣愚以为在陛下智仁兼尽而已。臣伏睹陛下详经制以网罗天下之贤，或由科目举，或由胄监选，或以贤良方正荐，或以怀材抱德征，此陛下求贤如渴之心也。奈何人藏其心不可测度，直者似讦，而刚者似傲，佞者似忠，而诈者似信，所谓珉中玉表而凤鸣鸷翰者也。况秉铨衡者未尽其公，司考课者或乖乎正，回邪谄媚之徒得跻于显融，而刚方廉洁之士或困于诋毁。真才何由而得乎？陛下求贤果欲得真才，必本乎此心之智，洞察其贤否，灼见其虚实，励精选举之方，申严考课之法，登崇俊良，简任忠直。置之庙堂之上，布之藩臬之中，言行足以表率乎群僚，政事足以抚绥乎黎庶。譬之木焉，本端而末自直；譬之水焉，源澄而流自清。将见今之士进必以礼，而不蹈希世取宠之非；退必以义，而咸知固位贪权之耻。急于行道济时，而奋立功之志；力于输忠效劳，而忘利禄之心。以恬静为尚，而奔竞之风自息；以贪墨为戒，而廉介之节自著。即《书》所谓“允迪厥德，谟明弼谐”，《诗》所谓“济济多士，秉文之德”者也。尚何士

习之不正哉？

臣伏睹陛下颁明诏以轸念元元之苦，或蠲租税以宽之，或发帑藏以济之，或中节俭之制，或开减省之条。此陛下视民如伤之心也。奈何民生多欲，因物有迁。夏暑雨而阻食，冬祁寒而阻衣。孤独鳏寡颠连而无告，饥馑流移濒死而难存。宜乎礼义不兴而奸宄未止也。况司民牧者乏抚字之勤，职风化者乖明伦之教。词讼日繁，而刑清之颂不作；田野就荒，而击壤之歌未闻。实效何由而获乎？陛下安民果欲获实效，必本乎此心之仁，如疾痛之切于一体，如气脉之贯于四肢，儆戒其劳来之职，严督其劝课之责。所欲与聚，所恶勿施。置之于衽席之安，措之于富寿之域。比闾族党有义以相保，亲疏尊卑有礼以相接。譬之网焉，纲举而目自张；譬之衣焉，领挈而裘自顺。将见今之民产必有恒，不游惰而弃业；心必有恒，不妄作而陷刑。知农事不可缓也，咸耕凿以务其本；知商贩为可贱也，不市利以逐其末。乡闾有塾，则考德问业，而偷薄之习自止；里社有约，则好善恶恶，而礼让之俗自兴。即《诗》所谓"群黎百姓，遍为尔德"，《易》所谓"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"者也。尚何民风之不淳哉？夫如是，则陛下之治天下，端不异于唐虞三代之盛矣。此臣愚见，断以为智之明足以求贤，仁之爱足以安民，是以其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也。

然陛下之策臣者，臣既略陈之矣，而于终篇窃有献焉。夫求贤安民，固本于陛下之智仁，而智仁之尽，尤在乎陛下之一心。盖心者，一身之主宰，万事之本根，所以统五官而令百体者也，所以恭天地而赞化育者也。陛下必欲常存是心，又必以敬为之主焉。静而主敬，以全其心之体；动而主敬，以达其心之用。以之求贤则智极

其明,以之安民则仁极其爱。然而是敬奚翅为智为仁,以尽求贤安民之道而已乎?至于视听言动,一循乎天理;好恶用舍,必合乎时中。殆见四方万国,必由此而咸和,九夷八蛮,必由此而宾服,五岳四渎,必由此而效宁,四时五行,必由此而顺序。旷世之祥于是乎并见,诸福之物于是乎骈臻。宋儒程子所谓"上下一于恭敬,则天地自位,万物自育,气无不和,而四灵毕至"者也。如是则陛下之治,卓冠百王而垂亿万年之休,与天地相为无穷者,自兹始矣。臣学识肤浅,不能援经据史,酌古准今,谨直述以对。若夫曲所学以阿世,卑所志以徇时,则臣不敢以自处也。伏惟陛下少垂睿览,天下幸甚。臣谨对。

天顺四年(1460)庚辰科

状元:王一夔

策问

制曰:朕惟治天下亦多术矣,举而行之,必有其要。《传》谓:礼、乐、刑、政,四达而不悖,则王道备。然则其要固不出此四者,而行之亦有先后缓急之序欤?唐虞三代所以措天下于雍熙泰和之盛者,率用此道,可历指其实而详言之欤?后之有天下者莫若汉唐宋,其间英君谊辟,亦有用此道者。然而治效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,其故何欤?朕嗣承祖宗鸿业,孜孜图治,夙夜不遑,于礼、乐、刑、政,亦既备举而并行之矣。而治效犹未极于盛,何欤?兹欲究礼、乐之原,求刑、政之本,行之以序,而达之不悖,用臻唐虞三代之盛,其道何由?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,其详著于篇,朕将采而

用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治,本于道;帝王之道,本于诚。盖诚为道之实,而道即礼、乐、刑、政之理也。礼乐而非诚,无以立其体;刑政而非诚,无以达其用。惟其诚也,由是而制礼作乐,则礼备而乐和;由是而明刑修政,则刑清而政举。故善为治者,未有不本于道;善行道者,未有不本于诚。二帝之所以帝天下而世跻雍熙者,此诚也;三王之所以王天下而偕臻康乂者,亦此诚也。下逮汉唐宋之英君谊辟,所以不能比隆于二帝三王,而治不古若者,庸非此心之诚有或间欤?大哉,诚乎!其为万物之本原,万事之枢纽,人君为治之大本乎!

钦惟皇帝陛下聪明先物,睿智有临,法二帝三王之要道,绍祖宗列圣之宏规。曩者嗣大历服,不迩声色,不殖货利,凡耳目之娱,珍异之献,悉诚心罢去,与民休息。是以十五年间,朝廷清明,民物熙皞,四时调玉烛之和,万汇赞祯祥之应。属者顺天应人,复登宝位,乾坤为之再造,人纪为之肇修,礼乐明备,刑政修举。普天之下,莫不讴歌乎凤仪兽舞之治;率土之滨,莫不甄陶于鸢飞鱼跃之天。治效之盛,振古而无以加矣,是皆本于皇上至诚行道之所臻也。兹犹不自满假,乃涣纶音,下明诏,进臣等于廷,降赐清问,首之以礼乐刑政施为缓急之序,继之以唐虞三代汉唐宋治化隆替之由,终之以所以用礼乐刑政而克臻帝王治效之道。至哉,问也!顾臣愚陋,曷足以上揆渊衷?虽然,天道下济而光明,地道卑而上行,陛下既诚心发策以下问矣,臣敢不悉心披诚以上对乎?

窃惟帝王治天下之术,非一端也,然所行之要,不越乎礼乐刑

政而已。盖礼有三千三百之仪,所以节民之心,使其所行无过不及焉。乐有五音不律之作,所以和民之声,使其所言无所乖戾焉。故曰安生治民,莫大于礼;移风易俗,莫善于乐。是礼乐所以教民,而为出治之本。陛下所谓先与急者,在是也。若夫政者,法制禁令也,所以一民之行,而率其倦怠焉。刑者,墨劓荆宫大辟也,所以防民之奸,而惩其恣肆焉。故曰: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,是刑政所以弼教,而为辅治之具。陛下所谓后与缓者,在是也。虽然,礼、乐、刑、政固有先后缓急之序,要之亦不可以偏废也。使有礼乐而无刑政,则徒善不足以为治;使有刑政而无礼乐,则徒法不能以自行。故《传》谓"礼乐刑政,四达而不悖,则王道备"。诚哉!是言也。

稽之于古唐虞之时,以言其礼,则五礼修而三礼明;以言其乐,则六律和而八音谐,礼乐于是乎大备焉。德惟善政,政在养民,而六府三事之允。治明于五刑,刑期无刑,而五服三就之克允,刑政于是乎大彰焉。是以当时万邦协和,而黎民有于变之休;庶绩咸熙,而四夷有来王之效。岂非唐虞能用礼乐刑政,而臻雍熙泰和之盛乎?然推其所由,则又本于尧之允恭克让,舜之温恭允塞之所致也。夏商之世,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,乐正崇四术以教士习,立典则以贻子孙,而有关石和钧之设焉。制官刑以儆有位,而有三风十愆之训焉。成周之世,宗伯掌五礼以亲万民,司乐掌六乐以谐万民,司马掌邦政以九法正邦国,司寇掌邦刑以三典诘四方,情文备而制度详。是以当时养教四讫,而兆民允殖,丕冒海隅,而万姓悦服。岂非三代能用礼乐刑政,而致雍熙恭和之盛乎?然原其所自,则亦本于禹之允迪厥德,汤之咸有一德,文武之纯亦不已,丕则敏

德之所致也。夫唐虞三代以诚心行道而致治效之盛如此，后之有天下者，莫如汉唐宋君。高祖之豁达大度，文帝之恭俭玄默，武帝之雄才大略，宣帝之综核名实，以至光武之沉议先物，明帝之下身遵道，章帝之左右艺文，此汉之英君谊辟也。观其用绵蕞所习之仪，奏昭德五行之舞，制屯田而定租税，作九章而除肉刑，其用礼、乐、刑、政也如此。然或不事诗书，或谦让未遑，或内多宠欲，或择术不审，又有吏事深刻，察察为明，优柔不断者。求之当时，虽有海内富庶，几致刑措之风；百姓宽息，人赖其庆之美。方之唐虞三代雍熙之化，不啻武夫之于美玉矣。此无他，由其徒用礼、乐、刑、政而行之，不能本乎诚故也。若夫太宗之英迈绝伦，玄宗之励精图治，宪宗之刚明果断，此唐之英君谊辟也。观其采古制而定章服，分二部以习音乐，立府兵、租庸调之法，除断趾而增覆奏，其用礼乐刑政也如此。然而一则假仁喜功，一则惑于女色，一则不终其业。考之当时，虽有斗米三钱，绝域来庭之盛；民皆乐业，威令几振之美。揆之唐虞三代恭和之治，不啻鱼目之厕美珠矣。此无他，由其徒用礼、乐、刑、政而行之，不能本乎诚故也。迨夫有宋之兴，太祖之仁义，太宗之沉谋，有以开创于前，真宗之英悟，仁宗之仁恕，有以守成于后，真所谓英君谊辟矣。观其定朝仪而详服制，正音律而录名数，严科禁以弭奢僭，采敕条以为卷编，固皆用礼乐刑政以图至治矣。然或好微行，或伤恩义，或假符瑞而封禅，或以邪正而互用，虽曰治效有过于汉唐，而亦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也。详其所以，又岂非设诚于内者有或替欤？夫汉唐宋诸君，不能诚心行道，而治效不古若者如此。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，太宗文皇帝肃清邦家，而隆古之

风以振。仁宗昭皇帝继其统,宣宗章皇帝纂其功,而隆古之治益彰。所以然者,固不外乎礼、乐、刑、政之用。原其所以用礼、乐、刑、政,又岂不本于列圣至诚之心也哉!陛下应天人之笃心,嗣祖宗之洪业,复位以来,孜孜图治,夙兴夜寐,不遑宁处。虑民性之未中也,则用礼以节之;虑民声之未和也,则用乐以和之。而礼也乐也,固并举而无遗矣。虑民行之不一也,则修政以一之;虑民奸之未息也,则明刑以防之。政也刑也,亦并行而不偏矣。是以治效之盛,旷古莫及。而圣心犹有治效未极于盛之虑,臣有以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,真不世出之主,真可以四三王,六五帝,而视汉唐宋诸君,风斯下矣。陛下欲究礼乐之原,臣则以为礼乐之原,固不外乎一诚。陛下欲求刑政之本,亦不外乎一诚。盖真实无妄,纯粹不杂者,诚也。一有所杂,则伪而不诚矣。悠久不息,始终无间者,诚也。一有所间,则息而不诚矣。陛下运此心以兴礼乐,则大礼与天地同节,大乐与天地同和,而礼不失于昵,乐不流于淫矣。陛下运此心之诚以用刑政,则一政之出,人皆信之如蓍龟;一刑之施,人皆畏之如铁钺。而政不失于乖,刑不流于惨矣。礼、乐、刑、政虽备举而并行,然礼乐在所当先,刑政在所当后。析而言之,又必先礼而后乐,先政而后刑,此四者施行之次序也。行之既有其序,则礼乐昭宣,刑政修举,极天蟠地,周流四达,凡天下之民,莫不是遵是守,而无违悖者矣。然所以行而达之之要,实在于陛下一念之诚焉。陛下能于礼、乐、刑、政之用,一本于诚,则治化之盛,又何患乎不与唐虞三代同驱而并驾哉!将见今之黎民,与唐虞之黎民,同一于变时雍矣。今之百姓,与三代之百姓,同一遍为尔德矣。何则?世有古今,而道无古今,人有先后,而心无先后,惟在陛下至诚以感化之

耳。所谓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是也。

然陛下之策臣者既如此，而篇终又启之曰："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，其详著于篇，朕将采而用焉。"臣受陛下生成之恩，沐陛下教养之德。平昔之所涵养者，忠君报国之心；师友之所讲明者，致君泽民之事。虽援经据史之对，有未及详而责难，陈善之志实所抱负，既领春官之荐，叨奉大廷之对，正愚臣叩阊阖呈琅玕之日，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：诚之为道，其大矣乎！具于太极之浑沦，而极于天地之变化；始终夫妇之隐微，而著于鸢鱼之飞跃。亘古亘今，莫非此诚之所为；彻上彻下，莫非此诚之所寓。故修身而不以诚，则欲得以间理；用人而不以诚，则邪得以间正。况礼乐刑政，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，而行之不本于诚，可乎？《中庸》曰："凡为天下国家，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"一即诚也。诚之为道，信乎其大矣。臣愿陛下存此心之诚，不贰以二，不参以三，不以始终而有殊，不以先后而有间。大廷如是，深宫亦如是。大政大事如是，微言细行亦如是。存养于端庄静一之中，省察于应事接物之际。出一言也，无非实理之所发；行一事也，无非实理之所著。由是而法帝王，必能合时措之宜，而不泥于古矣；由是而法祖宗，必能尽崇述之美，而有光于前矣。殆见德之所及，广大如天，极覆载之间，凡有血气者，莫不尊亲。信乎唐尧虞舜，复见于今日；禹汤文武，不得擅美于前世矣。臣之愚见，始以诚为陛下勉，终以诚为陛下献，良以同民心出治道，而极其盛者，实由于此。伏惟万几之暇，少垂睿览，则国家幸甚，生民幸甚。臣干冒天威，不胜恐惧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成化二年(1466)丙戌科

状元:罗伦

策问

制曰:朕惟古昔帝王之为治也,其道亦多端矣。然而有纲焉,有目焉,必有大纲正而万目举可也。若唐虞之治,大纲固无不正矣,不知万目亦尽举欤?三代之隆,其法浸备,宜乎大纲正而万目举也,可历指其实而言欤?说者谓汉大纲正,唐万目举,宋大纲亦正,万目未尽举,不知未正者何纲?未举者何目?与已正已举之纲目,可得而悉言欤?我祖宗之为治也,大纲无不正,万目无不举,固无异于古昔帝王之治矣,亦可得而详言欤?朕嗣承大统,夙夜拳拳,惟欲正大纲而举万目,使人伦正于上,风俗厚于下。百姓富庶,而无失所之忧;四夷宾服,而无梗化之息。薄海内外,熙然泰和,可以增光祖宗,可以匹休帝王。果何行而可,必有其要。诸士子学以待用,其于古今治道,讲之熟矣。请明著于篇,毋泛毋略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居天下之大位,必致天下之大治;致天下之大治,必正天下之大本;正天下之大本,必务天下之学。尧舜禹汤文武之位,天下之大位也;尧舜禹汤文武之治,天下之大治也;尧舜禹汤文武之心,天下之大本也;尧舜禹汤文武之学,天下之大学也。有其学然后能正其心,有其心然后能致其治,有其治然后能保其位。治也者,帝王保位之良图;心也者,帝王出治之大本;学也者,帝王正

心之要道也。古先圣王知其然，是以尧学于君畴，舜学于务成昭，禹学于西王国，汤学于成伯子，文王学于时子恩，武王学于郭叔。其所以精一此学，维持此心者，无不至也。故德泽加于当时，声名垂于后世，功高天下，明并日月，而不可及也。自汉而唐而宋，其间英君谊辟，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。志士仁人，非小欲致君如二帝三王。然寥寥千载，未有一二庶几乎此者。或君有可学之资，有欲学之志，而不遇其臣。如汉高之于萧、曹，太宗之于房、杜，神宗之于安石，是非其君之罪也。或臣有匡国之才，有格君之学，而不遇其君。如贾、董之于汉，陆贽之于唐，二程夫子之于宋，是非其臣之罪也。此君臣相遇，自古为难，而有志之士，所以扼腕愤叹，而不能自已也。此汉之所以止于汉，唐之所以止于唐，宋之所以止于宋，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。臣每观前史，见君有向道慕学之心，而臣不能成之，则悲其臣。臣有匡国致君之学，而君不能用之，则悲其君。陛下继祖宗列圣之位，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位也。天纵聪明之资，即尧舜禹汤文武之资也。治已至矣，犹以为未至。德已盛矣，犹以为未盛。乃于万几之暇，进臣等于廷，降赐清问，首询唐虞三代下逮汉唐宋诸君，拳拳欲正大纲，举万目，以明人伦，以厚风俗，以富庶百姓，以宾服夷狄，以增光祖宗，以匹休帝王。臣有以知陛下此心，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。陛下之有此心，非特臣之幸也，天下之幸也。臣敢不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学，为陛下勉哉！昔范祖禹上《帝学》八卷，以为自古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推原其故，由人主未学也。朱熹将入对，或曰："正心诚意之说，上所厌闻。"曰："某平生所学者在此，若有所回护，是欺君也。"陛下有志于唐虞三代之治，而无汉唐宋诸君之失，固无不学之心，亦非厌闻正心诚意之说者，臣敢不

以平生所学者告陛下，而自陷于欺君之罪哉！使愚臣于此，犬马之诚未尽，刍荛之见或隐，上负朝廷，下负所学，臣恐后之悲今者亦无异于今之悲昔也。臣请因圣问而毕言之，陛下试垂听焉。

臣闻道之大原出于天，是道也，极于至大而无外，入于至小而无内。语其大也，则为父子，为君臣，为夫妇，为朋友，为长幼之伦。若网之有纲，所以根柢乎人心，纪纲乎世道，乃天地之常经，所谓为治之大纲也。语其小也，则为礼乐，为刑政，为制度，为之具，所以扶持乎三纲，经纬乎国体，乃古今之通谊，所谓为治之万目也。是道之纲，非吾心主宰之，则无自而正。是道之目，非吾心维持之，则无自而举。此心也者，所以主宰乎吾身，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也。心虽主宰是纲，非学则有所惑，纲何从而正？心虽维持此目，非学则有所蔽，目何从而举？此学也者，又所以正其心，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要务也。大纲不正，固不可以言治；万目不举，亦非尽善之道也。故古者帝王之治，其道虽多端，然必大纲既正，而万目兼举。若尧之肇唐，舜之起虞，禹之创夏，汤之建商，文武之造周，皆不能外乎此也。

在尧之时，亲睦几族，以广爱敬之恩；僖降二女，以正闺门之札；馆甥二室，以厚朋友之伦。尧之大纲无不正也。在舜之时，底豫瞽叟，而父子之位定；克谐傲象，而兄弟之化成；刑于二女，而闺门之仪肃。舜之大纲无不正也。钦若昊天，历象授时，命羲仲以秩东作，命羲叔以秩南讹，命和仲以乎西成，命和叔以在朔易，命鲧以治洪水，命四岳以明扬侧陋。允厘百工，庶绩咸熙，万目之举于尧何如也？察璿玑以齐七政，举祀礼而观诸侯，命四岳以明四目、达四聪，命十二牧以修内治、服远人，命禹以宅百揆，命契以敷五教，

命皋陶以明五刑，命伯益后夔以作礼乐，命龙以作纳言。四方风动，庶政惟和，万目之举于舜何如也？唐虞之大纲无不正，万目无不举如此，岂徒然哉！本于尧舜之心，惟务大学，以正其大本也。不贪淫欲，不嗜玩好，而允执其中，尧之学也。罔游于逸，罔淫于乐，而允迪厥德，舜之学也。使唐虞之君，不事乎此，则学有未正，而大本未立矣。纲何自而正，目何自而举乎？其在禹也，典章之率由，彝伦之攸叙。其在汤也，旧服之既缵，人纪之肇修。其在文武也，麟趾以厚公族，棠棣以燕兄弟，鹿鸣以燕群臣，棫木思齐以严阃教，故其子孙，成敬承继禹之道。或布德陟禹之迹，或率乃祖攸行，或监先王成宪，或笃故正父，或对扬光命，或率德以盖前人之愆，或脱簪以辅中兴之盛。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纲也。其养也，夏以贡，商以助，周以彻焉。其教民也，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焉。其制刑也，夏有禹刑，殷有汤刑，周有祥刑焉。其建官也，夏商官倍，亦克用乂。周人六典，阜成兆民焉。其作乐也，禹作大夏，汤作大濩，武作大武焉。其正朔也，夏建寅，商建丑，周建子焉。其习尚也，夏尚忠，商尚质，周尚文焉。万目之举于三代何如也？三代之大纲无不正，万目无不举如此，岂徒然哉！本于禹汤文武之心，惟务大学，以正其大本也。祗台德先，不自满假，懋昭大德，不殖货利，禹汤之学也。不盘游田，缉熙敬止，不作无益，克慎明德，文武之学也。使禹汤文武不事乎此，则学有未至，而大本不立矣。纲何自而正，目何自而举乎？此尧舜禹汤文武惟务天下之大学，以正天下之大本，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。

三代而下，汉唐宋诸君虽有天下之位，而不能务天下之大学，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。汉就高祖言之，如发义帝之丧，戮丁

公之叛，庶乎明君臣之义。高四皓之名，割肌肤之爱，庶乎全父子之恩。立白马之盟，定同姓之封，庶乎广昆弟之爱。故继世之君，子不敢叛其父，弟不敢戕其兄，妇不敢驾其夫，臣不敢专其君，岂不由高祖之作则乎？此其大纲可谓正矣。然其养民也，阡陌之坏未久，而井田之制不复；郡县之废未久，而封建之制不复。其教民也，焚坑之祸未久，而学校之制不复；五礼六乐之废未久，而礼乐之制不复。此其万目未尽举也。兄弟之不容，昉于羹颉之锡封。夫人之同席，作于戚姬之见宠；大将之见杀，兆于韩彭之菹醢。先儒谓汉之大纲正，以臣观之，汉之大纲亦未尽正如唐虞三代也。汉非惟万目未尽举，而大纲亦未甚正者，以其或不事诗书，或溺于黄老，或杂于刑名，或荒于神仙，而圣学也杂。圣学之既杂，而大本不立，何怪其大纲之未尽正，万目之未尽举哉！唐就太宗言之，胁父臣虏，逼夺神器，父子之亲何在？推刃同气，喋血禁门，兄弟之义何在？纳巢刺妃，媚武才人，闺门之礼何在？故继世之君，子叛其父，妇驾其夫，弟戕其兄，臣专其君，岂不由太宗之作俑乎？此其大纲可谓不正矣！然设府卫兵之法，仿佛古人寓兵于农之意。设租庸调之法，仿佛古人用一缓二之意。设殿最以考绩，仿佛古人黜陟之意。设覆奏以审刑，仿佛古人钦恤之意。此其万目可谓举矣。然法令之行，比之先王未纯也；田畴之制，比之先王未备也；学校之教，比之先王未盛也；礼乐之具，比之先王未修也。先儒谓唐万目举，以臣观之，唐之万目亦未尽举如唐虞三代也。唐非惟大纲未尽正，而万目亦未尽举者，以其或蔽于异端，或荒于游畋，或锢于女色，或甘于小人，而圣学也怠。圣学之既怠，则大本不立，何怪其大纲之不能正，万目之未尽举哉！宋就太祖言之，其厚兄弟也，金匮之书，千

古不磨，神器之重，一朝脱屣。其厚勋旧也，杯酒解柄，终全勋名，雪夜再幸，不改殊恩。其待臣下也，鞭扑不行于殿陛，骂辱不及于公卿。其严阃范也，内言不出于外，私恩不害于公。故继世之君，持盈守成，家庭之间，虽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，而操戈之事则未闻。闺门之内，虽不能齐美乎关雎之化也，而聚麀之耻则未有。此其大纲亦云正矣。然制度颇因五代之旧，不能复先王之制。劝课农桑，美则美矣，视三代养民之制何如？修广学校，盛则盛矣，视三代教民之制何如？礼乐分诸儒之喙，视三代制礼乐之遗意何如？兵财由朝廷之制，视三代制兵财之遗法何如？以至赋吏之戒不严，败军之法不立，设官之制太冗，任子之恩太滥，此其万目之未尽举也。先儒谓宋大纲正，万目未尽举，以臣观之，黄袍加身，未免来人之公议；烛影避席，未免起人之疑心；德昭之死，未免不厌夫众心；郭后之废，未免有疵于盛德。则宋之万目固未尽举矣，而其大纲亦岂甚正乎？宋之诸君见于行事如此，虽曰夜分观书，未免徒侈乎虚名；虽曰炎暑谈经，未免不关于实践。圣学既有不实，则大本不立矣。其大纲之未甚正，万目之未甚举，又何怪其然。故汉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，皆由大学之不讲，大本之不立故也。

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，混一区宇，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，而大本以立；学尧舜禹汤文武之学，而大学以明。故以其大纲之正言之，观其祭毕便殿，泣下不止，遣祭皇陵，哀感不胜，则我太祖之圣孝，亦虞舜之大孝，武周之达孝也。观其剖符锡壤，建封诸王，上制国家，下安生民，则我太祖之亲睦，亦虞舜之敦睦九族，周武之时庸展亲也。观其申明五常之说，则与唐虞之敦典庸礼，商周之建中建极同一揆也。观其君臣同游之言，则与唐虞之都俞吁咈，商周之左

右笃棐同一意也。大纲之正,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?以其万目之举言之,则法井给民之言,户知丁业之戒,与古人重农之意相出入也。学校教民之政,乡饮励俗之礼,与古人立教之意相表里也。内设六卿以总制天下,外设布政司以为四方之耳目,则其治官之意,庶几古人之六卿、九牧相唱和也。兵部帅府,相维于内,而将帅无偏重之势,布按都司,相制于外,而藩镇无专恣之患,则其制兵之意,庶几古人之司马司徒相统属也。命牛谅以制礼,则斟酌先王之典,以还中国之旧;命陶凯以制乐,则务宣和平之意,而屏亵慢之习。万目之举,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?列圣相承,心太祖之心,学太祖之学。圣德日新,而无不正之纲;圣化日广,而无不举之目。然法久则弊自生,世久则俗自降。故人伦有不明,风俗有不厚,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乖张。百姓有不富庶,夷狄有不宾服,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沦敩。

陛下嗣承大统,于兹三年,夙夜拳拳,惟此之虑。陛下此心,即尧之兢兢,舜之业业,禹之孜孜,汤之栗栗,文之翼翼,武之无贰之心也。然自即位以来,躬行大孝以先天下,已有意于明人伦,而人伦至今有未明。斥去邪佞,禁制奢侈,已有意于厚风俗,而风俗至今有未厚。躬耕藉田,蠲免租税,已有意于富庶百姓,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。简练将帅,严饬边备,已有意于宾服夷狄,而夷狄至今有未宾服。陛下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心,而不能致尧舜汤文武之治者,意者陛下于尧舜文武之学有未至乎?何其心之拳拳,而效之邈邈也。臣请为陛下熟言之。以陛下望道之切,求治之笃,必愤发于中,忧形于色,而拳拳之诚,盖有所不能止也。夫天下之事,未有不行于上,而行于朝廷者也,未有不行于朝廷,而行于天下者也。

以人伦言之，今公卿大臣，虽轩墀之内，有霄壤之隔。是非不及于面谕，则腹心无所托，而下情不得以上达。可否惟出于内批，则耳目有所蔽，而上心不得以下究。何有乎君臣相亲之义也？陛下诚能体手足腹心之义，略崇高贵重之势，召见不时，咨访非一，使愿输忠悃者得以献其诚，伪为蔽欺者无以施其诈，则君臣之化行于下，而无有不厚者矣。闾阎小子，忍心害理，生则私妻厚子，别籍异财，曾夷狄之不如；死则食稻衣锦，火葬水瘗，曾禽兽之不若。何有乎父子相爱之恩也？陛下诚能望陵兴哀慕之悲，致养勤定省之诚，公卿守终制之典，士夫严匿丧之禁，则父子之化行于下，而无有不亲者矣。隔形体而分胡越，弟或戕其兄；同门户而设藩离，幼多贼其长。何有乎兄弟之恩也？陛下诚能厚同气之恩，广友于之爱，严犯上之律，敦敬长之风，则兄弟之化行于下，而无有不爱者矣。妾媵无效，庶人僭公侯之分；婚姻论财，中华行夷虏之风。何有乎夫妇之道也？陛下诚能则关雎之化，正宫阃之礼，申明婚姻之式，定著妾媵之数，则夫妇之化行于下，而无有不正者矣。所贪者利禄，谁同心而相求？所附者权势，谁同道而相益？落水下石者纷如，贻书谏诤者寂若，何有乎朋友之道也？陛下诚能近君子之朋，远小人之党，黜排陷之奸，奖协恭之正，则朋友之化行于下，而无有不善者矣。人伦之明于上，非务学不能知。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，急求所以明人伦之道，则人伦庶乎可明，无异于唐虞三代也。

以风俗言之，朱扉一开，燕雀骈集，谀佞诡随者，名之曰变通；缄默自便者，目之曰忠厚；直言正色者，非之曰骄激；操心持节者，刺之曰干名。此士夫之风丧也。陛下诚能塞奔竞之门，杜谄谀之口，奖名节之士，张正直之气，则士夫之风振矣。庶人帝服，倡优后

饰。雕梁画栋,惟恐其不华;珍馐绮食,惟恐其不丰;锦绣金玉,惟恐其不多;姝色俪音,惟恐其不足。此奢侈之风盛也。陛下诚能躬节俭之实,抑浮靡之费,重僭逾之罪,定上下之等,则奢侈之风降矣。典学校之教者,尸虚位而无实行;由科贡之途者,饰虚名而乏实才。此学校之风衰也。陛下诚能重师儒之任,使无实行者不得以滥叨,严科贡之选,使无实才者不得以幸进,则学校之风兴矣。珠宫梵宇,照耀云汉;秃首黄冠,充塞道路。此道佛之风盛也。陛下诚能鉴梁武、宋宗之失,斥祸福报应之论,惟崇乎正道,不惑于邪说,则道佛之风熄矣。苞苴一入,贱可使贵;贿赂一通,滞可使达;黩货载归,闾里称庆;琴鹤相随,妻子怨谤。此贪黩之风炽也。陛下诚能综核名实,督行劝惩,廉介者必彰而不隐,贪墨者必诛而不赦,则贪黩之风止矣。风俗之厚于上,非务学不能知。臣愿陛下拳拳圣学,以正大本,急求所以厚风俗之道,则风俗庶乎可厚,无异于唐虞三代也。

以言夫百姓之失所,则征求极其锱铢,而尾闾于异端之奉;苛敛至于毫发,而漏卮于宠幸之费。此吾民之困于赋敛者可恤也。征舸贡舰,动连千夫;工匠兴抬,延及数户。此吾民之困于征役者可恤也。田连阡陌,利累羊羔;家鸡犬豕,惟其所啖。此吾民之困于豪家巨室者可恤也。囊帛赢金,饫鳞醉醲;市虎门妖,恣其所欲。此吾民之困于贪官、黠吏者可恤也。劫掠践蹂,鸡犬一空;胁持抑逼,肝脑涂地。此吾民之困于兵戈、盗贼者可恤也。父食其子,夫鬻其妻,壮者散于四方,老弱转于沟壑。此吾民之困于饥馑、流离者可恤也。百姓之失所,固可恤矣。然恤之有道焉,大要在于重守令,急务在于节财赋。守令者,民之父母。守令不重,则好民之所

恶，恶民之所好，豪猾由此而横，盗贼由此而起。财赋者，民之命脉。财赋不节，则以一而科百，因十而敛千，赋敛由此而苛，征役由此而滥。欲重守令，在于慎选科贡，疏理监胄，严威风纪，精立选法。欲节财赋，在于简阅军士，沙汰冗官，杜抑私爱，斥绝异端。科贡既慎，则专图侥幸者不得以幸进。监胄既理，则苟延岁月者不得以幸选。风纪既严，则贪淫无状者不得以幸存。选法既精，则政绩不闻者不得以幸迁，而守令自重矣。军士既阅，则老弱无能者不得以幸食。冗食既汰，则备员充位者不得以幸禄。私爱既杜，则贵戚近习之属不得以幸赐。异端既斥，是佛老怪诞之徒不得以幸干。而财赋自节矣，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！百姓之富庶，非务学不能知。臣愿陛下拳拳圣学，以正大本，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，则百姓庶乎可富庶，无异于唐虞三代也。

以言夫夷狄之梗化，则虏骄于北，羌黠于西，变诈之不测，侵掠之无常。驱之则不足于兵，守之则不足于食，此西北之夷寇可虑也。阻山川以为固，结流民以为援，神出鬼没，蜂屯蚁聚，此荆襄之夷寇可虑也。丹崖千仞，青壁万重，攻之则虑险，守之则废财，此两广之夷寇可虑也。围聚山岩，浮游乡邑，我进则彼去，我退则彼来，此川蜀之夷寇可虑也。夷狄之梗化，固可虑矣。然服之有其道焉，大要在于修内治，布恩信，急务在于选将帅，足兵食。内治不修，则根本不同。恩信不布，则人心不服。将帅不选，则敌人不畏，士卒不附。兵食不足，则士气不振，众心不守。欲修内治，在于戒逸乐，足民用，任君子，退小人。欲布恩信，在于宥胁从，绥降款。欲得将帅，在于收人望，专委任，戒欺罔。欲足兵食，在于广屯田，增土兵。逸乐既戒，则主心日正。民用既足，是邦本日固。君子既任，则君

策日陈。小人既退,则奸弊日消。胁从既宥,则叛乱日怀。降款既绥,则归附日众。人望既收,则将材日至。委任既专,则将士日奋。欺罔既戒,则赏罚日明。屯田既广,则储蓄日富。土兵既增,则兵力日振。何患夷狄之不宾服哉!夷狄之宾服,非务学不能知。臣愿陛下拳拳圣学,以正大本,急求所以宾服夷狄之道,则夷狄庶乎可宾服,无异于唐虞三代也。

嗟乎!陛下拳拳于唐虞三代之治,而臣拳拳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学者,诚以纲之未正,臣不忧也。万目之未举,臣不优也;人伦之未明,臣不忧也;风俗之未厚,臣不忧也;百姓之未富厚,臣不忧也;夷狄之未宾服,臣不忧也,臣之所忧者,陛下大本虽已至矣,或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之光明;陛下大学虽已讲矣,或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之精一。陛下由臣之言,持拳拳图治之心,致拳拳为学之力,如尧舜,如禹汤,如文武,则天理日明,人欲日消。妖艳之色,淫哇之声,不足以荡此心;便辟之言,侧媚之态,不足以尽此心;沈湎荒淫,盘游之事,不足以荒此心;华丽珍怪奇异之物,不足以侈此心;神仙佛老异端之说,不足以惑此心;土木刑名征伐之类,不足以蛊此心,而大本立矣。大本既立,由是大纲可正,万目可举。人伦由是而可明,风俗由是而可厚,百姓由是而可富庶,夷狄由是而可宾服,薄海内外由是而可熙和,宗庙社稷由是而可保安,神器由是而可康宁,圣寿由是而可永延,列圣由是而可增光,帝王由是而可匹休,而汉唐宋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风矣。若大本不立,则虽疲精惫神,以正夫大纲,以举夫万目,以遂数者之效,而快陛下之心,亦将徒为文具,而天下之事,无可为者矣。此臣所以拳拳欲陛下从事于学也。

然臣之所谓学者，非稽同合异以为博也，非钩深致远以为奇也，非缛章绘句以为美也。臣之所谓学者，即大学之道也。是学也，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学也。其目有八，而各有其要：平天下之要，在于治国。治国之要，在于齐家。齐家之要，在于修身。修身之要，在于正心。正心之要，在于诚意。诚意之要，在于致知格物。宋儒演绎其义，以进告其君曰：齐家之要有四，曰：重匹配，严内治，定国本，教戚属。修身之要有二，曰：谨言行，正威仪。诚意正心之要有二，曰：崇敬畏，戒逸欲。致知格物之要有四，曰：明道术，辨人才，审治体，察人情。是书也，乃千圣之心法，万古之成规，致治之良图，保邦之大道。陛下必拳拳于此，昼而诵之，夜而思之，亲近儒臣，问质疑义。毋徒事虚文，毋徒应故事，毋徒闻于耳而不识之于心，毋徒德于人而不践之于己，毋徒勤之于始而或怠之于终，毋徒讲之于百辟云集之时，而即弃之于宫阃深严之地，毋以朝夕而有间，毋以寒暑而有辍。或摘其要语而列之于屏障，或参以祖训而铭之于座右，考之于经，证之于史。如某事也，古人以之而治，以之而安，以之而盛，以之而寿，即惕然以省之曰：吾今日之所行，有合于此者乎？如某事也，古人以之而乱，以之而危，以之而衰，以之而夭，即惕然以省之曰：吾今日之所为，有类于此者乎？念念在此，念念之外无他念也。事事在此，事事之外无他事也。如此然后可谓之拳拳矣，如此然后所存必正心，所出必正言，所行必正道，所亲必正人。如此然后身无不修，家无不齐，国无不治，天下无不平也。

嗟夫！人主之心，示尝不好治而恶乱也，好安而恶危也，好盛而恶衰也，好寿而恶夭也。然治常少，乱常多；安常少，危常多；盛常少，衰常多；寿常少，夭常多。往往违其所好，而蹈其所恶，夫岂

其本心哉！以其不能拳拳于学，而陷于不知故也。如人之疗病，未尝不爱其生，而卒至于死，亦岂其本心哉！以方书不熟，而用药不精故也。方今天下大势，如人受重病，非不枵然且大，形犹人也。然内自腹心五脏，外达四肢百骸，无一毫一发不受病。有识者以为寒心，而庸医委之曰安。病者不悟其非，和之曰吾无病也。昔扁鹊见齐桓侯曰："君有疾，不治将深。"桓侯曰："寡人无疾。"如是者三，扁鹊望见齐桓侯而走。后五日桓侯疾作，召扁鹊，鹊已逃去。臣愿陛下以本心为元气，以贤良为明医，以古圣贤经史、祖宗宝训之言为古方、为药石，惧病之将深而豫治之，信任明医，熟察古方，深究脉理，精择药石，节嗜欲，慎防护，日调其元气，急寻其病根之所在而划除之，则元气日固于内，邪气不攻于外，而百病自消，天年自固。何忧不如尧舜，不如禹汤，不如文武者乎？及今犹可为也，失令不为，臣恐扁鹊望之而走矣，虽噬脐无及也。唐虞三代与我祖宗列圣之大纲无不正，万目无不举，元气本固，客邪难入，病无自而生也。汉唐宋诸君，或大纲正而万目不举，或万目举而大纲不正，元气未固，客邪易奸，随病而施药者也。自唐虞而三代，自三代而汉唐宋，用是道则治，不用是道则乱；用是道则安，不用是道则危；用是道则盛，不用是道则衰；用是道则寿，不用是道则夭；用是道则延长，不用是道则短促。然则是道也，乃世道治乱之所系也，社稷安危之所关也，风俗盛衰之所由也，人主寿夭之所本也，国祚短长之所在也。陛下可不大警于心乎？《易》曰："正其心，万事理。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"董仲舒告武帝曰："尊其所闻则高明矣，行其所知则光大矣。"高明光大，不在乎他，在乎加之意而已。臣愿陛下加意于臣之言，毋如武帝不加意丁仲舒之言也。苏轼对神宗曰："天下

无事,则公卿之言轻如鸿毛;天下有事,则匹夫之言重如丘山。”今天下不可谓无事矣。臣愿陛下不视臣言如鸿毛,而视臣言如丘山,则天下幸甚,生民幸甚。臣俯拾刍荛,上尘天听,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成化五年(1469)己丑科

状元:张升

策问

制曰:朕绍承大宝,图底丕平,虽宵旰勤励,然绩效罕著。略举其端,谅尔多士,择材于文以理民,拔功于武以驭兵也。今铨衡涂壅,卫所员溢,奚以疏通之?昔人所谓名利相均,虚实相挤,可推广而施欤?岁无常稔者天之道,土有常怀者人之情也。今歉则籴贵,贫则民徙,奚以绥辑之?前代所行,常平有法,均田有制,可稽仿而为欤?夫兼资文武以周一世之用,裁成天地以遂万姓之安,固济时切务也。若乃致治大道,必有至言。古之臣献言于君,或得圣道之经而流于迂,或得圣道之权而流于诈,或辩矣而术不密,或智矣而文不及。今尔多士,陈四者之务,必宜于时,矫四臣之偏,必合于道,朕将览而资治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治本于道,道本于诚,非道不足以善治,非诚不足以立道。盖道为治之本,诚又道之本也。有其道,然后能致其治。有其诚,然后能尽其道。是诚也者,万善之原,万事之本,推之无不准,动之无不化。以之择材于文,则真材无不得;拔功于武,则武将

无不善。以之因天时以利民，而民生无不遂；因地利以厚民，而民居无不安。文武于焉而兼资，而用无不周。天地于焉而财成，而功无不著。人君为治之道，岂越乎此哉！故曾子传《大学》有曰："意诚而后心正、身修、家齐、国治、天下平。"子思作《中庸》亦曰："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"一即诚也。大哉诚乎！其治道之本乎！

钦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，刚健中正，上承天命，下得人心。即位以来，五年于兹，民物阜安，风俗醇美，四夷咸宾，万方乐业，凡所以致治保邦持盈守成之道，至矣尽矣。然犹体道谦冲，游心高远，锐于图治，切于求言，万几之暇，特进臣等于廷，降赐清问，询以兼资文武之要，财成天地之道。顾臣一介庸儒，识见谫陋，曷足以上揆渊衷，仰裨治道。然窃思之，臣荷朝廷作养之恩，沐陛下化导之德，有爱君忧国之心，无由以自献，有忠君报国之志，无路以自达。今幸见录于有司，得立玉陛方寸地，正叫阊阖呈琅玕之日也。敢不俯竭愚衷，以对扬于万一乎？

臣闻民者，所以固邦本，而理民之任，则在乎择材于文。兵者，所以卫民生，而驭兵之寄，则在乎拔功于武。故翕受敷施，九德咸事，而致庶绩之其凝；武夫洸洸，经营四方，而致王心之载宁。文臣、武将自古为重，诚不可不审也。我国家崇儒重道，取士之制虽非一途，要之首科贡而次荐举，未尝不重文臣之选；崇德报功，选将之道亦非一端，要之先才能而后荫叙，未尝不重武将之职。铨衡之途奚至于壅，卫所之员奚至于溢乎？仰惟陛下有迪知忱恂之明，有庶政惟和之效。然犹图底丕平，以文臣武将为兵民之所赖，故欲有以疏通之，此尤见圣智之高明也。臣请得为陛下言之。盖自迩年

以来，文臣则或因开贡之条而混升国学，或缘纳粟之例而滥登仕籍。况夫拘于资格之先后，牵于历任之久近，以有限之职，待杂进之流，铨衡之途由之塞矣。武将则勋旧是属，而秉节钺者或韬略之蔑闻，弊习相承，而统师旅者或勤能之罕著。况夫功多出于贿求，赏每加于幸得，未经锋镝之劳，已登录用之典，卫所之员由之溢矣。铨衡之途既壅，何敢望其展素蕴以理民；卫所之员既溢，何敢望其奋武勇以驭兵哉！此不能无劳于圣虑也。为今之计，莫若严考察黜陟之法。治行卓异者，则增秩以奖异之。年力衰迈者，则以礼而退遣之。杜塞奔竞侥幸之门，摈斥庸陋贪污之辈，则用人之道，必如唐臣陆贽所谓名利相均，而不至于壅矣。重爵赏劝惩之典，功勋既著者，则计其劳以加赏；材略有闻者，则随其能以授任。不以其无功而施泛滥之恩，不以其有罪而行姑息之政，则选将之要，必如唐臣陆贽所谓虚实相济，而不至于溢矣。盖诱人之方惟名与利，名近虚而于教为重，利近实而于德为轻。锡货财赋，秩廪所以彰其实；差品列殊，章服所以饰其虚。虚实交相养，故人不渎赏；轻重互相制，故国不废权。疏通之术，岂越于此乎？然求其本，则在于陛下此心之诚而已。诚心以行之，而必期其功，则司理民之责者，皆有守有为之人；当驭兵之寄者，咸有严有翼之士，尚何虑其有不疏通者哉！

雨露适时则年丰，旱涝相仍则年歉。此岁无常稔者，乃天之道。久居其地则难弃，久享其利则重迁。此土有常怀者，乃人之情。然尧虽有洪水滔天，而黎民之于变者自若，由其有以备天道之无常。汤虽有大旱积久，而商邑之用协者自如，由其有以遂人情之常怀。天时、地利在人裁制，不可不知也。我国家救荒有法，储蓄

有备,而所以因天时者得其道矣。田有等,则赋无过取,而所以因地利者得其道矣。粜之价奚至于贵,民之居奚至于徙乎?仰惟陛下有怀保小民之心,有万邦咸宁之效,然犹深求至治,以天时地利为生民之所资,故欲有以财成之。此尤见圣心之刚健也。臣请得为陛下陈之。盖自迩年以来,年一歉则谷粟缺乏,无以给民食,囊囊空虚,无以遂民生,而啼饥号寒者深可矜也。民一贫则弃久依之桑梓,即新刈之蓬藿,而流离播越者深可悯也。米之价既踊,则民食且不足,尚何望其出赋税以充国用。民之居既徙,则自救且不赡,尚何望其效勤诚以固邦本哉!兹不能无廑于圣虑也。为今之计,莫若选监临之官,行便宜之政,知岁无常稔而有可常之道,必思患预防,敛散以时,若前代常平之法,斯可行也。择守令之贤,行子惠之政,知民有常怀,而遂其有常之情。必量地分田,因民制产,若前代均田之制,庶可为也。盖常平之法兆于齐魏,而成于耿寿昌。均田之制行于后魏,而出于李安世。丰则增价粜之以利农,凶则减价粜之以利民,是之谓常平。男子四十亩,妇女二十亩,户绝者以为公田。刺史十五顷,县令以上六顷,其田则更代相付,是之谓均田。斟酌其宜,使合于人情,庶丰歉之相济。损益其制,使宜于土俗,庶贫富之适均。绥缉之道,岂要于此乎?然究其本,则在于陛下是心之诚而已。诚心以为之,而必期其效,则天下莫不席于饱食暖衣之域,民生莫不囿于安居乐业之中。尚何虑其有失所者哉!夫内资文治,外资武功,文臣武将之并用,威势德化之并行,乃久安长治之计也。上因天时,下因地利,安老怀少,皆有所资,养生丧死,举无所憾,实参赞燮理之功也。

若乃致治大道,必有至言,古之臣献言于君,虽有可采而不能

无弊。若董仲舒道明三代,学贯天人,议论渊源,理义酝藉,其言得圣道之经也。晁错上言兵事,思应周密,尊君抑臣,辞气激烈,其论得圣道之权也。仲舒虽得圣道之经,然阴阳灾异之言,未免流于迂而不切。晁错虽得圣道之权,然刑名术数之论,未免流于诈而不正。故宋儒苏洵因论贾谊而言二子,盖得其当矣。贾谊以年少之资,而被孝文之召,观其治安一策,有忠爱之至诚,劝兴礼乐知教化之先务,其辞辩矣。张良以豪杰之才,而辅高帝之兴,运筹决策,而定天下之大乱,因事纳忠,而关天下之大计,其智周矣。贾谊之论虽辩,然草具仪礼,三表五饵,而其术则不密焉。张良之计虽智,然术本权谋,学宗黄老,而其文则不及焉。故宋儒苏轼因论陆贽而及二臣,盖近乎是矣。文德也,武功也,救荒也,安民也,此四者之务固所当讲。仲舒也,晁错也,贾谊也,张良也,此四臣之偏亦所当知。大抵文武之选,不必拘也,在乎可以行于今;安养之道,不必泥也,在乎有以利于民。使得人以司文武选,而能随势以变通,得人以主安养之道,而能度时以举行,则品节适中而宜于时矣。仲舒、贾谊之失,由乎学术未精;晁错,张良之失,由乎学术之不正。使其溯义理之渊源,而不安于小成;务圣贤之正学,而不亲于他歧,则损过就中而合于道矣。然宜于时,合于道,皆其用之见于外焉尔。苟不本诸诚,则内之体不立,施之必有所不当,行之必至于易倦。故臣终始以诚为陛下献者,良以诚之为道,真实无妄,纯粹无伪,彻上彻下,皆实理之所为,一有所杂则妄矣,悠久不息,周流不已,亘古亘今,皆实心之所为,一有所间则息矣。臣伏望陛下存此诚于雷声渊默之时,体此诚于酬酢应变之际。凡一念之动则曰:吾之念虑得无有所杂乎?明以察之,使无一念之或妄。一事之行则曰:吾之施

为得无有所间乎？刚以制之，使无一事之不实，则治道之本立矣。然而一心之微，攻之者众。或以声色，或以货利，或以游田，或以逸豫。数者一或不审，则欲动于中，而此诚变矣。臣愿陛下远声色而不迩，厌货利而不殖，谨游田而不恣，戒逸豫而不肆，勿贰以二，勿参以三，然后本源澄澈，终始惟一，而此诚岂有间断哉！或于沉湎，或于奢侈，或于异端，或于谄谀，数者一或不察，则心逐于外，而此诚泯矣。臣愿陛下禁沉缅而弗行，斥异端而弗尚，拒谄谀而弗亲，不东以西，不南以北，然后方寸明白，久暂有常，而此诚岂有止息哉！由是可以措民物于熙皞，绵宗社于隆长，重华之德，丕承之功，岂独专美于舜武哉！

陛下之策臣者，臣既已概陈之，而要其归在乎一诚矣。然于终篇复有所献焉者，盖爱君之心不能自已也。夫诚固为治道之本，而所以行是诚者，又在乎陛下之明与刚。明则有以识其诚之正，刚则有以决其诚之几。明非烦苛伺察之谓，乃知道谊，识安危，别贤愚，辨是非之谓也。刚非强亢暴戾之谓，乃惟道所在断之不疑，奸不能惑，佞不能移之谓也。陛下诚廓日月之明，无微不察，无幽不烛，如《书》所谓宪天聪明，奋乾刚之断，见义必为，闻善即行，如《书》所谓惟克果断。夫如是，则表里此诚，终始此诚，如《中庸》所谓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，治天下之道，无余蕴矣。臣之此言迂疏浅陋，固若无可采者，然实出于拳拳一念之忠也。伏望陛下俯垂睿览，岂惟愚臣幸甚，实天下幸甚，万世幸甚。臣谨对。

成化八年(1472)壬辰科

状元:吴宽

策问

制曰:自古帝王继体守文,克弘先业,致盛治者多矣。而史臣独以成康、文景并称,何欤?其致治本末可指言欤?朕光绍祖宗丕图,政令之行,悉遵成宪,期臻至治,比隆前古。然夙夜祗勤,于兹八载,而治效犹未彰著,何欤?岂世有古今,故效有深浅欤?今天下田野辟矣,而贡赋供于上者,每至匮乏。学校兴矣,而风俗成于下者,益至浮靡。兵屯以制外者谨矣,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。刑法以肃内者严矣,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。凡若此者,其弊安在?如谓政在用人,则方今百司庶府,文武具足,而科目之选拔,军功之序迁者,又济济其众,何官有余而政不举欤?无乃承平日久,习安逸而事因循者多欤?兹欲严以督之,则人情有不堪,宽以待之,则治理之难成,何处而得其中欤?夫治必上下给足,风俗淳美,外夷服而中国安,底于雍熙泰和之盛,斯朕志也。何施何为而可以臻此?殆必有要道焉。子大夫讲习经史之学久矣,其参酌古今,明著于篇,朕将采而用之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古之君天下者,莫不有治法,亦莫不有治人。盖天下之事,非法不能以自举;天下之法,非人不能以自行。故法所以举其事,而人所以行其法者也。然人亦岂能自用哉?又在人君之一心耳。昔傅说之告高宗曰:"惟治乱在庶官。官不及私昵,惟其

能。爵罔及恶德,惟其贤。”而必继之以“惟厥攸居”。此可见人君之图治,其心当先安于所止也。心既安于所止,故以是心而求天下之贤,则无一人之不用。以是人而付天下之法,则无一事之不举。而所谓足贡赋、厚风俗、攘夷狄、革奸顽之四者,皆不足以劳吾心矣。

钦惟皇帝陛下抚盈成之运,当鼎盛之年,有聪明睿知之资,有孝友温恭之德,有宽仁博爱之度,有神武不杀之威。临御以来,八年于兹,图治之心,惟日不足。故不以臣之不肖,拔之草茅之中,置之廷陛之下,拳拳焉下询乎治天下之要道。臣虽至愚,能不感激而思效其愚直之一二乎?盖陛下每三年一策士于廷者,非欲为虚文也,盖将用其言也。臣之幼而学于家者,非欲为空言也,盖将用于世也。臣常怀用世之心,适陛下开用言之路,是机也不可失也。然而陛下之策臣者,其大要欲于治法治人加之意耳。而臣以为尤所当先治者,心也。心既治,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。臣故先以心之说为献,然后于圣策之所及者,次第而条陈之焉。

盖闻孔子曰:“善人为邦百年,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”又曰:“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。”言治化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。臣观三代之时,治之盛者,莫盛于周,而周之治,亦莫盛于成康之世。盖有文武创业于前,而成康善于守成耳。自周而下治之盛者,莫盛于汉,而汉之治,亦莫盛于文景之世。盖有高祖创业前,而文景善于守成耳。四君之所以善于守成者,岂有他术哉?必至其持守而施为者,有本末也。《周书》之称成王曰:“祇勤于德,而训迪厥官,作周恭先,而自时中乂。”至于康王之敬忌天威,张皇六师,此其实也。汉史之称文帝曰:“身衣弋绨而示朴为先,除田租税而厚于利民。”以

至景帝加以恭俭,与民休息,亦不失文帝之家法者也。成康、文景之致治本末,所可知者如此。而其所以并称于后世者,有不在此欤?夫成康、文景之为君虽不可作,而其治法,犹有可得而行者。苟能行之,所谓道洽政治,泽润生民,移风易俗,黎民醇厚之效,当复见于后世。岂以世有古今,而效有浅深之殊哉!仰惟陛下传二帝三王之道,绍一祖四宗之统,政令之行,悉遵成宪,视成康、文景之治固优为之矣。而复以为治效犹未彰著者,此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。臣虽至愚,敢不钦承而将顺之乎?

伏读圣策有曰:"今天下田野辟矣,而贡赋供于上者,每至匮乏。"臣有以见陛下欲举治法,足食以充国用也。夫欲足食以充国用,莫若省浮费。《大学》曰:"生财有大道,生之者众,食之者寡,为之者疾,用之者舒,则财恒足矣。"今之世生之为之者,果得为众且疾乎?食之用之者,果得为寡且舒乎?借使众且疾矣,然民赋有常数,而国用无常数。以有常数之贡赋,而供无常数之用度,此田野虽辟,而贡赋所以不得不至匮乏也。臣故曰:省浮费者以此。

圣策有曰:"学校兴矣,而风俗成于下者益至浮靡。"臣有以见陛下欲侈举治法,化民以厚风俗也。夫欲化民以厚风俗,莫若求实行。盖古者以乡三物,教万民而宾兴之。一曰六德,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。二曰六行,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。三曰六艺,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其宾兴之制,以德行居先,文艺居后者,欲使人重本而轻末也。今之取士,惟较其文艺,而不考其德行,士安得不惟末是趋乎?况所谓文艺,又非古之所谓文艺者乎?此学校虽兴,而风俗所以不得不至浮靡也。臣故曰:求实行者以此。

有曰:"兵屯以制外者谨矣,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。"圣策

及此，臣又见陛下欲举治法，攘夷狄，而非穷兵黩武之所为也。夫夷狄之性，轻而寡信，贪而无亲。王者以禽兽畜之，来则有备，去则不追。《诗》曰："王命南仲，城彼朔方。"又曰"薄伐猃狁，至于太原"是也。是故求速效者，急于战斗而未必残其类。怀永图者，加以岁月而卒能收其功。窃以为今日之计，亦惟先于宁而已。其必练士卒，积刍粮，严斥堠，谨烽燧，而据要害之地，以为持久之计可也。然欲为持久之计，必用持久之兵。盖古者兵出于农，故戍其地则用其地之民。今之边兵安于水土，习于金革，犹夫地之民也。诚用之以守，庶免调发之扰，而得制御之道。至于守之既固，而彼犹为吾患也，于是因地乘势，以议攻之之策，则边境既实，兵威自壮，以战则克，以攻则取，而夷狄岂有不畏却者哉！

有曰："刑法以肃内者严矣，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。"圣策及此，臣又见陛下欲举治法，革奸顽，而非刻法深文之所为也。盖刑所以为小人而设，小人而不加之以刑，则纵恶长乱，无所不至，是刑法诚不可不严也。然听狱之际，一或不尽其心，则刑有不得其当者。是故刑得其当，虽岁罪一人，而天下有咸服之心；刑失其当，虽日罪千人，而人心无可服之理。今律之所载者，轻重舒惨，至精至备，可谓无遗憾矣。但有一定之法，无一定之情。其情之所在，则惟典狱者参错讯鞫以求之耳。昔郑子产铸刑书，晋叔向讥之曰："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。"旨哉斯言！实万世典狱者之所当知也。然参以人固足以得其情，徇乎人亦不足以当其罪。成王之告君陈曰："殷民在辟。予曰辟，尔惟勿辟。予曰宥，尔惟勿宥。惟厥中。"穆王之告诸侯曰："尔尚敬逆天命，奉我一人，虽畏勿畏，虽休勿休。"其知狱之不可徇乎人者也。夫典狱者，下既得乎人之情，上

不徇乎君之意,则刑之所加皆得其当,而奸顽岂有不惩艾者哉!

以是而知浮费不省,则贡赋不足。实行不求,则风俗不厚。不用边兵以守其地,则夷狄未可以攘。不任有司以求其情,则奸顽未可以革。此臣所以妄论四者之弊,在于此也。抑四者虽各为一事,其实有相通之道焉。何也?贡赋不至匮乏,则国用既足,而兵屯可以仰给矣。风俗不至浮靡,则民心既正,而刑法可以舍置矣。刑法舍置,则中国安矣。中国安,则夷狄无衅可乘,不待攘之而自然畏却矣。有天下者之治法,信无先于斯四者。

虽然,法之立也本无弊,法之用也始有弊。法不自用,待人而后用。人有正邪,才有长短,而法不能小为之异焉。此其过之不在于法,而在于人也审矣。然则今日治天下之要道,孰谓不在于用得其人乎?然而圣策又曰:"如谓政在用人,则方今百司庶府,文武具足,而科目之选拔,军功之叙迁者,又济济其众,何官有余而政不举欤?无乃承平日久,习安逸而事因循者多欤?兹欲严以督之,则人情有不堪。宽以待之,则治理有难成。何处而得其中欤?夫治必上下给足,风俗淳美,外夷服而中国安,底于雍熙泰和之盛,斯朕志也。何施何为而可以臻此治?必有要道焉。"陛下之言至此,图治之心可谓益切矣。臣愚以为要道莫先于用人,人才皆可用,特在人君用之何如耳。用得其人,官虽不足,而政无不举。用非其人,官虽有余,而政不能举。非惟不能举,而且有害于政焉。如欲省浮费也,使奉承者非其人,则一意陛下之足国用,而更为厚敛之计矣。欲求实行也,使奉承者非其人,则一意陛下之厚风俗,而更为诡行之举矣。主兵而非其人,则兵无纪律,而赏功罚罪,惟其私意之轻重,所谓用边兵以守其地者,未必得其力也。典狱而非其人,则狱

多冤抑，而刑故宥过，惟其私意之出入，所谓任有司以求其情者，未必得其实也。诚欲用得其人，又在乎陛下之一心焉。盖心安于所止则诚，诚则明，明则于天下之人，自能知其何者为正，何者为邪，于焉用其正，而黜其邪。于一人为短，于焉取其长而弃其短。不啻若辩白黑，若数一二。无一能之才，自能知其何者为长，何者逃于洞察之下者。取其人于科目，则皆俊乂多才。取其人于军功，则皆知勇之士。而凡列职于百司庶府者，其文真足经邦，而文教无不修；其武真足以戡乱，而武功无不成。盖莫不奋迅踊跃以趋其事，固无有乐因循而事安逸者矣。若然，亦何必严以督之哉！即欲严以督之，则为大舜之德成，非若唐德宗之苛察也。亦何必宽以待之哉！即欲宽以待之，则为成汤之克宽，非若汉元帝之优游也。当此之时，臣见陛下全大有为之资，居大有为之位，操大有为之具，乘大有为之势。有所不施，施之而无不当；有所不为，为之而无不成。盖纵横上下，无不如吾意之所欲者，岂特足贡赋、厚风俗、攘夷狄、革奸顽之四者而已哉！如是则真可以垂拱南面，而臻雍熙泰和之盛治矣。

然则欲事之举也，在乎法，有治法而天下无不举之事。欲法之行也，在乎人，有治人而天下无不行之法。欲大之用也，在乎心，有治心而天下无不用之人。心之功用至于如此，臣请得为陛下复一言之。夫人之心特方寸耳，所以灵于万物者在是，所以参为三才者在是，所以具众理而应万物者在是。人皆有是心，而能治其心者寡。人皆治是心，而能安于所止者尤寡。始如是而终不如是，非安也。表如是而里不如是，非安也。安之云者，心与义理为一，而未始相违者也。夫欲心与义理为一，此岂可以袭取之哉！要必无时

无处而不用其力也。陛下居禁密之地,尝诚思之曰:吾心得无少放乎?得无异于坐朝之时乎?有放焉则求之,是能治其心也。处细微之事,亦尝思之曰:吾心得无少放乎?得无异于临政之际乎?有放焉则求之,是能治其心也。无一时而不用其力,久则无一处而不安所止。由是以此心而事天,以此心而治民,以此心而法祖宗,无乎不善者,又岂特善于用人之一事而已哉!臣故恳恳焉以是说为献者,此探本之论也,此责难之义也,此区区爱君之忠也。虽然,世之持是说以告陛下者亦多矣,臣不能舍是而为新奇可喜之论者,以治道之大原止乎此也。惟陛下不以其言之可厌,而少加睿览,天下之幸,孰大于此。臣干冒天威,无任战栗殒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成化十一年(1475)乙未科

状元:谢迁

策问

制曰:朕惟人君,奉天子民,治道所当先者,养与教也。养民莫重于制田里,广树畜。教民莫大于崇学校,明礼义。今兹二者,行之既久,而实未效臻于极,何欤?岂任用未尽得人,而督劝作兴之道,有未至欤?唐虞三代,田分井牧之授,学谨庠序之训,当时民有恒产,士有恒心,所以养之教之者备矣。其良法美意,皆后世所当讲者,可历举而言欤?若汉唐宋愿治之君,未尝不留意于斯,而治效之成,卒不逮古,岂分田制产,兴学崇儒之意,视帝王为有间欤?朕承祖宗大统,抚临亿兆,于兹有年,夙夜兢惕,弗遑宁处,期于家给人足,教行刑措,礼乐兴而风俗美,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盛,果何道以致之欤?子诸生积

学待用,必有至当之说,明著于篇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为治之道,固贵乎有仁民之政,尤贵乎有仁民之心。盖仁心存于中,而后仁政达于外。使有其心而无其政,是谓徒善,徒善不足以为政。有其政而无其心,是谓徒法,徒法不能以自行。先儒程子曰:"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。"又曰:"必有闻睢麟趾之意,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。"此之谓也。仁政本之仁心,则内外兼举,本末不遗,而为治之道得矣。尚何虑教养未备,任用非人,而治效未臻其极耶?唐虞三代所以治隆俗美者,此心此政也。汉唐宋所以治不古若者,岂非徒有其政而无其心欤?

钦惟皇帝陛下,以圣神文武之资,绍祖宗列圣之统,恭己守成,虚心图治,虽深居九重之中,而念周四表之外。虑民生之或未厚,必欲皆安于饱食暖衣之天。虑民德之或未淳,必欲皆归于渐仁摩义之域。是以临御之初,他务未遑,首耕藉田以示重农而务本,继幸太学以示尊道而崇儒。丕绪恢张,仁闻四达,所谓宪绥四方而克相上帝者,亦已至矣。兹犹以实效未臻其极,而虑任用未尽得人,乃进臣等于廷,俯赐清问,讲求至理,必欲追复唐虞三代之盛,此不自满假,稽于有众之盛心也。夫内不自满而外稽于众,则何所为而不至其极哉!陛下真大有为之君,可以为尧舜,可以为禹汤文武,可以唐虞三代斯世也。斯世斯民,何其幸欤!臣虽庸陋,敢不效一得之愚,以对扬明命之万一乎?

窃惟天降下民,作之君,作之师,君所以治之,师所以教之。《书》曰:"民非后,罔克胥匡以生。"又曰:"克绥厥猷惟后。"信乎!人君奉天子民,其为治之道,莫大乎养与教也。教养未尽,不足以

言治。故孔子之告冉有，必曰富之教之，孟子之论王道，教养之外亦无余说，诚以仁政不外乎此耳。然养莫重于制田里而广树畜，田里不均，树畜不广，欲民生之遂，得乎？教莫先于崇学校而明礼义，学校不修，礼义不明，欲民性之复，得乎？夫是二者，固必由任用得其人，而后实效臻其极。然循其本而论之，惟在人君之心耳。孟子曰："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"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。人君苟无是心，而徒区区于法制品节之末，则所施非其政，所任非其人，虽欲言治皆苟而已。臣请征诸古为陛下陈之。

唐虞之时，水土未平，烝民未粒，圣人有忧之，使弃为后稷而播时百谷，百谷熟而民人育矣。饱暖无教近于禽兽，圣人又忧之。于是使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，五教敷而百姓亲矣。三代之时其养民也，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。其教民也，夏之学曰校，殷之学曰序，周之学曰庠。自其制度之极备者而言之，田野之授，井牧异其制，学校之设，大小异其教。如衍沃之地，百亩为夫，而九夫为一井。隰皋之地，九夫为牧，而二牧当一井。井牧之制所以养民者，其备如此。八岁入小学，而教以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节，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。十五入大学，而教以勇理、正心之术，修己治人之道。学校之制，所以教民者，其备如此。当是时也，出而使长，入而使治，皆刚简直宽之德，俊造秀乂之士，是以民有恒产而无啼饥号寒者矣，士有恒性而无放僻邪侈者矣。然则其政立于上，而效成于下，又孰谓不本于得人，又孰谓不本于君心之仁乎？质之经，订之传而观之，则尧之兢兢，舜之业业，固一忧民之心也。禹之孜孜，汤之栗栗，亦一忧民之心也。至于文王之纯一不已，武

王之永言配命，又何尝一念不在于民乎？此其良法美意，固卓乎不可尚已。古道既远，圣王不作，阡陌之端开，而井田之制废，养民已无政矣。坑焚之祸作，而诗书之习泯，教民已无政矣，又安有所谓仁民之心乎？后世愿治之君，若汉之文帝、唐之太宗、宋之太祖，亦尝留意于教养。或躬耕藉田而减租以劝农，或口分世业而节费以裕民，或遗官度田而课民以种植。养民之政有矣，然不过法制之虚文。或尊师重傅而临雍拜老，或大召名儒而增广生员，或增葺国学之祠宇而亲制孔颜之赞词。教民之政有矣，然不过太平之粉饰。究其存心，果有发尧舜禹汤文武之切于忧民者乎？上既无尧舜禹汤文武之君，则奉承宣布者，亦未必皆稷契伊周之臣。是以治效之著，虽或至于海内富庶，路不拾遗，户口繁益，求如古之耕田凿井，出作入息，而不知帝力何有则未也。虽或至于黎民醇厚，死囚来归，道学可称，求如古之仁人君子比屋可封，而但知顺帝之则则未也。此汉唐宋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欤？

仰惟我朝列圣相承，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，行尧舜禹汤文武之政，必求复唐虞三代之治。是以百纪修明，庶务振举，而于教养二事，尤致重焉。田虽无井牧之异制，然兼并有禁，荒芜有罚，既有守令以司之矣，又兼命藩臣以董之，养民何以加焉？学虽无庠序之异制，然廪饩有常，废坠有戒，既有师儒以职之矣，又专命宪臣以莅之，教民何以加焉？良法美意，昭昭乎日月之照临；深仁厚泽，荡荡乎天地之涵育。此我朝之治，所以度越前古也。陛下远宗帝王之道，近守祖宗之法，教养之政重加之意，盖无一念不在是也。

伏读圣制有曰："朕承祖宗大统，抚临亿兆，于兹有年，夙夜兢惕，弗遑宁处，期于家给人足，教行刑措，礼乐兴而风俗美，跻斯世

于雍熙泰和之盛，果何道以致之欤？”即此一念，臣已知陛下仁民无穷之心，盖不以目前之治而自已也。陛下抚盈成之运，当鼎盛之年，有可为之时，有可为之势，又有能为之资，诚欲复隆古之治，不过始终此心焉耳。始终此心，则始终此治。《易》曰：“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。”是知为治之道，固未可见小而欲速也。且天下之大，兆民之广，必人人皆遂饱暖之愿，而后可以为养之至，使有一民不遂其生，犹未也。必人人皆归礼义之化，而后可以为教之至，使有一民不协于中，犹未也。方今天下之民，安于田里而生生自庸者，固多矣。然而水旱相仍，则展转沟壑而无告者，不惟见于穷檐篪屋之下，而通都大郡亦有之。如此而谓之生养遂，未可也。司民牧者，方且急于催科，而视农桑为末务，漫不知所以抚字赈救之方，此犹未免勤圣心之虑也。陛下养民之仁，诚能久而不替，田里未均，必思所以均之，树畜未广，必思所以广之。禁游手游食之蠹，惩横敛苛征之虐。慎选循良恺悌之人，以充守令之职，纵未必尽得如稷之贤，独不可得出入阡陌、劝课农桑如召信臣者乎？既得其人，又假以岁月而考其功，因其功而进退之，则人孰不思所以自勉，而尽养民之职哉！如此而家不给人不足，无是理也。天下之民，习于行艺而熙熙相安者，固已多矣。然而饥谨荐臻，则犬鼠偷窃而无藉者，不惟见于遐陬僻壤之所，而名乡广市亦有之。如此而谓之教化洽，未可也。司风教者方且溺于宴安，而视教化为繁文，恬不知所以振励转移之术，此犹未免贻宸衷之忧也。陛下教民之仁，诚能久而不怠，学校必修，不使有倾颓之患，礼义必明，不使有坏乱之习。禁惑世诬民之言，革骄盈侈赘之俗。慎择端方谨厚之士以充师儒之任，纵未必尽得如契之贤，独不可得学兼体用、封植人才如胡安

定者乎？既得其人，又重厥责任而考其绩，因其绩而黜陟之，则人孰不思所以自效，而尽教民之责哉！如此而教不行刑不措，无是理也。治既至家给人足，教行刑措，则礼乐以兴，风俗以厚，四夷于是而咸宾，万邦于是而宁谧。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集，而雍熙泰和之隆复见于今日矣，唐虞三代岂得专美于前哉！

夫治效之所以隆，固皆本乎陛下之一心。然易逸难制者，莫人心若也。况人君之心攻之者众，若货利、若声色、若游畋、方技土木之类，皆足以蛊惑摇荡之者也。苟非识见之明而持守之坚者，未必不为所移。此心少移，则人欲日炽，天理日消，而无所不至矣。是故动一侈心，则取民不以制，而养民之政以废。动一躁心，则接下不以礼，而教民之政以坏。陛下天资高迈，志意坚定，谅必能持守此心而慎终如始矣。然以成汤之圣，每致警于盘铭之辞。武王之圣，恒究心于丹书之戒。学问之功，其可以少缓乎？先儒范氏有言："人君之心惟在所养。"陛下欲致帝王之治，乌可不求帝王养心之术？国朝经筵之设，最为近古。左经右史，朝讲暮读，闻于耳接于目，而优游浸渍于心，则所以防非窒欲而长善者，莫要于此。臣愿陛下日御经筵，进讲不辍，毋视之为虚文，毋应之以故事。俾贤士大夫常侍列于前后左右，从容燕闲，演绎陈说。所闻者必善言，所见者必善行，于以涵养此心，以不失其本然之天，充广此心，以不亏其固有之量，则养民教民之政，亦将始终无间，而治效愈久愈盛矣。天下治忽之几，端在乎此。

臣学术疏浅，荷朝廷教养有年，其于古昔圣贤格心之学，亦尝闻其大概矣。故敢陈此，以上酬陛下求言之盛心也。伏愿留神省览，则天下幸甚。臣干冒天威，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成化二十三年(1487)丁未科

状元:费宏

策问

制曰:自昔帝王创造丕图,必有贻谋,以为长治久安之计。夏商周之迹见于经,汉唐宋之事具于史。朕欲闻其纪纲、统体、制度得失之详。迨其嗣世之君,欲保盈成以跻至治,一惟旧典是遵是用。其或久也,不能无偏而不举之处,则亦兴其滞,补其弊,期使斯民得被先王之泽,如夏启、商宗、周宣王是已。而汉唐宋之君亦有能庶几者乎?朕欲究其奋励有为,功业可称之实。夫事不稽古,固无以证今,然徒泛论古之人,而不求今时之急务,亦非纳言之善也。昔朕太祖高皇帝奄一寰宇,建制垂宪,万世攸崇。太宗文皇帝定鼎两京,洪谟远略,光前裕后。列圣相承,益隆继述,斯民乐育于熙皞之治,已百二十年矣。然治极而弛,理势自然。祖宗良法美意,岂能悉祇承而无弊乎?肆朕拳拳以法祖为念,欲俾内外百司,群工庶职,感恩奋庸熙载,恪守夫典训而慎行之,毋滋偏失不举、名存实爽之议,用期吏称其职,民安其业,中国尊而四夷服,风雨时而嘉祥至,谅必有道矣。尔诸生皆学古通今,有志于用世者,其各直述以对,毋有所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,有致治之道,有保治之道。致治之道存乎法,保治之道存乎勤。非法无以维天下之势,非勤无以守天下之法。故创造丕图者,必立法以贻孙谋;嗣守鸿图者,必忧勤

以绳祖武。曰纪纲,曰统体,曰制度,皆法之具也,而兴滞补弊则勤之实耳。创之者以法,则国势尊严而有以成长治之业。守之者以勤,则法度修举而有以跻至治之体。帝王御天下之道,夫岂有外于此乎?夏商周之治所以卓冠千古,以其创之者其法善,而守之者其志勤也。汉唐宋之治不古若,庸非创之者其法有未善,守之者其勤有未至欤?

恭惟皇帝陛下,年当鼎盛,运抚盈成。昧爽临朝,惟祖宗之法是遵;甲夜视事,惟祖宗之法是监。临御以来,于兹二纪,贤才皆已举用,四海皆已无虞,保治之道盖已默得于圣心之妙矣。犹不自足,乃于万几之暇,廷集多士,咨诹治道。首举三代汉唐宋之创业者而欲闻其纪纲、统体、制度得失之详;中举三代汉唐宋之守成者而欲究夫奋励有为,功业可称之实;末复以祖宗列圣之所以创守为言,而虑夫成法之弊,拳拳以法祖为念,期于吏称民安,中国尊而四夷服,风雨时而嘉祥至。臣伏而读之,有以见陛下知创业之惟艰,念守成之不易,而欲保熙皞之治于无穷也。臣请稽之经,订之史,按之当今之务,为陛下陈之,陛下幸垂听焉。

臣闻天下重器也,创之至艰,守之至艰。创之而不知所以创之之道,则无以垂治于百土。守之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,则无以保治于万世。创之之道无他焉,臣前所谓法是已。守之之道无他焉,臣前所谓勤是已。盖法者维持天下之具,故帝王创业必建立纪纲,经画统体,条陈制度,以尽天下之法,以贻子孙之谋,以为长治久安之计。自家而国,自国而天下,彼此相维,内外相制,如身之使臂,臂之使指者,纪纲之谓也。或尚宽大,或尚严明,以此而始,以此而终,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者,统体之谓也。治教、礼乐、田赋、兵

刑之类,所以经纬天地,黼黻民物者,制度之谓也。然先王之法必有偏而不起之处,故政有眊而不行。守成者欲保盈成以跻至治,又必勤励不息,兴其滞以补其弊,然后天下之法可以施诸罔极,先王之泽可以被及斯民,而世为有道之国矣。

臣请以创之法言之。禹之造夏,有典则以贻子孙,观其文命四敷,声教四讫,则有以立乎纪纲。政尚忠朴,治先勤俭,则有以定乎统体。至于建官二百,内辟三千,设六师以讨罪,辨三壤以成赋,天秩有礼,大夏有乐,教民以序,正朔以寅,其制度又无不备。禹之立法贻谋,其善如此,夏之治安于此乎致矣。汤之造商,昭大德以裕后昆,观其肇修人纪而九有有截,则纪纲以立,代虐以宽而兆民允怀,则统体以定。至于建二相以总百官,制官刑以儆有位,公田籍而不税,大辂质而得中,国老养于右学,庶老养于左学,其制度亦无不备。汤之立法贻谋其善如此,商之治安于此乎致矣。若夫周之文武启佑后人,咸正罔缺,风化基于关雎,内庭属于冢宰,枢机周密,有以为四方之纲,明德而不敢忽,慎罚而不敢滥,仁爱中厚,有以为一代之体。其建官也,六卿分职;其制刑也,三典诘奸。田赋有乡遂都鄙之殊,军赋有乡遂丘甸之异。语礼乐则五礼以节民性,六乐以和民声。语教化则三物以兴贤能,四术以造俊秀。制度之备又何如也?周之治安何莫而不本于立法贻谋之善乎?下逮汉唐宋,创业之君非不欲致治如三代也,但其法有未善耳。汉之高帝大封同姓,委任大臣,以规模为纪纲;约法顺民,扫除烦苛,以宽仁为统体。命萧何次律令,命叔孙通制礼仪,章程定于张苍,军法申于韩信,所以贻谋者又有制度矣。然人纲虽正而终不能无杂伯之非;大体虽宽,而卒不能除参夷之令。庶事草创而井田不复,学校不

兴，礼文多阙，而正朔不改，官名不定，则其法不能以皆善也。唐之太宗除乱致治，四夷宾服，庶乎知立国之纪纲；屈己从谏，仁心爱人，庶乎知为政之统体。以职事任官，以尊本任众，以租庸任民，以府衙任兵，礼制于房玄龄，乐作于祖孝孙，六学有领，五刑有覆，所以贻谋者又有制度矣。然内多惭德，有夷狄之风；渐不克终，来诤臣之疏。法度之行，礼乐之具，拟之先王未备；田畴之制，庠序之教，拟之先王未详，则其法不能以皆善也。至若宋之太祖以忠孝廉耻为纪纲，而五事之美，千古所无；以偃兵息民为统体，而五季之弊，一朝顿解。两府台谏，官之总察有方；三衙四厢，兵之简阅有道。幸学有训，均田有令，而教养之法可观；温叟制礼，和岘制乐，而礼乐之文可取。又有制度以贻谋矣。然宗室则无选举、教训之实，宿卫则聚卒伍、无赖之人。官司之课试不严，学校之作成无要。兵士每杂于疲老，农民常苦于征繇。其法又岂能尽善哉！由是观之，则圣策所谓纪纲、统体、制度得失之详，可得而知矣。

臣请以守之之勤言之。夏当有扈违命之时，三正怠弃，五行威侮，禹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也。启则敬承继禹之道，而奋励有为，兴滞补弊，召六卿以行天讨，申赏罚以肃人心，卒使民被先王之泽，而讴歌有归，有夏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。商自盘庚既没之后，赏刑僭滥，荆楚叛背，汤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也。高宗则监于先王成宪而奋励有为，兴滞补弊，求良弼以代王言，哀荆旅以昭殷武，卒使民被先王之泽而小大无怨，有商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。至若周自厉王之烈，小雅尽废，而四夷交侵，上帝板荡，而下民卒瘅，文武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矣。宣王由是奋励有为，兴衰拨乱，车攻复古，明文武之功业，六月出师，复文武之境土，卒使王化大

行,流离还定,周之盈成何莫而不保于兴滞补弊之勤乎?下逮汉唐宋守成之君,非不欲保治如三代也,但其勤有未至耳。汉之宣帝、光武庶几法祖之君也。或承武昭虚耗之弊,而综核名实,信赏必罚,伸威北狄,功光祖宗。或鉴西京不竞之祸,而明慎政体,总揽权纲,身致太平,恢复前烈,其兴滞补弊之功业有可称者。惜夫神爵之后颇尚荒唐,建武之中竟行封禅,则其勤有未至焉。唐之玄宗、宪宗庶几法祖之君也。或革前朝权戚之弊,而励精政事,开元之际几致太平。或征德宗姑息之祸,而纪律必张,元和之初威令复振。其兴滞补弊之功业有可称者。惜夫天宝之末嗜欲滋生,平蔡之后侈心遽动,则其勤有未至焉。至若宋仁宗承宫闱传政之后,裁抑侥幸,锐意太平。神宗当累朝委靡之余,勤俭有为,励精求治。亦可谓善法祖宗,而兴滞补弊之功业有足称者。惜夫一则仁柔有余,刚断不足,一则听言太广而进人太锐,其勤又岂能至哉!由是观之,则圣策所谓奋励有为,功业可称之实,可得而知矣。大抵三代之法尽善尽美,故其子孙有所据依而为治也易。至于政弊,然后变其小节,而其大体卒不可易。汉唐宋之法不过因陋就简,以苟一时之近功。其善者常寡,而不善者常多,其善者常小,而其不善者常大,立之未几,而弊已随之。后世之君区区攸补,百孔千疮,随乱随失,虽欲言治,皆苟而已。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,建制垂宪,而法之贻于后者至精而至备。太宗文皇帝定鼎两京,讨谟定命,而法之光于前者愈盛而愈彰。请举其大者言之。宫闱雍肃而无出阃之言,左右忠勤而谨戴盆之戒。任府部为股肱,而事权不紊。倚台谏为耳目,而国论有归。宗子分封,以广维城之助。三司并置,以革藩镇之专。申明典

常,而有以正天下之大谊。诛逐胡虏,而有以严天下之大防。则纪纲之善无异乎三代矣。治本人情,而广孝悌之化。仁同一视,而无南北之殊。施猛政以济宽,用重典以平乱。惠鲜鳏寡,贪墨之加者必惩。怀保小民,豪强之凌暴者不贷。则统体之善无异乎三代矣。至若审官立铨选考课之方,育才设学校科目之典。财以足国,而赋税漕运有其经。兵以卫民,而番上分屯有其备。礼仪有式,宴享有章,而和敬之风以著。令教于先,律齐于后,而钦恤之意攸存。则制度之善又无异乎三代矣。祖宗之所以创业者其法既善,自是而后,若仁宗昭皇帝之励志图治,推诚任人。宣宗章皇帝之偃武修文,五伦攸叙。英宗睿皇帝之乾刚独断,克复旧物,莫不以勤而继守之。传至陛下,又能绍列圣之忧勤,守祖宗之成法,斯民乐育于熙皞之治者盖已百二十年,虽三代治安之长久不是过矣。

圣策乃谓治极而弛,理势自然。祖宗之良法美意,岂能悉祗承而无弊?臣知此固圣人忧勤不已之心,臣敢不俯陈狂直以副圣心之万一乎?臣惟法之立也,本无不宜;法之行也,始有其弊。因其弊而救之,则存乎其人。古人有言曰:救弊者莫如修德。又曰:救弊者莫如责实。臣愚窃谓今日救时之急务,亦惟修德责实,益致其勤而已。盖德者,法之本也。德之修万一有不慎,则其之流之弊,必至于纵欲以败度。譬之人伤其气而寒暑易侵,木伤其根而风雨易折。法虽具也,亦徒法而已矣。实者,名之主也。实之责万一有不核,则其流之弊,必至于欺谩以成风。譬之抟土为舟不足以利涉,画地为饼不足以克饥。名虽美也,亦虚名而已矣。故以舜之重华协帝,而伯益犹以罔失法度为言。以舜之庶绩咸熙,而皋陶犹以屡省乃成为戒。正以无虞之世,其修德责实之功不可少怠耳。今

陛下防非窒欲，恪守旧章，任贤使能，大明黜陟，所以修其德而责其实者，固不可以有加矣。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，此臣所以拳拳以勤为献也。况我祖宗之法莫不以勤而创之。臣尝观祖宗之谕近臣有曰："朕念创业之艰难，日不暇食，夜不安枕。"又曰："人君理万几，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，其患不可胜言。"又曰："天下之大，庶务之殷，岂所须臾怠惰，一怠惰则百度弛矣。"凡皆勤之准的也。陛下既知拳拳以法祖为念，又可不法祖宗之勤乎？臣请以勤之说，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。

夫君者，天也。天惟聪明刚健，动而不息，是以其光为日月，其文为星辰，其威为雷霆，其泽为雨露，而万物之生于动者，各得其职。天之行也，一息有不继则运动无常，而不能以宰万物矣。人君之御天下，以其能宪天，聪明体天，刚健而拳拳焉勤励不息也。一或怠焉，则德有不修，实有不责，先王之法委摩废放，日趋于弊而已，又安能保天下之治哉！臣愿陛下所其无逸，罔或不勤，宪天之聪明以为聪明，体天之刚健以为刚健。一念之萌，必谨而察之曰：此于吾法得无有所害乎？一令之出，必反而思之曰：此于吾法得无有此紊乎？无所害也无所紊也，然后从之，不然不敢从也。如是则人欲净尽，天理昭融，圣德益修，而所以救弊者有其本矣。由是条天下之事，其大者有几。表天下之人，其可用者有几。鸡鸣而起曰：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。他日又曰：吾所为某事，其事果济矣乎？所用某人，其人果才矣乎？事果济也，人果才也，然后已之，不然不敢已也。如是则为之而成，革之而服，名实相须，而所以救弊者有其要矣。陛下于是二者果能拳拳焉，不违于心，则勤之实以尽。内外百司，群工庶职，孰敢不体陛下法祖之心，奋励夙载，恪守典训而

慎行之乎？以是守祖宗之纲纪，必能开众正之门，杜群枉之路。威福得以专，而无侵挠之患；政事得以修，而无阿私之失。以是守祖宗之统体，必能存仁厚之风，行宽大之政，垂旒黈纩而黜其聪察，藏疾纳污而务于包涵。以是守祖宗之制度，必能惜名器，公用舍以精吏治；必能重师儒，慎科责以正士风。理财也，必能罢无名之征，停不急之务。理兵也，必能稽私役之卒，征贿求之将。礼乐则必能革奢僭之习，放淫哇之声。刑政则必能除惨刻之科，重威福之罚。将见滞无不兴，弊无不补，今日之急务无不治，良法美意可以祗承而无偏失不举，名存实爽之议。由是而吏称其职，由是而民安其业，由是中国尊而四夷服，由是风雨时而嘉祥至。凡陛下所期无不如志，可以保盈成于万世之久，可以跻至治于三代之上矣。区区汉唐宋之功业，乌足言哉！

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，而于其终复策之曰：诸生学古通今，有志于用世者，其各直述以对，无有所隐，且宠之以朕将亲览之一言。臣荷陛下生成之德，沐陛下教养之恩，学虽不足以通经，而志于用世也久矣。今幸一登文石之陛，陟赤墀之途，承问而对，臣之职也；直言无隐，臣之忠也。况陛下导臣而使之言哉！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，惟欲陛下终始以勤而已。昔周公之于成王有无逸之戒，宋璟之于玄宗亦有无逸之图。二臣之言初非有异，二君之治乃有不同。盖成王听周公之言而无间，故卒至鸟鼠之休；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终，故卒成天宝之祸。是则人君之治，莫不兴于勤而废于逸，人君之勤鲜克善其始而慎其终。此前代彰灼著明之效，有国者不可以不慎也。伏愿陛下以成王为法，以玄宗为戒，以臣之言为不欺，慎终如始，不敢逸豫，则祖宗之法有不难守，天下之治有不

难保矣。惟陛下留神省览，果如圣谕，则臣之幸也，宗社之福也，天下万世无疆之休也。臣干冒天威，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弘治九年(1496)丙辰科

状元：朱希周

策问

制曰：朕惟君人者，必有功德以被天下，阙其一不可以言治。顾于斯二者何先？夫非学则无以成德，非政则无以著功。论者或谓帝王之学不在文义，或谓天子之俭德乃其末节，或谓人主不亲细事，或谓圣王不勤远略，是宜有大于此矣。然则，其所当务者何居？二帝三王之德，所学者何事？二帝三王之政，所见者何功？汉唐宋代有令君，而功德鲜备。躬行德化者经制或不定，民安吏称者德教或不纯，或四夷服从而大纲不正，或仁厚立国而武略不竞，是学与政容有可议者，其得失何如？我太祖高皇帝、太宗文皇帝神功圣德，冠绝古今，列圣相承，继志述事，各臻其盛，所以致此者何由？朕嗣承大统，图底治平，兹欲守宋臣所进之五规，去唐相所陈之九弊，行汉儒所对之三策，以上追古帝王，庶无愧于我祖宗功德之大，其所为根柢者何在？子诸生学道抱艺而来，皆志于世用，宜有以佐朕者，试悉陈之，朕将体而行之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帝王之为治，有体有用，功与德之谓也。德以学成，而为治之体；功以政著，而为治之用。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。盖帝王未尝有无功之德，亦未尝有无德之功。德而无功，有体

而无用者也;功而无德,有用而无体者也。体不立,用不备,皆不可以言天下之治。然于此又有说焉。德之浅深由乎学之精粗,功之大小系乎政之纯驳。帝王之德,天下之大德也。帝王之功,天下之大功也。然则帝王之学与政,亦独非天下之大而可以小视乎哉?故有志于功德者,必以学政为务,而从事于学与政者,亦必有所当务。苟不知务其大而专事其小,则其学也支离偏曲,而不足以成大德;其政也琐屑细碎,而不足以著大功。尚何天下之治之足云乎哉?由是论之,则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兼隆,汉唐宋之所以功德鲜备,及我圣祖、神宗之所以上追帝王而下轧汉唐宋者,概可得而知矣。

钦惟皇帝陛下有生知安行之资,有持盈守成之道,深仁厚泽浃洽于人心,盛烈丰功覆冒于天下,而犹体道谦冲,惟日不足,乃于万几之暇特进臣等于廷,俯赐清问,讲求至理,必欲追唐虞三代之盛治,绍祖宗列圣之洪猷,而合汉唐宋于不为甚之盛心也。臣荷国家作育之恩,预有司荐拔之列,敢不勉竭愚衷以对扬休命之万一乎?

臣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,人君以一身为天下民作之主,其势亦尊矣,其责亦重矣。其所以治天下者,岂苟然哉!盖必有帅天下之德以立治之体,必有安天下之功以达治之用。有其功无其德则教化不成,风俗不厚,虽使勘定祸乱,臣服四夷,国本无自而正也。有其德无其功则纪纲不立,威令不行,虽使仁心洋溢,仁闻宣昭,国势无自而振也。二者或缺一可耶,欲言治皆苟而已。然究其缓急之序,度其重轻之宜,德成而功著者有矣,德不成而欲其功之著不可得也;体立而用行者有矣,体不立而欲其用之行不可得也。故善为治者,必由体以达用;善言治者,必先德而后功。至于推本而言,则

德不能以徒成。其成也在乎学,学则在讲习讨论之事,克治之功,所以培养乎其德者也。功不能以苟著,其著也在乎政。政则有纲纪文章之事,法度品式之施,所以充积乎其功者也。顾帝王之学与韦布之士不同,帝王之政与有司之职亦异。

试以古人之言论之。好文,盛事也,而程颐则谓帝王之学不在文义。盖经世大法备载方册,务得其要,措之事业,斯其为大者耳,寻章摘句何足尚耶?崇俭,美德也,而柳公权则谓天子之俭乃其末节。盖亲贤人、远不肖、纳谏、严明赏罚,斯其为大者耳。片长寸善,何足多耶?躬亲庶政者,人皆以为勤,而杜黄裳乃有人主不亲细事之说。盖其大者,慎选贤才以分其任而已。若庶务之烦,钱谷责内史,狱论责廷尉,何必事事而亲之哉!威灵及远者,人皆以为武,而胡寅乃有圣王不勤远略之议。盖其大者,专务治内以固其本而已。若戎狄之性则来者不拒,去者不追,何必人人而服之哉!夫知其大者之所当务,则其小者有不足务矣。

试以古人之事论之。功德兼隆者,莫若二帝三王。其见于《书》,则尧之钦明文思,舜之温恭允塞,禹之彝伦攸叙,汤之人纪肇修,文武之纯亦不已,建其有极,德莫有大焉者矣。原其所以为学,则虽不必学知利行,而执中之传,精一之训,善言之乐闻,明命之顾諟,以至敬止之诗,丹书之戒,一皆身心性命之理,而非学之小者也。凡若此者,何莫非德之所自耶?尧之敬天勤民,舜之设官分职,禹之修和府事,汤之子惠困穷,文武之咸和万民,大赉四海,政莫有大焉者矣。要其所以为功,则虽不必家赐人益而黎民之于变,四方之风动,万世之永赖,兆民之允怀,以至万邦之作孚,万姓之悦服,一皆弥纶参赞之业,而非功之小者也。凡若此者,何其而非政

之所致耶?

三代而下称盛治者,以汉唐宋为首,其间创业之英君,守成之令主,代不乏人。然而有德者或缺于功,有功者或缺于德。汉之文帝化民以躬,率下以德,庶乎德之纯矣。而礼乐未兴,正朔未置,迹其所为多失之因循,而不能革嬴秦之陋。宣帝吏称其职,民安其业,庶乎功之美矣。而专事刑名,杂用王霸。考其所存,一出于苛察,而卒以基元、成之乱。单于稽颡,绝域奉贡,唐太宗之四夷服从,功可嘉也。惜乎人伦之间内多惭德,陷父不义而父子之道乖,推刃同气而兄弟之恩薄,大纲已不正矣。事周后如母,爱少帝如子,宋太祖仁厚立国,德可尚也。惜乎兵权既收,缓急无备,其始虽足以戢奸雄之变,其后渐无以御外敌之骄,武略已微不竞矣。是知文帝、太祖德优于功,宣帝、太宗功优于德,求其功德兼隆者未之闻焉。所以然者,盖以言乎学,不过从事虚文,而无修身之大要,故功虽小著而不足以成其德,用虽行而体则缺矣。以言乎政,不过补塞罅漏,而无经世之远图,故德虽小成而不足以著其功,体虽立而用则缺矣。其不能企及唐虞三代之治,安足怪哉!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恭天成命,肇造洪业,用夏变夷,复纲常于沦斁之后,除残去暴,拯生灵于涂炭之余。太宗文皇帝定制两京,光前裕后。振兵威于四裔而圣武之广布,昭明理学于万方而王化之覃被。其德之大也,无异于二帝三王之德;其功之大也,实倍于二帝三王之功。自是以来,圣圣相承。仁宗昭皇帝励志图治,推诚任人。宣宗章皇帝惇典绥猷,立法垂训。英宗睿皇帝刚明独断,奋发有为。宪宗纯皇帝圣孝昭彰,至仁不杀。皆善继祖宗之志而奉承之无间,皆善述祖宗之事而遵守之无遗。所以致此者,固非言语

之所形容,要亦不出乎学与政而已。善其为学,一帝王之大道而非章句文义之间。其为政,一帝王之大法而非制度文为之末。臣请举圣学之一二言之。跋《尚书》《洪范》于座右,书《大学衍义》于庑间,表彰六经以发圣贤之蕴奥,采摭群言以明性理之渊彻。此祖宗之学也,列圣继之。数御经筵,躬亲著述,备人极于五伦之书,详君道于文华之训,何莫而非学之大者哉!臣请举圣政之一二言之。礼正百官,乐成九奏,用人有道而谗说为之不行,驭戎有法而强虏为之远遁。此祖宗之政也,列圣继之。或询民隐而急农事,或减税敛而轻刑罚,或创课种备荒之制,或加宣圣乐舞之仪,何莫而非政之大者哉!功德之大,继述之隆,有由然也。

今陛下当累世熙洽之时,慕隆古文明之治,方有择于近代之君而不为,顾有服于近代之臣而不弃,岂不以言近指远,登高自卑,姑举其必可行之端,以示其大有为之志乎?昔宋司马光之于仁宗尝进五规:一曰保业,二曰惜时,三曰远谋,四曰谨敬,五曰务实。诚不可以不守也。唐陆贽之于德宗尝陈九弊,谓好胜人,耻闻过,骋辨给,眩聪明,厉威严,恣刚愎,六者君之弊;谄谀、顾望、畏懦,三者臣之弊。诚不可以不去也。汉董仲舒之于武帝尝对三策:其一则欲正君心以正四方,立教化以防万民。其二则欲置明师以养士,责大臣以求贤。其三则欲定法制以革奢靡,持一统以息邪说。诚不可以不行也。此三言者,皆该学校之两端,合体用于一,致天下之治,实不外是。苟徒慕其言而不究其根柢之所在,则守之者无法,去之者无术,行之者无具,亦何以远追帝王,近法祖宗而大其功德于天下耶!是故祖宗之德大矣,而其所由成者在乎学。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德者,可不自学始乎?祖宗之功大矣,而其所由著者在乎

政。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功者，可不自政始乎？陛下之所以为学，亦惟即三臣之言而推之。戒谨不睹，恐惧不闻，儆畏于独知之地，不以暗昧而或欺，省察于方动之几，不以细微而或忽，则五规之所自守者，在是矣。善与人同，改过不吝，不知有余在己，不足在人，不必得为在己，失为在人，则九弊之所自去者，在是矣。善与人同，改过不吝，不知有余在己，不足在人，不必得为在己，失为在人，则九弊之所自去者，在是矣。体天心以为心，法天道以立道，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，究治乱兴衰之源，谨动静云为之际，则三策之所自行者，在是矣。如是而德不大者，未之有也。陛下之所以为政，亦惟举三臣之言而措之。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务勤劳，戒骄惰，畏天命而悲人穷，拔本塞源以防祸患之萌，循名责实以立政治之本，则得乎五规遗意矣。远邪佞之人，适端直之士，温辞色以尽下情，赏谏争以开言路，言之善者采之而不弃，言之未善者容之而不责，则得乎九弊之深戒矣。大纲正而万目张，一法行而百度举，因革损益各适其宜，先后缓急各循其序，不牵滞于后世驳杂之政，不迁改于流俗因循之论，则得乎三策之大要矣。如是而功不大者未之有也。夫学之与政固不可以偏废，然不先之以学，则无以□圣贤之成法□事理之当然。凡天下之事不知何者为是，何者为非，而是非或至于混淆。凡天下之人不知何者为正，何者为邪，而邪正或至于错杂，亦何以为政于天下哉？此古之善为政者，所以不徒恃乎政，而必有学以为之本也。若夫为学之事，臣前已论之矣。而所以为其事者，亦有道焉。孟子曰：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诚心而已。盖心者，人之神明，所以具□理者在是，所以应万事者在是。故诚心不求则外有讲学之名，而内无自得之实，虽曰从事于学，而亦安

能有所发明耶？臣愿陛下坚持此心不为外诱之所移，善养此心不为物欲之所慕，主之以敬，守之以勤，亡者摽之而使存，出者约之而使入，勿贰以二，勿参以三，勿一暴而十寒，勿朝作而暮辍，则志气清明，义理昭著，会之于心而默识心通，体之于身而躬行实践，为学之功尽善全美而无罅隙之可议矣。学既至则政无不备，体既立则用无不行。由是功德之大，远可以追帝王，近可以配祖宗，而凡近代之君，小康之治，有不足言矣。

臣道不足以明体，言不足以适用。然今日之所陈者，一皆圣贤之明训，儒先之格言，而非敢以私见臆说进也。惟陛下采纳而施行之，则天下幸甚，万世幸甚。臣干冒天威，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弘治十二年(1499)己未科

状元：伦文叙

策问

制曰：朕惟自古圣帝明王之致治，其法非止一端。而孔子答颜渊问为邦，但以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韶舞为言。说者谓之四代礼乐。然则帝王致治之法，礼乐二者足以尽之乎？宋欧阳氏有言，三代而上治出于一，而礼乐达于天下。三代而下治出于二，而礼乐为虚名。当时道学大儒，称为古今不易之至论。今以其言考之，上下数千余年致治之迹具在，可举而论之乎？夫三代而上无容议矣。汉高帝尝命叔孙通定礼乐，召鲁两生不至，谓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兴。厥后三国分裂，其臣有诸葛亮者，而世儒乃或以礼乐有兴，或以庶几礼乐许之。盖通与亮之为人，固不能无优劣，要

之于礼乐能兴与否，亦尚有可议者乎？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创业，圣圣相承，百有余年。礼乐之制作，以时以人，宜无不备矣。然而治效之隆，未尽复古。岂世道之升降不能无异邪？抑合一之实犹有所未至邪？朕祗承丕绪，夙夜拳拳，欲弘礼乐之化，益隆先烈，而未悉其道。子诸生其援据经史，参酌古今，具陈之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若天下者，有致治之大法，有出治之大本。礼乐者，致治之大法也。天德者，出治之大本也。大本具而后大法可立，大法行而后大本以彰，本末相资，内外一道，不可以差殊劝也。然大法行于天下，非智术所能为。大本存乎一心，非掩袭所能得。必其性诸天者，浑然完具，初无一毫之亏欠，则其施诸治者，粲然明备，可以四达而不悖矣。苟法有未备，固无所恃以为治，而本之不纯，抑又何以立大法哉！《传》曰有天德，便可语王道，其以是欤？

钦惟皇帝陛下，禀神圣之资，际盈成之运，存心养性，以培植天下之根本者，无一日之不谨，化民成俗，以恢弘天下之治道者，无一事之不周矣。但善之可为，古人自以为不足，世虽极治，圣人犹以为未然，是以侧席求贤，临轩策士，询臣等以礼乐之治。上稽唐虞三代之盛美，下逮汉唐宋之得失，暨祖宗创业垂统之善，今日保邦致治之规，诚有天下之远图，安天下之至虑也。顾臣学术肤浅，何足以语此？然有问而对者，臣之职；有怀必吐者，臣之愿。敢不罄一日之敷言，以答千载之奇遇哉！

臣惟天地之道至大也，阴阳之理至妙也，而造化蕴育，固未尝不著见乎两间。观其物各付物，而不可以强同，则天地所示者，一

自然之序而为礼也。绸缪化醇，而不容以独异，则天地所示者，一自然之和而为乐也。惟古之圣帝明王，与天地合德，与阴阳同运，履中正而大本以立，乐和平而大本以端，于是以一身之中和，为天下之中和，以一人之礼乐，为天下之礼乐。辨方正位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立天下之纪纲；一制度，异好尚，明等威，正称号，以至定天下之名分；用天时，因地利，揭天常，立人纪，以广天下之政化。以至亲疏小大为之体，朝会交际为之期，宫室器用为之饰，吉凶哀乐为之节，以备天下之典。则使天下之事，莫不各得其序，而人乐以持循，夫是之谓礼。天下之物莫不各适其和，而人兴于鼓舞，夫是之谓乐。礼乐备，而天下之治毕矣。故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，不过以夏时、殷辂、周冕、韶舞为言。尹焞因谓之四代礼乐，则凡古今致治之法，皆不出于礼乐二者。而礼乐之外，安复有所谓治法者哉！降及后世，求治无本，如摭其文，以用于郊庙朝廷之间，不推其意，以及于闾阎里巷之下。宋儒欧阳修谓三代而上，治出于一，而礼乐为虚名，大儒朱熹因谓万世不易之至伦，良有以也。

臣请得而论之。尧舜禹汤文武之圣，精一执中，皆极夫渊微之妙，建中建极，皆纯乎义理之天。惟其为德之纯，故政事之所修明，明化之所旁达，虽未尝明言礼乐于天下，而其变通之宜，衣裳之垂，玑衡之察，玉帛之修，与夫钦昊天而授人时，画井田而备封建，昭典礼而严命讨，祀神祇而奠山川者，率皆礼乐之用也。虽未尝显礼乐于四方，而其文命之敷，人纪之修，咸和之用，由旧之政，与夫关石和钧，其于王府，正朔服色，易于革命，九一世禄，行于治岐，五教三事，重于武成者，率皆礼乐之行也。盖不出乎经世宰物之典，而得鼓动作兴之机。不外乎民生日用之常，而寓渐摩诱掖之道。所治

莫非教,所教莫非治。政治礼乐,初无二途。是以二千年间,经制大备,政教大同,礼乐之化,自国家以布濩乎天下,自朝廷以流及于万国。咸有以沦人肌肤,浃人骨髓,致人人有君子之行,比屋有可封之俗者,合唐虞夏商周,而同一彻焉。所谓治出于一,而礼乐达于天下者,以其治之有本故也。

若汉唐宋之君,具宽大之德者,不如尧舜之至仁;抱英雄之略者,类非汤武之大勇。惟其德之不纯,故虽制礼作乐之命,后先相闻,蕞仪审音之奏,影响不绝。然徐考其所务以为治者,则九章之法,十五之税,南北之军,以为开基之伟制;习射殿前,更定律令,减省吏员,以为贞观之政要;收藩镇之权,严兵将之选,定覆奏之狱,亦视为立国之规。朝夕从事,以为治民之政,至其制作所成,谋议所定,则杂就之仪,掌于太常,大风之歌,奏于原庙。事文具,则著贞观之仪。耀武功,则崇七德之舞。刘温叟所定,犹杂先朝之迹。和峴所奏,未谐声气之元。另其名目,以为礼乐之教,是皆求治于抑勤操切之余,而不知其陷于俗吏之非,立教于声容器数之末,而不知其流于文史之伪。所治非所教,所教非所治,政治礼乐,歧为二致。是以千有余年,经制荒忽,政刑苛紊,置先王之粗迹,以为有司之藏,采古法之遗略,以备斯须之用。妖声艳辞,无补于时政之缺失。虚饰美观,莫拯夫世变之下移。虽其享国,亦仿佛乎帝王之历年,而其风俗,则不逮帝王之季世者,合汉唐宋而一同睽焉。所谓治出于二,而礼乐为虚名者,以其治之无本故也。

汉高祖因群臣肆拔剑击柱之失,叔孙通行共起朝仪之请,乃曰可试为之,又曰度吾所能者为之,则其所求者固已非三代之典,而其所委者又复无九官之臣,此积德百年之语。所以来两生之却,而

绵蕞野外之习，姑以徼小就之功，则其君臣之所自许，与其志愿之所自足者，从可知矣。是其时虽若可乘也，而无可为之人，礼乐之所以不能兴也。诸葛亮感先主三顾之勤，而为两汉中兴之佐。立纲陈纪，而不为近图。广德率义，而不为小惠。庶政欲其精练，万事理其根本，则其施为之规，已得礼乐之遗意矣。使天祚汉，假之以年，将见开诚布公之治，虽未敢必其匹休前古，而光明俊伟之业，将有以决其度越后世矣。王通谓其礼乐有兴，程颢谓其庶几礼乐，岂无见乎？是其人虽若可为也，而无可乘之时，礼乐之所以不复兴也。

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，以圣人之德，御圣人之位。用夏变夷，为民立极，酌古准今，以建一王之法，因时创制，以定万世之规。暨于列圣，率遵成业，以为永图。肆我皇上，益隆继述，以期光大华夷一统。百有余年，固非蜀汉之偏安。重明继照，世德作求，下陋汉高之不学。是宜礼乐之道，掀天揭地，超出乎百代之表；礼乐之化，风行海流，大被乎九围之内。然《凫鹥》《既醉》之什，尚未歌于审音之瞽，而鸣条破块之变，容或纪于上事之臣。堂陛深严，而吁咈之风未著。教化流行，而禁网之密未舒。雀苻之扰，间见于潢池，纨绮之习，下成于闾巷。治效之隆，未尽复古，诚有如圣谕所云也。将谓世道有升降之异耶？向使汉唐宋之君，有尧舜汤武之德，而其臣有皋夔伊周之贤，则王道著七制之书，未必为后世之僭经，而唐史赞文王之辞，亦遂为不刊之实录也。今以君明臣良之时，当重熙累洽之盛，所以时平世道者，特在陛下决取舍之机，而所以维持世道者，亦在大臣竭赞成之力耳。复古之治，臣切望焉。若谓合一之实有未至耶，则我祖宗为治之道，即礼乐之道，陛下保治之法，即礼

乐之法，固无所谓出于二矣。但其道至大，非一人之所优为。其法至广，非一日之所能尽。朴略于风气未开之时，不能不藻饰于人文渐著之世；草创于文武更始之初，不能不大备于成康继体之后。今求夫为治之实，其亦有不能尽合于一者乎？

伏愿陛下，上体天心，懋隆峻德，涵养情性，致极中和，以端出治之本，详审枢机，修明体要，以成致治之法。使天下之政，皆出乎天理之公，而后世人欲之私，有所不用。天下之务，皆由乎道义之正，而后世法禁之术，有所不行。殆见著于闺门，兴于朝廷，被于乡遂比邻，达于诸侯四海。自祭祀军旅，至于饮食起居，未始一日不在礼乐之中，亦无一人不被礼乐之化。所谓至礼不让，而天下治，至乐无声，而天下和。近可以匹休于祖宗，远可以比隆于前古，而汉唐宋之治，不足言矣。虽然，出治之本，固在于德，而修德之本，则岂外于学哉！尤愿陛下，于退朝之暇，清燕之余，注意于圣经贤传之蕴，留神于古训时务之宜。端本澄源，以肃此心之敬。防微慎独，以闲外至之邪。御经筵，不徒事讲说之勤，必求夫明善诚身之实。开言路，不徒侈献纳之广，必尽夫省躬克己之诚。治乱兴衰之源，在所周知，民情物态之变，亦垂听览，则圣学聿新，治效随著，礼乐之用，达于天下而无间矣。尚何合一之实有未至，而复古之治有不成哉！

由是观之，帝王所以建致治之绩，于数千载之上者，此道也。祖宗所以隆致治之业，于百年之间者，此道也。然则陛下之所以光前振后，而绵亿万载隆长之绪，亦岂出于此道之外哉！臣学不足以稽古，而窃尝怀复古之思；智不足以知今，而未敢忘当世之务。故酌治道之中，为探本之论，以上尘圣览。惟陛下采择而施行之，匪

惟愚臣之幸,诚宗社无疆之休也。干冒宸严,不胜恐惧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弘治十八年(1505)乙丑科

状元:顾鼎臣

策问

制曰:朕惟自古帝王之致治,其端固多,而其大不过曰道、曰法而已。是二端者,名义之攸在其有别乎?行之之序亦有相须而不可偏废者乎?夫帝之圣莫过于尧舜,王之圣莫过于禹汤文武。致治之盛,万世如见其为道为法之迹,具载诸经,可考而证之乎?自是而降,若汉、若唐、若宋,贤明之君所以创业于前而守成于后,是道是法亦未尝有外焉,何治效之终不能古若乎?我圣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,建极垂宪,列圣相承,益隆继述,为道为法,盖与古帝王之圣,先后一揆矣。朕自莅祚以来,夙夜兢兢,图光先烈,于兹有年。然而治效未臻其极,岂于是道有未行,是法有未守乎?抑虽行之守之,而尚未尽若古乎?子诸生明经积学,究心当世之务,必有定见。其直述以对,毋泛骋浮辞而不切实用。朕将采而行之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有治天下之大体,有治天下之大用。体者何?道是也。用者何?法是也。道根于心,法之所由立也。法施于政,道之所由行也。法而非道,则所以主张之者无其本;道而非法,则所以经纶之者无其具,皆非所以治天下也。然有是道,则其法可立。未有善立,是法而不奉于道者也。有是法则其道可行,未有能

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。道行而无弊，法立而能守，则推之无不准，动之无不化，外无不攘，内无不安，远无不至，迩无不服。端拱于九重之上，而操纵翕张，所向如意。运用于四海之间，而浑融贯彻所在归极。尚何治之不古若哉！帝之所以帝，王之所以王，我皇祖之所以创造，列圣之所以继述，皆不外此。彼汉唐宋者，道非其道，法非其法，又何怪乎治效之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也哉！

钦惟皇帝陛下，天启圣神，日新德学，大化神明，洽于远迩，至治馨香，彻于上下。所谓学于古训而有获，监于成宪而无愆者，盖卓卓乎足以光前而裕后矣。兹者开贤科，擢多士，御大廷，降明诏，犹谓治效未臻其极，而拳拳以行道守法为问。臣虽至陋，宁不鼓舞感动，思罄愚衷以对扬休命乎？

窃惟天生万物不能自理，而命之圣人，故曰：天佑下民作之君，作之师。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。夫以一人之身加于兆民之上，而付之以君师治教之责，亦大且难矣。求尽是责以无负乎天之所命，舍道与法二者，其奚以哉？是故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治之道也。道者，治之体也。建立纪纲，分正百职，顺天揆事，创制立度，以尽天下之务，治之法也。法者，道之用也。尝考朱熹之训曰："道犹路也，法犹度也。"董仲舒亦曰："道者，所由适于治之路也。"谓之路，则可见其为人之所共由。谓之度，则可见其为人之所当守。是二者，理与事有精粗之异，而本与末亦若二致焉。岂可以无别乎？圣策所谓名义之攸在者，盖如此然。孟子曰："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"程颢曰："必有关雎、麟趾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"胡宏又曰："道德者法制之隐，法制者道德之显。"有道德以结民，而无法制者为无用，无用者亡。有法制以絷民，而无道

德者为无体,无体者灭。是其本末虽有先后之殊,而显微则无彼此之间也。岂可以偏废乎?圣策所谓序之相须者,盖如此。

古者圣人迭兴,皆天所命。帝莫过于尧舜,王莫过于禹汤文武。其道与法垂之古今,如日中天而昭示无极,如水行也而泽润不穷,功化之美又孰有加于是乎?圣策首询乎此,臣有以知陛下嘉尧舜禹汤文武之治,而能自得师矣。臣请稽诸经传而陈其大,可乎?尧之明峻德以至于和万邦,舜之徽五典以至于叙百揆,禹之敷命率常,汤之绥猷修纪,文武之迪彝伦建皇极,至若精一执中之授受,典礼损益之因革,此帝王之道也。是道也,大公而至正,尽善而尽美,不狃于功利之好,不牵于诈力之私,小自于一身而冒于六合之大,近自于日用而放乎四海之远,造端于愚夫妇所能,而极于天地化育之所不能,尽实行之,万世而无弊者也。尧之历象授时,垂衣制器。舜之封山浚川,颁瑞考绩;禹之慎财赋,诒典则;汤之懋功赏,制官刑;文武之奠丽陈教,列爵分土,至置封建井田之制,学校征伐之典,此帝王之法也。是法也,详为之虑,曲为之防,本诸身,征诸庶民,法乎天时,因乎地利,合于人情,宜于土俗,当百世守之而勿失者也。道以立其体,而法以善其用,致治之盛万世如见,有由然矣。

自是以降,若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于前,守成于后,其道与法固皆出于帝王。然徒窃夫秕糠之似而无其实,得夫糟粕之浅而失其真,虽有事功不过小补,其孰能与于古哉?圣策继及乎此,臣有以知陛下陋汉唐宋于下风,而有所不为矣。臣请摭诸史册而陈其概,可乎?汉高祖之豁达大度,孝文之清净玄默,唐太宗之聪明英武,玄宗之好贤乐善,宋艺祖之严重孝友,仁宗之温恭节俭,于道似有得矣。然而杂霸术,尚黄老,大纲不正,闺门惭德,仁厚有余,刚

明不足，非帝王之所谓道也。汉之著律令，定税赋，唐之租庸调，府卫兵，宋之序资格，严科禁，其法似亦善矣。然而不事诗书，礼文多阙，矜骋大之心，极奢侈之欲，声容盛而武备衰，议论多而成功少，非帝王之所谓法也。盖斯道既微，法亦随变，治效之成，终不古若，何足疑乎？

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诞膺天命，扫除胡元，立帝王自立之中国，传帝王相传之正统，建极垂宪，诒谋万世。臣沐浴膏泽，尝窃窥一二，敢拜手稽首，为陛下陈之。敬天勤民，防非窒欲，身之修也；宫房无私爱，左右无偏恩，家之齐也；君臣同游之盛，朝野画一之政，国之治也；武功以戡祸乱，文德以兴太平，天下之平也。我祖宗之道，非即帝王之道乎？六卿分治，庶僚承服，百职举矣；台谏以纠正于内，宪司以廉察于外，纪纲肃矣；车旗服物之有章，宫室器用之有等，制度一矣；学校选举之有修，兵刑财赋之有制，庶事康矣。我祖宗之法，非即帝王之法乎？自是以来，圣子神孙，善继善述，不愆不忘，治化之成，盖远过于汉唐宋矣。

而圣策复以治效未臻其极，夙夜兢兢，图光先烈为言者，此陛下圣不自圣，务欲福跻皇极，化协泰和，超千古而特出，跨百王而独盛也。臣愚何足以知之。臣窃以为欲师帝王，先师祖宗。能行祖宗之道，则帝王之道在是矣；能守祖宗之法，则帝王之法在是矣。陛下大孝格天，至仁育物，谦恭逮下，明智烛微。日御经筵，讲求治理，数召大臣咨询时政，所以行祖宗之道而守祖宗之法，盖无可訾议者。但近岁以来，灵异迭见，水旱相仍，而时雍风动之休未洽。黎民阻饥，赤子弄兵，而鼓腹击壤之谣未闻。夷虏跳梁，而军政未可谓修。府库告竭，而蓄积未可谓富。内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，取

办簿书,廉靖之节日隳,华丽之风日长,而文武未可谓尽得其人,则圣策所谓行道守法未尽若古者,臣不敢谓其不然也。臣愚以为陛下之德如是,学如是,虚怀望治之诚如是。以陛下而虑此,宜无足为者,但恐不加之意耳。夫道虽不一,其要在于修身。身有不修而妄意于躐等之为,谓之能行道,不可也。法虽至繁,其要在于纪纲。纪纲有不振而疲神于不急之务,谓之能守法,不可也。然修身不外于威仪言动,而纪纲不外于举措刑赏。陛下诚能左之右之,周旋乎规矩准绳之中,一言一动从容乎仁义礼乐之蕴,则道成于上,而身修矣。身既修则家可齐,国可治,而天下可平,尚何祖宗之道有不行乎?举直措枉必协乎天下之公论,赏善刑恶不徇乎亵近之私情,法行自近,纪纲振矣。纪纲既振,则百职可举,制度可一,天下之事可兴,尚何祖宗之法有不守乎?如是则俊良登崇而谗邪远,出入有度而财用足;武备修而蛮夷慑服,刑罚威而奸宄销亡。灾异息,灵瑞臻,而百姓安堵,民物顺达,治效之隆岂不足并美于唐虞三代也哉!

虽然,此就陛下所以策臣者而言之尔,犹未要其极而举其全也。臣请究极本原,探索精微,以为终篇献焉。盖心之主宰一身,无事不体,而天之主宰万物,亦无往不在。天者理之所从以出者,天之心与吾心之天一也。是以帝王之道虽要于修身,而欲修其身必先于正心。帝王之法虽要于纪纲,而欲振纪纲惟在于顺天。不正其心,不顺乎天,则虽宵旰忧勤思以行道守法,亦苟焉而已尔。何谓正心?致知以明此心,诚意以实此心。声色货利之欲,此心之鸩毒,则远之。车马宫室之乐,此心之斧斤,则禁之。谄谀邪佞足以移此心,则斥之。便嬖近幸足以挠此心,则绝之。凡吾威仪言动之发,莫非自然,必使吾心泰而百体从令也,吾心大而万物咸备也,

是之谓正心。何谓顺天？无贰无虞，曰上帝临女也。有严有翼，曰鬼神在旁也。匹夫匹妇勿谓可下，曰此天民也。一命一秩勿谓可忽，曰此天职也。创制立度恐其悖天，揆事成务恐其违天，凡吾举措刑赏之施，不敢自专，曰天命有德也，天讨有罪也，是之谓顺天。能顺天则天与吾心为一，而吾心自无不正。能正心则吾心与天无间，而于天自无不顾。以是行祖宗之道，则道焉无弊，而足以主张乎法；以是守祖宗之法，则法焉弗失，而足以经纶乎道。体无不立，用无不行，所谓光先烈而臻治者，惟陛下所欲而致之无难矣。如是则君治教之责以尽，上天宠绥之命以凝，而磐石之宗，苞桑之业，岂不可以永保于亿万年而无虞也哉！

臣窃伏海滨，荷生成作养之德有年矣。平居所学，因不出乎道法之间，每念异日幸望清光，奉大对，期有所论列敷启，以尽责难之恭，而今也实其时也。顾臣草茅迂疏，不知忌讳，敢直述所见闻者如此。伏愿陛下留神澄省，果切于万分有一之用，俯赐采行，不胜幸甚。臣干冒天威，无任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正德六年(1511)辛未科

状元：杨慎

策问

制曰：创业以武，守成以文，昔人有是说也。然兵农一致，文武同方，其用果有异乎？文武之分始于何时？兵民之判起于何代？尝质诸古矣，《书》称尧曰乃武乃文，于舜称文明，禹称文命而不及武，于汤称圣武而不及文，周之谟烈各专其一。且三代迭尚而不言

武,周列四民而兵不与焉,何也?汉唐宋之英君令主,或创业而兼乎文,或守成而兼乎武,或有未备,亦足以善治。论者又谓天下安,注意相。又谓天下虽安,忘战则危。是治兵之道,果与治民者同邪,异邪?我太祖高皇帝以圣神文武统一天下,建官分籍,各有定制。列圣相承,率循是道,百五十年治定功成,实由于此。然承平既允,玩愒乘之。学校之法具存,而士或失业;蠲贷之诏屡下,而人多告饥。流徙之余化为寇贼,以遗朕宵旰之忧。今赋税馈运,民力竭矣,而军食尚未给;调发战御,兵之力亦劳矣,而民患尚未除。或者官非其人乎?而选举之制,黜陟之典,赏罚之令,亦未始不加之意也。兹欲尽修攘之实,谨恬嬉之戒,文治举而武功成,天下兵民相卫相养于无事之天,以保我国家久安长治之业,宜何如而可?子大夫志于世用,方策试之日,不暇以微辞隐义为问,姑举其切于时者,其为朕陈之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,有出治之全德,有保治之全功。文武并用,出治之全德也。兵农相资,保治之全功也。于并用而见其同方,则天下之政出于一,而德为全德。如日月之在天,凡所以照临者,胥天之德也。于相资而见其一致,则天下之治出于一,而功为全功。如手足之在人,凡所以持行者,皆人之功也。由是联属天下以成其身,纲维其道,以适于治,体统相承而无偏坠不举之患,本末具备而无罅隙可议之疵,放之四海而皆准,传之万世而无弊,帝王为治之要,孰有加于此哉?臣自少读帝王之书,讲帝王之道,窃有志于当世之事。然学焉而不敢言,言焉而不达。今幸近咫尺之威,立方寸之地,制策所及者,皆是道与是事也。臣敢不罄一得

之愚，以为万分之助乎！

伏睹圣问，首曰："创业以武，守成以文。"而又曰："文武同方，兵农一致，果有异乎？"臣惟三代而上，同一道也，勘乱则曰武，守成则曰文；同一民也，无事则为农，有事则为兵。初未始异也。在《易》明两作离，文明之象也。上九王用出征，有嘉。释之者曰："刚明及远，威振而刑不滥。"斯不亦可见文武之同方乎？地中有水，师。师旅之象也。而释之者曰："伏至险于大顺，藏不测于至静。"盖寓兵于农之意。斯不亦可见兵农之一致乎？是故一张一弛，号为善道，刚克柔克，协于皇极。周公冢宰，实兼东征。毕公为公，亦总司马。武夫堪腹心之寄，吉甫有文武之称。以天保治内而未尝无武，以采薇治外而未尝无文。文武固未分也。自秦不师古，专以武勇立国，语诗书者有刑，斩首级者进爵。民勇于战，皆忘生好利之人。士贱以拘，废干戈羽籥之习。至汉袭秦制，立丞相、将军，而将相之职异。唐宋以来，置中书、元帅、枢密，而军国之权偏。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后也。成周之制，以田赋出兵。一井之田，出戎马四百匹，兵车百乘。一封之田，出戎马四千匹，兵车千乘。畿方千匹，畿封万井，出戎马四万匹，兵车万乘。自五人为伍，积而为两为卒。自五卒为旅，积而为帅、为军。天子之六卿六军，诸侯之大国二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而降杀有等焉。一方有事，则命将出师，迨功成献俘，将归于朝，即守职之吏。兵散于野，即缘亩之农。兵农固未判也。至管仲相齐，欲速图霸业，乃坏周兵于内政，分国中以四乡，使国中之民为兵，鄙野之民为农。兵不服耒耜之勤，民不识干戈之具。以至勾吴之群，秦昭之锐士，成周之制，变易尽矣。此兵农之判于三代之衰也。载质之诗书所称，古之帝王，未有不兼

文武之德，均兵农之功者。称帝尧者曰：乃武乃文。四表之被，即所谓文。丹水之战，则所谓武也。舜之诛四凶，禹之格有苗，固可以武功名，而亦文明、文命之余事也。布昭圣武，见于《伊训》。然圣谟嘉言，谓非文武之全欤？文谟武烈，称于《君陈》。然整旅伐崇，下车访道，二者正未始偏废也。三代迭尚，曰忠，曰质，曰文，而不及武者，盖言忠、质、文则武固在其中。必以武言，则是秦之所尚，而非三代之治矣。周列四民曰士、农、工、商，而兵不与者，即臣前所陈寓兵于农之说。专以兵言，是为后世之制，而非成周之旧矣。

汉唐宋之君，如光武之投戈讲艺，太宗之身兼将相，庶几创业而兼乎文。其未备者，如汉高之不事诗书，而规模宏远，盖其宽仁大度，暗合乎道，况能善陆贾文武并用之言乎？孝武之封狼居胥，宪宗之平淮西、西蜀，庶几守成而兼乎武。其未备者，如仁宗之时，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，盖其深仁厚泽培植国本，况能用韩范儒者之将乎？陆贾之言曰："天下安，注意相。"则在承平时，不可不修文德。放曰："人君以论相为职。"又曰："将特大有司耳，非比也。"司马法曰："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"则在承平时，不可不饰武备，故曰："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"又曰："圣人贵未然之防。"是知兵以卫民，民以给兵，治兵乃所以镇兵，讲武即所以偃武。治兵之与治民，亦异而同也。汉之军制以南北分，南军主环卫王宫，北军主巡绰京城。有骑士，有材官，与夫南北之车骑，东南之楼船，临淄之弩手，荆楚之剑客，皆仰给于县官，而不编于齐民。识者惜其去古未远，而不能复。此汉之治民与治兵异也。唐府兵之立，其制最善。兵散于府，将归于朝，所以弭祸乱之原。二十为兵，六十而免，

而民无久役之劳。三时耕稼，一时讲武，而兵无常聚之患。器甲出于民，衣粮出于民，而国无养兵之费。治民与治兵同，而论者许其为近古，良有以也。宋之制有三衙、四厢，诸总管钤辖诸将。然终宋世国威不振者，殆兵权失之轻，而兵民分之过也。由是言之，文武者，其名也；兵农者，其实也。三代而上，兵出于农，而文武不得不合。三代而下，兵判于农，而文武不得不分。夫苟知文武之所以同，则所以治民与兵者，不容以异矣。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独禀全智，首出庶民，扫开辟所未有之污，复帝王所自立之地，武功之盛无以加矣。整人伦于用夏变夷之余，兴文教于拨乱反正之始。文德之盛，又何如哉！当时之建官也，科目则有文举武举，官联有文班武班，部属则有文选武选。当时之定籍也，常产则有屯田民田，户籍则有军籍民籍，官署则有州县卫所。然乾纲独断，无威柄下移之失；犬牙相制，无尾大不振之患。有事则共与机密之谋，无事则各掌兵民之寄。在京有司马以提督军营，在外有宪臣以总制边务，臬司有兵备之权，县吏专巡捕之职。名若分而实则相属，职若判而任则相维，保治之法，盖与三代而同符也。至若太宗表章经史，而外清朔漠之尘。宣宗崇重儒臣，而出平汉邸之变。列圣相继，益懋益敦，百五十年来固皆以文致治，而庙算不遗，神武不杀，伟列宏功照耀简册，寿国脉于箕翼，安国势于磐石，斯世斯民，盖有由之而不知者。恭惟皇帝陛下，保富有之业，思日新之图，阅历熟而见理明，涵养深而持志定。垂衣拱手而天下向风，动颜变色而海内震恐。疆场之虞扑之于方炽，萧墙之梗消之于未形。君子洗心以承休德，小人延颈以望太平。而皇心谦冲，谓承平既久，玩惕随之。臣伏读至此，有以知陛下出治之全德，保治之

全功,可因此一念而举矣。

臣窃以为陛下求治之心甚至,而奉行者,或有所未至焉。夫学校者,风俗之首也。程颢谓:治天下以正风俗,得贤才为本。使主学校者皆得其人,教之之法,悉如阳城之在国,胡瑗之在湖学,一道德以明礼义,尊经术以定习尚,不荒于嬉而毁于随,则淳厚之风可臻,而士之失业者,非所忧矣。民者国本所系,邵雍谓: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。所以宽之者在朝廷,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。使为守令者习得其人,养之之法,悉如黄霸之在颍川,张咏之在益州,遵奉诏条宣布德意,不以简丝先保障,不以抚字后催科,则因革之俗可期,而民之告饥者,非所忧矣。流徒之余,聚为盗贼,亦由教之无法,养之无素故也。以人情言之,盗贼亦人耳。人莫不爱其筋力肌肤也,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,莫不爱其田庐赀产也。在上者,不以无益之工役苦其筋力,不以不中之刑罚残其肌肤,不以流离病其父母妻子,不以诛求损其田庐赀产,则彼岂不自爱以蹈必死之地哉?今潢池弄兵、绿林称号者,在在有之。赋税之过,春支秋粮。馈运之弊,十室九空。农事在所当重也。迩者出内帑银二十万两,以济西蜀之军储,爱民可谓深矣。臣愚以为,本土之蓄积宜自足用。昔人有言:"兵务精,不务多。"今为将者,兵每务多,而财馈每患其寡。兵既多,则财馈不得不多,财馈既多,则民力不容以不屈。是民以养兵,而亦不可反为兵困也。调发之伍,动以千百,战御之功,十无二三,兵政尤所当急也。迩者发京营兵三千骑以平山东之反侧,御患可谓切矣。臣愚以为,本土之壮士,宜自可用。昔汉击匈奴,用六郡良家子,盖其熟知险易,力卫桑梓,比之他方所调发,一可当百。况京兵一出,既有行迹,居饷之劳,亦有居重驭轻之戒,固可权

其宜于一时,而非可继于旬月。是兵以卫民,而亦不可过为也。

圣问又谓,或者官非其人。臣愚以为一代之才,自足以周一代之用,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。用之诚得其道,则贪可使也,诈可使也,况蕴德行而志功名者乎?选举之制公矣,宁无腐儒而当事局,历济而投散地者乎?黜陟之典当矣,宁无冗食备员之辈,隐贤遗才之叹乎?赏罚之令明矣,宁无滥竽而受赏,戴盆而免罚者乎?诚使官各尽其人,才各尽其用,人人有忘私之公,事事有爱国之诚。彻桑土于未阴之时,徙积薪于未火之日。一郡有警则旁郡切震邻之忧,一时有警则先时思噬脐之悔,敌至不惧,敌去不侮。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师,不旷日持久而匮吾之财。内修外攘之实,必尽于条教之外,文恬武嬉之弊,必作起于玩习之余。则文德之敷,云行雨施;武节之建,雷厉风行。远可以复帝王之善治,上可以光祖宗之谟烈,国家亿万年之历,可以配天地于无穷矣。臣愿陛下益崇此德,益保此功,存无怠无荒之心,为可久可大之道。惟万几之暇少加意焉,则凡所以策臣者,可次第而举矣,何暇于多言为哉!臣干冒天威,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正德十二年(1517)丁丑科

状元:舒芬

策问

制曰:朕惟羲农以下之事见于经,秦汉以来之事见于史。见于经者皆圣贤为治之迹,见于史者,亦当时君臣相与随时而成治者也。然儒先君子之论,则曰帝王以道治天下,后世只以法把持之而

已。信斯言也,岂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,后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欤?自今观之,如画野分州,设官分职,明礼乐,兴学校,正律历,秩祭祀,均田赋,通泉货,公选举,严考课,立兵制,慎刑罚,则帝王之治天下固未尝不以法也。天性明达,宽仁长者,躬修玄默,以德化民,恢廓大度,同符高祖,事从宽厚,文以礼乐,畏义好贤,力于为善,聪明果决,得于天性,宽仁多恕,心无邪曲,恭俭仁恕,忠厚恻怛,则后世贤君之治天下,亦未尝不各有其道也。然则儒先之论,殆亦有不足尽信者欤?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,治定功成,圣子神孙,万代如见。其治道之高明,治法之弘远,直可以等帝王而上之矣。然而帝庙祀立于京师,自昔忠良多与配享,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获秩祀焉。岂非以后世之英君谊辟,其政治亦犹有可取者欤?朕膺天眷命,嗣守鸿业,临政顾治,盖十有三年于兹矣。然远师帝王之道,而望道犹有所未见。近守祖宗之法,而行法犹有所未逮。其故安在?子大夫积学待问久矣。其为朕据经史,兼本末,详著于篇。朕将采而用之,以资于治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天下无法外之治,帝王无道外之法。盖道者,出治之本,法之体也。法者,为治之具,道之用也。使道有未纯,则所以立法者,义必不精,利必不尽,虽能行于一时,而不可垂于万世。法有未善,则所以为治者,化必不洽,泽必不周,虽或致夫小康,而终不足以望雍熙泰和之盛。故论治而谓不以法,非知治者也。论法而谓不以道,非知法者也。古之帝王全于躬行心得者,既有以建天下之极,见于典章制度者,又有以尽天下之情,故功业之盛,上下与天地同流,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。秦汉以来,非不有法也,类皆小

补罅漏，而不知先王立法之原，亦非不有道也，乃其天资偶合，而不闻先王大道之要，尚何望其治效如古昔之隆也哉！然则治之不能外法，法之不能外道，盖有确乎其不可易者矣。

恭惟皇帝陛下笃于求道，审于行法，勤于致治，践祚以来，尝三亲策多士矣。始之以法天法祖，盖笃于求道之心也。继之以文武兵农，盖审于行法之心也。又继之以《大学衍义》之问，盖勤于致治之心也。兹于万几之暇，复进臣等于廷，兼是三者之心，俯赐策问，拳拳焉若有所不足，而欲益臻其极者。臣虽愚陋，敢不对扬休命于万一乎！

臣闻羲农治之极也，尧舜道之至也，三代法之备也。言法极则法之善可知，言法备则道之纯可知。故孔子系《易》，始于伏羲，则十三卦之制器利用，以法而存乎道也。序《书》断自唐虞，则二典之所载时雍风动，以治而形乎法也。删《诗》而备于文武，则天保以上治内，采薇以下治外，是又以道而显设之于法也。子思曰："仲尼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。"朱熹释之曰："祖述者，远宗其道。宪章者，近守其法。"岂尧舜不足于法，而文武犹病于道邪？盖举道则法以著，举法则道以存。故朱熹又曰："皆兼内外该本末而言也。"由是言之，道与法非判然二物也明矣。圣制以为儒先君子之论则曰：帝王以道治天下，后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。信斯言也，岂帝王之治，一以道而不以法，后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欤？圣虑深远，臣愚，何足以知之。然窃惟帝王之与后世，其为道不同，而其为法亦异。帝王道足以创法，法足以善治，故专谓之道，盖道即法之所从出也。后世之于道，或偏而未全，或驳而未纯，则其所恃以为治者，独法而已，故专谓之法，盖法始有不本于道者矣。

请因圣制所及，以凡经史所载道与法者，敬详陈之。圣人理天下，使物各得其所为极至，故其尽制曲防，莫非美意存焉。今举其大者，若黄帝之画野分州，舜肇十有二州，禹弼成五服咸则二壤，商人肇域四海以建诸侯，周人以九州之地建三等之国。而分田以定赋者，或五十而贡，或七十而助，或百亩而彻，皆以什一为中正，则封建井田之法，于是乎立矣。伏羲以龙纪官，神农以火纪官。黄帝有夫天地四方之官。唐虞建官惟百，夏商官倍其数。周官三百六十，统于六卿。而敷奏明试，三考黜陟，与夫六计八职八柄之政，亦行乎其间，则建官考课之法于是乎详矣。亲疏贵贱之有体，郊社禘尝之有仪。咸英韶濩之有制，璇玑玉衡之有具，塾庠序学秀选俊造之有等，则礼乐律历、学校选举之法，无一之不备也。九赋以为敛，九式以为节，五刑以为计，八州以为纠，弧矢以示威，伍两卒旅军师以蓄众，则货财兵戎刑罚之法，无一之或缺也。所以然者，羲农黄帝皆以神圣之德继天而王。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者，或克明峻德，或温恭允塞，或肇修人纪，或缉熙敬止，或重民五教，道无不纯而法于是焉出。不然，亦安能心代天意，身代天事，妙化导之机，而极制作之善若是哉！故曰：帝王以道治天下，而臣谓道即法之所从出者，于是可见矣。

后世贤君，若汉高之天性明达，宽仁长者，以创汉家之业。文帝之躬修玄默，以德化民而致后元之治。光武之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成中兴之功。章帝之事从宽厚，文以礼乐，济永平之政。唐太宗之畏义好忠，力于为善，速致太平。宪宗之聪明果决，得于天性，卒平祸乱。宋艺祖之宽仁多恕，心无邪曲，而有以易五季干戈之乱。仁宗之恭俭仁恕，忠厚恻怛，而有以开元佑炎兴之运。诚如圣

制所谓,亦未尝不各有其道也。但此之谓道,不过天资之近似耳。就而论之,则恶闻诗书,崇尚黄老,溺图谶以蹈封禅之非,乏刚断以启戚门之衅,以至天伦惭德,异术荒心,任智谋以成功,听谗幸以废后,帝王纯粹之道果如是乎?道既未纯,则法之所立,宜乎其不能尽善也。故汉初三章之约,律令之次,章程之定,与夫侯国之封,所谓磐石之宗、犬牙相制者,规模亦宏远矣。然不革秦习,不任周政,所以治杂于霸,其后祸难屡起,亦非法之所能防也。唐以六典建官,以租庸调取民,增置学舍生员以养士,与夫以府卫治兵,所谓居重驭轻,五大不在边者,节目亦详尽矣。然大纲不正,昏风相袭,所以治杂于夷,其后变故最多,法亦屡坏而不可支也。宋人重儒术,爱民力,以文知州,以朝官知县,以京朝官监临财赋,与夫通判县尉之置,要皆以收方镇之权,所谓混一天下,亦长虑而却顾矣。然武备颇衰,成功亦小,国势日以积弱,莫能善其后也。故曰后世以法把持天下,而臣谓法之不本于道者,夫岂不然耶?以是观之,则道有纯否而法随之,法有善否而治因之,孰谓为治可以无法,而立法可以不本于道哉!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,膺天眷命,用夏变夷,一代经制之备,真足以匹休帝王,而开圣子神孙万世之太平矣。观夫京畿诸道之建置,宗藩列爵之世封,内则罢丞相而设府部,外则罢行省而设三司。有大明官制以定其员,有诸司职掌以定其守。命官议礼,则吉凶军宾嘉之礼,有其等矣。而又有礼仪定式诸书,以示其品节制度焉。命官作乐,则郊社宗庙朝廷之乐,有其章矣。而又有太常神乐诸署,以习其器数声容焉。设国子监,以教天下之英才。外设府州县学,以育民间之俊秀。经义之制定,而士无诡异之谈;科贡之制行,而

士有汇征之望。以言乎律历，则造历有官，而闰余岁差之有算，司天有台，而休征灾异之并占。且谓至元辛巳之历渐违天度，遂以洪武甲子之岁肇起历元。律历之正何如哉？以言乎秩祀，则大而郊庙仪物典于太常，小而厉享品节详于祠部，正岳镇海渎之神号，革前世不经之淫名。帝王陵墓，三岁一降香祀之；先代贤臣，惟以当时官爵称之。祀典之正何如哉？谓田赋不均非所以遂民生也，国初丈量田亩以抑兼并，清理田粮以防奸伪，且视土地之肥饶以为税科之轻重，是虽非井田也，不几于什一之中正乎？谓泉货不通非所以资国用也，国初因桑穰之饶而钞法甚严，置宝源之局而钱法再变，茶马盐课之利则以助军需，商税鱼课之办则以助国费，是虽非帑余也，不几于九府之圜法乎？礼部以科举之式选士，必严贡举非人之律，吏部以铨选之法选官，复有推升保举之例。其选举之公，仿佛乎虞周明扬宾兴之盛也。给由虽有常期，而所以为黜陟者，复稽其旌异之典，纪录之册焉。考核虽有通例，而所以校才能者，复稽其历任之久暂，地方之繁简焉。其考课之严，颉颃乎虞周三考六计之详也。以兵制言之，既有亲军诸卫以宫禁，复有隶府诸卫以卫京城；既有都司留守司以卫一方，复有各卫守御所以卫郡邑。且府卫之所职掌，虽各有司存，而军政之枢机实由于兵部。盖统重驭轻之中，寓防微杜渐之意。此我圣祖亲历戎行，灼知古今利病，而为是良法。昔人谓其军政有统，真知言哉！以刑罚言之，大明律之纲有六，而其目止于四百六十。大明令之纲亦有六，而其目止于百四十有五焉。是虽因唐制而定五刑，其间别比类异，简而易遵，明而易晓。盖我圣祖断自宸衷，务在直言其事，庶几使人易知而难犯。昔人谓其有象刑钦恤之仁，真知言哉！夫一代经制之备如此，岂偶

然而致之哉！盖有本于其间矣。臣尝庄诵圣祖之言，有曰："朕求帝王之治，莫盛于尧舜，然观其授受，在允执厥中。"又曰："人君一心治道之本存于中者。无尧舜之心，而欲施于政者有尧舜之治，不可得也。"大哉王言！非真有得于帝王之道，能如是乎？宜其创制立法，尽善尽美，于以致雍熙泰和之盛，直等帝王而上之矣。

圣制又谓帝王庙祀立于京师，自昔忠良多与配享，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或秩祀焉。岂非以后世英君谊辟，其政治亦有可取者欤？盖自洪武六年定历代帝王之祀，自伏羲以至元世祖，凡十有六君，皆以其开基创业，大有功德于民耳。若周文王虽基周命，终守事商之节；唐高祖虽君天下，皆赖太宗之功，故不祀焉。伊尹之告其君曰："七世之庙可以观德。"圣祖秩祀帝王之意，不在兹乎？二十一年定名臣从祀，自风后以至赤老温，凡三十有七臣，皆以其始终全节，与有功德于民耳。谓宋赵普虽曾有微劳，然实深负于艺祖；元安童虽信有勋德，然难并列于先臣，故不祀焉。盘庚之告其臣曰："兹予大享于先王，尔祖其从与享之。"圣祖秩祀名臣之意，不在兹乎？故程颐之论治独归于帝王，而常不足于后世者，天下之公言也。圣祖之秩祀并隆于帝王，而亦不遗于胡元者，王者之弘度也。且以前世功德，固有当崇，而后人监戒，亦有攸视。圣意亦何深远哉！

圣制之终有曰：远师帝王之道，而望道犹有所未见，近守祖宗之法，而行法犹有所未逮，其故安在？且欲臣等详著于篇，将采而用之以资于治。臣虽愚陋，敢无一言以对，而徒进谀词曰：道则至矣尽矣，治则已臻皇极，法则无可议者矣。独不有以来曲学之诮，而上负圣明待士求言之意哉？臣窃观今日之天下，州野如旧，而民

生之憔悴日甚。官职如旧，而事功之废弛日甚。礼乐如旧，而奢僭渐形，和气未洽也。学校如旧，而道术渐乖，士习未端也。律历正矣，而能以灾异当畏为陛下陈之者谁欤？祀典正矣，而能以异端当戒为陛下避之者谁欤？田赋之均如旧也，而额外之征求无已。泉货之通如旧也，而关市之税课日增。选举之法具存，而贤才之疏远者未伸。考课之法具存，而庸劣之在位者未去。兵制虽不改乎旧也，然强壮役于私门，恩赏夺于有力，其能弭怨谤之丛积乎？刑罚虽不改乎旧也，然怙终之罪不加，罗织之风未已，安能止物议之沸腾乎？夫以天下之事，每每如此，则是圣祖之法虽善，而今之所存者盖文具耳。孟子曰："徒法不能以自行。"意者，陛下之望道诚有所未见欤？臣愿终其所欲言以副陛下之欲闻，而无复有所隐也。

窃惟帝王之道大矣，臣愚不能究极。今陛下以程颐之言为问，臣亦敬以程颐之言为献。其言曰："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。"此即臣所谓无法外之治是也。又曰："必有关雎麟趾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"此即臣所谓无道外之法也。陛下诚能重人伦之始，审王教之端，如文王之雍雍在宫，无教亦保，则关雎之化其庶几矣；图国祚之绵洪，计宗祧之嗣托，如文王之振振公子，以永姬箓，则麟趾之化其庶几矣。关雎麟趾化成，则至于兄弟，御于家邦，而道无不纯，有以匹休帝王，而增光祖宗帝王之盛治，又何难哉！是则陛下之所宜加意者，诚不在于多方也。伏愿少垂天听，克广德心，不以臣所陈之言为谬，而听之惟聪，不以臣所言之事为易，而行之惟力。矜持敬畏，不少间断。清燕之优游，无异于大廷之临莅；便嬖之使令，不忘乎儒绅之奏对，则道可纯，法可善，治可久，宗社幸甚，天下幸甚。草野之人不识避讳，冒干天威，无任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正德十六年(1521)辛巳科

状元:杨维聪

策问

制曰:朕惟自古人君临御天下,必慎厥初,而为其臣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。盖国家之治忽,君子、小人之进退,世道之否泰,其机皆系于此,诚不可以不慎也。然观之诗书所载,则亦不能无疑焉。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,首察玑衡以齐七政,而类禋望遍之并举,观天交神,庶政固在所先矣。异时月正元日格于文祖,询四岳,辟四门,明目达聪,惟恐或后,且进十二牧而历咨之,岂听言用人又在所急欤?太甲元祀,祗见厥祖,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,以训于王。是天下之政,无大于法祖宗矣。高宗恭默思道,傅说告之,尤拳拳逊志时敏之务,典学亦岂容缓欤?成王即政,周公作《无逸》,举三宗以劝之,惟以畏天爱民为主。《访落》一诗,乃又以尽下情守家法为说。《立政》一书,又以三宅三俊为不可忽,终之无误庶狱为重。意固各有在欤?抑又有可疑者,禹受命于神宗,不旋踵会群后,誓师征苗,康王率循天下,大臣进戒,首以张皇六师为言,他务未遑。顾以兵事先之,何欤?若乃禹祗承于帝,有精一执中之传。汤黜夏命,有克绥厥猷之任。武王胜殷,访《洪范》于箕子;践阼,授《丹书》于尚父。且退,而几席、觞豆、刀剑、户牖,莫不有铭,则又万世道学渊源所自,未可以寻常政事目之也。然则人君慎初之道,果孰有外于是欤?汉唐宋以来,其君臣之间盖无足与于斯者。然一代之治功论议,亦不可泯。观夫求端于天之策,治审所尚

之疏，尚德缓刑之书，荡涤烦苛之奏，与夫先天要说之十事，奉天罪己之一诏，元佑修德为治之十要，淳熙谨始自新之十目，皆于初政深致意焉。其与十渐之虑，五始之义，三卿序进授策之戒，指归所在，其果无大相远欤？夫人事有本末，物理有终始，王道之施设固有先后。端本所以治末，谨始所以图终，施之宜先则不可以少后，皆治体所关甚大，不可以苟焉者。何众说不能以皆一欤？朕奉天明命，嗣承祖宗大统，临御以来，厘革弊政，委任旧臣。凡夫敬天法祖，修德勤政，求贤纳谏，讲学穷理，节财受民诸事，惟日孜孜，次第举行。取《无逸》中嘉靖殷邦之语，建号纪元。方将体元居正，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。特进尔多士于廷，咨以慎初之道。尔多士尚酌古准今，稽经订史，明本末之要，审先后之序，悉意敷陈，用辅朕维新之治。

对策

臣对：闻帝王之御天下也，有治法，有心法。酌其因革，制其缓急，足以周天下之务，立天下之纲，是谓治法。根于躬行，原于心得，使其出之而有本，运之而不穷，是谓心法。治法不善，则施为注措之间，乖谬舛错，必无以成治。苟治法善矣，心法或未端焉，则科条虽具，品式虽详，亦弥文粉饰，而未必征之实事，勉强一时，而不能持于悠久，虽欲言治，皆苟而已。故心法存于内以为之本，治法施于外以为之用。本端而末治，体立而用行，斯为治不易之常道也。况人君临御之初，天命眷顾方新，人心向望方切，治忽否泰之机胥此系焉。所以慎其初而图其终者，可不加之意邪？是故得心法而举治法，三代以上之所以善治也。心法不纯而治法亦有所未备，三代以下之所治不古若也。然则今日慎初之道，奚有外于是二

法哉！

钦惟皇帝陛下睿哲天挺，仁孝夙成，昔潜藩邸之时，已系元元之望，一旦龙飞虎变，御极当天，宵旰孜孜，厉精图治，任耆旧之臣，厘积习之弊，天下之人莫不延颈举踵，观政听风，思见德化之成。臣以草茅，首蒙赐对，虽至愚陋，不足仰承休德，而喜庆之深，敢不掇拾旧闻，对扬清问之万一？

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机焉，识治势者乘其机以为之，则力不劳而功可成。所谓机者，初是也。盖临御之初，好恶未著，虽有邪佞之臣，卒然不敢售其奸，唯左右观望，一有隙焉，即投以所好。人君唯好之徇也，于是溺其所可乐，忘其所可惧，而后彼得以肆。天下之事，将遂愤焉以至于不可为。诚自其初谨之，不堕于小人之计，小人亦洗心涤虑，唯正之趋矣。是故识其机者慎其初，不慎其初，不识其机也。识其机，则国家由之而治，君子由之而进，世道由之而泰。不识其机，则治者忽，进者退，泰者否矣。其关系岂小小哉！太甲初嗣位，伊尹告曰："今王嗣厥德，罔不在初。"成王初营洛，召公告曰："若生子，罔不在厥初生，自贻哲命。"自古人君临御天下，率以慎初为事，臣之贤者，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也。

臣请稽经订史，因圣制所及者条陈之。舜初摄位，在睿玑玉衡以齐七政，而观天之道尽，类上帝，埋六宗，望山川，遍群神，而交神之礼举。及其即位，询四岳，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务进贤以决壅蔽之患，且进十二牧，而历以五事咨之，务用人以赖辅理之益。伊尹作《伊训》，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太甲，盖逆知其欲败度纵礼，颠覆汤之典刑，故以法祖为说。高宗以交修命傅说，说告之曰："惟学逊志，务时敏，厥修乃来。"则以君德既修，然后大臣可举其职也。

周公作《无逸》以训成王，举殷中宗、高宗、祖甲畏天爱民之事，欲其知小人之依，以为祈天永命之本。成王朝庙听政，思先人顾托之重，乃作《访落》一诗，延群臣以尽下情，率昭考以守家法。《立政》一书，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贤才之道，始以宅俊为不可忽，而终之以无误庶狱为重，使王尤知刑狱之可畏，必专有司牧夫之任，而不以己误之也。若夫禹受命神宗，不旋踵会群后，誓师征苗。康王率循大卞，召公进戒，首以张皇六师为言，似若忽内而重外者。然圣人之治，固不因外以废内，亦不因内以遗外。有苗弗率，民弃不保，禹承舜命，安得不征之？然班师振旅，诞敷文德，卒格于干羽两阶之化。周至康王三叶矣，承平既久，玩愒随之。老臣爱君，得不以张皇六师为戒。且张皇云者，亦有国之常政。军伍藏于井甸，陈法讲于蒐狝，巡边四征，寓于巡狩。会同儆军，实阅器械严纪律而已。非若后世守文者以兵为讳，喜功者则又穷兵黩武之为也。夫三代以上之君，临御之初，莫不急所先务，其治法可谓举矣。至其心法之所存，则尤致意焉。是故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，禹之祗承于帝也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克绥厥猷惟后，汤之自任于己也。武王之始克商也，访《洪范》于箕子。初一曰五行，次二曰敬用五事，次三曰农用八政，次四曰协用五纪，次五曰建用皇极，次六曰乂用三德，次七曰明用稽疑，次八曰念用庶征，次九曰向用五福，威用六极。其始践阼也，又访《丹书》于太公，曰敬胜怠者吉，怠胜敬者灭，义胜欲者从，欲胜义者凶，退而几席、觞豆、刀剑、户牖，莫不有铭。夫武王之皇极敬义，即成汤之绥猷。成汤之绥猷，即禹之中。心法之相传，精神之相契，有以开万世道学之渊源。立政非此无以为立之之本，宰事非此无以为宰之之要。

慎初之道，莫有先于此者，可以寻常政事目之哉！

自是而后，若汉若唐若宋，不足与于斯矣。安马上之习者，不事诗书；修玄默之德者，崇尚黄老。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矣。溺心图谶之说，父事三老，兄事五更矣。专为章句之习，以至锐情经术而闺门惭德，延礼文儒而声色荒心。曰心无邪曲，顾任智谋以成功。曰重道崇儒，至指道学以为党。心法之传，寥寥乎未有得也。故其为治法也，或驳焉而不纯，或行焉而有所不尽。然当时群臣之所论议，深有可取者。董仲舒对策于武帝之初，曰王者求端于天，欲人君任德不任刑。匡衡上疏于元帝之初，曰治天下者审所尚，欲朝廷崇礼而敦让。宣帝刑名绳下，路温舒以尚德缓刑劝之。章帝承永平后，陈宠以荡涤烦苛劝之。汉之臣臻意于新政者如此，惜乎其君无能以行之也。玄宗开元之初，姚崇以十事要说，曰政先仁恕，曰不幸边功，曰法行自近，曰宦竖不与政，曰罢赋外之征，曰戚属不任台省，曰大臣接之以礼，曰群臣得犯忌讳，曰绝营造，曰推监戒。德宗奉天之难，陆贽劝下罪己之诏，曰：天谴于上而朕不寤，人怨于下而朕不知，痛心腼面，罪实在予。使狂将悍卒闻之，无不感激挥涕。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，惜乎其君行之而不尽也。吕公著当哲宗之初，尝上十事于朝，则畏天也，爱民也，修身也，讲学也，任贤也，纳谏也，薄敛也，省刑也，去奢也，无逸也。朱熹当光宗之初，拟上十目于朝，则讲学以正心，修身以齐家，远便嬖以近忠直，抑私恩以抗公道，明义理以绝神奸，择师傅以辅皇储，精选任以明体统，振纲纪以厉风俗，节财用以固邦本，修政事以攘夷狄。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，惜乎元佑行之而不终，淳熙拟之而未上，故当时之治，卒莫能底于善也。由诸臣之建白观之，虽言人人殊，

其视十渐、五始、三卿序进授策之戒，指归所在，亦无大相远者。盖魏徵十渐之虑，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市骏马，初护民而今用人力，初役己而今纵欲，初亲贤而今近奸，初贱异物而今进难得，初求士而今任好恶，初绝田猎而今事驰骋，初达群情而今多间隔，初求治而今恃势，初抚宁而今劳弊，所以虑不克终也。五始之义则《春秋》之法，必书元年春王正月、公即位者，以元者气之始，春者四时之始，王者受命之始，正月者政教之始，即位者一国之始。荀况所谓三卿序进授策，则天子即位，上卿进除患为福之戒，而授一策。中卿进虑事虑患之戒，而授二策。下卿进敬戒无怠之戒，而授三策。所以欲人君慎于始也，盖与诸臣之所建谨始图终者一矣。

夷考上下数千年间君臣图治之说，既有所谓心法，又有所谓治法。而其为治法之说，又或天或祖或君或民，或内或外或彼或此，棼然其不能齐，何也？天下之理固有大分，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，必析之有以，极其精而不乱，然后合之有以，尽其大而无余。故以心法对治法言之，心法人事之本也，物理之始也。又于治法之中，以事之大且急者，对事之小且缓者言之，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，物理之始也。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，谨始以图终，其施设之序，心法固所当先。而治法之大且急者，亦奚容以或后？圣君贤臣唯有见于此，执中绥猷，《洪范》《丹书》与夫典学之说，修身讲学之说，正心齐家之说，直指乎心法之源。而其他政事之说，亦就法治之中，因其时之所宜，据其势之所至，顺其理之所在，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，又奚必其词之同哉！

臣窃伏观陛下践阼之初，责成辅臣，奖纳台谏。凡弊政之所当革者，革之无不尽；凡旧章之所当遵者，遵之无不笃。其于敬天法

祖,修德勤政,求贤纳谏,讲学穷理,节财爱民诸事,固次第举行之矣。励精之实,发于即位之一诏。中兴之志,著于嘉靖之纪元。凡在覆载之间,稍有血气之属,莫不以殷宗周宣为望。乃犹不自满假,于圣制之终曰:方将体元居正,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,欲臣等悉意敷陈,以辅维新之化。即此观之,臣有以知陛下必为殷宗周宣无疑矣。臣之所以为献者,亦惟愿不失此机而已。何则?数年以来法度废弛,天下之事已极于弊,陛下一起而新之,百官承德者日奋,人心望治者方切。此祈天永命之时,可以有为之会也。乘此机以为之,矢去川决,殆无难者,在陛下加之意而已。

近世人君,孰无愿治之心,然或卒不逮焉。岂皆力之不足,亦其初之不慎也。陛下欲求慎初之道,则心法治法乌可不加意哉!是故精察一守以执中,肇修人纪以绥猷,逊志时敏以典学,建皇极以叙九畴,戒怠欲之胜敬义,正心以修身,修身以齐家,则心法得之矣。克谨天戒以畏天,监于成宪以法祖,亲贤远奸以致治,早朝晏罢以勤政,明扬侧陋以求贤,虚怀受言以纳谏,节财以致国用,爱民以固邦本,慎刑宪以恤人命,诘戎兵以防边患,则治法得之矣。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,有治法以为心法之用,本末不差,先后有序,而谓美不俪于诗书,治不隆于熙洽,岂理也哉!慎初之道,如是而已。虽然,非初之难,丽终之难也。陛下以慎初为问,臣既陈之矣。至于图终之说,臣敢复为陛下言之。《易》曰:"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"天之行也,一日一周,而明日又一周,未有一时之息,健故也。唯其健也,故四时万物皆得顺其序,遂其生,使君子自强之健于天。少不似焉,则几成而复坏,未久而已息,何以成其治哉!然所谓健者非血气之谓,又以心为之本。陛下诚求之心,日御经筵,讲求至

理,以学养此心,整齐严肃,主一无边以敬存此心。延见公辅,亲近儒臣,随侍便殿,时备顾问,以君子维持此心。则圣心淇然,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其健,即乾矣。又何不终之足患哉!伏惟陛下深留圣意,以无失今日之机,以无负今日之望,以无忝今日改元之意,则生民幸甚,宗社幸甚。臣干冒天威,无任战栗殒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靖八年(1529)己丑科

状元:罗洪先

策问

制曰:朕惟治天下之道不可概举,其大者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。夫知人则哲,必能官而任之;安民则惠,必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。虽然尧舜尚于此犹难,夫岂后世所能及也?朕本藩服,仰承天命,入奉大统,朝夕战兢,不遑宁处。何自即位以来,灾变频仍,旱潦相继,岁复一岁,无处无之,生民流亡,朕甚恐惧。此非朕官非其人以虐民欤?或贤与不肖进退倒置欤?或劝惩之典失其宜欤?抑为我选任者失公平之道欤?夫天听自我民听,天视自我民视,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者如此,何欤?至于内有盗贼之扰,外有疆场之患,此亦以为民之害者。民为邦本,而使饥寒困苦,流离死亡,至于如此,邦欲安得乎?朕虽存保邦安民之念,求其所以,实无一得。朕欲俾灾沴潜消,民生安堵,盗贼息,边方靖,财充而食足,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?特进尔多士于廷,尔多士明于王道有日矣,且目睹时艰,岂无真识的见以匡我者?当悉心吐露,推衍所以于篇,朕当

勉为亲览焉。勿谄勿惮,勿泛勿略,庶副朕意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致治也,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费为施,有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劳为用。施不费而后顺时鼓舞之权行,用不劳而后宪天聪明之实尽。尽聪明者存乎诚,诚无疑矣。妙鼓舞者存乎变,变无方矣。无方而显作用于旁行,仁之发也,以天下之才尽天下之故,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,夫何费之有?无疑而别贤否于不遗,智之运也。以天下之公为一人之度,廓一人之度达天下之情,夫何劳之有?是故诚以基智,智以广仁,仁以尽化,化以格天,天顺而时,化和而理,仁广而通,智睿而辨。非夫先天而天不违,后天而奉天时者,其孰能与于此!故仁而不得其要,必纷错而弥文;智而不本于诚,必穿凿而任术。弥文之弊,泛而寡效;任术之弊,察而不弘。天下之事废者多矣,是故帝王存之为湛一之本,举之为易简之善,明而先觉,惠而久大,盖其所执者要而所尚者审故也。是以天地可位,万物可育,气化太和,灾沴不作。其上下一贯之理,显微无间之机乎!是故仁智合德之谓圣,志气交感之谓通,天人同归之谓治。是说之不明也亦久矣。古人之言曰:"上有好言之君,则下必有尽言之臣。"又曰:益志广德,莫善于问,乘事演道,莫善于对。臣愚恭遇陛下精明纳言,得其时矣。观时势之故,究恢济之本,极理要之说,广德业之规,臣非其人也,而窃有志焉,敢不敬述所闻以对。

惟天生民不能无欲,欲之不制,乱之成也。苟非至德,大道不行。故夫德合天者谓之皇,德合地者谓之帝,兼乎三才,足以叙伦尽制者,谓之天子。故亶聪明为元后,而佑下民也作之君师。子夏

问孔子以民之父母，孔子曰："四方有败，必先知之，一人而定四方者君也。"是故天者立君之命也，君者立民之命也。裁成之道，辅相之宜，所自成也；典礼之衷，命讨之权，必有归也。安民非君之责乎？势一而后定于义，职分而后详于仁，是故惟王建国，体国经野，设官分职，以立民极也。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以奉天道也。此则共济之义，大公之制也。官人非君之助乎？然地远则德未易遍，情异则化未易齐，求万姓之咸休至难也。听言则易于匿情，尽实则乖于广容，求九德之咸事至难也。然臣尝求之矣，四凶之恶未著也，尧不逆探其奸；元凯之善未著也，尧不责备其用。是道也，其知人之要乎？黎民敏德，在臣工之克艰；帝力不知，由百僚之师师。是道也，其安民之要乎？然而当时病其难者，思日孜孜之心，后世之弗逮，忘其有事者也。念不念之间而治忽因之，其亦可畏也哉！

仰惟陛下即位以来，务学求理，敬慎夙夜，不遗宁处，求直言以广听纳，除冗役以铲蠹害，谨鬻爵以简任使，严章法以辨优劣，其于用人可谓谨矣。免杂租以重邦本，发余帑以苏时艰，减贡献以节浮费，明冤狱以行钦恤，其于抚民可谓至矣。是宜海内兴富足之歌，天下乐有年之颂，朝著崇相让之风，郡邑尚承德之美，而休征毕集，嘉气聿畅矣。夫何近年灾故迭见？旱魃肆虐，千里相继，淫潦损苗，逾时不止，白虹示警，坤仪载震，星变上现，霾气四昏。夫天人之应，自古不诬，气数之说，匪经之训，故曰：圣王在上，日月不薄蚀，星辰不悖，雷发不震，雨雹不为菑，一气之流行故也。今也仰窥晷度，俯考玑衡，岂惟圣明虑之，至愚如臣亦宜疑之矣。然尝延询博访，近察远闻，而知斯民之困也。仓箱无卒岁之储，田里无口分之业。耕获未已而称贷复行，亦有收不以时，如苏轼之虑者矣。播

种已施而券契辄易,亦有欲亟其死,如陆贽之忧者矣。或病于赋税之增,或困于徭役之扰,至于灾异之地,犹失抚字之方。栗烈不免于悬鹑,原野谁矜夫蒙袂,是以流离载道,转相嗷嗷,攘劫为生,益见糜败,边尘稍动,僵仆满目。夫天心之仁,靡不欲其相养以生,而民之司牧,乃忍视其转死而不救,知人之道可不重省乎哉!陛下之睿思既有以洞烛其弊矣,臣也复何所言?

伏惟圣问有曰:官非其人以虐民,臣不敢谓无是也。盖古之仕也,禄不计其厚薄,职不计其大小,惟以尽分为贤,不以年数为限。今也上无责成之心,下有苟安之幸,善政未必行,能声未必著,累日积资自可叙迁,是安得不以利为利也。陛下有以处之乎?圣问有曰:贤与不肖进退倒置,臣不敢谓无是也。盖古之仕也,进以实德,不以空言,故静言如兜,不得长奸,有能如鲧,犹谓方命。今也听其辞说,无以证其素行,取其才艺,不复稽其道术,是安得不以不肖为贤也。陛下有以辨之乎?以劝惩言之,古之课绩也,日有日成,月有月要,岁有岁会,故不紊也。今给由之制,亦有视为文具而以情毁誉者乎?是赏罚无可考矣。以选任言之,古之进贤也,官长自举其僚属,荐辟不避乎亲故,皆以情也。今铨衡之法,亦有故遗所知而远绝嫌谤者乎?是公平有所碍矣。四患不除,则庶理不得;庶理不得,则群贤不登;群贤不登,则处置失宜,而百姓无赖。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,沿边无固守之防。以此立国,则国运不泰;以此制民,则民纪弗宁。夫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,言乎感应之道,察乎机缄之萌,是安得不来宵旰之忧而切多士之问也?然臣以为知致弊之由,则必有救弊之方;病化源之郁,则必有更化之道。毋亦于知人者而加之意乎?臣亦不敢为近世苟且之见,习熟之说,以负

陛下之诚意,请揆其本而论之。

夫天聪明,圣时宪,古之训也。然天之聪明不可度也,有德则降祥,有恶则降殃,大以成大,小以成小,各因其宜而未尝有为也,各尽其才而未尝有心也。山泽之广大,污疾之藏纳,而未尝靡容也。观于天道,可以知人君之度矣。舜为大智,隐恶而扬善,谦之受益,能虑以下人者也。圣贵改过,不保其往,诚于取善,无不可师,在协于克一而已。是故虚心以应之,下己以待之。水澄则妍蚩见也,衡平则轻重自伦也。必以形迹观人,则不可以尽人;必以法制绳人,则不可以服人。而况人心至神,无感不通,上之好恶靡不审,上之情伪靡不知。示之以诚,犹恐其渝;示之以疑,弊将安极?己未信而欲人之信己,小可得也;人弗信而欲其惟志之从,亦不可得也。今以虞度之私,而视圣人问察用中之心为何如哉?

虽然,此其本也,概举其端,则教育不可不端也,选举不可不慎也,考课不可不精也。而三者之中,教育又其大端也。欲端教育,在于正道术之习,重师儒之贤。欲正其习,则祖训所谓一以记诵为能,卒无实用者可戒也。欲举其师,则祖训所谓必求端人正士,以为模范者可行也。敦本而尚质,先德而后艺,如是而教有不成乎?欲慎选举,在于谨资格之弊,崇德行之科。谨资格也,则当鉴裴光庭混淆之失;崇德行也,则当用程颐荐达之议,而又止奔竞之风,重廉耻之节,如是而选有不当乎?欲精考课,在久贤能之任,明赏罚之权。久任则杜恕所谓"辟亲民长吏转为郡守,有绩则进爵加秩"者可法也;明权则傅嘏所谓"君志定,国体崇,而后责其成"者可取也。如是而课有不精乎?

然而数者之要,非秉聪明之德不能行,宪天之说,无亦所当致

省者乎？既能知人，则安民者举而措之耳。然道有升降，政由俗革，法不变则道不融，制不新则化不显。兼以时久则穷，事烦则弛，俗玩则弊，势积则屯，守其故必滞而不通，反其源斯顺而可达。是故作其倦怠，不可无劝相之道；一其趋向，不可无防范之规。刚克柔克，因人而施者也：尚质尚忠，与世相成者也。此可以观时矣。时未至而求之太骤，则易至于用智；时已至而行之无渐，亦不谓之适宜。故观其会通，顺其酬酢。以为当官之法，固可尽其才能；以为责效之期，尤当易于底绩。今习于惰逸，昧于物情，执一定之迹，应无穷之变，岂所以振皇纲而宣德意者乎？

虽然，此其本也，概举其端，则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，西北有可耕之地而无其法。旷土隙田之未治，晁错之所忧也；凿源灌渠之有法，召信臣之所行也。臣又闻因旱得雨，而皇祖犹悯其伤苗，乃免田租。今则善政置诸废阁多矣，无亦以实意行之乎？西陕告饥请粟，而皇祖倍其赍予，且令速发。今则虽有急请，稽延岁时久矣，无亦以便宜处之乎？田无定分，贫富不均，略为检制可也。赋有巧算，虚实莫究，加以清量可也。禁侈靡之风而民自足，黄霸之惠政也；豫储蓄之举而岁不饥，朱熹之良规也。然而数者之要，非达变易之宜，不能行顺时之说，无亦所当致省者乎？顺时而不悖，则贤才无掣肘之虞；任人而不疑，则闾阎有切实之效。遂饱暖安逸之欲，而无饥寒，盗贼何从生乎？盖不但龚遂之治渤海也。得抚绥攻战之宜，而无败衄，外侮何由至乎？盖不但如充国之在湟中也。生之有道，用之有节，积之有备，取之有制，财用足而衣食富，又不必刘晏之取予而后为善计也。又何患于天心之不格，灾患之不潜消哉！

然圣问于终篇尤有明于王道真实的见之说，以启愚臣之尽言，而且戒谄畏之弊，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，广谋猷之陈，上嘉下乐之情至矣，臣复何所顾忌而不终其义哉！盖闻祖训有曰："一民未安，犹为未仁；一念未诚，犹难格天。"又曰："人情遇祥则有骄心，遇灾则有惧心，惧则戒心常存，或皆蒙休矣。"呜呼！其殆天人之交，始终之义，安危倚伏之机乎！今陛下遇灾而惧，因变而警，归过于己，加念于民，是心岂有二哉！此皋陶所谓兢业万几者也，寅恭和衷者也，是知人安民之大原也，万古虚灵不昧之天德也。今之灾变即潜消也，此心之敬戒无时可止息也。孔子曰：为政在人，即知人之可以安民也，取人以身，即知人之本于宪天也。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，仁也者，即今日敬戒之真心也。是心也，天得之以情，地得之以宁，圣人得之能使天下和平。是故无有内外，无有远近，浑然与物同体者也。准则变化，皆由此出。清明在躬，可以一贯，谁则无之？难乎其纯耳。圣人之学，以纯其心者也。加以意必，即非此心，加以固我，即非此心。其得其失，不假外求，匪恩匪为，乃所自得。是故静而养之而未始有物，实渊深也；动而慎之而未始不定，实溥博也。故一念之觉即为诚，一念之放即为伪，达于此为大智，决于此为大勇，而饰外之累不足惑之矣。顺之而运用也，乃为周流之妙，失之而袭取也，乃为执方之行，而似是之非不足动之矣。以此修己，中有主而不杂于二三；以此亲贤，任必专而不疑于可否；以此为裁事宰物之柄，则拟议而不穷；以此为事天治民之本，则精明而不懈。学不知心，难言穷理，不能穷理，何以泛应。此一贯之旨也，千圣之传也，百世之经也，愚臣终身学之而未能者也。程子言：告君之贵诚也，犹钟之音系所感而应也。张子之言曰：试言乃事君

第一义,岂可有欺。臣之微诚何足为献,然亦不敢妄举以陷于自欺,刍荛之虑有补万一,亦大圣之所不弃也。惟陛下审择而力行之,不胜幸甚。臣谨对。

嘉靖十七年(1538)戊戌科

状元:茅瓒

策问

制曰:朕闻立天之道,曰阴与阳。立地之道,曰柔与刚。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。三才之道一而已,何又有去义为论乎?于是未免贤者自相私反,必如圣经而后可。且今人尤大非贤者,及人君才一用义,即谓严刻。乃作言曰:上任刑以为治,非三代之治也。却一不之反于己。三代之人皆人也,不待义临而自持,惟恐放侈。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欤?将欲利之是贪,欲之是纵,国而罔思,民而罔恤,以至于上下礼度悉不之慎为之。君人者,可不一教一治之,是非当否?抑果当乎?朕祗承天位,惟民是保。何官人者比比皆负国虐民之图,奚为用哉?尔多士师孔子之学,必心孔子之心。将此心之平正,陈为篇列,以除弊革私之道,衍为仁育义断之方以告我。勿讳勿欺,朕览之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御临天下也,内必有敬天之心,而外必有宪天之政。夫天者,理之原也。人君代天理物,故其所行必求端于天。天之道虽广博而难终穷,神妙而不可测,而其端不过有二:曰阴与阳而已矣。阳居春夏以长育为事,有刚道焉。王者继天而为

之子则用仁，而凡为慈爱，为谦屈，无非仁之统体矣。阴居秋冬以肃杀为事，有柔道焉。王者继天而为之子则用义，而凡为果断，为裁制，无非义之散殊矣。故天道运而无所积，帝德运而无所私。以此存之于中，是谓敬天纯王之心也。以此发之于事，是谓宪天纯王之政也。合心与政皆纯乎天，夫是之谓格天之治。而尧舜禹汤文武由此其选也，奚独三代之治为然乎？

钦惟皇帝陛下，禀刚健中正之资，备文武圣神之德，自即位以来，信赏必罚，威行如雷霆。发奸摘伏，明照如日月；对时茂育，容保如天地。盖粹乎斯道之中，而建维皇之极者也。臣也窃伏草茅，遥被治化久矣。乃者叨有司之荐，得以与于大廷之对，而清问及焉。永惟圣经之言，而有取于仁义并行之道。既而有慨于庶官之庞，而欲以兼夫治教之法。且冀臣等以除弊革私之道，为仁育义断之方，而戒之以勿讳勿欺也。顾臣之愚陋，何足以仰裨休德之万一乎？虽然，有所言而不实是之谓欺，则上负陛下矣；有所言而不尽是之谓讳，则下负所学矣。上负天子，下负所学，畴昔之所自许者谓何，朝廷之作养者谓何，而可如此也？臣敢不披沥衷悃，就陛下之所问及者而条陈之，陛下试垂听焉。

臣惟天下之道，有经有权。经也者，一定而不可易者也。权也者，或相兼以适其宜，或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也。人君抚舆图之广，临兆民之众，天下之所恃以立命者也。苟一于义则威之太震，民畏之而不敢亲；一于仁则惠之太亵，民狎之而不知敬。是仁之与义，犹天之有阴阳而不容以或偏也。臣故曰：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。然德教以象天之生育，仁矣，而义者未尝不防之于中。刑戮以象天之震撼，义矣，而仁者未始不贯乎其内。是仁义之交相为用，

犹阴阳之互为其根。臣故曰:道之相兼以适其宜也。然天下之势有强弱,而人君之政有德与刑。乘弱之后者利用威,而乘强之后者利用惠,此其斟酌操纵之间,犹之天道之雨以润,而日以晅,雷以动,而风以散,既成万物,而人莫窥其神。臣故曰:道之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也。是故仁义之为道也,一定而不可易者,以立天下之经;或相兼以适其宜,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,以达天下之变。稽之于圣经,验之于往古,何莫不然。彼其去义以为论,专任德而不用刑者,何其失之偏乎?

臣伏读圣制之篇,而有以辨人言之为妄矣。人之言曰:人君才一用义,即谓之严刻任刑,非三代之治。臣愚以为,用义之与严刻任刑不同也。既曰用义,则不可谓之严刻任刑;曰严刻任刑,则不得谓之用义。人君之于天下何容心哉?视其理之所宜而已矣。苟于义所当用,则虽杀人而不可谓之严,虽致人于死而不得谓之刻,盖以义之为道当如是也。至谓用义非三代之治,此尤非所谓知理者。臣不暇远引泛取,即以三代之事明之。禹之承舜也,先罚后赏以示威。汤之革夏也,申代誓众以张武。而文武之继殷也,驱除元恶,歼灭暴国以救民。故夏有禹刑,商有汤刑,周有甫刑。三代之得天下虽曰以仁,而未尝专倚于仁,有义以济其仁之所不及也。后世事不师古,遂以为三代之治,纯用德而不用刑,何失之远欤?是故不朝者赐之几杖,受赂者馈之金钱,言宽仁者莫如汉之文帝矣。然姑息成风,乾纲罔断,故不再传,而有指大如股、胫大如腰之患。刑以不杀为威,财以不蓄为富,言仁厚者亦莫如宋之仁宗矣。然声容盛而武备衰,议论多而成功少,故不再传,而有流言道路,变令推恩之讥。夫二君则汉宋之良也,一于仁而不义,而其弊犹不免有如

此者。若是而谓三代之专于任德,后世之专于任刑,可乎?不可乎?由是观之,三代之所以治隆俗美者,以其仁义之并用,内有敬天之心,而外有宪天之政也。后世之所以不古若者,以其仁义之或偏,而不能审时以度势。其于天也,或亵焉而不知敬,或悖焉而不知法也。

我太祖高皇帝承元人积弊之后,故其所以创制立法者,大率以严为本。及天下已定,又戒圣子神孙,不得复用国初之典。是其仁义之并行,刚柔之相济,其所以察乎天人之际,审乎消息之宜,而为万世虑者深矣。但国家承平日久,重熙累洽,民志日趋于玩惕,事体日废于因循。盖自正德以来,兹弊极矣。肆陛下入继大统,始振起而一新之。故自临驭十有七年以来,革者故,鼎者新,蛰者奋,困者苏,天下欣欣,咸睹太平于有象矣。而陛下犹有歉于宫人者负国虐民,若追羡于三代之英,而未之逮者。臣愚以为,虽尧舜在上,不能无小人,此在君人者驭之得其道耳。驭之之道,臣前所谓仁义之并用者是也。盖尝闻之,法禁之不行,自上犯之也。而小民之所以敢为非义者,庶官之贪顽者启之也。今天下之大,其在于朝廷擎毂,岂无有秉义竭忠之臣?然而违上所好,朋家作仇者未尽无也。其在于百工庶府,岂无有亮采惠畴之臣?然而胁权相灭,诬上行私者未尽无也。其在于都邑藩省,岂无有旬宣和惠之臣?然而违道干誉,尸禄养望者未尽无也。甚者削民之膏脂以肥其家,窃君之荣宠以张其势,掠众之美以示其恩,恣己之私以败其度者,未尽无也。陛下尊礼大臣,愈久益亲,体悉群臣,有隆弗替。其于股肱之良,而谟明弼谐者,固尝抚之以恩,而动之以礼矣。而于此不悛之徒,明罚敕法,惩一以警其百,是犹春阳之后,而震之以雷雨之威。天下

方将感陛下之仁，而畏陛下之法，奚为而一驭臣为然也。不可行乎？虽然，处今之时势，而义之所当用者，非独夷狄跳梁，而横于西北，则薄伐之师，不可以不整也。庶民僭越，而似于王章，则奢汰之禁，不可以不严也。军旅疲弊，而阙于勇敢，则简阅之令，不可以不怒也。凡若此者，要皆以精明之治，而敦夫浑厚之体，以立君道之纪纲，以跻中兴之盛业，道莫有先于此者矣。抑臣又闻之：仁育而义，王者之政也。所以主是政者，心也。故必有纯王之心，斯有纯王之政，而宪天下之政，谓非有敬天之心不可也。臣尝庄诵陛下敬一之箴，而有以知陛下之心，直可以质诸天地而无疑也。有德弗降，是违天之所喜矣，敢不敬欤？有恶弗惩，是渝天之所怒矣，敢不敬欤？以此常存于心，兢兢业业，罔敢失坠，夫然后以达于政也。仁足以育天下，而天下莫不归于仁；义足以正天下，而天下莫不疆于义。宪天之政，由是而会其全；格天之功，至是以要其极矣。虽然，敬亦未易言也。隐征之间，真妄错杂，毫厘之差，千里之缪。苟辨察之功不悉于几微，持守之力不继于厥服，则人得以胜天，欲得以夺理，又恶知其为仁而在所当体，恶知其为义而在所当用也哉！故曰：勿叁以三，勿贰以二，行顾其言，终如其始，静虚无欲，日新不已。然则陛下之言，固可谓能自得师者矣。除弊革私之道，仁育义断之方，岂外此而他求乎哉！

臣始以仁义并行之道为陛下告，终以主敬协一之功为陛下勉。初非有惊世可喜之论，然直意陛下以言求士，而臣之所以献言于陛下者，惟以明诸其心，上不敢负明问，下不敢负所学而已。惟陛下矜其愚，不录其罪，而留神秉纳焉。臣不胜拳拳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靖二十六年(1547)丁未科

状元:李春芳

策问

制曰:朕惟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,任君师治教之责,惟聪明睿智,足以有临。自古迄今,百王相承,继天立极,经世牧人,功德为大,是故道统属之有不得而辞焉者。唐韩愈氏乃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之传,至孟轲而止。孟子则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王之为君,皋陶、伊尹、莱朱、太公望、散宜生之为臣,各有闻知见知之殊。其详略同异,果何义欤?其授受之微,有可指欤?宋儒谓周敦颐、程颢兄弟、朱熹四子,为得孔孟不传之绪,而直接夫自古帝王若是班欤?其讲之统道,果求著述之功,果可与行道者并欤?抑门人尊尚师说,递相称谓,而忘其僭欤?汉唐宋而下,虽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,其间英君谊辟,抚世宰物,德泽加于四海,功烈著诸天地者,不可概少,果尽不可以当大君道统之传欤?洪惟我太祖高皇帝,体尧舜授受之要,而允执厥中;论人心虚灵之机,而操存弗二。我成祖文皇帝言:帝王之治一本于道。又言六经之道明,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,至治之功可成。斯言也,真有以上继皇王道统之正,下开万世太平之基。迨我列圣克笃前业,所以开天常叙人纪者,历百八十余年于兹。朕缵绍祖宗鸿绪,登践宝阼,惟敬惟一,叙彝伦,惇典礼,祈天命,拯民穷,思弘化理,以成参赞继立之功者,宵旰孳孳,不遑宁处。兹欲远绍二帝三王大道之统,近法我祖宗列圣心学之传,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?夫自尧、舜、禹、文之后,孔孟以

来，上下千数百年间，道统之传归诸臣下，又尽出于宋儒一时之论。此朕所深疑也。子大夫学先王之道，审于名实之归，宜悉心以对。毋隐毋泛，朕将注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，道立而后化以之弘；帝王之道本于心，心纯而后道以之会。心也者，统夫道者也。心有弗纯，则存诸中者，无贞纯精一之懿，其于道也为小成。道也者，弘夫治者也。道有弗粹，则发诸外者，无正大光明之业，其于治也为小康。小成不足以语天道，小康不足以语王道。斯岂帝王之所以继天立极者哉？故本之心也，浑乎天理，而有以裕内圣之基。而后敷之治也，若夫天道，而有以熙外王之业。天德王道，其极一也，然其本则系之学焉而已矣。学以纯心，心以会道，道以出治，治以格天。其在当时也，则帝王之治法以立；其在万世也，则帝王之心法以传。斯其道统之所由肇乎？循之而治，唐虞三代是也；得其似而理，汉唐宋是也。至矣，乌可以与帝王并欤？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、成祖文皇帝，体天弘道，因心出治，以上继皇王道统之正，下开万世太平之基。而我陛下则又神圣从于天，光明缉乎学。而治之所溥，四达不悖，薰蒸透彻，融洽周遍。二帝三王道统之传，远绍而无间；二祖列圣心学之邃，近述而弥光，粹乎无以尚矣。乃犹于万机之暇，进臣等于廷，俯赐清问，且曰：宵旰孳孳，不遑宁处。臣有以仰窥陛下望道矣。臣草茅疵贱，何所知识，可以仰裨圣学之万一？虽然，涵濡圣化，盖亦有年，其于我未见之心，祖宗治道之盛，及我陛下心学之精，亦尝佩服涵泳有以少窥其涯涘矣，敢不敬陈以对扬休命乎？

臣尝闻之:天地未判,道在天地。天地既判,道在圣人。是圣人者,道之宗也。又尝闻诸书曰:惟天地,万物父母。惟人,万物之灵。亶聪明作元后,元后作民父母。是元后者,人之主也。然则道在天下,安得不属之圣人,又安得不属之大君也哉?是故三代而上,位称其德,达而在上者,莫匪圣神,而道统之传,有自来矣。请因圣问而条陈之。

唐虞以往,书契未立,逖哉无以稽矣。故韩愈、孟轲之所称,率自尧舜而始。愈谓尧以是传之舜,舜以是传之禹,禹以是传之汤,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。是立功立言虽异,以言乎道统则均也。轲谓由尧舜至于汤,五百有余岁。若禹、皋陶则见而知之,若汤则闻而知之。由汤至于文王,五百有余岁。若伊尹、莱朱则见而知之,若文王则闻而知之。由文王至于孔子,五百有余岁。若太公望、散宜生则见而知之,若孔子则闻而知之。是见知、闻知虽殊,以言乎道统,则一也。然观孔子有志三代之英,而自伤其未逮。伊尹乐尧舜之道于畎亩,而必以吾身亲见为幸。则托之空言者,岂若见之行事哉!此二帝三王之道,所以为独盛,而道统之传,非帝王莫之能当。何也?夫所谓道者,非徒以其蕴之心也,以其本之心而宣之化也。是故以之经天,则阴阳宣节,天道其清乎?以之纬地,则山川静翕,地道其宁乎?以之总民物之纪,是百姓太和,万类咸若,民物其熙乎?道猷章而道妙流焉,实政乂而实心昭焉。体用一源者也,微帝王其孰能与于此哉?然求其要,则心焉尽之矣;究其功,则学焉尽之矣。何也?非道无以弘天下之治,非心无以会天下之道。而学也者,所以纯心以体道,凝道以出治者也。大哉,学乎!斯固帝王所不可忽者乎?是故格于上下,尧之道盛矣。然求其所

以为学者，则曰钦明允恭，其所以事其心者，何如其至也。重华协帝，舜之道盛矣。然求其所以为学者，则曰浚哲温恭，其所以事其心者，何如其至也。三代有道之长，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亦云盛矣。然求其所以为学者，则曰勤俭，曰执中，曰缉熙执兢，其所以事其心者，何如其至也？则夫治之所成，黎民于变也，四方风动也，文命诞敷也，万邦惟怀也，燕及皇天，会朝清明也。唐虞三代之化，巍乎其不可及者，谓不本于此哉！德至此而后谓之天德，道至此而后谓之王道。若夫皋陶、伊尹诸臣赞翊之功，固不可泯。而其宅中图大，以恢弘化理，建中建极，以丕昭道猷者，则岂诸臣所得而专之哉！故《易》曰："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地道无成，而代有终也。"此之谓也。

三代而降，享国长久者，莫如汉唐宋。其间英君谊辟，抚世宰物，德泽加于四海，功烈著诸天地者，亦不可少，诚有如对制所云者。是故汉之除秦苛也，深德吊民之理，以至七制嗣兴，风俗淳美矣。唐之靖隋乱也，汛收底定之功，以至三宗迭出，海宇乂安矣。宋振五季之衰也，爱养民力，出生灵于涂炭之苦，而好文守成之主，又绳绳相继焉，不可谓其尽畔于道也。向使尽畔于道，则不足以总一四海，整齐万民矣。又安能历效百年而巍然民上，以握神器乎？后之尚论犹不能无憾焉者，以其学之未纯焉耳。学苟未纯，则蕴之心者，不足以语帝王精一之传；敷之治者，不足以语雍熙太和之盛。斯岂天德王道之极哉！夫惟道化衰于上，而后讲学倡于下，此宋之四子所由兴也。以周敦颐言之，学以主静为宗，以一为要，而究其极于明通公溥，不由师传默契道体者也。以程颢兄弟言之，涵养则曰用敬，进学则曰致知，而又欲以太公顺应，学天地之常，宽和严

毅,殊途同归者也。以朱熹言之,以讲学为入门,以践履为实地,博极群书而会通于心,集诸儒之大成者也。此四子之学之大较也。是其学固亦远,宗乎周孔,而授之以政,是亦伊傅之俦耳。夫即为伊傅也,犹不可与帝王并,况无伊傅之业乎?何也?道在天下,惟帝王为能行。故道统在天下,惟帝王为能传,而臣之贤者能者,则效用仰成于下者也。辄欲接续帝王道统之传,不亦僭乎?故四子者,谓之有功于斯道,可也。以之直接帝王之道统,不可也。何也?不观之天乎,方万物之生也,日以暄之,雨以润之,风以鼓之,雷以动之。夫天穆然深尔,确然静尔,然颂生物之功者,必举而归之于天,而日雨风雷,不得而有其功。何也?太和之充,盖天实司之,而日雨风雷,不可与天道并,则知臣不可与君道并矣。知臣不可与君道并,则知四子者,不可与帝王并矣。而后之推尊者若黄干,则叙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、孟,而直以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。二程得统于周子先师,朱子得统于二程,而撮其要旨于居敬、穷理、致知、克己四者,而谓千圣万贤,所以传道而教人者,不越于此。至于真德秀则曰:孔孟之道,至周子而复明。周子之道,至二程而益明。二程之道,至朱子而大明。吴澄则曰:周子始有以接孟子之传于千载之下,二程则师于周子,而传其学,后又有朱子集周、程之大成,是皆得夫道统之传者也。夫德秀以为道至周、程、朱子而大明,则诚有之。若黄干、吴澄,遂以四子为直接皇王道统之传于千载之下,递相称述,其论蔓衍波流,直至于今,学者尊之而莫敢违,信之而莫或疑,抑孰知其失之过乎?故四子讲明著述之功,不可谓其无裨于道,而直以为远续道统之传,与帝王并论焉,是诚门人推尊之过,恐亦非四子之心也。

是故由唐虞而三代，由三代而汉唐宋，其帝王道统之传，端不可诬。若秦之于汉，六朝之于唐，五代之于宋，则皆帝王之驱除，乌足以与斯道哉！至于胡元，则又我国朝之驱除，若汉之秦，唐之六朝，宋之五代也。道统之在天下，不其沦胥以没乎？幸而皇天厌乱，我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，廓清海宇。我成祖文皇帝笃生于后，丕绍鸿休。其治化之隆，真有以远追唐虞三代之盛，而超轶汉唐宋之上矣。然其所以致治者，则莫非本于道。其所以体道者，则莫非本子心。其所以存心以体道，体道以出治者，则又孰非学以基之也哉！圣制所谓：太祖高皇帝体尧舜授受之要，而允执厥中，论人心虚灵之机，而操存勿二。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，一本于道，又言六经之道明，则天地之心可见，至治之功可成。帝王相传之要，端在是也。然臣尝求我二祖圣学之精，则《存心》一录，与夫《圣学心法》，尤其至要者欤？《存心》录凡历代帝王祭祀，有感于灾祥者，备载以垂训，而于敬天之怒，无敢戏豫者，尤致意焉。《圣学心法》凡有关于君臣父子之道者，详述以迪后，而于敬天法祖，用人理财者，尤申重焉。则我二祖之所以为学者，具见于二书。而精纯贞一，心即二帝三五之心；太和咸熙，治即二帝三王之治。天德王道，巍然焕然，又奚惑哉！此列圣之所以克笃前业，开天常，叙人纪，历百八十余年，而皇图巩固者，信皆有得于是也。

恭惟陛下以聪明圣智之资，懋精一执中之学。心之所裕者，与天地合其德。治之所成者，与皇王匹其休。肆今大化流衍，百姓太和，德浃于中夏，威行于蛮貊，至治馨香，达于上下，而休征毕集，于古所未有也。臣何幸躬逢其盛哉！臣尝窃窥陛下之所以臻此者，信本于学。而学之精实典要，则又莫过于敬一之一箴，而彝伦之

叙,典礼之敦,所由出也。臣请得而扬言之。其曰人有此心,万理咸备,体而行之,惟德是据,盖言道本于心也。其曰匪一弗纯,匪敬弗聚,畏天勤民,弗遑宁处,盖言学以体道也。其曰敬怠纯驳,应验顿殊,征诸天人,如鼓答桴,盖言治以征学也。其曰郊则恭诚,庙严孝趋,肃于明廷,慎于间居,友躬以实践也。其曰天亲民怀,永延厥庆,光前垂后,绵衍蕃盛,考祥以视履也。语其目则析之,极其精而不乱。究其旨则合之,尽其大而无余。斯其学即二帝三王之学,心即二帝三王之心,而二祖列圣之传,远以跻乎唐虞三代之盛。夫固体信而达顺,合一而不测者也。存之为天德而日新之,盛德以裕达之,为王道而富有之,大业以昌帝王之道统,谓不在兹乎?臣欲拟议其盛,而且未易以名言矣,复何所称述以为圣学之裨乎?然臣闻之,《书》曰:"慎厥终,惟其始。"《易》曰:"日月得天而能久照,四时变化而能久成。圣人久于其道,而天下化成。"我陛下之自箴也,亦曰终如其始,又曰日新不已。故学必缉熙而后底于纯,治必永贞而后底于化,陛下之学亦既纯矣,天下之化亦既洽矣。然端拱穆清之上,一日二日事有万几,有一之弗得,其宜非纯也。此敕天之命,惟几惟康,尧舜所为兢兢也。四海九州之远,刚柔异性,轻重异宜,有一之弗得,其所非洽也。此一夫不获时予之辜,舜所为拳拳也。学之纯者不使其或间,化之洽者不使其或漓,夫然后常敬常一,而道久化成。其在兹矣,非我陛下所当致力者乎?其要则在求之心而已。太祖高皇帝尝谕辅臣曰:"防闲此身,使不妄动。"自谓己能若防闲,此心使不妄动,尚难能也。成祖文皇帝尝谕解缙曰:"心能静虚,事来则应,事去如明镜,止水自然,纯是天理。"是二祖之学,诚不外于心而得之也。臣愿陛下毅然以道自任,上法乎二祖,反求诸

一心。养之于念虑未萌之先,以存其寂然不动之体;察之于几务既兴之际,以妙其感而遂通之用。俾其湛而虚也,神而明也,与太虚同其空洞焉,日月同其照临焉,四时同其运行焉,万物同其冲和焉。则一心既正,万化以行,敬不期敬,而自尔其常敬,一不期一,而自尔其常一,天德益以立,王道益以溥矣。帝王道统之传,不其益光也哉!至于用人必当,而皋夔稷契之在列;行政必允,而礼乐刑政之覃敷,则又此心之妙用,而我陛下之余事也。何敢以渎圣听哉!

陛下倘能鉴臣之愚,而于所谓敬一者贞之,贞久而会之于心,则道统之传,亘古今而独盛矣。斯文幸甚,宗社幸甚!臣何任祈吁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靖四十一年(1562)壬戌科

状元:申时行

策问

制曰:朕惟自昔帝王,莫圣于尧舜。史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矣。然当其时,下民犹咨,洚水为灾,有苗弗率,则犹有未尽治平者。岂二帝同弗之恤欤?抑其臣任之于下,而上可以无为?不然,何以垂衣而治也?三代莫盛于成周。宣王中兴,《诗》称召伯平淮夷,方叔征蛮荆,吉甫伐猃狁,惟得其人以分命之,是以不劳而治。朕常嘉之,甚慕之。朕抚天下四十有一年于此矣,夙夜敬事上帝,宪法祖宗,选任文武大吏之良,思与除民之害而遂其生,兢业不遑,未尝有懈。间者水旱为灾,黎民阻饥,戎狄时警,边圉弗靖,而南贼尤甚,历时越岁,尚未底宁。岂有司莫体朕心,皆残民以逞,有以致

之欤？抑选任者未得其人，或多失职欤？将疆圉之臣，未能殚力制御玩寇者欤？夫朕有爱民之心而泽未究，有遏乱之志而效未臻，固以今昔不类，未得如古任事之臣耳。兹欲使上下协虑，政事具修，兵足而寇患以除，民安而邦本以固，灾咎可弭，困穷可复，以媲美虞周之治，其何道而可？尔诸士悉心陈列，勿惮勿隐，朕将采而行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帝王之御极也，体君道以奉天心，而后可以建久安长治之业。肃臣纪以奉天职，而后可以成内侈外攘之功。何则？人君者，天之所授，以统一万方，而临驭兆民者也。其位尊，其任重，故君道常主乎逸。人臣者，天之所命，以左右一人，而分理庶政者也。其分卑，其事赜，故臣道常主乎劳。君能奉天以端拱于上，而以其事责诸臣，则无为而化成，不言而功著。若於穆之运，玄机之宰，不假于推迁之力，而自然遗物者矣。是谓能奉天心，而久安长治之业可建也。臣能奉君以奔走于下，而以其身致之君，则同心以共济，协忠以体国，若四时之佐，五行之吏，各效其宣布之能，而罔有违天者矣。是谓能奉天职，而内修外攘之功可成也。不然，则一人之身，万几攸萃，安能一一而理之？而庶官之众，各有司存，能不蹈于瘝旷之咎哉？故君必率臣以图久安长治之业，臣必辅君以树内修外攘之功，则和气溢而宇宙清宁，理道昌而民物康乂。顺治于内，而万方弘一统之规；威严于外，而四夷效咸宾之美。巩国祚于苞桑之固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，唐虞三代之治，不可复睹于今日哉！

钦惟皇帝陛下禀刚健中正之资，合阴阳动静之德，际熙洽御天之运，膺寿考作人之符。精诚格乎穹昊，而瑞应骈臻；妙道契乎玄

元,而休征毕集。盖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代者。臣窃伏草茅,沾被圣泽久矣。乃者叨有司之荐,得以与对乎大廷。而圣问所及,特拳拳焉,首述唐虞成周之治,继悯水旱盗贼之灾,任事失人之咎,而终究夫足兵安民之术,弭灾救困之方,且戒臣等以勿惮勿隐也。大哉皇言,忧国忧民之心见乎词矣。敢不披沥愚衷,以对扬于万一邪?

臣闻之《书》曰:"元首明哉,股肱良哉,庶事康哉。"言明君在上,而又有良臣以左右之,则庶事可理也。又曰:"惟天聪明,惟圣时宪,惟臣钦若。"言君能宪天,而为臣者自敬顺之,罔敢或悖也。是故君为元首,而宪天于上,则法天以为聪,而居高听卑,可以不劳而坐听天下。法天以为明,而临下有赫,可以不劳而坐照四方。是君者,法天道以无为者也。臣为股肱,而钦若于下,则代君以用其聪,而天下之利病,皆通达而无所塞;代君以用其明,而斯民之休戚,皆洞察而无所遗。是臣者,奉天职以有事者也。是故唐虞之世,万邦咸和矣,四方风动矣,文明之会昌矣。尧舜以聪明极圣之主,默运无为之治,而又有禹皋稷契伯益之臣,共佐太平之业,故下民之其咨也,洚水之为灾也,有苗之弗率也,尧舜非不之恤也。惟其忠良之佐,足以赞皇猷;弼直之邻,足以弘帝道。以恤阻饥则有率育之臣,以拯昏垫则有克勤之臣,以格负固则有赞德之臣。诸臣者,其奉君如奉天也,孜孜焉同寅协恭,罔敢怠遑也。故尧舜虽有旰食之忧,而终得以享垂衣之治。至今称中天之盛者,必曰唐虞,此尧舜得臣之明验也。周宣之世,海内乂安矣,国势浸隆矣,文武之业复矣。宣王以聪明有道之君,嗣守无疆之业,而又有召虎、方叔、吉甫之臣,夹辅中兴之治。故淮夷之猾乱也,荆蛮之不靖也,玁狁之虔刘也,宣王非不之虑也,惟其位元宰者才兼乎文武,总元戎

者勋联乎将相。有宜威江汉之臣，而淮夷率俾；有壮猷南国之臣，而荆蛮来威；有薄伐太原之臣，而猃狁于让。诸臣者，其事君亦如事天也，惴惴焉矢心协力，罔敢戏豫也。故宣王有继述之思，而终以成再造之绩。至今称中兴之盛者，必曰成周，此宣王得臣之明验也。尧舜宣王之为君，法天道以无为。而唐虞成周之臣，奉天职以有事。则所以达久安长治之业，成内修外攘之功者，岂偶然哉！

臣伏观陛下临御以来，四十有一年矣。上帝之申眷，不为不隆，而诚敬愈笃。祖宗之成业，不为不固，而仁孝愈纯。钦天有记，以表昭事之忱。祖德有诗，以发聿追之念。至于虑切民恫，任专吏职，责成于守令矣，而巡督之臣，岁不绝遣；外付托于将帅矣，而总制之命，任必加隆。无一念不在于民瘼，无一言不轸乎国虑。臣有以仰窥陛下之心，即尧舜之心，而周宣不足侔也。于今诸瑞咸集，四灵毕至，固足以彰陛下之峻德鸿勋，超卓百代矣。然淫潦为灾，则町畦有垫溺之苦；亢旱为虐，则阡陌有枯槁之忧。倭夷窃发于东南，而海波弗靖；丑虏跳梁于西北，而边尘屡惊。甚则辽蓟之势，日就孤危；而江右之贼，岁成延蔓。殊非圣世之所宜有者，正尧舜忧民之时，周宣励精之日也。

臣伏读圣制有曰："间者水旱为灾，黎民阻饥，戎狄时警，边圉弗靖，而南贼尤甚，历时越岁，尚未底宁。岂有司莫体朕心，皆残民之逞，有以致之欤？"陛下之言及此，万国万民之福也。臣窃观内外诸臣，凡折圭儋爵，结绶分符者，孰非陛下之宠荣乎？凡拥旄杖钺，制阃握兵者，孰非陛下之威灵乎？谓宜夙夜匪懈，寝处不遑，布宁谧之化于域中，扬振肃之威于阃外，不负天子而勿为圣世之瘝官也。然各私其身者，罔致恤于民依。各利其家者，莫究心于国事。

内而守令藩臬，固必有旬宣惠和，忧勤抚字之臣矣。然而肥己瘠民，营私蠹国，以催科聚敛为能，以簿书期会为急者，亦多有之也。外而营屯督府，固必有敌忾鹰扬，严明果毅之臣矣。然而坐失机宜，轻损威重，隐败衄以为捷，幸安静以为福者，亦恒有之也。人臣咸若是，则何以成内修外攘之功，而佐久安长治之业哉！盖陛下爱民之心，容保如天地，而诸臣不能承宜德意，以弘康国之猷。陛下遏敌之志，果决如雷霆，而诸臣不能奉扬威命，以茂肃清之烈。是自负于尧舜成宣之主，而有愧于唐虞成周之臣多矣。

及读圣制终篇有曰："兹欲使上下协虑，政事具修，兵足而寇患以除，民安而邦本以固，灾咎可弭，困穷可复，以媲美虞周之治，其何道而可？"臣愚以为，上者下之表也，政事者臣之纪也。足兵以除寇，将帅之责任也。安民以固国，守令之职业也。灾咎之有无，困穷之复否，皆由此出者也。为今日计，莫先于任人，尤莫要于择人。夫国家分职命官矣，即列郡专城，遐陬僻壤，莫不置吏，盖未尝不任人也，臣以为任之而未当也。国家举贤敛才旧矣，即铨司法曹，明黜显擢，罔有违例，盖有未尝不择人也，臣以为择之而未精也。任之未当与择之未精，而欲得人以俾圣治，是犹楩梓未充，而需栋梁之用，樵苦弗习，而希稼穑之成，臣知其弗能也。故夫欲修内治者，在慎择乎守令而已矣。欲平外患者，在慎择乎将帅而已矣。董仲舒曰：守令者民之师帅，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。守令而不得其人，虽日布蠲恤之令，时廑惠鲜之思，民犹不被其泽也。今也阖郡无文翁之化，而渔猎民资者接踵。邑里无鲁恭之风，而朘剥民膏者比肩。以牧羊而暴政日闻，以齿焚身而败官弗恤。郡县之民，几何不流离而攘窃也。必也精选用之法，严举劾之科。其未任也，试以经

济之略,必求谙练民情,通达治体,而不拘选用之途,如唐试理人策可也。其既任也,责以久任之功,必使吏安其官,民狎其政,而不拘迁转之格,如汉之为吏长子孙可也。其任而获效也,优以格外之赏,必为之车服,崇之阶御,以彰卓异之勋,如汉之爵至关内侯可也。如是则有民有土之寄不轻,效迁数易之弊可免,而人知淬励,以期不负乎宠渥之恩矣,宁有守令失人之患哉!

孙武曰:"将者,三军之命,国之重任,不可不知也。"将帅而不得其人,虽决策于九重,定计于千里,犹未可以临敌也。今也操练之律虽严,而士无投石超距之勇,衣粮之给如故,而将无搴旗陷阵之能。论战斗则缩颈而股栗,闻调遣则掩耳而口噤。边圉之寇,几何不肆行而窃发也?必也慎武举之选,严比试之条。有洞识兵机,明习边务者,材可任也,则不拘以骑射之习,如任杜预以平吴可也。有摧锋陷敌,决胜先登者,功可录也,则不绳以文法之细,如赦魏尚于云中可也。有保障一方,折冲万里者,权可假也,则不牵以中制之命,如委充国于金城可也。如是则真材不耻于武弁,良将不苦于约束,而人得展布以自效。夫捍御之能矣,安有将帅失人之患哉!有贤守令以宣德化于域中,则政治毕举,而内有顺治之休。有名将帅以扬威灵于阃外,则纪律章明,而外有威严之烈。由是民生举安,则邦本有磐石之固。由是兵威日振,则寇患无潢池之虞。和气交蒸于海宇,而灾害不兴。颂声流布于黔黎,而困穷以复。尚何不足以成久安长治之业,而绍唐虞成周之盛哉!

抑臣又闻之,朝廷者四方之极也,纯心者用人之枢也。惟陛下常存敬一之心,以端拱于上而已。敬则存其心而不放,一则纯乎理而不杂。深宫燕闲之中,而不忘乎知人安民之虑;斋居邃密之际,

而日严夫敬天法祖之忱，则心正而朝廷百官皆一于正矣。文武大吏有不奉承，而守令将帅有不奋励者哉！臣不识忌讳，干冒天威，无任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隆庆二年(1568)戊辰科

状元：罗万化

策问

制曰：朕惟君天下者，兴化致理，政固多端。然务本重农，治兵修备，乃其大者。《书》言：先知稼穑艰难，乃逸。又曰：其克诘尔戎兵，以陟禹之迹。夫成王初亲大政，而周公即拳拳以此告之，其意深矣。朕仰荷天眷，获嗣丕基，自惟寡昧，未烛于理。尝恭诵我太祖高皇帝《藉田》谕，成祖文皇帝《务本训》，乃知王业所由兴，民生之不易。及观祖训所载居安忘备之戒，又日兢兢焉。兹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，又屡敕边吏慎固疆圉，博求制虏长策，亦欲庶几乎知艰诰戎，以觐扬我二祖之光烈。顾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，督策虽勤而武备犹弛。四方浮惰者众，未尽归农也。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业欤？自屯盐之法坏，而商农俱困，边储告乏。今欲举之，其遗法尚可复欤？丑虏匪茹，警报岁闻，何以创之，使不敢复窥欤？议者或言宜战，或言宜守，或欲罢调兵，或欲练土卒，计将安所决欤？朕日夜图虑安攘之策，莫急于斯。而行之靡效，其故何欤？抑其机要所在，未克振举，故人罕实用，功难责成欤？尔诸士习于当世之务久矣，其仰绎我皇祖垂训贻谋之意，有可以便民益国者，明以告，朕将采而行之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人君之治天下也,必安攘兼举而后可以成天下之至治,必明断并行而后可以收天下之实功。何也?君犹天也,凡内而中国,外而四夷,皆覆冒于天,而为君所统驭者也。惟天好生,而覆帱之用并育而不害。惟君法大,而安攘之绩兼举而不遗。故务本重农以厚民之生,而予以成顺治之休。治兵备以固国之防,而于以达威严之化。是二者,诚有国之先务,而不可以偏废,不可以缓图者也。然非明以烛之于先,而断以行之于后,则虽外慕乎安内之名,而实效罔臻。虽从事于攘外之文,而成功罔奏。其何以合内外之治,而用舒夫宵旰之忧也哉?故必君以实心主之,而委任以责成者,恒出之以英明果断之勇。臣以实心效之,而分猷以宣力者,每竭之以左右替相之诚。然后君臣道合而百度贞,上下志同而万化广,中国可安,四夷可攘,内可顺治,外可威严,而久安长治之功将致之而无难矣。

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之德,膺历效之归,至诚飨帝,恭己临民。天下臣庶,孰不翘首而观,拭目而望,以冀沾维新之化?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见,求治愈殷,乃特进臣等于廷,俯赐清问,拳拳乎安内攘外之策。顾臣愚陋,曷足以知当世之务?虽然,陛下此举盖将采而行之,非虚循故事已也。苏轼有言:"君以名求之,臣以实应之。"矧今陛下以实求之,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万一耶?

臣窃闻之《书》曰:天降下民作之君,作之师,惟其克相上帝,宠绥四方。则知天之生民,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,其责恒寄之君;而君之主民,所以生养而安全之者,其道实法乎天。此人君所以与昊天同一道也。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,则凡历象日月以经天之时,体

国经野以相地之宜，立纲陈纪以定民之极，爱养樽节以尽物之利，皆所以兴化而致理也，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。然语其政之大者，则惟曰务本以重农，治兵以修备二者而已。何也？盖国以民为本，而农者民之命也，兵者又民之卫也。农有不重则衣食无所自生，而啼饥号寒之民，且将有转死于沟壑者矣。君固代天以任养民之责者也，而乃使民无以为生，可乎？兵有不治则备御无所由固，而寇贼奸宄之发，且将有骈首于锋镝者矣。君固代天以当安民之责者也，而乃使民失其所卫，可乎？是故成王初亲大政，正天心陟降之际，人心观仰之时也。而周公所以拳拳于告戒者，一则曰知稼穑之艰难，乃逸，一则曰其克诘尔戎兵，以陟禹之迹。是岂无深意而漫为是言者哉？盖以知稼穑之艰难，则农事修而民食有资，人君养民之责尽于此矣。知戎兵之当诘，则武备饬而民生有卫，人君安民之责尽于此矣。夫人君而诚使民之得养也，民之获安也，尚何化之不可兴，而理之不可致哉！故穑人成功，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。守在四夷，而重译之朝愈远而不替。此古今之称善治者必曰成周，而诵周公之功者，亦至今不衰也。

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谕曰：欲财用之不竭，国家之常裕，鬼神之常享，其必由农乎？大哉王言！谆谆乎重农之意也。成祖文皇帝务本有训，首举太祖创业之难，次及往古圣贤之君，昏乱之主，以昭鉴戒。讦哉圣谟，切切乎垂裕之心也。而又作《祖训》一书，兢兢乎选将练兵之图，居安忘备之忧，则当时所以重民之命，严民之卫者，盖周至而曲尽矣。故民皆乐业，而太和之治允洽。夷皆贡琛，而来王之化益昭。内固无不顺治，而外亦无不威严。所以上追成周之盛，而启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者，端不在于此哉！惟我

皇上临御以来，躬率臣民耕籍于南郊，则一念重农之意已切至而不虚，而又屡敕边吏慎固封圉，博求制虏之长策，则一念防患之心又诚笃而匪懈。其于二祖之所以垂训，已身体而实践之矣。宜农事修而民无不遂之养，武功振而国无不安之民也。乃今彝典虽举，而实政未孚。啼饥号寒之民，不惟见于穷陬僻壤之所，而通都大郡亦或有不免焉。督责虽勤，而武备犹弛。寇贼奸宄之发，不惟见于穷边荒服之外，而弄兵赤子亦尚有未靖焉。则所以廑我皇上宵旰之忧，而不遑豫逸者，良有以哉！

臣尝反覆思之，而得其故矣。试以农言之。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，归农者鲜，此生之所以不众，而用之所以不舒也。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，其道无他，惟贵谷粟而已矣。盖谷者，民之所资以为生也。民终日不食则饥馁随之，乃今挟末技而轻去其田里者，岂民之皆不乐生哉？谷贱故耳。我国家于常赋之外，罪有折赎，盐有飞挽。初非不贵谷也，嗣以国用不轻而见小以忘大，于是有折色之兑，有解银之额，而穑人之功日渐轻矣，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。故臣愿贵五谷，贱金玉，而晓然使知百谷之重，如晁错之所奏焉。则激劝化导之下，岂无力本之农矣乎？如是而谓民之有失业者，未之有也。

若夫屯政之修，盐法之理，又厚农通商之最大者，独不可讲而行之乎？臣以为法久而弊者，势也；遇变而通者，权也。故屯种之田乾没于豪右，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权门，屯政之废久矣。然不曰湖山斥卤之可垦辟乎？奸豪欺隐之可没入乎？游手游食之民之可驱率乎？昔韩重黎之田振武，郭子仪之耕河中，彼岂夺诸其民者与？不过假不耕之地，而收无穷之税耳。今宜早为之制，田之见存者，

履亩而正界，兵之服农者，间岁而代耕，而又时申召募之令，各与以可耕之田，则经界定而侵并之奸不肆，屯聚众而树艺之功可成。昔人谓其宽民力之最大者，正谓此也。工本之钞既难于补给，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兑，盐法之坏久矣。然不曰钱钞之用有当均者乎？输纳之粟有当复者乎？私挟私贩之令有当严者乎？昔管仲之煮山海，刘晏之斡淮盐，彼岂掊诸其民者与？不过总其权于上，而布其利于下耳。今宜定为之制，重钞法以收买余盐，而使灶有所偿，轻中纳以广招商人，而俾盐无所滞，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，商有余赀而正课自溢。昔人谓其飞挽之最速者，正谓此也。不然则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，法禁愈严而盐法愈不理。辟之医者，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标，亦终必死而已矣。欲农商之两利也，胡可得哉！

以兵言之，方今边疆之地，丑虏匪茹，警报岁闻，此备之所以不严，而武之所以未振也。今皇上诚欲奋天下之武，而克壮其猷，其道无他，唯重将帅而已矣。盖将者，兵之所恃以为主也。兵一日无将则丧乱从之，乃今食廪饩而轻离其卒伍者，岂兵之皆不卫主哉？将轻故耳。我国家于沿边之地，分据以参将，专制以总兵，初非不重将也。后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轻武，于是有巡抚以辖之，有总督以统之，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，果安责其应敌而致胜也。故臣愿重其权，专其任，而屹然使当一面之寄，如赵充国之所行焉，则委任责成之际，岂无敌忾之勇矣乎？如是而谓虏之有窃发者未之有也。若夫战守之策，调练之宜，又安边保邦之最急者，独不可议而行之乎？臣以为一劳者永逸之基也，暂费者久宁之道也。夫今之虏非昔之虏矣，飚举鸟集，众寡之势既殊，而狼奔豕突，险阻之地难凭，此当事者所以苦于战守之难也。然臣窃计之，举匈奴之众，曾未足

以当中国之半，而卒未有能一创惩之者，其故何欤？无乃先发之谋未定，而积弱之气有未振乎？兵法曰：宁我制人，毋人制我。此劳逸主客之几也。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，不惮于三年之久；而孔明之保全蜀也，不辞夫六出之频。彼岂好为是穷兵哉？诚以不创之于前，则后之凭陵者当未艾，而不制之于我，则彼之窥伺者日未息耳。今丑虏之猖炽既如此，而犹因循委靡，不思所以振作奋励之术，则何以成中兴之治，而保边境于无虞也哉！故臣即今之势以权战守之策，必也其先决战乎？盖必以战为守，庶可以折方张之虏，而奠不拔之基也。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，锐气消沮，怯懦既已成风，而劳费不赀，司农又复告匮，此当事者所以病于调练之难也。然臣窃思之，即燕赵之士，固素称多慷慨之材，而卒未有能一饬练之者，其故何欤？无乃屯盐之政不举，而给饷之期有不时乎？兵法曰：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。此饱馁勇怯之势也。故昔孔明之讨汉贼，莫急于五丈之屯，而唐宗之夷大难，悉仰于江淮之赋。彼岂徒为是扰民哉？诚以未战而不足其食，则不可以得其心。将战而不得其心，则不可以用其命耳。今边兵之柔脆既如此，而犹苟且支吾，不恩所以长虑却顾之道，则何以振维扬之武，而致殷邦之嘉靖也哉！故臣即今之时以究调练之宜，必也其先理财乎？盖必财以为养，庶可以作有勇之气，而底于襄之绩也已。不然，则闻敌而破胆者，既不能战也，而何足与言守？枵腹以待哺者，既不能养也，而何可以加练？譬之养身者有七年之病，而不蓄三年之艾，亦终无得而已矣。欲中外之宁谧也，胡可得哉！虽然，天下之事非知之难，而行之难。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贵，而用言之贵。故知而弗行，犹弗知也，求而弗用，犹弗求也。

臣伏读圣制有曰："朕日夜图谋安攘之策，莫急于斯，而行之靡效，其故何欤？"臣以为陛下特未实行之，而臣下亦未能实奉承之耳。果曰行之而靡效，则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，我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者，果虚语也。而抑别有要机之执，以为振举之术也哉？臣以为听言贵广也，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。察言贵明也，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断。伏观皇祖之训有曰："内外大小官员，其言当理，即付所司施行，诸衙门毋得阻滞。"是言也，其兼明与断而出之者矣。故臣愿陛下奋精明之气，大明作之功。谷所当贵也，则断然以贵之，而不狃于近利之私。将所当重也，则断然以重之，而不惑于一偏之见。屯田盐法以次而举，战守调练相机而行。其始也，简众贤以使之，而不贤者弗庸。其既也，分众职以任之，而不职者必黜。贤否欲明以辨，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，而光不可掩也。赏罚欲必以信，轰然如雷霆之鼓于天，而威不可测也。然后君宰其权，臣能其事，上作其气，下效其能。守令司民牧者，诚知重农而劳心于抚字，则国无不辟之野，而野无不耕之民者，可几也。而何游民不归农之患哉？将帅司兵柄者，诚知奋武而尽力于封疆，则士无不振之气，而国无不伸之威者，可几也。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？盖惟明克允惟断有成者，既并用而不偏，故内安中国，外攘四夷者，斯兼举而不遗，周成王之治，固不得专美于前，而我祖宗之业之盛，又将廓大而增光之矣。此非要机之所在，而所当振举者哉！

抑臣又有献焉。心也者，万化之原，而明与断所从出者也。使其心纯乎天理之公，而绝无人欲之私，明断固浑然而在。苟一以私蔽之，则明有时而昏，一以欲累之，则断有时而失。其何以主宰化机，而役使群动哉！宋儒范氏曰："君心唯在所养。"故臣愿陛下存

养省察以体其心，精知力行以强其心，广询博采以大其心，亲贤远佞以纯其心。一念之萌则曰：我其忘稼穑之艰矣乎？一虑之兴则曰：我其忘戎兵之诘矣乎？然后心无不存，而可以全明断之德，可以保安攘之功。此臣之愚忠拳拳而不已也。伏惟陛下少垂察焉，则臣愚幸甚，天下幸甚。臣草茅贱士，不识忌讳，干冒天威，不胜战栗之至。臣谨对。

万历八年(1580)庚辰科

状元：张懋修

策问

皇帝制曰：朕惟治古帝王大经大法，具在《周书·洪范》。其所以宰持万化，统摄九畴，则建用皇极，备矣。而论者谓乂用三德，实为权衡。又谓皇极以体常，以立本，三德以尽变，以趋时，则正直刚柔，固与建极殊路欤？抑亦异用而同体也？三季以还，英辟代有，若躬修玄默，庶几刑措，力行仁义，身致太平，与刑名绳下，而表用循良，柔道理物，而总揽权纲者，于三德亦有合欤？又有可疑者，政务严切，事从宽厚，异施也，胡以各适于治？优柔好儒术，威强则武宣，异尚也，胡以同归于衰？含容姑息，见谓养乱，而仁柔有余，刚武不足者，胡以称庆历之隆？猜忌刻薄，遂致播迁，而精于听断，无复仁恩者，胡以媲贞观之美？至于唐虞夏殷之盛，所谓平康之世也。乃弼教以象刑，格苗以干羽，戮后会，泣罪人，敷政优优，秉钺烈烈，其治亦兼用刚柔，何欤？朕绍休鸿业，精求上理，思建皇极为天下先。尝深诏执事，黜朋比，期荡平，祛伪铲浮，敦本责实，八载

于兹矣。然而教化未洽,风俗未同,吏治未尽还淳,人心未尽归厚,岂朕之不敏不明,无能端好恶以示之极欤?抑三德之用,犹有未当欤?昔人论治,以水火喻宽猛,以阴阳配刑德,以琴瑟证缓急。与夫芒刃斧斤之说,粱肉药石之譬,是可采而行欤?夫舍刚柔而求正直,不善用三德而猥云极建,朕不知其解也。故进尔多士于廷,爰咨爰度,其尚阐析经训,标揭化原,若何以明教正俗,驭吏率人,俾斯世会归皇极,用追古帝王之治?悉心敷对,称朕意焉,毋有所讳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道,天道也。故必有合天之心法,以端化理之原;亦必有宪天之治法,以妙化裁之用。何谓心法?全体天德以为敷锡庶民之本,无偏无陂,大公而顺应者是已。何谓治法?奉若天道,以为变通宜民之政,知柔知刚,鼓舞以尽神者是已。心法立而纯粹之精,与於穆而并运,斯圣人之所以合天也。治法行而神应之妙,与大造而同流,斯圣人之所以宪天也。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极之体,主持乎三德之用。宪天者以趋时而刚柔之用,流行于正直之中。体用合一,显微无间,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阶序而化行若神,纳天下于皇极,措斯世于平康者,率由此道也。

钦惟皇帝陛下,躬不世之资,抚綦隆之运,天下喁喁然称圣主矣。临驭以来,孜孜讲学,寒暑不替,而表正之极端,事事访求,细大不遗,而平康之化普。任贤图治,敛福锡民,八柄驭臣,九德咸事。德之所及,与河海而同深,威之所加,与风霆而并迅。治化之隆,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。乃犹不自满假,于万几之暇,进臣等于廷,俯赐清问。谓帝王之大经大法具在《洪范》,故首以皇极三德同体而异用者为言,继以古昔君人异用而同体者为证,复询臣等以

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策，期使斯世会归于皇极，以媲美古帝王之盛。斯虞帝清问下民，周王望道未见之心也。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休命乎？

臣闻《书》曰天锡禹《洪范》九畴，彝伦攸叙，则《洪范》之书乃天道也。人君奉天以子民，则必法天以运治。臣请言天道。夫太虚无形，秉握化权，溟茫漠泯，涳濛鸿洞，是天道之所以立体也。嘘之以阳，吸之以阴，鼓之以雷霆，晅之以日月，润之以雨露，肃之以雪霜，是天道之所以致用也。生者杀之机，翕者张之地，万物各得其和以生，各得其养以成。风霆日月，霜雪雨露，日流行于亭毒之中，而太虚之体漠然不见其迹，斯天道之所以尽神也。人君法天以治，故皇极之畴曰：无有作好，无有作恶。无党无偏，王道荡平。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是圣人之心法与太虚而同体也。夫使天下而尽由于荡平，则圣人固可不赏不怒，垂衣拱手而默顺于理。乃人之才性殊科而世之情伪多变，将默然而任之乎？不容以无为也。将一法而治之乎？不能以尽变也。于是以其皇极之体敷之为三德之用，抚平康以正直，驭强弱以刚柔，有正治之者焉，以刚克刚，以柔克柔是已，有反治之者焉，以刚克柔矣，柔克刚是已。其情为喜怒，其发为好恶，其事为生杀予夺，其权为威福命讨，其具为礼乐法制，爵禄铁钺，是圣人之治法，与日月风霆、雨露霜雪并运者也。然其为用妙矣，或纯用乎刚而天下不见以为毒，或纯用乎柔而天下不见以为懦，或刚而行之以柔，或柔而行之以刚，或先刚而后柔，或先柔而后刚，鼓之舞之，使天下日迁善远罪，而莫测其所以然者，是圣人之所以法天而尽神也。蕴之于内则浑涵精粹，贯彻于几微而化原以正。运之于外则交发互施，错综于万变而化理以弘。其相须之

妙用如此。朱熹所谓乂用三德实为权衡，陈卿所谓皇极以体常以立本，三德以尽变以趋时，盖得其旨哉！三五之隆，至德渊闳，运用之妙，六籍所不能模焉。略观其迹，弼教明刑疑于刚矣，格苗舞羽又何柔也？下车泣罪疑于柔矣，后至之诛又何刚也？秉钺烈烈疑于刚矣，敷政优优又何柔也？凄然似秋而人不以为私怨，煦然似春而人不以为私德。要之归于平康正直而已，斯舜禹成汤之所以善法天也。

自时厥后，世道浸衰，天亦不畀以《洪范》九畴，世主暗于大道，好恶反侧，既无以建皇极之体，至其治理则亦就其才性之近者而成之。汉文躬修玄默，几致刑措，似矣，而强宗悍虏莫能制也。汉宣刑名绳下，表用循良，似矣，而无辜被戮不尽无也。光武总揽权纲，盖亦兼用柔道，而信谶失刑有遗议焉。唐太宗力行仁义固已身致太平，而推刃同气有余愧焉。明帝政务严切，章帝事从宽厚，唐宣精于听断，无复仁恩，宋仁仁柔有余，刚武不足，则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所谓东壁而望，不见西墙者也。彼所谓英君哲王也，而犹如是，况乎忧柔好儒术而倒持国柄，威强刚武宣而见制外戚，含忍姑息而凌逼于方镇，猜忌刻薄而播迁于奉天，如元、哀、代、德者，又乌足道哉！

我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，肇造区夏，体备玄德，治兼往圣。观其和抚四夷，不勤远略，则舞干不足以为文；蹙吴灭汉，拯民水火，则秉钺不足以为武。定律令，锄强梗，则象刑戮逆不足以为威。赦灾眚，蠲田租，则泣罪解网不足以为德。臣尝伏读御注《洪范》，以阴骘下民属之天，以相协厥居属之君，盖仰而颂曰：斯天再锡我圣祖以《洪范》九畴也。斯世斯民归极会极二百年矣。我陛下绍休圣

绪,精求上理,虚己悬衡,因物顺应,则好恶之私不作,祛伪铲浮,敦本责实,则偏陂之习已消。蠲逋税,谨谳狱,奖贤能,行久任,至恩也,柔道也。振材官,饬学校,诛侠少,申禁令,至威也,刚道也。

臣尝伏读圣谕曰:朕方嘉与臣民会归皇极之路,曰:用臻师师济济之风,归于荡荡平平之域。盖又仰而颂曰:斯天三锡我皇上以《洪范》九畴也。纪纲振举,黎庶乐业,四夷向风,百嘉畅遂,建极之本,三德之用,陛下盖允蹈之而平康会归之化,盖已同符烈祖,追配哲王矣。乃圣问犹以为教化未洽,风俗未同,吏治未尽还淳,人心未尽归厚,自引以为好恶未端,三用未当,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化,臣愚,何足以知之?虽然,臣闻古语,君行意,臣行事,故明其义者君也,能其事者臣也。今朝廷所以明教正俗,驭吏率人,布之诏令,著之章程者,固已至精至备。第令有司能其事而奉其职,陛下端拱受成事耳,奚必更求他术哉?惟足意之所在,则臣敢以两言献焉。其一曰明刚柔之实,其二曰坚持久之志。斯两者,臣之所谓治天下之意也。夫圣人之所谓刚,非曰严刑峻法以立威也。法立而使民不敢犯,令一而使民知所守。赏当而信,罚行而必,兴事考成,实事求是,而偷情浮窳者不得以病吾治,是刚之实也。圣人之所谓柔,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。矜不能赦小过,不侮鳏寡,不虐无告,恤困穷使闾阎无愁叹之声,理冤抑使犴狴无沉滞之狱,是柔之实也。寓敦大于明作,行正直于忠厚,以义为威而不以怒为威,以德为惠而不以私为惠,则圣问所谓善用三德者也。世之论治者不达于此,苟见朝廷才一用法,则以为过刚,而与严刑峻法者并讥,徒见姑息萎苶则以为用柔,而与子惠保爱者齐誉,非知变达化之士也。故刚柔之实,臣愿陛下辨焉。夫天道运而不已,故能成悠

久之化。帝道运而不已，乃能深沦洽之仁。故事美成在久，而人之情始乎勤尝卒乎怠。是以圣人治天下兢兢业业，慎终如始，譬之日月递照，阴阳代谢，无日不运于太虚之中，而不见其止息，故气化无壅而岁功成。世之务近小者，苟见人之不率于教，与世之不登于理，不忿顽而求备，即苦难而中止，斯治之所以小康也。故恒久之道，臣愿陛下体焉。允若兹以之明教，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，以之正俗，而何患乎风俗之未同，以之驭吏，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淳，以之率民，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！若夫子产以水火喻宽猛，贾谊以芒刃斧斤拟德法，崔实以粱肉药石譬宽严，其意则一，主于用刚者也。董仲舒以阴阳配刑德，陈宠以琴瑟证缓急，其意则一，主于用柔者也。斯愤世之孤谈，非致理之通议也。夫天不能以羁阳独阴育成万物，而人主之治独可以偏用刚柔也与哉？欲矫世主之偏，而不知已自蹈于一偏，不足为陛下诵也。虽然，有本焉，三德之用原于一心，心不可以一有蔽也。蔽于爱憎则喜怒用而好恶作矣，蔽于私邪则用舍谬而偏党成矣，蔽于逸乐则志意昏而颇僻彰矣。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，不亦难乎？臣愿陛下建皇极必求之于心，恭以作肃，从以作乂，明以作哲，聪以作谋，睿以作圣，敬止之德必务于缉熙，刚健之精必期于纯粹，则一念之慈爱即为仁，一念之裁制即为义，斯之谓合天之心法，而行之为宪天之治法，民归皇极，世底平康，而康强逢吉之庆端有在于今日矣。臣愚幸甚，天下幸甚。臣草茅不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万历十七年(1589)己丑科

状元:焦竑

策问

制曰:朕惟自古帝王立纲陈纪,移风易俗,一禀于礼法,使尊卑有序,上下相承,然后体统正于朝廷,教化行于邦国,所以长久安宁有此具也。当周之隆,天子总六官,六官总百执事,分职率属而万国理,朕甚嘉之甚慕之,是操何术而臻此?迨其叔季,先王之遗泽固在也,何以陵夷若是?其兴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欤?至汉文时有以弃礼义,捐廉耻,长太息者,神爵中有以述旧礼王制为本务者,宋嘉佑间有论审势称殷之先罚者,有疏瑾习比唐之季世者。或谓西汉贵刑名而阙于礼文,宋盛声容而疏于法制。然则诸臣之言,果皆应古谊,合时宜者欤?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,敷政立教,尝谕侍臣曰:礼法明,人志定,上下安。又曰:制礼立法非难,遵礼守法为难。乃集为礼制,著为定式,颁律令大诰于天下。洋洋圣谟,布在方策,可得而扬厉欤?朕以冲昧,嗣守鸿业,十有七年,夙夜兢兢,惟成宪旧章是监是率。间者深诏儒臣进讲礼经,重辑会典,使诸司有所遵守,庶几绍休圣绪,以兴太平。乃世教浸衰,物情滋玩,习尚亦少敝焉。其甚者士伍辱将帅,豪右凌有司,宗庶讦亲藩,属吏傲官长。凌替若此,何以消此悖慢使就约束欤?贪黩败节,奢侈逾制,谗说殄行,虚声贸实,诡异坏心术,倾危乱国是。浇漓若此,何以救其颓靡,使还雅道欤?今诏书数下,中令既严,而帘陛之间,辇毂之下,犹有壅阏不行者。无乃礼教不修,法度不饬欤?抑风会

日流而不返,积习已成而难变欤?将朕暗于大道,无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极也。兹欲礼达而分定,法举而令行,纲维振肃,习俗淳美,以观扬圣祖之先烈,而远追成周之隆,何施而可?尔多士其悉抒所蕴,详著于篇,称朕意焉,毋有所讳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,必有经治之实政,然后其具彰,而有以成整齐天下之化;必有宰治之实心,然后其本立,而有以妙转移天下之机。何谓实政?饬制度,明宪典,使天下分定而心安,威行而志慑,日范于精明严密之规,而清和咸理者是已。何谓实心?惩玩愒,谨几微,使天下不约束而严,不刑名而肃,独运于渊微宥密之妙,而鼓舞莫测者是已。实政厝于上则相维相制,能创之必能行之,能倡之必能遂之,是明示天下以轨也,而我之治具既绸缪于礼与法之著。实心孚于下则相渐相靡,身奉之又心安之,始从之又终守之,是潜喻天下以神也,而我之治本又绾结于礼与法之先。古帝王所以陶范一时,舄奕千载,端居黼扆而朝廷之上下巍然,体统之常尊,高拱堂皇,而裨海之远荡然,教化之四达者,此道行焉耳。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备,则虽有宵衣旰食之勤,而卒病于经画之无术,有治天下之具,而其本不豫,则虽欲国纪世风之振,而卒病于斡旋之无机。此治古而下,化瑟罕调,主纲绝纽,而一代之隆理,不能不有待于今日也。

惟皇帝陛下挺圣哲之英姿,纂祖宗之庥烈,经筵临御,亲贤讲礼而匪事乎文,为斋阁箴铭,养性收心而豫端乎轨,则百寮奉法,四海向风。盖已收太阿于掌上,鼓大冶于域中,而成周之治行且轶而驾之矣。乃犹不自满假,进臣等而策之于廷,诹以立纲陈纪、移风

易俗之道,鹜前王之得失,慨当世之陵夷,且欲挽悖慢浇漓之习,而明乎率作省成之术也。臣愚,何足以及此?虽然,发愤毕诚,图策安危,臣之愿也,敢不披沥以对。

臣观人君之于国,必有所与立。上之率乎下也为纪纲,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也。下之化于上也为风俗,则世之所为渐摩成就之谓也。乃纪纲之所由立,风俗之所由墩,必有具焉。有礼则上下辨,民志定,而收天下清静宁一之功。有法则寇贼息,奸宄宁,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习。有率作屡省为礼法之本,则礼严于无体,法威于不怒,而神天下潜移默化之机。此其尊卑有等,上下相承,纪法立而风化行,由此出也。尝稽成周辨方正位,体国经野,设官分职,以为民极,故以三百六十属而统之六卿,以六卿而统之天子。其和邦国者曰六礼,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,以凶礼哀邦国之忧,以军礼同邦国,以宾礼亲邦国,以嘉礼亲万民,无非肃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。其禁邦国者曰五刑,野刑上功纠力,军刑上命纠守,乡刑上德纠孝,官刑上能纠职,国刑上愿纠异,无非凛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。然其董正治官也,必曰祗勤于德。师听五辞也,必曰敬逆天命。而又日成考日,月要考月,岁终则命百官府各正其治,受其会,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。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,而诛赏之。然则兴事省成之说,虽肇于有虞,而惟周为备矣。故教化厘绵,法度毖敕。当其时,《兔置》备干城之材,游女励贞一之操,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,则在上可知也,而何风俗有弗醇。《周礼》可以寒省难之大夫,明德可以折问鼎之楚子。世之衰也犹惮于委裘,则盛时可知也,而何纪纲有弗饬?昔人论太和在成周宇宙间以此,具此本修也。

迨及后世,即维持世道,不能备举,而况其本乎?故汉宋诸臣,因时立论,有不能概同者。贾谊以弃礼义、捐廉耻而太息,王吉以述旧礼、明王制为本务,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,而顾拳拳于礼也。苏洵论审势则称殷之先罚,司马光疏谨习比唐之季世,彼非不知礼文不可阙,而顾拳拳于法也。炎汉尚刑名而礼教多乖,赵宋盛声容而威刑或弛,故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,乃矫世之孤谈,非适治之通理也。何也?汉当列国离析之余,危疑震撼,而非振刷之以法,其势终衡决而难行。宋承五季陵夷之后,寡廉鲜耻,而非驯扰之以礼,其心终顽顿而难格。然而治偏则补敝则救,极重则反。以彼创业之主,审于时,继体之世,暗于变,即诸臣陈见悃诚,补苴罅漏,亦托之空言而已。欲其厚风俗正纪纲,而复睹成周之盛也,必无冀矣。

我太祖高皇帝驱除元孽,用夏变夷,乾坤辟而载正,日月涤而重朗,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。乃其修明政纪,与关石而俱垂,经纬礼文,媲典则而俱茂,又何其醇且备也!尝谕侍臣曰:官法明则人志定,上下安。又曰:制礼立法非难,遵礼守法为难。故集为礼制,颁为定式,与夫律令大诰诸书,其所以示十一朝之型范,开亿万载之太平者至矣。暨我皇上起而承之,夙夜兢兢,唯成宪旧章是遵是式。故宫闱有贯鱼之序,藩辅绝剪桐之嬉,忧旱灾则躬步祷之仪,敬大臣则隆召对之典。其修礼也,即天泽之辨,不秩于此也。凌肆虽贵近必斥,权横虽身后必诛。马湖蛮莫之核不以功掩,夙沙竖貂之黜不以昵释。其修法也,即雷霆之威,不赫于此也。固宜治化,绍休祖烈,趾美周南,易易耳。何世教浸衰,物情滋玩于习尚,不无少敝焉者。故《春秋》之法,贵理贱尊统卑,所以肃纪纲也。乃令长

分符，而豪右得以扼其吭，阃帅建牙，而悍卒得以哗于伍。以宗庶而讦亲藩，以属吏而傲官长，则凌替甚矣。而何以成运臂使指之势？有周之罚，析言破律，乱名改作，所以正风俗也。今贪黩与汰侈齐彰，谗说与虚声并肆，尚权谲者以危言摇国是，标奇诡者以左道坏人心，则浇漓甚矣。而何以弘风行草偃之化？故德虽覆六合，而帘陛之间或壅而不尽究，威虽慑四裔，而辇毂之下或亢而不尽行。诚有如圣制所言者。

兹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约束，挽其颓靡而还之雅道，非有他也，臣愿陛下于实政加之意而已。何则？礼教之不修非可易复也，臣以为行之莫要于倡。夫贪婪邪侈至亡行也，彼乃甘心无悔者，诚见夫鸱张之得志，而惆惋者之无以自完也。故机巧者珪组立升，□诟者黼缘自免，至恬淡拙讷之人且退而不敢胁息，则何行之能修？虽然，不尽尔也，其特立独行者，必有一二人焉，廉其实，即一举而风厉之。世方轻恬淡也我则必重，世方贱拙讷也我则必贵。如李牧之立标命射，人无不赴者，则孰不同心向道以象上指乎？此所谓修礼教之实政也。法度之不饬，非可易振也。臣以为行之莫先于断，无犯分冒上至亡等也。彼乃肆行无忌者诚见夫恣睢之幸免，而检柙者之无以自异也。故辱监司则解监司之组，凌将领则夺将领之符，至瞋目语难之人且任而不敢谁何，则奚惮而不为？虽然，不尽尔也，其裂眦首乱者不过十数人焉，廉其实，即一举而大创之。攘臂干行，则渠魁在所必戮；讹言动众，则两观在所必诛。如董阏于之论高山深堑，马牛不入者，则孰不搏心揖志以奉上令乎？此所谓饬法度之实政也。夫严母之育贞女也，入有重关，出有鸣佩，寝有练绂，而后修洁之行成焉。造父之驭马也，齐辑于辔衔，正度于胸

臆,执节于掌握,而后调良焉。礼教者,士人之绂结,而法度者,稗民之辔衔也,是可不行之以实也哉!

虽然,臣犹有进焉。语有之,君行意,臣行事。盖礼教之不修则修之而已,法度之不饬则饬之而已,此有司事也。至若深惟表正之原,规恢综核之务,率于修礼明法之先,而省于教成法行之后,则臣所谓实心而治天下之意也。臣愿陛下一加勉焉。盖讲《戴记》,修《会典》,此礼之文也,诚因此而务实以兴之。玩好可以悦心,曰得无为礼之妨乎?美丽可以适志,曰得无为礼之蠹乎?法行戚畹而沁水之田园必裁,威始貂珰而斜封之恩泽必节。虽礼法未备而虚己竦神,悦而承流者翕如矣。回风会,挽积习,此下之事也。诚因此而务实以省之,昼接不可倦矣;而章疏之出入必稽;日讲不可旷矣,而典制之废兴必核。诛奸欺则不使有漏网之疏,释冤抑则不使遗覆盆之照。将礼法具举,而奔走服从、闻命恐后者廪廪矣。盖礼法之维天下也,是耳目形体之相摄属也,而率作省成则精神以纽载之、沦浃之者也。譬首有所向,足不烦论而行,心有所之,口不待言而喻。实之感人,何以异此。故臣始终以实之一言为陛下告,盖非能为新奇可喜之论,而自效其区区之芹曝如此。伏望陛下矜其愚,不录其罪,而垂神采纳焉。臣愚幸甚,天下幸甚。臣谨对。

清

顺治十八年(1661)辛丑科

状元:马世俊

策问

制曰:朕惟帝王平治天下,开创守成,其道并隆。缔造维艰,缵承匪易。政治修明,群黎安遂。文德覃敷远迩,武功克奏敉宁。乃可祇绍先猷,茂登上理。朕以冲龄,诞膺丕绪,仰惟太祖太宗肇开大业,逮我世祖式廓鸿图,亦既治定功成,显垂谟烈矣。朕兹欲绍述祖宗,必何如而后可以乂安海宇欤?继治之道,首重典章。今纪纲法度,虽已彰明,然因革损益,岂无顺时制宜者?何以酌定章程,以为万世之规欤?闾阎愉悴,视吏治污隆,何以示之激扬,以奠民生欤?风俗淳漓,由人心邪正,何以使之朴诚以敦教化欤?至于底定四方,赖师武臣力,然必赏明罚当,而后可以鼓励勋庸。凡行间功罪,宜如何清叙以昭劝惩欤?尔多士蕴怀有素,各抒所学,毋泛毋隐,详著于篇,用裨维新之治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治天下者,当全盛之时,而为善建不拔之计,非破庸俗之论,以鼓豪杰之心,则其道无由。昔唐太宗与房、魏论创业守成之难易,而曰:"与我取天下者,知创业之难;与我安天下者,知守

成之难。"《周书》曰："若昔大猷，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。"今天下正所谓兼创垂之盛，而持危乱之防者也。人才不可谓不盛，而未尽所以取才之方。吏治不可谓不肃，而未尽所以驭吏之道。惩贪不可谓不严，而未尽所以止贪之术。俗尚亦数变矣，而未尽所以靖俗之谋。兵制亦甚精矣，而未尽所以弭兵之要。故有谓今天下为已安已治，遂可晏然无事者，皆庸俗人之论也。臣窃尝见夫古来全盛之时，不可以数遇，而往往弊之所伏，即伏于其盛。而又窃尝慕夫贾谊之策，陆贽之议，苏轼之对，皆能举一代之治，而断其何以治，何以乱，何以治而不乱，何以乱而复治。盖有一代之治，必有一代之才以应之。臣有志焉而欲陈久矣，今当拜献之始，岂可自诬其所学！

钦惟皇帝陛下，翠妫承符，紫微正象，协运而兴，辛壬肇四日之祥矣。拟乎敬承之世，岂止四百载，而颂吾君之嗣，实赖启贤体元以御子丑，正三才之统矣。媲乎中乂之朝，何啻三十世。而考昭子之刑，咸称诵圣克艰厥后，敦茂质于冲龄，汝翼、汝为、汝明、汝听，济济然见安止弼直之休；无竞惟人，树弘规于首出，有辅、有弼、有疑、有丞，秩秩然成无为至正之范。今且晋此多士，询以纶言，岂非已治而益求其治，已安而益求其安者欤？《礼记》曰："文王以文德，武王以武功。"《汉书》曰："功莫大于高，德莫大于文。"周之兴也先文，汉之兴也先武。我国家文武并济，以有天下。太祖之肇基启祚，太宗之积功累仁，至于世祖以沉毅之姿，而兼以明断之识，以恢廓之度，而兼以绥辑之才。一年而平兖豫，一年而下江淮，一年而定荆襄，一年而檄巴蜀，不数年而五岭望风，滇南稽颡，此开辟以来所未有之盛也。天下文武之臣，莫不愿毕志竭忠以待用，人才亦已

辐辏矣。而臣独谓未尽所以取才之方者，何也？古者人才既用，而尝有未用者存于既用之外，故《尚书》曰："有三宅，有三俊。"而《诗》曰："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。"今天下岩野川泽之中，其隐然备公辅之器者，谁耶？泛然而取之，泛然而应之，又泛然而任之。取之者不知其何以取，应之者不知其何以应，任之者不知其何以任。欲兵则兵，欲刑则刑，欲钱谷则钱谷。古之圣人一人止任一事者，今则以一庸人兼之而有余；古之圣人终身不易其官者，今则一旦应之而亦无不足，是亦理之所难信也。今即不必用九品、四科之制，而州郡之荐举，将帅之征辟，似亦不可少也。若乃掣签而使，按资而升，贤愚同科，茫然无据，彼论而后官，量而后入，独不可稍存其万一乎？程才莫先于计吏，而臣谓未尽所以驭吏之道者，何也？古者亲民之官，莫重于二千石，有以公卿而为之者。唐宰相出为刺史，李泌、常衮皆然。若夫守令，尤为亲民，不可不择。今之郡县官，大抵如传舍，与民情漠不相接。监临使者，顾盼威动，所荐未必贤，所纠未必不肖，其趋谒勤者即为才，其应对捷者即为敏，则何若专重郡县之责。外听责成于督抚，内听考核于铨部，而用唐虞三载之法以黜陟之。彼监临之所荐所纠，不亦可以已乎？

且今天下可汰之吏亦甚多矣，势有不能尽汰者，虑庸人之无所容耳。夫不虑庸人之无所见，而反虑庸人之无所容，此从来之积弊也。即以今日之计吏言之，亦莫亟于惩贪矣。而臣谓未尽所以止贪之术者，又何也？凡人之溺于赇赂而不能脱者，太抵有田园妻子之见以惑其中也。故有昔居环堵而今则拥甲宅，昔泣牛衣而今则列姬姜，昔无半顷而今则连阡陌。诘其所从来，不贪何以有是耶？诚能稍限其田宅、媵妾之数，而为之禁，其有敢于逾禁者，即坐以僭

肆不敬之罪。彼有私金于筐篚，而受贪墨无耻之名，虽愚者亦必自笑其所为矣。臣尝见败坏风俗之事，必自卿大夫开之，而后愚民从而效之。此臣所谓靖俗之谋，犹有未尽者。巫风淫风有一于身，家必丧。今之卿大夫多为淫靡无益之事，煽惑愚民，而后倡儿舞女之装，宝马画船之饰，探丸跳剑之侠，刺猴刻楮之巧，靡所不至。甚且富者必有术以求其贵，贵者必有术以求其富，而圣人驭富驭贵之权，皆何所施乎？今富者之必贵，既有严谴以禁之，而贵者之必富，独相习而以为固然。如是而欲风俗朴厚，教化兴起，不可得也。且夫天下驯服于教化，而不能变者，无事则赖文，有事则赖武。今日师武臣之力，亦可谓肤功毕奏矣。而臣独谓用兵虽精，未尽所以弭兵之要，此又非无说也。处今日而欲如古者遂人治野之法，鄙长旗鼓之节，藏兵于民则诚迂。然必使兵与民习，民与兵习，一旦有事，毋论兵勇于斗，而民亦有各护其田畴庐井之心，此不战而自胜者也。今则兵之所轻者民，而民之所畏者兵，一旦有事，则民自为民，兵自为兵。天下未有民自为民，兵自为兵，而能久安长治者也。宋艺祖留意赏罚，平蜀之役，赏曹彬而罚全斌。夫亦赏其与民相安，罚其与民相扰者而已矣。行间之功罪，即以此定之可也。凡此者，皆臣所谓当已安已治，而亟亟焉为善建不拔之计者也。

虽然，治天下有本有末，得其本而治之，则无不治矣。所谓本者何？即制策所云纪纲法度是也。司马相如曰："风轨简易，易遵也。湛恩庞鸿，易丰也。垂统理顺，易则也。宪度著明，易继也。"尝取历代之典章，而考之其可得而损益者，不过质文之异其尚耳，不过隆杀之异其制耳，不过宽猛竞绿之异其用耳。若夫纪纲法度者，不可得而损益者也。纪纲法度治，则史治以肃，民俗以淳，文德

于焉诞敷，武功于焉赫濯，创之有其基，而守之亦有其渐者也。纪纲法度乱，则吏治以乖，民俗以坏，文德伤于优游，武功失于争竞，创不可以宪后，而守亦不可以承前者也。故曰：纪纲法度者，不可得而损益者也。

我国家之典章，至简便而至精详，至严明而至仁厚，似无以加矣，而臣尤有进者。唐贞观时，天子问山东关中之同异，而其大臣曰："王者以天下为家，不宜示同异于天下。"裴度既平蔡，即用蔡人为牙兵，而曰："蔡人即吾人。"今天下遐迩倾心，车书同轨，而犹分满人、汉人之名，恐亦非全盛之世所宜也。诚能尽捐满汉之形迹，莫不精白一心，以成至治，则赞赞者皆皋、益之选也，桓桓者皆方、召之俦也。将见江南静横海之戈，而冀北息桃林之乘，即以跻于唐虞三代之盛，亦何难乎！臣草茅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康熙六年(1667)丁未科

状元：缪彤

策问

制曰：朕惟帝王统一寰区，必任用贤才，澄清吏治，使国有丰亨之象，民饶乐利之休，而后庶政毕修，群生克遂，登上理焉。朕以冲龄，仰承天眷，嗣缵祖宗鸿业，夙夜冰兢，期于俊乂充廷，廉能著绩，国计日盈，而闾阎不扰，数年于兹矣。乃图治弥殷，厥效未睹，其故何也？国家简任贤良，以共襄治化，必如何而后用当其才，人称其职欤？迩来贪风未息，诛求下吏，以奉上官，遂致不肖有司，私派横

征,民生益困,何法而可革其夙弊欤?至于国用浩繁,翳惟正之供是赖。乃催科不善者,每昧于抚字。兹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,而度支恒足,其道安在?尔多士详切敷陈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帝王之统御天下,而绵历服于无疆也,必有其为治之本焉,必有其致治之要焉。夫用人不可以不慎,吏治不可以不清,赋税不可以不均,此三者,固治天下之大端也。而犹非其本也,抑犹非其要也。盖所谓本者何也?人主之一心是也。所谓要者何也?人主之以一心行仁者是也。故仁以举贤,而爱惜人才,则收用人之效矣;仁以择吏,而澄清吏治,则成廉洁之风矣;仁以理财,而抚循百姓,则致丰亨之象而臻乐利之休矣。唐虞三代之盛,所以庶政毕修,民生克遂,而登上理者,此道得也。故善治天下者,不恃有驭天下之术,而恃有治吾心之道;不徒有爱百姓之名,而贵有爱百姓之实。以是内之百僚有师济之盛,外之群吏有廉法之操,上之府库有充盈之积,下之闾阎有康阜之风。是尧舜三代之丰功茂烈,不难再见于今日者也。

钦惟皇帝陛下,鸿图克懋,龙德方升。孝思永言,隆祖任母姜之尊养;惠泽普被,备文谟武烈之显承。文教著日出之区,武功及海隅之表。四方皆已底定,天下皆已治安,而犹圣不自圣,进臣等于廷,而咨以用人择吏之道,足国裕民之方,虽帝咨王访,宁有过欤?以臣之愚陋,非有藻鉴群流之识,何敢言人材之用舍;非有封疆牧民之责,何敢言百官之短长;非有钱谷大农之计,何敢言财赋之充诎?然臣尝闻柳宗元曰:"思惟报国,独有文章。"又闻欧阳修曰:"士患不见知及用也。"又曰:"彼非吾职,不敢言是,终无可言之

日也。”今煌煌清问，实式加之，其敢不竭千虑之一得，以对扬休命乎？

臣尝缅怀上理，追念先猷，而知古帝王为治之本，无过内治之心，而治心之要，无过吾心之仁。何也？盖有纯王之心，斯有纯王之政。言政之必本乎心也。有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风，斯可以行周官之法。言心之可以立法，故欲求国用之足，未有不由民生之遂而可得也。欲求民生之遂，未有不由吏治之贤而可得也。欲求吏治之贤，未有不由用人之慎而可得也。欲求用人之慎，未有不由皇上之仁以立心而可得也。惟我皇上，夙夜冰兢，期于俊乂充廷，廉能著绩，以裕国计，而慰民生者，诚莫逾于此矣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“国家简任贤良，以共襄治化，必如何用当其才，人称其职。”此我皇上辟门吁俊之盛心也。朝廷选用人才，非苟慕其才而富贵其身也。殆将用其能以理不能，用其明以理不明者耳。其在《诗》曰：“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。”言所以长育人才之道也。故方其未用也，尝患其多。及其既用也，恒患其少。与其用不足而后取，何如多取以待用。凡有人而不用，与用之而不当，皆可惜也。故贤能不可不惜也。以内而言之，台省之内升，本以贤能而升者，反逸之山林之内升，而侯缺不如遇缺后升，久置之拾遗补过之列，非无益也。外而言之，监司郡县之转迁，亦以贤能而升者，又留以未竟之案；有功而升者，仍以有过而留。苛求于钱谷刑名之间，亦已甚也。总之，知人则哲，惟帝其难，必得知人之佐，而行以保任之法，然后真才辈出矣。臣每见今之在位者，见一贤焉，若亲与迩，不敢举也；见一不善焉，若疏与远，不敢去也。问其故曰：“避嫌也。”避嫌之念生，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矣。臣故曰：仁以举贤，则爱

惜人才,而可以收用人之效者,此也。

伏读制策有曰:"贪风未息,诛求下吏以奉上官,遂至不肖有司,私派横征,民生益困,何法而可革其夙弊?"兴言及此,真百姓之福也。夫今日之百姓,诚苦矣,苦于有司之剥削也。今之下吏亦苦矣,苦于大吏之诛求也。大吏之取于小吏,必饰其名曰公费,不知藏之私橐之中者,为公乎?为私乎?有司之取于百姓者,饰其名曰乐输,不知得之敲扑之下者,为乐乎?为怨乎?臣恐虽文致其辞,而终无以掩人之耳目也。于是一田之人,而有两田之出,使吾民曾不得卖丝而粜谷焉;一定之税,而有无定之征,使吾民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;耒耜方思东作,而输将不待西成,使吾民曾不得水耕而火耨焉。贪吏之弊,一至于此,民生安得不日困乎?以臣计之,惩贪之法不可不严也。惩其吏之小者,不若惩其吏之大者。夫大吏之贪,不止赋敛无度已也。其位愈尊,其害愈大,其害愈大,而人愈不敢言。即有不畏强御之臣,出力而排之,不过举其大概,而不能悉其实也。莫如访其贪之最者而惩之。彼贪冒无耻,止为室家妻子计耳。以今日居官之所得,为后日平居之所乐,何惮而不为之?惟行汉世惩贪之法,宋人禁锢贪吏之制,彼又何利而为此耶?此非过于刻核也,盖除吏之蠹也,去民之害也。杀一二人,而天下皆生也,是天下之至仁也。臣故曰:仁以择吏,则澄清吏治,而可以致廉洁之风者,此也。

伏读制策有曰:"国用浩繁,紧惟正之供是赖,乃催科不善者,每昧于抚字。兹欲使草野免追呼之苦,而度支恒足。"此以见爱民裕国之弘模也。夫今之赋,犹古之赋也。今之民,犹古之民也。何以古则上有余,而下无不足,今则上未尝有余,而民又患不足?岂

非抚字催科之道，得则俱得，失则俱失者乎？故善催科者，必为民治农桑焉，必为民广畜牧焉，必为民缓刑罚焉，必为民通有无焉，如是而民力裕矣。民力裕而上之所求，无不应矣。不善催科者，惟日夜取民之财，穷民之力，日削月朘，浸以大穷，将元元安所归命哉？臣尝观小民之家，其初牛羊果蔬，熙熙然若为子孙百年之计也者。一往过焉则为墟矣，再过三过焉则又为墟矣。问之其邻，或曰："逃亡也。"或曰："赋重而不能守也。"是非催科之所迫而然耶？故抚字之道，不可不讲也。惟皇上弘岂弟之恩，立慈惠之师，使天下之为吏者，寓催科于抚字之中，则上有仓盈庾亿之庆；兼抚字于催科之内，则下有家给人足之风。臣故曰：仁以理财，则抚循百姓，而可以致丰亨之象，臻乐利之休者，此也。

然臣反复深思，欲为皇上更进一筹，而终无易于仁以存心之为要也。《书》曰："皇天无亲，惟仁实亲。"又曰："民罔常怀，怀于有仁。"此之谓也。臣草茅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康熙十二年(1673)癸丑科

状元：韩菼

策问

制曰：朕惟自古帝王，以仁心行仁政，无不以万物得所为己任。其时丰亨克奏，教化覃敷，人无狙诈之心，户洽敦庞之盛。驯至遐荒向化，顽梗率俾，讼狱息而兵革销，风雨时而休征应，何风之隆也。朕缵承祖宗鸿绪，抚御万方，夙兴夜寐，冀登上理。乃天时未

尽调协，治道未臻纯备。尚德缓刑之令时颁，而仁让未兴；发帑蠲租之诏屡下，而休养未遂。意者审几度务，设诚制行之源，尚有未究者欤？夫治狱之吏，以刻为明，古人之所戒也。近见引律多烦，驳察诬良，时见参奏，出入轻重之间，率多未协于中。何以使民气无冤，而谳法克当欤？积贮乃天下之大命，乃常平之设，多属虚文。一遇荒歉，即需赈济，而奉行不实，致使朝廷之德意不能遍及闾阎。其何以使利兴弊革欤？古者耕九余三，即有灾祲，民无饥色，其道有可讲求者欤？夫有治人始有治法，行实政必有实心。今欲疏禁网以昭惇大，缓催科以裕盖藏，务使物阜民安，政成化洽，以庶几于古帝王协和风动之治，抑何道之从也？尔多士蓄积有素，其各摅所见，详切敷陈。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帝王欲举治天下之大法，必先有以倡天下之人心。夫心者，万事之权舆，至治之根柢也。世有百年必敝之法，而有万世可以无敝之心。为政而不本之以心，虽举唐虞三代之法施之，而无一可。古之圣王不能以身劳天下，而惟以心劳天下。其分猷布化，则寄之百官有司；其兼总条贯，则付之纪纲法度；而其子爱元元、忠厚恻怛之实心，必有余于用人立政之外者，以劝其群臣之递相倡也。以率其下，渐磨陶冶，淬厉鼓舞，务尽出其精白不欺之心，以为天子拊循斯民之具。何者当兴，何者当革，若何而可，若何而否，张弛宽猛，休养生息，君臣相与，早作夜思，无往而不得其当。由是衣食足而积贮充，教化行而狱讼息，暴民不作，兵革不试，即有水旱不时之虞，无改乎闾阎乐利之旧。驯至四方，从欲协和风动。人事修于下，天休应于上，阴阳以和，风雨以时，则惟圣王能帅其臣

以实心行实事之所致，而非徒法严令具，一切随事补救，润饰吏治之所可几也。

钦惟皇帝陛下，得一居贞，兼三出震。定黜陟而澄吏治，远媲云师龙纪之遗；因燠旸而念民依，务协毕雨箕风之好。覃敷文教，而益讲于道德仁艺，常使史诵诗、士献箴；底定武功，而不忘乎狝狩蒐苗，共美右驺虞、左狸首。淑问既已扬于疆外，湛恩既已普于群生，庶绩既已受成，百神既已顺职，乃犹进臣等亲策之。以府事未尽修和，治道未臻醇备，而欲究于仁让之化，休养之泽，审几度务，设诚致行之源。此真公听并观、悬鞀设铎之盛心也。臣请得而备陈之。

臣惟狱者，天下之大命，和气之所由致，灾沴之所由生也。我皇上深矜庶民之不幸，时沛更新之恩，屡下停刑之令，而且宽失出之罚，重矜疑之典，禁惨酷之刑，所以戒枉滥者至矣。而民犹或多冤者，何也？制策曰："引律多烦，驳察诬良，时见参奏。"臣以为今日刑狱之刻，正在于驳察苛于前，而参奏随其后也。古之治狱者，盖使之议论轻重，慎测浅深，宽然得尽其心焉。今自臬司上谳，毋论或重或轻，而必以驳察为例。有司苦于其上之苛刻缴绕也，乃逆窥意指之所向，而文致罪人之辞，以求一当。究之出于罪人之供者，实非出诸其人之口者也。而上下文移，公名为妥招。夫招而曰妥，是徒幸免驳察，而不顾生民之命者矣。臣谓宜少宽假臬司之参驳，而第慎择其人焉，以寄一方之民命，则庶乎其可也。而臣尤有请者，在减例而一从律。古者律一成而不可变，而复有疑有比，是律之中，已不胜其权衡变化，而不必增例以预拟之也。今常例之外，条例日增，徒使轻重上下得易以为奸而已矣。且夫法，亦顾用

之若何耳？劓、刖、椓、黥，蚩尤之刑，而唐虞仍之，不闻其或滥。五刑三千，法莫详焉，而周之中叶，不闻其名。祥刑之当否，果不在法之详略也。又况今之律，所谓以准，皆各其及，即若八字之义，亦已尽乎？小大之比，岂犹不足，而复议例乎？

恭惟制策，念积贮之当务，而洞晰夫常平之设，多属虚文，赈济之恩，奉行不实。臣以为今日欲行古者遗人委积之法则迂，如近者频下赈济之令，亦难为继。欲仿古者平籴之制，又恐有结籴、俵籴、括籴之弊。若欲一恃于常平，则出纳敛散之不时，蓄积之不实，今亦既见之矣。而臣窃以为，今日惟社仓之法，犹可行也。诚各委一方之守令，俾请其乡之耆宿有才德者，劝民量输其粟而时敛之，而时出之，少加其息，以偿腐耗。其行之也，以鄙鄙而不以县；其主之也，以乡人士君子，而不以官；其劝之也，以忠厚惛怛，而不以督责苛急。于以御凶荒也，其庶几乎？

若夫制策所云：耕九余三，即有灾祲而民不饥者，此则足民之本计也。臣谓今日足民之道有三，曰减赋，曰缓征，曰减饷。今赋税既有定额，似不可复减。然古者十而税一，又或十五税一，三十税一，则今他省之额最轻者，犹为重也。而江南一省之入至六百余万，欠厘毫以上，辄罪之，及上计簿而欠者，亦效百万也。此数百万者，民不敢欠而官不能有也，则安归乎？夫征发急则奸欺易生，条目多则侵蚀难诘，势不得不议停，亦不得不议蠲，则曷若少留有余于民之为利乎？臣请即一省以例，其余权其轻重，苟有可少宽减者，减之。藏富于民，即余富于官，此时务也。缓征之说，诸臣请之数矣，言之切矣，皇上亦欲行之再三矣，而格而不遽行者，以协饷之故，则臣请言减饷之说。古者一州之入，必足当一州之出。姑以战

国时言之，养兵百万，而不仰给于他国。今天下大定，而馈饷不绝，如岁岁用兵，竭中原民力之供辇，输于岭海之滨，绝远不毛之地，而所在雄藩大镇，外挟一二窜伏山薮之余孽以自重，而内以邀于朝廷，日耗司农不生不息之财，以厌其子女玉帛无穷之欲，此岂可为继，而辄因循而不变乎？臣请于兵之可撤者撤之，其必不可撤者则留屯田。古者常且战且屯，今正当养兵不用之时，其力尤可用。且往者，兵在湟中则屯湟中，在淮则屯淮，在许则屯许，在振武则屯振武，在乌孙伊吾则屯乌孙伊吾，安得藉口无可耕之田乎？或犹有不足，则姑以近省之饷量给之，俟行之数年，佃作盛而军实允，乃尽举协饷而罢之。协饷停而征可缓，赋可减矣。缓征减赋而民有余财，则可以耕九余三，遇灾祲而无菜色矣。凡此数条，臣敢因圣策而尽其愚。

虽然，为政有本，致治有要，则臣以为必先于倡天下之人心，以实心行实政，而后可也。宋儒朱熹有言："世有二敝，有法敝，有时敝。法敝可救之以法，时敝必变之以心。"今百僚师师，庶事具举，然诸臣或畏罪之念重，而踊跃之意轻；功名之虑深，而忠爱之谊薄；推委瞻徇之情多，而公忠任事之气少。则或者御臣之道，亦有未至也。臣谓宜推忠信以结之，宽文法以优之，破资格以异之，丰禄饩以劝之。崇尚圣贤之实学，以砥其礼义廉耻之防。试以当世之要务，以观其经理才干之实。渐磨陶冶，淬厉鼓舞，而向之数条者，可以付之其人有余矣。然其本要，在皇上之一心。诚夙夜讲学，一本于戒谨畏惧之至意，则德业益充矣。恭己出治，而一将以吁咈咨儆之实心，则万几益敕矣。侧身修省，斋居渊默，而一出于敬天之诚，则嘉祥致矣。冬寒夏暑，祈福请命，而实格以爱民之心，则生养遂

矣。此所谓以仁心行仁政,而政成化洽,无一物不得其所以,进于古帝王协和风动之治者也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四十三年(1778)戊戌科

状元:戴衢亨

策问

制曰:朕祇承鸿绪,兢兢业业,不遑康宁,深维元后之责,思所以会归皇极,敷锡黎庶,以承天庥,夙夜寅畏,日慎一日,四十三年于兹矣。凛兹保泰,仡尔嘉谟。其敬聆咨问,治法莫盛于唐虞。史叙尧勋时雍于变,舜命司徒敬敷五教。夫教民以实不以名,惟在督抚大吏,董率属员,实力化导,使百姓迁善远罪,以无忝父母斯民之任。今欲使士敦廉让,民知礼教,愚蒙者咸识纲常,顽悍者潜消犷戾,以庶几一道同风之盛。其何道之从欤?且士者民之望也,化民者先训士。士之学问纰缪,学臣得以文黜之。行止颇僻,有司得以法纠之。至于聚徒讲学,渐成门户,始于骛虚名,终于受实害。如东汉唐宋党禁,以及明之东林,其已事也。今将使学者笃潜修而杜私党,其何以劝迪之欤?今政治昌明,士风丕变,自爱者未必至此,然杜弊者先于未萌,识微者防其渐致,其又何以预绝之欤?前言往行,悉载于书。自周有柱下史,汉魏有石渠东观,以至甲乙丙丁之部,七略七录之遗,代有藏书。孰轶孰传,孰优孰劣,可约略指数欤?乃者命儒臣辑《四库全书》,搜访校雠,亦云勤矣。而网罗犹有放失,鲁鱼犹有讹舛,何欤?国家重熙累洽,都邑蕃昌,人民和乐,

由俭入奢，势固然也。会典通礼，所以别贵贱，辨等威，防奢僭。顾服舍之违制，得以法绳之，人工物力之糜费，不能以法绳也。宾祭之过侈，得以礼节之，饮食器用之琐屑，不能以礼节也。使事事为之厉禁则扰，听其纷华以耗本业，又岂藏富之道乎？其何以还淳返朴，用有节而民不烦，事有制而法可久欤？尔多士稽古力学，于学问之要，政治之本，讲求熟矣。其筹之策之，引之伸之，推之古昔，证之当今。悉言无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圣人所以法天者，纯也；所以事天者，敬也；所以格天者，诚也。道原于自强不息，化极于悠久无疆。是故允升大猷，会归皇极，文治焕乎明备，习俗进于淳庞，久道所以化成也。德教已周而不忘董劝，风声已树而益励防维。不以稽古既精而弛绍闻之念，不以厚生既溥而纾撙节之怀，圣心所以恒久不已也。盖人主继大，出治则必本心法为治法，故治积累而弥光，心虔巩而益懋举。凡庶类之从风，群才之就范，与夫考订之何以详，乐利之何以永，莫不统于朝乾夕惕无逸作所之深衷。《书》曰："率作兴事，慎乃宪。"言大君率臣下，以振起事功，而必谨兹法度也。《易》曰："中正以观天下。"言圣人在上，斯能举中正之德，以垂示天下也。夫当已治已安之时，而夙夜不遑，几康交敕，所由化导。握其原训，行昭其则，载籍征夫考信，生计保夫常赢。自昔圣王，奉若天道，而日慎一日，不敢荒宁者，胥是意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体元法健，履泰持盈，际极盛之隆规，廑思艰于上理，固已酿化覃洽，淳风茂扬。式观前古，无以逾斯。乃圣德渊冲，咨询弥切，复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明教化，端士习，稽往训，崇俭德之至计。臣至庸极陋，蠡测管窥，乌足以知

体要？然刍荛之言，敷奏所不废。矧对扬伊始，拜献攸资，敬承清问。谨就平日诵习所及，勉竭愚忱以对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治法莫盛于唐虞，因缅于变之休风，师敬敷之遗意，而欲使教民者以实不以名，此诚致治保邦之要也。臣惟德盛者化神，故训俗型方必本于道德齐礼。古昔盛时，法制修明，纲纪具饬。其民皆有迁善远罪之思，而上之视其民，皆必有父母斯民之责，故教化之权操之自上也。然或条教号令视为具文，而诚意弗属，则虽悬书屡示，读法频闻，窃恐无当于风行草偃之观，而潜移默运之功不数数观也。《周礼》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，而旌别淑慝，彰善瘅恶，于《周书》三致意焉。凡以使愚蒙者知所劝，而顽戾者知所惩也。夫守令者亲民之官，大吏者群有司之表。苟身膺民牧者，兴化善俗大远于俗吏之所为，而耻以簿书期会为尽职，督抚大吏复以是定其殿最，慎其考稽，将所称日计不足、岁计有余者，诚操乎化民成俗之原也。圣天子整饬官常，勤求治理，凡封疆重臣必尽心民事者，始邀简擢，正本清源之道，莫切于此。犹虑董率有未周，化迪有未至，训谕周详，推诚共见，是在有教化之寄者，心体而力行之。将以一道德，同风俗，而士敦廉让，民知礼教，悉由于此。

制策又以士者民之望，而因及于潜修之宜笃，私党之务除。臣愚以为圣人之世，无党非无党也。人主识微知著，有以预绝其党也。夫士之学问纰缪，行止颇僻，诚不难以文绌之，以法纠之。至若假聚徒讲学之名成党，援门户之势，如东汉窦武、陈蕃诸人，自命名流互相标榜，遂有八顾八俊八及八厨之目。唐之牛、李构衅，数世相延。宋则有洛党、蜀党各为排击。夫以程颐、苏轼诸儒而犹不免于此，则知不党之学诚未易言也。明之季世，东林党盛，顾宪成、

高攀龙倡于前，钱一本、孙丕扬、赵南星诸人继于后，至于潜藉声援，隐挠国是。所谓生心害政者，将靡所止，不待党禁已成，而始知其败也。然则欲杜朋党之萌，而示儒术之正，亦惟化其偏私，祛其浮骛，使力崇实学而已。我皇上本大公至正之心，操用人行政之准，荡平正直，中外率由。生斯世者，敢不争自濯磨，以慎厥步趋，端其志虑哉！

制策又曰：前言往行，悉载于书，而虑网罗之有未尽，雠校之有未精。臣谨案：周有柱下史，汉魏有石渠东观。自"七略"昉于刘歆，"四部"起于荀勖，其后有从勖例者，如任昉、谢灵运之分部是也，有从歆例者，如王俭之《七志》，阮孝绪之《七录》是也。前史所载，藏书之富，莫盛于隋之嘉则殿。唐开元时分经史子集为四库，宋初始建三馆，后又有秘阁、崇文书院。其书籍之可考者，如唐之《开元书目》，宋之《秘阁书目》《崇文总目》，以及《中兴书目》《续中兴书目》是也。夫书缺有间，则搜采宜殿。字体沿讹，则对勘宜审。国家文治昌明，超越往代，因前明《永乐大典》依韵分编，未为允当，爰易其割裂，归于完善，复访求遗籍，不下千百万卷，命儒臣辑为《四库全书》，分为应刻应钞或仅荐篇目，又掇书中要旨，别为提要。鸿文秘简，盖云赅备矣。乃校订诸书，时勤乙览，犹间有舛讹，则校对之功尚多未尽。有编摩之责者，所宜殚心悉力，期尽免夫鱼鲁之误，而不敢诿诸扫叶之难者也。矧在事诸臣，近以五年期届，恩予简注，誊录诸生，亦仰邀优叙，斯诚千载一时之遇，而躬逢盛际者，宜何如勤勉将事，以快睹同文之盛欤？

制策又以民俗由俭入奢，因筹及于制事节用之要旨。此藏富于民之道，所宜亟讲也。臣窃惟国之本计在民，而民俗之淳漓关乎

世运之升降。古圣人辅相财成，虽升平日久之余，而不忘制节谨度之思者，诚以民计期于饶裕，而其失则在奢靡也。夫服舍之逾制，宾祭之过侈，此礼法之所得限者也。人工物力之糜费，饮食器用之琐屑，此礼法之所不得限者也。顾去奢从俭，不在乎虑禁之多端，而在乎风示之有本。诚使士大夫相尚以纷华，而民俗有不趋于敝者鲜矣。诚使士大夫相高以俭约，而民俗有不归于朴者鲜矣。昔明季荐绅竞为豪侈，靡惜物力，百姓互相效法，以至凋敝，则知民生之厚，未有不以崇俭为首务也。圣主勤恤民隐，轸念民依，当重熙累洽之时，不存豫大丰亨之见。此年屡奉恩旨，蠲免租赋，古者藏富于民之道，何以加兹。顾养欲给求者，上之心也。端本善则者，民之训也。诚当隆盛之休，而不忘节俭之旨，将生计以之足，本俗以之敦，而蕃昌和乐之象，益永于无穷矣。

凡此者德化期于周浹，学术戒夫拘偏，考古要在折衷，励俗贵臻淳固。伏愿皇上治益求治，安益求安，本至诚无息之心，懋纯一不已之学，群黎遍德而愈广教思，髦士攸宜而愈严趋向，博搜往籍而愈切参稽，利济生民而愈昭节制。于以导扬盛化，敬迓休和，我国家万年保泰之规基诸此矣。臣草茅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四十五年(1780)庚子恩科

状元:汪如洋

策问

制曰:朕诞膺宝运,今四十有五年。幸函夏乂安,广轮茂豫,钦崇永保,慎宪省成,凛怀无逸之图,式迓延洪之福,恒思谠论,以赞鸿猷。况今佑荷天申,春祺溥畅,缅惟古义,寿考作人,棫朴薪梧,当必应期而作,兹因廷试,伫采嘉谟。

《孟子》述道统之传,自尧舜以至于孔子,盖谓心法治法同条共贯也。然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,保大定功之要,其果在观未发之气象,推太极之动静欤?永嘉学派,朱子讥为事功。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,其目自格致诚正至于修齐而止,治平之经略不详焉,抑又何欤?天下之化理存于民风,而民风之淳漓由乎吏治。贾谊称俗吏之所为在于刀笔筐箧,而不知大体,是则然矣。然蒲鞭示辱谓之仁心,催科政拙谓之循吏,其果可理繁治剧欤?一道德以同风俗,始臻上治。乃或以轻财结党为义侠,豪健挠法为气节,以败俗而负美名。为长吏者,将何以辨别而诲导之欤?积贮之法,不出常平社仓。然常平丰敛而歉散,其制在于出陈易新。但逢谷贵而采买入仓,虑有强派之弊,谷贱而红陈召粜,恐滋勒贾之虞。何道而使仓庾常盈,闾阎不累欤?抑藉社仓者,必皆贫户。倘所入之息不敌所出之数,是义举且渐废。使必按册而促之偿补,则追呼滋扰,善政反成作法之凉。将何以斟酌而归于实惠欤?《书》称刑期无刑,辟以止辟。盖天地之道温肃并行,帝王之治恩威交济,固大异乎名法

之家，而亦非徒博宽大之誉也。后世秉宪之吏，不知德礼刑政之同原，其于明罚敕法之道，未能权衡要于至当，岂咸中之治果难复见欤？将使惟明惟允，无纵无枉，以协于弼教之意，果操何道欤？夫先资自献官之始也，敷奏以言古之制也。多士学古入官，于经世之略讲之有素，又新自田间来，于民生利弊知之必悉。其竭虑以对，无泛无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健运有常，天行所以成岁。日新不已，圣德所以宜民。盖纯修必惕于自强，斯至化克符于久道，是故盛王御宇，恒持之以不暇逸之心。而性量验其敷施，风声资其倡导，以足储待者酌盈虚之用，以慎简孚者昭出入之平，非徒致饰于治象已也。重熙累洽之朝主，极光亨鸿，施旁浹物，靡不得其所，亦既协气翔而休征应矣。而内勤缵绍则格被弥周，外肃纲维则训行益挚，盖藏素裕而倍殷先事之筹，惩创维严而愈广无私之照，所为殚精心以臻上理者，盖不胜其钦崇而劼毖焉。《书》曰："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"言人君者随时随事皆当戒饬，而不可不惟天是法也。《诗》曰："不显亦临，无射亦保。"言其凛鉴临于寤寐，而矢敬畏于几微者，要本此纯一不已之衷，以为之宰也。然则恢扬郅治之隆，而欲使业焕钦明，政归丕变，厚生允殖，弼教惟光，是在至诚悠久之规，有以赅万化而默操其要矣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道崇敷锡，志劭寅虔，普乐利于无言，协平成而有庆。固已骏烈宣昭，徽猷式著，综观前古，无以逾斯。乃圣德渊冲，咨询弥切，复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修治统，饬化原，广仓储，彰宪典之实。臣自维愚陋，乌足以知体要。然伊古对扬之盛，采择不废刍荛，敬承清问，敢就平日所诵习者以对。

制策有曰:《孟子》述道统之传,谓心法治法同条共贯,而因思保大定功之要,更有进于是者。此诚驭世经邦之首务也。臣闻宋程颐有言,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尚,儒生循习章句,而帝王务得其要,以措诸事业,固未可规求于口耳之末,亦未得虚谈夫性命之微也。宋儒言学备于《性理》一书,观未发之气象,所以严省察于几希;推太极之动静,所以验机缄于阖辟也。而于王者,措正施行之道,或略而未之及焉。夫古者危微授受,即以致时雍风动之庥;缉熙光明,即以绍典谟承烈之绪。事功之与学问,岂不同出于一源?然欲即蕴蓄之深,以指为发抒之迹,则有难于等量观者。惟是后儒侈张事业,大抵驳而不纯。如永嘉学派,矜上下千古之识,而详于事者终略于道,诚难免乎朱子所讥。至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止于格致诚正修齐,而不及治平之经略,盖犹是经筵进讲启沃身心之用,而非必薄视经纶,故为迂远之论也。方逢圣天子生知好学,统外王内,圣而咸赅,洵足绍往圣之心传,而远迈诸儒之论说矣。虽媲美勋华,又何让焉。

制策又以化理本于民风,民风实由于吏治,而因及于诲导者之必严其辨别。此训俗型方之要,所宜亟讲也。臣惟化民者必习其业之所成,有时以清和咸理为良规,即有时以振刷维新为先务,此非示天下以武健之用也。儒者一行作吏,称述诗书,其视刀笔筐箧之流固非可以同日语。及试之簿书繁剧之地,而心劳政拙,有茫然无所设施者。况夫顽悍刁犷之习往往而有,设徒效蒲鞭之小惠,而风力不足以镇奸民,声色不足以威敝俗,则儒术之疏曾何裨官方之重者乎?昔西汉之世,吏治蒸蒸,黎民乂安。而其以六条察二千石也,首列强宗豪右之禁。凡以使轻财结党、豪健挠法之徒,举不得

横断乡闾而矫持官吏。盖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，非惟事势之不齐，抑其理固如是也。是故王者慎简官僚以安民生，即以纠民慝。当盛世，官方澄叙，政体精详，为长吏者宜何如整饬规模，俾夫败俗而负美名者，争自濯磨，以期底于敦庞之化欤！

制策又以积贮之法不外常平社仓，而虑夫法久之不能无弊。臣惟法无弊也，有不能善其法者，而弊生焉。则大约循乎积贮之名，而失乎积贮之实已矣。常平自耿寿昌、长孙平已行其法，意主乎丰敛歉散，而制在乎出陈易新。第相沿日久，而采买者不免强派之虑，召籴者亦恐滋劳勒买之虞，此岂弊之未易绝哉！亦难乎储蓄者之克酌其宜也。诚能收贮及时，不以挪移而务支饰，则虽谷贵谷贱之异，时而仓庾常盈，闾阎亦无扰累矣。至如社仓之设，本为贫户通其缓急。春借秋敛，有便于民用，而仍无耗于公费，意至美也。乃或取息以偿，而所出者反浮于所入，则册籍亏欠之恒不免焉。将任其挪延悬贷，而廪储虚旷，岁计遂多不足之形。将限以按户追呼，而逋积牵连民力，亦有难纾之患。所赖司其出纳者，审量于衰多益寡之宜，庶几善政之行，人蒙实惠而足食，裕民之举，非奉行故事比矣。我皇上轸念民艰，所以计其生全者至详且备，而郡邑蓄聚之制，尤为亟务。行见比户盈宁，屡丰告庆，有不熙熙耕凿，胥忘帝力之勤者乎？

制策又曰：天地之道温肃并行，帝王之治恩威交济，盖刑期无刑，辟以止辟，固唐虞三代之盛轨也。臣尝考《周礼》秋官之职，正月始和，乃悬刑象之法于象魏，使万民观之，凡以儆天下之愚不肖，而使之毋轻蹈于法也。夫名法之学，治世所不言，而宽大之誉，亦圣王所弗尚。后世秉宪之吏，昧于德礼刑政之同原，而权衡于以鲜

当,不知先王之明罚而敕法者,具有慎重之意焉。防之于始,有五戒五禁;审之于终,有三典三刺、三赦三宥、五听五过、八成八辟;待之于终,有三就三居。至于秦汉,法网滋繁,禁条岐出,前之律不可以旁引,后之例不免于递增,亦势之无如何者。惟夫由详核而归简要,由简要而得精密,小惩而大诫焉,斯不得私为上下于其间矣。皇上仁如天,知如神,凡刑狱之事亲加审度,轻重悉由其人之自取,又复特谕法司,分别榜示,俾愚蒙咸知谨凛。盖与古者象魏之典一无以异。无他,明之至者慎之至,慎之至者爱之至也。凡此者敦厥躬以议道,靖尔位以同风,耕九必策其余三,惩一要期于儆百。其见诸事者不同,而其源则归于一也。

臣伏愿我皇上本所其无逸之心,勖政贵有恒之义,性功已著而尚凛绥猷,治具咸张而犹严励俗。不以阜成已兆,而宽藏富之怀;不以风纪咸清,而弛协中之训。于以茂扬醇化,覃洽仁风。我国家亿载无疆之庆,基诸此矣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四十六年(1781)辛丑科

状元:钱棨

策问

制曰:朕缵膺鸿业,严恭寅畏,夙寤晨兴,殚心万几,兢兢翼翼,弗敢康宁,四十六年于兹矣。思所以仰承天庥,持盈保泰,咸庶事之熙,遍群黎之德。进兹多士,咨尔嘉言,其敬听朕命。

人君所敬惟天。帝尧钦若,文王昭事,帝王受命,先后合符。

夫爱民所以承天，勤政所以事天。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可不爱乎？无旷庶官，天工人代，可不勤乎？民隐何以达之，庶事何以康之，人君集天下之耳目，合天下之智力，是以德泽下究，而情隐上闻。何以兼听并观，咸熙庶绩欤？

民生之康阜，系乎吏治之澄清，风俗淳漓由此判焉。《周官》六计弊吏，皆以廉为本。汉唐以来条目滋多，要其惩贪奖廉，岂有异旨欤？夫正百官以正万民，转移化导之机，操之自上，《周礼·职方》所载，与《王制》所称，其土宜风气不可推移，果何道而使之还淳返朴，臻一道同风之盛欤？

学术首念真伪，士子读书敦行，处为良士，出为良臣，原不藉文字为标榜。自欺世盗名之徒，托言讲学，谬窃虚声。如明季东林诸人，流而为门户，为朋党，甚至莠言乱政，变易是非，实于朝常国体，世教民风，所关甚大。其何以息邪说，距诐行，使行坚言辨者不得逞其私臆，学术纯粹，毋误岐趋，以正人心而端风教欤？

明刑所以弼教，或轻或重，一视其人之自取。议谳者必审宽严之当，持情法之平，本无容心于其间。夫不求其平固不可，而求其平之后，于己原无涉也。乃或曲意市恩，或有心避怨，以国家刑章宪典之公，为邀誉沽名之具，其心尚可问乎？将欲使矜慎庶狱，无枉无纵，以臻咸中之庆，其何道之从欤？

尔多士洽闻稽古，来自田间，政教之本原，民生之利弊，所习闻也。其审思之，详究之，悉意以陈，毋有所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帝王钦崇天道，奉若天命，莫不本祇敬之一心，为之经纶而丕冒，故其以至明烛万几者，皆其以至公宰万物者也。夫单

心基于宥密，而运量遍乎寰区。莅政则业矢精勤，考绩则治臻熙皞，劝学必归于正轨，明刑胥协乎王章。兢兢焉日慎一日，即至天人合德，民物咸和，道隆而化普，业举一世而跻之太平仁寿之域，犹不敢自暇逸者，何也？盖王者宪天出治，肃政本而振民风，正人心而申国禁，夙凛明威以昭彰阐，惟其事天之诚，故能立人之极。明则无私照也，公则无私覆也。《易》曰："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。"《书》曰："达于上下，敬哉有土。"用能溥雍和之化，扩鸿远之模，主极克端，尚情殷于茂育；天工时亮，犹念切于敦庞，聿崇正学，畸衰之习全消，爰致祥刑，轻重之权悉当。是故智周道济，仁育义正，一人建极于上，而薄海内外，沐浴咏歌，尊亲并戴于亿万斯年者，胥是道也。

钦惟皇帝陛下，德参天地，道贯古今，悬离照以有临，体乾行而不息，固已建中锡福，泽周于宜民宜人，崇实黜浮，法立于无偏无党矣。乃圣德渊冲，畴咨弥切，复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勤政爱民之本，兴廉察吏之方，黜邪辨正之严，弼教协中之务。臣自田间来，至愚极陋，譬诸细流土壤，何裨山海。窃复自念身际升平极盛之时，欣逢寿考作人之化，仰承清问，下逮刍荛。敢不竭平日所知，以对扬于万一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人君所敬惟天，爱民所以承天，而勤政即所以事天。此诚抚辰凝绩之盛心，而熙载奋庸之要道也。臣惟天地万物，父母元后，作民父母。天生民而立之君，有体天行政之权，即有代天养民之责。夫天行至健，风雨露雷，无非教也。王者本天之教以为教，则秩曰天秩，叙曰天叙。举凡民彝物则之常，何在不奉天以从事乎？天心仁爱，大生广生，无弗遍也。王者以天之心为心，

则工曰天工，官曰天官。举凡体国经野之规，何在不顺天以布令？是故六合既同矣，而犹虞民隐之末由上达，则举时巡之典以周悉之；百度既贞矣，而犹虑庶事之未尽乂康，则广选举之途以群策之。古人君凝承帝眷，而御宇绥猷，所谓集天下之耳目，合天下之智力，兼听并观而日勤，其宵旰者端在是乎？然则勤政者无非爱民之实心，而爱民者皆为敬天之至意。尧之钦若昊天，文之昭事上帝，类皆载以小心，升兹大业。用是天庥呈于上，人和积于下，遂以鼓舞一世，敦尚廉隅，以几一道同风之治也，岂不休哉！

制策又曰：民生之康阜系乎吏治之澄清，而风俗之淳漓由此判。臣谨按《周官》以六计弊群吏，而统之曰廉。《官箴》之本，其在是矣。汉以六条察二千石，唐有四善二十七最，差之以九等，要皆所以纠劾不廉也。其法令较周制为加密。夫法命虽操于大廷，而考察必严于各属。为大吏者，先正己率物，身示之坊。斯为守令者自不敢不砥励廉隅，肃清利弊。由是上行而下效，旋见俗易而风移矣。且夫五方之风气不齐，一时之俗尚各异。《周礼》职方氏掌天下之图，则有邦国、都鄙、侯甸、男采之殊制。《王制》司空度地居民，则有山川、沮泽、刚柔、轻重、迟速之异宜。然古者修六礼以节民性，明七教以兴民德，齐八政以防民淫，一道德以同风俗，则不必易其俗而其教自行，不必易其宜而其政自举。为长吏者诚能洁己奉公，于以型方训俗，因势利导，所谓奢则示之以俭，俭则示之礼者，酌剂焉而得其平，固无难。黜诈伪，敦仁厚，以并底于正直荡平之路矣。皇上慎简群僚，懋敦醇俗，吏治民风，固以蒸蒸日上。乃当省方之岁，每咨闾阎疾苦，周悉民情，则知勤政之衷无时或释。县官州牧宜何如整饬，勉励官方，以仰副圣朝察吏维风之至训也。

制策又以学术首严真伪，士子读书敦行，毋误岐趋，以正人心而端风教。此诚睿虑周详，见微而知著也。夫学术真伪，固人心风俗所视为转移者。三代以上无不正之学，故无伪学之名。然而勋华之时，间生佥壬；孔子之世，亦有闻人。倘非四凶之屏，两观之诛，焉知清流朋党之患，不早炽于并生并育之世哉！东汉士林品流杂出，李膺、郭泰首倡宗风，负人伦重望。而范滂、黄宪辈并束身祗行，以节义相高。其弊也，以各立门户致来清流之目。降而唐之牛李，宋之蜀洛，交树党援，互相倾轧矣。明季朋党之风益甚，顾宪成讲学东林，而高攀龙等从而附唱之，一时意气自矜，矫持过甚。其后宵小协谋，挤排善类。藉令当李、赵、高、缪诸人不以独行自诩，稍为贬损，东林之患当不至是。夫朋党之说，其局起于激之太甚，其端实萌于防之不严。故凡学校之中，群萃州处，必使趋表正经明，行修无涉欺世之见，无起盗名之心，俾学术一归于至正，而假道学以为伪君子者，何由而强托哉！我朝正学昌明，士林向化，而欲杜弊于未萌，察几微于未著，必将举君子小人之真伪，显别其迳途，而争自树立者，宜知所自处矣。今夫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，此必然之势也。

制策又曰：明刑所以弼教，或轻或重，一视其人之自取。臣惟以刑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，大要持其平而已矣。唐虞之世，刑期无刑，辟以止辟，一则曰惟刑之恤，再则曰惟明克允。善用刑之中，自具详慎之至意，初未尝有过枉过纵之失参其间也。《周礼》狱词之成也，司寇听之，三公参听之，而告于王。王三听然后制刑。《吕刑》之篇曰："上刑适轻下服，下刑适重上服，轻重诸罚有权。"此谓率义于民，咸中有庆也。夫不求其平，固不可以臆为。听断既得其

平,则国家宪典之昭垂无可幸逃,而操致治之原者,亦何尝有成见据乎其中哉!

若此者,敕几于在宥,而奉天即以勤民,端本于群僚,而察吏即以善俗,黜伪学以正人伦之趋向,明王章以肃当代之纲维,是皆继天出治者,宰世服物之大要也。伏愿皇上,帝德广运,悠久无疆,醲化懋崇,天庥滋至,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四十九年(1784)甲辰科

状元:茹棻

策问

制曰:朕寅奉丕基,仰荷昊缛纯佑,吏谨民淳,咸知顺则。比者展义行庆,河海奠安,五世一堂,欣被景贶。用是弥深乾惕,式懋凝承,勘毖宵旰,不敢自康。逾厘崇实学,昭雅化,敦善俗,裕民天。虽略臻康乂而犹日孜孜,上期淳懿,周咨博稽,以裨集思广益之治。尔多士其敬听予询。

夫致用在乎通经,士自束发授书,思探奥旨,先考颐文。宋儒谓有举其辞而不能通其义者矣,未有通其义而不能举其辞者也。简策异同,微言实关大义,诸经互引,厥有殊词。唐人刻石犹存,或间与今判。郭氏之《易举正》,王氏之《诗考》,杂胪岐出。《礼》之《大学》,《书》之《武成》,考定纷如。《春秋》经文三传间别。诵习有素,其能赅檃而条系欤?

辟雍之制,古者所谓建国君民,教学为先也。或谓殷无辟雍,

信欤？有文王之辟雍，有武王之辟雍，于经何据？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或解以为四学，师氏守东南，保氏守西北，义相通欤？辟雍之名，或取字义，或取地形，有达诂欤？灵台、明堂、清庙、太室，异名同地，说可订欤？三老五更，养于太学。老、更何义，各一人或三五人欤？今方茂举钜典，考古证今，能通贯其制欤？

三王不易民而治，然淳朴日开，奢俭相矫，中天盛世，已非复狉獉旧俗矣。虽风会所关，在上者宜引为己责，将何以善所导欤？《王制》谓无旷土，无游民，而《周礼》则有闲民，无常职。转移执事，无乃异治欤？千亩嘉禾，不无稂莠，或以邪教鼓愚，或以告讦罔利，岂民尚未能迁善欤？抑亲民者化之未浃欤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顾俭非貌取。雕文纂组，或资其业以养生；浣衣狐裘，或矫其行以希世。将何以撙节而务实欤？

积贮者生民之大命。常平社仓，今久行之，毋庸缕述，古制矣。顾贮则有浥烂之虞，出则有挪移之蠹。方其补也，市价或因采而昂；及其发也，奸胥或冒民以领。甚或仓非实储，户或俵籴，将欲杜弊端而经理得宜，何道之从？朕念切民依，截漕平粜，动不惜费，计期周溥。果黎氓实被其泽，而吏无中饱，商无囤积欤？

尔多士横经就塾，鼓箧圜桥，服我教泽。将以学古入官，讲求民生风俗之原，养恬之效，固仕学所均宜有事也。毋泛毋隐，具著于篇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经学光昌，人材蔚吉，野被淳风，仓归实贮，将必以至健者法天运精神于不息，以用中者立极播化育于无疆。是以敦崇实学而道接心传，鼓舞贤才而制期首善，行三代之直而户尽可

封，乐万宝之成而民登至足。《书》曰："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"又曰："惟天聪明，惟圣时宪。"古昔帝王所以横经讲艺，侧席求贤，易俗移风，耕三余九，驯至天人协应，纯嘏聿臻，仁恩汪洽，惠泽覃敷，于是清和咸理，郁郁彬彬，道德一而风俗同，群生育而百昌遂，有由然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德符广运，治协时雍，固已学贯三才，教崇四术，恬熙永庆，丰乐同休。乃犹宵衣存若谷之怀，临驭凛如伤之念，睿虑周详，咨诹弥切。复以通经吁俊，厚俗重农之要，进臣等于廷而策之。臣至愚极陋，譬微尘涓滴，奚裨山海？顾自献者人臣之义，兹当对扬伊始，敢不就平日所诵习者以对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简策异同，微言实关大义，诸经互引，厥有殊辞，而因期于檃括而条系。此诚表章经训之盛心也。臣谨案：诸经自汉初至今，由科斗而篆而隶而楷，字凡数易，诚不免乌焉亥豕之讹。况汉初经师分教弟子各有专门，则其间语音之不合，授受之不同。延及唐宋，其义纷如。《易》则言理与言数异，《诗》则齐鲁韩与毛氏异，《礼》则大小戴之说又异，《书》则今文古文异，《春秋》则三传异，此同不可强同者。至石经之与雕板，则自汉之三体石经以来，唐人刻石幸而仅存，纵有间见错出，亦足以备参考而广大闻。我皇上尊经重道，于诸经莫不考订详明，颁示遐迩，俾士人得以家有一编，朝吟夕讽，岂非同文之极盛也耶！

制策又以辟雍之制，古者所谓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，而茂举巨典，期于考古证今。此尤文教昌明之会也。夫辟雍之立，取于圜水，以节观者。诸侯半之，则为泮宫。案《诗》辟雍凡两见，说者遂分指为文王之辟雍与武王之辟雍。要之辟雍之名，始见于成周，亦犹皋门冢土。周有天下，遂以为一代之号。至南学、北学、东学、西

学之称，见于汉说，亦不为无据。第古人之立辟雍也，以祭则为庙，以朝则明堂，以教则为学，而灵台亦在其中焉，固不仅地形字义之殊已也。三老五更，古有祝哽祝噎之文，执爵执酱之仪，而因有父事三老，兄事五更之说。然名为三五，而累代举行，仅止一人，则三五之说，固不攻而自破矣。圣天子集金声玉振之大成，特建辟雍，行见四方观礼，喁喁向风，而文治益以蒸蒸日上已。

制策又以三王不易民而治，中天盛世，风会日开，在上者宜引为己责。此又整齐习俗之隆轨也。夫太古之世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于是三代相承，颛蒙日远，斯固元会运世之一大关键也。圣朝累洽重熙，太平未有如此其久也，幅员未有如此其广也，生齿未有如此其繁也。必斤斤焉绳以尺寸，使一返而为朴陋之风，势固有所不能。甚者如毛玠所以为政，世转以敝车羸马相高。诚有如张敞所讥。假令当世民皆让畔，道不拾遗，究亦无益于治。是唯在为大吏者正己率下，而亲民之官复有以化导之，俾冠昏祭祀之礼秩然一轨于正，庶于古者理大物博之旨，始有合耳。

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，将欲杜弊端而经理得宜，何道之从。此尤充裕民食之要图也。《王制》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《周礼》有遗人廪人之掌，而荒政十有二，且掌之大司徒。良以水旱之灾，圣世不免，不可不为未雨绸缪之计。就令八蜡顺成，而补助之政亦所不废，此常平社仓之所由设也。然天下立一法即有一弊行乎其间，如官吏之侵渔，胥役之中饱，驵侩之居奇，反乘民之急以邀利，而谷贵谷贱之伤，尚不论也。要之，有治人无治法。立法以防弊，而法有所穷；用人以行法，而法以持久。我皇上勤恤民隐，轮免天下钱粮以亿万计，而一隅偏灾，截漕平粜，有加无已。百万生灵

咸获登仁寿之域,无不沦肌浃髓,歌咏太平。承流宣化者宜何如振兴洗刷,以清宿弊也乎!

凡此者,学古训而至德懋昭,念典学而文思光被,普润泽而大丰美,歌大有而乐盈宁,皆圣功王道之要也。臣伏愿皇上精益求精,治益求治,宗往典而单心宥密,定成规以广厉学官,锄稂莠而化臻上理,实仓廪而效奏屡丰,斯国家亿万年有道之基在此矣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五十四年(1789)己酉科

状元:胡长龄

策问

制曰:朕寅承天佑,抚驭寰区,五十有四年。稽诸往牒,自三代以下所未有。用致海寓小康,尉候广远,集家庆于五代,祝丰岁于三登,虔荷昊苍眷赉者独厚。子于父母,不敢言报,惟是朝夕乾惕,日慎一日。仰体仁覆之心布德于众,兆民由小康而臻上理,集思广益,冀于实政有裨。多士通经致用,莅史适用,敦习尚以征材,修浚防以溥利,妙损益以鉴古。讲肄有素,其伫予咨询焉。

经旨奥衍,章句其显也。《易》备四德者七卦,爻无卦名者五卦,言数者二十七卦,吉居一耳。有六爻皆吉者,有五爻皆吉者,是可偻指之。《舜典》他籍所引,或以为《唐书》,或以为《夏书》。言仁言性,言诚言学,何以皆始《商书》?《洪范》有考定文,其可从欤?《诗》三百十一篇,名见《礼》及《左传》者凡几?十五《国风》,或谓斟酌次序,或谓以两相比,语出何氏?《春秋》最重书王,冠于正月

二月三月者，可计也。有阙一时者，有阙二时者，有无月有日者，有有朔无甲子者，有有日无事者，可详也。《考工记》不合周制者何官？《中溜》《投壶》《迁庙》《衅庙》，可补《仪礼》否？《夏小正》《周书·时训》可代《月令》否？缕悉言之，将征所学。

史家属词比事出于《春秋》，互文尤关考证。班固之书，半资司马，或因或改，异同得失，至为繁赜。南北《史》合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北齐、周、隋之书，亦有短长。缀谱系，划时代，何者为优？新旧《唐书》，今武英殿始合刻并存，修者谓事增而文减，论者或轩昸而轻祁，孰为定论？薛居正《五代史》佚之数百年，近始辑成，其视欧阳修《五代史记》，孰以事胜，孰以法胜？至若表罗古今，志补前代，汉末群牧错见《国志》，典午载记闻入《魏书》。其参互论断，以为定衡焉。

士为四民之倡，朝廷登选，将以备任，使厚风俗也。乡举里选之典古矣，九品中正流弊更甚，以文取士，自唐至今循之。其中糊名易书，搜索之禁，分路分额，分卷分经之法，累代史志言之详矣。然汉世已有私改漆书文字之讥。八叉假手，一联巡乞，场屋丑之，至郁轮袍绿衣吏而扫地矣。上请之说，通榜之议，其何取焉。今制四子书以正其途，五经以博其趣，八韵以觇其才，五策以征其实，立法善矣。士宜何如端淳淬砺，以副予文治乎？

《禹谟》六府，《箕畴》五行，皆先曰水，除其害所以溥其利。西北之渠，川蜀之堰，自豫以下之堤，沿江沿海之塘，其大势也。昔人谓《禹贡》无堤防字。然而地徙流合，人众地辟，若酾若鬷，其何以鸠民而奠之？若夫陶庄之河引溜北趋，窖金之洲排江东注，海塘之筑一劳永逸，要未尝非疏瀹与堤防并用。朕数十年来临事图指，不

惜数千万帑金,以为闾阎计,大都平成矣。其或随宜善守,而有未尽。又偏隅井邑,畎浍沟洫之则。自田间来者,亦有可指陈欤?

《说命》以师古攸闻,周文以监代成盛,重古制也。然鉴古必宜今,有可因有不可泥。古有边防,今日无边防。幅员广矣,其诚无边防乎?古有马政,今日无马政。孳贡蕃矣,其诚无马政乎?古辟雍,今亦辟雍,立之郊外则已迂。古养老,今亦养老,三老五更袒割酱馈则已亵。今韶乐犹古,无取乐古之滥。今籍田犹古,无取劳酒之琐。古美命官交让,仿以为京察自陈则伪也。古取经筵讲学,责以为成就君德则诲也。朕久道慎修,思跻淳邃,而酌古准今,屏华崇实,具有微权。其有能知古知今,以会其通者,可推广陈之欤?

凡兹五事者,蕴诸心为经史之实学,施诸政为教养之良规,见诸事为古今之善制。沐浴涵泳,服我作人之化者,端心声,祛臆说,实著于篇,朕将亲择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考载籍者必折衷于六艺,式前闻者尚体要于三长,选士、造士所由辨论官材,康功、田功遂以弼成五服,然必得会通因仍之道,而后有神明损益之权。《春秋传》曰:"视诸故府,则其事也。"荀卿曰:"欲观圣王之迹于其粲然者矣。"是则枕经葄史既观治忽之源,设教图功愈得化裁之益。唐虞文思光被,浚哲重华,惠畴载采,地平天成,皆本之于则天慎宪,俊德敕命。《易》曰:"君子以自强不息。"《书》曰:"君子所其无逸。"前圣之膺受鸿名,而常为称首者,用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稽古同天,观文成化,作人倬云汉之章,敷土庆山川之奠。固已事勤于三五,而功兼于在昔矣。乃圣怀冲挹,深思久安长治之道,弥切持盈保泰之图,进臣等于廷,而策之

以经学、史裁、贡举、浚防、鉴古。臣之椷昧，何足知此？顾念先资拜献之义，敢不诵所闻以效愚者一得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经旨奥衍，章句其显也。臣按汉儒说经，各有章句，递相师承以为家法。故《后汉·徐防传》言："博士试经，多从私说。自今策试甲乙，宜各用其家章句。"惟费氏《易》无章句，时刘向以三家校之，或脱无咎、悔亡。独费氏与古文合，即合所传本。《困学纪闻》言："卦备四德者，乾、坤、屯、随、临、无妄、革。七卦六爻皆吉者，惟谦一卦。言数者二十七，爻无卦名者五，其它讹文脱句，如郭京之《易举正》，容之《随笔》，载其二十余条。范谔昌《易证坠简》，若不丧匕鬯之类，均未为无补正经也。《尚书·舜典》，今文合于《尧典》，古文乃分为二。前人不见孔书，故所称多异。如《左传》以《舜典》《禹谟》为《夏书》，《说文》引《舜典》为《唐书》也。说者谓《商书》始言性学等，见孔子之传有自来，其说近凿。苏轼、王柏、金履祥皆有考次。《洪范》凭臆更古圣之旧，其过甚于僭经。司马迁言孔子删《诗》，然三百十一篇之外，其佚犹散见于各经。如《狸首》《骊驹》《采齐》《肆夏》等之见于《礼》，《新宫》《河水》《祈招》《茅鸱》《鸠飞》《磬之柔矣》等之见于《左氏》也。《毛诗》次序，郑康成先有《诗谱》，欧阳修得之重加补缉，始秩然可观。说《春秋》者，谓以夏时冠周月，惟《左氏》春王周正月，一字可抉千古之疑。至日月有无，皆因史阙文，以是言例，徒滋缪辖。《考工记》以补《冬官》，不尽合周制。古经出于淹中，合五十六篇。惟《土礼》十七篇与高堂生合，吴澄以《中溜》《投壶》等八篇补之，固已离于全经矣。《月令》，吕不韦之书也，《隋志》谓马融足入。《周书·时训》为刘歆所改，不若用《夏小正》为得耳。我皇上典学高深，表章微义，凡

在横经执业者，敢不益自砥励，以期通方适用哉！

制策又以史家互文，尤关考证，因改异同，至为繁赜，而兼及于志表载记之错出。诚观治尚象之要务也。臣惟《史记》上综古昔，班固始断代为史。理有相因，事非剿袭。陆澄注班书多引《史记》，皆采摘成句，标为异说，书今不传。厥后李恩作《班马异同》，所著颇详。李延寿南北《史》翦截繁芜，视本书为有加。新旧《唐书》，论者或轩晌而轻祁。盖《新书》不载俪辞，故删诏令，专工涩体，徒觉艰深。然谓文减于前，事增于旧，亦其所长也。欧阳修以薛史之繁，重加修定，书成初藏于家，后诏取列学官，薛书遂微。今乃称合璧，物之显晦，固自有时。然欧书究略，必得如裴松之之注《三国志》而后为尽美也。作史最重表、志，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殊失断限，惟《隋书》志兼五代，绍闻述往，厥意甚宏。若魏收取同时列国之君，而强附臣传，斯无谓之至也。

制策又曰：士为四民之首，将以备任，使更以厚风俗也。臣案：虞廷有九德之采，周室有三物之兴。汉晋以来，郡国守相得以掌荐举之权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。自隋而晋绅发轫，始由于科目。唐代因之，其科之目，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俊士、明字、明法等科。而士俗所向，惟明经、进士而已。李肇《国史补》云："进士为时所尚久矣，其争名常切，其为俗亦弊，盖其势然也。"唐博士、助教分十经，为大中小以授诸生。宋司马光、欧阳修并以分路均额为言。熙宁元佑之间，经义诗赋迭为废兴。景德祥符之际，糊名易书，制防已密。盖禄利之路既开，斯浮薄之风日竞。此班固已致意于儒林，而蔡邕欲求正乎经字也。然则，欲正本澄源者，必如朱子《学校贡举私议》仕士之来者，为义而不为利，则三代之风可以复见矣。

制策又以除其害所以溥其利，而欲疏瀹与堤防并用。斯体国经野之善术也。昔平当以明《禹贡》使领河堤，奏言经义有决河深川，无堤防壅塞之文。按《周礼》匠人为沟洫，稻人以防止水，以潴蓄水。盖其制相为表里，故曰善沟者水漱之，善防者水淫之。自秦开阡陌，制度悉堕，而水利之说始兴。《史》《汉》所载，如史起引漳以灌邺，郑国导泾以富秦。郑当时穿渭关中，庄熊罴引洛商颜，李冰、文翁凿通江水，并言其利。然水就下者也，遏而陂之，利于旱而不利于水。而翟方进、杜预之徒，又必欲尽去陂障，则逞其偏见，而未规其美全也。夫因势利导，存乎其人。我朝海塘、河工、江防诸大政，悉奉睿略指示，相度机宜，安澜胥庆，诚驾禹功而上之者矣。

制策又以鉴古必取宜今，有可因有不可泥，斯尤执权用中之至道也。臣以为五帝殊时不相沿乐，三王易世不相袭礼，盖创制显庸，自有制度，初不必慕古昔以为美名也。如疆域也，南北一候尉，不必置屯戍而自固金汤。如马政也，天骥充下陈，不必立监坊而如游汧渭。更若国典朝章，上仪隆礼，于监古成宪之中，寓综核名实之道。伏读御制《评鉴阐要》，著日星之大义，垂政典之恒经，洋洋乎丕天之大律，畴能亘之哉！

若此者，鸿都虎观，不足言经术也；金馈石室，不足言史才也；兴秀举孝，龙首白渠，不足言其训俗而厚生也；夏造殷因，或素或青，不足言其折中而贯当也。案六经而校德，眇古昔而论功，备哉粲烂，真神明之式也。臣伏愿皇上本日新之德，法天健之行，安益求安，延洪曼羡，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庆肇此矣。臣草茅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五十五年(1790)庚戌恩科

状元:石韫玉

策问

制曰:朕祇承大宝,命仰荷燕翼贻厥,御宇久长,日慎一日,惟是纳隍驭朽,廑于以养以教,以子惠兆民,上答昊绎恩德。今幸年跻八旬,康强勤恁,未敢高自颐养,抑非术致驻延。孜孜不息,久习而安,用致五代逢吉,四裔向风,保赤诚求,鲔倪爱戴。然犹仔肩罔怠,思欲持敬宅心,鉴古出治,千仓藏富,六计励官。而集思广益,贵乎周逮。乃询尔多士,以伫昌言。

《洪范》九畴,五福验之人,八征验之天,而总原于五事之敬用。故主敬者,天人之合也。《尚书》道政事,赅帝王五代心传,万世治要。其中深切著明,惟"曷其奈何弗敬"一语,足蔽全书。向曾于读《召诰》篇,阐厥义宗矣。若夫耆妫子姒之临其下,禹皋伊旦之贡其君,六体十例中,与斯言互为发明者,可胪举欤?《易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可旁通欤?《大戴礼》《逸周书》《管子》《晏子》,荀卿《成相》、淮南《主术》,亦有绌绎斯语者欤?《帝范》《帝学》《大宝》《丹扆》、二箴、《大学衍义》《养正图说》,或言主敬,或不言主敬,而义相印、事相彰者,可指述欤?能以此扬明廷,抑用资宥密也。

以古为鉴,可知治忽。编年之体,《通鉴》谦不敢继《春秋》,而托于继《左传》。其平生精力,书局自随,同撰者何人,分代者何属,采取者正史外何书?略而为目录,析而为《甲子纪年》,订而为《考异》,别而为《稽古录》,体例可陈欤?分而冠之以纲,为《纲目》,尽

出朱子之意欤？远而追之于古曰前纪，征引尽轨于正欤？续当代者《长编》《五朝》《九朝》有全帙欤？建炎以来《朝野杂记》不少约欤？续后代者《宋元通鉴》，两家之作孰优欤？然且纪统纪年不出至公，纪事纪辞或嫌失实，炎兴存宋，宣光黜元。黄帝国画万区，后启鼎铸九赋，释兵权者诧奇谋，耽晏安者夸至孝，火牛燧象，虎渡蝗迁，昔备之鉴评，尚无愆于《春秋》之义乎？

蠲贷之政，惠泽攸先，损上益下，惠心元吉，《易》义可绎欤？昔人谓占者画井授田，故无蠲政。然帝王因利利民，《周官》之职，《左传》之文，其制亦有相近者欤？除民田租，史防汉文，有蠲半者，有蠲十之三者，有免逋者，有免酒课坊税者，有巡幸而蠲，有封禅而蠲，有幸旧宅而蠲，有军所过而蠲，有优圣人林庙而蠲，皆能指其年代，稽其事实欤？宽缓之令，宋人谓之倚阁，或且迫于衷私，累于破限，甚至有黄纸放白纸收者，当时章奏剀陈之，能言其弊欤？至于放民租，而以内库揆还，非示人私欤？因免赋而及私债，不扰民欤？朕课晴问雨，为民亟三时，布罔敷醲，为民谋四郙，自乾隆五十年以前，蠲贷已二千万万，积岁有加焉。本年以大庆，普蠲天下钱粮，三年而遍，冀裕盈宁而广和乐，民力其有纾欤？奉行其尽善欤？多士自田间来，盍谠陈之。

善为政者，安民必先察吏，《尧典》重乎允厘，《舜歌》戒其丛脞，其要在先事后食，勿欺而已。《周官》太宰受其会，正其治，听其政事，岁月日皆有期会，能详之欤？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，又有十二年之巡狩，大明黜陟，立法之意可征诸说经家欤？唐考流外官四等，宋考百官三等，皆以勤为上，能列其目欤？城隍修理，为二十七最之一，窃盗十一而得十为中考，能举其故事欤？官□百，《官箴》

之所规，政经之所尚，断章可取欤？《戒石》本有全辞，节锈公廷，何时所颁欤？

朕耄念殷求，出则秉烛待章，居则宵衣鲜寐，以尽负扆之职。盂水方圆之谓何，何犹有延玩庇饰者？率作兴事，慎宪省成，法犹未尽良欤？凡法立，敬则不忒，法古则不愆，孚惠则不屯其膏，莅勤则不懈于位。书之简策为治谱，庀之朝夕为躬行，予曷敢弗腐覃，其孰敢弗覆。上下交修予一人，藉报帝载鸿贶之隆尔。万方更胜公堂兕觥之祝，家修廷献，明道敷言，毋讳毋肤，朕将亲遴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上德之应，锡极而观文，大猷之升，诚民而贞度。天子体天出治，法行健以乘时，溥太和以寿世，福禄于是乎集，仪型于是乎孚，惠保章于俊民，亮采熙于庶绩，皆本此自强不息之精神，以固纯常而凝宝命。《汉书·礼乐志》曰：德施大而世曼寿，高贤愉而民和乐。言训行于上，斯瑞应于下，由是体诸躬则向用之庶，垂诸世则成宪之监也。以之保世而治官，则惠鲜董正之隆轨也。荀悦《申鉴》曰：三才允叙，五事交备。膺鸿名而受多祜者，盖莫隆于此矣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德备福征，道光文治，惇允元之精意，播熙载之良图，亦既保极敛时，称先则古，迩安远格，大法小廉矣。兹乃以万寿昌辰特开庆榜，进臣等而策以敷言监古之精，惠庶叙官之要。如臣椯昧，安能仰赞高深？惟念先资拜献古人靖共之义也，敢不竭其愚以对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洪范》九畴，五福验之人，八征验之天，而总原于五事之敬用，因而推论夫五代心传，万世治要。臣愚以为皇极者九畴之本，而五事又皇极之本也。孔安国《书传》曰：极者中也。朱

子亦曰:中所以为极者也。故"允执厥中"一语实与建极之义相发明,而危微精一皆敬用之实功。尧之钦明,舜之温恭,禹之祗承,汤之懋昭,文武之缉熙执兢,罔非此一念之敬基之。故《尚书》五十八篇,有六体以表其义,有十例以发其凡,七观以宣其蕴,而《召诰》"曷其奈何弗敬"一语直可该全书之意。曰王其疾敬德,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,皆所以为祈天永命之原。而敬事上帝,敬保元子,君臣交勉,咨儆一堂,均足互相印证者也。后世哲后贤臣,读其辞而心知其义,故唐太宗《帝范》十二篇严饬躬阐政之几,张蕴古《大宝》一箴,著物侈声淫之戒,李德裕《丹扆》六箴,胪辨邪纳诲之条。而宋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一书,前列二者之纲,后分四者之目,胥推本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以立说焉。我皇上体元建极,宵旰勤思,固已治臻上理,中外会归。兹届八旬圣寿,特镌八征耄念之宝,诚求保赤,惟日孜孜,直以尧舜、禹汤、文武之心为心。五福备其隆,五行顺其序,实基于此矣。

伏读制策又曰:以古为鉴可知治忽,因而稽夫《通鉴》《纲目》之作。臣考编年之史,昉自荀悦,而柳芳、陈岳、马总、贾纬之徒代有撰述。至宋司马光作《资治通鉴》,上起战国,下迄五代,年经国纬,托左氏表年之例。其时同撰者,如二刘一范,皆抱著作之才。其所采录,正史而外,若葛洪《西京杂记》、刘珍《东观汉记》、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、萧方《三十国春秋》、王韶《太清记》等书,指不胜屈。学识既精,征引又富,综计二百九十四卷。又别为《目录》三十卷,以备检阅,《考异》三十卷,以参异同,《稽古》一图,以资讲读,《历年》五图,以便讨论。直能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事迹于一书之中,其体大,其思精矣。朱子因之作《纲目》,表岁以首年,因年以著统。削

新莽以纠班固之失，正蜀汉以革陈寿之非，述滈池之会则宗杨氏之言，辨博浪之椎则原程子之说。夫唯博览深思，故克集其大成焉。他若尹起莘之《发明》，刘友益之《书法》，汪克宽之《考异》，王幼学之《集览》，徐昭文之《考证》，陈济之《正误》，冯智舒之《质实》，皆能各成一家之言，而羽翼正史者也。要而论之，史家著述，或臆断而失之谬，或好怪而失之诬，谓轩皇之封国为万区，谓姒后之铸金为九赋。夸田单针尹之奇策，则述火牛燧象之谋；誉刘昆宋均之循声，则载虎渡蝗迁之异。论以传论，古今耳食而莫之辨。皇上几余清暇，评骘史事，睿训详明，□辟古今史臣相沿之陋，诚足与《春秋》之义相发明矣。

制策又以因利利民，《周官》《左传》其制亦有相近，而因及历代蠲缓之令。臣谨按《周礼》大司徒减耒输之租曰薄征，维时无所为蠲免也。迨西汉孝文帝，始诏除田之租税曰蠲除。考之《汉书》，文帝二年诏赐民田租之半，十二年诏赐民租税之半，十三年诏除田租税。武帝蠲诸逋贷，宣帝元康元年、神爵元年、元帝永光四年，俱诏所赈贷勿收。此汉代蠲除之大略也。踵而行之者，宋孝武帝有逋租缓征之诏，而唐武德开元贞元之间累蠲宿逋。权德舆曰："役不蠲除，亦无可贷之理。"宋太宗至道二年，诏悉除逋籍。真宗咸平元年，遣使四出，蠲宿逋至一千余万。仁宗时改追欠司为蠲纳司。淳熙而下但循旧规。朱子在浙东时，建议以去年已纳之数，应作明年未纳之数，则百姓被泽不致偏枯，而官吏亦无由滋弊矣。此又历代蠲除之事，载在史册，可考者也。我朝薄赋轻租，民间已多储积，而又屡有蠲除之令。本年恭值万寿庆典，普免天下钱粮，裕盈宁而广康乐，无一夫不被泽矣。

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察吏，而详求慎宪省成之要。臣谨按察吏之法昉于唐虞，敷奏明试，三考黜陟，尚矣。夏有遒人之徇，商有官刑之儆，皆所以考课也。周以八法治官府，八枋御群臣，六计弊群吏。以及日成、月要、岁会，随时以考，而总诸冢宰，黜陟行乎其间。汉初以六条察二千石，东汉则司徒掌人民事功，太尉掌四方兵事，司空掌水土事功，岁终奏其殿最。晋以五条考郡县，而杜预又改其法，委达官各考所统。唐之考课分以二十七最，差以九等，其法视前代加详。而镇防重城隍之筑，守令严窃盗之捕，则因其地因其时亦调剂之。《戒石铭》黄庭坚书之，而梅尧臣有开元戒石之句，则唐已有之矣。宋之考课大略因唐，而绍兴中以七事为考，熙宁中以九事为最，此可见二主励精求治之心。而高宗时则又分守令所课与县令所课而二之，皆非初制也。要而论之，治官之道有治人无治法，而察吏先察大吏始。为大吏者，果能实心任事，洁己率属，则察吏宁有玩延庇饰之事乎？

若是者，主敬以格天，敷文以成化，惠心协其元吉，奋庸敕其时几，固已臻郅治之庥，洽同风之化，凛保泰持盈之念，成重熙累洽之模矣。而臣尤伏愿皇上，法天行之自强，以日新为富有，敛时锡福，安益求安，则我国家万年景祚之庥长无极矣。臣草茅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五十八年(1793)癸丑科

状元:潘世恩

策问

制曰:朕荷天宠命,御寓久长,兹幸功蒇十全,庆征五代。每虞盛满,日切勤求,虽年逾八旬,未敢少耽安逸。缅唐虞之心,绍溯孔孟之微言,期康阜于闾阎,励巩谦于夙夜,时慎敕几,思登上理。咨尔多士,伫听嘉谟。

十六字心传尚矣,蔡氏沈《书序》言之綦详,其说可悉陈欤?执中一言,禹汤武相传不易,所以致其精一者,其要何居?唐太宗作《帝范》,所言果尽醇欤?宋范祖禹《帝学》一编,具有条理,能见其大者何在?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仅及修身齐家而止,其治平之迹果可举而措之欤?邱浚《大学衍义补》,政典极为详备,抑尚有提挈大纲者在欤?

洛学末流歧为二派,永嘉之学好谈经济,朱子谓其近事功,其故安在?其源流得失,能一一言之欤?金溪之学流为姚江,紫阳之徒流为河津,世多以河津为正脉。然论者或谓王守仁所树立,断非薛暄所能。可详言之欤?王畿以后,讲心学者又空虚而无实用,其故又安在欤?

汉代力田与孝弟并重,宋代守土之官,结衔必有"管内劝农"字,犹三代重农之遗意也。其规制尚可考欤?明代有检田之吏,其设官之意与古人同欤,异欤?《孟子》有不知检之句,《汉书》引之作敛。然则采买积贮,周代已有之欤?他书尚可考者欤?朱子社仓

立法至善，而论者或谓其近于青苗法，其似同实异之故，能悉举之欤？

尧戒称：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。舜庸作歌之时，亦称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古帝王治定功成，兢业犹如是也。宋张根作《吴园易解》，六十四卦之中惟泰卦别著一论，反覆申明，能约举其大旨欤？泰之内卦即乾，本有健行不息之义，能阐发其意欤？老氏知足知止，仅自守而已。圣贤之学必有所持守运行，而后能久于其道。能指陈其要欤？多士稽古有年，必有淹贯博通，深达于治理之原，可以敷之实用者，悉抒所蕴，副朕博访之意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中者心法之要也，懋修者致用之原也。敦劝课以训农功，所为家给而人足也。敕几康而勤夙夜，所为久安而长治也。自古圣皇配天立极，重道崇儒，厚民生而三时不害，承昊贶而庶绩其凝。《书》曰：念终始典于学。《易》曰：成性存，存道义之门。《诗》曰：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又曰：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是皆本乎设诚致行之衷，以为敷治绥猷之具，用能弥纶天地，荣镜宇宙，祉祚流衍，纯嘏延洪。所为畅九垓而溯八埏，洋洋乎帝者之上仪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德勤参两，运协升恒，固已绍往圣而益懋缉熙，正学术而聿端趋向，兆民普乐利之休，百度凛几康之饬矣。乃圣德渊冲，愈深《无逸》作所之念，倍切思艰图易之怀，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圣学、儒修、足民、勤政。臣之祷昧，何足以知体要？顾念先资拜献之义，际兹对扬伊始，敢不敬诵所闻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十六字心传尚矣，执中一言相传不易，而因思所以致其精一之要。臣惟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，而二帝三王之道

本于心。是故礼乐教化,心之发也。典章文物,心之著也。家国治而天下平,心之推也。此蔡氏沈《书序》言之綦详也。执中一语禹汤以来相传不易,要亦严辨夫人心道心之界而已。盖人心易私而难公,道心难明而易昧。惟精以察之,斯不杂形器之私,一以守之,则纯乎义理之正,而执其中矣。要所以致其精一者,其要在于存诚,而其功在于居敬。存诚而后中之体有以立,居敬而后中之用有以行。此帝王传心之本也。后世哲后贤臣心知其意,如唐太宗《帝范》十二篇,始君体建亲,终阅武崇文,王道本末兼该。宋范祖禹《帝学》八卷,上自三皇五帝,下迄宋代神宗,圣学实事具备,皆足与典谟相发明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,大旨在正本清源,故首之以为治之要,为学之本。次分四大纲,曰格物致知,曰诚意正心,曰修身,曰齐家,而治平之略缺如。邱浚因之,仿真氏所衍之义,于齐家之下,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。其为目凡十有二,曰正朝廷,曰正百官,曰固邦本,曰制国用,曰明礼乐,曰秩祭礼,曰崇教化,曰备规制,曰慎刑宪,曰严武备,曰驭外藩,曰成功化。真氏之书本之身家以达之天下,邱氏之编则又将致治平之要以收格致、诚正、修齐之功也。昔宋儒程颐有言:帝王之学与儒生异,儒生循习章句,而帝王务得其要以措诸事业。夫古者危微授受即以致时雍风动之休,宥密单心即以绍显谟承烈之绪,事功之与学问岂不同条共贯欤!我皇上君师兼体,敛锡同原,内圣外王之学一以贯之,洵足与勋华媲美矣。

制策又以洛学末流歧为二派,王畿而后徒尚空虚,欲究其源流得失。臣惟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以道法相授受,自荀、董绍闻而后,濂洛未出以前,其所谓学,大都不过诵法先圣以修己治人,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。自濂溪周子得不传之秘,作《太

极图说》《易通》等书，二程师之。于是明艮其背之义，中反鉴索照之戒，析无主则实、有主则虚之辨，而濂洛之学灿然大明，一时相望而兴者。盖横渠之以礼为教，尧夫之以数为学，而其指归，要不失濂洛正传。惟陈傅良之才高气粗，述汉唐致治之具，自任欲兴礼乐。陈同甫之智数法术，修皇帝王霸之略，自谓长于用兵，殊非儒者切己近里之学。则朱子谓永嘉学术急近事功，良不诬也。金溪之学，世多谓其涉元虚。然考其生平事实，子静之才极大，其为荆门州，至境内无贼，路不拾遗，又尝造一城，估计五十万人者，止用五千人，克日而就。姚江之学实宗子静，故其劾刘瑾，戡剧盗，倡义讨平宁藩，气节勋烈，推重一时，视子静更有出蓝之誉。然则守仁之学确然有以自得，亦确然有以自立。彼河建之贵践履，拳拳于复性，于学虽为正脉，要其树立，岂可与守仁同日语哉！至若王畿、王艮之徒，沿其师说，堕空虚而无实用，使人病为浙学，此亦如子夏之后，流为庄周，而非姚江之过也。方今圣天子敦崇实学，溯先圣之微言，析诸儒之底蕴。世之学者，宜何如束修砥砺，以期蕴之为德行，发之为事业乎！

制策又以汉代力田与孝弟并重，而欲勤求于三代重农之遗意，积贮之良规。臣闻道民之路在于务本，是以《周官》九职以农为首，《洪范》八政以食为先。至于汉代置力田常员，薄其租税，宠其强力，令与孝弟同科，凡以务农功，勤本业也。逮夫宋世，此意犹存。自雍熙、明道间，亲耕籍田，屡申劝农之旨。至道中爰置劝农使，其见于《宋史》者，有陈靖为西京劝农使，按行陈许等州。景德中复诏诸路转运刺史以上并领劝农使，知州军通判并兼劝农事。天禧中并改诸道提刑为劝农使副使，兼提点刑狱。于是一时守土之官，无

不以管内劝农结衔。此犹见三代遗意。若明之编黄册，走官民田，而因有检田吏，不过为征收粮税之计耳。且夫重农者盛世之首务也，积贮者生民之大命也。考周制大司徒荒政，一曰散利，遗人掌乡里县都之委积，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闲粟，平颁其兴积，施其惠，散其利。凡用粟，春颁而秋敛之，是采买积贮。周代已有之，固不第《孟子》有不知检之句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引之作敛，师古注谓菽粟饶多，此时可敛，为可据也。朱子社仓立法最善，所谓敛散有经，维持有要，即此乡之粟活此乡之民者。而论者或谓其近于青苗，不知青苗以钱，社仓以粟，青苗主以官吏，社仓储之里保，青苗志在取息，社仓志在济农，迹虽同而实迥异矣。我皇上爱养黎元，无微不至。偶遇歉收，截漕平粜，有加无已。所由跻斯民于仁寿，而迪万姓于吉康也。

制策又曰：帝王治定功成，不忘兢业，圣贤之学必有所持守运行，而后能久于其道。此尤持盈保泰之要图也。臣惟唐虞之世，黎民于变，万邦协和，府事孔修，平成永赖。而法宫之上，不敢康宁，岂过慎哉！《尧戒》曰：战战栗栗，日慎一日。《书》曰：敕天之命，惟时惟几。王者奉天临民而安不忘危，类如此也。谨按大《易》首系乾元，乾者君象也，而必以自强不息为本。言人君代天出治，必法天之行以为行也。夫阳开三而成泰，乾之三曰："终日乾乾，夕惕若。"盖优勤惕厉，所以开泰交之运也。故泰之三亦曰："艰贞无咎。"按程《传》谓既能艰贞，即可常保其泰。又曰："善处泰者，其福可长也。"盖德善日积，则福禄日臻；德逾于禄，则虽盛而非满。是说也，诚得保泰之道矣。要之开泰者一元之运，亦临亦保，治化所以常贞也。保泰者，不息之诚，无怠无荒，规为所由大备也。宋张

根《吴园易解》六十四卦中于泰卦别撰一论，所以深著满盈之戒，发明保泰之义者，至详且备。夫日月得天而久照，圣人久道而化成。《书》曰："满招损，谦受益。"是以尧舜业业，汤武皇皇，即使已治已安而犹廑其咨其儆。伊古帝王未有不励精图治若此者也。若老子知足知止之论，仅知自守而已，要岂足以语至治哉！圣朝太平日久，累洽重熙，奏十全之武功，廑八征于耄念，固已事勤于三五，而功兼乎在昔，综观前古，莫与比隆矣。

若此者，圣敬日跻，儒风丕焕，百室有盈宁之庆，万几凛逸欲之防，猗欤盛哉！臣尤伏愿皇上懋日新不已之功，成悠久无疆之治，慎之又慎，精益求精，中外乐康，神人禔福，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。臣草茅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乾隆六十年(1795)乙卯恩科

状元：王以衔

策问

制曰：朕懋膺昊眷，惟日孜孜，延洪景命，四事是黾，八征念协，以唐虞三代之心为心，以唐虞三代之治为治，期天心之吉佑，冀民俗之协中，海隅成买犊之风，乡校整掺觚之体，庶跻上理，爰布嘉谟。尔多士尚其敬听。

民之天惟君，而大君为天之子，应天以实不以文，庶征协应，首重养民。汉文帝赐半租，宋仁宗免积逋，一次仅见之举，讫致小康。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即定田赋额，圣祖仁皇帝曾经普免田赋、漕

粮各一次，世宗宪皇帝蠲免浮粮，如苏松二府每年减至数十万。朕御宇至今，免天下钱粮四次，免漕粮三次，免各款积逋亦不下数千万。凡以殷怀保赤，敬体天心，子之于父，不敢言报，天之于朕，申锡无疆。古之荧惑退舍，蝗不为灾，虽未可尽信史册，而善言天者必验于人，其说何若若？

虞廷弼教，钦恤惟刑。《禹刑》《汤刑》，其书缺轶。肉刑除于何时，非刑酷于何代，刑之属何以共系三千，法与名何以各为一家，刑与兵何以合为一典？朕慎重民命，准之天理人情，以为明罚救法。当虑囚之時，惟期其得实。观纵囚之事，每哂其好名。引《春秋》以决事，非读书读律者所当留意欤？

古之海防以御外寇，故明郑氏《海防全图》袤延万里，多讲戍守之方。今中外大同，鹿耳、鸡笼久已内属，茭塘、沙湾诸盗薮，亦全就廓清。所防者，莠民之出洋窃掠而已。惟是波浪迢遥，帆樯倏忽，乘隙窃发，往往难稽。论者以为稽人不如稽舟，稽出不如稽入，稽水不如稽陆。盖出洋行劫，赃必载还。于出口先给一票，记舟中之所有。无赍而往，有挈而来，其来历可诘也。出产货物各有其地，贩鬻货物各有专行。货非生所往之地，及忽卖此货，忽卖彼货，恒无一定者，其来历亦可诘也。果可行欤？不虞其滋扰欤？

民风多随乎士习，士习可验于文章。故韩愈曰："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。"古法乡举里选，汉尚有孝廉茂才诸名，制科则偶一举行，不为定制。进士科始自隋而盛于唐，至宋元佑中始变诗赋为经义，元延佑因之，明洪武中遂定为三场之制，沿用至今。或谓隆庆以后不及嘉靖以前，然摹拟王、唐，每成貌似。又谓隆庆以后始机法周密，天启以后始议论崇闳，然纤巧恣肆之敝又因以丛生。果以

孰为是欤？至文以明理，而或驰骋以见才，或襞积以见学，固为陋习。然一矫其敝，又或枯窘而空疏，使庸浅者易售，又何以酌其中欤？

凡此者，乾惕朕衷，一日二日，欲至于万年，于惠心孚其昭事，于止辟播其祥和，于戢暴致其安恬，于作人观其成化。多士桥门释褐，学古入官，言资先献也。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行庆施惠所以阜成兆民，除莠安良所以劝惩庶类，掌疆掌固之制设而四海无虞，师氏保氏之教兴而万民向道。圣王治洽敦庞，化昭炳蔚，莫不以绥猷敷教之典，致延洪纯佑之符。《易》曰："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。"见惠民之心焉。《书》曰："刑期无刑，民协于中。"纪禁民之法焉。《礼》曰："外户不闭，是谓大同。"《诗》曰："倬彼云汉，为章于天。"言风俗皆臻于上理，而人文可观其化成焉。当是时也，上有钦明浚哲之德，下有亲贤乐利之庥，郅治上仪，万福所由向用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建中出治，锡福同民，固已百室庆夫盈宁，万类公乎彰瘅，朝野聿臻，静治庠序，式焕光华，斯诚千载一时也。乃睿德谦冲，其无逸之念弥深，建其有极之思，复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安民之术、弼教之方、制治之严、同文之治。臣之椷昧，譬如细流土壤，奚裨海山。顾义切对扬，时当敷奏，敬承清问，敢不就平时诵习谨述所闻，以效管窥蠡测之忱乎！

伏读制策有曰：庶征协应，首重养民。斯诚惠爱黎元之盛心也。臣考唐虞三代之君，继天出治，勤恤民隐，布德施惠，屡见于经。《周官》大司徒减未输之租曰薄征。春秋列国救时之政，薄敛已责，往往而有。迨汉孝文二年，诏赐民田租之半，十二年诏赐民

租税之半，十三年诏除田租，税则蠲免。施恩自汉文始，其后武帝蠲诸逋贷，宣帝元帝俱诏赈贷勿收。至唐武德、贞观、开元，宋至道、咸平，俱诏除宿逋，仁宗亦免积逋一次。总论汉唐以来，蠲免或因桑梓之乡，或因巡幸之地，或因封禅郊祀、谒圣奏凯诸事，故阅数十年而一见，未能数数然也。我朝定鼎以来，逮下之厚，体恤之周，已迈两汉唐宋。而上仰惟皇上功叙十全，德施屡降，免天下钱粮四次，免漕粮三次，免各款积逋又不下数千余万，此固生民以来所未有者也。其在《书》曰："惟天惠民，惟辟奉天。"既敬承天意，将见德化丕懋，协气旁流，史册所载星退舍而蝗不害，又理所必然者矣。

制策又以虞廷弼教，钦恤惟刑，而兢兢于明罚敕法之间。臣按舜之时德威德明，爰定五刑之制，尔时民协于中，罔干于正，尚已。禹则下车有政，而夏之后世作《禹刑》。汤则祝网有仁，而殷之后世作《汤刑》。宜晋之叔向与周之九刑同讥也。五刑之属三千，详于《吕刑》及《周官》，此刑之律也。至上下比罪者例也，虽不止三千，要不外三千之定律。至五刑中有肉刑三。汉文十三年淳于公得罪，其少女缇萦上书愿代，因诏除肉刑。其时张仓、冯敬请易黥为髡，易劓为笞三百，易斩左趾为笞五百。至今读"改行为善，道亡由至"数语，想仁人之言之利溥焉。至武帝时，张汤、赵禹之属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，作见知故纵部主之法，禁网甚密，刑非其刑，识者讥之。夫刑与兵，俱以象天地严凝之气。其合为一者，即董仲舒所云"阴尝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"之意，故以减为主。其分为二者，如《书》所称"慎于庶狱，又必克诘戎兵"也。圣天子好生为德，事准乎情理，律断以《春秋》，民志静而奸不生，民气和而刑可措。彼肆眚失刑，纵囚干誉，岂不重可嗤哉！

制策又以古之海防以御外寇，而因及稽察之方。斯又预防之善术也。臣考海之近内地者，自广东乐会县起，经八闽环浙江，沿江南达山东，抵辽东山海关，袤邪一万五千余里，则绵亘之地甚广。粤则有三路，闽则有五塞三游，浙则有四参六总，江南则有七汛九堡，山东则有登、莱、青三郡，则设守之地诚多。晋唐以前，收鱼盐之利，通番船之饶，即有寇盗，旋亦荡平。至明嘉靖间，倭寇窃发，海防之严自此始。方今中外一家，膏泽覃洽，鹿耳、鸡笼久已内属，茭塘、沙湾诸渊薮全见廓清，即有莠民亦且革面革心矣。顾宁谧者大同之规，而豫防者万全之策。夫海之风候不常，则事之稽查非易。惟于内洋山岛设兵驻守，则侦伺易而声援亦便。此稽水不如稽陆也。贼之出口行劫，赃必载还，则来历可诘，是稽出不如稽入也。出口之舟各给一票，复于每舟各烙字号以记之，如来无票与字号者盘问，是稽人不如稽舟也。而又诘舟之虚往实归，及贩货所产之地符与不符，则防之之法密。将见迁善远罪，更无有敢售其欺者矣。圣朝化日光天，声教四讫，金柅以止柔道之牵，即金汤以巩苞桑之固。海不扬波久矣，岂尚有奸民不回心而向道者乎！

制策又以民风多随乎士习，士习可验于文章，俾砥砺廉隅，学术醇美。臣闻宋司马光之言曰："士先德行而后文章。"唐之韩愈曰："约六经之旨以成文。"又曰："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。"故文可验其人，而文必视所举。《周官》乡举里选，大司徒以三物宾兴。汉文有孝廉贤良科，孝武有茂才明经科，至进士科则始于隋而盛于唐。唐以诗赋取士，而应试者俱以才华相尚，即有极言直谏、贤良方正诸科，大半以骈体取功名。宋则变诗赋为经义，以四书命题，考第高下以取士。夫以文取士，必原本经术，观其文即知其行，非徒苟

焉已也。由宋迄明,总守此法。而有明一代之文亦致不同,嘉靖以前讲理法,隆庆之时讲机法,天启以后讲议论。夫机法议论之文盛,恐纤巧恣肆之敝生,而尚理法之文,又恐貌似王、唐,为空疏枯寂者所藉口。要而论之,质与文不可偏废,苟立言得圣贤之本意,揭经史之精华,则其人亦归于正,而不愧为经术之士。此听言即可观行,衡品不外衡文也。圣人寿宇凝厘,同文播化。《诗》曰:"济济多士,克广德心。"其是之謂乎?

若此者,心以推心,而业臻大有,辟以止辟,而刑可称祥,戢暴有方,自征四海之长治,观文有准,可轶八佾之兴歌。自来阐乾符握坤珍,鲜可与此絜也,猗与盛哉!臣尤伏愿皇上,治益求治,安益求安,以日新久照之模,凛慎宪省成之义,德至周焉,法至备焉,守至严焉,化至洽焉。既仁育义正之兼行,亦武功文事之悉举,抚于五辰以凝庶绩。人物吉康,中外禔福,巍巍乎光四表而格上下,畅九垓而沂八埏,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基此矣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元年(1796)丙辰科

状元:赵文楷

策问

制曰:懿惟凝褫集佑,长治久安,在乎夙夜宥密,单心基命。朕仰承昊苍眷佑,抚驭寰宇,幸辅宁谧康乂之厘,夕惕朝乾,不敢暇逸。勉思法一中之运量,考三古之规模,兆民遵正直之途,五材归化裁之用,克与垓埏瀛嶂,偕之大道。兹以敷奏为明试,爰举胪询。

人心道心，肇阐《虞廷》。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，心也。《书》所谓享天心，肩一心，洽民心，盖彻上下之义也。心之用，主乎敬。《尧典》一篇始终皆曰钦，即至于元首股肱，喜起赓歌，而尤最以钦，乃传心之功效也。经训之粹，足相证明者何语？伏羲以前尚矣，《文子》有神农之法，《新书》有神农之教，诸家言黄帝者更详。颛顼敬胜义胜之训，帝喾博爱博利之文。载籍微言，稽唐虞三代而上者，可举欤？《大戴礼》武王诸铭，能约其词欤？后世若《帝范》《帝学》《心经》《政经》亦有合欤？凡皆帝学心传，所宜沿溯也。

《周书》曰政贵有恒，记曰五帝殊时不相沿乐，三王异世不相袭礼，盖治道有定而不可泥者也。然其得失，可得而言。井田封建，古以为大经大法。然而汉起七国，唐限名田，踵而行之如棼丝矣。战之以车也，泉之以刀也，税之以绢也，后世断不可行，无论得失矣。周昉六官，唐沿六典，今犹其职。而掌隶分合，品秩崇卑，考课疏密皆殊。轩画万井，舜区九州，今更扩之。而疆宇襟带，控制沿革每异。它若刑法、食货、兵戎、礼乐，史迁之书，列史之志，旁及政书，如会要、典章、会典，所厘具者，能源本权衡言之欤？

司徒修六礼、明七教，凡以节民性兴民德也。《礼·坊记》数千百言，皆以坊民而已。故《周礼》有禁暴之官，《王制》严左道之律。道政齐刑，三代不废。孔子曰："民可使由，不可使知。"使由者何途，不使知者何道？先圣名言必有奥旨，今未尝不禁奇邪，而诳疑未尽泯；未尝不严保甲，而奉行未尽善。蠲贷普而民或未尽厚生，教诫谆而民或未尽正德。至于吏为民父母，而富教非由科条；士为民表率，而迹弛无由观感。欲使道德一而风俗同，诸生来自田间，宜有闻见。

兵所以威天下，实所以安天下，田乘邱甲非如古之制也，步伐止齐非如古之法也。汉之南北军，唐之府兵矿骑，宋之更调，明之团营，与今之制孰善？钱文子之《补汉兵志》，宋之《武经总要》，明之《纪效新书》，与今之法孰详？要所以奏肤功而成伟绩者，练其技则精而不苶，鼓其气则作而不竭，实其籍则不虞冗且浮，明其赏罚则不至窳且怠。古之善将将者，孰能得此意？《易》曰："师出以律。"孔子曰："我战则克。"其以此欤？

凡此者，式于古训，而时几精一传其学；监于成宪，而因革损益合其宜。民安于日用饮食，而遵路之俗成；士忘乎智名勇功，而知方之风劝。治道祎而协气蒸，其必有所由致，循是以观厥成，曷敢不亹。维尔修于家，扬于庭，毋臆毋肤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中者锡福之原，善制者绥猷之本，观民者设教之方，讲武者安邦之要。桓宽《盐铁论》曰："修圣绪，宣德化。"言懋昭也。《淮南子》曰："放准循绳，曲因其当。"言法鉴也。《抱朴子》曰："运大钧乎皇极，开元模以轨物。"言善俗也。贾谊《新书》曰："王者战义，帝者战德。"言振武也。是以郅隆之世，时几儆而损益精，文治昭而武功备。盖惟有纯一不已之心，以驯致夫久道化成之治，而后能昭宣元化，鼓铸群生，俾梯山航海之众，无不蹈德咏仁而咸游于太和之宇宙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至德敷文，精心鉴古，化遍而会归有极，握算而揆奋兼权。固已德教成而政皆适俗，民志定而士尽知方矣。乃圣怀冲挹，当重熙累洽之时，而复功保泰持盈之计，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懋修之密、法古之精，与夫民俗之所以醇，军政之所以善。臣至愚极陋，何足以语此？顾念泰山不辞土

壤,河海不择细流,敢不敬述所闻以效管窥之一得乎!

伏读制策有曰:人心道心肇闸《虞廷》,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,而因及夫唐虞三代而上之圣学。此诚传心之要也。臣窃以为自古帝王未尝废学,是故黄帝学乎大真,颛顼学乎绿图,帝喾学乎赤松子,尧学乎尹寿,舜学乎务成跗,禹学乎西王国,汤学乎威子伯,文王学乎铰时子斯,武王学乎郭叔。此以知学之不可废也。夫学所以正其心,而心之用主乎敬。《尧典》一篇始终曰钦,元首兴歌,终以钦哉,其后禹之祗台,汤之日跻,文之小心,武之执兢,讵不与《尧典》相证明欤?唐虞以前,书缺有间。然而《文子》有神农之法,《新书》有神农之教。其最醇者,则有如《丹书》颛顼之训曰:"敬胜怠者吉,义胜欲者从。"《大戴礼》帝喾之文曰:"博施利物,抚教万民。"推之武王诸铭,所谓安乐必敬,戒慎必恭者,皆足以见治法之全也。若夫《帝范》十二篇,成于贞观,始君体建亲,终阅武崇文。宋范祖禹约三皇迄宋代之治法为《帝学》八卷,真德秀本《大学衍义》为《心经》一卷,《政经》一卷。此数书者,皆能综贯王道,则又三代以下之治术所略可见者。仰惟圣学高深,心德纯固,性命事功,同条共贯,生民以来未之有也。

制策又曰:治道有定而不可泥,其得失可得而言。臣谨案董仲舒曰:道者所由,适于治之路也,仁义礼乐皆其具也。夫王者有改制之名,无变道之实。然而文质异用,风俗异宜。必泥古法而不顾天下之所安,强之以必从,持之而莫易,不几于刘歆、王安石之以《周礼》乱天下乎?夫井田封建,先王本之以为治。然而汉仿封建而起七国,唐仿井田而限名田。岂封建、井田未善哉!亦以汉唐之世非唐虞三代而已。今欲强战阵者以车,责市贷者以刀,令入税者

以绢。军有不洎,市有不纷,民有不扰者乎?又何论夫得失哉!夫唐之六典即六官之遗也,今虽品秩考课之殊,而职官仍之熙绩;舜之九州即万井之地也,今虽控制沿革之异,而土宇于以敉宁。诚使变通尽利,则凡刑法、食货诸大典皆可以少有因革,何必拘守其成法乎?此则治天下者之大要也。

制策又以道政齐刑,三代不废,欲使道德一而风俗同。此尤勤民之至意也。夫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,明七教以兴民德。《坊记》数千百言,而皆有以此坊民之语,诚见夫民之不可不教也。故禁暴有官焉,左道有诛焉。太公之诛华士,孔子之诛少正卯,子产之诛邓析,良以稂莠不去不足以安嘉禾也。夫奇邪禁则正士荣,保甲严则盗贼息,蠲贷普则民厚生,教诫谆则民正德。然而吏者民之父母也,士者民之表率也。吏而徒严科条,士而竞尚跅弛,则民安所观感乎?故汉制亭乡有三老、啬夫、游徼,所以辅风化而诘奸慝。凡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之人,以十月赐酒食。唐设里正,掌按比户课植农桑,检察非常。宋重保甲之法,明有《大诰》之颁,皆于治民之道兢兢焉。夫民非无良,亦在渐以化之而已。圣朝清和咸理,风俗敦庞,生斯世者有不遵荡平之路也哉!

制策又曰:兵所以威天下,实所以安天下,而详及汉唐宋明之兵制。臣惟三代之前,兵制备矣。汉初南军以卫宫城,北军以卫京城,此京师之兵也。材官楼船以待战,率更践更为工役,过更谪发为戍边,此郡国之兵也。武帝时番上变为长屯,光武时长屯变为远征,而兵制以坏。魏晋以后无足言者,惟宇文氏仿周制为六军,颇有大小相维之势。唐定府兵之制,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,而关内则二百六十一焉。平居无事,惟耕于野,有事命将帅之以出,

事解则兵归于府，将归于朝，其制实为最善。张说乃请一切募士，长从宿卫，更号矿骑。天宝之末，矿骑则又废矣。宋之兵制有四：曰禁兵、厢兵、蕃兵、乡兵。统计天下之兵，京师居其半，内外重轻，适得其当。其后厢兵既多，县官坐受其困，此孙沫、苏洵所以忧而议之也。明京畿兵约五十万，尽诸省之兵不能当其敛。于谦汰其老弱，得胜兵十五万，改为十团营，各设都督统之，体统相维，号令归一。嗣后或废或置，寝易其制焉。且夫军不习练，百不当一；习而用之，一可当百。《管子》曰："缮器械，选练士，为教服，连什伍，遍知天下审御机数。"此兵主之事也。是故稽其籍而实之，选其技而精之，鼓其气而进之，明其赏罚而激励之，古之称善用兵者不越乎此。夫知兵之将，生人之司命也。郤縠以敦诗书而为元帅。其后孙吴有兵法，卫霍有别传，诚通其意。则钱文子之《补汉兵志》，曾公亮之《武经总要》，戚继光之《纪效新书》，皆可取而则之矣。

若此者，性道阐其微，损益昭其用，教养之泽，下周于九有，蒐狩之制，无弛于四时，于以茂扬宏业，溥畅祥和。猗欤休哉！盖亘千古而独隆者矣。臣尤伏愿皇上安益求安，治益求治，天德懋而弥切寅恭，政绩休而不忘考证。时雍既协，犹深型方训俗之心；治化已昭，益鉴容民畜众之象。慎修思永，熙载厘工，宏化式敷，德威遐播。由是上畅九垓，下溯八埏，握符阐珍，固纯常而凝宝命，则我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于此矣。臣草茅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四年(1799)己未科

状元:姚文田

策问

制曰:朕诞膺洪祚,统驭广轮。荷穹昊之佑,申缅祖考之彝训,兢兢业业,日昃不遑。恒思求帝王之法要,推修齐以至治平,挈刑赏之纲维,厘守令而宁黎庶。当生聚熙攘之后,虑稂莠之潜生;丰亨豫大之余,惧纷华之相耀。盖典学所以启化源,察吏所以培邦本。而预防奸匪,禁止奢靡,尤所以保泰而持盈,均不可不亟讲也。顾明作在乎朕躬,而得失则职诸舆颂。多士讲习有素,当深知学问经济之源流,又来自田间,见闻最切,其各抒所见,毋泛毋隐,毋摭拾陈言,虚陈无用之论,朕将亲览焉。

溯圣学之源者,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。然允执厥中,实为治世之枢要。古帝王不空言心也,《易》为尽性至命之书,四圣人之微旨存焉。而六十四卦之大象中,如云君子以。以者,用也。非皆切人事言乎?而好语精微者,顾皆引之于心。然与?否与?孔门一贯之传,曾子得之。《大学》一篇,帝王之全体大用也。条目中节,节各有其功力,而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,乃略治平而不言,果操于一家之内,而国自治,而天下自平与?所谓帝王之学异乎儒生者,果安在也?

闾阎之休戚,恒视守令之贤否。顾守令之中,为民计者十不二三,为己计者十恒七八。其有情迫势逼激而上陈者,或曰恐启刁风,虽知其有据,亦不可不薄惩。或曰恐激众怒,虽不尽得实,亦不

深究。各执成见,牢不可破。其何术使两得其平乎?悃愊无华之吏诚不病民,然缓急或不足恃。强健有为之吏诚足集事,然得志又或恣睢而横行。其何以各得其用乎?举劾不操之上官,非惟不持其柄不足以驱策群力,且君门万里,其长短何由上达?全委之于上官,其覆辙又一一可数也,其何以核其真乎?

天地之大,枭鸾并育,虽三代不能无奸民。奸民惑众,治之于已成,不如治之于未起,是诚然矣。然守土之吏,或轻忽视之以为无害,或惧干谴咎匿而苟安,故不能豫杜其萌也。惟是平时察之不严,则不免养奸贻患;察之太严,则胥役借此以扰民,或反激而生变。何术而使不枉不滥也?密相勾结伏莽伺隙者,当必有信使之往来,其何以侦伺之与?非道非僧,非寺非观,无故聚集多人,必露形迹,其何以稽察之与?兵役难保不通贼,贼难保不诡充兵役,又何以辨别之与?此当今之切务,有所闻见,其具陈之。

风会所趋,人情争向,太平日久,踵事增华,则奢丽生焉。此虽物力丰盈,故能相夸耀,然积而不返,亦非撙节养富之道也。惟是车裘服饰之细,实不能物物而稽,亦不能人人而察,必一一为之禁止。琐屑烦扰,恐不可行,其何以酌其中与?冠昏丧祭,原有定制,然诗礼之族或不尽循,里巷小民尤不能尽齐。论者谓禁止靡丽当自辨别等威始,辨别等威当自士大夫始。是或一道与?抑别有劝谕之术与?

以上四条,或理关学术之精微,或事切民生之利病,或为人心世道之防,或为利用厚生之本。多士通经致用,今当先资拜献之始,仁望谠言,冀资启沃。其咸体朕意,各抒嘉谟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明德为新民之本,厘工实熙绩之原,禁奸宄所以安

善良，崇节俭所以保康阜。古帝王寅绍丕基，廑求上理，莫不敬修厥德，慎简庶僚，严匪僻之防，著奢淫之戒。是以万邦咸正，百度惟贞，国无莠民，野有善俗。《诗》曰："日就月将，学有缉熙于光明。"《书》曰："任官惟贤才。"《周礼》"司寇以诘四方"，《王制》"司徒以齐八政"。盖主德纯而醲化敷，臣工良而庶务饬，民无邪慝而海宇乂安，家有盖藏而群生和乐。国之所以久安长治，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，恃有此道耳。钦惟皇帝陛下，缵应大宝，振饬崇纲，本继志述事之心，广辟门达聪之益。固已万几兢业，刑赏兼施，九有会归，礼教咸被矣。乃圣怀虔巩，葑菲不遗，体至善之无穷，惟迩言之是察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崇圣学、肃吏治、靖奸民、慎俭德之至计。臣之愚昧，何足以裨高深？顾当先资拜献之时，敬念古者敷奏以言之义，敢不竭所闻以效刍荛之一得乎！

伏读制策有曰：溯圣学之源者，必推精一危微十六言，而因博求允执厥中之蕴。臣以为执中与用中无二理也。《虞书》言人心道心，先儒谓二帝三王之心法乃即二帝三王之治法也。盖道心存则用人行政皆得其正，而黎民致于变之休。人心祛则惰慢邪僻不能相干，而庶事著康哉之效。故如《周易》为尽性至命之书，而圣人系《大象》之词，则称君子、称先王、称大人、称后、称上，亦以其著诸人事者言也。孔门一贯之传，实具大学一书。其始格致而终治平实，节节各有其功力。后世言学而空语心性者，非笃论矣。宋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，本为进讲之书，其意在于勖主德，故略治平不言。明邱浚又补成之，使谓能齐其家而国可自治，天下可自平，则义有所未备。昔人有德被一乡，化行一郡，及其身膺重任而誉望遂减者，岂非设施之有异哉！后世有裨主术者，如《大宝箴》《丹扆箴》，

或黜远声色,或分别贤奸,而总不外一中之用。则古帝王治世之枢要,洵非可以空言竟矣哉!皇上几康时敕,夙夜勤求,持小心抑畏之恩,而见之于敷政□言之际。所谓以实心行实政者,又何难咸五而登三也哉!

制策又以闾阎之休戚,视乎守令之贤否,而因求禁民安民之各得其宜,良吏能吏之各收其用,又推及于上官举劾之效。臣闻汉宣帝有言:"庶民所以安其田里,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,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,其惟良二千石乎!"又闻安静之吏,悃愊无华,日计不足,月计有余。是民之休戚实在守令,守令为亲民之官,果能养之以惠,使之以义,民无不爱其上者。至于情迫势逼,激而上陈,则顺之既易启刁风,惩之又虑干众怒,几无善术之可施矣。故欲杜其萌,则莫如使之爱上。欲民也爱上,则必先予之以可爱。至于安静之吏缓急不足恃,强健之吏恣睢又易行,欲求其各尽所用,则又在人地之相得。昔龚遂、黄霸、朱邑等以仁厚用而境内治,张敞、赵广汉、尹翁归等以强健称而境内亦治,其所处之地异也。若夫举劾之权不得不操之上官,上官之贤否又在于任用之得失,是黜陟所必慎耳。皇上自亲政以来,孜孜以澄叙官方为要务。大吏能体此以率属,守令能奉之以自行,又何有闾阎之不并登于康乂耶!

制策又以当今之切务,在于奸民而欲求治之于未起。臣以为民虽至愚,未有不爱其身家者。其或致激而生变,则必其衣食匮而生计竭也。治平日久,户口滋丰,生齿繁则财力难给,故必先使其富而后民兴于善。今守土之吏或不然,任意掊克,虽有失所而不顾恤,则众怒之势渐成。守土者知其有是而惧干谴咎,则隐忍而苟安。奸民见其罔所作为,愈肆意藐法而无所畏忌。于此用侦伺之

法,则党与未易动摇。恃稽察之勤,则胥役转滋扰累。求辨别之道,则兵役皆非可深恃之人。故已成而治之,其势实难,而欲治之于未起,亦非能以权术御也。宋臣苏轼有言:"任法不如任人。"窃以为吏治肃而民自宁,故探本之图仍在察吏。至于防民之道,盛世所不废。《王制》有左道之诛,《周官》有奇邪之禁,示之以义而民知向方,怵之以刑而民知畏罪。且必先使之遂其生,而民愈有以自爱。所谓治之于未然者,如此。今墨吏日就剔除,当必有实力行之而获效者矣。

制策又以风会所趋,人情争向,太平日久,踵事增华,则奢丽生焉。因思有以禁谕之,此诚撙节养富之要道也。臣闻《逸周书》云:"不为骄侈,不为靡泰。"其戒劝诚在有位者。然风俗之攸关,亦即在是。物土之所产,民力之所入,省啬而用之则积久可以有赢,一日而耗之则竭厥犹将不继。故奢丽之习,不可不大为之防。然车裘服饰之细,必一一为之禁止,则烦扰而民必有所难安。冠昏丧祭之礼,既事事示以等威,更琐悉而民亦难于遍喻。此诚宜有以善其用者。要之上行下效,其权实在上。王者不宝金玉,则捐金于山,沈珠于渊矣。齐桓公好衣紫,则国俗为之变矣。《礼记》云:"国奢则示之以俭。"士大夫以奢丽相尚,而欲使小民之胥安敦朴,其势必不能。士大夫以恭俭相高,而犹有小民之过事纷华,其意且不适,则不待禁止劝谕而可以日返于淳者。我朝法制周详,民知向化,惟因物产丰豫而风俗渐奢。诚示之以撙节之方,则淳朴可复,而民生益阜矣。

凡此者,典学为致治之基,择吏握安民之要,正人心以维世道,爱物力以裕民资,体用兼该,内外咸理,实治道之至大者。臣尤伏

愿皇上,大德日新,九功时叙,治平奏而不忘夫敬畏,举措当而益慎于登崇。庶民悉徇于驯良,海内愈跻于康裕,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在是矣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六年(1801)辛酉恩科

状元:顾皋

策问

制曰:朕寅缵丕基,勤求上理,兢兢业业,夙夜不敢康。期于斟元阐绎,熙绩亮功,比户可封,邪慝不作,以庶几道一风同之盛。用是兼听并观,广开言路,尔多士所共闻也。兹当对扬伊始,伫献谠言,以资采择,其敬听朕命。

自唐虞授受一中,开万世之治,要而《尧典》首钦,《舜典》首恭,实能体天以出治。可推阐其义欤?三代圣王,后先一揆。《尚书》而外,经旨相通者,可类陈欤?《大学或问》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,始终不外乎敬。《中庸或问》谓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,枢纽不外乎诚。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者,二书实括其全。能中明朱子之意欤?又若王通《中说》、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、邱浚《大学衍义补》诸书,其言亦有合欤?

有司为亲民之官,抚子训迪,无不可以实心行实政。《记》曰:大臣法,小臣廉。言上下能相承也。朕澄叙官方,加意整饬。顾侵渔之弊未尽除,黩墨之风未尽息,大臣已法而小不尽廉,岂真积重之难反欤?抑封疆大吏所以董率而甄核之者,尚未扼其要欤?《周

官》六计弊吏，汉法六条察吏，良规具在，果何以踵行而共知濯励欤？

风俗基于人心，亦教化所见端也。太平既久，踵事而增。今欲还淳返朴，而地大物博，何由使家喻户晓欤？别等威而禁奇邪，朝廷俱有定制，何由使无僭越欤？必欲一一督责之，则又失六礼节性、七教兴德之本怀矣。朕躬行节俭，为天下先。士为四民表率，所以佐朕化民成俗者，果何道之从欤？

保甲之法昉于《周官》，地近则耳目易稽，人习则防闲尤密，无巡察之劳而民不致有良莠之杂，法至善也。顾或奉行不实，不免姑息养奸。今欲申明旧章，严为考察，又恐吏胥苛索致扰闾阎，效未著而弊已滋矣。惩盗于已然，终不若弭盗于未然。营汛墩堡之当修，寺院庵观之当察，亦保甲之一端。良有司何以稽核而无弊欤？

夫心法为宰化之原，吏治乃安民之本。挽浇漓以归醇厚，除良莠以殖嘉禾，皆制治之要也。多士各抒所见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懋学为宰化之基，考绩实厘工之本，还淳朴所以维世运，慎防守所以奠民生。古帝王德配三无，功覃九有，勤求上理，寅绍丕基，莫不本心法以为治法，饬官方以定官常。澄清风俗之原，申画郊圻之禁。《书》曰："克绥厥猷惟后。"言道民先自一人也。《周礼》曰："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。"言承流宣化，得人然后得民也。《书》又曰："政由俗革。"又曰："慎固封守。"言教化宜详，防卫宜周也。伊古以来，功炳蔚而治敦庞，风俗同而道德一，克保鸿名常为称首者，用此道耳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锡福同民，绥猷定命。本所其

无逸之念，深建其有极之恩。固已一德日新，九功时叙，万邦咸正，百族雍和矣。乃圣德渊冲，不遗微小，景郅治之上仪，察枢机于在迩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崇圣学、慎官方、训节俭、禁奸慝之至计。臣之愚昧，何足以裨高深？顾当先资拜献之时，敬念敷奏以言之义，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者，用以效刍荛之一得乎！

伏读制策有曰：自唐虞授受一中，开万世之治，要而《尧典》首钦，《舜典》首恭，实能体天以出治，此圣神功化之极致也。臣谨按三代圣王后先一揆，而论道统者必推本人心道心，精一执中十六言。盖圣贤传心之要，不外一中；建中之矩，不外一敬；主敬之本，不外一诚。尧曰钦明，舜曰浚哲，禹曰祗台，汤曰日跻，文曰缉熙，武曰执兢，无非主敬存诚，以协于中而已。《尚书》以后，诸经之理，奥旨相通。《大学》一篇首列八条目，而朱子《或问》谓格致诚正，以至修齐治平，始终不外乎敬，此主敬之说也。《中庸》一书中列三达德，而朱子《或问》谓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，枢纽不外乎诚，此存诚之说也。诚敬立，而中之理建焉矣。朱子而外，先儒绪论亦多可采。隋时王通教授河汾，作《元经》以拟《春秋》，又著《中说》以拟《论语》，事涉于僭而评论颇多格言，程子常取之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，取经文二百五字，证以《尧典》《皋陶谟》《伊训》之书、《思齐》之诗、《家人》之卦、子思、孟子、荀况、扬雄诸儒之说，意在揭明为学政治之本，而治平之略缺焉。明邱浚补之，为目十有二。盖真氏之书本诸身家以达天下，邱氏则以治平之效发挥格致、诚正之蕴也。斯内圣外王之学，一以贯之者欤！我皇上大德懋昭，登三咸五，几康是敕，夙夜惟寅。治象炳于八埏，风教达于四表。洋洋乎锡极之隆仪，万福所由向用也。

制策又以有司为亲民之官，抚字训迪，不可不以实心行实政。此诚澄叙官方，加意整饬之至意也。臣闻考绩之法始于《虞廷》，《皋陶谟》亦行有凡德，《注》谓考绩之次，序于四方是也。六计弊吏，《周官》特详其文，岁终旬终无非考成之日，冢宰小宰无非考成之人。而六事之本，悉归于廉。惟廉故察贪则昧矣，惟廉故洁贪则污矣。官箴如此，成周吏治所由蒸然日上欤！汉世考课，事犹近古，刺史以六条察二千石，丞相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，书至天子则受丞相之要。以史考之，如尹翁归为东海太守，必于秋冬课吏，是郡课县也。尹翁归又为右扶风，盗贼课常为三辅最，是州课郡也。丙吉谓长安京兆尹岁竟，丞相课殿最，奏行赏罚，是公卿课群吏也。六条之诏有田宅逾制之禁，侵渔聚敛之禁，通行货贿之禁。崇廉训洁，足以媲美《周官》。隋唐以后，考察之法损益不常，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，有五术六艺六行之条，有九班崇让之说。遗规具在，吏治或可鉴也。《记》曰：大臣法，小臣廉。诚哉！六事以廉为本，而承流宣化，实意奉行，尤在大臣之督率，惩贪墨，禁侵牟，则一国之肥，天下之肥矣。今圣天子整饬治原，凡封疆大吏所以董率守令，而甄别其优绌者，谁敢不考核严明，兢兢业业，共期以实心而行实政哉！

制策又曰：风俗基于人心，亦教化所由，见端而深虑，太平既久，踵事而增，因思还淳返朴之道。臣稽古先王之治，有六礼以节性，七教以兴德，所以积基树本，经纬礼俗，节理人情，勤恤民力也。虽文质异时，功业不同，而立制坊民，其揆一焉。盖既明法制以别等威，自克禁奇邪而归中正，汉之孝文躬行节俭，而民破觚斫雕矣。汉之孝武娱游壮观，而民绨锦被墙矣。上之人法行自近，则君子勤

礼，小人尽力，国无浇俗，众知向方。故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，公卿大夫众庶之标准也。卑不逾尊，新不先故，所以统人情敦习俗也。《易》曰：天施地生，其益无方。惟节故益，民生所由裕也。惟俭故节，人心所由正也。教化之原本，治理之枢机，其在此乎！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，俾薄海内外咸知务本抑末，士食旧德，农服先畴，粲乎隐隐，各得其所，诚三代盛隆之极轨也。

制策又以保甲之法宜密其防闲，而因进稽《周官》之制。臣考《周官》自乡遂大夫，以迄闾师比长，莫不联其仟伍，合其众寡，以相保而相恤。有伍两师军之法，有比间族党之制，有田里追胥之事，有训练校阅之期。盖以兵卫民，实即以民卫民也。欲使耳目易稽，故必联之于近地。欲使巡察易密，故必习之使有功。则良莠既分，奸邪自靖，惟是成法虽定，而或奉行不实。将宽为考察，不免姑息养奸，严以核稽，或致闾阎滋扰。而吏胥苛索假事生端，尤不可不禁也。盖惩盗于已然，不若弭盗于未起。小民有同井同疆之利，因有相友相助之谋，此备之裕于民者也。营汛墩堡之当修，寺院庵观之当察，此备之裕于官者也。诚得良有司以申明旧章，加意稽核，不使宽以容奸，不至严以滋扰，万物群生，联属其乡，所谓合天下为一家，由此其选也。

若此者，本圣学以为王道，重吏治以升大猷，挽浇漓以厚民生，除良莠以封比户，猗欤休哉！四海之民交被天和矣。抑又闻荷覆帱之德则愿天之弥高，感容载之恩则冀地之弥厚。臣伏愿皇上安益求安，治益求治，天德懋而弥切寅恭，庶事康而不忘率作，致惇大成裕之俗，宏四方日靖之功，慎宪于以省成，惟动昭夫丕应。中外禔福，遐迩一心，治轶勋华，功昭巍焕，式敷在民德，彝训在万邦，由

是协气旁流,淳风四溢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七年(1802)壬戌科

状元:吴廷琛

策问

制曰:朕寅承昊绎大宝命,于今七年。仰受训诒付托罔极之德,亲政以来,朝夕亹勉,兢业寅畏,庶期克副宙合烝黎爱戴之心,以无负君天下子万民之责。恒思相小民以知依,念经训以建事,代闾阎谋厥温饱,为学校端其步趋,道洽政治,底于淳熙,嘉与亿兆共蒙康乂淳良之福。凡所以治心、典学、保赤、正俗者,庸举要旨,为多士廷献者谥。

《尚书》传帝王心法治法,而其最深切著明者,莫如《无逸》一篇。我皇考常书于屏扆,朕诵仰寻绎,念释在兹。其曰严恭,曰懿恭,曰寅畏,曰抑畏,将无恭畏二字为七更,端之要义与?顾羲轩顼喾尧舜禹汤,皆帝王隆轨,而近代独举三宗,一家专尊穆考,何与?或曰祖甲,或曰太甲,各有其义,将何遵与?受命中身,溯自即位,然则受命改元之说诬,虞芮质成之年妄与?惟正之供,或以为正道以待,或以为伯国之贡,畴为定论?鲜或训乏,或训生意,畴为正音。唐紫宸殿,宋迩英阁,谁书谁图,能举其事与?

五经之书,广大悉备,微旨未易推寻,撮举儒先传注之显者。《易》重卦何时?《文言》何人所作?《系辞》疑不出孔子,先后天复有中天。《书》古文疑信何纷?古今文复有中文,《武成》《洪范》,

曷可更定？《费秦誓》何以入书？《诗》风雅颂外有南，南雅颂入乐，而风不入乐，《笙诗》应否有辞？鲁商何以入颂？《周礼》冬官散在五典，《仪礼》仅士礼而非阙，《礼记》何篇出汉儒，各有其说。《春秋》经传何时间配？获麟后经畴作？《左传》中有兵谋兵法，皆可详胪与？

尧汤水旱不能必无，为人君者心廑恫瘝，力谋补助。为民父母之谓，何而忍恝邪？赋镭铸币，伊古有之。《周礼》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万民，其目云何？其科条解义，先郑后郑所注不同。吕祖谦酌申其说，可述而断与？此外散见诸官者可详与？富弼青社赈荒，千古良法，其分给田土之疏，支散斗斛之檄，可仿与？程子赈济之论，曾巩救荒之议，朱子画一事件之状，有可行与？蠲赋缓征，截漕平粜，鬻赈以工代赈，资送流民，今皆行之。古于何始与？法不蔑古，不泥古，以合时宜为善，将采以惠吾民焉。

士也者，民之坊也，亦官之朴也。士而端心术，冶性情，砥励廉隅，不亏儒行，则其乡人薰而善良，不入于奇邪，不蹈于匪僻。否则民何型焉？一旦出而服官，士廉则不为贪夫，士良则不为酷吏，士勤则不为旷官，皆以章缝为圭臬也。今或中存徼幸，罔顾箴检，诡遇求合，其毋乃辱青衿而羞黄卷乎！《王制》大司徒、大乐正四术四教，何正且严，而犹有不帅教者，何以善其化导与？察行而或起别居之谣，考文而空致虚车之饰。举鹿洞之遗规，仿苏湖之教法，上之待士甚厚，亦思何以克称与？

凡兹四事，端主德以建极，崇正学以稽古，观民生以孚惠，培士气以含淳。朕夙夜图维至亟也，问察至广也。各抒素所讲习者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遴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恩艰所以图易，稽古所以同天，惠德所以有孚，造士所以兴教。斯行远之令图，不易之通典也。稽诸载籍，钦明有作，耕凿爰播其谣，书契聿兴，坟索肇垂其目。余粮栖于晦首，命士宠以饰车，康乂淳良，猗欤茂矣！圣人因之纲纪具举，有奠丽之教，有念典之训，有施舍之政，有广学之条。皆本乎设诚致行，以宜民而淑世。是以敬畏凛而醲化敷，文明昭而经术懋，乐利贻诸奕祀，声教浹乎儒林。自古帝王所为，埴在埏金在炉，陶天下为一家者，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德洽修和，治臻富教。固已稼穑开藉田之制，图书炳河洛之传，仓廪实而民乐其生，庠序谨而士端其行矣。乃圣怀冲挹，深维久安长治之道，弥切持盈保泰之思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治心、典学、保赤、正俗。臣之梼昧，何足以知体要。顾念敷奏以言之义，际兹对扬伊始，敢不敬诵所闻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尚书》传帝王心法治法，而其最深切著明者莫如《无逸》一篇。臣惟敬胜一语肇载《丹书》，厥后帝典王谟隆轨述遵，心源阐绎，不越是旨。周公作《无逸》，凡七更端，恢之弥广，曰严恭、曰懿恭、曰寅畏、曰抑畏，所其《无逸》与敬德作所之义实相发明。举三宗者，继体之贤君也。言文王者，身之所逮事也。孔安国、王肃以"祖甲"为汤孙"太甲"，马融、郑元以为武丁子"帝甲"。如王孔说则世次倒置。且周公明言，自殷王中宗，及高宗，及祖甲。及者，因其先后次第而枚举之词。马郑说较长。受命中身，孔《传》谓中身即位，然《泰誓》序惟十有一年，《传》又谓周自虞芮质成，诸侯并附，以为受命之年。盖惑于武成九年，大统未集之说。惟正之供，《传》谓众国所取法，则以正道供待之。惠鲜鳏寡，《传》谓加惠

鲜乏鳏寡之人。案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,鲜,息浅反,与孔义合。后世如唐宋璟之于元宗,宋孙奭之于仁宗,皆写《无逸图》以献。考唐《国史》,图设于紫宸殿,宋在迩英阁,奭《传》所谓施于讲读阁者也。皇上朝夕亹勉,轸念民依,咸和之实政,固非往昔所可媲隆矣。

制策又以五经之书广大悉备,因举儒先传注之显者,以要厥指归。臣考《易》之重卦,郑元以为神农,孙盛以为夏禹,史迁以为文王。然《系辞传》言神农取益取噬嗑,则当断自伏羲。《系辞》本文王周公所作,系于卦爻下者。孔子所述乃系辞传也。《文言》为孔子第七翼,乾坤易之门,故特释之。壁《经》自魏晋间晚出,《书》盛行而真伪始淆,刘陶又别为《中文尚书》。《武成》有程子、刘敞、蔡沈等定本,《洪范》有苏轼、王柏、金履祥等定本。录《费秦誓》者,鲁有征讨之备,秦有悔过之美,故以备王事焉。《诗》南雅颂皆入乐,风惟豳章有豳雅,然豳雅颂先儒亦未有定论。《笙诗》云笙,不云歌,刘原父谓本无其词,非亡失之亡。然大射管新官三终,《左氏》宋公享昭子赋新富管诗有词,则《笙诗》亦应有词。鲁自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颂,夫子因其实著之宋王者,后巡守不陈其风,《猗那》五篇固颂体也。《周礼·考工》汉博士所补多不合周典,程泰之因谓五官各有羡数。凡羡数百工事当归冬官,俞庭椿亦云司空之篇杂出于五官之属。《礼》古经本五十六篇,多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之制。高堂生传十七篇,皆士礼。后苍推士礼而致于天子,非也。《礼记》《王制》《乐记》皆汉儒纂辑。《春秋》公谷二家皆以传入经,左氏自杜预始分年相附。获麟后经,弟子因记圣师始终,据史续之。《左氏》载用兵谋士决胜,武臣用奇,千载如见,实开国策纵横、史迁叙述之先声矣。

制策又以尧汤水旱不能必无，归于厪恫瘝而谋补助，以尽父母斯民之实。臣惟先王之世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。岁即不登，民无菜色。然且处常虑变，定为经制。《周礼》太宰均节财用，廪人移民就谷，士师移民通财，纠守缓刑，遗人待以县都之委积。又总其要于大司徒，自散利薄征，至索鬼神除盗贼。《荒政》之目十有二，先郑以去几为关市不几，后郑以为但去其税。又《康成》以眚礼属吉礼，而以第八条为省凶礼，亦与《司农》小异。东莱吕氏谓荒政始于黎民阻饥，舜命弃为后稷。夏商无闻，周则大司徒外其详又错见于六官。《春秋》乞籴，国鲜九年之蓄。至李悝创平粜，谷贾不贵，民安其居。斯三代后救荒良策也。后世如富弼在青州处流民于城外，室庐措置皆有法则。使寄居游士分掌其事，而吏胥不与。其经画俱非苟且。夫法不可蔑古，亦不可泥古。皇上爱养黎元，有加无已。凡截漕、平粜、鬻赈诸普政，皆酌乎古今之宜。封疆大吏咸能实心奉行，固无一夫不得其所矣。

制策又以民之坊，官之朴，胥在于士，蕲从事于性情心述以全儒行。此又崇起士习之要务也。臣闻董仲舒有言曰："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"士苟砥励廉隅，则其乡人闻风矜式，薰德善良。一旦以家修为廷献，廉则不贪，良则不酷，勤而不旷，素所树立然也。古者卿大夫宾兴贤能，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，所以成就之者，不外乐正之四术四教。帅教者升之，不帅教者屏之。盖以下兴民行，上饬官常，考察既严，人才斯出。郑司农注《周礼》，谓兴贤若今举孝廉，兴能若今举茂才。汉法取士，犹为近古，故其时吏有循良之最，民鲜偷薄之风。唐取士有明经、进士、明字、明法等科，士俗所向，惟明经、进士而已。禄利之途既开，徼幸之心斯起，原其所

以,不在古今立法之递变。察行而或起别居之谣,考文而空致虚车之饰,转移风教之权操自上矣。方今圣天子道德齐礼为天下先,有志之士,罔不端淳淬砺,以为拜献之资。所谓言有坛宇,行有坊表,凡民有不观感而兴起者哉!

若此者,法天自强则勤民之政举也,学古有获则观文之化成也。重民天以固本,则德遍群黎,正儒术以树坊,则风淳比户。猗与休哉!道洽政治,胜实蜚声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至诚无息,安益求安。鞠谋之绩维熙,益单心于夙夜。作述之成已集,弥式训于典常。厚生载永赖之功,誉髦申无敩之意。事勤乎三五,功兼乎在昔。神人禔福,中外乐康,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。臣草茅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十年(1805)乙丑科

状元:彭浚

策问

制曰:朕仰膺昊眷,统驭寰区,十年于兹。朝乾夕惕,不遑暇逸,以冀绍古帝王执两用中之治,保大定功之模,黜陟以严考课,宣防以利转输,期臻上理,爰待嘉谟。

《尚书》综帝王之治道,二典必始钦恭。《洪范》九畴,亦必原于五事之敬,而要皆本于一诚。《书》言精一,《中庸》言所以行之者一。一者,诚也。盖诚则必敬,敬则必勤。君人在上,缉熙单心,所以敬天位。人臣在下,精白敬事,所以亮天工。故敬天即以勤民,至诚即以格天,其致一也。六籍所著,其与敬勤之旨相印合者,可

综贯而条举欤？《大宝》《丹扆》之箴，典矣茂矣。朱子《或问》所言治道，《皇极经世书》言君道臣道十二则，《大学衍义》纲举四条，皆本心传以发明治道，能详述之欤？

古者寓兵于农，伍两卒旅，蒐苗狝狩，制善法良，有明征已。汉设郡国材官骑士，唐置府兵，后更矿骑，其制已异于古。宋有禁厢乡蕃之目，苏轼言被边百姓自相保聚，可收爪牙之利，司马光复言其害，可悉指欤？盖兵于无事之时，训练为尤急。勤练则可使有勇，教训则可使知方。《孙子》所谓练士，《吴子》所谓治军，可备举欤？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所言足法手法，可通于古步伐止齐之义欤？若平时以游惰之民募补，又以杂色服役之人滥充，是岂国家设兵卫民之意欤？膺期任者，宜何如督率而振厉之也。

《书》曰："知人则哲，安民则惠。"尧舜犹兢兢于察吏，考绩之典所自昉也。《周官》弊吏一以廉为本，汉时取士曰兴廉，察吏曰廉察，其亦本此意欤？朕乙夜批章，日昃不遗。内而卿尹，外而疆吏，共矢法廉，以襄予治。果何以僚属咸知励职，吏胥不致逞奸，乃或甘优逸而案有积延，避吏议而事多消弭，是岂惠养吾民之意欤？《书》言无旷庶官，《传》言民生在勤。夫循名责实，则人不旷官，朝考夕稽，则吏皆勤职。其果何道之从欤？

古之治河者，治一而止耳。今则合淮与漕治之。黄河自失故道，遂累代为患。《史记》谓水行平地数为败，故禹厮二渠北载之高地。夫水性趋下，引之高地转不为害，何也？河之变迁屡矣。唐一代河患最少，其故安在？论者谓水性北行，折之东南，故易决溢。此修防所宜亟讲也。元明以来，余阙、邱浚、潘秀驯诸人之议，孰为得失？国家岁漕四百万粟，以供天庾，必取道于黄运两河。而以清

刷黄，尤为挽渡利漕要法。今于束清、御黄两坝之外，别有长策可臻一劳永逸欤？

若此者，稽古而讲求治理，饬戎而绥靖嘉师，官方叙而纲纪毕张，漕运利而堤防永固。有典有则，是经是程，伫望谠言，藉资启沃。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大德之懋典学而安民，郅治之隆厘工而利运。稽古帝王，建用皇极，丕奏肤功，庶绩咸熙，万世永赖，莫不以敷政宁人之本，致延洪纯佑之符。《管子》曰："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。"言崇圣教也。《尉缭子》曰："人君有必胜之道，故能兼并广大。"言修武备也。《鬻子》曰："功最于吏，福归于君。"言勤考课也。《庄子》曰："河润百里，泽及三族。"言兴水利也。盖惟基命宥密而严律靖边，澄叙官方而众流顺轨，醇洪畅之德，丰茂世之规，所为凝宝命而迓鸿厘者，恃有此道耳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阐极法天，含元育物，固已夙夜阐性道之精，而率土咸绥以大定，官职昭法廉之式，而薄海永庆夫安澜矣。乃圣德渊冲，勤思上理，惟枢机之是察，至葑菲之无遗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稽古、饬戎、察吏、治河诸大政。臣之椉昧，何足以知体要所存？顾当对扬伊始，敬念古者敷奏以言之义，敢不竭刍荛之愚，勉述所闻，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尚书》综帝王之治道，二典始钦恭，九畴言敬用，其要皆本于一诚。此诚圣德王道之全功也。臣愚以为执中授受之原著于《尚书》，而其微词奥旨莫切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。诚意之戒欺求慊，至诚之尽性达天，实能剖析乎人道危微之界。尧舜之精一，尧舜之诚也。诚则必敬，故尧以钦明同天，舜以温恭协命。敬

则必勤，故尧称圣神广运，舜称兢业万几。人君之建极保极，臣民之会极归极，胥是道也。即此《易》之立诚以乾惕而体法健行，《诗》之主敬在旦明而戒申游衍。俨若首曲台而存庄敬日强之训，体元重鲁史而录民生在勤之箴。六籍所陈，同条共贯。朱子《大学或问》谓格致以及治平，始终不外乎敬，《中庸或问》谓中和极于位育，枢纽不外乎诚。诚敬立而慎独以清好恶之源，笃恭以全圣神之化，赅洽无遗矣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纲举四条，曰格致、诚正、修身、齐家。意在于以本贯末，故略治平而不言。明邱浚补之，体用兼备。外如张蕴古箴陈《大宝》，李德裕箴著《丹扆》，凛物侈声淫之鉴，胪宵衣正服之条，以及邵子《皇极经世书》，言君道臣道十二则，皆本心传以发明治道者也。我皇上圣学高深，缉熙浚哲，举凡用人行政，无不根于诚敬，以绥猷于古帝王之心法，旷世相符，道统与治统一以贯之矣。

制策又曰：古者寓兵于农，伍两卒旅，蒐苗狝狩，制善法良，而因及于训练之方。臣窃考汉初南军以卫宫城，北军以卫京师，得内外相制之道。唐置府兵，有事则命将以出，事解辄罢。后更矿骑，其制悉坏。宋统外兵于枢密，总内兵于三卫。明京畿兵约五十万，后于谦汰其老弱改为十团营。夫兵重事也，不勤练不能有勇，非教训无以知方。昔杨龟山曰：兵农不可复合，而伍两军师之制不可不讲。无事之时使之相保相受，刑罚庆赏相及，用之于有事之际则申之以卒伍之令，督之以旌旗指挥之节。诚善言戎政也。若夫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屈伸往来无不如意，此孙子练士之谓。一人学战，教成十人，万人学战，教成三军，此吴子治军之谓。画方以见步，点圆以见兵，步教足法，兵教手法，则唐太宗与李卫公问对中语也。

成规具在,而督率振厉之,用则在膺斯任者之实力奉行。平时游惰之民,不以募补,杂色服役之人,不至滥充。由是禁怠荒,程技艺,步伐止齐之义娴习既精,则信乎若手足之捍头目,如虎豹之有爪牙矣。圣朝化日光天,声教四讫,固可养兵不用矣。而整饬戎行,深于睿念,将弁体而行之,有以振作勿怠,不诚保大定功之宏谟哉!

制策又以安民必先之人,而兢兢于考绩之典,惠养之意。此诚肃清吏治之至计也。臣谨按察吏之法始于唐虞,允厘黜陟,敷奏明试,尚矣。夏严木铎之徇,商著官刑之儆。周以八法治官府,八柄驭群臣,而尤严于弊吏之六计。善、能、敬、正、法、辨,皆冠以廉。廉固洁清之义,而亦训察其即因操守以为综核欤?汉取士曰兴廉,察吏曰廉察,犹本《周官》遗意。刺史以六条按郡国,而察豪强者一,察二千石者五。晋以五条考郡县,唐分二十七最,差以九等,其法倍详。宋以七事考监司,九事考县令,皆试其材而呈其功。夫循名责实则人无旷官也,朝考夕稽则吏皆勤职也。乃行之既久,视为具文,甘优逸而案有积延,避吏议而事多消弭,皆不能以实心行实政,是又不徒在立法之良,而在行法之人矣。我皇上乙夜批章,日昃不遑。内而卿尹,外而疆吏,能率僚属以励职,惩吏胥无逞奸,有不蒸蒸日上,臻于亮工熙载之盛哉!

制策有曰:古之治河者治一河而止耳,今则合淮与漕治之,而因思夫一劳永逸之策。臣窃考《禹贡》之言治水也,曰播、曰潴。盖水之性合则冲,骤则溢。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,又北播为九河是也。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,大野既潴是也。黄河自失故道,遂累代为患。汉时河决瓠子,武帝筑宣防宫,导河北行二渠,复禹旧迹。而梁楚之地无水灾。王景修汴渠,堤河由东北入海,偶合禹迹。自

东汉至唐无河患。元时河决白茅、金堤等处，贾鲁以二策进。一议疏塞，并与脱脱赚之，此疏瀹堤防之兼重者也。且夫治河必并治淮，淮治而河患息，斯漕运自利。今欲收其利，惟当加意清口。清口者，淮黄之会合也。淮力易弱，黄力常劲。淮不敌黄，湖口已患倒灌矣。黄逆入淮，河道转患淤垫矣。是则以清刷黄，所以挽渡利漕之法，务在因时度势，为疏为筑，修举无遗耳。国家岁赋正供，不惜帑金以修漕道，恬波济运，真亿万年之福也。

若此者，勤求治理，心学懋矣；绥靖嘉师，戎律娴矣；纲纪毕张，官职厘矣；堤防永固，转输利矣。猗欤盛哉！臣伏愿皇上安益求安，治益求治，明政贵有恒之要，深所其无逸之思。德已裕而弥切笃恭，民已宁而犹严捍卫，吏已察而愈饬几康，防已宣而更思利赖。敛福昭夫敷锡，慎宪于以省成。扇巍巍，显翼翼，总八方而为之极至道，大光谟烈，治功远轶。熏华由是协气旁流，淳风四溢，弥纶天地，荣镜宇宙，我国家亿载咸宁之庆基于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十三年(1808)戊辰科

状元：吴信中

策问

制曰：朕祇绍鸿图，仰荷昊绰纯佑，环宇敉宁。比者展义行庆，河海奠安，欣被景贶。用是弥深寅畏，式懋凝承，宥密单心，罔敢暇逸。勉思绎精一之微言，跻荡平之郅治，慎刑期协中之效，宣防臻顺轨之庥。顾惕励亹诸朕躬，而咨诹采乎士论。兹当临轩发策，延

揽维殷,尔多士对扬伊始,其各献嘉谟,用资启沃。

自古帝王传心之要,主敬为先。《尧典》始终曰钦,至舜而喜起赓歌。明良交翊,尤必相勖以钦,此千古传心之精蕴也。三代圣王,曰敕命,曰昭受,曰日跻,曰灵承,先后一揆,可互相证明欤?朱子谓《大学》始终不外乎敬,《中庸》枢纽不外乎诚,心法治法一以贯之者,二书实括其全,能申明其义欤?《帝范》《帝学》《心经》《政经》诸书,其言亦有合欤?夫天亶聪明,尤勤念典,所谓帝王之学异乎儒生者,又安在也?

三载考绩始于《虞书》,六计弊吏见于《周官》,曰日成,曰月要,曰岁会,法綦密矣。汉制以六条察守相,盍举其目欤?制史秩六百石,守相秩二千石,以卑察尊,何也?二千石以下,六条之外,刺史得察之欤?唐考吏以四善、二十七最、九等,宋以七事,明以三等,可略言欤?朕澄叙官方,风厉有位,所期内外臣工无旷职守。顾或上行而下不效,大法而小不廉,因循塞责者多,实心任事者少,抑独何欤?

明刑所以弼教,《易》噬嗑之《象》曰先王以明罚敕法,敕犹理也。旅之《象》曰君子以明慎用刑,而不留狱。言审慎用刑,而不稽留狱讼也。《周礼》大司寇以三典刑邦国,以八刑纠万民,听以五声,议以八辟,未有不听讼而遂可期无讼者。黄霸之治疑狱,颜真卿、崔碣之决冤狱,皆卓可传述,其他尚多可考欤?夫狱犴不平,固多文致。而尘案递积,必少平反,遂使情伪滋纷,奸诈百出。将欲矜慎庶狱,无枉无纵,果何道之从欤?我朝立法至为详备,重民命而恤民生,问刑之官宜何如存明允之意,以求合乎刑期无刑之道欤!

天津为渤海故郡，其地南则卫河，北则白河，川渎辐辏，漕运所经。卫河向苦浅滞，自漳河南徙，始以堤防为务。乃堤日增而水亦随长，何以治之？白河性易冲突，非堤防所能御，疏泄之功，可或懈欤？三岔河上受南北诸水，下乘强潮，何以免倒漾横流之患？滹沱、子牙是一是二，桑乾、永定孰原孰委，格淀以障浑流，何以三滩必须接筑？筐港以泄盛涨，何以坦坡必须致功？今淀津堤河各工以次告竣，有能洞澈水利者，其条贯敷陈之。

凡兹四事，持敬为宅心之本，亮功为熙绩之征，五刑恤而折狱惟良，六府修而安澜永庆，皆制治之要图也。多士学古入官，讲求有素，以所蕴者著于篇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极所以绥猷，厘工所以熙绩。彰瘅者纠愆之宪，宣防者疆理之经。逖稽曩籍，《易》训健行，《诗》歌蔼吉，《书》著简孚之诫，《礼》垂修利之文，茂矩崇仪，粲焉赅备。圣人绍天阐绎，握镜临宸，念典以邵渊修，亮采以资慎简，宪禁明而刑法当，河渠开而水利兴，悉本乎虔巩兢业之衷，以垂拱而司契。用是日就月将，天工人代，庶狱归于明允，丕绩奏其平成。郁郁乎焕哉！天人之事炳焉，帝王之道隆焉。自古凝薰万寓，陶化二仪，所为扇淳风而席福嘏者，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懋缉熙之圣学，饬廉法之官箴，洽大德于生成，登寰瀛于清晏。固已主极端而吏治修，国典平而朝宗会矣。乃圣怀冲挹，不遗细微，廑衙室之畴咨，冀刍言之一得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以宅心之本、弊吏之方、听讼之宜、浚川之务。如臣椿昧，譬诸涓流撮壤，奚补崇深？顾义切对扬，时当敷奏，敬承清问，敢不就平昔诵习，谨述所闻，用效蠡测管窥之微悃。

伏读制策有曰:帝王传心之要,主敬为先,而因求夫先后同揆之实。此诚基命宥密之大原也。臣谨按《尚书·尧典》首曰钦明,至舜而喜起赓歌,明良翊赞,尤必相勖以钦,用致康哉之盛。嗣是而禹曰祇台,汤曰懋昭,文曰小心,武曰执兢,同此旨也。周公作《无逸》,曰严恭,曰懿恭,曰寅恭抑畏,犹斯义也。无非以敬作所,精一危微之蕴也。而《丹书》之训所为敬胜息者吉,两言又其前此者矣。《周易》乾九三:"君子以终日乾乾,夕惕若。"许慎《说文》引作夕惕若夤,夤即敬也。而乾之象为天,君子体天以出治,则必有昭事凝承之实,以契于穆不已之运。故三代圣王,曰敕天之命,曰昭受上帝,曰圣敬日跻,曰灵承于帝,心源代衍,如契斯合。朱子《大学或问》谓格致治平,始终不外乎敬。《中庸或问》谓中和位育,圣神功化,枢纽不外乎诚。先儒训敬为主一无适,一者,诚也。诚与敬交相勘毖,而存之为道统,发之为事功焉矣。唐太宗《帝范》十二篇,始君体建亲,终阅武崇文。宋范祖禹约三皇至宋代治法为《帝学》八卷,真德秀为《大学衍义》《心经》一卷,《政经》一卷,均有足于经训相发明者。《说命》之篇始言学而天亶,聪明元后,作民父母。帝王之学,固与儒生之占毕异也。皇上君师兼体,敷锡同原。斟酌道德之渊源,肴核仁义之林薮,诚统千圣百王之心法治法,而一以贯之者也,岂不倬哉!

制策又以澄叙官方,风厉有位,期内外臣工无旷职守,爰以求实心任事之臣,斯又设官分职之要图也。臣闻察吏法始于《虞廷》,敷奏明试,三考綦详。夏有遒人之徇,商有官刑之儆。至周而八法治官府,八柄驭群臣,而以六计弊群吏。日有成,月有要,岁有会,其法皆总诸冢宰。汉法刺史以六条考二千石,凡田宅逾制,牟利侵

渔,具申其禁。夫刺史秩仅六百石耳,而得周行郡国,省问治状,以卑察尊,具得小大相制,内外相维之义。至六条之外,则固未尝下侵守相职也。唐有四善二十七最,善之言德,最之言才。四善者,德义有闻,恪勤匪懈等是。二十七最者,献可拾遗,修隍诘盗等是。宋分七事,明别三等,名虽殊,法由旧也。荀悦《申鉴》曰:"有事考功,有言考用。动则考行,静则考守。"然则分猷任职,品秩虽有崇卑,官守均宜无旷。乃或上行而下不效,大法而小不廉,斯固在上位者所当正己率属,以力为激劝者矣。圣天子整饬官常,凡封圻大僚,下逮守令,吏治有不肃清者哉!

制策又以明刑所以弼教,期于矜慎,庶狱无枉无纵。臣以为五刑之设,上世不能废。古称象刑惟明,言象天道而作刑,非所谓画衣不犯也。《易》噬嗑之《象》曰:"先王以明罚敕法。"卦体雷电合章,卦德威明德中,用狱之义取此。旅之《象》曰:"君子以明慎用刑,而不留狱。"狱者,罪之人旅也。慎重如山,明照若火,而狱不稽留如旅寄焉耳。《周礼》大司寇以三典刑邦国,以八刑纠万民,听以五声,议以八辟,立法亦云详矣。后世若黄霸之治疑狱,颜真卿、崔碣之决冤狱,皆具有明决慈惠之意,非徒以钩距见长也。夫狱犴不平,固多文致,而尘案积压必少平反,遂使情伪滋纷,奸诈百出。宽之则坐长刁风,严之又重为民累,是宜揆之以情,断之以法,而衷之于理。古称刑官为大理,盖其义也。《书》惟刑之恤,《史记》作静,言欲其静而无扰也。而听断之勤,则又其本图矣。伏读御制《明慎用刑说》,本慈祥恺悌之诚,阐阅实矜疑之旨。凡为秉宪之吏者,宜何如重民命,昭信谳,以其襄刑措之休风乎!

制策又以天津为川渎辐辏,漕运所经,筹及夫堤防疏泄之功。

臣考防之名，见于《毛诗》《尔雅》《礼记》。昔人谓古不防川者，非也。津门以渤海故郡，南有卫河，北有白河，洪波巨浸，条分缕析，诚天汉之津梁，畿辅之雄郡也。卫河发源苏门山下，隋为永济渠，其流向苦浅滞。自漳河南徙，始以堤防为务。乃堤日增而水亦随长，筑捺之力宜勤也。白河发源塞外，亦名潞河，性易冲突，非堤之所能御，分疏之道宜畅也。三岔河上受南北诸水，下乘强潮，归墟之路宜顺也。滹沱为子牙上游，势均而力敌。永定旧名无定，汇于桑乾，淳为芦沟，源合而流分。格淀堤旧至台头而止，今则接筑至三滩筐儿港，以泄盛涨为功。今且兼及于坦坡，所为因势而利导也。夫《禹谟》六府，《洪范》五行，皆以水居首。此涤川陂泽之策，康功所由奏也。矧兹夫转漕孔道，列服近畿者哉！方今睿谟广运，轸念民依。凡淀津千里长堤以及格淀堤，各工均豪，特颁帑金，鸠工增修。地庆安澜，人歇乐土。遐哉迈超禹绩，宜乎銮辂省方，怀柔告瑞也。

若此者，体性功以宰化，则玉烛调和；统班叙以甄材，则瑶图亮绩。咸中协庆而恩乐熙春，允翕升歌而欢胪函夏。胥根至诚悠久，用垂裕乎亿万斯年。伏愿皇上本日新久照之谟，勖慎宪省成之义。执中考道，以钦若昭格被之光；灼见克知，以理惠畴励弼谐之治。不以科条已审而惟钦惟恤，董戒稍宽；不以浚距已成而或委或原，经营偶弛。清宁合撰，曼羡延洪，于以祗迓蕃厘，式承多祜，则我国家申锡无疆之庆基诸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十四年(1809)己巳恩科

状元:洪莹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覃熙宙合,仰荷上苍鸿佑,祖考眷贻,海宇乂宁,雨赐时叙,而深宫劼毖,益亶治安,弗侈小康,冀臻大同。兹御极之十四年,值朕躬五旬庆节,诞敷纶诏,特开恩榜,嘉与天下,普锡蕃禧,同跻仁寿。思所以昌明经术,会通典礼,正士趋而裕民食者,非博采胪言,曷弼予治?尔多士扬对大廷,其敬听咨询,各抒所蕴。

言《易》首称汉学,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。上下经原目,始于乾而讫于丰。今之篇目,何时所定?先儒十翼,次第不同。其以《文言》分附乾坤二卦者何人?荀爽九家《易》列诸逸象,能约举欤?孔子删书,断自唐虞。而《周官》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,其书有见于他籍者欤?《洪范》九畴与八卦相为表里,能畅其旨欤?《诗》首二南,《诗谱》云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,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,厥旨安在?《诗》之用于乐者,国君以《小雅》,天子以《大雅》。然燕飨所用,或上取,或下就,见于书传者凡几。《周颂》为周室太平德洽之诗,作于何时?《鲁颂》果奚斯所作欤?宋无风,而商有颂,其义安在?《春秋》宗公羊者几家,宗谷梁者几家,平其异同者几人,修《左氏传》者自何人始?条列二家不如《左氏》数十事者何人,何事能确指欤?

经曲之文,损益之道,莫备于《礼》。汉时后仓最为明《礼》,授

弟子三家者谁氏？其名《周礼》为《尚书·周官》者何谓？作十论七难以排之者何人？其能释论难，使《周礼》义得条通者又何人？《周礼》为末，《仪礼》为本，岂真本难明而未易晓欤？《周礼》注者多门，注《仪礼》者止郑康成，其为章疏者二家，孰举大而略小？孰举小而略大？《礼记》则大小二戴，既共氏以分门，王郑两家复同经而异注。其为义疏者，则有南北九家五家，可缕指之。至若唐之《开元礼》《曲台新礼》《续曲台礼》，宋之《开宝通礼》《太常因革礼》，以及《通典》《续通典》诸书源流得失，其参互论断以为定衡。

古之用人，首德行，次才能。汉举孝廉及贤良方正，有未仕而举者，有既仕而举者，何欤？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，刘毅谓九品有八损，而官才有三难。所谓八损三难者，撮举其略。唐取士多沿隋制，常贡之科有几？其择人有四事，而犹必先德行者。本末先后，不较然欤？觅举之讥，最为士习之痼弊。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，岂容走吏冒进窃取科名，言之何笃切欤？国家求贤取士，非徒以阶荣进之路，多士学古入官，宜何如束身自爱，以副贡选之盛典也。

食为民天，《周礼》仓人藏粟，旅师聚粟，遗人委积，其为诸蓄甚备，常平、义仓、社仓无论。《元史》所载河西务十四仓，京师二十二仓，通州十三仓，即今制所由昉。顾天庾转输，丁胥丛杂，回漕搀和之弊，何以杜之？平籴之法所以便民，其后或定和籴之制，或筑富人之仓，或置东西市之籴，厥为何代？《管子》守国守谷之说，李悝籴三、籴二、籴一之论，所言果有当欤？宇文融之受诏益贮九谷，孙成之发仓贱售，薛讷之不与仓粟，皆有可采欤？夫粟运多则囤积不免，存贮久则红朽堪虞，果何道而使市无腾踊、谷无浥烂欤？

夫覃研经籍为致用之原，参稽礼制为建中之准。先器识，后文艺，而后登进之法严。三余一，九余三，而后储备之道广。斯效者皆经国之要图，立政之先务也。尔多士坐言起行，先资拜献，即在于此。其勉殚素学，悉意敷陈，以备遴选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稽古者观文之盛，建中者制礼之经，明宅俊所以登贤良，实仓廪所以保康阜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"黄帝之道在《丹书》，颛顼之师为绿图。"言念典也。《文子》曰："天道为文，地道为理。"言垂制也。《易纬稽览图》曰："君五期，辅三名，以建德通万灵。"则官人之法可知矣。《尚书大传》曰："八政先食，万物之始，人事之所本也。"则民食之重可思矣。懿夫，图书亮章，润色鸿业，驺虞乐官备，陇亩栖余粮。巍乎，事该功备矣。自古升恒有庆，容保无疆，所为膺福嘏而凝宝命者，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锡畴御宇，握镜临宸，固已河洛阐羲轩之蕴，经曲揽文质之宜，论升材则棫朴可歌，验藏富而阜昌有兆矣。乃圣德渊冲，勤求上理，思崇久治之规，益切咨询之实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经训、礼制、官人、积贮诸大典。臣之椷昧，何以知体要？顾念幸际嘉言罔伏之时，敬附拜献先资之义，敢不就平时所考见者，谨述所闻，以效颛蒙之一得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易》首称汉学，其授受源流皆有可考，而因统究夫书诗三传之精微。此诚宅心知训之要典也。臣考《汉书》立博士十四家。汉兴，易学本田何，有施孟梁邱之学，而刘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经，或脱去无咎诸字，惟费氏《易》与古文同。夫汉《易》莫古于孟喜，《艺文志》载孟氏上下经二卷。二卷是孟喜以前已题经字。然孟喜、费直之古《易》，郑康成尊之，王弼易之，王肃难之。而河北

江南为郑氏王氏之学，遂立门户之见矣。十翼次第，以孔颖达《正义》所列为定，自《正义》定而先儒无异议矣。李鼎祚《集解》载荀爽九家，逸象三十有九家，有虞翻、陆绩等九人，称爽者以爽为之主也。《尚书》断自唐虞，《尚书大传》以《尧典》为唐传，是伏生时所见本，《虞书》亦谓之唐书。孔安国序云："三皇之书言大道也，五帝之书言常道也。"《周官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未必至汉初全佚。若王应麟《困学记闻》所载，荀子、贾谊修政语诸篇所引，可参考也。刘歆《洪范五行传》云："自初一以下六十五字皆《洛书》文。"唐一行引《京房传》云：自中孚冬至用字，九八七六是为三十。夫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张衡云：龙图受羲，龟书畀姒，而戴九履一，阳奇阴耦之文，其表里相符可考也。《诗谱》云："《周南》得圣人之化，《召南》得贤人之化。"然周召分陕，而至谓周公以圣自居，而以贤居召，此后儒所以不能无议也。若《大雅》《小雅》，燕飨所用，天子诸侯之乐有未能画一者。故笺经者定为上取下就之说，《鲁颂》有清庙奕奕，奚斯所作之语。班固《两都赋》序云："皋陶歌虞，奚斯颂鲁。"后人遂以《鲁颂》为奚斯作，误矣。《商颂》宋戴公得其五篇，称颂者仍其旧也。宋无风，王者之后不备辖轩之采也。刘知几云：左氏之义有三长，公谷之义有五短。王应麟胪列诸家之说甚详，而三科九旨之等，善经善礼之言，皆昭然矣。我皇上倬汉经天，振兴文教，生斯世者，宜何如通经以致用也乎！

制策又曰：经曲之文，损益之道，莫备于《礼》，而因及王郑异同之文，唐宋因革之义。此又质文损益之大经也。臣考汉时后仓最善于礼，《曲台》古经，五传弟子分曹教授。而注《礼》之大宗为郑康成，贾公彦、孔颖达二家义疏，详略异宜，或得或失。小戴四十九篇

为今《礼记》□,大戴记之五帝德帝系姓诸篇,犹可考见三代之遗也。河北江南为郑之学者,党同伐异,而门户之见分矣。汉初叔孙通定《礼仪》,为绵蕞于野外习之。东汉则又有曹褒定礼。唐初太宗高宗时有《贞观显庆礼》,开元中命张说、徐坚等撰《开元礼》,由是有唐一代若《贞观显庆礼》《开元礼》《曲台新礼》《续曲台礼》,粲乎备矣。宋之《开宝通礼》,视乎唐为损益。而《太常新礼》《太常因革礼》以及《通典》《续通典》诸书,源流得失皆可参稽互考也。仰惟圣天子德车乐御,玉振金声,超百代以立隆,宰万殊而示准。郁郁乎文,优优之大,又岂唐宋以来所可企及于万一也哉!

制策又以古之用人首德行,次才能,爰及汉魏而下,官人贡士之方,此又循名责实之要义也。臣按《毛诗传》云:"八能可使为士,九能可使为大夫。"王应麟云:三德官人之法,三宅知人之法。秦汉以上取士不一途,惟名实相宾而已。汉世始有贡举之名。《韦彪传》云:"二千石贤则贡举得其人。"文帝十五年亲策贤良,武帝元光元年、五年策试董仲舒等,为后世策试贡士之始。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,晋刘劭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法。晋干宝云: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,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。此刘毅八损三难之说深有见乎!知人之不易已。唐代取士之沿隋旧,常贡之科,择人有四时之所向,明经、进士而已。至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,岂容走吏冒进,窃取科名。其言笃切,士之所宜奉为圭臬也。皇上敦崇实学,奖励士林,凡服古入官者,敢不深相勉励也乎!

制策又曰:食为民天,《周礼》仓人藏粟,旅师聚粟,遗人委积,则储蓄之方与平粜之法,均不可不亟讲也。臣考蔡邕《月令章句》曰:"谷藏曰仓,米藏曰廪。"许慎《说文》曰:"仓黄取而藏之,故谓

之仓。仓黄取而廪之,故谓之廪。”古者耕九余三,财用不匮,所由民气乐而颂声作也。若耿寿昌之常平,朱子之社仓,皆仓储可取者也。管子守谷守国之说,李悝籴三籴二籴一之论,则平粜可酌者也。夫惟实意奉行,则转输不虞其劳,而回漕挽和之弊息矣。籴粜均当其时,则囤积红朽之虑免矣。《管子》曰:“圣王在上,政令无不从,惟民生之厚也。”皇上惠爱黎民,至优极渥,念三农之生谷,式九用以宜民,而仓储籴粜诸大政,有裨于斯民生计者大矣。

若此者,翱翔仁义之圃则经术昌也,览观文物之林则轨度昭也,升司马之书而士气勉也,重司农之粟而物产宁也。抑臣尤伏愿皇上安益求安,治益求治,考古验同文之盛,而章志贞教,不忘考订之勤,大中建皇极之隆,而纬地经天,益饬仪文之等。小廉大法而官方澄叙,幸进于以严其防。解愠阜财而民依轸念,惠鲜弥以深其泽,九垓八埏莫不涵濡沾被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十六年(1811)辛未科

状元:蒋立镛

策问

制曰:朕诞膺昊眷,寅缵丕基,于今十有六年。幸函夏宁谧,海洋肃清。惟日孜孜,冀臻上理。探帝王建极之原,期河漕安澜之庆,刑罚清而民讼息,操防肃而兵制严。尔多士以敷奏为明试,爰资启沃,伫听嘉谟。

危微精一之旨,为帝王道统所开。尧曰执中,舜曰用中,汤曰

建中，与《中庸》致中和之义有合否？朱子谓《大学》之格致诚正，以至修齐治平，始终不外一敬。《中庸》之圣神功化，枢纽不外一诚。心法治法，一以贯之。二书实括其全，能申明其意欤？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略治平而不言，何欤？唐太宗《帝范》，范祖禹《帝学》，以及《大宝》《丹扆》之箴，有可采欤？《洪范》《皇极》，汉儒训为大中，宋儒又以为不然，何欤？

禹之治河，先疏下流，《禹贡》一书可按也。若今之治河则兼欲利漕，其治法不过曰疏曰浚曰塞。潘季驯云水性不可拂，河防不可弛，地利不可强，治理不可凿，此诚不易之论也。夫以堤束水，以水刷沙，自有成法。顾何以浊流或致分侵，运道或成淤淀？以借黄济运，苟且目前，不顾后患。宜用何策使之涓滴不久，又能利漕？其于入口出口堤防闸坝之利，宜何如置力欤？国家数百万漕，岁资济运而施工，亦所费不赀，必使清足敌黄，黄不倒灌，水得遄行，帑归实用，始于河漕，均有裨益。讵可因循怠忽，致失机宜欤？

虞廷弼教，钦恤惟刑。《周官》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，有五禁五戒，所以使勿犯也。有三刺五听，所以致其慎也。有三赦、三宥、八议，所以加之仁也。肉刑除于何代？刑之属三千，夏商与周同否？法与名何以分为二家，兵与刑何以合为一典？人命至重，所谓悉其聪明，致其忠爱，岂不在折狱者之无成心无偏见欤？朕哀矜庶狱，每阅谳牍，再三审慎，以期无枉无纵。而司狱者或以姑息为阴德，或以武健为胜任，岂称不刚不柔受王嘉师之意欤？

兵可以百年不用，不可以一日不备。《易》占利用，《书》称克诘，《礼》有蒐苗狝狩之典，皆于农隙讲武，所以振国威也。周制寓兵于农，管子作内政，而兵农以分。汉有南北军之屯，唐有府兵旷

骑之制，宋有禁兵乡兵之殊，元立五卫，明设京兵边兵，统属异同，其详若何？今直省营制非不勾稽有册，简阅有规，校练有期，侵冒有禁。保无有老弱充伍，巡防疏惰，习为具文而无实效者乎？近曰又有团勇练勇之称，究竟有益无益，其何以副朕整饬戎行、设兵卫民之意？多士试详言之。

夫心法为宰化之枢，河防为安民之本，刑罚中而祥风治，训练谨而武备修，皆致治之要图，经邦之大计也。多士学古入官，讲求实用，其各以所素所诵习著于篇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遴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极所以绥猷，经邦在乎济运，明刑斯能弼教，卫民莫如足兵。帝王寅承宝命，本内外交修之实握，天人协应之机，以课宥密，兢业凛夫九重，以利转输，贡赋通乎三壤，以示慈祥，法归于准情酌理，以昭震叠，义著于怀德畏威。是以《诗》歌敬止之文，《书》美浚川之绩，《礼》记参听之命，《易》系容保之辞。综搜载籍，主术懋而日月就将，民利兴而金汤巩固，国有政简刑清之化，士讲安民和众之方。所由规矩乾坤，甄陶品汇，胥一世而跻之仁寿者，恃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道契执中，治昭普利，沛好生之大德，修整武之常经。固已庄敬日强，而堤防永赖，简孚有众，而法制相维矣。乃圣怀冲挹，葑菲无遗。既观民而设教，复询事以考言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传心学，筹河防，慎典刑，严军制之至计。如臣愚昧，何足以知体要？顾当对扬伊始之时，敬念敷奏以言之义，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，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危微精一之旨，为帝王道统所开，而因揭夫内圣外王之功用。臣谨按《史记·五帝纪》云："帝喾溉执中以遍天

下。”执中之说,固不自《尚书》始。然删《书》断自唐虞,尧执中,舜用中,汤建中,先后一揆。孔子特加一庸字,盖以性情言中和,以德行言中庸,其理无非一中也。朱子谓《大学》自格致诚正,以至修齐治平,始终不外乎敬,《中庸》自中和位育,以迄圣神功化,枢纽不外乎诚。诚则不息,敬则必勤。诚敬立,而帝王之体用赅矣。二书实与《尚书》相表里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分四大纲,曰格致、曰诚正、曰修身、曰齐家。意在于正本清源,故略治平而不言。明邱浚以正朝廷、成功化等目补之,乃为完备。唐太宗《帝范》十二篇,始君体建亲,终阅武崇文。宋范祖禹《帝学》八卷,上自三皇五帝,下迄神宗。以至张蕴古《大宝箴》凛物侈声淫之戒,李德裕《丹扆箴》旒宵衣正服之条,皆有足述者。《孔传》训皇极为太中。朱子曰:中所以为皇极也,以极为在中之准,则可,以极训中,则不可。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纪,极之所由立。三德稽疑,庶征五福六极,极之所由。推以《洛书》,以五居中,而九畴以皇极为本也。仰维圣学高深,崇儒重道,洵足接心源于往哲,树作睹于群伦,复绎经筵讲论,阐用中之微旨,发顺动之真诠,固宜其昭垂万古矣。

制策又以今之治河,兼欲利漕,此诚一劳永逸之策也。考《玉海》载《禹贡》九州末系河,是为运道之始。顾黄河自唐以前北行入海,晋开运元年滑州之决,河乃自北而东。宋熙宁八年澶州曹村之决,河乃自东而南。元延佑六年筑汴梁护城,使水南汇于淮,而河始与淮通。清口者,黄淮之会合也。淮之力易弱,黄之力常劲。黄水倒灌,清口必至淤淀,洪泽湖水不出,自高堰各坝流入高宝诸湖,入运河,则下流皆为泽国,而运道亦以不通。故欲收淮河之利,宜加意于清口添筑拦黄矶嘴长坝,以杀黄势。其或淮黄并涨,又宜保

固高家堰。潘季驯所为用束淮刷黄之策，坚筑高家堰，蓄洪泽所注全淮之水，以七分入清口刷黄入海，而以三分入运河。自山阳、宝应、高邮、江都三百里以内以达之江，诚有以固东南之保障，导粮艘之关键也。自古河徙无常，惟在善治河者审时度势，或设矶嘴以御其冲，或修月堤以防其溃，或挑引河以杀其流，而其大指不外助淮以敌河。使淮治而河亦治，合黄淮以治漕，使黄淮治而漕亦治，庶水得遄行，而帑归实用耳。方今海宇恬波，河流顺轨，皆仰赖睿谟筹画，集众议而衷一是，俾运道常通，而仓庾益见充实已。

制策又曰：虞廷弼教，钦恤惟刑，而欲使察狱之道无枉无纵。夫五刑之制起于蚩尤，唐虞三代因革不同，而要无失乎刑期无刑之意。史称汉文帝十三年除肉刑，然崔浩《汉律序》谓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。《通鉴》西魏大统十三年除宫刑，《书正义》及《周礼疏》又谓至隋唐乃赦。则肉刑之除，不尽在汉矣。《周官》五刑之属各五百，穆王增为三千，轻刑增而重刑减，然《周礼》郑注引夏刑大辟二百，膑辟三百，宫辟五百，劓墨各千，则三千之制自夏已然，即《吕刑》所本。法十家出于理官，名七家出于礼官，源流自别。礼乐分为二职，兵刑合为一官，详略各异故也。昔陈咸言：为人议法，当依于轻，虽有百金之利，慎无与人重比。盖汉承秦法，过于严酷，咸亦有激而言。至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，惠奸之患则姑息市恩，如唐太宗纵囚一事，亦不免为欧阳修所讥耳。臣读御制《慎刑论》，往复重申，戒喜怒之勿纵，虑轻重之失宜，更恭绎御制《息讼安民论》，仍本慎刑之意，推原勤政，非治民之要道欤？

制策又以兵可以百年不用，不可以一日不备。臣惟古者寓兵于农，蒐苗狝狩，皆于农隙以讲武事。自管子作内政，寄军令，而兵

农始分。汉初南军以卫官城,北军以卫京师,得内外相制之道。唐置府兵,一变为矿骑,再变为方镇,其制益坏。宋统外兵于枢密,总内兵于三卫,有召募、拣选、廪给、训练、屯戍、迁补、器甲、马政之目。明京兵锦衣十二卫,留守四十八卫,即唐府兵之遗。边兵如蓟辽大宁诸司等卫,即汉募民实塞下之遗。大抵自唐宋后专用募兵,而游手无藉之徒应募滥入,养兵之费日浩,而实无所可用。必如宋臣苏轼疏河北弓箭社事宜,乡勇自相团练,人情不扰,而边备修。特不至戎服执器,奔驱满野,如王安石保甲之法耳!圣朝承平化洽,疆宇敉宁,海岛重洋之区输诚者亿万计。然犹敕谕屡颁,谆谆以简阅为念,属在将弁,孰敢不鼓舞而振兴哉!

若此者,基命以单心,宜民以利运,缓刑以尚德,奋武以昭戎,洋洋乎畅九垓而沂八埏,盖亘古而独隆也。臣尤伏愿皇上懋持盈保泰之怀,臻累洽重熙之盛,时几已敕而益表洁齐,清晏已歌而愈勤疏凿,彰瘅已分而弥思保惠,戎兵已诘而更切怀柔。逊志之修敏焉,翕河之颂陈焉,折狱之良称焉,知方之训著焉。腾英声,蜚茂实,总八极而为量,于以弥纶宇宙,鼓铸群生,开骏发之远祥,固保定之宏业,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视诸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十九年(1814)甲戌科

状元:龙汝言

策问

制曰:朕仰承昊宰眷佑,兢兢业业,夙夜不敢康,十有九年于兹矣。用是弥深寅畏,以期治臻上理,与我黎庶共享升平之福。当兹延揽,爰伫嘉谟。

《尚书》为传心要典。二帝三王以来,凡曰钦、曰恭、曰慎、曰克艰、曰孜孜、曰兢兢,君臣交儆之言,与《洪范》之言敬,《中庸》之言诚,能推阐其义欤?人君敬天以勤民事,人臣敬事以亮天工。诚敬相通之旨,可发明其蕴欤?《丹康》《大宝》之箴、《皇极》经世之论典矣。朱子《或问》之言心法治法者,道无不赅,能互申其旨欤?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,略治平而不言,岂果操诸一家之内,而国自治、天下自平欤?抑所谓措正而施行者,固有渐欤?

政教之美,风俗为先。古者家有塾,党有庠,州有序,国有学。凡以化导其民,而兴贤兴能,由此其选也。《记》曰:君子如欲化民成俗,其必由学乎?夫孝弟忠信礼义廉耻,固有之良,尽人同具。彼民习闻正论,则奇邪之说自不得而中之。汉循吏如文翁、召信臣辈,或兴学校,或重本业,诚得端本善则之道欤?正学兴则邪说熄,官常肃则庶民从。公卿大夫所使承流而宣化,二千石与我共此民者,宜何如董率而化导之也。官多因循疲玩,吏多贪利徇私,启聋振聩,敕法除奸用何道欤?

古无所谓兵,凡民皆兵也。无所谓将,六卿皆将也。《周官》始

有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之名，自邱甲田赋之制日紊。楚有二广，晋有爰田，法制纷如。嗣后崇卒用徒，车战渐废。战国之兵动以数十万计，于是兵民始分。至汉而内有南北军，外有郡国兵，厥制何若？唐之府兵最为近古，何以更为矿骑？宋收节度之权，改为更调，元佑熙宁兵制孰为合宜？明之五军都督府亦犹府兵之意也，何以改为十二团营，又改为三大营？召募之法既不可行，团练之名亦多流弊。多士自田间来，见闻亲切，其何以使兵归实用，饷不虚糜欤？

上古无司刑之官，《虞书》命皋陶作士，明五刑以弼五教。《周礼》狱辞之成，司寇听之，三公参听之。其载在《秋官》者，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，能举其略欤？春秋时郑有刑书，晋有刑鼎，情伪日出，法令滋彰。李悝法律，萧何益之，叔孙通又益之，其篇目若何？汉文除肉刑，善矣。而以髡笞代之，深文酷吏，务从重比，死刑转不胜其众。魏晋以来病之，隋唐以来始制五刑，其即有虞鞭朴流宅之遗意欤？朕明慎用刑，期于辟以止辟。近又命廷臣清理庶狱，凡情有可原，悉予减等。愚民无知，自罹法纲，果何道而使之革面革心，不犯有司欤？

夫端主德以建极，正民俗以同风，饬戎而绥靖嘉师，敕法而矜慎庶狱，皆制治之要图也。多士学古入官，讲求有素，其以所蕴者著于篇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极者绥猷之盛轨，遵道者训行之隆规，克诘重则卫合天慈，钦恤昭则治跻民服。绎古帝王，绍承圣绪，宣畅淳风，布武绩于八纮，凛宪成于三宥。以溯精一则心法传焉，以广教化则治术恢焉，以靖众志、安善良则军政修焉，以别淑慝、明彰瘅则刑罚清

焉。是以典学敏修式垂于说命，乂民用德化洽于箕畴。《周礼》详蒐狝之文，羲易列噬嗑之象。饬宸躬而绵区饮化，肃武备而匝宇归仁。用兹启迪品类，覆露芸生，洪畅延醇，阐绎流祚，上哉夐乎！钦惟皇帝陛下，参三立极，执两用中，健体乾行，比户遍德，威严师律，刑措成风。固已福应盛而嬴祉辏，众汇蕃而升平庆矣。乃睿怀冲挹，深维久安长治之方，弥廑保泰持盈之念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以圣学、教化、讲武、恤刑诸大政。臣之祷昧，曷知体要，譬若尘涓，奚裨山海？顾念对扬伊始，窃附拜献先资，敬承清问，敢不勉述前闻，备陈诵习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！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尚书》为传心要典，二帝三王以来君臣交儆，因及心法治法之精，治国平天下之理，诚措正施行之要义也。臣谨按羲农黄颛，尚矣。而孔子删书，断自唐虞。人道危微十六言乃千古帝王传心之要，故《尧典》以钦之辞始，《益稷》以钦之辞终。《舜典》曰温恭允塞，又曰慎徽五典。《皋陶谟》曰同寅协恭，又曰慎厥身，修思永。《大禹谟》曰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。以及汤之圣敬日跻，文之缉熙，武之执兢。其所以惟曰孜孜兢业而不遑者，非特主术之懋，抑唯是赞襄而燮理者与有责焉。《洪范》九畴、皇极之所为锡也，而用五事者首之以敬。《中庸》一书，圣道之所为大也，而陈九经者要之以诚。夫天生民，而立之君使司牧之。惟敬天以勤民事，则克享天心，凝承宝命矣。一人不能以独理，故左辅右弼，前疑后丞，内则有六卿，外有州牧侯伯，惟敬事以亮天工，则上膺主眷，懋官懋赏矣。张蕴古《大宝箴》，李德裕《丹扆箴》，凛物侈声淫之鉴，胪宵衣正服之条。邵子《皇极经世书》，言君道臣道十二则，皆本心传以发明治道者也。朱子《或问》谓格致以及治平，始终不

外乎敬。中和极于位育,枢纽不外乎诚心。治法原于天命,神圣功显于笃恭矣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取经文二百五字,证以典谟。伊训之书,思齐之诗,家人之卦,子思《孟子》荀子之说,意在正本清源,故首以为学之要,次乃分四大纲,曰格物致知、曰诚意正心、曰修身、曰齐家,而治国平天下之略缺焉。邱浚补之,因真氏所衍者,于齐家之下续以治平之要,其为目凡十有二。真氏之书本之身家,达之天下,而邱氏之编又将治平之要收格致、诚正、修齐之功也,是则修齐与治平岂有二理也哉!我皇上天亶聪明,日新盛德,中心无为以守至正,慎简有位以儆庶官,本至诚无息之全功,为辅相财成之盛治,岂不懿哉!

制策又以政教之美,风俗为先,君子如欲化民成俗,其必力学乎!而因期循吏以端本善则之道,与夫董率化导之方。臣稽古者立学所以教化斯民,使之各得其孝弟忠信之理,生其礼义廉耻之心,以全其同具固有之天良而已。故家有塾,党有庠,州有序,国有学,乡老以宾兴贤能,司马则辨论官材,此其选也。盖丰衣足食既有以厚民生,礼乐诗书复有以正民德。父兄师长之训迪,耳闻目见之渐摩,奇邪之说何由得而煽惑之哉!颜师古曰:循者顺也。上顺公德,下顺人情也。汉吏治最为近古,文翁守蜀郡,召信臣守南阳,或兴学校,或重本业,洵足与黄霸、朱邑、龚遂等并传已。夫正学兴则邪说熄,官常肃则庶民从。汉宣帝诏曰: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,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,其良二千石乎!又曰:安静之吏悃愊无华,日计不足,月计有余。是民之休戚在守令,而守令之贤否又视乎大吏之公忠体国,有以表率之。果其大法小廉,不戾于清慎勤之训,则承流宣化,夫何愧乎?而反朴还淳又何

难乎？圣天子几康用敕，德意旁敷，允厘百工，咸和万民者，甚盛治也。

制策又曰：古无所谓兵，凡民皆兵也。无所谓将，六卿皆将也。而欲使兵归实用，饷不虚糜。此诚以兵卫民之要旨也。臣愚以为兵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而无备。《左氏》曰：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。良非谬也。《周官·司马》兵制详矣，自邱甲田赋作，而楚有二广，晋有爰田，于是兵民始分。汉之南北军，内兵也。有郡国兵，外之制也。《光武纪》曰：高祖选能，引关蹶张、材力武猛者为轻车、骑士、材官、楼船，以春秋讲肄。唐府兵十人为火，火有长，三百人为团，厥制犹古。自更为矿骑，而令典弛矣。宋惩唐季节度之患，改为更调。至元佑熙宁之间，议改议复，则柄国秉政之人异也。明五军都督府犹府兵也，一变而为团营，再变而为三大营，其制曷足贵乎？皇上神武，布昭天威，震叠八旗，劲旅如虎如貔，盖从古无比也。

制策又以明刑弼教，期于辟以止辟，而又清理庶狱，愚民无知使之格而有耻，改行迁善。此诚仁政也。臣考《周礼》狱辞之成，司寇听之，三公参听之，《秋官》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，法綦详矣。春秋时郑有刑书，晋有刑鼎，法令滋烦矣。李悝者，魏文侯师也。著法六篇，萧何除参彝连坐，增部主见知等法。叔孙通又益为十八篇。汉文帝十三年，淳于公得罪，少女缇萦上书愿代，因诏除肉刑。张苍等易黥为髡，劓为笞三百，斩左趾为笞五百，酷吏重比，后世病之宜矣。我皇上明慎用刑，矜怜折狱，既协咸中之庆，更施法外之仁。非唯远迈隋唐，而刑期无刑，直媲美于虞廷矣。

若此者，崇主极以立隆，辑民情以丕变，饬戎而嘉师绥靖，敕法

而明允协中,皆勤求乎上理。然而治益求治,安益求安。臣尤伏愿皇上懋日新不已之功,成悠久无疆之治。执中含和,万福所由向用也。齐民情正,一道所以同风也。曰有御侮,师之所为以律也。念兹祥刑,讼之所由自无也。由是规万乾坤,荣镜宇宙,休风流,衍醲化,懿纲咸五而登三,畅垓而沂埏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二十二年(1817)丁丑科

状元:吴其濬

策问

制曰:朕寅承大宝命,二十有二年,仰荷昊宰眷佑,祖考贻庥,年岁顺成,函夏乂安,兢兢业业,不敢自逸。敬思修己治民之道,知人善任之原,官箴吏治之方,除莠安良之事。期与环海生民,其臻上理。兹当对扬伊始,咨尔多士,用伫嘉谟。

孔子曰:修己以敬,修己以安百姓。《书》曰:在知人,在安民。以尧舜犹病之事责之一人,果可以无为而治乎?抑大阍在上,大矩在下,法而则之,即可以为民父母乎?百官何以治,万民何以察,利病何以周知,情伪何以能辨?亦惟是躬节俭,屏声色,未明求衣,不遑暇食,遂可以致太平。是必深宫有格致诚正之学,然后朝野有官礼睢麟之化。朕日夜孜孜,励精图治,保泰持盈,以诚御下。虽海宇升平,人民和乐,而由小康以致大同,其道何由欤?

《诗》云无竞维人,《易》云圣人养贤以及万民。知人之道,非君

天下者所首重欤？古所传观人之法，若《大戴礼·文王官人篇》，以至陆贽、司马光、苏轼之论，亦有可采者欤？皋陶曰：亦言其人有德，乃言曰载采采。《舜典》曰：明试以功，敷奏以言。进贤用人如此其难也。乃古之君臣相得，或决于立谈之间，何耶？大智若愚，大诈若忠，或外忠而内奸，或始贤而终佞。烛照数计，其道何由？君子小人各从其类，然诸葛亮之所用，李泌之所举，司马光之所取，或未必贤。抑又何说？孔子曰：取人以身，知言穷理。将何以浚其源欤？

亮工熙绩，治理所先，大法小廉，国家攸赖。朕率作兴事，日昃不遑，乃内外臣工谨身守家之意多，奋发有为之气少。旅进旅退，流为怠惰因循；保禄保位，相率委靡迁就。岂称忘私奉国之义？六计首廉，尚已。然饬篚篇，杜苞苴，人臣之常分耳。案牍积而不厘，民生困而不恤，又安用此素食者为？至若浮躁喜事者，有似于敏勤；阘冗玩喝者，有似于持重。何以辨其真欤？悃愊安静者大抵便民，而缓急或不足恃；强健明干者易于集事，而恣睢或至殃民。何以善其用？举劾之权不可不寄之大吏，而不无借以遂其私者。何以委任而责成欤？

天地之大，枭鸾并育。稂莠不翦，嘉禾不生。邪慝萌蘖之始，或结会敛钱，煽惑人心，或纠党斗狠，武断乡曲。地方官及时治之，本不难于立时净尽。乃或畏其激变，姑息养奸，甚或闻之上司，而封疆大吏反以多事斥之。一味姑容，纵邪害正。官既不经理，民甘心顺从以致受其害者，忍而不敢言。一旦煽动，为患甚大，非有司酿成之罪欤？保甲之制，所以弭患未萌，法至善也。乃王安石行之熙丰，而世以为累，王守仁用之南赣，而百姓便之。其故何欤？吏

胥所以察奸，兵弁所以戢盗，乃往往声息相通，反为援引。何术以防之欤？或谓民之不法或迫于不得已，或陷于不自知。然则开衣食之原，而明礼义之方，固自有其本欤？

若是者，典学以成化，迪知以用贤，澄叙以励官常，纠诰以除民慝，保邦致治莫要于斯。多士稽古有素，且自田间来，见闻尤切。其各陈心得，以当先资，毋泛毋隐，毋摭陈言，朕将亲遴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中所以锡福，迪知所以任官，熙绩则道先厘工，安良则政在戢暴。稽诸载籍，《易》著健行之训，《书》传励翼之文，《礼》陈弊吏之经，《诗》颂宜民之化。茂矩崇仪，粲然具饬。自古帝王乘乾御宇，锡极临宸，缉熙有学，黜陟有权，综核有方，效圻有禁，悉本夙夜勤求之实，以握天人交应之机。用是精一执中而主极建，浚明亮采而百志熙。廉能既辨而官常严，保受相资而民风懋。所谓扬骏烈，畅鸿庥，备五韙而协庶征者，洋洋乎超图溢牒，洵郅治之隆轨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懋昭大德，时亮天功，本灼见以官人，严彰瘅以训俗。固已敬修可愿而考察无遗，贤能有书而礼教咸被矣。乃圣怀冲挹，不遗细微，廑瞿室之畴咨，冀蓂莆之可采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典学、知人、察吏、安民诸大端。臣占毕庸愚，曷足以知体要？顾幸际广思周逮之时，窃附于拜献先资之义，敢不敬述平日所诵习者，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修己以敬，修己以安百姓，而因推本于格致诚正之学。此诚图治之要道也。臣惟帝王之道，不外主敬，主敬之功，不外存诚。惟敬则勿敢慢，惟诚则勿敢欺。诚敬合，而主术于是乎立。黄帝之书曰：大圜在上，大矩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。

其说见《吕氏春秋》,实开心法治法之源。古文《尚书》曰: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。孔颖达《正义》谓:立君所以安民,安民必先明道,明道必先精心一意。盖道心存则兢业匪懈,人心去则佚豫不生。严祗敬而谐臣鳞,百官何患其不治。敕几康而应徯志,万民何患其不察。知人安民,其要端不外是。夫法令者治之具,而非治之本。一日万几之繁,使事事待于督责,则宵旰不遑矣。九州四海之广,使人人问其疾苦,则情伪难悉矣。故立纲陈纪以有为者振其机,而恭己垂裳必以无为者端其范。《周官》为致太平之书,而首之曰以为民极。三德三行所以建极也,六典六职所以锡极也。至于四方和会,六幕恬熙,下有归极之化,上切保极之忱,则朱子《或问》所谓格致诚正始终不离乎敬,中和位育枢纽不离乎诚。其言深切著明,可为持盈保泰之良谟矣。我皇上乾惕为怀,廑求上理,凡用人行政,无不本诚敬以为敷施,治统与道统一以贯之,洵足以远绍唐虞而独隆千古也。

制策又以知人之道为君天下者所首重,而因广求夫大智若愚、大诈若忠以及内外始终之异。臣谨案《大戴礼·官人篇》曰:伦有七属,属有九用,用有六征。盖朝廷辨论官材,惟在于事举言扬之始。《虞廷》用九德之选,《周官》重三物之兴。其考之平时者,既无不至,而又必试之以事,任之以官。举凡所以诏爵诏禄者,无不兼功与德而计之。盖知人者劳,而后任人者逸。乃或闻其名而逮畀以政,聆其言而即授以权,立谈之间上结主知,自非相契有真,未易得此。夫忠奸之别界于几微,贤佞之分淆于疑似。自来小人不能容君子,而君子或误用小人。诸葛亮之所用既显违其节制,李泌之所取又复涉于贪婪,至司马光急于去新法,而小人又以材能进矣。

究之衡鉴之或爽，皆学识之未精。诚能无偏私之见以清其源，无朋党之意以弭其隙，有光明正大之心，有英断果决之识，陆贽、苏轼之论固可参酌用之矣。皇上敷求俊良，加意实学，尚廉介之风，杜幸进之门，先德行而后文艺，海内之士咸知向方，蒸蒸然人材蔚起，岂不懿欤？

制策又以大法小廉，治理所先，而思所以祛其怠惰因循、委靡迁就之习。臣惟安民之道，在乎选吏。而吏有廉吏，有能吏。廉吏淡泊自守，而或短于才，则诸事必不免废弛；能吏奋发有为，而或失其守，则举动亦不免轻浮。故察吏之要，必先责其操守，而即试其材能。汉以六条察二千石，其法自田宅逾制以及通行货贿，所以察其廉。唐以四善叙内外官，其目自献可拾遗以及城隍修理，所以考其能。二者相济，而不容偏废矣。虽然，群吏之黜陟不能不寄于大吏，大吏得其人，则察之有其识，督之有其方。凡积案未厘，民风未淳，则劾罚随之，而又旌其有猷有守者，以为凡百有司劝，庶群吏皆知奉法，相率忘私奉国，而无玩愒阘冗之弊也。我国家澄叙官方，时加整饬。内而群尹庶司，外而封疆守令。聆训诫之严切，宜无不争自濯磨，以力除夫保禄保位之习也哉！

制策又以邪慝萌蘖之始，可以及时治之，而虑有司之姑息。此制治保邦之至计也。臣案《周书》曰：绵绵不绝，蔓蔓若何。言凡事当防其渐也。乡曲之间，敛钱结会，其始不过一二莠民倡立邪说，煽惑庸众。为长吏者及时治之，固易捕除。乃不知思患预防之术，姑为宁人息事之说，及至党与渐众，邪慝丛生，纵之既恐其蔓延，惩之又惧其激变。守令畏干谴咎，大吏虑生事端，上下姑容，而宵小逞其奸，良民受其害矣。夫安民必先弭盗，而弭盗莫如保甲。《周

官》有比闾族党之制，管仲创轨里连乡之法，皆以里闬相习之人，察耳目最近之事，其法至为美备。惟是营汛堡墩之设，不能不寄于兵弁，寺院庵观之察，不明不责之吏胥。赏罚不明，则兵不捕盗；稽覆不力，则吏或藏奸。王守仁行之而民安，王安石用之而民扰，则有治法尤贵有治人也。虽然，治之于已然，不若治之于未然。仓廪实则民自爱其身家，学校兴则人咸知夫礼义，何至惑于邪说哉！圣朝典章明备，一道同风。严左道之诛，设奇邪之禁。所由人心正，风俗淳，胥一世而纳之轨物也。岂非经正民兴之效哉！

若此者，怀寅畏之忱则主极端也，重升庸之典则明良庆也，隆进退之权则治绩茂也，严旌别之政则风声树也。醲化懿纲，蜚声腾实，仁圣之事赅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，治益求治，安益求安，敬德昭而弥切严恭，翼为集而益期襄赞。纪纲既饬，愈勤考课之条；仁让已兴，犹廑风化之本。案经校德，成袭六为七之书；稽古论功，跻咸五登三之盛。淳良康乂，曼羡延洪，上以祇迓蕃禧，下以永绥多祜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二十四年(1819)己卯恩科

状元：陈沆

策问

制曰：朕寅承昊穹眷命，列祖贻庥，翼翼兢兢，于今二十有四年。周挠甲以斟元，衍长庚而集祜。万方清宴，百谷庆成，四渎安澜，五瑞来备。豫顺聿隆于此日，谦亨敢懈于初衷。靡文尽屏，却

九牧之贡珍；询事维殷，辟四门而吁俊。敬惟制治保邦之道，厚生正德之原，去奢崇俭之方，肆武诘戎之法。洵整饬之当先，乃讲求之倍切。尔多士论秀于乡，用实于国，伫闻倘论，式赞嘉猷。

唐虞授受，不外一中。嗣是仲虺言建中，孔子言用中。中者，帝王之心法，即帝王之治法也。其言惟精进一，即孔门明善诚身之说所自出欤？《诗》颂不刚不柔，《传》称赞猛相济，盖言中也。乃汉兴之始网漏吞舟，诸葛治蜀赦不轻下。宽严不同，同归于治，何欤？泰之九二，备陈保泰之道，其与《论语》宽信敏公之旨，有相合欤？司马光论人君之德有三，其才有五，而为道则一。其于《中庸》达道达德，人存政举之义，可相通欤？《大学》平天下一章，专言财货用人二事，何欤？朕际重熙累洽之时，深惟长治久安之道，所以巩丕基于永固，登郅治于大同，其要可得闻欤？

昔贤论富教之道曰：易田畴，薄税敛，立学校，明礼义。方今之世，农务垦辟而地鲜遗利，赋惟正供而时予蠲除，设国学乡学以教士，宣圣谕广训以教民，法綦备矣。而未能民皆足食，户尽可封，其故安在？井田、庫序古法既不可行，讲约、劝农虚文或且滋扰。苏洵田制之议，柳宗元种树之篇，其明鉴也。将欲顺人情而收实效，其道何由？夫民生风俗，国家之元气也。大小臣工，于民皆有父母师保之责。使徒从事于簿书案牍，而置本务于不图，岂称识治体、培国脉者乎？古之循吏，转凋敝为沃饶，化顽愚以礼让，如召杜文翁之流，岂徒恃讲求之有素，才略之过人欤？

《书》曰：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。诚以奢俭之间，君心敬肆所由分，风俗淳浇所由辨也。方今太平久而生齿繁，人情自质而趋文，物力虽丰而易匮。有如汉诏所云，雕文刻镂伤农事，锦绣纂组害女

红者。习染既久，富者僭而逾制，贫者滥而为非，岂细故哉！朕躬行节俭，出于天性，时颁训言，冀挽薄俗。乃诏书屡下，淳朴未臻，将欲严法制以绳之，又虑奉行不善，适以病民。将何以移风而易俗耶？古之卿大夫若杨绾、卢怀慎、杜黄裳之徒，高节清标，闻者感而自化。羔羊素丝，风流如在，今何必异于古所云也。

兵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不备。整军经武，先王所以保太平也。然有空籍而无胜兵，徒滋糜费，则简阅为要矣。汉代训练之法，有都试、都肄、都讲、貙刘、卞射诸制，其详若何？唐时讲武都外，宋有大阅之典，其法若何？《文献通考》载兵有五练，厥目安在？我朝以弧矢威天下，家法罔敢怠荒，侍卫禁军，躬亲校阅。屡谕掌兵大臣尽心简练，又以时举行大阅，教演阵法，每岁行围，肄武习劳。至直省营伍，亦严饬将军、督抚、提镇等勾稽较核。其果能选骁锐，汰老羸，以得实用乎？修整犀利，变更砦窳，以精器械乎？役使兵丁，摊扣粮饷，不加惩儆，何以肃戎政乎？

夫图治所以经邦，遂生继以复性，节用以裕民食，振武以壮国威。凡此四端，参互考订，则轨迹易遵，通变化裁，则推行尽利。多士学于古训，通知时事。拜献厥有先资，远猷尚期辰告，勉殚素蕴，毋袭陈言，朕将亲第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制治所以经邦，安民在乎正德，同风必先谨度，讲武斯可宁人。遐稽载籍，《书》纪绥猷之命，《诗》歌率育之文，《易》乖制节之占，《礼》著经戎之典。备哉！灿烂崇闳之式也。伊古帝王绍天阐绎，冠德卓踪，端表极于几康，布经纶于久大，崇俭以敦民俗，简兵以示国威，莫不本虔恭抑畏之心，为骏固醇庞之业。用是

无偏无党,上理登焉,引养引恬,群伦育焉,以礼以时,财用阜焉,有严有翼,武备修焉。所由覆露芸生,陶甄品汇,胥一世而跻之仁寿者,恃此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道光谟烈,功洽修和,陈度数以移风,饬车徒以讲事。固已时几无逸而仁让咸兴,训俗有方而搜苗罔懈矣。乃圣怀冲挹,不遗细微,景郅治之上仪,冀刍言之得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之敷帝治、笃民生、挽浇风、简军政之要。如臣椯昧,何足以裨高深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敷奏以言之义,敢不勉述夙昔所诵习者,以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!

伏读制策有曰:帝王之心法即帝王之治法,其理不外一中,而因博求夫长治久安之道。此诚勤施之至意也。臣谨按蔡沈《书传》曰: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,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。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曰:立君所以安民,安民必先明道,明道必先精心一意,精一所以执厥中也。嗣是仲虺言建中,孔子言用中,其源俱出于此。而《中庸》明善诚身之说,尤足与惟精惟一之旨相发明焉。《诗》颂不刚不柔,《传》称宽猛相济,中之道也。然而汉承秦苛,网漏吞舟而治。诸葛治蜀,赦不轻下而亦治。宽严不同,则所乘之时与地异也。地天交而成泰,程《传》谓能艰贞者即可常保其泰。又曰:善处泰者,其福可长也。盖德善曰臻,则福禄曰厚。德逾于禄,则虽盛而非满。是说也,诚为保泰之道矣。"九二"一爻,卦义骸备。其曰包荒者,即《论语》宽则得众之义也;曰用冯河,即信则民任之义也;曰不遐遗,曰朋亡者,即敏则有功,公则说之义也。司马光论人君之德有三,才有五,而道则一,与《中庸》达道达德、人存政举之论,若相符合。至于《大学》释平天下,其道莫大于絜矩,絜矩莫大于公好恶,公好恶莫大于理财用人,故特举二者言之。要之丕基永固,

则惟视兢业之一心也。我皇上设诚于中,观化于久,洵足绍勋华之轨,而继轩顼之规矣。

制策又以民生风俗为国家之元气,而欲使民皆足食,户尽可封,于以顺人心而收实效。此尤安百姓之全谟也。臣惟民生不厚则无以为礼义之资,民德不兴则又以生奢淫之渐。此井田与学校所以为天下之大命也。使得其意以行之,则虽不必三代之井田,而何异南东之亩;不必三代之学校,而何殊上下之庠。若徒视为虚文,则讲约劝农皆足以滋扰。此苏洵田制之议病于法古,柳宗元种树之篇通于治人,其说有足采也。今夫君之于民,有父母师保之责焉,而凡大小臣工皆与分其责者也。诚使为大吏者公忠以率其属,务相求于人心风俗之原;为群吏者悃愊以宁其民,不徒勤于簿书案牍之末,则安见凋敝之地不可转为沃饶,顽愚之民不可化以礼让哉!果能父母斯民,则皆如召杜之守南阳也;肇兴学校,则皆如文翁之治蜀郡也。然古所称循吏,虽讲求之有素,而变通之妙用,讵容以成法自拘。虽材略之过人,而爱慕之实心,必难以虚浮相饰。要在识治体,培国脉,庶几劳民劝相,被润泽而大丰美耳。皇上子惠元元,教养兼至,一时小大之臣,孰敢不励精图治哉!

制策又以奢俭之间,君心敬肆所由分,风俗淳浇所由辨,而欲挽薄俗以臻淳朴。此尤撙节爱养之至计也。臣闻尚俭者开福之原,圣人之行此可以导众,可以奉生。是以下皆法其行,而民争学其容。夫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,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。天地之势,日趋于文。升平日久,涵濡煦育之余,万物莫不知有生之乐。于是乎文明之象,踵事而增,其由和乐而习于华靡,由华靡而流为空乏,亦理之所必然,而势之所不可不虑也。《淮南子》称尧之王天下也,

茅茨不翦，采椽不斫，天路不画，越席不缘。舜之为君也，捐璧于谷，蔬食菲服，无以尚已。后世若汉之文帝衣温无文，而民破觚斫雕矣；武帝娱游壮观，而民绨锦被墙矣。可知同风俗在正人心，正人心在敦礼教，不徒恃法制以相绳矣。至若卿士大夫者，庶民之标准，诚能如杨绾、卢怀慎、杜黄裳之高节清标，则闻者感而自化，不且与羔羊素丝相辉映与？我皇上躬行节俭，为天下先，生斯世者，有不登于熙皞之庶者哉！

制策又以兵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不备，而因讲求夫整军经武之道。此尤保太平之至计也。臣谨按《周礼》大司马春夏秋冬有振旅茇舍、治兵大阅之文，简军实，修军礼，此训练之以时计者也。《汉书》载连帅比年简车炮正，三年简徒群牧，五载大简车徒，此训练之以岁计者也。汉设南北军，每十月都课试，汉官仪则谓在八月，《翟义传》又以为九月。唐讲武都外，则在城西外设四门、五表、六军、五旗之制。宋太平兴国间定四时讲武仪，按码角射，军仪精锐，后世宗之。夫不选骁锐，汰老羸，则不足以收实用。而其弊尤莫大于役使兵丁，摊扣粮饷。无以得兵心，何以作兵气乎？善哉！苏辙之言曰：天下虽平，不敢忘战，农事之隙，致民讲武。使其耳习闻金鼓，目习见旗帜，而不至于有所慑。练兵之法，贵先练心。人心齐一，则百万之众即一人之身，而教可成矣。圣朝大阅巨典，屡次举行，八旗劲旅，因时肄习，以奋武卫，以昭戎经，岂不大哉！

若此者，基命以升猷，绍天以立政，去华以崇实，整军以卫民，洋洋乎亘千古而立隆者也。臣尤伏愿皇上，治益求治，安益求安，懋日新不已之功，成悠久无疆之化，中和已臻而倍切畴咨，豫大已臻而弥思保乂，法度已明而尤严裁制，兵戎已诘而益勖止齐。平康

之福锡,府事之功成,族党之风醇,干城之力裕。猗欤盛哉!协气旁流,淳风四溢,荣镜宇宙,经纬乾坤。于以祗迓蕃禧,式承多祜,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嘉庆二十五年(1820)庚辰科

状元:陈继昌

策问

制曰:朕寅承大宝,抚御寰区,二十有五年。孜孜汲汲,罔敢一日暇逸。仰荷昊宰笃祜,列圣贻庥,函夏乂宁,民人乐业。冀与内外臣工早作夜思,由小康而跻上理。洪惟帝王治道之原,学校教人之法,儆群僚以励翼,奠德水以安流。所为斟元阐绎,以保万世丕基者,爰广咨诹,用资启沃。尔多士其敬听之。

道莫高于唐虞,法莫备于成周。典谟官礼,万世之圭臬也。皋陶之谟曰知人安民,而其文何以有详略?三公之职曰经邦论道,而其官何以独不传?人心道心授受之要,而荀卿何以引为道经?乐德乐语教胄之规,而窦公何独传其遗法?玑衡为测天之器,而浑天、周髀何以殊涂同归?什一为取民之常,而乡遂都鄙何以因地异制?以至虞五服,周九服,虞十二州,周九州,虞服十二章,周九章,虞五载巡守,周十二年巡守,礼乐虞分为二,周合为一,兵刑虞合为一,周分为二,变通损益,其道安在?若夫《虞书》五篇,约之以一钦。《周礼》六官,统之以为民极。古帝王所以握万化之原,而端出治之本者,不更有心法在乎?

辟雍之名见于《诗》《礼》，郑氏笺注何以不同？或以辟雍为文王乐名，其说何本？蔡邕、袁准，其论何以互异？汉以明堂、灵台、辟雍为三雍，何故？释奠、释菜，视学合语，其典若何？汉代闟桥观听，称制临决，其时讲论于白虎观者谁氏？东汉魏周养老，为老更者何人？北面乞言，所对何辞？唐七学三馆，宋六学三舍，明六堂积分，其法若何？我朝辟雍肇建，韦举上仪，石鼓石经，灿然昭列。诸生沐浴教泽，有能通经述古，扬抑而言之者欤？

《书》曰：无教逸，欲有邦。又曰：天工，人其代之明乎？居官行政，不可以不勤也。为吏者苟能厉廉隅，循法度，其亦可矣。然或怠玩因循，燕燕居息，以废弛为安静，以颛顸为老成。狱讼积而不问，职事惰而不修。国家安赖有是官为？至若曹参之治齐，宽而简；诸葛亮之治蜀，严而详，而二人皆以贤相称。龚黄之治民以慈仁，张赵之治民以明敏，而四人皆以贤守著。为道不同，同归于治，其故若何？悃愊之吏可以宁人，而缓急或不足恃。武健之才易以集事，而跅弛或至逾闲。量才器使，其道何若？朕宵旰厉精，率作兴事。内而曹司，外而守令，实繁有徒，惟赖为大吏者躬亲倡导，以熙庶绩。而或徒以旅进旅退，谨身寡过为事，岂所谓靖共匪懈者乎？

江淮河济，古称四渎，何以河之为患独甚于今？《尔雅》河出昆仑。言河源者，汉张骞，唐薛元鼎，元都实，孰得其真？周定王时河始南徙，迄今迁变凡几。古渭河不两行，禹何以播之为九？汉武帝之塞宣房，王景之治汴渠，其事若何？贾让一策，其议若何？潘季驯之治河，主于束清刷黄，其切实可施行者何在？方今河道所关至巨，北决则虑穿运，而转漕或碍；南溢则恐入淮，而高堰可虞。自桃

汛以至秋汛，自兖豫以至徐扬，司事者昼夜巡防。培筑之法，疏浚之宜，坝堰之宣泄，薪料之储备，在在宜慎。朕不惜巨万帑金，为生民图安宅，欲使绩底平成，民无垫溢，万世永赖，计将安出？

凡此者，法古以立治，兴学以作人，廉法出而政和，清晏而百川理。尔多士学古入官，先资拜献。今自陈之为谠论，异日施之则为嘉猷。毋泛毋隐，毋袭陈言，朕将亲第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极所以绥猷，兴贤所以致治，旌别严而鹓联式序，荣光塞而龙叙呈图。此景铄之上仪，郅隆之盛轨也。稽诸载籍，《诗》征式命之符，《礼》重书升之典。克知灼见，百司慎简于《周书》。距泾浚川，九功特详于《禹绩》。自古帝王德迈鸿轩，勋逾象纬，莫不建中以锡福，立教以凝禧。储杞梓而用协衡平，销竹简而休占河润。是以佩德则带铭恭寿，歌风则官奏昭华。朝殷亮采之咨，世献安澜之颂。所为凝薰六幕，陶铸二仪，永受鸿名而诞膺多祜者，用恃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道光泰寓，仁洽坤舆。固已神枢合撰于山渊，荣镜腾辉于日月，饬六事而治昭廉法，宅四隩而绩奏平成矣。乃圣怀冲挹，深维长治久安之道，弥切持盈保泰之思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以敷政之本、誉士之经，与夫考察之隆规、宣防之要务。如臣椿昧，奚补高深？顾当对扬伊始之辰，敬维拜献先资之义，敢不谨竭刍荛之一得，用效葵藿之微忱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道莫高于唐虞，法莫备于成周，而因典谟官礼之垂，进溯宰化出治之本。臣惟帝王之治，因革损益，不必尽同，而其源则一。立纲陈纪以有为者振其机，恭己垂裳以无为者端其范。篇章具在，训诫如闻，溯厥心源，若合符节也。知人安民之旨，二帝

犹励其难;经邦论道之原,三公独专其责。盖礼乐刑政,制治之具,而心法则有深焉者矣。精一危微,千古传心之要,而荀卿或引为道经;乐德乐语,一朝教胄之规,而窦公独传其遗法。夫治法,自唐虞而降,历代沿袭不同。周人修明兼用,亦惟参以变通之妙,酌以损益之施。《记》云协诸义而协可,以义起者是也。是以玑衡之器,什一之征,画地之殊,分疆之别,莫不因地异制,因时制宜。他如虞服十二章,而周则用九,虞巡狩以五载,而周则行于十二年。其灿著于礼乐兵刑者,或分为二,或合为一。措施之际,识者于以观制作之精。盖其敬以作所,主善为师。絜矩端好恶之原,修己立均平之准。所以《虞廷》之交儆曰钦,《周礼》之以为民极。帝王圣不自圣,精益求精。端拱而坐致雍熙,太平而犹廑惕厉者,诚以一人握万化之枢,惟恐因陋就简之意萌于幽独,急功计利之念扰其神明也。我皇上德符圜矩,化洽垓埏,端本则于亿万年,饬几康者一二日。奉三无以出治,遍九有以覃恩。唐哉皇哉!诚帝者之隆矣。

制策又以辟雍之名见于《诗》《礼》,而因考夫历代之创建。此诚敦崇实学之至意也。臣惟移风易俗,立教为先。古者旌俊造以兴贤,尊彝典以立训,具有仪型,聿存矩范。是以博士之设,始自汉宣,太学之规,隆于光武。其后三雍并建,经始永平,举视学之典,修养老之文。称制以决五经之异同,亲幸以考诸儒之论说。肄业者给舍,听讲者圜桥,盖一时称极盛焉。降及唐宋以来,莫不悉遵斯轨,故有七学三馆、六学三舍之制。夫褒显经术,尊礼师儒,治化所由昌明,文教所由光被也。顾昔之举是典者,或旷代始一见,或累朝始一行。拘于更叟之说,泥于巡狩之文。议礼则聚讼纷如,说经则折衷无丰。求其昭示训行,范模天下,懋亘古之隆仪者,亦鲜

矣。《洪范》云皇极之敷言,是彝是训,于帝其训。盖必有聪明足以牖世,教训足以宜民者,始足以迪彼颛蒙,光兹道化。故大昕之警众者特其文,主极之持源者乃其实也。圣天子体道敷言,本身立教,中外士民亦既沐浴膏泽矣。兹奉特诏,来岁举临雍之典,崇仪茂矩,炳焕辉煌,谓非千古盛事哉!

制策又以天工人代,居官行政不可不勤,黜其怠玩因循,而期于靖共匪懈。臣考《周礼》以六计弊吏,而策之以廉善廉能。《洪范》以五福锡民,而重之以有为有守。洵课吏之良规,立身之大节也。以废弛为安静,以颟顸为老成,狱讼积而不问,职事惰而不修,国政难与之振兴,即士品亦不堪自问矣。汉以六条察二千石,有田宅逾制之禁,侵渔聚敛之诛。训洁崇廉,至三至再,故汉之吏治犹为近古。然曹参与诸葛亮皆贤相也,而其为治,一则宽而简,一则严而详。黄霸与龚遂皆贤守也,而其为治,一则以慈仁,一则以明敏。盖因人立政,因地制宜。惟本慈祥恺恻之心,以副其励精图治之实。夫全材之得,自古为难。有体者不尽有用,有才者不尽有德。所以处常则有余,任重则不足。暂用之易以见功,久任之易以见过。国事所关,民命所属,职无巨细,所系匪轻。惟操其柄者,一本乎公正之心,以赏善而黜恶,而大吏复体此意,以相懋勉,不阿所好,不徇所私。庶几贤能之士争自濯磨,于以熙庶绩,贞百度,不徒以寡过为事矣。我朝用人立政,一秉大公。内外臣工,宜何如勤慎以襄盛治哉!

制策又以河之为患,独甚于今,培筑疏浚之方,在在宜慎。臣惟尧警九年,禹勤八载,河之为患,自古已然。盖南北之高下不同,而古今之迁徙无定。河自孟津而下,土性卑湿,地势宽平,缓则停

淤,急则涨溢。龙门之巨限,汇伊洛漳沁之支流,北高南下,其地殊也。汉唐以来,宣房初筑,汴渠再修。始但东趋,继且南注。合济运束淮为一事,举兴利除害之两端。古易今难,其时异也。载稽往牒,如贾让之三策,王景之八渠,季驯所书,至正所纪,具有成法,咸可施行。然而时势互殊,情形各异。泥乎古而河不治,离乎古而河亦不治。是在司事者有精练之才,洞达之识,清廉之守,强固之身。察其高下分合,缓急节宣,不以仓卒淆其见,不以补苴毕其功。工坚料实,滞导川疏,古之上策,何以加之。仰惟睿谟广运,德意旁敷,发千万之帑金,拯亿兆之民命。行且见夫金堤巩固,玑镜昭融,则翕河媲于周诗,酾渠同夫禹绩矣。

若此者,大猷允升则光昭下烛焉,多士蔼吉则泽敷圜海焉,月要日成则法垂八柄焉,河清海晏则化被九垓焉。英规茂矩,昭古铄今。备哉灿烂,真神明之式也。抑闻荷饼幪之化则仰天之弥高,感光大之恩则冀地之弥厚。臣伏愿皇上至诚育物,稽古同天,政和而治益修,轨顺而防益豫,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隆基诸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三年(1823)癸未科

状元:林召棠

策问

制曰:朕仰承昊苍眷佑,祖考贻庥,履位以来,于今三载。幸海宇乂安,国家无事,思与天下臣民同乐太平,允臻上理。而朕怀兢业,惟虑风化之未淳,主术之或怠,听言之未广,民生之未裕。周咨

博采，罔敢少康。尔多士弹冠而来，必有嘉谟，用裨朕治。

学校者，人才之本，风化之原也。《虞廷》有教胄之训，《周官》重成均之职。化民成俗，实基于此。朕躬临辟雍，讲学兴礼，非徒盛三雍之上仪，修汉唐之故事也，亦惟多士观听，庶知向风耳。夫礼乐何以防民？教训何以正俗？师儒何以有得民之责？庠序何以为明伦之地？崇儒重道何以驯致太平？讲让兴贤何以潜消匪僻？建首善以励天下，何以远迩会归？端士习以振民风，何以本末维系？辅世长民之道，明德新民之学，必有能识其要领者。毋第以环林璧水，徒以揄扬之词进也。

自古求治之王，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。然考其心迹，诚伪判焉。茅茨土阶，绨衣挛领之世尚已，三统而降，可得而言？汉文帝衣绨履革，蒲席苇带，屏雕文之饰，惜中人之产，其视初元建平之代罢齐三服，官易帷幛去锦绣者何如也？厥后令辟亦知克己，焚翟裘，毁筒布，以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。又其甚者，一冠三载，一农屡浣，俭矣。然或盛衰殊途，始终异辙，岂徒俭不足以示国欤？抑务名不求其实欤？朕仰思《禹谟》勤俭之训，永怀《商书》俭德之言，欲使天下黜华屏欲，治登淳古，何道以致之？

朕观郅治之世，必有论思献纳之臣辅翼左右，而人主亦复虚衷下问，翕受敷施，所以上下一德，民受厥福也。尧有衢室之问，舜有总章之访，夏禹闻善则拜，殷汤好问则裕，文武咨询于虞虢，访问于箕子。帝王御宇，未有不以询事考言为先务者。后世令主非无勤勤之言，恳恳之求。然或旒纩上辟，刍荛下遗，白兽之尊徒设，肺石之函莫启。即有听纳，或慕虚名急于进言，未遑详察。盖非明不足以察其言，非断不足以行其言，若泛然受之而无所别于中，将亦悠

然容之,而莫能区处于外矣。取舍之宜,厥维艰哉!明断之本,可得闻欤?

昔大禹尽力沟洫,以备水旱之虞,其功尚矣。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不乏人,故郑渠凿而秦人富,蜀堋成而沃壤兴。汉唐循吏所以衣食其民者,莫不以行水为急务。畿辅大川有五,南北运河、永定、清河、滹沱是也。今欲南北运河入海之路畅达,何以使下游无阻?滹沱会合之水甚众,何以免横溢之虞?清河以两淀为渟畜,何以疏瀹深通?永定为山水所会归,何以沙淤不积?或者又谓治河之吏,知有堤而不知有河,密于修防,疏于浚导;营田之吏,知有田而不知有河,利其淤垫,忘其涨塞。夫五行之材,水居其一,用之善则灌溉可资用之,不善则泛溢为患。将欲兴利除害,何道而尽善焉?

凡此四者,皆经国之大猷,立政之本务。夫蓄疑而不问,主术之疏也。博学而不达,士林之愧也。考之于古,验之于今,何去何从,孰得孰失?多士其悉言无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致治本于育才,正俗先乎谨度,听箴规斯能综众善,勤疏浚所以庆安澜。稽诸往籍,《诗》咏作人,《易》严节制,《书》著从绳之美,《礼》有修防之文。茂矩崇仪,秩然赅备。伊古帝王斟元立极,握符阐珍,庠序修明,轨仪端肃,询事与考言并慎,随山与导水兼宜,皆本持盈保泰之心,以懋咸五登三之治。用是渐仁摩义圣化隆焉,去华崇实民风茂焉,集思广益政理平焉,陂泽涤川地利尽焉。猗与盛哉!所为被润泽而大丰美,受厚福以浸黎元者,恃有此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布辟雍之雅化,敦浑穆之醇风,酌众论以权衡,登寰瀛于清晏。固已臻淳熙而还质悫,赓喜起而奏平成矣。乃

圣怀冲挹,葑菲不遗,体至善之无穷,冀迩言之可采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讲学、崇俭、纳谏、治水诸大致。如臣椤昧,有若涓流撮壤,奚补海山?顾当对扬伊始之辰,敬附敷奏以言之义,敢不勉述前闻,备陈诵习,以效管窥蠡测之一得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学校者人才之本,风化之原也,化民成俗实基于此,而因求辅世长民之道,明德新民之学。此诚致治之首务也。臣考米廪虞庠,教胄聿开乎妫典,东序右学,隆义嗣启于两朝。乡询五物,士论三升,咸莘莘而济济矣。《诗》曰于乐辟雍,文王之学也,镐京辟雍,武王之学也。古者天子有视学之典。燕礼食礼,四代兼修。合舞合声,三时备举。发德音,记惇史,所由朝廷有菁莪之化,多士美蔦吉之誉也。西汉三雍兴于孝武之代,明堂辟雍修于元始之年。建武中兴,投戈讲艺,车驾亲临。中元之间,其礼备举。桥门闳观听之人,羽林悉通经之士。其后顺帝阳嘉,灵帝熹平,嗣举隆仪,勿替敬典。降及魏晋唐宋之间,余风犹被焉。夫王者讲学行礼,所以训迪多士,使知向方也。岂徒美鼗鼓之于论,夸鸾旗之焜耀云尔哉!礼明乐备所以防民,一德同风所以正俗。重师儒之选而论道秉德,万方有归化之诚。谨庠序之修而教孝勤忠,天下明人伦之义。崇儒重道,久且驯至乎太平。讲让兴贤,即以潜消其匪僻。建首善以励天下,而是行是训,咸遵王道之荡平。端士习以振民风,而无党无偏悉纳群伦于轨物。时雍风动,不即在环林壁水之间哉!圣天子阐千古之心传,迈百王之治法,贤才蔚起,仁让风行,复临雍讲学,明至道以示群英,海澨山陬,有不研经而砥行者哉!

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,罔不躬行节俭,以为天下先,而因考心迹诚伪之判。此返朴还淳之至意也。臣谨按《逸周书》曰:不为

骄侈,不为靡泰。《礼记》曰:国奢则示之以俭。是岂爱财惜费,为唐魏俭啬哉?盖民生有欲,圣人不能绝之使无,而以礼为防。先王所为,节而不过。因其情,制其物,与之等级,戒其侈淫,自古范民之道未之有改也。然制之于下,防其流,非以清其源;谨之自上,正其本,即以礼其末。《禹谟》美勤俭之训,《商书》崇俭德之言,《周礼》王后服膳有不会之文,而司服膳夫各有成宪,则其谨而不过可知也。各守尔典,无即慆淫,天下所由式化乎?夫茅茨土阶、绨衣挛领之世,尚已。三统以降,可得而言。汉文帝衣绨履革,蒲席韦带,屏雕文之饰,惜中人之产。其时家给人足,几致刑措,非即俭之效欤?厥后令辟亦知克己,焚翟裘,毁筒布,以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。又其甚者,一冠三载,一衣屡浣,可谓俭矣。而或盛衰殊途,始终异辙,非俭不足示国,则务名而不求其实耳。夫俭出于诚,则心无逸欲,而天下皆化其风。俭饰于伪,则外矫纷华,而芜人且窥其隐,心术所存,从违即判已。皇上躬尧舜之温恭,崇夏商之忠质,黜华敦朴,已风行四海矣。

制策又以郅治之世,必有论思献纳之臣辅翼左右,将求上下一德,民受厥福也。臣惟尧舜之圣度越臣工,可以独行不惑矣。而典谟所载,曰畴咨,曰弼谐,戒面从美,师锡罔非,求善纳诲,冀臻上理。衢室之问,总章之访,所由开万世帝王之大法也。三代之隆,夏禹闻善则拜,商汤好问则裕,文王徇于八虞,咨于二虢,武王访《洪范》于箕子,受《丹书》于尚父。明试敷奏,非帝王御宇之先务哉!夫独断者勇于自信,而听言太广,用人太骤,又无以核其实,而或失所折衷。故必先明而后能察其言,至断而后能行其言。隐恶扬善,执两用中,决择所以能精也。翕受敷施,九德咸事,推行所以

尽利也。欲其能明，必先穷理，而后不惑于疑似之交。欲其能断，必先去私，而后不溺于依违之见。惟明且断，聪明斯称天禀，勇智乃为天锡也。岂虑旒纩上辟，而刍荛犹下遗哉！皇上圣德日新，渊衷下济，人无不尽之怀，亦理无不析之蕴矣。

制策又以大禹尽力沟洫，以备水旱之虞，而因求兴利除害之善政。臣惟畿辅地势广衍，诸川巨海汇于津门，堤防疏导，厥功要矣。诸川之中，滹沱、漳河最大。滹沱即《禹贡》卫水，水势湍急，同于桑乾，源出山西繁峙县东北泰戏山，曰青龙泉。回环九百里，入直隶界，会井陉水至献县分为二派。一派东流与漳河合，至青县与运河合，至天津合白河桑乾诸水入海。一派北流径子牙河，至静海县与清水河合，至西沽北与白河桑乾合，又东南合运河，而二派复合。合流既众，横溢之虞所当备也。漳河旧名葫芦河，为滏沼诸水之委，清浊二源，分流至交漳口而合，至广平县分为二，至天津而俱入于海。源委既远，疏导之方所宜详也。夫治河之吏知有堤而不知有河，密于修防，疏于浚导。营田之吏知有田而不知有河，利其淤垫，忘其涨塞。将因势利导，并收厥功，如虞集之议海田，何承矩之耕水田，可仿其法矣。皇上俯念民依，勤求底绩，不且安流如镜，资灌溉以为丰年哉！

若此者，承明金马不足言选俊也，沈珠抵璧不足言返淳也，肺石路鼓不足言达情也，郑渠蜀堋不足言兴利也。蜚英声，腾茂实，备哉灿烂，真神明之式乎！抑闻荷帡幪之化者，则仰天之弥高；感光大之恩者，则冀地之弥厚。臣伏愿皇上教思加广，俭德永崇，理明而研益精，轨顺而防益豫，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隆基诸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六年(1826)丙戌科

状元:朱昌颐

策问

制曰:朕仰承苍昊眷佑,列圣贻庥,御极以来,于今六载,寅恭夙夜,惟几惟康。举凡甄综人才之实,诘戎讲武之经,整饬士风之原,明刑弼教之要,兢兢业业,时廑于怀。兹当授简敷言,对扬伊始,咨尔多士,伫听嘉谋。

夫欲熙庶绩,必藉群才。《书》曰:凡厥庶民,有猷有为有守,汝则念之。又曰:不协于极,不罹于咎,皇则受之。自古用人器使,岂必求备哉!然简任者人君之权,荐举者大臣之责。祁奚举贤,李克论相,后世称之,其故安在?赵武举管库之士七十,而晋君不以为多。淳于髡一朝荐七士,而齐王厌其众。将毋类聚攸殊,疑信各异欤?徐庶倾心于南阳,祢衡受知于北海,其荐贤之职可并论欤?狄仁杰储材于药笼,吕蒙正置册于夹袋,何以得人称盛欤?国家延访人才,惟秉虚衷,能收实效,其何由祛比周之习,登公明之选欤?

古者文德诞敷,不忘武备,诘戎治兵,所以辅化安民也。汉之训练,唐之讲武,宋之大阅,其法果有裨益乎?边防之策,汉唐最详。贾谊、晁错、陆贽之论,昭然具在。然自古承平日久,中外无事,武臣边帅往往奉行具文,不能尽心简阅。劳役兵丁,虚糜饷食,流弊孔多。其何以选精锐,汰老羸,简器械,演阵法,裕于平日乎?朕万几之暇,时御弧矢,侍卫禁军躬亲校阅,亦欲习劳肄武,为将士先耳。将何以整军饬备,戎政克修乎?

士习文风,相为表里。汉初经学昌明,文章醇茂,其时绩学之士各有师承,老儒耆德化行乡里。沿乎末世,标榜日滋。魏晋而下,逮及陈隋,文浙华缛,士多浮靡。唐代起衰,人文并蔚,初盛中晚,体以时殊,波流五代,雕琢曼词。其间人材披沙拣金,得不偿失。宋以五纬之瑞,笃生大儒名臣,职镳接轸,故其文章淳雅宽博,炳耀一时。洎乎元明犹承余韵,论文讲学,可溯渊源。朕典学几余,总览风会,登崇俊乂,道归朴淳。大文辞艺也,道德实也。惟尔多士,敷奏以言,有先资矣。

虚车之诮,何以免诸。先王制礼以崇敬,作刑以明威。刑罚明而后教化行,狱讼平而后民心服。画象不犯,厥风古已。三典既用,五听惟详。汉代循吏治狱,每多平反,论者谓得《周官》遗意。盖欲天下无冤民,必先朝廷无枉法。罪疑惟轻,所以广好生之德;刑与众弃,所以平万物之情。后世守令不能尽知古人立法之意,乃至姑息养奸,游移寡断,名为慎重民命,实则屈抑民情。其武健者又或深文周内,恃才邀功,将欲清讼,不亦难乎?朕慎宪省成,惟刑之恤,申谕封疆大吏,严饬守令,明慎用刑,期于无枉无纵,辟以止辟。将何道而臻刑措之风乎?

凡此者,储材以资治,讲武以卫民,敷教所以端风化,慎刑所以彰明允,是皆经国之至计,保民之远猷。援古证今,可行可法,其要安在?尔多士读书待用,各胪所知,毋泛毋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求贤为致治之原,讲武为卫民之要,设教者型方之善,慎罚者明德之修。古帝王执枢斟化,握镜临宸,以登宅俊,则忱恂之意昭焉;以诘戎兵,则简阅之规肃焉;以宏乐宥,制详乎论秀书

升;以示慈祥,法期乎准情酌理。是以《周礼》著举能之典,《雅》诗陈鞠旅之章。道艺有书,爰彰三物,明允有训,用弼五刑。逖观曩纪,旁求切而念殷硕辅,训练勤而吉协嘉师。士行端风化之先,国宪凛德威之用。所由函夏归仁,熙春泳化,饮和六字,畅德九垓者,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建中立极,锡福诚民。固已辟门轶美于重华,奋武齐徽于文命,德行懋而经明待用,钦恤昭而刑措咸欣矣。乃圣德谦冲,廑总章衢室之畴咨,冀土壤细流之裨益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举贤之典、肄武之方,与夫教士之良规、明刑之巨制。如臣愚昧,奚补崇深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拜献先资之义,敢不谨竭刍荛之一得,用效葵藿之微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简任者人君之权,荐举者大臣之责,而因思所以祛比周之习,登公明之选。此诚厘工熙绩之首务也。臣谨案《洪范》之书曰:凡厥庶民,有猷有为有守,汝则念之。又曰:不协于极,不罹于咎,皇则受之。自古人君将登斯民于上理,未有不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者也。然而四海九州之广,使人人待于察识,则日旰不遑矣。巨细经曲之繁,使事事躬为尝试,则旷职必多矣。故必赖乎左右辅弼之大臣,各举其所知,以为朝廷之任使。昔者祁奚举善于晋国,李克论相于魏侯,有足称焉。且夫大臣之荐贤也,必其忠信诚悫,为九重之所倚赖,则自深信而不疑。其公溥明通,为物望之所引重,则自群萃而不涣。彼夫赵武举管库之士至七十,而晋君不以为多。淳于髡一朝荐七士,而齐王厌其众。固由其取类各殊,亦由其所以格君者,有诚与不诚之异也。虽然,有举贤之任者,尤必有相士之识。夫士有始终之可信,有名实之攸殊。若诸葛亮为徐庶所荐,卒成蜀汉之业,而孔融之所荐者,迄无实用。何得震于其

名哉！况一材一艺不可以或遗也，一官一邑不可以遽授也，必默识于平日而取用于临时。如唐之狄仁杰储材于药笼，宋之吕蒙正置册于夹袋，其得人称盛，尤征以人事君之忠焉。皇上孜孜求治，延访人材，秉虚衷以收实效，咸登报最之书矣。

制策又以诘戎治兵，所以辅化安民，而因思夫选精锐，汰老羸，简器械，演阵法之事。臣惟兵可百年不用，不可一日不备。汉时置材官于郡国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。其时训练之方，则有郡试、都肄、貙刘、卞射诸目，立法至为详密。唐讲武都外，时则举于仲冬。太宗命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，赏赐盛行，而其将亦加上考。其后惟李抱真观察泽潞，令于农隙分曹习射，昭义步兵，称极盛焉。宋有大阅之典，《文献通考》所载五练之法，皆有裨益营伍者也。若乃边防之策，汉唐最详。贾谊、晁错、陆贽诸人不惮再三论列，以切求夫抚驭之术。夫自古承平日久，中外无事，武臣边帅往往奉行具文，不能尽心者矣。大抵校阅之制既弛，则兵丁适以供役使，而试之弓马则疏；饷廪之馈既繁，则武弁辅以恣侵渔，而给于卒旅则伪。其流弊殆有不胜言者。而且精锐宜选，则老羸不可不汰也。器械宜备，则行阵不可不演也。俾之将作士气，士识将心，其裕之平日者，不可不亟讲也已。皇上几暇习劳，躬亲校射，整军经武之宏规，迈往古而上之矣。

制策又以士习文风相为表里，而因博求夫汉唐元明文学盛衰之源流。此尤黜华崇实之至意也。臣考西汉初兴，下求书之诏。其时老师宿儒，每各抱其残缺，以待当世之征辟。《书》有古今文之异，《诗》有齐鲁韩三家，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咸有师承。故其著之文章，贾谊之醇，董仲舒之茂，卓为一代名儒。然沿乎东汉之世，则淳

厚之风渐息，而节义之气克敦。清议既起，标榜日滋。若夫建安之格，永明之体，逮乎梁隋，竞以声律相尚。文既趋于华缛，行亦流于浮靡。惟唐韩愈奋然振兴，能起八代之衰，匪独其文辞迈越，实由其制行醇笃，足为士林之表率。然而初盛中晚，体以时殊，波流五代，而雕曼之词犹所不免。则信乎端士习以厘文体，尤非易事也。宋以五纬之瑞，笃生周程张朱诸大儒，嗣是名臣联镳接轸，其文章淳雅宽博，足与六经圣贤之旨相发明。至元明论文之纯疵，讲学之异同，溯厥渊源，指归可睹也。圣主典学高深，崇儒重道，先德行而后文艺，教思被乎无外已。

制策又以刑罚明而后教化行，狱讼平而后民心服，而因求所以无枉无纵，辟以止辟之道。臣闻三古以前，画象不犯，厥风尚已。汉代循吏如龚黄之仁慈，张赵之明敏，其断狱每多援经术以饰吏治，论诸谓得《周官》遗意。夫欲天下无冤民，必先朝廷无枉法。罪疑惟轻，所以广好生之德；刑与众弃，所以平万物之情。乃后世守令不能尽知古人之意，往往自恃其才智，而不审夫出人之重轻，不辨其情伪之得失，深文周内，苟且徼功，此武健之吏不可不惩也。然或因循视事，委靡不振，姑息适足以养奸，游移只成其寡断，推彼惮于烦劳之念，亦谓民命甚重。初不可旦暮以期速效，而岂知案牍积而不理，则无辜之羁累益多，吏胥扰而不惩，则比户之追呼益急。民情之屈抑，且有甚于武健之所为。然则欲求夫刑罚明而讼狱平者，惟力反怠玩之习耳。圣天子慎宪省成，洞烛民隐，恤刑之治久已遍洽乎寰区，犹时申谕封疆大吏，严饬守令，期于明慎用刑，无枉无纵，岂不懿欤！

若此者，才欣特达，众乐知方，乡物宾兴，祥刑式化。是用南谐

北燮,西被东渐,洋洋乎振古之上仪,无以加矣。臣伏愿皇上治益求治,安益求安,懋持盈保泰之思,臻累洽重熙之盛,贤能已奋而倍切登庸,义勇已昭而愈勤教阅,胶庠已振而弥励儒修,嘉肺已平而尤严敕法。蚩英声,腾茂实,于以弥纶宙合,鼓铸群生。扬骏烈以永绥,迓鸿庥之蕃衍,则我国家亿万载咸熙之庆基诸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九年(1829)己丑科

状元:李振钧

策问

制曰:朕寅承洪绪,统驭寰区,夙夜兢兢,不敢暇逸。仰荷昊苍笃佑,疆圉乂安,岁功康若。惟益勤求治理,以丕绥我亿兆民。兹当临轩吁俊,式殷延访,用集嘉谟。

惟民生厚,因物有迁,兴化善俗,致治之本。《虞书》敷教,俾民亲逊。《周礼》以三物教民,以八刑纠民。故风化维持久而弗替。汉置三老孝弟常员,征拜美俗使者。唐赐孝义高年粟帛,遣使观览风俗,皆以劝民厉俗,惟怀远图。国家承平日久,芸生者众,良莠不齐,将返漓者而使之淳。若多设科条则易滋扰累,即广颁文诰或徒饰观听。昔吕氏《乡约》,袁氏《世范》,或牧令以化一邑,或搢绅以教一乡,其言至为浅近。然由其道而实行之,俗美风淳,虽王政无以易。今欲使四海之内狱讼衰息,邪慝不兴,里党辑睦,耆孺和乐,其操何术以收劳来匡直、辅翼振德之效,而致时雍之化欤?

黄河水道,汉元光中注钜野,通于淮泗,武帝筑宣防导之北行。

逮永平中,王景修渠筑堤,偶合禹功,自汉至唐不为害。石晋开运年间,浸汴曹濮单郓五州境,自北而东。宋元丰后日趋于南,中牟以下夺汴,徐州以下夺泗,清口以下夺淮,而后注海,禹迹遂不可复。今治河之法,曰疏曰防,其要尤在畜清以刷黄。束清坝,御黄坝,清黄之关键也。因时启闭,治河即以通漕,河道深通南北,重运空运自无阻滞。畜清之法尤以保护高家堰为急务。何以使黄水无倒灌之虞,洪湖无下溢之患?石堤摸砌难期稳固,谋经久之,策以何术为善?余阙、邱浚、潘季驯诸人均有成法可稽,诚能会通其说而治之,俾河流顺轨,漕艘遄行,庶可一劳永逸欤?

选贤任能,政之枢要。一代之治,必有一代之贤能分任之。其德器必过人,而责效在专其任。尧舜之世,皋夔稷契皆圣人,各守一官而治隆。三代用人,首德行,次才能。汉举孝廉及贤良方正,制为近古。魏立九品官人法,论者何以有或损或难之讥?唐制科之外,择人有四事,何者为先?崔佑甫荐举日除数十人,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,史称允当者安在?宋司马光云:专引知识则嫌于私,止循资序未必皆才,欲设十科举士。可详陈其条目欤?抑行之果无流弊欤?夫贤才登进则治道昌明,士人立德修行,宜何如圭璧束身以应旁求之典?

自古治平,不忘武备,整军戢暴,驭世大权。汉唐以来,训练之法载在史册,其制若何?历代边防孰得上策?若贾谊、晁错、赵充国、陆贽之伦,其著为条议,见诸施行者,亦有可采欤?我朝中外一家,边徼敉安。偶有不靖,命将出师,肤功迅奏,盖有鉴于前代弛备之弊,诘文讲武,未尝一日不儆也。绥边之法,在乎强内以警外。今西戎即叙,凡边帅之浸渔,屯师之堕废,已增其禄糈,汰其衰庸,

剔除积弊，禁令严申。任将帅之责者，将何以使之□人弗懈，振国威而慑荒服，以长保太平之治乎？

夫敦化以善民俗，浚川以利民生，简贤以励官常，振武以靖边圉，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。多士稽古有年，先资拜献，其各陈谠论，毋有所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正俗斯能成化，济运莫如导河，致治在乎得人，怀远期于振德。古帝王夕爽选政，晨旦调风，操天人协应之机，本内外交修之实。以神于变，光被及于万邦；以谨堤防，潴蓄通乎四渎；以昭迪简，典隆于尧乘；招弓以广幅员，道存乎整军经武。是以《书》纪敕和之训，《易》占利涉之爻，《诗》赓兴宾之章，《传》垂慎守之戒。以暨声教会归大也，以资灌慨飞挽通也，以登俊乂干旌贲也，以严征缮金汤巩也。寰海镜清，方隅砥平，所为涵泳圣涯、藻被歌颂者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德侔帱载，治炳登咸，则古圣以同民本，至仁以育物。固已匝宇归仁而翕河献颂，弹冠志庆而脱剑扬休矣。乃圣怀冲挹，愈切畴咨，勤蓺采而听卑，询刍言而察迩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敦化、治河、简贤、振武诸大政。臣之愚陋，何足以知体要？顾念泰山同峻犹资土壤之微，沧海宏深不遗涓流之细，敢不就平素所诵习者，敬效元资之拜献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惟民生厚，因物有迁，兴化善俗，致治之本，而因思夫劳来匡直，辅翼振德之效。此诚勤求上理之大原也。臣谨按《尚书》契作司徒，敬敷五教而化成时雍，成周忠厚开基，睢麟雅化起于二南。又设官教以三物，纠以八刑，放风化维持久而弗替。汉承秦敝，首除苛法，后乃置三老孝弟常员，征拜美俗使者。唐赐

高年粟帛，遣使观风，皆将以廉顽立懦。薰其德而善良犹存，古太史陈诗观风之遗意。夫民性非本漓也，民俗非本偷也，惟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率不谨，鲜廉寡耻而俗不长厚也。将欲使之涤瑕荡秽而镜至清，嗜欲源灭而礼义心生，固非多设科条、广颁文诰之所能奏效也。昔吕氏《乡约》、袁氏《世范》，或以牧令而化一邑，或以搢绅而教一乡，此犹之匹夫为善于家，尚可刑于八口也。况乎立端本善则之极，操移风易俗之原，一人笑颦，群黎逖听，九重好恶，四海具瞻，诚有相深于本原之地，而潜驱默化于不觉者。故山枢蟋蟀之篇，俟著从狼之咏，非独其风气不古也。国奢则示以俭，国俭则示以礼，未始非亲民之吏徒簿书之鞅掌，而申劝未经心耳。苟能型方训俗，俾返浇薄于太初，又何虑良莠不齐，或偭规而背矩哉！圣天子修和有夏，恺泽如春，道昭乎遍德敷文，化治乎近光保极，海隅日出，安平和亲，喁喁向化，盖歌康衢而赓击壤矣。

制策又以河流顺轨，漕艘遄行，而咨夫一劳永逸之至计。臣尝诵浚畎距川之文，随山刊木之纪，未尝不叹美哉禹功，明德远矣。然其时洚洞为灾，非独黄河为害，故禹以海为水之归，而治河以通水道，所谓导河积石至于龙门者是也。河至汉元光中注钜野，通于淮泗，武帝筑宣防导之北行。逮永平中，王景修渠修堤偶合禹功，自汉至唐尚不为害。迨及石晋开运年间，河始泛溢，浸汴曹濮单郓五州境，自北而东。宋元丰后，日趋于南，中牟以下夺汴，徐州以下夺泗，清口以下夺淮，而后注海，禹迹遂不可复。欧阳修治河三策，至今称之。夫治河之法，惟就下之性不可拂而遏厥狂澜，宣泄之宜不可达而慎其启闭，曰疏曰防，其大要也。然非束清御黄，两坝安能蓄清以刷黄乎？因时启闭，治河即以通漕，河道深通，重空军船

北运南旋，岁以为常，咸称利济矣。第扼清黄之要津者，莫如高家一堰。蓄清尤必慎加保旧，石堤摸砌，功费浩繁，所以防九折于天来，望千帆之云集，经久之策可勿讲乎昔哉！余阙、邱浚、潘季驯虽各有成法，第非明乎地势，而因时制宜，殆未易言法古也。盛世庆奏安澜，功成作楫，桃花无恙，瓠子不波，河流固屡清矣。

制策又曰：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贤能分任之，其德器必过人，而责效在专其任，斯诚选俊书升之大要也。臣窃惟名世之生，必钟间气，而群才之策，咸景清时。古者上有放勋重华，下有皋陶夔拜，明良喜起，称极盛。三代之隆，伊傅周召，犹堪继轨。而用人则首德行而次才能，可谓法良意美。汉举孝廉及贤良方正，制虽近古。然有举秀才不知书，举孝廉父别居者，安在策于天子，察于州郡，举于学校乎？唐有国学、太学、四门学之制，后乃重进士而轻明经。惟崔佑甫荐举日除数十人，未逾年除吏几八百员，史未尝以为滥。大抵荐剡之贤否，惟视推毂者之公私耳。如曰专引知识则嫌于私，将叔向之不避亲，鲍叔之知我贫，皆私乎？如曰止循资序，未必皆才。将冯唐之老为郎，相如之久不迁，非才乎？此宋司马光所欲为设十科以举士，特惜其阻也。皇上四门吁俊，一德旁求，鸾旗而芹藻生香，鹿野而苹蒿掇秀。士之幸逢斯盛者，将黼黻尔躬矣。宜何如圭璧尔心也哉！

制策又以治平不忘武备，振国威而慑荒服，所以长保太平之治也。臣窃考汉分南北二军，唐有府兵军府折冲矿骑，其制屡易，而训练之法要不过较阅精而赏罚当耳。夫七旬而格，有苗益彰。大舜之文命，三年而克鬼方，何损高宗之中兴。然必慎固封守，而绥靖边隅者，安不忘危，耀德而非黩武，戢暴正所以安邦也。欲强内

以警外，则善将兵莫如善将将矣。夫边帅寄膺阃外，营列细柳，乃真将军，纛建高牙，非假节钺。固当壮元老之猷，以赵屯田为法，无使书生矜纸上谈，如贾谊、晁错、陆贽辈之议其后也。况乎虎帐不喧，豹韬有略，练胆练艺，教目教身，惟在军实日讨，刁斗宵严，士皆挟纩而无敢执水，斯边弗争桑而罔窥牧马矣。圣朝恩覃赤县，威震青徼，何殊陈涿鹿之师，而奋扬鹰之烈哉！

若此者，端己以齐民，涤源以利运，任贤以佐治，申儆以防边，洋洋乎畅鸿庥而垂骏业，盖亘古而立隆也。臣尤伏愿皇上，薰轸常调，璇衡默运，风声已树而益凛衅旒，雪浪不扬而愈筹竹箭，鹓鸾咸集而夏屋弥庇，鲸鲵久封而秋防倍警。训俗之道昭焉，济民之功懋焉，作人之化隆焉，正域之规立焉。光玉镜，披金绳，奄九有以来同，总八方而为极。用以德征风动，泽洽露生，衍奕叶以壬林，承昊绎之中锡，则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庆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十二年(1832)壬辰恩科

状元：吴钟骏

策问

制曰：朕缵膺大宝，统御寰区，中外乂安，于兹十有二载。仰荷昊苍眷佑，列圣垂庥，敕命时几，兢兢业业。深念亮功熙绩之道，去奢崇俭之模，厚生藏富之规，布宪颁条之要，期臻上理，延访维殷。尔多士拜献先资，对扬伊始，冀聆谠论，式赞嘉猷。

唐虞官人申言载采，成周分职重戒惟勤。官礼所载八法八成，

六叙六计，所以治官府正群吏者，至详且备。能晰言之欤？汉史言综核名实，吏称其职，有合于董正治官之旨。然上求实效而下务虚名，以拘守绳墨为慎，以奉行条律为勤，励翼之谓，何其遂称庶官无旷欤？夫询在事，考在言，而宅俊之克知灼见者则在心。任职之吏岂徒以奉令承教为贤欤？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，帝王之盛轨也。上以诚待下，则下当以诚事上。朕权衡黜陟，一秉至公，内外大小臣工宜何如敬慎法廉，实心任事，以克副厘工熙绩、澄叙官方之意欤？

尚俭者开福之原，尧不以土阶为陋，而舜怵戒于涂槉，禹卑宫，文王卑服，尚已。嗣是衣从弋绨，贡罢缣纶，往迹流传其俭德，不犹可溯欤？去奢去泰，上下所同。古大臣励羔羊素丝之操，如赵抃守成都，一鹤一琴；程杶令盐城，一马一仆。其高节清标，非臣下所当矜式欤？夫镂簋朱纮，玉缨琼弁，自昔所讥。乃积习相沿，敝化奢丽，以致不能养廉。将何以重诫风愆，儆于有位欤？蟋蟀山枢，民风近古，今则闾阎不免逾礼。将何以挽其浇漓，俾还淳而返朴欤？朕躬行节俭，为天下先，时以绌华崇实之意训迪臣民，何由而使风气日辏醇茂欤？

积贮者生民之大命，仓人遗人之法，具在《周官》。汉耿寿昌设常平仓，增价减价因时以济民之缓急。意非不善，然出入在官，易滋流弊。若社仓义仓二者系民间自为经理，不更有以辅常平之不及欤？义仓起于隋长孙平，当社立仓，丰则取之，歉则散之。社仓行于宋朱子，夏贷冬偿，主守则属于乡之行义，收敛则请于郡之长官。二者岂非久远之利欤？乃日久弊生，仓正不无偷卖，州县不无挪移，胥吏不无侵蚀。甚至日就亏缺，仅剩空廒。将何以整顿旧规，使良法及时兴复欤？夫仓以社义为名，宜听小民输纳，苟州县

有抑勒侵挪诸弊，而大吏不加惩办，无以肃吏治，又何以厚民生欤？

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原。《周礼》官法治要官成治，凡纲举目张，无一切苛碎繁重之政，粲然明白，庶事所由康欤？《系辞》言易简而天下之理得，盖本显明之理。以立要约之法，则人皆易知而易从。汉代萧规曹随，较若画一，犹得行简临民遗意。嗣后簿书日积，科条日增，庶司顾虑既深，救过不暇。将何以折衷一是，裁定明文，俾吏胥无从高下欤？夫徒法不能以自行，一弊未除，一弊已伏。如经征考成过严，则缘垫欠而适成亏帑；承缉处分太重，则因讳饰而辅致养奸。科指猥多，册籍重复，苟非汰其丛杂，归于简明，何由蠲涤烦苛以昭示法守欤？

凡厥四端，垂迪以肃官治，敦朴以开化原，积贮以阜民生，简核以防吏蠹，皆立政之大纲，经邦之要道也。多士学于古训，通知时事，以敷奏为明试。务收实用，毋摭肤辞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课绩者任官之法，崇实者化俗之原，藏富者裕国之猷，行简者临民之本。综稽往籍，《礼》者官常，《传》称俭德，《诗》有崇墉之颂，《书》详慎宪之文。自古帝王，斟元御宇，握镜临宸，以辨廉能则貊庭无诮也，以敦淳朴则鹿裘可风也，以谋贮畜则鱼旅占丰也，以涤烦苛则蠹胥不扰也。懿纲醲化，侯其祎而用是，官箴饬而绾缄肃其型，主德清而茅茨昭其朴，天庾盈而坻京储其备，吏治简而官府考其成。所由荣镜宇宙，经纬乾坤，固万叶而为量者，恃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治亮天功，懋昭大德，溥乐利于闾阎，颂清和于易简。固已百职具修而兆人永赖，三年有备而庶事惟康矣。乃圣怀冲挹，深维长治久安之计，弥切持盈保泰之思。进臣等于廷，

而策之以考绩、崇俭、积贮、立政诸大端。臣占毕庸愚，奚足以知体要？顾幸际广思周逮之时，敬绎夫敷奏以言之义，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者，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唐虞官人，首言载采，成周分职，重言惟勤，而因推本于任贤去邪之方。此诚澄叙官方之至意也。臣谨案《虞书》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幽明。《尚书大传》以为积善至于明，五福以类升，故陟之；积不善至于幽，六极以类降，故黜之。九载而三考者，法天数也。《周官》大宰之职以八法治官府，小宰之职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，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，以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。条分目析，粲然具备。而又日有成，月有要，岁有会，三岁有大计，随时而考课之法綦密矣。汉以六条察二千石，其考课之次第，令长于岁终计户口钱谷之数，上之郡国，是郡国得课令长也。郡守课于刺史，刺史课于御史丞相，丞相上之天子。而赏罚乃行，循名责实，诚有合于董正治官之旨。如以拘守绳墨为慎，以奉行条例为勤，岂所称庶明励翼之意欤？夫安静之吏，悃愊无华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，惟在官者敬慎法廉，实心任事，上以实求，下非名应，庶乎小大之臣咸怀忠良，鹣梁无彼己之讥，驺虞有备官之乐，济济多士，交相勖于"靖共尔位"也。皇上整饬官常，删除冗滥，洵乎教清于云官，治穆乎鸟纪也矣。

制策又以尚俭者开福之原，而思所以挽其浇漓，俾之臻于醇茂。此尤慎乃俭德之至计也。臣谨考子华子曰：尧不以土阶为陋，而舜怵戒于涂槀。仰见勋华之圣，躬行节俭，昭示来世，诚不欲以逸欲教有邦也。嗣是而大禹卑宫，文王卑服章矣。三代而下，汉文犹为近古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称：绨衣不敝，革鞜不穿，大厦不居，木

器无文。盖承秦敝之后而返斯民于敦庞之治，皆汉文之俭所致云。厥后哲王亦知恭己，翟裘则焚，筒布斯毁，素木卑构，陶匏允御，其俭德不可想欤？夫风化之行，自上及下。昔紫衣贱服，齐桓犹变其风；长缨玩好，邹君且移其俗。诚得节俭正直之臣，如赵抃之守成都，程栘之令盐城，宣化承流，图匮于丰，防俭于逸，化其逾礼之习，俾成比户可封之俗，安见民敦工朴，商悫女憧之风，不再见于今。而镂簋朱绂、琼弁玉缨之侈，不返而为浣衣濯冠、豚肩不掩之朴也。《管子》曰：奸邪生于匮不足，匮不足生于侈，侈生于无度。是知奢俭之分，正风俗之原也。圣天子体唐成俭，踵虞为朴。游其宇者，孰不勉于淳质之化哉！

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，而因详及夫三仓之利弊。臣考《周官》遗人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，仓人掌谷入之藏，廪人掌九谷之数，旅师掌聚野之锄粟、屋粟、间粟，均所以备豫不虞而待平颁也。李悝曰：谷贱则伤农，谷贵则伤民，权其轻重，宜设仓以贮之。此常平所由立也。厥后耿寿昌行之于汉，民以为便。隋长孙平复设义仓，唐踵而行之。宋常平义仓并设，而常平为重。朱子借常平之粟立社仓，有社长一人稽其出入，行之三年，民以饶裕。夫常平义仓社仓，三者行之，各有成效，而其久均不能无弊。如常平之贮在官也，或上下相蒙，祇视为肥身之计。义仓之蠲在民，而贮在官也，或吏胥得伺缓急以行其私。社仓之贮在民也，视诸仓为较便，然社长不得其人，则侵渔科派，以千家之粟利一人之谋，弊亦犹之二仓也。要之有治法，尤贵有治人。诚使在官者以爱民为念，为民者以体上为心，采买之法则如陈尧佐之增价，发粜之法则如赵抃之减价。而且胥吏有察，不至于作奸，市廛有稽，不至于囤积。乐岁

有以储之于先，歉岁有以筹之于后，斯经画之宜于以克尽耳。皇上轸念民依，思艰图易，所以为百姓谋生聚者至深且远矣。

制策又以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浊之原，因思蠲涤烦苛以昭示法守。诚立政之大纲也。臣惟《周礼》官法治要官成治，凡纲举目张，昭然大备。在上者无丛脞之虞，在下者无繁重之苦。是操何道而致此哉？《大戴礼》引《易》曰：正其本，万物理。盖握其至简之理，以为宰制之本，斯刀笔筐箧之琐，不足以动其耳目，簿书钱谷之繁，不足以扰其心虑。昔萧曹为相，有颙若画一之歌。盖汉承秦之敝，破觚而为圜，斫雕而为朴。网漏于吞舟之鱼，其解苛除娆，与民休息，深有得于出政之宜。史氏所谓治尚黄老者，殆谓此也。夫徒法不能自行，而防弊即以滋弊。如经征之考成过严，则缘垫欠而适成亏帑。承缉之处分太重，则因讳饰而辅致养奸。大抵科条愈备，则诈伪愈多。吏胥之舞文，即长吏亦有所不及觉者，法太繁故也。《系辞》曰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。谅哉！圣朝澄清吏治，剔弊厘奸，凡百臣工孰不砥砺以期有为也哉！

若此者，厘工以熙绩，去奢以黜华，足国以保民，除烦以度事。洋洋乎畅皇风而熙帝载，洵亘古而立隆也。臣尤伏愿皇上，至诚无息，立政有恒，综核已精而弥殷考察，封靡已戒而愈凛俭恭，困仓已裕而倍功盖藏，政务已清而益期简约。班联之序肃焉，撙节之风厚焉，储蓄之资充焉，清净之理成焉。猗欤茂哉！上咸五，下登三，同风入寓，均禧九垓。用是缉熙帝图，润色皇猷，民气合于庐牟，邦本巩于磐石，则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诸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十五年(1835)乙未科

状元:刘绎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抚绥方夏。仰荷昊穹笃祜,列圣垂庥,函夏镜清,黎民康乂,庶几上理克臻,跻群伦于仁寿之域。兢兢业业,弥切畴咨,惟恐敬德之未昭,戎律之未娴,民俗之未醇,转输之未利。宵旰讲求,冀闻谠论。尔多士对扬伊始,庶明化道,以赞大猷,咨汝昌言,其敬听朕命。

治法莫盛于唐虞。典谟所载,一则曰惟危惟微,一则曰无怠无荒。自古帝王,未有不谨小慎微,允迪厥德而能底久安长治之庥者也。三代而下,如汉之文景,唐之文皇,称极盛矣。而治终不及古,将世变不同,抑所尚各异耶?《大学》之教,统内圣外王而扫于修身。真德秀《衍义》一书,略外而详内。岂有说欤?保泰之道,在于谨几。《论语》宽信敏公之旨,有与经义相发明者欤?清净可以致治,而高谈名理者,或长浮华;兢业所以揆几,而衡石传餐者,难言政体。治忽之故,固当辨之于微欤?

《禹贡》揆文必兼奋武,《周官》立政特训诘戎。兵可百年不用,不可一日无备。古有蒐苗狝狩之法,所以娴步伐,习威仪也。汉有都试、都肄、都讲、貙刘诸制,果名异而实同欤?唐太宗亲临阅射于显德殿,赏劳有差,不诫以训练诸政为亟亟欤?府兵旷骑,沿革若何?宋沈括论九军政法,臧景陈马射六事,明于谦创团操之议,王骥定练兵之制,皆可参酌用之欤?朕严饬武备,鼓励戎行。直省督

抚提镇,宜如何随时操演,加意稽查,老羸之必汰,惰窳之必惩,器械之必精,伍两之必协,以期一兵有一兵之用欤?

稂莠不去,嘉禾不生。《王制》所以严左道之诛,《周礼》所以设奇邪之禁也。夫愚民莫不自重其利,自爱其生。一惑于邪说,而金钱取以奉人,身家置之不顾。岂非守土之吏,化导之不先欤?其初视为无害,姑息养奸,其后惧于严谴,隐匿不报。为长吏者,其何以纠察之?汉之亭长啬夫,唐之里正坊正,皆以里闬相习之人,察耳目至近之事,犹有间胥比长遗意。故诘奸之法,莫善于保甲。然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不胜扰,王守仁行之于明而盗无所容,其故安在?张敞之治京兆,尹翁归之治东海,袍鼓稀鸣,奸邪震慑。所以发奸摘伏者,果何道之从欤?

漕运之法,其来尚矣。《禹贡》州末系河,即唐裴耀卿节级转输之所由昉,而法至汉唐而大备。汉仰漕于山东,唐仰漕于江淮,顾引渭穿渠之谋,不见于高文之时,而见于武帝之世。溯河入渭之说,不见于太宗之日,而见于代宗之后者,何欤?漕粮为天庾正供,轺粟飞刍,负有常额。顾逾江淮而达京师,南则患河身之高仰,清水不能敌黄,北则患河流之微弱,湖水不能济运。治河先于治漕,启闭之节,疏浚之宜,潴蓄之利,可不讲欤?

夫慎德所以图治,讲武所以卫民,除莠所以安良,治河所以利运,皆经国之远猷,立政之要图也。多士学古通今,蕴怀有素,其勉悉乃心,胪列见闻,详著于篇。毋泛毋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建极者绥猷之本,整军者经武之规,防民者正俗之原,重粟者阜财之要。古帝王酌元御宇,锡福诚民,将欲严至德于

缉熙，申明威于军旅，令典昭而闾阎胥静，民生厚而输转惟勤。则必本持盈保泰之心，以懋咸五登三之治。逖稽往牒，《书》昭典学，《易》叶师贞，《礼》垂禁暴之文，《传》美泛舟之役。是故惟时惟几上理也，有严有翼英规也。相保相受，有干有年，安民和众之善经也。仁圣道赅，粲乎同揆，所由亮敷天之骏业，丰寿世之鸿规者，胥恃此道耳。钦惟皇帝陛下，绩懋修和，法详简阅，昭荡平之正轨，普乐利之深仁。固已抱蜀垂刑而舞干敷德，播琴化俗而纳秸输忱矣。乃圣怀冲挹，犹切勤求，撮细壤以崇山，导涓流而益海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慎德、讲武、卫民、利漕诸大端。臣占毕庸愚，曷足以知体要？顾当对扬伊始之时，敬念敷奏以言之义，敢不就平日所诵习者，藉摅葵藿之诚，用效刍荛之献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保泰之道在于谨几，而因推原夫治法心法之所由懋。此诚圣功王道之至精也。臣考《尧典》一篇始终曰钦，而授受之道不外惟精惟一之旨。其后禹之祗台，汤之日跻，文之小心，武之执兢，皆本无怠无荒之意，以迪夫谨小慎微之德。三代以后，如唐太宗《贞观金镜述》与《帝范》三卷相表里，尚有关于治术学术，可与汉文景同称盛焉。然而世变不同，所尚各异，则始终不及于古矣。从古内圣外王之学，莫备于《大学》之教统。内圣外王而归之于修齐，诚握乎其要，而综乎其原也。夫存诚乃所以保泰，考《易》之《象》阳开三而成泰；乾之三曰：终日乾乾，夕惕若。盖忧勤惕厉所以开泰之运也。故泰之三亦曰：艰贞无咎。程《传》谓既能艰贞，即可常保其泰。又曰：善保泰者其福可长也。故德善日积则福禄日臻，彼清净亦可以致治，而非高谈名理之谓。兢业本所以揆几，而非衡石传餐之文也，可不辨其微与！皇上正谊明道，励俗宜风，

盛三雍之上仪，修五品之常教，酌百王损益之中，成一代太平之治，不诚绍乎唐虞之至德哉！

制策又以兵可不用，不可无备，而爱念夫器械必精，伍两必协之政。臣谨按《周礼》所载，振旅茇舍，治兵大阅，致以鼓铎镯铙，教以坐作进退，蒐苗狝狩，立法甚详。管子作《内政》寄军令，春秋角试以练精锐，固有教目教身诸法，务使娴习有素，所以齐步伐，整威仪也。汉时置材官于郡国，南军以卫宫城，北军以卫京师。其时训练之方，厥有都试、都肄、都讲、貙刘诸制，而都试之法十月举行。唐代之制有府兵，三时劝农，一时讲武，太宗常引诸卫将帅习射于显德殿，赏以弓刀绢布，由是人知自奋，悉为精锐。宋咸平有东武之阅，而八政之额，训练于是设官。明于谦拯京师之弊，而十营之改，团练所以创议。自古沿革不同，成规具在，不外督率之用，振厉之方。王骥所为，有练胆、练技、练阵、练地、练时之法也。要在操兵权者随时讲习，加意稽查，行之以信，恤之以仁，庶几纪律严明，声威远著，士气益奋，而咸知所劝矣。圣世文德武功渐被中外，宸海镜清，销剑戟以为农器，而营伍之间讲求至密。盖偃武而不记武备，养兵而不弛兵威矣。

制策又以稂莠不去，嘉禾不生，而因思所以发奸摘伏，震慑邪慝。此又制治保邦之至计也。臣考比闾族党之法，士师八成之治，所以防微杜渐，弭盗于未然者也。且夫盗之发也，始或出于一时射利之意，或逞夫一时好胜之心，至于惑于邪说，而金钱取以奉人，身家置之不顾，而陷溺日益深矣。而为长吏者，其初视为无害，而姑息养奸，其后畏于干谴，而隐匿不报，则所以纠察之者诚不可以不亟讲矣。大安良必先弭盗，而弭盗莫如保甲。保甲之设原于《周

官》,管子因而变通之,创轨里连乡之法,皆以里闬相习之人,察耳目近识之事,其法最为尽善。其后亭长啬夫称于汉,里正坊正置于唐,犹此制也。惟是有治法,尤贵有治人,故王守仁行之南赣而民以为便,王安石行之熙丰而民不胜扰。盖稽核必协于画一,而法令惟恐其纷更也。他如龚遂守渤海以散为弭,张敞治京兆以用为弭,尹赏守长安志在锄奸,郭伋守颍川意存安抚,是亦弭盗之善术也已。圣朝深仁厚泽,仓廪实则民自爱其身家,学校兴则民咸知夫礼义。固胥一世而纳之轨物也,又何有宵小之窃发也哉!

制策又以治漕济运必先治河,而因讲求启闭之节,疏浚之宜,潴蓄之利。臣惟三代以前,漕运之法未详,《禹贡》州末系河。先儒以为,运道至于青,达济扬,达泗荆,止十南河,雍止于西河,此正裴耀卿节级转输之法。汉唐而下漕法始详,汉孝武通西南而劳馈饷,郑当时引渭水入河以通运,桑弘羊请山东致粟而益漕。光武时张纯引洛而穿阳渠,安帝时虞诩凿阻而达下流,曹魏由陈项以抵寿春,元魏运中州以济边镇,此其得失皆可考也。夫沿河以运漕,逾江淮而达京师,其所资治河之功者甚巨。溯自明初,浚会通之故道,瀹汝水以分流,而疏清河之浦,凿二洪之石。则平江之功全河允赖。苟随时而导之防之,何至于南患河身之广而清水不能敌黄,北患河流之微而湖水不能济运乎!夫漕粮为天庾正供,治河转运,任事者当深悉其方略矣。国家海宇恬波,河流顺轨,设飞挽以输漕,疏大川以作运,俾贡赋通于三壤,刍粟济于群黎,不诚驾禹功而上之也哉!

若此者,治心者其学,奋武者其猷,保俗者其规,丰财者其政。以端主德则三才之道备焉,以详武略则五权之法昭焉,以肃宪章则

四民之生遂焉,以兴水利则千仓之积盈焉。洋洋乎治迈鸿轩,祥呈象纬,盖亘古独隆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日新进德,天健昭行,本至诚无息之衷,臻累洽重熙之盛。辰居作所,以存诚为安止之符;甲士奏功,以畜众为容民之务。礼教已臻善俗而弥切劝惩,和丰已裕群生而犹勤补助。于以奉三无,安九有,扬休于六宇,式化于八埏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视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十六年(1836)丙申恩科

状元:林鸿年

策问

制曰:朕抚绥寰宇,敬绍丕基。宵旰健勤,不敢暇逸。仰荷昊苍眷佑,四海乂安。惟益延集嘉谟,冀熙庶绩。临轩策问,其敬听之。

士以行谊为重,而科目先凭文学。文学多端,首重经史。九经为圣贤彝训,帝学官箴,皆从此出。故未言汉宋之讲孔孟,当先求孔孟之说《诗》《书》。《诗》《书》内名言至论,最补身心治道,为孔孟所引证推明者何在?汉晋唐宋,传注疏义,孰为醇正?《易》之费、虞,《书》之欧、夏,《诗》之三家,何所考见?贾公彦二《礼》孰精?《仪礼》经传通解,朱子晚年立意若何?史以《春秋》为最先,三《传》科例何殊?荀、袁两《汉纪》继为编年之体,司马光《通鉴》重在资治。后世资为金鉴,皆不刊之书也。多士治经学史,先器识而后文艺,所以裨朕治理者也,其胪叙之。

考绩始自唐虞。询事考言，既已察之平时。而三载、五载、九载，何以加密？《尚书大传》谓积善至于明，五福以类升。积不善至于幽，六极以类降。其说何如？《周官》六计，以廉为本。或训廉为察，厥义孰优？汉以"六条"察二千石。晋以"五条"考郡县。唐叙以"四善"，分以"二十七最"，差以九等。宋因唐之"四善"，分为三等。详略得失，可缕析之欤？《汉书》言综核名实，故吏称其职。然或上求实效，下循虚名，将操何道而使之皆实心以任事乎？

虞廷钦恤，刑期无刑。《周官》五刑之属各五百，《吕刑》何以言五刑之属三千，所增减者安在？魏文侯时李悝著《法经》六篇，为后世律例所自始。然楚之《仆区》，郑之《刑书》，晋之刑鼎，不俱在李悝之前欤？汉初约法三章，厥后萧何定律令，于李悝所造凡益若干篇，叔孙通复益者何律？唐之律令格式，宋之《刑统》，元之《至元新格》《大元通制》，明之《大明律令》，其轻其重，其沿其革，能详陈欤？朕哀矜庶狱，每阅谳牍，再三审慎，期于无枉无纵。司宪之吏，宜如何持平协中，以共泯刻核姑息之见乎？

自昔除莠安良之法，莫善于保甲。汉之亭长、啬夫、游徼，唐之里正、耆老，所辖之地甚近，所联之户无多。里巷之中，互相纠察，最为切近。后世幅员日广，户口日繁，生计之绌，盗贼易生。惟有编查勤密，摘发精明，庶使闾阎相安，奸慝敛迹。夫以一州一县，四境非远。果能视一邑如一家，何至藏伏盗奸，传习邪术。赵广汉、张敞固甚严明，然能消息于初萌，戢乱于未发，如龚遂至郡，盗贼皆散，不更善乎？盗之所以重乎弭者，在此也。

多士来自田间，见闻较切，其各陈之。凡此四端，皆经国之大猷，为政之本务。其稽古有年，讲求有素者，所宜悉抒谠论，毋有所

隐。朕将亲览,虚衷听纳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稽古者集益之资,熙绩者厘工之效,恤狱者敷仁之实,安民者正俗之功。聿观往牒,《书》称"学古",《诗》颂"宜人",《礼》重诘奸,《易》占御寇。崇规茂矩,粲然具赅。伊古帝王,受命膺图,绍天阐绎。以端蒙养则蛾术维勤也,以协泰交则鹣梁无诮也,以惩比匪则犴狱不留也,以睦井闾则鼠牙胥靖也。用是有典有则,郡书萃焉;是行是训,庶绩凝焉;惟畏惟明,片言折焉;相保相受,兆姓恬焉。所由蜚英声,腾茂实,跻俗寿宇,纳民福林,润色休明,藻被歌颂者,恃此耳。钦惟皇帝陛下,玑衡宰化,金镜调元。侔舆盖于二仪,广陶钧于庶品。固已设科选俊而补衮分猷,解网施恩而族同表善矣。乃圣怀冲挹,犹切畴咨。廑兼听之无遗,冀迩言之可采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勤学、课绩、明刑、防奸诸大政。臣占毕庸愚,曷知体要?顾念对扬伊始,拜献先资。虽涓埃无补于崇深,而管蠡或窥夫万一。敢不竭刍荛之末论,抒葵藿之微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士以行谊为重,而科目先凭文学,因讲求夫治经学史之功。此诚敦崇实学之至意也。臣谨按:《书·传》有云:"安民必先明道,明道必先精心。"危微精一之统,肇于《尚书》。故群籍莫古于《书》,而内圣外王之蕴实赅于此。《诗》主性情而通于政事。《风》《雅》《颂》所陈,皆化起躬修而流为治象。故孔氏雅言之目,《诗》《书》首陈。孟氏尚友之论,诵读为重。欲具知人论世之识者,舍圣贤彝训将无以为权舆。故欲求所以补益心身,推详治道,即孔孟所引证推明者而详说之,亦可以得其大旨所归矣。群经传注疏义,迭出于汉晋唐宋之世,然诸家亦各有醇疵。史之体裁本

于《春秋》三《传》,科例已自互殊。班、马而后,若荀、袁两《汉纪》,其编年之体,实足以绍述前古。而至通达治原、足资化理者,如宋司马光《通鉴》之作。自谓一生精力萃于此书,实能考镜乎是非得失之林,而为行政用人之所莫外。后之讲求治理者,当奉为金鉴焉。圣朝化穆三雍,人从五典。浸仁沐义,开儒馆以献歌;砥行束躬,望桥门而式训。先器识而后文艺,固赓棫朴而咏藻芹矣。

制策又以询考始于唐虞,后代考课不必相同,而欲得乎实心任事之效。臣考《尚书大传》谓,积至善于明,五福以类升,故陟之。积不善至于幽,六极以类降,故黜之。九载而三考者,则天数也。《周官》六计以廉为本,然饬篚篋,杜苞苴,稍知自爱者优为之。惟责其操守,即察其材能。故正己率下,尤贵有鉴别群伦之识焉。汉以"六条"案郡国,而察豪强者一,察二千石者五。唐考功法,以"德义清谨"、"公平恪勤"叙其"四善",其目自献可拾遗以至修隍诘盗,分为"二十七最",又差以九等。宋因唐之"四善",分为四等,或略或详,得失斯寓。夫位事惟能,良臣所以报"最",而因材器使,佐理所以得人。《汉书》言综核名实,故吏称其职。夫综核非刻绳之谓也。苟拘其迹而不察其宜,则催科政拙。考下阳城,官无异称。殿书易干,又何以博选群材,使材员之鉴别无差,期于臻上理乎?盛世廉法成风,德才课"最"。鹤爵筮鸣阴之和,羔羊传退食之歌。麟仪仪,凤师师。凡在臣工,有不争自濯磨,以日勤赞襄欤?

制策又以五刑之属,代有增减,轻重沿革,务求其详。此诚刑期无刑之至计也。臣谨按:虞廷钦恤,实为言刑之祖。嗣是夏有禹刑,周有甫刑,尚已。魏文侯时李悝著《法经》六篇,为后世律例所自始。《汉书》合兵、刑为一《志》,以其所施者同也,分名、法为二

家,以其所出者异也。盖自汉初除秦苛政,约法三章,萧何定律,于李悝所造复益以数篇,叔陈通更益之。至唐之律令格式,宋之《刑统》,元之《至元新格》《大元通制》,明之《大明律令》,因时增损,文网既密,故法加详焉。夫刑罚之设,原欲使民迁善远罪也。三代以还,民犹近朴。故犯法者少,而无知干令,咸可以自新。降自秦汉,民俗日偷,法之所及且巧为趋避,故虽慈祥恺恻之主,亦不能废刑法以为治。纵囚一节,识者讥之,有旨哉!然自科条日多,虽明习者亦不能通晓。吏因缘为奸,例之相歧,可以高下其手,而良民遂受其累矣。夫好生厚德也,而优容亦所以藏好。明断良才也,而武健非所以造福。刑者成也,一成而不可变,故夫君子尽心焉。不存偏见,不设成心,而惟明克允在是矣。皇上法严三尺,恩浃五流。覆盆而冤必平反,捍网则罚无偏纵。有虞咨皋,成周命吕。风雷之骏肃,雨露之祥膏,非二物也。

制策又以除莠安良,莫善于保甲,而爰念夫盗之所由弭。此诚制治保邦之要务也。臣考保甲之法,始于《周官》比闾族党之经,《管子》因而变通之,创轨里连乡之制。皆以里闬相习之人,察耳目至近之事,其立法最善。汉则有亭长、啬夫、游徼,唐则有坊正、里正、耆老。里巷相从,互为纠察,凡藏垢纳污者无难立见焉。夫盗之发也,始或出于射利之意,继或逞其好胜之心。至于习传邪术,金钱取以奉人,身家置之不顾。陷溺既深,泯棼胥起。虽由小民之无良,亦守土之吏不能化道于平日,稽察于临时。其始视为无害,无不姑息以养奸,其后惧干严谴而隐饰不报,而为大吏者复优容调护之。不知盗之弭不弭,实为民生休戚之所关。消息在于未萌,戢乱在于未发,非良有司之责欤?诚使亲民之吏,编查勤密,摘发精

明,不时躬履乡井,遍询利病,四境之内如家人妇子,皆可洞悉其隐,又何奸邪之不发,而莠俗之不除乎?赵广汉、张敞,龚遂诸人成规具在,皆可师其意焉。圣世恺泽如春,修和有夏。入乡而知教之易,观蜡而知道之行。兴让兴仁,匪朝伊夕。维持而防范之,斯训俗刑方之善耳。

若此者,师古以多识,慎宪以省成,赖法以防民,祛邪以善俗。廓帝纮,恢皇纲,仁圣之事赅,治平之业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萝图席瑞,董轸凝和。青简已搜而更开甲库,素丝已咏而弥励寅恭,赭衣已恤而倍切申严,黔首已驯而益防丁壮。斯时也,朝熙门穆,里忭途欢。扇六幕以同风,统八纮而禀朔。星辉云烂,赓复旦之光华;钟清砥平,巩无疆之宝祚。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十八年(1838)戊戌科

状元:纽福保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兢兢业业,日慎一日,十有八载于兹。昊苍眷佑,列圣诒庥,府事修和,纲纪整肃。期合天下黎元,迪吉康而跻仁寿,深惟化民成俗之方,足食厚生之道,奋武卫而诘戎兵,招俊乂而襄政治。爰咨多士,式仜嘉谟。

风俗为治平之本,而教化实风俗之原。孟子云:经正则庶民兴,庶民兴斯无邪慝。古昔盛时,道德一而风俗同。左道有诛,奇邪有禁。当其时未尝无莠民也。特以比闾族党,既各以法教其所

治。司谏司救,又纠劝而诛让之。浙以仁,摩以义,节以礼,俾群黎百姓,相安于日用饮食之质,而荒诞不经之说,罔或奸其同。逮叔世民讹,邪说滋炽,转相煽诱,习为固然。身陷于罪,不得不绳以法。何以使桀黠者革面洗心,愚懦者中心有所守而不为所惑欤?欧阳修言:莫若修其本以胜之,行以勤而浸以渐。倘可丕变欤?

积贮者,天下之大命也。汉耿寿昌筑常平仓,时称便矣。后汉刘般谓常平仓有利民之名,而内实侵刻百姓。其故安在?当境采买,固虞勒派。采自邻封,又添运费。例价有定,粮价无常。何以使官民两不受累,而及时奉行,不至有名无实欤?论者谓成周以后,备荒之法,莫如义社二仓。义仓劝课当社出谷,即委社司简校收积,遇荒赈给,法非不良也。苟非其人,敛散皆弊,官吏因而持之,害不不胜言矣。社仓之法,略与义仓同。何以隋唐行之,不久便废?至朱子而独有成效。朱子《社仓记》推原朝廷未改设社仓之意,试详述之。今欲储偫无亏,而凶荒有备,将何道之从欤?

《论语》曰:"以不教民战,是谓弃之。"古者因田猎以简军实,四时所教不同。有谓"夏令不田",有谓三时务农,一时讲武者,何欤?汉时都试,厥制若何?何以建武遽行停罢?罢都试无流弊欤?貙刘与乘之同异若何?唐太宗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显德殿庭,朝臣多有谏者,岂通达之论欤?宋时教阅之法纷如,而兵力不振,无乃有名无实欤?阵法始于何时?或三、或五、或八、或十二、或三十二、或六十四,能言其略欤?《管子》教目、教身、教足、教手、教心之方,《荀子》为将六术、五权、三至之道,能举其说欤?我国家以弧矢威天下,承平日久,武备尤不可不加修也。其剴切陈之。

自乡举里选之法不行,而取士悉由于科目。重文艺而轻德行,

论者讥之。然居后世而复乡举里选,能行之无弊欤?唐因隋旧,设立诸科,而士所趋向,惟明经、进士二科。进士尤贵,得人亦最盛。然其弊至有"求知己"、"温卷"诸名目,风俗不可问矣。分路取人,司马光、欧阳修持论不同,孰者为当?罢诗赋、明经诸科,以经义、论策试士,苏轼之论极通达矣。司马光又以专用经义论册为百世不易之法,何欤?朱子亦欲罢诗赋而分诸经、子、史、时务之年,其议若何?糊名、易书、搜检,起于何时?朝廷用之也重,则求之不得不严。有谓"待士轻"者,岂通论欤?

夫敦教化以正风俗,筹积贮以裕仓储,训练协经武之宜,选举副求贤之实,抚绥寰宇之要图也。尔多士学于古训,参稽有素。其悉对著于篇,毋泛毋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敷教者正俗之原,足食者裕国之本,整军者卫民之务,举贤者辅治之资。自古帝王,锡畴御宇,握镜临宸。以重师儒则教思维广,以谨出入则比户可封,以诘戎兵则武功丕著,以登宅俊则士行益修。稽诸往籍,《雅》著鼓钟之乐,《颂》传埙柞之歌,《书》详武卫之文,《礼》重宾兴之典。用是甄陶切而庠序被其休,国用饶而积仓储其备,训练明而车徒得其用,旁求广而英俊庆其升。懿纲醲化,侯其祎而所为庐牟六合,纲纪万端,轨连胥而规轩颉者,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德侔帱载,治炳登威,则古圣以同民,体至仁以育物。固已四术是崇而九年有备,六师并饬而三物咸兴矣。乃圣怀冲挹,不遗细微,深维久治之规,弥切畴咨之念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之以化俗、厚生、经武、选贤诸大政。如臣愚昧,何足以知体要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拜献先资之义。敢不谨述平昔之所

诵习者,以勉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也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风俗为治平之本,而教化实风俗之原,而因思夫经正民兴之盛。此诚端本善则之至意也。臣闻虞廷教百姓亲逊,实本放勋劳来辅翼之旨,而致四方风动之休。《周礼·大司徒》施十有二教,下至比闾族党。月吉则属民读法,各有以教其所治,司谏司救又纠劝而诛让之。古昔盛时道德一而风俗同,左道有诛,奇邪有禁。司化导于未发,严惩创于已萌。乐防情而礼防伪,有以渐进于敦庞;贤得民而道得众,有以日生其观感。由是德礼修而政刑皆当。渐以仁,摩以义,俾群黎百姓相安于日用饮食之质,而荒诞不经之说,罔或奸其间。逮叔世民讹,邪说滋炽,转相煽诱,习为固然,身陷于罪,不得不绳以法。夫愚民莫不自重其利,自爱其生。一惑于邪说则金钱收以奉人,身家置之不顾。惟在上者导以大中正直之途,开其鼓舞作新之路,使桀黠者革面而洗心,愚儒者中心有所守。因势而利导,训俗以刑方,如泥之在钧,金之在熔,无不受其陶铸。欧阳修曰:莫若修其本以胜之,行以勤而浸以渐,庶几可以丕变矣。圣朝教泽涵濡,风俗醇茂,敷天之下不已臻康乐和亲之治哉!

制策又以积贮者天下之大命,而因详及夫三仓之利弊。此尤利用厚生之至计也。臣考《周官》遗人掌乡里之委积,以恤民之艰厄。仓人掌谷入之藏,廪人掌九谷之数。旅师掌聚野之屋粟闲粟,所以储偫无亏,而缓急有备也。李悝曰:谷贱则伤农,谷贵则伤民。权其轻重,宜设仓以贮之。此常平之所由立。厥后耿寿昌行之于汉,一时称便。而后汉刘般谓其外有利民之名,而内实侵刻百姓。夫当境采买,固虞勒派。采自邻封,又添运费。例价有定,粮价无

常。苟非斟酌尽善,何能官民两不受其累,而及时奉行,不至有名无实哉!成周以后备荒之法,论者谓莫如义社二仓。义仓始于隋长孙平。当社出谷,即委社司简校收积,遇荒赈给,法非不良也。然苟非其人,则敛散皆弊,而吏胥得伺缓急以行其私,害有不可胜言矣。社仓之法略与义仓同,而隋唐行之,不久便废,至朱子独有成效。夫有治法,必贵有治人。自朱子借常平之粟,立社仓,有社长一人稽其出入,行之三年,民以饶裕。使社长不得其人,则侵渔科派,以千家之粟利一人之谋,弊亦犹之二仓矣。他如采买之法,如陈尧佐之增价。发粜之法,如赵抃之减价。良法美意,皆可遵循也。皇上轸念民依,廑思国计,仓箱庆而亿秭歌,固已屡丰登颂矣。

制策又以承平日久,武备尤不可不加修,而因思古者三时务农,一时讲武之法。此制治保邦之善则也。臣惟兵可百年不用,不可一日不备。《周礼》大司马之职,仲春振旅,仲夏茇舍,仲秋治兵,仲冬大阅。举凡坐作进退之节,金鼓、镯铙之用,无不一时肄之。《论语》曰:以不教民战,是谓弃之。因田猎以简军实,即所以豫教之矣。汉时兵制犹为近古。都试、都讲、都肄、貙刘诸制,散见两《汉书》中。建武时停罢都试,军政所由弛也。唐太宗引诸卫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,赏劳有差。而朝臣多有谏者,岂为通达之论欤?宋时教阅之法纷如,禁兵厢兵,厥制甚备。天下之兵统于枢密,京师之兵统于三卫,而兵威不振,不免有名无实之讥。夫耀德非以黩武,除暴所以安邦。《管子》五教之法,《荀子》为将六术、五权、三至之道,诚能讲明而熟究之,庶几有勇知方,如身之使臂,臂之使指,莫不听从。所由慎固封守,绥靖边隅也。圣天子神武懋昭,德威远播。偃武而不忘武备,养兵而不弛兵威。用是保大定

功,安民和众,七德备而止戈之义益彰矣。

制策又以乡举里选之法不行,而取士悉由于科目,而因详夫德行、文艺之辨。此登明选公之要图也。臣考《大司徒》之法,兴贤兴能有合于询事考言之典,自后易为科目,论者讥之。然居后世而欲复论秀书升之制,固不能行之而无弊矣。唐因隋旧,设立诸科。而士所趋向,惟明经、进士二科。进士尤重,得人亦最盛。然其弊至有"求知己"、"温卷"名目,风俗不可问矣。分路取人,司马光、欧阳修持论不同。苏轼之议贡举谓以经义、论策试士,不如诗赋。盖经义、论策无声律对偶,非若诗赋之难工,其论极为通达。而司马光又以专用经义、论策为百世不易之法。朱子亦欲罢诗赋而分诸经、史、子、时务之年,亦在试士者精核之耳。夫以科目取士,用之也重,则求之不得不严。糊名、易书、搜检,所以明大公之量,以收有用之才。而论者顾议其"待士之轻",岂通论欤?皇上明目达聪,求贤若渴,容才利国之臣,固皆能赞襄盛典也。

若此者,崇儒以劝学,藏富以足民,讲武以经邦,育材以佐治。洋洋乎畅鸿庥而垂骏业,盖亘古而立隆也。臣尤伏愿皇上,至诚无息,立政有恒。栽培已至而更切陶成,功叙已歌而弥勤保乂,严翼已昭而犹申简阅,贤才已集而倍广征庸。名教之辨尊焉,储蓄之资厚焉,纪律之陈肃焉,誉髦之颂兴焉。仁风四溢,协气旁流。上以迓蕃厘,下以缓多祜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二十一年(1841)辛丑恩科

状元:龙启瑞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覃熙宙合。仰荷上苍鸿佑,祖考眷贻。深宫劼毖,益亹治安,兹御极之二十有一年。诞敷纶诏,特开恩榜,嘉与天下士。周咨博稽,以裨集思广益之治。尔多士其敬听予询。

士不通经,不足致用。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,要为其有用者。汉廷治狱多引经义,其见于各传者如隽不疑、萧望之辈,不一而足。能述其事举其辞欤?其以《尚书》《春秋》博士补廷尉史,始于何人?董仲舒《春秋决事》十六篇,今佚不传。《困学纪闻》所载凡三,此外尚有存者否?《周礼》为周公致太平之书,后之用者,惟宇文泰、苏绰差为近古。而刘歆、王安石或以文奸,或以致弊,岂《周官》果出于伪托欤?抑不善用者之过欤?或谓汉法未备,故有取于经,后则事皆有例,援古反以滋疑。然例文过多,胥吏或以舞弊,何以用之克善欤?

民生艰易,赖乎守令。守令廉贪,视乎大吏。虞廷三载考绩,《周官》六计弊吏,此允厘之要也。汉以"六条"察二千石,唐考功有"四善"、"二十七最",宋置考官院考中外官。当若何循名责实,乃有裨于官箴民命欤?今按两汉《循吏传》,则西京所载无非郡守。班固至谓令若长不闻于时,何也?至若东京则王涣、刘矩、仇览、童恢并以令长,列于《循吏传》。而鲁恭、刘宽与夫颍川之"四长",先后相望,其故安在?夫为守令者,其首重者曰廉,其次曰才。然或

洁清自好而政事不免于废弛,或材力有余而节操不足以共信。果如何而得有守有为者分布郡县也?姑息适以养奸,严威足以禁暴。舜摄位而"四凶"服罪,孔子摄相而少正卯诛。古圣以生道杀人皆此意也。而《酒诰》之文,有谓为小人附会六经者。《韩非》载鲁哀公陨霜不杀菽之问,有谓为法家托圣言以文峭刻者,果定论欤?善乎!崔寔之言曰"以严致平",深得达权救弊之理。后儒有称之者,能引伸其说欤?唐太宗论赦为小人之幸,能析其义欤?

至若保甲之制,弭患未萌,法至善也。乃行之熙丰而反以滋其累,用之南赣而民复称其便,其故何欤?吏胥所以察奸,兵弁所以缉盗。乃或者声息相通,反为援引。何术以防之,何法以惩之欤?

兵所以威天下,实所以安天下。汉之"南北军",唐之"府兵"、"弓骑",宋之"更调",明之"团营",皆陆路之兵也。至海疆用兵,若晋之孙恩、卢循,元之方国珍,皆内寇穷蹙,拥众据险,易就削平。惟明胡宗宪、戚继光剿平倭寇,战功尤著。其所撰《筹海图编》《纪效新书》,非空谈韬略者可比。其时若朱纨之《严海禁疏》,郑若曾之《江南经略》,唐顺之之《武编》,不皆有裨于实用欤?当兹八荒在宥,七德有征,决胜机宜,权衡贵当,将卒何以汰其惰窳?侦探何以测其阻深?器械何以极其精良?内奸何以绝其勾结欤?

凡此者,通经致用,有治人而后有治功。课绩考勤,有实心而后有实政。不以万民向化,弛诘奸禁暴之防。庶几九有归怀,奏柔远绥边之绩。多士桥门释褐,学古入官,拜献先资,毋泛毋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学古所以入官,安民必先课吏,祛邪斯能善俗,防海

乃可靖边。遐稽往籍,《易》著观文,《礼》详分职,《书》重诘奸之治,《诗》陈有截之辞。古帝王锡极临宸,斟元御宇,以勤典学穷经比于菑畬,以励官常立政先夫准牧,以除瑕秽法温肃于春秋,以壮声灵达梯航于瀛海,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,以握天人交应之符。用能是彝是训经术崇焉,有守有为群工懋焉,无偏无党王路遵焉,贡卉贡皮岛夷服焉。所由熙春泳化,函夏翔和,登斯民于上理者,恃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表章群籍,董正庶官。剂宽猛以和民,奉明威以保大。固已巍焕成文而班联式序,闾阎安堵而琛赆输忱矣。乃圣怀冲挹,犹切畴咨,体至善之无遗,好迩言之是察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明经训、肃官常、化邪民、严海禁诸大政。臣之愚昧,奚足以仰赞高深?顾当对扬方始之时,敬念敷奏以言之义,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,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士不通经,不足致用,欲勉以有用之学。此敦崇实学之盛心也。臣谨案:西汉之世,每有大事,廷臣多援经义以决疑。始元中有诈称卫太子者,隽不疑引"卫蒯聩得罪"之文;五凤中议伐呼韩邪,萧望之引"晋士匄不伐齐"之说。他如龚胜定傅晏之狱,母将隆抑董贤之宠,皆征引《春秋》,诚以属辞比事,本圣人之教也。元朔间张汤为廷尉,以武帝方向文学,乃请《尚书》《春秋》博士补廷尉史。以平亭疑法,汤之深文,犹能润饰,非上所好使然乎?董仲舒《春秋决狱》,书佚不传。《困学纪闻》载其三,《白孔六帖》存其二。虽零编断简,而古人经术通于吏事较然可见。《周礼》六官,唐太宗叹为真圣人之作。后世惟宇文泰、苏绰、朱子称其有意复古,官制甚详。唐之府兵、租庸调、兵法、赋法斟酌极精。其制皆本于绰,盖得《周官》之意。至于国师文新室之奸,荆国致熙丰之

弊,则剽窃以济其私,非书之伪也。古多引经,后专用例。夫引经非专门名家不能通其意,用例则勾稽验核可以勉而能。然必如宋之韩琦,在中书取五房例删为纲目。杜衍掌铨事,命诸曹先具科条,吏不为奸,斯为善用例者矣。圣朝重道尊经,事必师古,为士者孰不勉为体用兼备之学哉?

制策又以民生艰易赖乎守令,而因重考课以求循良。此驭吏之要术也。臣案:虞廷考绩,《周官》弊吏,尚已。汉武帝置十三部刺史,使以"六条"案郡国。非"六条"不得问,故能小大相维而权不侵。唐之考功,自德义至恪勤为"四善",自近侍至镇防有"二十七最"。综其善最,差以九等,而才与德分矣。宋太宗以审官院审京朝官,以考课院考州县官,而中与外又分矣。顾考官在乎法,而注考在乎人。扬清激浊,在大吏犹且能之,况人主乎?从来仕途习尚,恒视上之意向以为转移。班固言:孝宣每拜刺吏守相,辄亲见问。常久任二千石其有治效者,玺书勉励,用为公卿。故西京循吏守相为多。范蔚宗言:光武观纳风谣,广求民瘼,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。故东都循吏起家多由令长。章和以后,鲁恭、刘宽辈流风未绝。由是言之,人主重守相则三王接踵,重令长则千室鸣琴。甄拔之所加,才智之所萃也。《周官》"六计"皆冠以廉,故簠簋必饬而职业克修者上也,才华仆速而节操坚明者次也。若牛僧孺所谓贪纵之吏,大抵有才,斯为下矣。然则奖廉洁,惩贪墨,所以全民命而励官箴,断断乎其在此。国家课绩用人,悉秉大公,则吏称其职,有不民安其业者哉!

制策又以姑息适以养奸,严威足以禁暴,爱及夫保甲之制。臣案:舜去"四凶"而天下服,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治,辟以止辟之谓

也。《酒诰》以救商民之淫酗,故曰:予其杀。苏轼谓《周书》多以杀为戒,故享国久长。而后人或附会镌凿,以失其意。《韩非》载鲁哀公陨霜不杀菽之问,孔子对以宜杀而不杀,王应麟疑为非圣人之言。崔寔《政论》谓汉文帝以严治平,仲长统、范蔚宗皆亟称之。而唐王志惜谓严者不必凝网重罚,宋司马光亦谓寔矫一时之枉,则以世轻世重,要在与时宜之而已。养稂莠者害嘉谷,赦有罪者贼良民。唐太宗所以谓一岁再赦,善人暗哑也。保甲为古今良法,而贵在得人。王安石施之鄞县而民安,用之天下而民扰。一人之身,有诅有祝如是。则王守仁之于南赣,非以恩信素行乎?夫守令不得人,则吏胥诘奸而反以纵奸。将领不得人,则弁兵弭盗而反以豢盗。有治人无治法,两言尽之矣。圣朝恩威并用,道一风同,所由经正民兴,共跻于荡平之域也。

制策又以兵威所以安天下,而进详夫防海之法。臣案:自汉立"南北军",以后代有更制,而皆于水战弗详。晋之孙恩、卢循,元之方国珍,皆穷寇入洋,非能以风潮为长技。故海患之亟自明始,海防之密亦自明始。胡宗宪之破汪直、徐海也,长于设谋用间,故柘林、五岛以平。戚继光之破倭闽浙也,战舰火器皆极其精,故戚家军之名独著。所撰《筹海图编》《纪效新书》,皆熟悉情形之言。外如郑若曾《江南经略》,举江防而制湖变。朱纨疏严海禁,重保甲而革渡船。其论皆归实用。善夫!唐顺之之言曰:御贼上策,当截之海外。非古来海防第一义乎?尝泛蛟门战三沙,身历行间,故《武编》之作,后人不能测其奥。此亦及之后知之谓也。夫重洋之巡哨必勤,故将卒宜汰其惰窳。间谍之赏罚必信,则侦探可测其阻深。试之于风波沙线,以知器械之精良。稽之于口岸往来,以绝内奸之

勾结。防则固，战则胜，庶几巩若金汤矣。圣世八荒在宥，七德有征，不已寰海镜清而奏绥怀之盛绩哉！

若此者，宗经以考道，熙绩以厘工，除暴以安良，巡洋以奋武。扬骏烈，畅鸿庥，仁圣之事赅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，日新进德，天健昭行。经学昌明而衔华益期佩实，官方澄叙而大法并励小康，编氓保伍而比觥挞罚。不废交修，重译款关而下濑楼船，毋忘克诘。由是经有名家，史多循吏，野无犷俗，伍尽胜兵，上以祇迓蕃厘，下以永绥多祜，则我国家亿万载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二十四年(1844)甲辰科

状元：孙毓溎

策问

制曰：朕寅承昊苍眷命，列圣丕基，兢兢业业，夙夜不敢康，二十有四年于兹矣。顾臣邻尚少笃棐之忱，士子犹蹈轻浮之习，边圉之地利未尽开，九府之圜法未尽善。措施何以当？智虑何以周？斟酌古今，揆度时势。尔多士稽古有素，敷奏以育，必有嘉谟，用裨实政。

大臣法，小臣廉。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。然则欲正君臣，序官职，必自大臣始矣。亲民之官，莫如守令。守令之贤否，视乎上官之取舍。古者兴廉举孝，敦崇节行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两汉循吏，大抵郡守、令长，而公卿时出其中。玺书褒勉，增秩赐金。取才之道，意主风化，其尚有合于古欤？郭子仪减乐于杨绾，

李师古折谋于杜黄裳。岂武臣疆帅，亦视朝廷为转移欤？抑中外相维，大小相系，自然之势欤？“三物”教民，何以克收实效？三载考绩，何以力屏具文？取人以身之义，可指陈欤？

士者民之望、国之桢也。孔门论士，何以首重行己有耻？孟子亦言耻之于人大矣。然则知耻近勇，人心风俗所系，顾不重欤？三代以下士风莫盛于汉。其时尊崇节义，敦厉名实，转移之权，奚自而致？清谈而后，绍及唐末，风气迭变。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，鸡鸣不已于风雨，繄岂乏人欤？宋儒聿兴，迄于明代。格物致知之学，与汉儒之通经致用，其裨益风化，同欤异欤？综观古今士风之所尚，质之孔孟之言，将欲挽颓靡，返淳朴，变化而愧厉之，何道之从欤？

自黄帝经土设井，而寓兵于农之法兴。三代因之，无所谓屯田也。汉文帝募民耕塞下，始有屯田之说。汉武通西域后，屯田渠犁。其后日益加多。如芍陂、南阳、合肥、成都、金城，不可枚举。其在西域者，能详考欤？古者播谷劝耕，爰有农官之设。农师田畯之名，备见经传。西域屯官名见于史者，能胪举欤？耕种必资灌溉，邓艾穿渠，最资利赖。西域之水可导以溉田者，能征于古以言之欤？唐代营屯并称，或谓以兵民分，其说然欤？唐时诸道所开之屯，凡九百二十有二，今西域尚有遗迹欤？种植之法，详于农书。前代屯田，有行“区田”者，其法最善。能详考而言其制欤？

古者赋通百物，皆以布帛、菽粟相交易。自大禹有历山之铸，而其利始兴。太公立“九府”之法，而其用遂广。《周官》外府，泉府所掌，皆以钱为敛散。能详言之欤？秦并天下币为二等。汉武造白金三品，寻废不行。是上下通行之货，壹皆以钱，未尝用银也。

以银为币，始于何时？行于何地？其式若何？其直若何？采银何以有禁，用银何以称便，能一一缕述之欤？钱式以何代为最善？论钱法者以何人为最详？盖其用取乎流通，利溥于民，而权操于国，制行于上，而弊除于下，必如是而后可为至善也。宋始有交子、钞引之名，有元一代率用宝钞，明亦间踵而行之，流弊滋多，其得失究安在欤？

凡此者，以勖官常而实力实心，毋谓恬熙为可恃。以敦士习而防情防伪，毋使幸进以梯荣。出作入息，边隅何以臻康阜之休？足国裕民，泉府何以有流通之利？讲肆所及，载籍所传。尔多士其详著于篇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熙绩所以厘工，植品必先崇实，靖远斯能奋武，阜财乃可裕民。载稽往牒，《书》美和衷，《礼》详造士，《诗》歌诞穑，《传》纪通商。古帝王舆盖二仪，庐牟六合，以昭亮采。有守聿懋，有猷以砥。廉隅观器，尤须观德以谋储蓄，养民亦且养兵以剂方圆。胝规兼资胝万，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实，以握天人交应之符。用能宣化承流，蒸怀笃焉。覃精葆素，令望彰焉。教稼整军，绥徕固焉。制节谨度，美利臻焉。所由治泳熙春，欢胪函夏，洋洋乎上畅垓而下溯埏，恃此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敦明励翼，勖训誉髦。修军实以乂安，广陶熔以普济。固已吏治胥澄而儒风允粹，边防悉备而鼓铸咸兴矣。乃圣怀冲挹，犹切畴咨，廑蓟采而听卑，询刍言而察迩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以正官常、祛浇俗、严屯卫、广生财诸大政。臣之愚昧，奚补高深？顾幸际渊思下逮之时，窃附邦献先资之义。敢不敬举生平所诵习者，用效管窥蠡测之微忱也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:大臣法,小臣廉。守令疆帅皆视朝廷为转移,而欲收效于教民考绩。此诚致治之盛心也。臣谨按:体元者君,而调元者臣。左禹、右皋斯有明良之庆,左周、右召斯臻康乐之休。正君臣,序官职,始自大臣彰彰然矣。汉以"六条"察二千石,丞相、御史得杂考郡国之计书。其法郡课县,州课郡,公卿课群吏。守令贤否,视上官之取舍。故两汉循良辈出。以令仆出为郡守,入为三公。玺书褒勉,赠秩赐金者不可胜计。其时取才专重节行,意主风化。吏治蒸蒸,最为近古。夫中外相维,大小相系,自然之势也。唐中叶强藩跋扈,不秉中朝政令。惟李文饶最为河北畏服。此外如郭子仪减乐于杨绾,李师古折谋于杜黄裳,亦皆见称于时。然李之于杜固因其畏服之深。若子仪则功冠唐室,其亦身先奉令者,盖尊宰相即以尊朝廷,殆与李愬之迎裴度同一能知大体欤?由此观之,为大吏者苟能树以清介之型,明其去取之别。居中驭外,以尊率卑,则"三物"教民可收实效,三载考绩岂涉具文。庶几联一德为股肱而清和咸理,合外臣为指臂而诚信交孚。取人以身之道,得国不于以肥欤?皇上澄叙官方,凡在大僚敢不正身率属,而交赞乎郅隆也哉?

制策又以士为民望,首重有耻。因综古今士风所尚,而欲挽颓靡以返淳朴。臣窃谓士为四民之首。欲整民风,先端士习。孔门论士,首重行己有耻。故孟子"四端"并举,管仲"四维"是称,良以廉耻固人心风俗所关也。古者士习之淳漓,恒视朝廷之作养。两汉兴廉举孝,崇实行而薄浮华。故为士者品望重于乡闾,谟猷光于史册,节行之士,史不绝书。洎乎典午,崇尚清谈,则荡轶名教者踵接。李唐时设科目,而驰骋文采者滋多。然松柏后凋于岁寒,鸡鸣

不已于风雨。其敦行励品，是以训俗型方者，盖亦指不胜屈焉。自宋迄明，讲学日盛。或以道问学为宗，或以尊德性为本，其学不无同异。然观明儒韩乐吾教化乡闾，从游者以千数。其对县令曰："凡与侬居者无讼牒烦公府。"令捡之，果然。则宋儒之学其裨益风化，与汉儒通经致用，固有合之两美者矣。夫自厚而薄者，风俗相沿之渐，而由淳而浇者，人生习染之常。是以圣王在上，崇学校以隆教养之规，移郊遂以示愧厉之道。处其馨帨之徒绣也而名不矜，范其跅弛之难羁也而才不竞。盖使顽廉懦立以期返朴还淳，道必由此。我国家崇儒重道，学校如林，士可不敦行砥才，副作人之化哉？

制策又以黄帝经土设井，寓兵于农，而递及前代屯田足边之法。臣按：古无所谓屯田也。汉文帝用晁错议募民耕塞下，武帝通西域踵行之，屯田渠犁，厥名始肇。其后轮台、车师、乌孙、伊循、伊吾、柳中，则皆西域屯田之处也。宜禾都尉、屯田校尉、戊己校尉、田禾将军，及唐之营田大使，则皆西域所置屯田之官也。至于灌田之水，如龙勒县氏置水入泽灌民田，敦煌郡冥安藉端水入冥泽溉民田，并见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。瞿萨旦那城东南有大河，国人用以灌田，见唐《西域记》。唐代营屯并举，有谓兵耕为屯，民耕为营者。然唐襄州营田亦调取邻州之兵，宋边州屯营不限兵民，皆取给用，则营屯固不尽以兵民分矣。西域屯田，汉、唐最多。其遗迹如吐鲁番之广安城，在元曰火州，在唐曰安乐，汉之柳中城也。又苦峪城断碑，有"大兴屯垦，荷锸如云"之语，则亦唐代开屯之遗迹。其种植之法，以"区田"为最善。邓艾因屯田亢旱，曾于寿春行之，收获最丰。法始伊尹，可云尽善矣。我皇上申命疆臣，于新疆大兴屯

政。裕边储而培生计，岂不懿哉！

制策又以大禹有历山之铸，太公立“九府”之法，因及夫历代钱币之设。臣按：钱始太昊。尧铸历山，汤铸庄山，相沿不废。至“九府圜法”设，而外府掌赍赐，内府掌贸易，敛散之法备详。秦以黄金与钱为币。汉制三品，亦废不行。古固皆用钱也。币用金银始于交广，见韩愈、元稹奏状。又张籍诗云：“蛮州市用银。”中唐时中国犹未用银也。汉时朱提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，他银直千。《金史》旧例银每铤五十两，直百贯。因民间截凿，改铸承安宝货。一两至五两，凡五等，每两折钱二贯，是其式与直不同者。正统中罢银课，杜采办之扰民。洪武时以钱、钞易金银。因道路之险远，此采银有禁，用银至便欤？钱法以“五铢”、“开元”为善。“五铢”铸迄汉、隋。“开元”始自武德。故钱最多。论之详者，则《泉谱》《钱通》，皆邦计所必录也。交子钞引，创始于宋。元明踵行，益滋流弊。其中考证得失，惟许衡、刘基允为至当。“十妙”、“十便”之说，固皆无以过之也。

若此者，懋绩以亮工，屏浮以惇俗，积储以经武，裕课以宜民。铺鸿庥，信景铄，仁圣之事骸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，至诚无息，立政有恒。夙夜寅清而正色益端表率，章逢朴速而宅衷弥汰华闻。祥谷铺芬而厉锻刍粮均安远徼，洪钧跃冶而绠环刀布利济寰区。由是吏道靖共，士林炳蔚，边陲绥谧，帑藏充盈。上以祗迓蕃禧，下以永膺多祜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二十七年(1847)丁未科

状元:张之万

策问

制曰:朕缵膺大宝,统御寰区,中外乂安,于兹二十有七载。仰荷昊苍眷佑,列圣垂庥,敕命时几,兢兢业业。深念通经致用之方,化民成俗之本,藏富裕国之模,除暴诘奸之法。期臻上理,延访维殷。尔多士拜献先资,对扬伊始,冀聆谠论,式赞嘉猷。

自秦燔六经,微言中绝。汉兴除挟书之禁,遗籍间出。诸儒说经者,大抵皆孔门苗裔。商瞿受《易》,六传至田何。其间授受姓名,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互异,何欤?子夏之《诗》,四传至大毛公。左氏受《春秋》,八传至张苍。二家相承之渊源,能备举欤?伏生治《书》,后仓说《礼》,俱不详所自出。或谓伏生受《书》于秦李克,信欤?承后氏之学者,能条其流派否?武帝广厉学官,各家皆立博士。至贞观《正义》之行,前代诸家,不复兼存。义归画一,说果善欤?自汉以后,师儒莫盛于宋。程、张皆深于《易》,其传《易》弟子,可略陈欤?朱子《诗》《礼》二经弟子,其入室者何人欤?

风俗为治平之本,而教化实风俗之原。古昔盛时,民生敦庞,怀忠抱悫,乡闾族党,比户可封。然犹以时读法,纠其过恶,异言异服则有讥,无授无节则弗纳。道德一,风俗同。左道乱众之徒,自无由煽诱以售其怪诞之说。自习尚浇漓,异端蜂起,敛财聚众,结党传教。愚民无知,转相渐染。岂果迫于饥寒,而乃甘冒重辟,以冀其幸免欤?抑牧民者教导无方,俾之陷于邪慝欤?何以使桀黠

者革面洗心，愚懦者守分循法，而不为其所惑欤？孟子曰：经正则庶民兴。韩愈曰：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倘可丕变欤？

积贮者，生人之大命。周礼仓人藏粟，旅师聚粟，遗人委积，储蓄甚备。汉耿寿昌筑常平仓，时称便矣。后汉刘般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，内实侵刻百姓。其故安在？当境采买，固虞勒派。采自邻封，又添运费。果何以使官、民两不受累欤？成周以后，义社二仓，立法最善。然行之既久，均不能无弊。社仓之法，隋、唐行之，不久便废，至朱子而独有成效。能推本其良法美意欤？元史所载，河西务十四仓，京师二十二仓，通州十三仓，即今制所由仿。顾天庾转输，丁胥丛杂。搀和之弊，何以杜之？今欲储积无亏，旱涝有备，转输之法，粜籴之宜，久贮之方，平价之道，不尤宜一一讲求欤？

夫安民必先弭盗，弭盗莫如保甲。《周官》有比闾族党之制，管仲创轨里连乡之法，皆以里闬相习之人，察耳目最近之事。其法至为美备。惟是营汛堡墩之设，不能不寄之兵弁。寺院庵观之察，不能不责之吏胥。赏罚不明，则兵或纵盗。稽查不力，则吏或藏奸。有治法不尤贵有治人欤？至于洋面辽阔，岛澳险僻，匪徒出没靡常。迫之则潜踪伺隙，缓之则肆掠商旅。其何以绝其接济而捣其巢窟也？夫衣食足则礼义生，所以正本澄源者，果遵何道欤？

凡厥四端，研经以裕儒修，训俗以端化本，储粟以充国赋，禁暴以卫民生，皆立政之大纲，经邦之要道也。多士学于古训，通知时事。以敷奏为明试，务收实用，毋摭肤辞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典学在于崇经，敷教所以正俗，藏富斯能裕国，禁暴乃可安良。综观往籍，《易》著观文之象，《礼》详读法之条，《诗》传

高廪之歌,《书》重诘奸之政。自古帝王,萝图席瑞,松栋凝庥。以重淹通则鸿都示范也,以宏教泽则象魏悬书也,以储仓庾则鱼梦占丰也,以禁奇邪则骏声著烈也。茂矩隆义,粲然具备。用能是训足行雪澡勤焉,无偏无党星好同焉,如墉如栉露积崇焉,相友相助风移速焉。所由熙春泳化,函夏归仁,合寰宇而跻之于仁寿者,恃此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范围万有,帱载群生,则古圣以同民,体至仁以育物,固已六经毕贯而五教在宽,亿秭有余而兆民于变矣。乃圣怀冲挹,深维长治久安之道,愈切持盈保泰之思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之以敦经学、广教育、筹积贮、严保甲诸大政。臣之愚昧,奚补高深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拜献先资之义,敢不谨陈素所诵习者,以勉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也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通经为致用之方,而因考经学之源流。此诚首崇经训之至意也。臣考秦燔六经而后,惟《易》一卜筮独存。汉初言《易》,首推田何,而田何实出自商瞿。其间授受相承,如子庸、子弓、子家、子乘辈,皆精于传述者。赵人毛苌善《诗》,自云子夏所传。顾有谓子夏授高行子,四传而至小毛公者。有谓子夏授曾申,五传而至大毛公者。其说互有异也。张苍之《左氏》传自荀虞,荀虞而上,为铎椒,为吴起,为曾申,渊源盖有自矣。伏生治《书》由口授,隋《经籍志》曰:伏生口传二十八篇,以授同郡张生,惟不详所自出。若夫《礼》周公所作也。汉初高堂生传《士礼》十七篇,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,为《曲台记》。苍授戴德戴圣与庆普,而三家之学以立。当文帝时广游学之路,各家皆立博士。彼时书籍间出,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,殆歧说之所由启也。汉以后师儒之际于宋为盛,而程张尤深邃于《易》。朱震《易集传》《易图丛说》,自谓学宗

程子，乃合程、张、郑、王而为一。朱子犹谓其不免舛讹。至若朱子《诗》《礼》二经，非精于《传》《说》，其孰克升堂而入室也。皇上稽古右文，儒风丕振。多士观光鼓舞，孰不争自濯磨也哉？

制策又以风俗为治平之本，而教化实风俗之原，因求所为正本清源之计。臣按：《礼》称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。古昔盛时，修"六礼"以节民性，明"七教"以兴民德，庶几道一风同矣。而犹设奇邪之禁，严左道之诛，无非冀斯世共归荡平正直之路，如泥之在钧，金之在锻，惟甄者之所为，治者之所铸焉耳。逮叔世民惑于谩妄之言，诱于祸福之说，而匪徒遂得乘机鼓动，转相煽惑，习为固然。虽身陷重辟，而犹不自知。夫民非不良也，俗非本偷也。父兄之教不先，子弟之率不谨，故蔑礼背义而俗不长厚也。今将使涤瑕荡秽而镜至清，嗜欲源灭，廉耻心生，固非文诰、科条所能奏功也。则惟司化尊于未发，严创惩于已萌。董之以师儒，则贤得民而道得民，人尽生其观感。治之以长吏，则乐防情而礼防伪，世日进于敦庞。革面者，且革心焉。孟子曰：经正则庶民兴。韩愈曰：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先贤名言洵治致圭臬矣。皇上道德齐礼为天下先，生斯世者不已臻康乐和亲之治哉！

制策又以积贮者生民之大命，而因讲求夫利民之实政。此诚足国裕民之至计也。臣考《周官》之制，仓人掌粟入之藏，遗人掌委积之法，而积贮昉焉。魏李悝之言曰：谷贵则伤民，谷贱则伤农。因视岁之上中下，平其价以便民。厥后耿寿昌师其意，筑常平仓，一时称便。但出入在官，侵渔不免。当买补时，有抑价以累富户者矣。甚或豪右为奸，一有糜烂，即贷于农而责补，以累贫民。此刘般所以有侵刻百姓之说也。义仓起于长孙平。当社立仓，丰敛歉

散,法更便矣。而胡寅谓弊在书吏侵蚀。社仓肇于朱子。初请于府,得常平米六百石。夏贷民,冬收息,随年敛散。行之十有四年,得息米三千余石。其良法美意洵足称矣。而马端临谓弊在所司非人。夫天庾正供,贵在转输。昔人论运之要务,在粮不挂筹,军无借欠,道不守冻,故回漕搀和之弊绝。若夫粜籴务平,则惟善立章程,严加察核。务使吏胥不得营私,民间无所抑勒,囤积者无红朽之虞,售易者无腾踊之患。庶乎出纳有节,敛散有时,官与民两无所累,而仓庾自此充矣。皇上轸念民依,至深且远,固已家给人足,而万姓共乐康平也。

制策又以安民必先弭盗,弭盗莫如保甲,而念衣食足则礼义生。此尤探本之说也。臣闻古者五家为比,五比为闾。使之相保相守,无事属之司徒,有事隶于司马,夜则声相闻,昼则目相识,法至善也。《管子》轨里连乡之法,犹得《周官》遗意。汉制亭有长,乡有三老啬夫游徼。唐以百户为里坊村,每里各置正一人。于是奸民无漏网之幸,胥役无苛索之烦。盖以里闬相习之人,察耳目最近之事,动息易知,形踪难掩。而又营汛设其人,墩堡详其制,寺院必有巡,庵观必有察。以杜奸民,以安良善,是在良有司之实力奉行耳。顾弭盗之要,尤在海防。海之风候不齐,则盗之出没靡定。是必遏于远洋而使不常厥居,御于近洋而使不得傍岸。严攻守以绝外来之奸匪,密稽查以靖内地之奸民。锄其暴而诛其奸,务期良莠之不杂。抚其来而散其党,更无虞枝蔓之难图已。夫惩盗于已然,不如弭盗于未然。诚使亲民之吏,于惩创之余,寓董劝之意。民生已厚,犹阜利之,诰诫已谆,犹茂正之。斯相与观感兴起,斯仁摩义,而邪慝自无也。国家仁育义正,易俗移风,生斯世者其孰敢自

外于生成哉？

若此者，鸿交以积富，蚁慕以成风，蟹输以纳赋，鹰逐以惩奸。廓帝纮，信景铄，仁圣之事赅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，天行不息，日进无疆，本励精图治之诚，致累洽重熙之盛。蓬山数典而讲贯弥殷，篛屋承休而化导倍至，天庾告充而益勤储偫，草窃敛迹而更切观惩。于以淳洪畅之德，大茂世之规，上畅九垓，下溯八埏，聿迓天庥，诞膺多祜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道光三十年(1850)庚戌科

状元：陆增祥

策问

制曰：朕诞膺洪祚，寅绍丕基。荷穹昊之佑申，缅祖考之彝训。孜孜求治，日昃不遑。恒思任贤去邪之道，典学稽古之谟，立政宜民之方，敦本善俗之则。冀与中外臣庶，致上理于大同。兹值临轩发策之初，虚衷博采，尔多士其敬听之。

人君之职，在于用人。登选之途宽则贤愚并进，荐剡之路辟则真伪相淆。知人善任，厥惟艰哉！唐李绛谓循其名验以事，所得十七，可取法欤？至如夹袋之储，材馆之录，荐拔既多，能无滥欤？《书》曰：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贤奸之显然者固易辨也。其或貌似朴诚而中藏险诈，外示正直而内蓄诐邪。何以洞烛情伪，俾无所售其欺欤？君子、小人各从其类。若李泌之荐窦参，司马光之举蔡京，又何说也？朕寤寐旁求，命中外大臣各举所知，期得贤能以康

庶事,将使野无遗贤,朝无幸位。程子所云:知言穷理则能察人。斯为浚源之论欤?

唐虞授受不外一中,所以辨危微而致其精一者,本于圣性之自然欤?抑亦有存心养性之圣学欤?禹之告舜曰:安汝止。周公之称文王曰:克宅厥心。与执中之旨同否?《书·说命》言逊敏而推其效于道积厥躬,《诗·敬之》篇言就将而课其实于缉熙光明。固未有不切于身心而可以言学者也。三代以还,史所载留意经术、好学右文之君,代有之矣。乃考其行事,或显与古训相违,岂非舍本逐末,所学未得其要欤?朕惟典谟奥义,孔、孟微言,以之修己治人,若规矩准绳之不可易,欲身体力行以为正位凝命之本。审端致力,宜何从欤?

道揆法守,制治保邦之要务也。宋朱子有言:为治之本,在正心术以立纪纲。夫纪纲不立,而能治安者未之有也。欲振肃而整齐之,厥道何由?礼乐刑政,号为治具。其所以行之者,命令而已。乃淑世牖民之道,兴利除弊之方,诰诫屡颁而奉行不力。是涣号仅为空言,播告只循故事。何由振颓风而心实效欤?《易》曰: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今承平日久,法非不大备也。而怠玩从事,奸弊潜滋。或偏废而不举,或积重而难反,或盐漕河工诸大端,利弊所在,何以策出万全,俾国计民生,两受其益欤?

民风之淳漓,系乎政教。《周书·武成》篇曰:重民五教,君牙之命。亦以敷五典和民则告其臣。盖开创之君,守成之主,未有不以化民成俗为先务者。夫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固有之良,尽人同具,而转移化导之权则操之自上。仁让之风何以兴?嚣凌之习伺以靖?侈靡相高何以防其渐?奇邪相扇何以破其迷?欲使海

内之民还淳返朴，臻道一风同之盛，将何道之从欤？史称韩延寿守颍川，教民略依古礼，不得过法。黄霸班行条教，劝以为善防奸之意，民皆信从。今之守宰，岂遂无其人欤？抑大史视教化为末务，美绩无由上闻，遂相率而趋于刀笔筐箧欤？

多士通经致用，学古入官，且来自民间，见闻亲切。其推之往古，验之当今，悉心敷陈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崇正乃可黜邪，稽古斯能懋学，励俗在于布政，敷教所以兴民。综稽往籍，《书》详旌别之文，《易》系闲存之德，《礼》法颁乎吉月，《诗》篇重以观风。自古帝王，斟元御宇，锡福诚民。以判彰瘅则鸿逵协吉也，以严宥密则燕寝修仪也，以设科条则虎门莅治也，以端整率则象译归诚也。茂矩隆规，罔弗粲然备具。用是勿疑勿贰，庶绩熙焉，式金式玉，百度贞焉，有猷有为，万几理焉，无偏无党，亿姓格焉。所由德媲重华，光昭念典，承诒谋而弼丕基者，恃此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继体守文，建中立极。本大孝以绥猷，霈深仁以育物。固已四门是辟而万世垂型，五典胥惇而兆民于变矣。乃圣怀冲挹，犹切畴咨，冀长治而久安，益持盈而保泰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用贤才，修德业，明治体，正风俗诸大端。臣之愚昧，奚补高深？顾当对扬伊始之时，敬念拜献先资之义。敢不谨陈所见，诵述所闻，以勉效土壤细流之助也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人君之职在于用人，而因讲求夫君子小人之辨。臣案：取士之法莫如登选之途，举人之方孰若荐剡之路。然或其途稍宽，则醇谨之儒固挟其行谊以进，揣摩之士亦投其好尚而来矣。其路大辟，则公正者流固得以材略而显，狙巧之辈亦得以夤缘

而升矣。是非选举之法不得为善,汲引之途不可以开也。程子有言曰:知言穷理,则能察人。诚能体正本清源之论,斯其清也如水之可鉴影,其明也如镜之无遁形,其平也如衡之能称物。而又询诸廷议,采诸舆论,试诸事功,出诸刚断。将《书》所云知人则哲,能官人者不难再见于今矣。唐李绛之说曰:循其名,验其事,所得十七。信不诬也。至如夹袋之储,材馆之选,荐拔既多,其中不无稍滥也。且夫任贤去邪,《禹谟》所载。其贤奸显然者,固不难于立剖。而或貌似朴诚,中藏险诈,外示正直,内蓄诐邪,苟非洞悉其情,必不能不售其欺。若第执各从其类之说以为区别,则亦未为尽善。李泌之荐窦参,司马光之举蔡京,其左证也。甚矣!知人善任之难,而明察之为亟也。皇上诏求贤俊,取人以身,而器使因材擢用,可无拘成格也已。

制策又曰:唐虞授受不外一中,而进论夫切于身心之学。此诚正位凝命之大本也。臣案《书》纪危微,人心道心,所由判此。千古帝王心学之渊源,无过于执中之理也。禹之告舜曰:安汝止。周公之称文王曰:克宅厥心。其意与执中之旨相发明也。且夫古来治法悉本于心法,齐治均平之略即格致诚正之学,而学必身体而力行之,非第为讲论已也。是故《说命》之言曰:惟学逊志,务时敏,而推其效于道积厥躬。《敬之》之诗曰:日就月将,而课其实于缉熙光明。盖未有不切于身心而可以言学者也。若舍其本而逐其末,则虽好古右文,日事于经术,而考其行事,往往与古训相背戾。惟审其端而致其力,以之修己即以之治人,如规矩准绳之不可易。存之为圣功,发之为王道,虽尧舜亦无逾于是矣。圣天子慎修思永,无怠无荒,戒欺求慊之学不已,底于精纯哉!

制策又以道揆法守为制治保邦之要务，欲修治具以整齐严肃，而因论夫兴利除弊之方。此国计民生之所维系也。臣案：宋朱子有言：为治之本，在正心术以立纪纲，纪纲之立安之机也。古今治具，不外礼乐刑政数端。而日久怠生，有诰诫屡颁而奉行不力者矣。视涣号为虚文，目播告为故事。颓风无自而振，实效无自而收。是岂法之不善？特奉法者之玩忽耳。且夫弊不剔则利不兴。而弊之滋也，或偏废而不举，或积重而难返。若盐政，若漕务，若河工，所关为最巨也。盐政之修，必酌其至通之理。使商不亏本，国不绌课，民不被累，则私不缉而自弭，而引亦畅消矣。漕务之修，必持其至平之道。使丁不需索，吏不侵渔，官不贪残，则敛不减而自轻，而困亦日苏矣。河务之惨必立其至明至勤之略。使官不縻费，吏不丛杂，夫不抑勒，则工以久而渐固，而帑亦日盈矣。《易》曰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董生有言曰：琴瑟有不调者，必取而更张之。此类是也。昔日之利皆今日之弊，弊一日不去，则利一日不复。因循者不求其故，苟且者不究其原。利日消，弊日长，大率在此。诚能相机筹画，实力察核，又何废之不可举，而何重之有难返也哉？方今皇上整理庶务，谕令封疆大吏，悉心妥议，有不弊革而利兴哉！

制策又以民风之淳漓系乎政教，而廑求夫转移化导之方。臣案：化民成俗者治天下之先务也。孝、弟、忠、信之心，礼、义、廉、耻之端，虽愚夫愚妇孰不具此天良。而往往有仁让之风不兴于里党，嚣凌之习不靖于闾阎，侈靡相高因其渐而日炽，奇邪相尚溺于迷而莫知者，则非民之无良，而有司不能化之耳。诚使亲民之官存长厚之心，则民必不至于偷薄；泯矜张之气，则民必不至于浮嚣；敦节俭

之风,则民必不至于奢侈;立中正之型,则民必不至于谩妄。而又先之以躬行,劝之以大道,谕之以义,诱之以利,旌扬之以奖其意,鼓舞之以启其机,必无顽梗不率而自外名教者矣。即或有之,亦惟小惩,而大诫之开其自新之路,迪其悔悟之萌,无徒以刑法驱迫为也。刑法驱之,将有日趋于下而不知所返者矣。盖不探其原,其流无自清耳。昔者韩延寿教民略依古礼,不得过法,黄霸颁行条教,劝以为善防奸之意,而民皆信从。今日之民犹是昔日之民也,今之守宰诚能以昔之守宰为法则,亦何至相率于刀笔筐箧也乎!国家渐仁摩义,易俗移风,凡隶蚌幪者敢不争自濯磨也哉!

若此者,凤飞以蔼吉,龙德以正中,象魏以宣猷,鸿钧以甄俗。廓帝纮,信景铄,仁圣之事赅,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天行不息,日进无疆。本励精图治之诚,臻累洽重熙之盛。四目既明而弥思整饬,单心已靖而益切精深,百事具修而更勤敷布,万方群化而愈重道齐。于以淳洪畅之德,大茂世之规,上畅九垓,下溯八埏,聿迓天庥,诞膺多祜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咸丰二年(1852)壬子恩科

状元:章鋆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抚绥宪宇。仰荷昊穹洪贶,祖考诒谋,兢业敕几,日慎一日。勉思检身治心之要,还淳返朴之原,诘戎讲武之猷,足食裕民之制。冀中外臣庶臻郅治之盛轨,致上理于大同。延

揽人才,特开恩榜。兹值临轩发策之始,虚中博采,爰举胪询。尔多士其敬听之。

圣学之要在于主敬存诚。《易·文言》于乾九三言诚,坤六二言敬。程子曰:诚则无不敬。未至于诚则必敬而后诚,而以乾坤分为圣贤之学。昔圣微言,曩哲粹语,其绌绎而切陈之?朱子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,始终不外乎敬。中和位育,极之圣神功化,枢纽不外乎诚。心法治法,一以贯之者,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二书,实括其全能,申明其义欤?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,于诚意、正心之要立为二目,曰崇敬畏,曰戒逸欲,盖云备矣。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,厥旨安在?朕披览前编,服膺圣学。近命儒臣重缮《朱子全书》,用备观省。何以审端用力,辨危微而致精一欤?

夫物力之盛衰系乎民俗之奢俭。而欲民生之厚,尤在上之人有以开其源而节其流。《易》曰: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。《书》曰:慎乃俭德,惟怀永图。节俭之道,非帝王之要务欤?汉文帝以敦朴为天下先,景帝令二千石修职,以伤农事害女红为戒,遂成富庶之业。唐太宗戒盈崇俭,亦致四海丰盈。将上行而下自效欤?抑转移之道亦在于承流宣化者欤?夫士大夫者,庶民之所则效也。乃习俗相沿,渐成侈靡。衣服舆马,竞为美观,冠昏宾祭,动多逾制。果何由移风易俗,使天下回心向道欤?陆贽有言:生物之丰歉由天,用物之多少由人。裁制之术,厥道何由?

古者文德诞敷,不忘武备。诘戎振旅,所以辅化安民也。边防之策,汉唐最详。贾谊、晁错、陆贽之论,昭然具在。至宋则有乡兵、蕃兵,明则有边兵,其制若何?夫兵以训练为先。孙子所谓练士,吴子所谓治军,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中所言手法足法,明王骥所

论练兵之法，其目凡五，能备举欤？自来太平日久，武臣边帅往往故事奉行，不能尽心简阅。役使兵丁，摊扣粮饷，流弊孔多。朕屡降明诏，严饬武备，鼓励戎行。直省督抚提镇，宜何如随时操演，加意稽察，选精锐，汰老羸，简器械，协伍两，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乎？

夫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《周礼》旅师有春颁秋敛之法。廪人掌九谷以待匪颁，遗人掌委积以待施惠，其为储蓄甚备。管仲权有余不足而轻重敛散之，李悝视岁之上中下而贵贱籴粜之，其法亦有合于古欤？厥后耿寿昌之常平仓，长孙平之义仓，朱子之社仓，规制不一，而行之既久，均不能无弊，何欤？京仓为天庾正供，《元史》所载，河西务十四仓、京师二十二仓、通州十三仓，即今制所由昉。自伯颜建海运之议，岁输三百余万石，史称其便。明初海、陆兼运，其后运河成而海运罢。然昔人往往力陈其利，能详举其说欤？出纳之经，盖藏之道，转运之方，果何由而尽善欤？

凡兹四事，慎修以端宸极，崇俭以维世风，肄武以饬边防，储粟以赡民食。敷施凝绩，莫切于斯。尔多士讲求有素，蕴蓄自深。其各摅见闻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敬修所以建极，训俭所以型方，奋武所以防边，藏富所以裕国。综稽往籍，《诗》歌基命之功，《礼》重教中之治，《易》筮行师之利，《书》详纳稆之经。崇规茂矩，粲然具陈。自古帝王，锡极临宸，斟元御宇，莫不本夙夜勤求之念，致天人交应之机。以懔几康则宸修懋焉，以昭制节则世道淳焉，以精简阅则师律贞焉，以广蓄储则民生厚焉。用是执中，勉乎兢业。谨度洽乎敦庞，敌忾奋乎赳桓，阜财征乎丰乐。所由法昭矱矩，泽溥垓埏，迓鸿庥而光骏

业者,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玑衡齐政,玉烛调时,则古圣以同民,体至仁以育物。固已一德聿修而万邦式化,六军皆振而亿秭兴歌矣。乃圣怀冲挹,弥切畴咨,思垂久治之模,不遗迩言之察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之以慎修、崇俭、肄武、储粟诸大政。如臣愚昧,曷足以知体要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拜献先资之义,敢不勉述素所诵习者,本刍荛之一得,以效葵藿之微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圣学之要,在于主敬存诚,而因求审端用力,以辨危微而致精一。此诚存心养性之极则也。臣谨按:《易·文言》于乾九二言诚,坤六二言敬。程子阐明其义,谓诚者天之道,实理自然无妄。故诚则无不敬,而以乾为圣人之学。入道莫如敬,主一无适,则心自存。故必敬而后诚,而以坤为贤人之学。自汉以来,诸儒罕窥此奥。厥后朱子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,始终不外乎敬。中和位育,极之神圣功化,枢纽不外乎诚。究之求慊戒欺,何莫非诚?不显笃恭,何莫非敬?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二书,心法、治法实括其全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,于诚意、正心立为二目,曰崇敬畏,戒逸欲,亦云大备。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,诚以用功于事为之著,不若审察于几微之初尤易为力。夫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皆以慎独为言。《朱子章句》于《大学》慎独曰审其几,《中庸》慎独曰几则已动。是独乃人心念虑初萌之端,善恶诚伪由分之始,甚微而隐。审其几以实为善而去恶,则意自诚。先儒谓一几字,是吃紧为人处。审端用力必始于此,斯所以由敬而诚之要也。皇上服膺圣学,近命儒臣重缮《朱子全书》,用备观省,穷理以致知,返躬以实践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之心传而一贯之矣。

制策又以节俭之道为帝王要务,而因讲求夫议道自己,使天下

移风易俗之故。臣惟节之一言，诚圣人制用丰财之法。汉、唐之始，天下之用常绌矣。文帝、太宗能用财有节，故公私有余，而致天下之富。汉、唐盛时，天下之用常裕矣。武帝、明皇不能节以制度，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贫。陆贽有言：生物之丰歉由天，用物之多少由人。是以裁制之术在乎征敛有其艺，储蓄有其具，费用有其经。人君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，捐珠玉，焚貂锦，远优佞，废苑囿，戒缮修，却贡献。次及大臣，次及百职，莫敢不率矣。夫贵之所尚，贱之所慕，乃往往衣冠舆马竞为美观，冠婚宾祭动多逾制。固习俗之渐染，亦教化之不先也。窃谓国奢示俭，此君子之行，士大夫之责。汉许劭为功曹，同郡袁绍车徒甚盛，入郡界乃以单骑归。魏毛玠为东曹掾，典选举以俭率人。天下皆以廉节自励，虽贵臣舆服不敢过度。唐杨绾为相，崇俭朴而人心自化。郭子仪、黎干等音乐驺从皆为减损。此则禁郑人之汰侈奚待于三年，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。修之身，行之家，示之国。盖转移之道，亦在承流宣化者矣。皇上崇俭黜奢，复刊简明规条，颁示中外，不已家喻而户晓乎！

制策又以文德诞敷，不忘武备，而欲严饬戎行，尽心简阅。此尤诘兵禁暴之要务也。臣考三代之隆，即民为兵，因农隙以讲武。春秋时已离兵、民为二，汉初南北军内外相维，武帝时番上变为长屯，光武时长屯变为远征，兵法以坏。唐置府兵最为近古。后一变为矿骑，再变为方镇之兵，而疆藩遂不可制。宋之兵制有三：选于户籍或应募训练以防守曰乡兵。又有蕃兵，塞上部落固结以为藩篱。其余则曰禁军、曰厢军。明之边兵即汉募民，实塞旧制。有事则命将镇之，既撤则军归卫，将归第焉。夫兵不练，则冗而不可用。使非平日汰其老弱，厚其粮饷，重其赏罚，而欲藉以张虚数，此司马

公所谓于民有世世之害，于国无分毫之利也。故孙子曰：法令孰行，士卒孰练，吾以知胜负。吴子有《治兵》《励士》诸篇。李卫公问对有言手法、足法。明王骥练兵之法有练胆、练技、练阵、练地、练时诸目，皆可谓深切而著明者已。皇上屡谕直省，随时操演，加意稽察，何难一兵收一兵之用哉！

制策又以食为民天，而筹及出纳之经，盖藏之道，转运之方。臣思议积储者，管、贾而外，莫善于李悝之平粜。大饥发大熟所敛，中饥发中熟所敛，有合于古。后常平、义、社诸仓，皆师其意而略变之。久则弊生者，创始之人以实心行良法，继起之人以良法济私心也。京仓为天庾正供。自古运道有三：曰陆，曰河，曰海。河漕视陆运费省什三、四，海运视陆运费省什七、八，视河运费省什五、六。秦创海运，唐偶行之。元始用以足国，明初用而旋罢。成化中，邱浚请与河运并行。万一漕渠失利，此不来而彼来，乃思患豫防之计。隆庆末，王宗沐亦谓海运有十二利，因具疏三说以进曰：天下大势一，都燕专势二，目前急势三。盖以佐河运之缺，计无便于此者。况近年民困于丁，丁困于河，东南之力几竭。运费增则民力困，运费减则民力纾。亦通其变，使民不倦之道也。至于出纳盖藏，不能无弊。得人而整饬之，弊当渐除耳。皇上慎重仓储，兼资海运，粮艘畅行，足征有备无患之实效也。

若此者，端本以善则，敦俗以还淳，振旅以诘戎，赡民以积粟。扇巍巍，显翼翼，仁圣之事赅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，治益求治，新又日新。勘毖已殷而愈严屋漏，浮华已黜而更守茅茨，操防已肃而犹念边陲，储峙已供而弥筹饩廪。斋栗之容著焉，撙节之礼明焉，干城之材蔚焉，转漕之利通焉。由是蔼洽熙春，欢胪函夏，

以迓蕃禧而庆多祜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咸丰三年(1853)癸丑科

状元：孙如仅

策问

制曰：朕履位以来，三载于兹矣。仰荷昊苍眷佑，列圣垂庥。敕命时几，兢兢业业。恒思重道崇儒之治，诘戎禁暴之模，地舆险易之形，泉府流通之法。冀与中外臣工致上理于大同，登斯民于仁寿。兹当临轩策访之时，虚衷博采。尔士其敬听之。

周制立学，天子辟雍，或取字义，或象物形，诸家之说可胪陈欤？有文王之辟雍，有武王之辟雍。或为宫，或为西雍，何以称焉？辟池之名见于何书？或以辟雍为乐名，其说何本？清庙、太庙、明堂、太学、辟雍，殊事异名，果一地欤？神道清静，祭于斯，朝于期，射于斯，飨于斯，毋乃杂欤？四代之学，方隅奚若？壅水四周，广袤奚若？水或为旋，桥若为制，皆有据欤？夫虞廷有教胄之训，《周官》重成均之职。化民成俗，实基于此。朕躬临辟雍，讲学典礼，非徒侈三雍之上仪，修汉、唐之故事也，亦惟期与多士研求格致诚正之功，以臻修齐治平之效耳。

我国家以骑射成天下。八旗、绿营星罗棋布，有事则扫除，无事则镇抚，兵力不可谓不厚矣。而蚁屯蜂聚，弄兵潢池者，尚稽荡灭，则不练之过也。兵法之最古者，当以《孙子》《吴子》《司马法》为本。大抵生聚教训之术，权谋运用之宜，能言其大略欤？其著有

明效者，当以有明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一书为切于实用。所称一练伍法，二练胆气，三练耳目，四练手足，五练营阵，六练将者，能阐其义欤？夫足兵必先足食。国家岁有常供，征发频仍，则度支不给。开矿、行钞亦补救之急务。必如之何而利可兴弊可弭，征兵千里，士饱马腾也？

今江南之金陵、姑苏、维扬、皖水，皆《禹贡》扬州之域。稽之天文，在斗牛女分野星纪之次。自两汉、三国、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元、明之建置沿革，可扬榷而陈之欤？左太冲《吴都赋》所称，包括于越，跨蹑蛮荆。嶔崟乎数州之间，灌注乎天下之半者，能推阐言之欤？其间人民殷阜，良莠不齐，物产丰盈，转输攸赖。而防江、防河、防淮、防海，洪波沿袤，何以扼其要？港汊纷歧，何以杜其奸？平时何以绥靖？临事何以折冲？古今异时，山川异势，水陆异宜，攻守异形，防剿异用，非讲求于平日，其何以投鞭断流，使江左、江右亿万苍生，得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也？

秦并天下，币为二等，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不为币。孝武始造白金三品，寻废不行。是上下通行之货，壹皆以钱，未尝用银。唐时有禁断采银之诏，度支岁计有粟、布、绢、棉及钱，而无银。惟诸州土贡自百两至二十两不等，不为币也。以银为币，始于何时？行于何地？铸银之式，轻重不同，所直亦异。厥后银日贵，钱日贱，民间但以银论价市易，能详其源流迁变欤？论钱法者，若贾谊，若孔觊，若陆贽，能述其梗概欤？我朝府事交修，户、工二部设宝源、宝泉两局。近复因臣工奏请铸大钱以剂食货之用。果何如而权衡轻重，各得其宜，俾国用饶而民用赡乎？

夫兴人才以讲学，奋武卫以诘奸，审地利以设防，阜民财以裕

国,皆经邦之要道,立政之宏模也。多士学古入官,通知时事。以敷奏为明试,毋泛毋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建学所以明伦,整军在于经武,设险斯能守国,阜财乃可足民。上稽往籍,《易》言讲习之功,《诗》美干城之选,《礼》载广轮之数,《书》详食货之经。自古帝王,锡极临宸,斟元御宇。以与人文则鸿都向化也,以扬士气则虎幄宣威也,以安边圉则驿路销尘也,以裕国储则蚨飞适用也。用是学礼学乐四术崇焉,止伐止齐七德备焉,无党无偏九围式焉,职金职币百货充焉。茂矩隆规,罔不粲然具备。所由庞褫桄被,醲化芸敷,廓帝纮而恢皇纲者,恃此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懋昭文德,丕振武功。因地势以制宜,厚民生以利用。固已教孚观听而律叶师贞,德载坤舆而财臻丰裕矣。乃圣怀冲挹,弥切畴咨,念蓂菲而听卑,询刍荛而察迩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兴学校、诘兵戎、度舆图、通泉布诸大政。臣之愚昧,奚足以仰赞高深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拜献先资之义,敢不勉述平素之所诵习者,用效葵藿之微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虞廷有教胄之训,《周官》重成均之职,而因念化民成俗实基于学。此诚重道崇儒之至意也。臣谨按:成周立学,天子曰辟雍。《王制》郑《注》曰:辟,明也。雍,和也。所以明和天下,此以义言者也。《灵台诗传》曰:水旋如璧,以节观者。此以形言者也。至于于乐辟雍则为文王之学,镐京辟雍则为武王之学。《思齐》雍雍在宫。《笺》云:辟雍宫振鹭于彼西雍。《注》以雍为泽,习射泽宫,其地即辟池。苏氏引庄周之说,辟雍又为文王乐名。蔡邕《月令》论曰:取其宗庙之清貌曰清庙,取其正室之貌曰太庙,

取其堂曰明堂,取其四门之学曰太学,取其周水圆如璧曰辟雍,合朝飨射学与祭皆在一堂。其于神道清静之义,毋亦未之思欤?周立四学。陈氏《礼书》谓:辟雍即成均,其位居中。左为东序,右为瞽宗,虞庠在国之西郊。其说视陆氏《礼象》、许氏《通考》为优。辟雍之水四周于外,广二十四丈,聚集其中者穆然见辟雍、海流之意焉。皇上躬临讲学,加惠上林,自格致以及治平,其理一贯之矣。

制策又以为政之道在于足兵足食,而因筹训练之法、储积之方。此诚慎重周详之至意也。臣谨按:《孙子》十三篇,由《始计》以至《用间》。《吴子》六篇,由《图国》以至《励士》。《司马法》五篇,由《仁本》以至《用众》。所云生聚教训之法,权谋运用之方,后世言兵者咸祖焉。而其精于训练、切于实用者,莫如戚氏之书。一练伍法。贵贱相维,十二人为一队;长短相救,亿万众为一心。二练胆气。功过必稽,明赏罚则化怯为勇;节制有定,遵纪律则转弱为强。三练耳目。进退分合,惟以旗鼓为衡;高下疾徐,必以号令为准。四练手足。艺精则力壮,以实而不以文;将勇则兵强,有传而后有习。五练营阵。营则兼车骑之长,合步兵而列队;阵则遵鸳鸯之式,选牌长以折冲。六练将。正一心则爱国保民,死生可置之度外;通三略则运筹决策,胜负早定于掌中。《纪效新书》《练兵纪实》,详哉言之矣。至于行师之要,尤以筹饷为先。开矿本权时之计。欲侵蚀悉除,则煎炼之数必核。非经理得人,则蠹吏奸商相为欺伪。非稽查得实,则银苗、沙穴难以搜寻。取天地自有之财,助军国必须之用,则矿地之采访宜慎也。行钞亦济世之谋。私造禁以明刑,缗烂许其更换。恐胥吏之有克扣,则收放之需索必惩。虑商贾之难通行,则出纳之持平必准。化无用为有用,本至公为至

平,则钞法之流通必远也。皇上则饬戎行,兵精饷足。从此肤公立奏,爪士凯旋,岂不懿欤!

制策又以江南之金陵、姑苏、维扬、皖水皆《禹贡》扬州之域,而因询其形势之险要。此尤轸念东南之德意也。臣考扬州分野,在斗牛女星纪之次。自两汉迄三国,久传长江天堑。六朝相承,立国江表。隋进兵钟山而战功成,唐设镇广陵而国赋裕。行密袭东吴之号,李昇开南唐之基。迨至宋之曹彬,元之伯颜,皆以善取江南称名将。明祖起兵濠泗,定鼎金陵,实由将相得人,非独资乎地利也。顾论江南之地形,亦关天下之火势。左太冲《吴都赋》所称,包括跨蹑之区,嵌崟灌注之势,诚得东南之大概矣。人文财赋甲于天下,虽良莠间有不齐,而忠义多知自励。以顺讨逆,以仁诛暴,以众击寡,金陵之地,四面受敌,扼其咽喉,拊其肩背,绝其饷道,断其救援,散其党与,遏其奔窜。防江则瓜步其要也,防河则滁凤其要也,防淮则维扬其要也,防海则圌山关、鹅鼻嘴其要也。识兵机必知地理,斯攻守、防剿悉得其宜矣。皇上救民伐罪,江左、江右亿万群生,何难出水火而登衽席哉!

制策又以财货之用,必使权衡轻重,各得其宜,然后国用饶而民用赡。臣谨稽秦并天下,币为二等,而银不为币。汉始造白金三品,寻废不行。是上下通行之货,壹皆以钱,未尝用银。唐宪宗有禁断采银之诏。其时岁计所入,有粟、布、绢、棉及钱,而无银。惟诸州土贡有银,然仍不以为币。唐季之行银币,始于交广之地。至宋景佑年,诏诸路岁输缗钱,闽广易之以银,此以银代钱之始。迄乎金、元,银日贵而钱日贱,盖由民之输于官者皆用银,故银积重也。古之论钱法者,汉文帝陈盗铸之禁,贾谊上书切谏。北齐孔觊

请铸五铢,使诸州市铜。唐陆贽云: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,请广开采,严铜禁。其言皆有益于钱法。周景王铸大钱以便民,蜀刘巴铸大钱以富国。诚以鼓铸之工费易于稽核,市易之价值便于流行,利国利民,古人自有成效。或疑私铸难禁,不如官收铜器,铜少则价贵,私铸者无所利而自止矣。我朝户工二部,设宝源、宝泉两局,藉以剂食货之用,诚美法也。

若此者,讲学以崇儒,诘戎以奋武,披图以度地,开源以节流。畅九垓,溯八埏,仁圣之事赅,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天行不息,日进无疆。人才已振更乐育夫胶庠,纪律已明益讲求夫武备,地舆已拓弥巩固夫苞桑,钱币已充复流通夫泉布。由是校序兴其贤能,干戈扬其威武,山川握其图籍,府库裕其货财,上以祇迓蕃禧,下以永绥多祜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咸丰九年(1859)己未科

状元:孙家鼐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诞膺洪祚。荷上苍之申佑,承列圣之诒谋。劼毖深宫,日慎一日。勉思传心典学之谟,课吏训诚之治,励品崇儒之要,诘戎讲武之经。冀与中外臣工,臻上理于大同,登斯民于衽席。兹当临轩发策,博采周咨。尔多士其敬听之。

圣学之原在于存诚主敬,唐虞传心尚矣。所谓危微者何辨?精一者何解?执中者何在?禹曰:安止几康。汤曰:圣敬日跻。而

即继之曰:丕应徯志。曰:式于九围。能申明其义欤?文王克厥宅心,武王不泄不忘,其道本无异同。见诸《诗》《书》者孰切?成康以后,历汉、唐、宋,迄于元、明,英君谊辟,岂无一言一行与唐虞三代相符合者,能指其实欤?朱子谓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,始终不外乎敬,中和位育极之圣神功化,枢纽不外乎诚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二目。明邱浚复补以审几微一节。心法即治法之原也。昔圣微言,曩哲粹语,有可与经传相发明者,其绌绎而细陈之。

唐虞官人首言载采,成周分职重戒惟勤,八法、八成、六叙、六计,载在《周官》。能晰言之欤?汉史言:综核名实,吏称其职。然上求实效而下务虚名,徒以拘守绳墨为慎,以奉行条律为勤,岂董正治官之本意欤?夫询在事,考在言。而克知三有宅,灼见三有俊,则皆课之于心意者,事与言固必矢以一诚,而后足称忠荩欤?汉扬雄著二十五《官箴》,马融著《忠经》,宋真德秀著《政经》,其言亦有可采者欤?朕权衡黜陟,一秉至公。上以诚待下,则下当以诚事上。内外大小臣工,岂徒以奉令承教,遂为无忝厥职欤?

士也者,民之坊也。董仲舒曰: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。列士林者,非以砥厉廉隅为本务乎?古者宾兴贤能。郑《注》谓兴贤若今兴孝廉,兴能若今举茂才。汉法取士,犹为近古。故其时吏有循良之目,民鲜偷薄之风。至唐乃有明经、进士等科,禄利之途既开,徼幸之心斯起。宋太宗谓科级之设以待士流,岂容走吏冒进,窃取功名。言之何笃切欤!夫为士而尚有亏儒行,他日服官,其能恪守官箴乎?察行既起别居之谣,考文又蹈虚车之诮。果何术而能使士行克教、人才蔚起乎?

兵所以威天下，实所以安天下，整军经武所以保大定功也。三代以后，兵民初分。汉置材官于郡国，而京师有南北军屯。唐初设府兵，一变而为矿骑，再变而为方镇。宋兵有禁、厢、蕃、乡之目，元立五卫，明设京兵、边兵，其制孰为尽善？至于训练之法，汉有都肄，唐有讲武，宋有大阅。明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一书，为切于实用。所称一练伍法，二练胆气，三练耳目，四练手足，五练营阵，六练将者，能阐其义欤？夫一兵必期得一兵之用。其何以选精锐、汰老弱、简器械、申纪律，使三军之士皆足以借干城之选而迅奏肤功哉？

凡兹四事，迪德以端宸极，课绩以励官箴，植品以正儒修，整师以肃戎政。经邦要道，莫切于斯。尔多士拜献先资，毋泛毋隐。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建极者敛福之原，知人者安民之本，学古者入官之要，整军者制胜之资。载稽往籍，《易》占进德，《书》纪奋庸，《礼》重上贤，《诗》歌振旅。古帝王握镜临宸，执枢斟化。以勤念典则逊敏昭也，以励赞襄则明良会也，以宏乐育则陶淑周也，以诘戎兵则承平奏也。莫不本宵旰勤劳之实，以握天人交应之符。用是无怠无荒，圣功裕焉，若时若采，庶绩熙焉，灼知灼见，英才奋焉，有严有翼，军政修焉。渊乎铄哉！所由萝图席瑞，松栋延禧，颂咸登而跻仁寿者，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道昭矱矩，治肃堂帘。隆雅化以作新，播威声于挞伐。固已三无敬奉而一德交孚，八恺偕升而六师允饬矣。乃圣怀冲挹，蒭荛无遗，深惟久治之规，弥切迩言之察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以修己、用人、举贤、肄武诸大端。臣之愚昧，何足以赞高深？顾念泰山峻极，不辞土壤之微，沧海渊深，尚纳涓流之

细。敢不勉就平日所诵习者，以效先资之拜献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圣学之原在于存诚主敬，因备及夫唐虞三代心法之传。此诚继天立极之隆轨也。臣案：尧舜传心，皆言允执而危微精一，命禹加详。盖以人生于形气之私，危殆而不安；道心原于性命之正，微妙而难见。必察之以精，守之以一，而后执中之治以成。然精一之功，统于诚敬。尧之文思安安，而冠以钦明，钦即敬也。舜之浚哲文明，而归于允塞，塞即诚也。文命敷四海而祇承于帝，早括《禹谟》。帝命式九围而圣敬日跻，足赅《汤颂》。四诗首及文王，实贯以缉熙敬止。九畴访于武王，莫要于皇极居中。以至成曰敬之，康曰敬忌，虽安勉不同，考之《诗》《书》，若合符节。三代而下，若汉光武之通《尚书》，唐太宗之撰《帝范》，宋理宗之掣《道统赞》，元仁宗、明孝宗之留心《大学衍义》，尤为好古。朱子以《大学》始终不外乎敬，《中庸》枢纽不外乎诚，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以诚正为二目，明邱浚复补以《审几微》一节。存养之功，完天理之本体，省察之力，遏人欲于将萌，所以发明圣学者至矣。皇上宥密殚心，时几敕命，所以醇洪畅之德而丰茂世之规也。

制策又以权衡黜陟一秉至公，因详求夫询事考言之法。此诚董正治官之至意也。臣案：唐虞官人，成周分职，其世虽异，其道则同。八法治官府，即《虞书》之六府允治也。八成经邦治，即《虞书》之百工允厘也。六叙正群吏，六计弊群吏，即《虞书》之百揆时叙，三德日宣也。古来圣主贤臣千载一遇，朝廷正而百官正，岂以苛察为明哉？亦相待以诚而已。自后世务为文法，以拘守绳墨为慎，以奉行条律为勤。若汉宣帝好尚刑名，综核名实，虽一时吏治之盛，如黄霸治颍川，龚遂治渤海，赵广汉治京兆，尹翁归治扶风，皆能各

称其职。然而群邪未去，卒至诛戮韩、杨、赵，盖诸贤择术不审，功过相半，吕祖谦论之详矣。汉扬雄二十五《官箴》偕《法言》并著，马融十八章《忠经》仿《孝经》而成。宋真德秀采缉经史为《政经》一卷，与《心经》表里。以雄之仕新莽，融之诬李固，视德秀人品悬殊，然其言皆有可采。要之元首股肱，联为一体，上以诚待下，下当以诚事上，非可徒求之奉令承教间也。皇上恭己垂裳，抚辰凝绩，大小臣工孰不谨官常以襄郅治哉！

制策又以士者民之坊，当以砥厉廉隅为本务，而因综论夫取士之法，以期拔擢真才。臣案：《周礼·大司徒》以三物教民而宾兴之，乡大夫考其德行道艺，而献贤能之书。由是论定后官，俊乂升焉。盖教之于未用之先，始用之于既教之后，是以人才盛而吏治隆也。至汉文帝始举孝廉，武帝始举茂才，其后又定辟召之法，与科举并行，犹有乡举里选遗意。唐之取士，其科有六。惟明经、进十二科独盛。利禄之途既开，徼幸之心斯起，不逮两汉远甚。宋初设制举科，真宗增为六科，仁宗增为十科。后司马光请立十科，朱子请立七科，皆建议未行。宋之得人以进士为最。其由策论、诗赋登第为名臣者，不可胜数。善夫！宋太宗之言曰：科举所以待士，非可容走吏冒进窃取功名也。夫儒行有亏，未有能官箴恪守者。自选举变而为辟召，辟召变而为诗赋，别居之谣，虚车之诮，积习相沿，议者遂欲复成周之法。不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，知人之道在于责实。诚使道德一而学校修，黜陟明而官方叙，即谓科举之法与成周比隆可也。圣世辟门吁俊，稽古右文，运大钧而开元模，固已教思广被矣。

制策又以兵所以威天下，实所以安天下，而因论夫整军经武、

保大定功之制。臣案:古者寓兵于农,三代以后兵民初分。汉置材官于郡国,而京师有南北军之屯,犹有井田遗意。唐分天下为十道,始置府兵。无事则督以力耕,不烦召募,与汉制同,最为近古。其后改为召募,名曰矿骑,而府兵之法坏。其后京师徒有虚额,强兵悍将分布天下,而方镇之势成。宋惩藩镇之失,制兵之目有四:宿卫曰禁兵,州镇曰厢兵,内属部落曰蕃兵,士民应募曰乡兵。无事而食,其费甚巨。元立五卫以总宿卫,明立京兵以卫京城,边兵以卫各边。其后军政不修,兵皆不振。此历代兵制,所以不及两汉也。然兵制盛衰,视乎训练之勤惰。若汉之都肄,唐之讲武,宋之近郊大阅,立法之密同,玩法之弊亦同。惟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一书,练伍、练胆、练耳目、练手足、练营阵、练将诸法,行之无弊。诚使命将得人,精锐选而老弱汰,器械简而纪律申,有使臂使指之形,有同泽、同袍之志。师中协吉,元老壮猷。于以展鹰扬之才,奋虎贲之勇,何难迅奏肤公哉!圣朝文德诞敷,武功震叠,天威雷奋,露布风驰,洵绥怀盛绩也。

若此者,本身以作其则,考绩以亮其功,劝学以储其才,教战以娴其律,仁圣之事既赅,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天行不息,日进无疆。本励精图治之诚,臻锡羡延洪之庆。性量已纯而更深兢业,官常已懋而更示激扬,胶库已盛而更树风声,韬略已颁而更精简阅。于以迓鸿庥扬骏烈,星辉云烂,赓复旦之光华,镜清砥平,巩无疆之宝祚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同治元年(1862)壬戌科

状元:徐郙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抚临寰宇。渥荷上穹洪贶,仰承列圣诒谋。肆予冲人,勤求治道。上思以副两宫之训迪,下思以复四海之承平。惟几惟康,罔敢暇逸。深念典学传心之道,用人行政之经,理学各有源流,卒伍期于训练,攸关治忽,宜切讲求。当此临轩发策之初,悉心咨访,尔多士其敬听朕命。

帝王授受心法,以尧、舜执中之言为始。而太公言黄帝、颛顼之道皆在《丹书》,因述敬胜、义胜之旨。是则《虞书》之辨人心道心者,固亦有所本欤?孔子于《易》坤卦文言曰:敬以直内,义以方外。说者谓为发明丹书之旨。能阐其理蕴欤?宋项安世谓尧之兢兢,舜之业业,禹之孜孜,汤之栗栗,文王之翼翼,为百圣相传之心法。审端致力,宜何从欤?三代以后,如汉文帝、唐太宗诚令主也。其修己治人之术,亦有合于古圣之心传欤?夫必切于身心,而后可以言学。章句训诂抑末也。将欲求修齐治平之本,其道安在?

君人者,勤于求贤,而逸于得人。自古帝王之图治,未有不以用人为急务者。顾循资格则奇材不见,凭保举则实行难征。宋儒司马光言孔门以"四科"取士,汉室以"数路"得人。若指瑕掩善,则朝无可用之人。苟随器授任,则世无可弃之士。而欲乞朝廷设十科以举士,其法果尽善欤?所区分名类,固足以尽人才而无遗贤欤?荀子言有治人无治法。其谓政必待人而行欤?朱子言为治之

本,在正心术以立纪纲,此诚正本清源之论也。方今盗贼未平,东南尤甚。将安民于衽席而出诸水火之中,发号施令,何者为先?除暴胜残,何者为切?董仲舒云:为政不行,甚者必改而更易之,乃可理也。将何术而施行悉当欤?

汉儒之学见《儒林传》者,师弟渊源具有可征。至宋儒则研精心性,不必皆有师传。然周子闻道最早,而朱子谓是陆诜所授。程子之学,得自六经,而其始实受业于周子。朱子集诸子之大成,而从李侗游为最久。溯厥师承,莫不各有所自,能详述之欤?濂、洛、关、闽,其学皆出于一源。惟象山陆氏谓伊川之言与孔孟不类。又以朱子之教,人为支离,后遂分为两途,明薛瑄以程、朱为道学正派,而王守仁则专宗陆氏。能辨其得失欤?学成所以致用。宋儒惟尧夫邵氏绝意仕进,其余或仕中朝,或领剧邑。而陆九龄之居乡御寇,王守仁之屡平寇乱,则又文武兼备者。岂宗派有殊,而体用遂有异欤?

诘戎之道,教戒为先。振旅芟舍,成周之制尚已。至汉时京师州郡皆立教试之法。唐代三时劝农,一时讲武,其治皆近于古。明王骥论练兵之法有五,戚继光论练法有六,能详举其法而阐论之欤?夫兵欲用其力,当结其心,欲振其威,当齐以礼。必先娴坐作进退之节,而后可收克敌致果之功。我朝以弧矢威天下,八旗、绿营之兵布列中外。固斟酌唐之府兵,宋之蕃兵、厢兵,而定其制。乃数年以来潢池窃发,尚未荡平。或将帅未得其人,抑教练有未精欤?

凡厥四端,稽古以懋修,遴贤以佐治,传薪以维道,讲武以经邦,内圣外王之事于兹备矣。尔多士研求有素,其各陈谠论。

毋隐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执中者建极之基,选士者绥猷之本,修道者崇儒之要,振旅者经武之谟。综观往牒,《诗》咏缉熙,《书》歌喜起,《易》重闲存之训,《传》详搜阅之文。自古帝王,握镜临宸,膺图御宇。以勤位育则精一宏昭,以饬纪纲则俊髦灼见,以端学术则辨析维精,以壮声灵则筹防尤密。悉本夙夜勤求之念,以握天人交应之符。用是玉金式度帝学宏焉,舟楫程功名材萃焉,苞符阐秘至理昭焉,旄钺巡师军威振焉。所由弥纶宙合,蒸被垓埏,迓蕃禧而膺多祜者,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斟元肇治,执契平衡。配道义以中和,寓怀柔于震垒。固已心传丕绍而翼赞咸孚,性理胥融而肤功迭奏矣。乃圣怀冲挹,弥切畴咨,体至善之无遗,冀迩言之可察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阐心法、简人材、辨儒修、讲武事诸大政。如臣椿昧,何足以仰赞高深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敷奏以言之义,敢不勉述素所肄习者,以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帝王授受心法,以尧舜执中之言为始,而因进求夫修己治人之术。此诚致治之先务也。臣谨案,《禹谟》执中之言,尧舜相为授受。上以继黄帝、颛顼,下以开千圣百王。是故太公为武王陈《丹书》,言黄帝颛顼之道皆在于斯,因述敬胜义胜之旨。则虞廷之辨人心惟危、道心惟微者,固已有所仿矣。夫皇古之治,胥奉于道。道以性为符,性又以心为宰。中者道之的,实敬者中之衡。主敬存诚,心所为於穆不已也。立中生正,道所为化育靡穷也。迨孔子合内圣、外王之学,一以贯之。赞《易》而至坤卦、《文言》,探《丹书》之精蕴,曰:敬以直内,则体以密而常贞。曰:义以方

外,则用以周而胥达。继之曰:直方大,不习无不利。则不疑其所行也。大抵审端致力,敬义兼资,修己治人,直方尤要。而尧之兢兢,舜之业业,禹之孜孜,汤之栗栗,文之翼翼,罔不居宅中焉。汉文慈惠恭俭,比迹成康。迄今读其诏令,犹想见抑然自下之意,诚令主也。若唐太宗则驾驭之略有余,修齐之德不足,圣王心法去之远矣。至于章句、训诂之流,更何足论哉!皇上御极之初,首崇典学,不难探敬义之原,以绍唐虞之盛也。

制策又以君人者勤于求贤而逸于得人,固于发号施令之端,求除暴胜残之术。此诚行政之大纲也。臣窃观古昔帝王莫不以知人善任为先务,而其用之也,有其难其慎之思。盖专循资格则闲冗卑弃,而奇材转虑不彰,徒凭保举则冕笏不澄,而实行每虞难核。是以循虚器者非应物之具,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机。此登明选公所由难也。宋儒司马光言,孔门以"四科"取士,汉室以"数路"得人。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,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。因即原本此意,乞朝廷设十科以举士。曰行义纯固,曰节操方正,曰知勇过人,曰公正聪明,曰经术精通,曰学问该博,曰文章典丽,曰善所讼狱,曰善治财赋,曰练习法令。盖宽其格以求士则野无遗贤,核其实于当官则朝无幸位。不然而滥竽充位,覆悚贻讥,虽治具毕张,徒为故事之奉行而已。有治人无治法,荀子之言深可味也。若由治人治法而溯其本原,则朱子所谓正心术以立纪纲者尤为切要矣。董子曰:为政不行,甚者必改而更易之。夫更非纷更之谓也。有恪恭震动之意,而人心为之一新,有骏肃严厉之风,而积弊为之一变。由是而发号施令,除暴胜残,可收其实效焉。皇上轸念民依,勤求治理,将见贤才日进,而海宇咸庆义安矣。

制策又以心性之学盛于宋儒，因即溯其源流，以求体用兼赅之效。此阐明圣教之盛心也。臣惟汉儒之学，见《儒林传》者渊源具有可征。古无道学之名，判儒林与道学，《宋史》之创例，所以推崇宋儒，别于汉儒之经术也。周子师事陆诜，闻道最早。二程同受业于周子。明道所著《定性书》，阐圣学之秘，与《太极图说》相表里。杨时以师礼见明道，相得甚欢。后事伊川愈恭，一传而罗从彦之潜思力行，再传而李侗之充养完粹，又再传而朱子出，遂集诸子之大成，濂洛关闽其源一也。惟象山陆氏谓伊川之言与孔孟不类，又以朱子教人为支离，而后世遂有朱、陆异同之辨。明薛瑄以程、朱为道学正派，而王守仁则专宗陆氏。由是理学之中又分朱、陆两途。究之象山鹅湖义利之辨，朱子未尝不为心折。若以学成致用而论，陆氏固尝居乡御寇，王守仁江右粤西战功尤著，而程子、朱子致君泽民，其展布亦章章可考，未有空谈心性而无所表见者，亦足征体用之一源已。皇上聪明天亶，特简儒臣讲求正学，理学之隆固超越千古矣。

制策又以诘戎之道教戒为先，而因求教练之法。此安民和人之要图也。臣谨考成周之制，中春蒐而振旅，中夏苗而茇舍，中秋狝而治兵，中冬狩而大阅。四时教战，三年大较。养天下奇杰之气于礼义之中，法诚尚已。汉制秋后郊礼毕，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，此京师教试法也。郡国材官骑士，八月太守、都尉、令长、丞相、尉会都，试课殿最，此州郡教试法也。唐府兵之制，三时劝农，一时讲武。其训练之法，犹为近古。夫兵贵乎精，当先训练。明王骥论练法有五：练胆、练技、练阵、练地、练时。有此五练而行之以信，恤之以仁，庶几人人思奋矣。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所称：一练伍法，二练

胆气,三练耳目,四练手足,五练营阵,六练将,亦可为法之善者。盖欲用其力,当结其心,欲振其威,当齐以礼。必先娴坐作进退之节,而后可收克敌致果之功。又何患潢池窃发欤?圣世棱威远播,神武聿昭,岂前代之成规所得而相提并论哉?

若此者,稽古以懋修,求贤以辅治,传道以立教,肄武以卫邦。汪汪乎丕天之大律,震古铄今,莫之与京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治益求治,新又日新。本钦明睿哲之谟,臻文武圣神之盛。知仁已裕而犹毖就将,桢干已储而更殷简拔,问学已道而益懋性功,战守已娴而弥严肄习。审保泰持盈之术,贞励精图治之思。扇巍巍,显翼翼,体尧蹈舜,甄殷陶周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同治二年(1863)癸亥恩科

状元:翁曾源

策问

制曰:朕以冲龄,诞膺宝祚。黩荷上苍垂佑,仰承列圣诒谋。业业兢兢,勤求治理。上思副两宫之教育,下期措四海于乂安。宵旰图维,罔敢暇逸。深念典学传心之要,求贤佐治之方,去奢崇俭之规,察吏安民之术。经邦要道,莫重于斯。今当临轩发策,博访周咨,尔多士其敬听朕命。

二帝、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,而《尧典》以钦始,《益稷》以钦终。其与执中之理,可互相发明欤?《尚书》而外,诸经之旨,何者可以相通?《大学》一篇分列八条目,当以何者为之贯通?《中庸》一书

分列三达德，当以何者为之枢纽？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，何以略治平不言？明邱浚补之，为目凡十有二，其立意颇可贯通欤？昔人谓帝王之学异于儒生，所以不同者安在？将空语精微，而不求诸实事欤？抑博观约取，而得其要领欤？如汉之董仲舒、匡衡，宋之程颐、胡安国、朱熹，皆宿儒硕学，多所阐发者也。何者为审端致力之首欤？

得贤才而治天下者，帝王之要道也。古者用人之权秉于天子，若《尚书》之有选部，始于何时？以选部为吏部，起于何代？唐制有试法，有集法。既察其身言，复察其书判，此试法也。裴光庭何以作循资格以矫之？集之于十月，选毕于三月，此集法也。陆贽何以立计阙例以救之？然则二者固皆不能无弊欤？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。故汉分四科，宋立六科，司马光又乞设十科，至详且备已。然人才果可尽取而无遗欤？且所取者，果综核名实而无矫伪欤？今将使魁奇倜傥之士不逾乎范围，恂谨廉洁之儒不拘乎绳尺，其道何由？

《书》曰：慎乃俭德，诚以俭德之共也。尧不以土阶为陋，而舜怵戒于涂槀，禹卑宫，文王卑服，尚已。嗣是衣弋绨，罢露台，集书囊为帷。往迹流传，盛德不犹可溯欤？古人臣励羔羊素丝之操，如赵抃守成都，一琴一鹤，程杞令盐城，一马一仆。其高洁清标，非臣下所当矜式欤？夫镂簋朱绂，玉缨琼弁，自昔所讥。乃积习相沿，敝化奢丽，以致不能养廉。《蟋蟀》《山枢》，民风近古。今则服食器用务为美观，闾阎不免逾礼。将以黜华崇实之意训迪臣民，何由而使风气日臻朴茂欤？

与吾民相亲者，守令也。汉史《循吏传》纪守相甚备，而令长则

阙如。其故何欤？夫天下郡邑至众也。郡守之贤否，监司且难人人悉。县数倍于郡，令数倍于守，如何而后能督察之欤？县令得人，则赋敛均，徭役平，诉讼简，吾民得遂其所安。顾由儒术者多迂而弛事，由整流者或奸而弄法，其余蠹政厉民不可枚举。欲整齐而磨厉之，何道之从？大吏者，所以纠察守令，为天子进贤退不肖者也。乃或所荐剡者以才能出众为先，而留意教化者遭沈滞；所称赏者以赋税先登为最，而劳心抚字者受谴诃。其何以惩贪墨之风，而养循良之气欤？

夫稽古以懋纯修，遴才以襄郅治，戒奢以端民习，课绩以饬官方，皆宰世之宏模，绥猷之极则也。多士对扬伊始，其各陈谠论。毋隐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自古圣哲之君，绥靖寰区，丕扬谟烈，非恃长驾远驭之略焉，是盖有致治之本也。《易》曰：蒙以养正，言缉熙所以光明也。《礼》曰：三年大比。又曰：三物宾兴。言论秀所以书升也。《书》曰：恭俭惟德。《诗》曰：岂弟君子。言修身必当寡欲，从政必当爱民也。夫典学不可不勤，进贤不可不广，检身不可不约，察吏不可不严。此四者，治天下之要务也。然而敬怠之几，邪正之辨，奢俭之原，贪廉之别，必慎之于几微，而求之于实事，则唐虞三代之隆，可复见于今日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聪明天亶，宵旰勤劳。心学固已懋修，贤才固已登进，冗费固已裁汰，吏治固已澄清。典章法度，靡不毕举矣。乃圣德谦冲，不遗浅近，孜孜求治，以公听并观为急务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为学之道、遴才之方、敦俗之宜、考绩之要。臣学识庸陋，奚足以承大对？然幸值广开言路之时，恭绎迭

次谕旨,勖励多士各抒所见,又何敢摭拾浮辞以蹈积习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二帝、三王之心法不外一中,而因进求夫发明贯通之旨,博审夫精微要领之功。臣谨案:二帝、三王之心法,即二帝、三王之治法也。然论道统者,必推本于人心道心,精一执中十六言。盖圣贤传心之要不外乎中,执中之矩不外乎敬。尧曰钦明,舜曰温恭,汤曰日跻,文曰敬止,无非主敬以协于中。典以钦始,谟以钦终,实与执中之理互相发明。《尚书》而外,如《易》之言闲存,《诗》之言于穆,亦惟于危微之界谨其几而已。《大学》"八条目"始终不逾乎敬,《中庸》"三达德"枢纽不出乎诚。宋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,略治平不言。明邱浚补之,一则举其体,一则阐其用也。夫帝王之学与儒生异。儒生之学明其道而已,帝王之学将以见诸用人行政。不虑学问之不广,而虑心术之未纯;不虑视听之难周,而虑外物之易诱。如汉之董仲舒、匡衡,宋之程颐、胡安国、朱熹,其所敷陈皆以格君心为先。诚能体以清明之德,勖以敬畏之功,所谓德日新,万邦惟怀,端本澄源,莫要于足。我皇上冲龄践阼,首重传心。固将以兼体用、合内外者,于典学端圣学之基。由是日就月将,懋德建中,本诚正以致治平不难也。

制策又以得贤才而治天下者,帝王之要道,爰考历代试士设科之典,思有以综核名实。臣惟古之用人德行为首,才能次之。虞廷载采亦有九德,周家宾兴考其德行,于才不屑屑也。两汉以来,刺史、守相得专辟召之权。魏晋而后,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。其法虽有愧于德行之举,犹可得才能之士也。后世以铨选署官,而专校其资格。以科目取士,而专主于词章。于是选贤与能之意,无复存者矣。唐制既察其身言,复察其书判,此试法也,裴光庭作循资格

以矫之。集之于十月，选毕于三月，此集法也，陆贽立计阙例以救之。可见二者不能无弊。至于汉分四科，宋立六科，司马光又乞设十科，乃设科之法，非育才之本也。夫魁奇倜傥之士易轶乎范围，恂谨廉洁之儒率拘于绳尺。三代之时犹难才德兼备，况今日乎？是在驭之有方，化其所偏而已。圣朝以制义取士，凡贤才俊乂，通儒硕彦，靡不出乎其中。兹者恩榜特开，固期识拔真才以济时艰，又岂在区区文艺之末哉？

制策又以崇实黜华，可使风气日臻朴茂，欲以去奢示俭之意训迪臣民。臣惟《书》曰：慎俭德。诚以俭者政教之本原，风俗之枢机也。尧不以土阶为陋，而舜怵戒于涂槀，以及禹卑宫，文王卑服，莫不忘一身之奉，以专意于安民养民。汉文帝衣弋绨，罢露台，集上书囊为殿帷。此皆人君俭德之可法者。古人君以身示教，故其时公卿大夫咸励节俭正直之操，是以《羔羊》之诗美之后世。若赵抃守成都，一琴一鹤，程杞令盐城，一马一仆，其清标高切，亦无愧于古人。岂非臣下所当矜式者乎？夫雕文刻镂致伤农事，锦绣纂组遂害女红，饥寒并至民易为非，则崇俭其要也。乃积习相沿，敝化奢丽，以致不能养廉。即《蟋蟀》《山枢》之风，亦邈不复睹。服食器用务为美观，舆马衣裘竞相骄侈，何风俗之不古若欤？臣窃谓世运之升降，风俗实为之。所以维持风俗者，在乎政教耳。政教既得，则风渐厚，民气自纯。既有节而不伤财，亦有度而不逾礼，庶几可挽一时之敝俗也已。圣朝俭德超越千古。近因度支久绌，裁繁冗之费，移汰侈之风，皇上躬行切俭为天下先，所由节用爱人，道德一而风俗同也。

制策又以守令之职与民相亲，乃求课绩之方，以立敷教之本。

斯可惩贪墨而励循良。臣以为大吏监司皆无亲民之责，其亲民者守令是也。然县令必督之以郡守者，秩稍尊则事权较重，地相近则耳目易周。故郡守得其人，则属县皆治矣。汉宣帝诏曰：政平讼理，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？斯言可谓得其本矣。夫郡守之贤否，监司且难备悉。况县令数倍于守，其考察更为不易。盖吏治之清浊，关系民生之休戚，而属员之贤否，尤视大吏之贪廉。故大吏者，小吏之表率也，有守者，有为之根本也，是在察之得其人耳。县令贤明，则赋敛均而民得守其业，徭役平而民得舒其困，诉讼简而民得平其情。乃由儒术者多迂而驰事，由杂流者或奸而弄法，遂致蠹政厉民，不可枚举。非整齐而磨厉之，何以安天下之民也。大吏苟能举所当举，劾所当劾，则留意教化者，不至遭沈滞，而劳心抚字者，不至受谴诃。《记》曰：大臣法，小臣廉。是知考察之方不可不责之大吏也。皇上屡颁训诫，整饬官方，本励精图治之思，矫疲玩因循之习。大吏果能尽心考察，举劾得当，斯吏治兴而民生亦遂矣。

夫以严恭建皇极，以选举广贤路，以朴素端民习，以勤慎核官联。举而措之，何政之不修？何功之不举哉？臣尤伏愿皇上，行之以实，守之以恒。毋谓大旨已明而稍疏观省，毋谓人材已盛而偶懈旁求，毋谓国用已充而萌豫大丰亨之志，毋谓官箴已肃而启逢迎躁进之途。《书》曰：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。《诗》曰：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。体此意以为治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同治七年(1868)戊辰科

状元:洪钧

策问

制曰:朕以冲龄,诞膺昊眷,寅绍丕基。荷列圣之诒谋,承两宫之训迪。兢兢业业,夙夜不敢康深。惟典学传心之要,去奢崇俭之方,练兵讲武之经,弼教明刑之用。冀与中外臣民致上理于大同,臻郅隆之盛轨。兹值临轩发策,虚衷博采,广集嘉谟,尔多士其敬听朕命。

危微精一之旨,为帝王道统所开。尧曰执中,舜曰用中,汤曰建中,与《中庸》致中和之义有合否?朱子谓《大学》之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,始终不外乎敬,《中庸》之圣神功化枢纽不外乎诚,心法、治法一以贯之。二书实括其全,能中明其义欤?《帝范》《帝学》,心经政经,以及《大宝》《丹扆》之箴,其言亦有可采欤?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,仅及修齐,何为略治平而不言?邱浚《大学衍义补》,政典极为详备,抑尚有提挈大纲者在欤?《洪范》皇极,汉儒训为大中,宋儒又以为不然。其义何欤?自古求治之主,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,然非徒务乎其名也?

《书》曰:慎用俭德,惟怀永图。左氏云:俭德之共也。俭以德名者,有清心寡欲之功,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也。尧之土阶,舜之土簋,禹之菲食,文之卑服,尚已。汉文帝衣绨履革,屏雕文之饰,惜中人之产,治犹近古焉。厥后令辟焚翟裘,毁筒布,却珠贡,非不节俭可风。然究不能跻一世于敦庞,以追踪隆古者,岂徒俭不足以

示国欤？抑务其名而不求其实之过欤？今欲使天下黜华崇实，易俗移风，何道以致之？

武备之要，训练为先。蒐苗狝狩，四时教战，成周之制备已。汉有京师教试之法，有州郡教试之法，能详悉言之欤？唐设府兵，三时劝农，一时讲武，人思自奋，悉为精锐。果何为而得此？宋初收天下劲兵。列营京畿为禁兵，亲御近郊阅武，京师之兵称为强盛。而州郡率皆疲弱，意在惩前代藩镇之弊，其制果尽善欤？明戚继光《练兵实纪》一书，为谈兵家所称善。其六练之法，能备详之欤？国家整军经武，兵制修明。近复练兵近畿，用备藩卫。果何以慎简军实，俾各营悉成劲旅也？

上古无司刑之官。虞命皋陶制刑，为五刑所由昉。《周官》五刑之属各五百，而《吕刑》言五刑之属三千。所增减者何在？楚之《仆区》，郑之《刑书》，晋之刑鼎，作于春秋时。而论者谓李悝《法经》六篇，为后世律例所自始。其果然欤？汉初约法三章，厥后萧何定律令，于李悝《法经》凡益若干篇，叔孙通复益者何律？唐之《律讼》《格式》，宋之《刑统》，元之《至元新格》《大元通制》，明之《大明律令》，其轻重繁简之数可约举欤？朕欲本钦恤之心，行明允之法。司宪者宜如何持平协中，以臻刑期无刑之郅治也？

凡兹四端，懋修以建极，节用以阜财，训卒以诘戎，明罚以敕法，经帮体国，莫要于斯。尔多士其详明著于篇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治天下之道非以长驾远驭为能，平天下之经非以苟且补苴为事。盖基之宵旰者有其本，而措之庙堂者有其具也。自

古贤圣帝王致治之法，史不绝书。而求其要端，则不过懋修之实、节用之规、振旅之方、慎刑之意。其兢兢于夙夜者，将以勉主德于至纯，贻大猷于累世，而使天下力学崇俭，以驯至于兵刑不试之休也。至于敬怠之几，华朴之分，张弛之宜，宽严之用，尤必察之以圣知，而行之以实心，则唐虞三代之隆风不难再见于今日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冲龄践阼，圣德亶聪。宥密固已单心，冗费固已悉汰，军威固已丕振，国典固已持平。法度典章，秩然具备矣。乃圣怀冲挹，犹切咨询，欲公听以达聪，思迩言之是察。进臣待于廷，而策以典学、戒奢、诘戎、敕法诸大政。臣之愚昧，何足以备顾问？而不揣固陋，窃欲以壤流之细，仰补高深。兹复恭奉谕旨，勖多士以毋泛毋隐。若惟摭拾浮辞，实已负惭夙夜。

伏读制策有曰：精一危微之旨为帝王道统所开，而欲求审端致力之方，以心法为治法。此诚正位凝命之大本也。臣谨案：执中一语，肇自陶唐。其后舜曰用中，汤曰建中，无非于人心、道心之界，慎其闲存而究，则位天地育万物之功，皆不外乎此。《中庸》之致中和，圣神之学即帝王之功也。朱子《或问》谓《大学》自格致诚正以至修齐治平，始终不外乎敬。《中庸》之圣神功化，枢纽不外乎诚。诚敬立，而天人感应可知也。唐太宗作《帝范》十二篇，始君体建亲，终阅武崇文。宋范祖禹约三皇、五帝以迄宋代之君，为《帝学》八卷。真德秀著《心经》，又著《政经》。唐张蕴古献《大宝箴》。李德裕进《丹扆》六箴。皆足以为启沃资，而备观省之用。宋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四十二卷，取经文二百五字，证以《尧典》《皋陶谟》《伊训》之书，思齐之诗，家人之卦，子思、子孟、董仲舒、扬雄之说，分为四大纲。意在正本清源，揭明为学致治之要，故于治平之略阙

如。明邱浚补之,一则举其体,一则阐其用也。《洪范》皇极,汉儒训为大中。朱子谓皇者君也,极者至极之义。如《礼》所谓民极,《诗》所谓四方之极是也。是其说较汉儒为优矣。皇上以圣哲之资,荷艰大之业,亲师重道,逊志时敏,更审夫存诚之学,居敬之功。官府内外皆以一中为临驭,岂不懿欤?

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,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,而欲以去奢示俭之意训迪臣民。臣惟《书》曰:慎乃俭德,惟怀永图。《左氏》曰:俭德之共也。俭而以德名者,非谓徒务乎其名也。有清心寡欲之功,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。故自其末言之,则所以裕财而足国。而自其本言之,则必有不敢纵欲、不敢厉民之意。而后去声色,戒游畋,黜华崇实,息息以撙节为心。尧不以土阶为陋而化致时雍,舜不以土簋为嫌而俗征风动。禹之卑宫,文之卑服,亦皆以身率下,不令而从。其后如汉之文帝,衣绨履革,屏雕文之饰,惜中人之产。其时民安物阜,汉治称极盛焉。后之令辟非不焚翟裘、毁筒布、却珠贡,思以节俭之风昭示臣下,而终不能跻一世于敦庞,以追踪隆古,则务其名而不求其实之过也。然则使天下回心向道,相与戒侈靡而事朴诚,亦视上之表率而已。圣朝俭德超越千古,近又裁繁冗之费,慎度支之经,体唐成俭,踵虞为朴。凡在臣工百姓,敢不敦《羔羊》之节、《蟋蟀》之风哉?

制策又以文德诞敷,不忘武备。整军经武,所以辅化安民。因详询夫训练之方,营伍之制。此尤保邦之微意也。臣考成周之法:春蒐夏苗,秋狝冬狩,寓兵于农,分四时以教战,法至善已。汉有都试、都肄、都讲、貙刘之制。其京师都试之法,则以秋后郊礼毕会五营士。其州郡教试之法,则以八月会都试课殿最。其后兵制浸失,

而都试之法遂罢。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后周,而备于隋,唐因之。析关中为十二道,每月番上以供宿卫。三时务农,一时讲武,无坐食也。籍藏将府,伍散田亩,无列屯也。有事则将之以出,事已则将之而归,无久戍也。三代以降,兵最强而制近古者,莫唐之府兵若也。宋惩唐末藩镇之弊,思强干而弱枝,乃收天下劲兵,列营京畿为禁兵,而州郡率皆疲弱,曾不足以制盗,卒至兵不可用。而募勇以充伍籍,国威不振,职是之由。夫兵以训练为先。明戚光《练兵实纪》一书,为谈兵家所称善。其论练士之法:一练伍法,二练胆气,三练耳目,四练手足,五练营阵,六练将。苟如其法而奉行之,何患兵之不精哉?我朝武功之盛,凌铄往代。八旗、绿营,星罗其布。近年增兵近畿以固帮本,更勤其操演,精其简阅,洵安内攘外之大猷也。

制策又以刑罚之设,所以除莠安良,因询累朝损益之经,求持平协中之道。臣惟上古无司刑之官。唐命皋陶制刑,为五刑所由昉。《周官》之制属各五百,而《吕刑》言五刑之属三千。盖墨罚、劓罚皆以千计,而重刑则递减。而上所谓世轻世重也。春秋之时,楚作《仆区》,郑作《刑书》,晋铸刑鼎,而李悝《法经》六篇,又为后世律例所自始。汉萧何定律令,于李悝《法经》益以《事律》《擅兴》《厩户》三篇,合为九篇。叔孙通又益为《傍章》十八篇,名《汉律》。唐有《律令》《格式》。太宗、元宗之世,上务仁恕,故用法平允。后以残酷为治,而法纲遂繁。宋之《刑统》仍周之旧,而矫其太严,大概酌于唐之《律令》《格式》,随时损益。元初循用金律,世祖简除烦苛,更为《至元新格》。英宗时又立《大元通制》,皆以仁厚为本,而其失则在缓弛。明定律令,篇目皆准于唐时。矫元之失,用法过

峻,刑狱因以滋繁。我国家深仁厚泽,仍前之律,而去其严刻,繁简得中,法尽善已。

夫主极虽端而宜防其怠,侈心虽去而必杜其萌,兵制虽精而更忧其敝,刑章虽慎而或虑其繁。臣之至愚,尤伏愿皇上,勤览《诗》《书》,广延规谏。廑时艰而力求整顿,守成宪而量为变通。皋陶之《谟》曰:兢兢业业,一日二日万几。言敬畏之心为诸事之枢也。体此意以懋勉宸修,而更以朴素端民俗,以纪律肃戎行,以明允行国典,君德纯而庶事咸理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同治十年(1871)辛未科

状元:梁耀枢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抚临寰宇。默荷上穹垂佑,列圣诒谋。兢业敕几,日慎一日。承两宫之训迪,期四海之乂安。深维诚意正心之要,通经致用之方。何以崇实而黜华?何以兴贤而致治?集思广益,冀于实政有裨。兹当临轩发策之时,悉心咨访。尔多士其敬听朕命。

人心道心之训,肇自虞廷。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,心也。《书》所谓享天心,肩一心,盖彻上下之义也。心之用,主乎敬。《尧典》一篇,始终皆曰钦。即至于元首股肱,赓歌喜起,而犹勖以钦。此传心之功效也。禹之祗台,汤之圣敬,文之小心,武之执兢,足相证明。后世如唐太宗之《帝范》,范祖禹之《帝学》,其言有可采欤?

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,仅及修身齐家而止,何以不言治平?而明邱浚补之,能约举其要欤?

自汉以来,儒者相传,但言五经。而唐时立之学官,则云九经。九经者,三《礼》、三《传》分而习之,故为九经也。其刻石国子学,则并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。而言其增益,果在何时?唐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,颁于天下。又以儒学多门,章句繁杂,诏孔颖达诸儒撰定《五经义疏》。能分析其义欤?至《义疏》之外,先儒之说有足羽翼经、传者,能略言其目欤?

《书》曰慎乃俭德,《传》曰俭德之共。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节俭为天下先者。帝尧茅茨不剪,帝舜甑盆无膻,大禹卑宫,文王卑服,尚已。嗣后惟汉文帝躬行俭德,遂成富庶之业,享世长久。他如晋武帝、隋文帝亦称克俭,而行政或未尽合宜,其故安在?国俭国奢由于上之所示,《山枢》《蟋蟀》之风最为近古。今则服食器用竞为美观,士庶多逾礼之嫌,闾阎鲜盖藏之实。果何由力戒浮华,而使风气日臻朴茂欤?

古之用人,德行为首,才能次之。虞廷载采,亦有九德。《周礼》宾兴,惟以三物,法至善也。两汉以来刺史、守相得专辟召之权,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。行之果能无弊欤?至隋始以科目取士。唐制设科虽多,而明经、进士尤为得人。宋时司马光分路取人之说,主均额以息奔竞。欧阳修但务择人之论,主核实以免缪滥。二者孰是?至光欲以十科取士,朱子又欲分年试士。其目安在?苏轼之议经义试士,刘敞之议贤良方正,亦有可采欤?

夫建中以立极,稽古以右文,崇俭以化民,任贤以立政,皆致治之宏模,绥猷之极则。尔多士服习有年,对扬伊始。其各陈谠论,

毋泛毋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显德者缉熙之学,通经者致用之原,崇实者化俗之方,任贤者立政之要。自古帝王,斟元御宇,锡福诚民。以懋皇猷则书陈丹陛焉,以端经术则瑞应青藜焉,以节国用则化洽素丝焉,以励官常则贤招白屋焉。稽诸往籍,于《礼》而征俨若,于《书》而证旧闻,《诗》遵无斁之风,《易》著汇征之吉,隆仪茂矩,灿然具陈。用是惟几惟康懔保泰也,或源或委皆启蒙也,克勤克俭贵有恒也,兴贤兴能同拔萃也。所由卢牟六合,经纬万端,膺五福而协庶征者,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治光离照,德协乾符,则古圣以同民,体至仁以育物。固已九畴攸叙而四海同文,二簋占亨而八俊备选矣。乃圣怀冲挹,弥切畴咨,思至善之无遗,冀迩言之可察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明圣学、崇经畬、黜奢华、简贤俊诸大政。臣之愚昧,何足以知体要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敷奏以言之义,敢不谨述素所诵习者,以效管窥之见蠡测之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人心、道心之训肇自虞廷,而因进求夫昔圣微言,往哲粹语。此诚正位凝命之要旨也。臣谨案:《书》云克享天心,永肩一心。盖彻上下之义,而心之用一主乎敬。故《尧典》一篇始终皆曰钦。即至元首股肱,赓歌喜起,犹兢兢然以钦相勖。盖非本基命宥密之意,懔自强不息之神,则必不能以天下之大,操之一心,而洁齐以相见也。所以禹之祗台,汤之圣敬,文之小心,武之执竞。《诗》《书》所载,条贯咸周,神圣相承,符契若合,不诚互相发明欤?唐太宗作《帝范》十二篇,始君体建亲,终阅武崇文。宋范祖禹约三皇、五帝以迄宋代之君,为《帝学》八卷,其言皆深切著明,足资

法戒。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四十三卷，取经文二百五字，证以《尧典》《皋陶漠》《伊训》之书，思齐之诗，家人之卦，子思、子孟、董仲舒、扬雄之说，分为四纲。意在正本清源，揭明为学致治之要，而治平之略缺焉。明邱浚以正朝廷、成功化等目，补之为百六十卷。一则举其体，一则阐其用也。诚能慎修思永，主敬存诚。情欲无介乎仪容，燕私不形于动静。体以清明之德，勖以戒慎之功。所谓心法、治法，一以贯之者，其在斯乎？皇上聪明时宪，首重传心，允堪超越百王，而媲美唐虞之盛已。

制策又以自汉以来儒者相传，但言五经，而因名数之各殊，遂思源流之可考。此诚昌明经学之至意也。臣惟经之为言序也，有如四序攸分；经之为言常也，故与五常相配。唐时立之学宫，则云九经。九经者何？三《礼》、三《传》分而习之，故为九经也。其刻石国子学，则并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而言。至若或云六经，或云七经，或以五经、五纬为十经，或以六经、六纬为十二经，纵增益之不同，均参稽之攸赖也已。夫研穷罔懈者，学士之功也；而参订无讹者，儒臣之力也。唐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，颁于天下。又以儒学多门，章句繁杂，诏孔颖达诸儒选定《五经义疏》，令学者习之。文教聿兴，懿欤盛已。至于义疏之外，先儒之说有足羽翼经传者，此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于经义多所发明也。要之穷经当求实用，非惟是循诵习传而已。必将举古人之精言奥旨，喻之于心，体之于身。居则修身齐家，出则长民辅世。斯为学有本原欤？圣朝经术修明，超轶前代。博考乎典章之盛，深悉乎文学之源。大义微言，洵乎如日月之丽天，江河之行地矣。岂不懿哉！

制策又以力戒浮华，思以崇俭黜奢，而使风气日臻乎朴茂。臣

考《书》曰:慎乃俭德。《传》曰:俭德之共也。盖必有清心寡欲之功,而后有制节谨度之事。帝尧茅茨不剪,帝舜甑盆无膻,大禹卑宫,文王卑服,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节俭为天下先者。然当物力丰盈之会,易致人情侈泰之萌。不有以节制之则糜费堪虞,不有以辨别之则冒滥无等。三代而下,如汉文帝躬行节俭,遂成富庶之业,享世长久,汉治称极盛焉。他如晋武帝、隋文帝亦称克俭之主,而行政或未尽合宜,非务其名而不求其实之过欤?夫图匮于丰,防俭于逸,圣主所以谨防维也。国奢示俭,国俭示礼,圣人所以善补救也。汉景帝诏曰: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,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。诚能深探其本,自贵者始,杜奢华之渐,端表率之型。冠婚宾祭酌其经,衣眼饮食辨其制。上苟以奢丽相尚,而欲使民之胥安质朴,其势必不能。上惟以廉俭相高,而犹有民之过事纷华,其意且不适。行见移风易俗,何至服食器用竞为美观,士庶多逾礼之嫌,闾阎鲜盖藏之实也。皇上体唐成俭,踵虞为朴,屏纤丽而弗珍,却贡献而弗纳。在位诸臣莫不懔《羔羊》《素丝》之节,彼小民有不节俭以自守哉!

制策又以古之用人,德行为首,才能次之。而因讲求夫历代选举之法。臣惟虞廷载采亦有九德,《周礼》宾兴惟以三物,意至美、法至良也。两汉以来刺史、守相得专辟召之权,魏晋而后九品中正得司人物之柄,日久相沿,其立法皆不能无弊。隋始以科目取士,唐制设科虽多,而明经、进士尤为得人。如狄仁杰、徐有功以明经举,白居易、颜真卿以进士举,得人之盛可略睹矣。司马光分路取人之说,主均额以息奔竞。欧阳修但务择人之论,主核实以免缪滥。然光欲以十科取士,如一曰行谊纯固,二曰节操方正,三曰智勇过人,其设科可约举也。朱子欲分年试士,如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为

一科，子午年试之。《周礼》《仪礼》二戴为一科，卯年试之。《春秋》、三《传》为一科，酉年试之。其年序可详稽也。彼苏轼之议经义试士，刘敞之议贤良方正，指陈所及，不诚各有所见也哉！朝廷求贤若渴，登明选公。夫是以棫朴兴歌，而菁莪志美也。

若此者，建中以立极，稽古以右文，崇俭以化民，举贤以辅治。握乾符，阐坤珍，仁圣之事赅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天行不息，日进无疆。本励精图治之思，臻累洽重熙之盛。勘毖已严而更惩荒怠，精微已会而弥切研求，侈奢已戒而愈著俭勤，英俊已储而犹思延揽。于以扬骏业，保鸿名，敷帝者之上仪，懋丕天之大律，熙春泳化，函夏翔和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！臣谨对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)甲戌科

状元：陆润庠

策问

制曰：朕蒙庥昊宰，寅绍丕基。荷列圣之贻谋，秉两宫之垂训。敕命时几，于兹十有三载。亲政以来，益深兢业，期合天下黎元迪吉康而跻仁寿。兹当临轩策问，用集多士，式赞嘉猷。

执中一言，尧以咨舜，实为传心所自始。逮舜以授禹，复以危微精一推广执中之传。其义安在？君子之中庸以德行言之也，位育之中和以性情言之也。而《易》象之乾谓为中正，与中庸中和义各不同。能详言之欤？至若礼教之中，著于《周官》，刑协于中。载于《禹谟》，其即帝王授受之中，由体而达用欤？《汤诰》言降衷，孔

氏训衷为善，朱子则云衷只是中。《洪范》言皇极，汉儒训极为大中，朱子以极为在中之准的。其说有异同欤？《大学》始终一敬，《中庸》枢纽一诚。说者谓存诚即所以主敬，主敬乃所以执中。审端致力之方，其在斯欤？

考绩始自唐虞。询事考言察于平时，而三载九载之典尤备。夏有遒人木铎之徇，商有三风十愆之儆。其激励臣工之意，何深切欤？夫民生困而不恤，案牍积而不厘，朝廷安用此吏为？《周官》"六计"以廉为本，或训廉为察，其义孰优？汉以"六条"察二千石，岁终奏举殿最。能缕析欤？唐初考课掌于吏部，又命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外官，叙以"四善"，分以"二十七最"，差以九等。宋命清望之官典其事，其辨察官吏能否为三等。或谓因唐之"四善"而分之。法岂详于唐欤？

民为邦本，食为民天。尝读《豳风》及《大田》《良耜》诸篇，稼穑之艰难，廑于宵旰。此世运所由称盛也。汉时力田之科与孝弟并称，文帝时亲耕耤田以劝天下，武帝世复为代田，教民耕种，田多垦开，其事能详考欤？唐贞观初，太宗锐意于治，官司应授田而不授，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。逮贞元朝，宰相李泌请于中和节令百官进《农书》，司农献穜稑之种。其于农政有无裨益？岁或不登，若前史所纪发廪、弛征、输粟、贷种诸政，酌而行之，以何为便？社仓义仓利弊相兼，果何由而积储有备，敛散有方，俾小民咸沾实惠欤？

读史之要，首辨方舆。粤自黄帝画野分州，方制万里，何以《帝王世纪》谓九州颛帝所建？《舜典》肇十有二州，所增建者何州？《禹贡》之九州，职方氏之九州，其同异若何？秦并六国，郡县天下。或谓三十六郡，或谓四十郡。何说为允？汉分天下为十三部，而不

常所治。晋复一统之规,分州十九,几于秦汉之境。唐都关内,绍汉法,周分天下为十道,明皇增饰旧章分十五道。宋分天下为十五路,至天圣而为十八路,至元丰而为二十三路。元立中书省一,行中书省十有一,为百八十五路。其疆域形势,分合沿革之故,能详之欤?士有志于用世,举凡河渠、边防、食货、兵制,皆其所有事也。若舆图不讲,何所藉手欤?

凡厥四端,典学以求治,察吏以兴廉,裕食以养民,辨方以经国,皆宰世之宏谟,绥猷之极则也。尔多士对扬伊始,其各陈谠论。毋隐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建极所以绥猷;察吏在乎课最,养民斯能裕国,辨俗尤在审方。综稽往籍,《易》著闲邪之训,《书》垂考绩之文,《诗》赓多稼之章,《礼》载建邦之政。自古帝王,斟元御宇,锡福诚民。以敕几康懔缉熙于宵旰,以明宅俊整纲纪于班联,以课农桑庆丰盈于仓廪,以安疆寓考沿革于版图,茂矩隆仪,罔不粲然大备。用是惟精惟一帝学宏焉,兴贤兴能官方饬焉,纳禾纳秸田赋登焉,为广为轮地舆廓焉。所由熙春泳化,函夏归仁,迓蕃厘而膺多祜者,恃此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球图阐瑞,玑镜凝庥,则古圣以同民,体至仁以育物。固已一中允执而庶尹克谐,万宝告成而九围是式矣。乃圣怀冲挹,弥切咨询,冀长治而久安,益持盈而保泰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绍薪传、明吏治、修农政、度舆图诸大政。臣之愚昧,何补高深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拜献先资之义,敢不谨述素所诵习者,本刍荛之一得、效葵藿之微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执中一言为传心所自始,而因推极于存诚主敬

之功。此诚致治之本原也。臣谨案:《荀子》引《道经》曰:人心之危,道心之微。盖本于黄帝学道之书,所谓危者犹慎独义,所谓微者犹至诚意。《大禹谟》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为帝王心法之本。《论语》亦述允执。其中之文中之义所包甚广,如君子之中庸以德行言,位育之中和以性情言。《易》曰中正。易以二五为中,故乾之三四爻曰:刚而不中。推之礼教,中刑协中,无不本授受之中,以由体而达用也。《汤诰》言降衷。孔《传》训衷为善,朱子云衷只是中。其实中与衷通,故折中亦作折衷,朱子之言是也。《洪范》言皇极。汉儒训为大中。皇者,大也。极者,中也。北辰称为北极,天之中屋之栋称极,亦据屋之中言之。朱子以极为在中之准的,于汉儒训极为中者义无不合。《大学》始终一敬,《中庸》枢纽一诚。论者谓存诚所以主敬,主敬所以执中。不知曰慎曰允,诚之说也;曰祗曰钦,敬之说也。其义皆自《典》《谟》发之。然则诚者中而无私,敬者中以守约。审端致力之方,非与执中之旨相贯通欤?皇上严恭寅畏,典学是崇,不难探诚敬之原,以绍唐虞之盛已。

制策又以考绩始自唐虞,询事考言,察于平时,因于进用人才之道,深切讲求。此诚行政之纲纪也。臣谨案:唐虞之才为盛,而咨四岳、咨十有二牧、咨二十有二人,知人则哲,其慎其难。至夏而木铎徇于路,至商而风愆儆于位。遒人为宣令之官,木铎所以振文教。《左传》引之称为《夏书》。恒舞于宫,其刑君子,出丝二卫。《墨子》引之,称为先王之书。皆所以激励臣工也。《周官》六计,以廉为本。一曰廉善,二曰廉能,三曰廉敬,四曰廉正,五曰廉法,六曰廉辨。郑《注》不释廉字。廉之义,为廉隅,为廉洁。其训为廉察者,《正字》作覢,廉借字也。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郡刺史,掌奉诏条

举。州以"六条"问事,非条所问即不省。兒宽以负租课殿,当免。民恐失之,输租不绝,课更以"最"。此"殿"、"最"之别也。唐制,吏部属有考功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,掌考课,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,一人校京官考,一人校外官考。"四善"者,曰德义有闻,曰清慎明著,曰公平可称,曰恪勤匪懈。善状之外,有"二十七最"。一"最"以上兼有"四善"为上上,以九等定优劣。其流外官则分四等,勋卫则分三等。盖不尽限以九等矣。宋代辨察官吏能否,以清望之官典其事,即本唐之"四善"而分之,皆考绩之法也。皇上励精图治,澄叙官方,将见贤才登进,而治理蒸蒸日上矣。

制策又以民为邦本,食乃民天,因廑念夫稼穑之艰难,以求物阜民康之盛。此重农贵粟之仁心也。臣谨案:汉时力田之科与孝弟并称。文帝二年诏曰:夫农,天下之本也。其开耕田,朕率亲耕,以给宗庙粢盛。至武帝末年,以赵过为搜粟都尉。过能为代田,一亩三甽,岁代处,故曰代田。以平都令光为丞,教民庸挽犁,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,少者十三亩,以故田多垦辟。唐贞观初,官司应授田而不授,应课农桑而不课者有禁。太宗锐意于治,即位之初,免关内及蒲、芮、虞、泰、陕、鼎六州二岁租给,复天下一年。贞元三年,宰相李泌请以二月朔为中和节,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。乃著令与上巳九日为三令节,中外皆赐缗钱燕会。此农政之最善者也。至前史所纪,发廪、弛征、输粟、贷种诸事,皆筹荒政者所当议及。汉时司农属官,有郡国诸仓长丞,即为社仓、义仓所由昉。若汲黯之持节发河内仓粟,以赈贫民,尤其因时制宜者也。积储有备,敛散有方,其可不先事图之欤?皇上轸念民瘼,恫病在抱,海寓晏安,有不力穑而比户可封哉!

制策又以读史之要，首辨方舆，因论夫河渠、边防、食货、兵制，皆握要于舆图。此体国经野之巨典也。臣谨案：黄帝画野分州，皇甫谧兼纪异闻以九州为颛顼所建。《舜典》之十二州分置者，为营并幽。《禹贡》之九州，与《职方》之九州，夏、周疆域不同。若《尔雅》之九州，与《书》《礼》又不同，则为殷制矣。《风俗通》云：周制方千里分为百县，县有四郡。秦变古法，置三十六郡以监县。厥后取百越之地增置四郡，遂为四十郡。汉分天下为十三部，晋分十九州，唐分十五道，宋为十五路，后增为二十三路。元立中书省一，行中书省十有一，为百八十五路。要而言之，三代以上，郡县之制寄于封建。三代以下，封建已废，遂成郡县。汉之侯国，虽封建而无其利。唐之藩镇，非封建而受其害，则不如郡县之为得矣。若夫南北朝，伪立州郡，夸耀邻封，疆圉紊乱，适足为读史者所嗤耳。皇上天威远播，寇乱削平，夫是以寰海镜清，罔弗遵循王路也。

若此者，建中以立极，分职以宣猷，足食以阜财，宅中以图大。扇巍巍，显翼翼，仁圣之事赅，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，治益求治，新又日新。探临宸锡极之原，臻累洽重熙之盛。知仁已裕而更矢寅承，笃棐已昭而犹严黜陟，田畴已治而愈谨盖藏，疆域已明而弥殷稽考。于以膺景福，保鸿名，合万国而来同，综八方而为极，体尧蹈舜，甄殷陶周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二年(1876)丙子恩科

状元:曹鸿勋

策问

制曰:朕以冲龄,诞膺大宝。渥荷上穹垂佑,列圣诒谋。夕惕朝乾,勤求治理。上思副两宫之训迪,下期措四海之义安。宵旰图维,罔敢暇逸。深维典学传心之要,去奢崇俭之源,知人图治之方,屯田劝稼之政。经邦盛轨,莫切于斯。兹值临轩发策,虚衷博采,广集嘉谟。尔多士其敬听朕命。

《尚书》为传心要典。二帝、三王以来,凡曰钦、曰恭、曰慎、曰克艰、曰孜孜、曰兢兢,君臣交儆之言,与《洪范》之言敬,《中庸》之言诚,能推阐其义欤?人君敬天以勤民事,人臣敬事以亮天功。诚敬相通之旨,可发明其蕴欤?《丹扆》《大宝》之箴,《皇极经世》之论,典矣懋矣。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何以略治平不言?明邱浚补之,为目凡十有二,能胪举而贯通之欤?昔人谓帝王之学异于儒生,所不同者若何?《易·象》山下出泉,谓圣功基于养正,所以养正者安在?夫逊志时敏,尤资念典,果何由而审端致力欤?

自古求治之主,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。然考其心迹,诚伪判焉。茅茨土阶、菲食恶衣之世,由来尚已。汉文帝衣绨履革,蒲席韦带,屏雕文之饰,惜中人之产。其视初元、建平之代罢齐三服,宫易帷幛、去锦绣者,何如也?厥后令辟亦知克己,焚翟裘,毁筒布,以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。又其甚者,一冠三载,一衣屡浣,俭矣。然或盛衰殊迹,始终异辙。岂徒俭不足以示国欤?抑务名不求实

欤？仰思《禹谟》克俭之训，永怀《商书》慎俭之言，将以黜华崇实训迪臣民。果何由而使风气日臻朴茂欤？

《诗》云：无竞维人。《易》云：圣人养贤以及万民。知人之道，非君天下者所首重欤？古所传观人之法，若《大戴礼》文王官人篇，以至陆贽、司马光、苏轼之论，亦有可采者欤？皋陶曰：亦言其人有德，乃言曰载采采。《舜典》曰：明试以功，敷奏以言。进贤用人，如此其难也。乃古之君臣相得，或决于立谈之间，何耶？大智若愚，大诈若忠，或外忠而内奸，或始贤而终佞，烛照数计，其道何由？君子小人各从其类，然诸葛亮之所用，李泌之所举，司马光之所取，或未必贤，抑又何说？孔子曰：取人以身。知言穷理，将何以浚其源欤？

自黄帝经土设井，而寓兵于农之法兴。三代因之，无所谓屯田也。汉文帝募民耕塞下，始有屯田之说。汉武帝通西域，后屯田渠犁，其后日益加多。如芍陂、南阳、合肥、成都、金城，不可枚举。其在西域者，能详考欤？古者播谷劝耕，爰有农官之设。农师田畯之名，备见经传。西域屯田官名见于史者，能胪举欤？耕种必资灌溉，邓艾穿渠最资利赖。西域之水可导以溉田者，能征于古以言之欤？唐代营屯并称，或谓以兵民分，其说然欤？唐时诸道所开之屯，凡九百二十有二，今西域尚有遗亦欤？

凡此四端，养正以育德，崇俭以阜民，任贤以官人，营田以裕国，皆经世之良图，致治之要务也。多士积学有年，对扬伊始，其各陈谠论，毋泛毋隐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懋修者出治之原，崇俭者化民之本，官人者保邦之要，营田者裕国之方。自古帝王，锡极临宸，斟元御宇。以严乾惕

则主德称隆也,以戒浮华则民风丕变也,以察官吏则朝政日修也,以富积储则边陲永靖也。综稽往籍,于《易》而言存诚,于《书》而训慎俭,《礼》详设官之典,《诗》咏多稼之篇,茂矩隆仪,粲然具备。用是敬天修己帝学昭焉,崇实黜华皇猷焕焉,量能授职髦士登焉,寓兵于农军威振焉。所由卢牟六合,经纬万端,膺五福而协庶征者,此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典学方新,求治尤密。将本缉熙之业,复敦朴之风,收乐育之功,成绥丰之效。于斯之时,辅导攸隆,谋猷备举。乃圣怀冲挹,弥切畴咨,思至善之无遗,冀迩言之可察。进臣等于廷,而策以绍薪传、务节俭、简贤才、裕边储诸大政。如臣愚昧,奚足以知体要?顾当对扬伊始之时,敬念敷奏以言之义,敢不勉述平昔所诵习者,用效土壤细流之一助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逊志时敏,尤资念典,因首举帝王诚敬之学,而进求夫审端致力之由。臣案:《尚书》所记,二帝、三王以来,君臣交儆之词,曰钦、曰恭、曰慎、曰克艰、曰孜孜、曰兢兢,皆一意诚敬,后先同揆。《洪范》言敬,《汉书》志传引今文并作羞。敬古字省文,与羞形近。《说文》训肃也。《中庸》言诚,释诂云信也。推之《易》乾卦:闲邪存其诚。是治之于内也。贾谊书接遇肃正谓之敬,是治之于外也。诚、敬相通之旨,求诸故训,昭然若揭矣。唐武德末,张蕴古献《大宝箴》,后李德裕献《丹扆六箴》。宋邵雍《皇极经世》之论,言君道、臣道十二。真德秀进《大学衍义》四十三卷,旨在正本清源,故略治平不言。明邱浚补之为百六十卷,目十有二,向称典赡。凡厥群言,足资治理。昔宋程颢言:帝王之学与儒生异。意谓心性事功,其源流不无殊致。然实事求是,其理一也。《易》蒙卦《彖辞》有言:蒙以养正,圣功也。虞翻说二志应五变得正,而忘其蒙。若明以人事蒙养之道,内

则后妃,外则师傅,圣功之大原基于斯已。皇上天直聪明,勤思上理,固已统千古帝王之学,一以贯之矣。

制策又以自古求治之主,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,因详求其心迹以判诚伪。此诚敦本务实之至意也。臣案:土阶茅茨,墨子犹称。菲食恶衣,鲁论所著。中古之朝,已崇俭德。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,言文帝身衣弋绨,足履革舄,以苇带、剑管蒲为席。史赞帝惜中人之产,罢露台之役,是以海内殷富,兴于礼义。迨孝景承流,犹传雕文伤农之诏。及百余年后,初元、建平之世,再罢齐三服官。美意犹存,而治化不逮。至若晋武帝焚雉裘而仁以御物,梁萧恢毁筒布而百姓仰德,魏太武帝不峻京邑城隍,鄙萧何壮丽之对为非雅言,而知财为军国之本,无所轻费。梁武帝一冠三载,唐文宗一衣三浣,恭俭之主,史不绝书。然或舍重取轻,或衅成所忽,或赏罚无章,或仁而少断。若以盛衰殊迹、始终异辙为其心迹,诚伪之分则又非俭之弊矣。夫《禹谟》有勤俭之文,《商书》垂永怀之训。自古圣王俱昭节省,皆后世所当显从者也。皇上轸念民依,崇俭黜奢,凡大小臣工,谁不以侈靡为戒也乎?

制策又以知人之道,为君天下者所首重,因详究取人之法,而深探夫知亩穷理之原。臣案:《诗》言无竞维人,《易》言圣人养贤以及万民,知遴才之宜慎也。《大戴礼》官人篇,记文王以七属观人言、观信、观知、观勇者甚详。唐臣陆贽有言,录长取短,则天下无不用之人。责短舍长,则天下无不弃之士。宋臣司马光有言,求之毁誉,则爱憎竞进,而善恶混淆;考之功状,则巧诈横生,而真伪相冒。苏轼则云,知人之法,在于责实。盖得人难,知人尤不易也。夫人才之盛,莫如唐虞。乃《皋陶谟》曰:亦言其人有德,乃言曰载

采采。《舜典》曰:明试以功,敷奏以言,举贤任能,其难其慎。若此洵可为后世用人者法已。虽史书所载,如蜀先主之于诸葛亮,唐太宗之于房杜,宋艺祖之于赵普,决于立谈,用之终身,卒以致治。然未可遂执为常格也。大抵观人之法,不外乎邪正两途。大智若愚,大诈若忠。或外忠而内奸,或始贤而终佞。烛照数计,莫可究诘。则《中庸》取人以身之旨,得其要领矣。至夙具人伦之鉴,而一时区别,或疏若诸葛亮之于李严、马谡,李泌之于窦参,司马光之于蔡京,智者千虑亦所不免也。皇上旁求俊彦,恩榜特开,行见官方澄叙,彬彬乎三代之盛矣。

制策又以黄帝经土设井,寓兵于农之法兴,因念西域边政,以详求夫营屯水利之制。臣案:三代田制,无所谓营屯也。尝观旧史,自汉文帝用晁错议募民耕塞下,始有屯田之说。汉武帝通西域后,屯田渠犁,始有屯田之名。其后轮台、车师、乌孙、伊循、伊吾、柳中,皆西域屯田之处。宜禾都尉、屯田校尉、田禾将军、唐之营田大使,皆西域屯田之官。至西域之水可导以溉田者,《汉书·地理志》:龙勒县氐置水入泽灌民田,敦煌郡冥安县藉端水入冥泽溉民田。唐《西域记》:瞿萨旦那城东南有大河,国人用以灌田。夫农官之设沿自周制,穿渠之利昉于邓艾,有由来矣。或谓营屯之名别以兵、民。两汉以后,芍陂、南阳、合肥、金城皆屯之以兵。唐制营屯并置。然当时襄州营田,亦调取邻州之兵。宋之边州屯营,又不限兵民。法随时变,故制亦难定。唐时诸道所开屯田,凡九百二十有二。其西域遗迹,若苦峪城断碑,有大兴屯垦之语。及吐鲁番之广安城,在唐曰安乐,皆其地也。皇上俯念黎元,勤修边政,新疆一带永荷生成,泽周于无外矣。

若此者,安人修己允执而绍一中,寡欲清心维贞而谨百度,达聪明目登俊而慎三升,凿齿雕题来廷而通四译,治光玉镜,道握金绳,仁圣之事赅,帝王之道备矣。臣尤伏愿皇上,天行不息,日进无疆。书勤乙览而立学远稽三代之隆,民恤庚呼而惜财必课九年之蓄,猷襄午陛而辅政特重一德之臣,耒荷丁男而挽粟常念六军之士。由是德业进于光明,恭俭垂为法守,贤良皆资励翼,遐迩悉乐怀柔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三年(1877)丁丑科

状元:王仁堪

策问

制曰:朕以冲龄,诞膺宝祚。仰荷昊穹垂佑,列圣诒谋。惟日孜孜,于今三载。上思副两宫之至教,下期措四海于久安,夙夜不敢康,兢兢业业。深惟传心念典之源,建官考绩之政,兴利重农之道,训俗型方之规,广益集思,冀有稗于实政。兹当临轩发策,博访周咨。尔多士其敬听朕命。

《虞书》执中之训为道统所开,精一之传为学术所始。仲虺言建中,《洪范》言建极,与执中有无殊旨,其与惟精唯一能有合欤?夫稽古好文,帝王切要之图也。力观往代,或会诸儒讲五经同异,或聚宏文馆书二十万卷,讲论至夜分乃罢,或日进《太平御览》三卷,其勤若是。乃有谓以半部《论语》致太平者,有谓治道不出《大学》一书者,果可以为定论欤?三代以下,儒者以董仲舒为首,正谊

明道二语不涉于功利，而天人三策，后人犹有微辞。王通著《中说》，学者拟之《论语》，后人斥为僭妄。然则舍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，皆不足为进德之阶欤？

大臣法，小臣廉，官职相序，君臣相正，国之肥也。然则欲正君臣，序官职，其必自大臣始欤？亲民之官莫如守令，守令之贤否视乎上官之取舍。两汉兴廉举孝，敦崇节行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。所传循吏，郡守为多，而公卿亦出其中。其时玺书褒勉，增秩赐金，载在史册，传为美谈。果可以风厉庶僚，而使之事无废弛而政无操切欤？夫循名责实则人不旷官，朝考夕稽则吏皆勤职。如汉以"六条"察郡国，唐以"四善"、"二十七最"，宋以"七事"，明以"三等"，考察吏治。其因时详略，可得其大旨欤？今欲使大吏勤慎，而僚属咸知奉公，吏胥不敢弄法，其何道之由？

古者帝王劭农，故以田事为急。农田之外，复有屯田。昔人所论，以何说为长？汉之屯以兵，唐之屯以民，宋之屯或民或兵，其因时制宜之义安在？有谓塞上宜屯田，腹里宜垦荒者。然则屯与垦顾可分不可合欤？说者又谓西北之地，砂石硗确则忧在土，雨泽稀少则忧在旱，霖潦暴涨则忧又在水。夫朔薮陂泽水所由潴也，沟洫浍遂水所由泄也。乃或甫挑浚而仍然坍塞，已培筑而复就倾颓。其何术而能一劳永逸欤？且何以因利乘便，使国不费而民不扰欤？

惟民生厚，因物有迁，兴化善俗，致治之本也。唐虞敷教，俾民亲逊。《周礼》以"三物"教民，以"八刑"纠民，风化维持久而弗替。其详可悉陈欤？汉置三老孝弟常员，征拜美俗使者。唐赐孝义高年粟帛，遣使观览风俗，用以劝民厉俗。果能行之有裨欤？国家承平日久，芸生日众。若多设科条则易滋扰累，即广颁文告，或徒饰

观听。将欲训迪而丕变之，其道奚由？昔吕氏《乡约》、袁氏《世范》，或牧令以化一邑，或缙绅以教一乡，其言至为浅近。能备举其说欤？今欲使四海之内，狱讼衰息，邪慝不兴，里党辑睦，耆孺和乐。其操何术以收劳来匡直，辅翼振德之效，而致时雍之化欤？

凡此四端，逊敏以懋德，考察以任贤，经画以兴氓，渐摩以善俗，皆制治之远猷，保民之本务。多士对扬伊始，其各陈谠论。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刘勰有言，对策者，应诏而陈政也。汉策杜钦以王者之法，晋策郤诜以择人之术，唐策张九龄以重谷之经，宋策苏轼以治化之本。类能援证往事，指陈时政。顾政治之原出于君心，君心之正肇于典学。罗从彦曰：人君读经则师其意，读史则师其迹。诚以帝王所恃，以经世宰物者，不外夫缉熙之业，宅俊之方，厚生正德之道。而其理皆曩哲已言之理，其事皆前代已行之事。尊其所闻，行其所知，是在加之意而已。然则逊志时敏之功，可不豫哉！钦惟皇帝陛下，冲龄育德，好学尊师，本心法为治法，兢兢然上下交儆，为庶民筹富教之全者，固已抉经之心，以古为鉴矣。乃圣怀冲挹，犹察迩言。举勤学、课吏、重农、训俗诸大端，进臣等于廷而策之。臣诚愚陋，不足以承大对。然窃思制科之设，导之使言时政之得失，而非以试其词章。况当言路广开之时，谕以各陈谠论，毋泛毋隐。其何敢摭拾涂饰，以应故事耶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虞书》执中之训为道统所由开，因究帝王切要之图，与历代讲学之旨。此诚稽古好文之至意也。臣惟帝王之学，与儒生异。其为博也不若其精，其为勤也不若其专。昔尧、舜、禹

一中相传,开千古学术之本。而《汤诰》曰建中,《洪范》曰建极。盖中之一字,敛之为圣功,推之即为皇极。经传所纪,其勤且专也。若是后世之人君,未尝不知学也,未尝不欲媲隆三代也。若史载汉章帝之会诸儒于白虎观,唐太宗之置宏文殿,宋太宗之进《太平御览》,亦可谓勤且博矣。然而讲唐虞于细旃之上,谈周孔于坐论之间,不精不专,终未之有得也。赵普曰半部《论语》可以佐太平,范祖禹曰《大学》一书可以赅治道,岂虚语哉!虽然,精矣尤患其不纯也,专矣尤患其不正也。三代以下之儒,若董仲舒,若王通,皆以阐道为己任者。而《天人三策》语及灾异,《中说》之拟《论语》,尤涉僭妄。则欲明道统、崇经术,正进德修业之阶,审建中立极之道,其惟濂、洛、关、闽诸儒,为能得入道之正轨乎?皇上典学伊始,至精至专,则虽谓帝王之学无异于儒生可也。

制策又以大法小廉必先考绩,此则澄叙官方之要也。臣惟国家设官分职,凡以为民耳。内而宰相、部寺、台垣,外而督抚、藩臬、监司、太守,以及州、县之有司,丝联绳贯,递相维系。选举之重,选此亲民者也;考察之严,察此病民者也。使不以民事为事,不以民心为心,则虽恪奉成宪,矫厉清节,而守法与变法害相因,廉吏与贪吏罪相等矣。今欲达民之隐,莫若得守令,欲重守令,莫若师《周官》尚廉之意,行汉代久任之法,使大臣不敢以喜怒为迁调,小臣不敢视职位为传舍。史称汉宣帝时,二千石治理,效玺书褒勉,增秩赐金,或位至关内侯,不易其位,公卿缺以次补之。良法美意,诚可效而可则也。若夫计吏之法,汉以"六条",唐以"四善""二十七最",宋以"七事",明以"三等",因时详略,备在吏策。然必精选铨曹以清其始,慎择督抚以厉其终,使庶司百执事咸无善事长官之

虑,神明自暇,手足自宽,将毕智竭虑以效力国家矣。朱子曰:安民系乎守令,而本源则在朝廷。此之谓也。

制策又以帝王劭农,因及屯垦、沟洫之宜。此又贵粟重农之意也。臣惟东南之农政莫大于屯垦,西北之农政莫亟于沟洫。按经、传无所谓屯田也。屯始于汉,若晁错、赵充国之议,皆为西北备边之计。至唐迄宋,或兵或民,屯始兴于腹地。夫今日东南之宜屯,犹汉之西北之宜屯也。海疆萑苻之薮,往往弥望千里,地沃衍而无居人。使能寓屯于垦,寓兵于农,宽劝募之途,严争籍之禁,均授田输粟之例,籍亚旅为卒伍,变斥卤为膏腴,则东南万世之利也。魏了翁曰:无责屯田之虚名,先究垦田之实利。诚不刊之论矣。至若沟洫之制,无地不宜,而西北为尤亟。西北地势平衍,旱无所潴,潦无所泄。加以河流漂劲而浑浊,若沁汾,若滹沱,若永定,皆与黄河无异。故堤堰则易决,沟渠则易淤。东南多水而得水利,西北少水而受水害,势使然也。然则如之何而可?曰古人之为沟防也,伏秋水涨,以疏泄为灌输,河无汛流,野无瞷土,则善用其决矣。春冬水消,以挑浚为粪治,土薄可使厚,水浅可使深,则善用其淤矣。《考工记》曰:善沟者水漱之,善防者水淫之。明乎此,则西北之利可以兴,而国计民生永赖之矣。古人所谓善富天下者,因之于天地也。

制策又曰:惟民生厚,因物有迁,因进思兴化善俗之道。此尤政治之本也。臣惟欲清风俗之原,莫若正四民之统。夫士者率民之教者也,农者率民之养者也。自庠序衰而士习坏,富商大贾之徒遂以操天下之利权而轻重之。于是习奢侈,尚贪诈,本务日轻,而逐末之势日重。今使不揣其本而齐其末,则虽"三物"之教,"八刑"之纠,行《周官》之法也如故;三老、孝弟常员之设,美俗使者之征,

孝义高年之赐，观览风俗之使，踵汉、唐之制也如故。而民俗之不克丕变者，岂斯民不古若哉？积势为之也。故欲淑人心，必先清流品，明定制，别冠婚宾祭之等，详宫室衣服之度，使锥刀竞逐者不得显然厕身于士大夫之列，则天下之士咸知所以自重，不至为寡廉鲜耻之行。而服田力穑之氓，亦或知国家之本务在此不在彼焉。则庶乎浇漓可以革，礼让可以兴。九两系以师儒，九职首重农圃，即此旨也。若吕氏《乡约》，袁氏《世范》，语意浅近，便于日用行习。然不过化一邑，教一乡，而圣朝训俗型方，所以致经正民兴之效，固自有其大者远者焉。

夫君心之敬肆，其几甚微。而正一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则人材之进退，民务之废兴，风俗之纯驳，咸由此而判焉。危微之机，可不儆惧乎？臣伏愿皇上，宥密单心，始终惟一。读经则思帝王制治之意，不徒以记诵占毕为功。读史则观历代得失之由，不徒以殚洽见闻为务。澄其源而流自洁，握其本而末自随。主极既端，举凡兴贤任能，体国经野，化民成俗之道，可一以贯之焉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六年(1880)庚辰科

状元：黄思永

策问

制曰：朕以冲龄，仰邀天眷。寅绍丕基，于今六载。秉列圣之诒谋，荷两宫之教育。所期府事修和，纪纲整肃，俾治化蒸蒸日上。

延集嘉猷,用熙庶绩。临轩策问,其敬听之。

《虞书》首执中之训,为道统所自开。帝德王道,时代虽殊,其同条共贯者安在?《汤诰》言降衷恒性,专言理也。《洪范》言阴骘下民而五行庶征,理兼乎数。其说异同若何?董仲舒,汉之大儒。朱子既以正谊、明道二语编入《小学》,而于《天人三策》犹有未满之词。其意安在?隋王通著《中说》,学者拟之《论语》,而后人以为妄。所指何条?唐臣韩愈推原性道,其议论未尽纯者安在?宋之大儒,濂、洛、关、闽,举能发明心性之奥。其得力所在,能揭其大要欤?元儒首倡者何人?继起者何人?明代理学孰为居首,可一一悉数欤?

亲民者莫如守,而与民最亲者莫如令。汉史《循吏传》纪守相甚悉,而令长则缺而不书。其故何欤?天下至广,郡邑至多。郡守之贤否且不能人人而察,而县数倍于郡,令数倍于守,其廉而才,其贪而庸,不可枚举,能详陈其说欤?《虞书》九德曰廉,《周官》六计亦曰廉。其同异若何?才之不逮止于怠事,廉之弗尚必将虐民。督之以才而各有所短长,督之以廉而实裨于风俗。其正本清源之道安在?国家求贤取士,非徒为登进之阶。多士学古入官,宜何如束身自爱以副贡举之盛典也?

自古求治之主,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,非徒务其名也。《书》曰:慎乃俭德,惟怀永图。《左氏传》云:俭德之共也。俭以德名者,有清心寡欲之功,而后有制节、谨度之事也。三代令辟,俭德尚已。两汉恭俭之君见诸典册者,能悉数之欤?唐张蕴古进《大宝箴》曰:壮九重于内,所居不过容膝。罗八珍于前,所食不过适口。太宗纳之。宋太祖曰:以一人治天下,不以天下奉一人。苟以自奉为意,

使天下何仰哉？明太祖曰：惟俭养性，惟侈荡心。居上能俭可以导俗，居上而侈必至厉民，能一一述其行事欤？

整军经武，国之大经。古者寓兵于农。大《易》师之取象为地中有水，所谓藏至险于大顺也。管仲相齐，参其国而伍其鄙，在国则为军，在鄙则为农。说者谓兵、民之分自此始。然欤？设兵之善莫若唐，驭将之善莫若宋。所谓善者安在，能详其说欤？唐之府兵，宋之禁军，各有制度。说者谓禁军之制不如府兵，能引伸其意欤？明则京师宿重兵约三十万，畿内约三十万。嗣后或废或置，其弊至于各营已而岁饷如故。正德中群盗起，调边兵征之而后定。能一一胪举其故欤？

凡若此者，典学以绍心传，察吏以康亿兆，崇俭以厚风俗，诘戎以保乂安，皆致治之良规，经世之要务。多士其述所闻以对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合天者帝，通德者王。自古帝王之治天下，未有不以懋修为本者。《易》曰：蒙以养正。《书》曰：念终始典于学。凡以圣功端万化之原也，故致治必求当理，而理境之所以克明，则圣功之精于体道可知也。察吏在乎安良，而良吏之所以克庸，则圣功之深于爱民可知也。崇俭方能裕国，而国用之所以克充，则圣功之严于寡欲可知也。讲武斯可宣威，而威声之所以克振，则圣功之强于修德可知也。操之有本，斯推之咸宜。唐虞三代之隆，亦不过是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冲龄践阼，典学方勤。裕文武之资，炳登咸之治。固已理学无不明，吏治无不善，浮费无不节，戎政无不修矣。乃圣怀冲挹，犹切咨询，思久道之有成，冀迩言之可察。进臣等于

廷，而策之以析理、课吏、戒奢、整旅诸大政。如臣之愚昧，何足以知体要？顾当对扬伊始之时，敬念敷奏以言之义。敢不谨述所诵习者，本刍荛之一得，以效葵藿之微忱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虞书》首执中之训，为道统所自开。因推帝德、王道同条共贯之旨，以及诸儒之纯驳。此修德凝道之本也。臣案：危微精一，尧舜传心之学。《汤诰》降衷恒性，始专以理言性。《洪范》五行庶征，则理兼乎数。曾巩谓《洪范》和同天人，使之无间者，此也。汉儒董仲舒正谊不谋利、明道不计功二语，朱子编入《小学》。而《天人策》流于灾异，不无瑕疵。即其言性为生质，情为人欲，语亦未纯。隋王通《中说》，郑獬以李德林、关子明与通生不同时，讥其说之妄。晁氏亦谓薛道衡见于长安，时代不符。至以房杜为门人，益可证其诬。唐韩愈推原性道，足挽狂澜。然分性为三品，又以孟子、荀卿并列，致为方孝孺所讥。宋之理学，濂溪开伊洛之先，二程遗书多与西铭相表里。朱子出而心性之奥益昭示于来兹，其得力所在不外乎主敬存诚也。元儒许衡、吴澄倡于前，金履祥、姚枢诸人继于后。有明一代若薛瑄、胡居仁实为纯粹以精。至如王守仁之良知，虽谓渊源于陆氏，而一有偏倚，即易入歧途。是以高、顾诸人承其后，皆不免訾议云。皇上念典方新，崇儒重道，所由推阐性理之学，而日以昌明也。

制策又以亲民莫如守，最亲莫如令，因以循良之绩，推及于考察之方。此诚简贤辅治之大纲也。臣惟有课吏之良法者，可以收良吏之实效。西汉循吏多纪守相，而令长缺如者，其时郡县之制初定，治具悉赖乎郡守。迨至东京，则王涣、刘矩、仇览、童恢皆为之列传。而鲁恭、刘宽以及颍川四长贤令长之卓卓表见者，后先相望

矣。夫天下至广，郡邑至多，郡守之贤否，已有难于偏察之势。而县数倍于郡，令数倍于守，欲得而周知之，惟汉代考察之法最为精密。汉以"六条"察二千石，如"田宅逾制"、"牟利侵渔"诸禁是也。而又以察令之权，委之于守。故两汉吏治最为近古。以其得内外相制，大小相维之义也。《虞书》九德曰廉，《周官》六计亦曰廉。或以廉察为训，不取廉隅廉洁之意。夫才之不逮止于怠事，廉之弗尚必将虐民。是故督之以才，而各有所短长。不如督之以廉，而有裨于风俗。吏治所以正本清原者在此。国家澄叙官方，首崇廉介，宜乎登仕版者，咸知束身自爱也。

制策又曰：自古求治之主，罔不躬行节俭为天下先，因进求历代尚俭之治。此又崇实黜华之要也。臣谨案：《书》曰：慎乃俭德，惟怀永图。盖惟俭斯能永。《左氏传》云：俭德之共也。俭以德名者，诚以制节谨度，必本之清心寡欲。三代令辟，禹之卑宫，文之卑服与土阶茅茨，后先嫡美。汉文帝之衣弋绨，罢露台，俭素可风。光武身衣大练，色不重采。至明帝犹复仰承先志。他若晋武帝之焚雉裘，梁萧恢之毁筒布，亦俭约可师。唐张蕴古进《大宝箴》六百余言，所谓壮九重于内，所居不过容膝，罗八珍于前，所食不过适口，可谓言近指远，宜乎太宗嘉纳之也。元宗初政，亦尝罢织锦坊，宪宗用帛必籍其数。厥后宋太祖戒农饰之侈，尝曰：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此二语亦本之于《大宝箴》。仁宗虑烧羊之沿为制，戒哈蜊之费于用，实一代仁俭之主也。明太祖营缮宫室，去雕琢之奇丽，乘舆服御，咸令以铜代金。尝云：惟俭养性，惟侈荡心。居上能俭可以导俗，居上而侈必至厉民。是以止潞州之参贡，辍金华之香米，皆可为法矣。圣朝俭德，实体唐而踵虞，是以化行

海内，炳焉与三代同风也。

制策又以整军经武，国之大经，因以详求夫兵制。臣惟古者寓兵于农。比闾族党，即伍两卒旅。蒐苗狝狩，讲步伐击刺。《易》之师卦，取象于地中有水，所谓藏至险于大顺者，就兵农合一之势言之也。管仲相齐，行轨里连乡之法，尚不失守望相助之意。至参其国而伍其鄙，在国为军，在鄙为农。虽即古者六乡、六遂之遗，而兵民渐分矣。两汉以后，兵制屡更。惟唐时府兵之制最为近古，惜乎行之未久，而募壮士，增骁骑，又纷更矣。宋有禁兵、厢兵、蕃兵、乡兵诸目。其禁军之制，收天下之精锐，列营京甸。征调屯守，悉自京师移之，而未若府兵之善者。府兵则可聚可散，禁军则愈久愈怠也。然无必胜之兵，有必胜之将。宋惟得驭将之法，故韩、岳诸人虽当积弱之势，犹奋起而无敌也。明时京师宿重兵三十万，畿内约三十万。说者谓得强干弱枝之意，而日久废弛。虽曾改三大营为十团营，而名不副实。其弊至于各营已虚而岁饷如故，则并老弱之数亦不足。正德中群盗既起，至调边兵征之而后定，则京师重兵不足恃可知矣。圣世武备聿修，德威远播。夫是以干戈永靖，而中外咸乂安也。

夫辨理欲以励宸修，严考核以清仕路，戒奢靡以维风俗，精训练以饬戎行。举而措之，尚何政之不修哉？臣尤伏愿皇上，博览诗书，广延规谏。皋陶之谟曰：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。诚能本此意以懋修而道积厥躬，则举凡大法小廉，黜奢示俭，迩安远肃之规，皆可一以贯之，不劳而理。盖源清则流无不洁，体立而用有以行，明德新民止于至善，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，罔识忌讳，干冒宸严，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九年(1883)癸未科

状元:陈冕

策问

制曰:朕以冲龄,仰邀天眷。寅绍丕基,于今九载。承列圣之诒谋,秉慈闱之懿训。惟日孜孜,冀臻上理。探念典传心之要,求通经致用之方。著顺轨于宣防,奏咸熙于庶绩。尔多士对扬伊始,尚摅谠论,用赞嘉猷。

治法肇于唐虞。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何人所分?人心道心何书所引?《汤诰》始言性,《说命》始言学,真德秀谓开万世性学圣学之源,能畅其说欤?《易·文言》:敬以直内,义以方外。或谓与《丹书》敬胜、义胜之说相发明。能推阐其蕴欤?汉高帝诏陆贾著《新语》,虽云修仁义,法先圣,而所陈不过秦汉间事,岂为学止于此欤?唐太宗谓侍臣曰:朕所好,惟尧、舜、周、孔之道。果于数圣传授微旨,有所得否?其他若《帝范》《帝学》《心经》《政经》,以及《大宝》《丹康》诸箴,其言有可采欤?后世人主,或好黄老,或尚艺文,治不古若,殆由是欤?

经学导源于汉,尚已。《易》上下经十翼,本为十二篇,何人始以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杂入卦中?《尚书》伏生所传者二十八篇。孔安国《传》,晋梅赜始奏于朝。果可信欤?逸诗散见诸书,或谓孔子删诗,有删其篇者,有删其句者,尚详征之?《春秋》三家之义孰长?杜氏注《左》果优于服注否?《礼记》为汉儒所综集,《中庸》为子思作,《缁衣》为公孙尼子作。程子独谓儒行经解非圣言,确否?《周

官》晚出，是否后人伪托？《仪礼》注家甚少，贾《疏》据何家为定本？三《礼》之学不讲久矣。能言其所心得欤？

四渎之水，河最难治。禹疏九河故道，自汉时已不能尽考。惟许商上书言，徒骇、胡苏、鬲津所在，后世地志转一一胪列其名。果可据欤？魏晋南北朝河之利害无闻。《唐书》所载亦仅薛平、萧仿两事。岂以隋、唐书不志河渠，故多阙欤？贾让之三策，王景之八渠，盖考其说？宋人论河之说，如欧阳修、苏辙、任伯雨诸论，果皆允否？潘季驯所云：以堤束水，以水刷沙。其于治河之法果不易欤？夫治河兼欲利漕，是以古今议论纷如。河运、海运孰便？南流、北流孰宜？其详究之。

《周官》六计以廉为本。或训廉为察，其义孰优？汉法刺史以"六条"察二千石，岁终奏事举殿最。而董仲舒对策谓累日取贵，积久致官。将汉亦用年劳之法欤？魏明帝作《都官考课法》，杜恕以为文具，晋杜预亦谓不若去密就简。其说然欤？唐叙以"四善"，分以"二十七最"，差以九等。宋因唐之"四善"，分为三等。详略得失，其缕析之。宋初考课，特命清望之官同任其事，不但委之有司。其法可行否？《汉书》言综核名实，故吏称其职。然或上求实效，下循虚名，将操何道而使之皆实心以敷政乎？悃愊安静者大抵便民，而缓急或不足恃。强健明决者易于集事，而恣睢或至殃民。将何以资器使？举劾之权不能不寄之大吏，而不无借以遂其私者。何以委任而责成欤？

夫心法为宰化之枢，经术为作人之本，固堤防而民居敉定，严考课而吏治澄清，皆经世之要图，保邦之大计也。多士学古入官，讲求实用，其各以素所诵习者著于篇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汉廷射策,萧望之以儒宗显,倪宽以经学称。平当以明《禹贡》任使行河,召信臣以有方略终为循吏。稽古匡时,固先务之急也。自后世性理之学,训故之文,河渠之书,铨叙之法,皆淆杂而失其真。承大对者欲科别其条,茂明其说,亦綦难矣。《管子》曰:先王之书,心之敬执。《庄子》曰:六经,先王之陈迹。《荀子》曰:行水潦,安水藏,以时决塞。《晏子》曰:举贤以临国,官能以敕民。帝者抱蜀于上,儒者讲德于下。斯王道正而百川理,天工亮而庶绩熙,一以贯之矣。钦惟皇帝陛下,亲师重道,明目达聪。近年以来,中外大小臣工剴切陈言者,累牍而进。固已嘉言孔彰,政治厘然毕举矣。犹复临轩试士,备切咨询。举懋学、传经、宣防、察吏诸大端,策臣等于廷,而冀收壤流之一助。臣庸才占毕,讵识谟猷?顾自幼学以来,凡典籍所纪,绥猷之本,稽古之功,与夫安民知人之要,亦稍留意于其间。遭兹言路广开,敢不竟其辞指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治法肇于唐虞,因欲考帝王学术之真。诚性功之首务也。臣案: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之分始伪。孔安国《传》曰:若以下二十八字,姚方兴称得之大航头。书固难尽信哉!《禹谟》危微二语,据《荀子》引《道经》而小异其词。《汤诰》言恒性,不见于《史记》之真。古文兑命典学一语,据《文王世子》及《学记》,伪迹显然。后儒乃谓为言心、言性、言学之原,盖未深考尔。《易》之坤卦,阳息在二。乾为直为敬,坤为方为义。《丹书》者古策府遗典,曰敬曰义,其知易乎?故王应麟谓孔子训《丹书》于《文言》也。三代下,汉之高祖,唐之太宗,皆以武拨乱,以仁胜残。陆贾所陈《新语》,今所传非原书。然王充、李善所引,固皆儒家言。胡宏、真德秀乃谓

所言不过秦汉事，过已。太宗学优于高祖，所作《帝范》，犹见仪刑。宋范祖禹侍哲宗经筵，论人主今日之学，系天下他日治乱。史称其开陈治道，虽贾谊、陆贽不能过。观所进《帝学》，简明剴切，惜哲宗不尽用之。《心经》《政经》，则不免依托至《大宝》《丹扆》诸箴，其言固多精要可采者。皇上冲龄讲学，蒙养克端，征信于古，尤赖左右之陈善闭邪也。

制策又以经学导源于汉，因备考夫条流。臣案：言《易》者以《十翼》释经始。费直以《彖》《象》合经，高贵乡公谓始康成。朱子《本义》用吕祖谦古本，明永乐修《大全》割附程《传》，篇第又淆。伏生《今文尚书》二十八篇，迁、固云二十九篇，其一篇百篇序也。今非惟伪古文不足信，今文亦唐卫包所改定者。《九夏》《新宫》，其词已佚，《貍首》犹见《考工记》《射义》《大戴记》中。《论语》《左传》《孟子》《国语》，周秦诸子，《史》《汉》诸书，间存章句，皆逸诗也。左氏身为国史，依经作传。公羊高受学子夏，谷梁赤后于二家。三家于《春秋》互有短长，而左氏、公羊为信。注《左传》者，贾逵、服虔先于杜预，贾、服书既散佚，杜且不当深规。而孔颖达伸杜以攻贾、服，则更惑矣。马融、卢植传戴圣《礼》四十九篇。康成谓《中庸》子思作。刘瑒谓《缁衣》公孙尼子作，如《王制》则汉博士作。《月令》采《吕氏春秋》，不独《儒行经解》为可疑也。《周官》多春秋后窜改，亦非周公本书。《仪礼》则王肃、沈重之注不存，贾公彦作疏，第据齐黄庆、隋李孟悊之《疏》为本尔。朝廷文教蔚兴，承学之士得以研精六籍，可不实事求是哉！

制策又以四渎之水河最难治，因欲求九河故道，以追禹绩之隆。臣案：齐桓公填阙八河自广。周定王时河东徙，故道遂失。汉

王横谓九河可沦海，然许商上书言徒骇、胡苏、鬲津在成平、东光、鬲县界中。徒骇最北，鬲津最南。《尔雅》九河之次，自北而南。既知三河所在，则知太史马颊覆釜在东光北，简洁钩盘在东光南。后世地志所列，据此可证。河自汉末逮唐初，出东昌东、济南西。顺轨几千年，故鲜议及者。《唐书》治河仅薛平、萧仿，而决溢屡书。景福中徙武定厌次，为千乘改流之始。不志河渠，史之阙略也。宋代商胡决口，贾昌朝主复故道。李仲昌请开六塔，欧阳修独以顺水治堤无大利大害，苏轼尝缴进其说，苏辙则请罢回河之役，任伯雨则请宽立堤限，皆为国情劳费也。明潘季驯刷沙之法本汉张戎，其说则《考工记》善沟善防之意。治河古称贾让三策，而近人多谓难行。王景八渠功效远已。今言河者必及运，有海运何烦河运？必借黄济运，久之河病而运亦病，岂长策哉！且河入济渎已二十九年，利津海口淤狭，决近畿辅。此时归故道，水不能逆其性，筑遥堤民不忍弃其居，计不获已。惟仍浚海口以治下游，修旧堤以防盛涨而已。我皇上轸念民瘼，近简员往察河势，固山东之民所同企望者也。

制策又以“六计”弊吏始于《周官》，而因求激浊扬清之道。臣案：郑康成言六计以廉为本。王安石训廉为察，不如贾公彦疏洁不滥浊之说足风有位。汉之“六条”问事见汉官典，职亦惩牟利通货，犹有《周官》遗意。董仲舒谓累日取贵，积久致官，贤不肖浑淆其意。欲使列侯、郡守、二千石举贤能，而病选吏者以富訾，不但为年劳之弊也。魏杜恕议考课之制，以为用不尽其人，虽文具无益。晋杜预为黜陟之课委任达官，稍去密而就简。唐代考课掌于吏部。宋因唐法分“四善”为三等，又命清望之官如王沔、谢泌者典之，盖重其事矣。夫循吏莫著于汉，莫多于宣帝时，非综核名实之效哉！

今之察计,法美意良,然内而长官囿于积习,京察已等具文,外而疆臣狃于偏私,计典亦成故事,致使人才进退不本公忠,不采舆论,彰瘅之风声不树,举人不必能其官。我皇上超擢贤能,严惩贪墨,将欲澄叙官方。中外大臣尚当以实心行实政,上辅日月之明。为治不在多言,大法则小廉也。抑臣观《宋史》道学之传,特取别夫《儒林》,《汉书》沟洫之功,不以参于循吏。流派未可以偏废,智能固各有专长也。伏愿皇上烛照万理,斟酌群言,于兼听并纳之中考设官分职之意。

师傅因论道而尊,必求正学也,侍从本经术以进,必取端人也,水工之官必规久远,勿惜小费也,铨曹之政务使清通,勿抑真才也。如此则谠言益进,万几咸理,人奏所能,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十二年(1886)丙戌科

状元:赵以炯

策问

制曰:朕诞膺天命,演绍丕基,于今十有二年矣。仰赖皇太后教育之勤,庶政协和,四方安谧。朕朝夕典学,惟日孜孜。求之于经史,以探治乱之原;求之于军旅,以资控驭之略;求之于地形,以知险易之要;求之于圜法,以准轻重之宜。尔多士自田间来,学于古训,究心当世。兹当临轩发策,其敬听朕言。

帝王诚正之学,格致为先。若《帝范》,若《群书治要》,若《帝学》,能言其精义欤?《贞观政要》《太平御览》,撰者何人?魏征

《谏录》《续录》，果有裨于治欤？此外，若《政府奏议》，若《尽言集》，若《历代名臣奏议》，孰为优劣欤？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，何以阙治平？果有待于邱浚之补欤？夏良胜《中庸衍义》与德秀书同体例欤？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为治忽之渊林，能举其要旨欤？为《释文》、为《音注》、为《释文辨误》、为《地理通释》者何人？为《外纪》者又何人？李焘、刘时举等所续足继原书之精博欤？

用兵之法，贵乎因地制宜，舟师其尤要也。《左氏传》楚子为舟师以伐吴，实为水军之始。其后楚获吴舟艘艎，则又舟名之最著者。或谓公输般之钩拒乃战舟之始。然欤？汉时命朱买臣治楼船，元鼎五年又诏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往讨吕嘉。其时有伏波将军、楼船将军之号。其船曰戈船、曰下濑、曰横海，命名之义，要何所在？其习水战，当在何地？晋武帝时王浚修舟舰，乃作大船连舫，能受士卒几何人？其飞云、舟仓、隼船相去若干步，见于何书？隋文帝命杨素造战舰，其舰何名？其高何若？唐时击萧铣，所用战舰能举其数欤？宋时福、兴、泉、漳各有鲟鱼船，可修整以备海道。奏陈者何人？当在何年？绍兴时有飞虎战舰，旁设四轮，其制如何？铁可以为船，晋、唐以前见于何书？又有皮船，始于何人？明戚继光亦用之。一船可乘几人，能详之欤？

在昔虞廷致治，振旅三苗。周道方兴，劳师獯鬻。边防之事自古为昭。但齐称攘狄，左氏兼美乎和戎。汉重犁庭，扬雄反抑为中策。凡斯张弛，何说为长？且七雄竞爽，资骑牧以绥边。西夏一隅，拒辽金而掎角。地居四战，何道之从？又如汉开西域，力袭乌孙。唐启安西，威扬大食。是则葱岭以西，雷翥以北，握其天险，务得中权。肄业及之，讵无胜算欤？又若汉得卫青、霍去病而奠漠

南,唐用李靖、李勣而破突厥,元有旭烈兀诸人而收印度,明资戚继光诸将而靖倭氛。得人者昌,能言其效欤?

钱法始于太皓。或谓之金,或谓之货,或谓之泉,或谓之布,或谓之刀。能各举其所自欤?周制以商通货,以贾通物。其九府圜法,厥制若何?后患钱轻,更铸大钱,始于何年?汉时初铸荚钱,后以钱益多而轻,乃更铸四铢钱。其文奚若?其年代尚可考欤?后又有三铢、五铢,是否同时?魏晋以后亦有铸四铢钱者。唐时改五铢钱,每钱一千。计重若何?其钱监设于何地?其罢江淮七监,何人所言?宋时置监铸铁钱,当在何处?其铜钱一当铁钱几何?元丰间,毕仲衍进《中书备对》,言诸路铜铁钱监所增数,果多于宋初欤?自银币行而钱法一坏,自交子、钞引行而钱法再坏。元明以来率蹈此弊,岂鼓铸之不善欤?抑产于山者,有时而竭欤?子母相权之法,不可不亟讲也。

夫稽古者出政之要本也,讲武者备豫之方也,设险者立国之基也,范金者理财之要也。尔多士条举以陈,勿猥勿并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政治甚繁也,实由庙堂握其纲。寰区甚遥也,实由宫廷提其要。人君建极,绥猷将胥,天下之臣庶相与进于义安。而欲智取术驭也,其道无由。是以神圣代兴之朝,天人交应,遐迩悉怀。而求其要端,则不外缉熙以新其德,讲论以探其源。而复继以思患豫防之规,怀远保邦之略,厚生利用之模。其难其慎,无怠无荒。合本末以交修,统始终而毕贯。用是主极端,军威振,边患息,国用充。于以扬骏业而迓鸿庥,此诚为一代之隆规,而百王之大法也。钦惟皇帝陛下,尊师重道,饬纪整纲。必先天下而课其功,乃

后天下而收其效。将兢兢业业,亦何政之不修,何事之不理哉!乃圣怀冲挹,咨询犹殷。举讲学、经武、防边、制用诸大政,进臣等于廷而策之。如臣庸陋,何足以承大对?特以士之为士者,夙负齐家治国之志,将以施之于政,以究其得失也。兹复恭奉谕旨,勉以毋猥毋并,若仅涂饰浮辞,能无负惭于夙夜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帝王诚正之学,格致为先,因深究夫审端致力之方。此诚内圣外王之极则也。臣惟唐虞以来,言执中尚矣。三代而降,若唐太宗《帝范》十二篇,始君体,终崇文。范祖禹《帝学》八卷,起三皇,迄宋代。与魏征之《群书治要》,具有精意,足备省观。《贞观政要》吴竞所作。《太平御览》宋太宗诏史馆所修。至真德秀进《大学衍义》四十三卷,拳拳于诚意正习之要,而治平之略阙焉。邱浚以正朝廷成功化十二条补之,体明而用亦备。夏良胜之《中庸衍义》,所为沿其体例而作也。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一编最为精博,其要旨不出察治乱、知兴衰,诚史家之纲领。后经史焰撰《释文》三十卷,胡三省撰《音注》九十七卷,《释文辨误》十二卷,王应麟撰《地理通释》十四卷,刘恕撰《外纪》十卷,李焘、刘时举复为《续编》,而原书益昭美备矣。至若补阙拾遗,则魏征之《谏录》《续录》,范仲淹之《政府奏议》,刘安世之《尽言集》,黄淮、杨士奇等所编之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。类皆君臣交做之辞,其有裨于治,岂浅鲜哉!皇上几余念典,圣学方新,古训具陈,尤赖左右之朝夕纳诲也。

制策又以用兵之道贵乎因地制宜,而舟师尤为要务。此又安内攘外之良规也。臣考古无水战之法。春秋时楚子始为舟师以伐吴,其后遂有舾艎之获。然其制退者钩之,进者拒之,实自公输般而创。汉时武帝命朱买臣治楼船以攻东越,更作昆明池习水战以

讨昆明。元鼎五年,又诏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往征吕嘉。其时有伏波、楼船、横海、下濑各将军之号。至命名之义,如置戈船下以御蛟龙,故称戈船之类是也。嗣后晋王浚作大船连舫,制方百二十步,受二千余人。隋杨素造五牙大舰,高百余尺,容战士八百人。唐李靖击萧铣,作战船二十余艘。宋时福、兴、泉、漳各有鈒鱼船。咸平四年,何承矩建议修整以备海道。绍兴中王彦恢复制飞虎战舰,旁设四轮,日行千里。此历代舟师之要也。至如铁可为船,见于《淮南子》。皮船之制创于元宪宗,而戚继光用之。一船可乘一人,两船合缝可乘三人。引战舟之尤异者,要之出奇制胜,止在为将者驾驭之得法耳。圣朝威德昭宣,陆慑水栗,近复慎重海防不已,有备无患也哉!

制策又以边防之事自古为昭,因详究夫地形险易之宜。此更定功保大之良谟也。臣案:虞廷致治,犹振旅于三苗。周道方兴,且劳师于獯鬻。自来有文事者不忘武备,则兵之不可一日而去也。独是古今异势,强弱异形,水陆异宜,防剿异用。筹边令策,莫若因时。秦用蒙骜,赵用李牧,西夏以一隅而拒辽金,皆聚劲卒精兵独当一面,深得乎可战可守之方者也。至如汉武帝遣使通西域,置酒泉郡,而康居、乌孙、大夏之属络绎来附。唐太宗讨平高昌,置安西都护,而新罗、大食诸国咸奉朝贡。凡在葱岭以西,雷翥以北,无不据其天险,操纵自如。然而行军之要,贵地利尤贵人和;经武之谟,在将兵尤在将将。历代以来,如汉之莫漠南,则卫青、霍去病之力。唐之破突厥,则李靖、李勣之功。元之收印度,则奏绩于旭烈兀诸人。明之靖倭氛,则成功于戚继光诸将。得人者昌,不诚然欤?究之拓地开疆,幅员日广,诚极一时兵威之盛。然不如唐李大亮之言

曰:中国有根本,四夷如枝叶。欲怀远者,必先安近。则尤得居中驭外之权也。国家舆图日扩,罔有内外。悉主悉臣,安有不怀德畏威也哉!

制策又以钱法始于太皓,而子母相权之法不可不讲。此更开源节流之要道也。臣考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为棘弊,始谓之金。有熊氏谓之货。陶唐氏谓之泉。至成周太公立《九府圜法》,以商通货,以贸通物。宝于金,利于刀,流于泉布。于布斯固钱之滥觞也。厥后景王患钱轻,更铸大钱,文曰宝货。汉初铸荚钱。文帝时为钱益多而轻,更铸四铢钱,文曰半两。武帝复行三铢、五铢钱。魏晋以后沿用之。唐兴,废五铢饯,铸开元通宝。每十钱重一两,计一千重六斤四两,得轻重大小之中。置监于洛、并、幽、益、桂等州。泊韩洄判度支,以江淮七监铸钱工用过费,悉请罢之。宋开宝中,令雅州置监铸铁钱,与铜钱兼行。铜钱一当铁钱十。迨元丰间,毕仲衍进《中书备对》,言诸路铜钱增九监而所铸增三百余万贯,铁钱增六监而所铸增六十余万贯,盖比宋初至景德已大不同矣。至于银币始行于交广,而交子、钞引自宋以迄元明率蹈此弊。钱法之坏由来久矣。岂铜源之果竭欤?圣朝府事交修,权衡货布,所以尽美尽善者,非汉唐所能及矣。

夫治益求治,王之本,新又日新,圣之基。寸念疏密,而国之强弱,民之贫富,皆于是关焉。故德业虽懋,器械虽坚,疆域虽清,财用虽足,律以居安思危之意。臣之至愚,尤伏愿我皇上,法天之健,行地之贞,上追尧舜之隆,下迈汤武之盛。《书》曰钦哉,《诗》云敬止。诚使即前言往行,以验诸躬行,而复因时以酌其权宜,随地以明其法度。由是几康敕而本源清,律令明而德威播,捍卫严而边陲

靖,斟酌善而帑藏盈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)己丑科

状元:张建勋

策问

制曰:朕仰膺天眷,寅绍不基。荷列圣之诒谋,承慈闱之懿训。兢兢业业,十有五年矣。思欲登群生于衽席,筹几府之丰盈,绥八表于安全,阜四民之货殖。兹当临轩发策,尔多士其敬听朕命。

《洪范》八政食货为先,平世三登,丰穰偶歉。故《王制》有余三之政,儒家详缓二之文。《救荒活民书》,撰者何人?补者谁氏?《救荒本草》《拯荒事略》《救荒事宜》《救荒策会》《煮粥参议》《野菜谱》《野菜博录》,诸书孰详孰略?能援其最要之说,举其易辩之条欤?三国当涂,北朝拓跋,移粟不劳于江左,洊饥未害于偏灾。稽古者岂宜无所考见欤?元明以后,每恃南粮,踵河运者虞海道之难,崇海运者虑河漕之缓。或谓宜于兼用,通知时事者讵能拘成法欤?

自昔行师,端需理饷。汉时全盛犹收孔仅之功,唐室中兴实用杨炎之策。必欲远师平准无凋耗之虞,近足度支有饱腾之便。通材硕学,岂无成法欤?或谓九牧贡金,明征《禹贡》。铁官列郡,亦著《汉书》。中古以还,代传开凿,权其利害,可得言欤?又如七雄并峙,铁冶纪于史迁。三国争衡,《食货》缺于陈寿。述其邦计,能悉源流欤?又如建炎南宋,利擅于榷场。中统元初,用资于宝钞。

熟知古事，讵无藉于博闻欤？

自古大一统之世，必为亿万年之图。西逾葱岭，汉通凿空之官。北界金山，唐设北庭之府。轮台屯戍，外辑乌孙。金满建城，远收伊列。凡兹经略，能略言欤？苏定方之讨沙钵罗，速不台之穷默尔奇，此其功烈，近在何时？吐蕃会盟之碑，刻于何代？《筹海图编》之绩，著自何年？又如蒙冲楼橹肇起《汉书》，翼轸毕箕权舆《孙武》，兵家水战，能举其要义欤？《诸蕃记》《西使记》沿革多可考欤？《武备志》《火器图遗》，法尚可用欤？

古礼先蚕是享，献茧登功，所以通羡余，重国计也。《尔雅》蚕类不一，不皆饲桑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永嘉郡记》亦同。能区别其地利物宜欤？《淮南子》谓王法禁原蚕，以其残桑。然乡贡八蚕之绵，何害于一岁再登欤？《御览》引谢承书，称范充为桂阳太守，教民植桑养蚕。《宋史》称张永令崇阳，教民拔茶植桑。得无纺织之兴亦资循吏欤？《御览》引《吴录》，称南阳郡一岁蚕八绩。《隋书》称江湖之南一年蚕四、五熟。岂非锦绣纂组反助女红欤？《蚕书》及《农桑辑要》《农桑衣食撮要》，何代何人所撰？良法美意今尚可行欤？

夫振给补助，仁政之经也；阜通消息，强国之资也；安攘训练，边圉之图也；纺绩织纴，生民之本也。多士博览古今，讲求实用。其各以素所蕴蓄者于篇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食者民之天也。而用以经之，武以卫之，蚕绩以辅之，凡以体元元，光鸿化也。故《史·平准书》曰：虚仓廪而贷之粟，弛山泽而同其利。恒宽《盐铁论》曰：盐铁均输，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。《管子》曰：厚和构四国，以顺貌德。《荀子》曰：功被天下为万

世文，礼乐以成，贵贱以分。之四者古先哲王咸斟酌而损益之。勤恤民隐，均节财用。无一夫之不耕，一妇之不织。修之内者纪纲粲然，外而月窟日域靡不宾服。橐弓说剑，阴阳之和，朴皇质而雕唐文，此其权舆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亲裁大政，首重耕桑。众和财丰，疆圉无事。更新百度，蒸蒸向风。而渊默雷声，弛张不形，既执大同调泰鸿矣。乃圣怀冲挹，蕲得直言以辅郅治，置铎悬鼗犹惧其塞。进臣等于廷，策以救荒、理财、柔远、课蚕诸政，且责其毋泛毋隐。昔刘勰有言，对策者，应诏陈政也。臣虽椯昧，于政术善否，民生休戚，亦尝切究。深维欲陈而未有路，今尚匿而不献耶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《洪范》八政食货为先，平世三登，丰穰偶歉，而因求振荒转漕之法。臣案：荒政十二，仅见大司徒一职，古无颛书也。宋董煟始撰《救荒活民书》，明朱熊补之。若元欧阳元《拯荒事略》，明朱楩《救荒本草》，周孔张陛《救荒事宜》，陈龙正《救荒策会》，陈继儒《煮粥参议》，王磐《野菜谱》，鲍山《野菜博录》，皆与《活民书》表里。煟书最核，而熊失之迂。山录差博，而磐失之略。《事宜》则张密周疏。《策会》《事略》则陈严欧诞。得失虽殊，便民一也。当涂通漕于陈颍，拓跋转般于济梁。元运主海，明运主河。二者交讥，莫衷一是。今岁或不登，非不振恤也。然有司玩民瘼，又为文告所拘，展转相持，泽不下逮。且官无宿储，仰给他州，道里既悬，不以时达。诚如《周礼》司救，以王命施惠，则文告不能拘矣。遗人、仓人掌委积及粟人之藏，以颁之则自太仓及县都乡里所在充牣，不仰给他州矣。自元以后海外多故，专恃海运，惧蹈元之覆辙。河运又漕渠易梗，岁岁劳费亦非策之得也。诚于畿辅兴水利、务仓储，常有十年之蓄。不颛俟南漕，又何断断河、海二运耶？皇上轸

念民艰，凡行省偏灾，皆发帑截漕以振之，则民生厚矣。

制策又曰：自昔行师，端需理饷，而因求榷税置冶之法。臣案：汉武事外域，故孔仅铸作器；唐德敝诸镇，故杨炎改税法。又请出内库归左藏，议者称之。《禹贡》扬、荆二州皆贡金，豫贡锴，梁贡银。镂亦金属也。班《志》铁官者四十郡，迁传铁冶者五家，后世开采所祖也。建炎榷场、中统宝钞并损下益上，权制非经制也。陈寿《三国》有《书》无《志》，故《食货》阙如。然后汉、晋二书犹存百一。夫仅言利析秋豪，又举所得者属少府。人主有私藏，仅导之也。炎之两税虽非敦本抑末之道，而左藏之归，则宫中经费皆掌之有司，中官不得持其柄，犹周司会之遗也。盖内帑既盈，而无式法以限之，人主之侈心必生。内盈则外虚，民气必剥，又无以为非常之备。炎之识或不及此，然过仅远矣。冶铸之利，今尤尚之。然中国际数千年开采之后，地力既竭，非荒洲远岛比也。贫民采之足以资生，官司采之不足以偿费。况鸠无藉之民，穴绝远之地，有利则聚而为奸，无利则散而为盗，其害又胜言耶？皇上躬行节俭，利用本于正德，上下交足，初无事山海之藏也。

制策又以大一统之世，必为亿万年之图，而因求防边诘戎之法。臣案：古者守在四夷，不勤远略。自汉张骞通葱岭以西，西北诸边遂常为中国蠹。唐长安二年于西突厥置北庭都护府，永徽三年于处月诸部置金满州，汉轮台地也。苏定方讨沙钵罗在唐高宗时，速不台、穷默尔奇在元太祖时。吐蕃碑开元中李佺刻。《筹海图编》嘉靖中胡宗宪著。宋赵汝括《诸蕃记》，元刘郁《西使记》，纪载翔实，并史家之支流。舟师始汉之蒙冲，楼橹朱买臣创之。而《孙武·火攻篇》所云：翼轸毕箕则占风之验也。《武备志》《火器

图》,率迂诞不经,无当行阵。昔李大亮曰:中国如本根,四裔如枝叶。疲中国以奉四裔,犹拔本根以益枝叶也。范祖禹曰:得之既以为功,失之必以为耻。故有征戍之劳,馈饷之烦,民不堪命。综李、范之论,后之虚内事外,其可已矣。兵械利钝,胜负所关。故晁错以器械不利,为将不省兵之祸。今亦尚制器矣。然工之良窳,藏之周疏,将不习也。制造多则朽坏易,朽坏易则改作烦。掷无艺之费,餍非族之欲,耗己以资敌,是自敝也。皇上义征不憾,远无弗宾,其于除戎器、戒不虞之谊,诚得之矣。

制策又以古礼先蚕是享,献茧登功,而因求树桑养蚕之法。臣案:《尔雅》蚕属曰蟓髓由蚗,其食有桋棘栾萧,不独桑也。《御览》引《永嘉郡记》,有八辈蚕则以出之,先后名之。又引《吴录》称南阳郡一岁蚕八绩。《隋书》称江淮之南一岁蚕四、五熟,与《记》并同。然《淮南子》云:王法禁原蚕,以其残桑,再登且不可,况四五熟八辈耶?不知蚕桑并喜温,而永嘉、南阳及江淮南皆南维地,无嫌于一岁数登。故《吴都赋》亦云:乡贡八蚕之绵,安殆道其常耳!谢承书、范充为桂阳太守,教民植桑养蚕。宋张咏令崇阳,亦拔茶植桑。此岂俗吏所能为耶?宋秦湛《蚕书》附陈旉《农书》后,互相补苴。元初《农桑辑要》及鲁明《农桑衣食撮要》,一辨物产,一明时令也。夫妇嫔,化治丝枲为太宰九职之一。而张栻曰:诵服之无敦之章,知周所以兴;诵休其蚕织之章,知周所以衰。盖蚕桑亦国本也。今锦绣纂组为害女红,从事蚕绩者鲜。安得闾师任女事,鄭长稽女功,使之社而赋事,烝而献功,以补农之不足耶?皇上大昕之朝,卜三宫而使之,蚕政既兴,孰不率而展功绪欤?

若此者,敦本、善俗、兴事、劝功,权三十年之通以制用,绥数万

里之退以树威,则古昔斟时宜夐乎莫尚已。臣尤伏愿皇上,几余典学,本经术为治术。准之《礼》以剂丰荒之平,参之《易》以明制度之节,体之《记》以章怀柔之效,稽之《国语》以宗劳逸之原。而又无荒无怠,终始惟一,以三代为必可复,而不屑为末世苟且权宜之策,将以方轩迈皋,比舜陵妫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十六年(1890)庚寅恩科

状元:吴鲁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于今十有六载。仰荷昊苍眷佑之隆,慈圣教育之笃。临政以来,夙夜兢兢,不敢暇逸。惟冀勤求治理,以绥我亿兆民。兹当临轩吁俊,用集嘉谟,尔多士其敬听之。

帝王心法治法,相为表里;典谟训诰,言之详矣。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道法悉备。宋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,发明圣学渊源治道根柢。自序谓:《大学》一书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。大旨安在?其于格致、诚正、修齐之要,推阐无遗,独不及治乎?明邱浚《大学衍义补》,辑古今大经大法,实治平之道。先之以审几微,能述其义否?所补治平之要,厥目有几?夏良胜《中庸衍义》,颇采邱浚之说,纲领条目,粲然具行,其于当时事局多所匡益。能胪举之欤?

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,所谊究心。金上京会宁府,《通志》谓在宁古塔城西南。其说何本,果无误欤?唐《志》涑州在何地?后改为独奏州,其义何属?唐之率宾府所领何州?在今何地?金有

苏冥水，明《一统志》有恤品河。其两地欤？《辽史·营卫志》五国部族，其故城有谓在乌苏里江口、松花江两岸者，有谓在宁古塔东者。孰是，黑龙江源发何处？辽之胪朐河，元之斡难河，是一是二，能详考之否？

天生庶物以养万民，而国之大用即于斯出。茶税之征起于唐代。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？独开茶税在于何时？茶官之设在于何时？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？茶马之法亦始于唐，宋有茶马司专官，元明因之。宋之三税法、贴射法，何法为便？明之茶马司批验茶引，所设于何地？远番重茶以资其生，茶市之通，济及海外，能极言其利弊欤？

自古极盛之朝，莫不以边防为重。《诗》云：薄伐猃狁，至于大原。论者以为得中策。汉武帝北筑朔方，西戍乌垒，一时匈奴震慑，而中国亦为之虚耗。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，徙幽、并边人于塞下。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，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。果以何者为善？唐设安西、北庭四镇，得控制之宜否？夫古者防惟在陆，今者防兼在海。溟渤万里，处处可通，果于何处设守，始克收陆慑水栗之效欤？

夫典学以裕政原，固本以重疆索，理财以舒国用，设险以慎边防，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。多士稽古有年，先资拜献。其各陈谠论，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古帝王之御宇也，必先典学以慎修，辨方以正位，阜财以裕国，设险以绥边。是故执中出治伊耆上仪也，觐狱封山姚氏隆轨也，厚生正德安邑崇规也，通道来宾镐京茂矩也。三代而后，

贤君令辟，史不绝书。而求其保民之本务，制治之远猷，亦莫不提要斟元。于《书》懔传心之训宅中图大，于《诗》歌正域之章利用懋迁，于《礼》重均财之掌畏威怀德，于《传》详固圉之文。凡夫模策二仪，甄陶万类，著之简编而为治法，布之区宇而为嘉猷者，胥是道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遭昭彝宪，治协玑衡。固已一中建而圣学崇，九宇宏而邦本固，六府修而国用足，万邦正而百海宇安也已。乃者亲裁大政，弥切畴咨。期执两以用中，得抱一以为式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以懔危微、固防卫、权食货、示怀柔诸大政。臣之愚昧，何足以承大对而备咨询？顾当对扬伊始之时，正值特开恩榜之日。勖多士以各陈谠论，其何敢仍故习摭浮辞乎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帝王心法、治法相为表里，而因求昔圣微言，往哲绪论。此诚正位凝命之大原也。臣谨案：蔡沈《书传》曰：二帝、三王之治本于道，二帝、三王之道本于心。《大学》始终一敬，主敬者此心也。《中庸》枢纽一诚，存诚者亦此心也。宋真德秀作《大学衍义》四十三卷，取经文二百五字证以《尧典》《皋陶谟》《伊训》之书，思齐之诗，家人之卦，子思、孟子、董仲舒、扬雄之说，发明圣学渊源，治道根柢。自序谓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。其于格致、诚正、修齐之旨，分为四大纲。意在以本贯末，故略治平而不言。明邱浚补之，先之以审几微，为目十有二，而后经世大法，粲然可观，诚羽翼真氏之书也。夏良胜《中庸衍义》，颇采邱氏之说，而于崇神仙、好符瑞、改祖制、抑善类数端，周详反覆，所以匡益乎当时事局者实多。君人者诚能辨治忽于几先，析理欲于性始，以三代为必可至，以万事为必可康，勿逐经生之末法而上规其本，勿事讲幄之虚文而务崇诸实，庶政无不举，而道无不章已。皇上昌明正学，纲领

群言,则监成宪而罔愆,学古训而有获矣。

制策又以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,因详求历代之建置沿革。此又体国经野之至意也。臣谨案:东三省中惟吉林所辖地最广。自混同江以西以抵三姓,南接宁古塔,万山环叠,雄障东陲。黑龙江地势左枕龙江,右环兴领,与奉天吉林为唇齿,屹然称重镇焉。金上京会宁府,《通志》本明《一统志》之说,误为在宁古塔城西南。案:会宁府即今阿勒楚喀城,实在宁古塔城西北。唐《志》涑州在靺鞨黑水府之地。其后以得专达,不辖于府,乃改为独奏州。唐之率宾府在率宾国,地所领有华、益、建三州。金有苏冥水,在建州东南,即今绥芬河。明《一统志》作恤品河,谓为两水者,非也。《辽史·营卫志》五国部族,其故城分居五地。自三姓至乌苏里江、松花江有城基九处,即五国故城。黑龙江发源蒙古喀尔喀部垦特山。山之东、南二水分流,合为克鲁伦河。辽之胪朐即今之克鲁伦河。元之斡难即今之敖嫩河。其发源于垦特山者流分为二,其相会而成者,则合胪朐、斡难而为一也。皇上威棱远播,疆宇宏开,所由镜清砥平,而中外咸庆义安已。

制策又以天生庶物以养万民,而国之大用即于斯出。臣谨案:《禹贡》任九州土地所宜,与《周礼》列祭祀宾客之物,皆不及茶。大抵茶之为用,贵于唐,故茶税之征亦起于唐。德宗建中元年纳户部侍郎赵赞之议,税天下茶、漆、竹、木,十取其一,以为常平本钱。贞元九年张滂奏以三等定估,自是岁得钱四十万缗。后王涯判二使置榷茶,使令狐楚代为盐铁使,兼榷茶使。茶官之设,自此始。穆宗时王播增天下茶税率,百钱增五十,天下病之。茶马之法亦起于唐。自回纥入贡,而以马易茶之法立。赵宋设茶马司,以赵开综其

事。江陵、淮南为场，置吏以榷之。元、明茶课大率沿宋时之旧制为多。宋初行三税法，第茶为三等。太祖谓上等之税取利太深，下等又灭裂无取，惟中等之说可以经久。天圣中李咨请罢三税，行贴射法，绝虚估之敝，而繁费顿省。明之茶马司设于秦、洮、河、雅诸州，批验所设于应天、宜兴、杭州等处。远番重茶，以资其生。成化中，令巡茶御史招番易马。今则茶市之通，济及海外，治人治法盖视前代为尤善已。皇上丰财和众，节用爱人，固已裕不竭之源，而著生财之道矣。

制策又以自古极盛之朝，莫不以边防为重，因详求历代设守之方，以收陆慑水栗之效。臣惟周宣王时猃狁内侵，命尹吉甫帅师伐之。《诗》曰：薄伐猃狁，至于大原。汉严尤谓为得中策焉。武帝北筑朔方，西戍乌垒。一时匈奴震慑，而中国亦为之虚耗。光武以中土初定，未遗远略。拒西域都护之请，徙幽、并边人于塞下。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，而未免示弱。然群羌并辑，防边之道未为失也。唐设安西、北庭四镇，以都护统之。后陷于吐蕃，遂有废四镇之议。然兵有控制，宜崔融之力持也。夫古者防惟在陆，今则防兼在海。通商以来，藩篱洞开。东北海以朝鲜为屏蔽。山东之登、青、莱三郡突出海外，与奉天之旅顺隔海相对，海面不及二百里，宜以重兵扼守，为畿辅之翼卫。江苏之吴淞，浙江之宁波，福建之厦门、台湾，广东之虎门，皆宜严兵固守。其由海入江之路，则归重于福山、狼山。练海师者诚能广搜将才置诸麾下，认真操练，将海疆万里固于金汤。兵法曰：战器不如战地，战地不如战人。自古用兵，未有不以得人为先也。皇上三曾秉武，八表抗棱，则耀参伐于金枢，振雕戈于玉海矣。

夫进德修业治之原也,分土建邦治之要也,任地作贡治之经也,奋武安边治之务也。千圣百王之道,恒必由之。况皇上亲政之初,纪纲治忽所由关,即亿兆观瞻所由系。诚能兢兢业业,日进无疆,锡极以咸民,披图以度地,理财以足用,柔远以睦邻。本持盈保泰之心,致累洽重熙之治,于以恢帝者之上仪,扬丕天之大律,明德新民而止于至善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十八年(1892)壬辰科

状元:刘福姚

策问

制曰:朕纂承大宝,今十八年。仰诵列朝圣训,亲奉皇太后明教。期与薄海内外极养治之道,一以爱民为心,以钦若天命。每于边圉之要、朝觐之仪、仓庾之储、兵屯之制,咸据旧以鉴新,将执中而立极,嘉与宇内之士共臻上理。尔多士其进谋诵志,以沃朕心。

西藏屏敝川滇,为古吐蕃地。何时始通朝贡?地分四部,由中国入藏有三路。幅员广狭奚若?试详言之。元置吐蕃宣慰司及碉门等处宣抚司,复置乌斯藏郡县,以八思巴领之。其沿革若何?唐时吐蕃建牙何地?阿耨达当今何山?其相近大山有几?雅鲁藏布江为藏中巨川,而澜沧江、潞江之属亦发源藏境。能究其原委欤?由藏至天竺程途远近何如?中隔部落几许?亦考边备者所宜知也。

五礼之目,宾居其一。《周礼》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,其别有

八，而朝之别又居其四。其说若何？《书》五载一巡狩，群后四朝，与《礼记·王制》不同。而《秋官》行人六服，与《周语》五服又相抵牾。其说果可通欤？《郊特牲》旅弊无方一节，盖诸侯朝天子庭实之礼，于他书有可证否？朝位宾主之间，儒者讲说不一。何以辩之？古诸侯朝天子礼，自《周官》外存于今者，尚有遗篇欤？自秦罢侯置守，无复古仪。杜氏《通典》分为四条，其目若何？于义当否？可详说之。

《周官》仓人主藏九谷，廪人主藏九谷之数，赐赐稍食，即今京通仓之制所昉也。后世有治粟内史、搜粟都尉、仓部郎等官，专司其事。其官名沿革，时代先后，尚可考也。明初置京通仓，以户部司员经理之。其以尚书侍郎专督仓场，始于何年，所属更有何官，与今制若何，能悉数之欤？前代良法，积久弊生。偷漏之私，烂蒸之患，欲彻底清厘，果有尽善之策欤？

三代之盛，寓兵于农，因井田以供军实。自秦以来，法久坏矣。汉文帝募民耕塞下，于是始有屯田之法，盖犹具兵农合一遗意。历代相沿，大端莫易。而汉时行于西域者为较详。车师、渠犁、乌孙、伊循等名，今为何地？校尉、都护等官，置于何时？傅介子、常惠、郑吉诸人所屯者，为当时何地？赵充国屯田一疏，经画周详，所陈便宜十二事，能举其要否？自时厥后，六朝、唐、宋言屯田者皆沿汉法。或以民屯，或以兵屯，能援古证今，究极利弊而详陈之欤？

此皆御世之要图，经国之大业也。朕嘉先圣之道，修古帝王之行，事凡以求于生民有济。汉武有言，君者心也，民犹肢体。夫广仁益智莫善于问，乘事演道莫善于对。其言也典，其致也博，策之谓也。多士勤学洽闻，能宣究其意者，毋泛毋隐，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：臣闻管子之言，凡有地牧民者，务在四时，守在仓廪。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，仓廪足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，四维张则君令行。古帝王之治天下必以其道。务德以怀之，陈礼以经之。财储而国富，农勉而战戢，莫不守始治纪，牧领海内，故近悦远来，家给人足。《传》曰：招携以礼，怀远以德。《易》曰：嘉会足以合。《礼记》曰：命百官谨盖藏，命司徒循行，积聚无有不敛。《诗》曰：彻田为粮。四者至急之务，经久之规，治国者当留意也。钦惟皇帝陛下，持纽三曾，经纬六合。陶天下为一家，运大钧于万品。斯时民物滋丰，疆圉无事。固已执饬大象，翔洽泰鸿矣。乃圣怀冲挹，咨访犹殷，思久道之化成，冀迩言之可察。进臣等于廷，而策之以绥远、正仪、储粟、屯田诸大政。臣之愚昧，何足仰补高深？顾当登明选公之日，必尽献可替否之义。复恭奉谕旨，勖多士以毋泛毋隐。其何敢摭拾举涂饰，虚应故事耶？

伏读制策有曰：西藏屏敝川滇，为古吐蕃地，而因考其郡县、职官之沿革，山川、道里之周详。此诚柔远之先务也。臣谨案：吐蕃为西戎之一，自周及隋未通中国。唐贞观八年遣使入贡，为通朝贡之始。地分四部，前藏最狭，后藏最广，阿里界乎其中。中国入藏大道有三，由陕西西宁府南行为北路，由四川打箭炉西行为中路，由云南丽江府北行为南路。南北二路尤为商旅所经。元宪宗时始置吐蕃宣慰司，于碉门等处置六宣抚司。世祖时置乌斯藏郡县，以僧八思巴领之。明洪武时复置指挥、宣慰、招讨等司。此职官沿革之略也。阿耨达即冈底斯山，相近大山凡四。雅鲁藏布江源出达穆楚克喀巴布山。澜沧江有二源，一匝楚河，一鄂穆楚河。潞江源

出喇萨北。有泽名布喀,经云南丽江府、永昌府,流至缅甸而入海。天竺东方大城即汉身毒国。元曰忻者,今曰印度。由藏至天竺约二千里。中隔部落三,曰布鲁克巴,曰哲孟雄,曰廓尔喀。惟廓尔喀仅足自保,余俱弱矣。皇上八表抗棱,万方慕义,西蕃回首内向,庶几永作屏翰也已。

制策又以五礼之目,宾居其一,而因详求朝觐之礼。此诚帝者之上仪也。臣谨案:《周礼》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。宾之别也有八,而朝居其一。朝之别也有四。四朝者,周制天子有四朝。曰外朝、曰中朝、曰内朝、曰询事之朝,此四朝之别也。《书》五载一巡狩。群后四朝,与《礼记》《王制》不同。其不同者,一唐虞时制,一周制耳。《周礼》九服,见于《职方》《秋官》《行人》。六服说者,谓指王巡狩而言。《周语》以甸、侯、宾、要、荒为五服。其说相去太远,未可强通也。《郊特牲》旅弊无方一节,惟觐礼侯氏奉玉帛以升之文可以为证。然仪文略有不同。朝位宾主之间,先儒讲说不一。熊氏谓朝无近法,享则有之,其说为优。古诸侯朝天子礼,《周官》外惟《明堂位》一篇最足依据。此外则《逸周书》之《王会》篇为最著。他若杜佑《通典》采摄亦颇精审。《通典》又言秦罢侯置守,无复古仪。所分四目,如诸侯遣使来聘,以三代下无其礼者,特未知礼,可因时制宜耳。皇上垂衣黻服,坊表群伦,典则所昭,洵足式臣工而安远近已。

制策又以《周官》仓人、廪人为今京通仓所由昉,而因进求美善之规。此诚裕国之至计也。臣谨案:《周礼》仓人主粟入之藏,廪人主藏谷之数。《地官》所载,制度昭然。下及后世,秦有治粟内史,汉有治粟都尉,武帝时复置搜粟都尉。魏有大农,晋有大司农。哀

帝省并都水，孝武复置。梁置茭库、荻库、箬库诸丞，隶司农。其物仓廪储谷所需，设官以掌。隋有司农寺卿，唐因之，又有太仓令、诸仓监、监仓御史。五季有三司使。宋以他官分领京仓。辽有司农寺。元有京畿都漕运使。官名沿革，时代先后，略可考。明永乐都北京，置京通仓，以户部司员经理之。宣德五年始命李昶为户部尚书，督其事。《明史·职官志》不具载。考《食货志》攒运有郎中，监仓有主事，即今之坐粮厅及仓场监督也。夫前代良法美意，行之日久，遂有偷漏及烂蒸之弊。说者谓偷漏之私由于封锁之不周，烂蒸之患由于晾晒之不勤。苟非在事臣工随时稽察，则典守者肆行偷漏，复恐亏绌其数。即以糠秕、水谷杂糅之，而烂蒸之患益甚。明《志》所称，粮长搀沙水于米中，往往蒸湿浥烂，至不可食，而仓场额外科取岁至十四万。设任用得人，不惮发其覆而摘其奸，何难洗仓场积弊乎？皇上廑念仓储，勤求整饬，庶几如崇如墉，咸欣有备无患也已。

制策又以三代之盛，寓兵于农，而因讲求夫屯田之法。此诚靖边之大防也。臣谨案：屯田之法，为备边要策，足食良谟。汉文帝用晁错策，募民耕塞下。其后屯田西域者，傅介子田于伊循城，常惠将三校屯于乌孙赤谷，郑吉屯田渠犁及车师，即今之辟展、乌鲁木齐、伊犁等地，所谓天山北路是也。孝武时西域始通中国，置中垒校尉领护之。元帝时置戊己校尉。校尉之置官始于此。宣帝时遣司马护南道都善以西诸国。神爵三年，单于日逐王来降，郑吉迎之。使吉并护北道，号曰都护。据《西域列传》谓，都护之名始于郑吉，是也。赵充国屯田一疏，经画周详。而综其大旨，要归于内有无费之利，外有守御之备，威德并行，兵农相辅，可谓老成谋国，动

中机宜。自汉以后,六朝、唐、宋略有变革。北齐于州刺史稽华,修城左、右屯边地。周赡又于河内置怀茂等屯,止河南转输之劳。唐郭子仪屯田河中,韩重华屯田振武。凡此皆为备边省费之计。今推广行之,固边疆之利也。皇上威震殊俗,海宇乂安,寓边防于井牧,洵万世以永赖者矣。

若此者,固封守,饬礼法,实仓储,备耕战,兼才尚权,右计左数,仁圣事赅,帝王道备,巍乎其莫尚矣!臣之至愚,尤伏愿皇上通万方之略,得致一之嫩,采儒墨之善,撮名法之要。蛮夷已附而益事羁縻,槃敦已饬而犹殷考订,仓庾已充而更严察核,边陲已靖而力务耕耘。于以体尧蹈舜,甄殷陶周,德泽满于天下,灵光施于四海,会归有中,御衡不迷,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光绪二十年(1894)甲午恩科

状元:张謇

策问

制曰:朕寅绍丕基,仰昊苍眷佑,兢兢业业,今二十年。恭逢皇太后六旬万寿,上维《鲁颂》寿母之诗,俯思《大雅》作人之化,特开庆榜,策试多士。又尝恭读康熙戊戌科圣祖仁皇帝策问,天子以乂安海宇为孝。是以夙必夜寐,勤求至理,政事之余,留意经术。圣训煌煌,为万世法。兹举河渠之要,经籍之储,选举之方,盐铁之利。揆时度势,酌古衡今。尔多士其扬榷陈之。

治水肇于《禹贡》。畿辅之地,实惟冀州,水利与农事相表里。

后汉张堪为渔阳守，开田劝民。魏刘靖开车箱渠，能备述欤？至营督亢渠，引卢沟水资灌溉，能各举其人欤？唐朱潭、卢晖，宋何承矩，浚渠引水，能指其地否？元郭守敬、虞集议开河行漕，其言可采否？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，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，可否见之施行，能详陈利弊欤？

汉世藏书，中秘最善。刘向所校，仅名别录。至其子歆，始总群书而奏《七略》。《传》《注》所引，秩然可征。班志《艺文》，与刘略出入者何篇？魏晋以后，郑默《中经》，荀勖《新簿》，体例若何？梁华林园，兼五部以并录，隋修文殿分三品以收藏。唐承砥柱之厄，始付写官，宋籍建业之余尽送史馆。此皆册府遗文，可资掌录。明《永乐大典》所收之书，今不存者见于何目？能备举以资考证欤？

选举为人才所自出。翰林以备顾问，六曹以观政事，县令以司赏罚，三者皆要职也。翰林始重于唐，其时学士出入侍从，参谋议，知制诰，能详其品秩欤？宋儒馆有四，地望清切，非名流不得处。其选用之制若何？六曹昉自《周官》，秦汉隋唐互有沿革，能陈其异同欤？晋制不经宰县，不得人为台郎。而后世或搢绅耻居其位，或科甲无不宰邑，岂轻重各因其时欤？抑增重激劝，或得或失欤？

盐铁之征，始于《管子》。论者谓其尽取民利，而行之效千百年，卒不能废。至汉武帝用孔桑之法，与《管子》异矣。其时所置盐官二十八郡，铁官四十郡，能指其地欤？终汉之世，屡罢屡复，其年代皆可考欤？唐贞元中检校盐铁之利，其议发于何人？若第五琦、刘晏、裴休之论，固无足采欤？请引采盐而商擅利权，禁民贸铁而官多侵蚀。其流弊能指述欤？

凡此皆御世之隆谟，经国之盛业也。夫朕以藐躬，加于臣庶之

上。受祖宗付托之重,惟思恪遵慈训,周知民隐,旁求俊乂,孜孜为治,以跻斯世于仁寿之域。尔多士各抒谠论,毋泛毋隐,朕将亲览焉。

对策

臣对:臣闻善言天者尊斗极,善方治者定统宗。民生国计之利弊,不可节节喻也;学术人才之兴替,非必屑屑究也,要在道法而已。孔子之道,集群圣而开百王。其世所诵法,大义微言,后千六百余年而复集成于朱子。宋臣真德秀尝本朱子之意辑为《大学衍义》,自帝王治学至于格致、诚正、修齐、得失之鉴,炳然赅备。是则三代、两汉以来,所为力沟洫、宏文章、兴贤能、裕食货者,必折衷于朱子之言而后是非可观也,必权衡以朱子之意而后会通可得也。钦惟皇帝陛下躬上圣之资,勤又新之德,而又开通言路,振饬纪纲。凡所谓大学之明训,前古之事迹,固已切究而施行矣。而圣怀冲挹,犹孜孜焉举河渠、经籍、选举、盐铁诸大端,进臣等于廷而策之。臣愚,何足以承大对?然臣尝诵习朱子之言矣。朱子之言之具于其书,与为德秀所称引者,无一而非人君为治之法,人臣责难之资也。其敢不竭献纳之忱乎?

伏读制策有曰:治水肇于《禹贡》,畿辅之地实惟冀州。而因求水利与农事相表里之故。此诚今日之先务也。臣惟禹所治河,自雍经冀。冀当下流,故施功最先,非直以为帝都而已。自汉时河改由千乘入海,而冀州之故道堙。今畿辅之水,永定、子牙、南北运河、清河,其尤大者。东南水多而收水之利,西北水少而受水之害。岂必地势使然,亦人事之未至也。汉郡渔阳,当今密云,而张堪之为守,营稻田八千余顷。继是而往,魏刘靖开车箱渠,修戾陵堰。

后魏裴延俊、齐稽华辈，亦先后营督亢渠，引卢沟水以资灌溉。迹虽陵谷，而事皆较然。宋何承矩、唐朱潭、卢晖之辈，于雄莫霸州、平永顺安诸军，筑堤六百里，置斗门引淀水，既巩边圉，亦利民焉。元世郭守敬、虞集并讲求水利。郭之所议，今之通惠河也。虞议则至正中脱脱尝行之。而明汪应蛟之议设坝建闸，申用懋之议相地察源，其所规画与郭、虞相发明，当时固行之而皆利矣。夫天下之水随在有利害，必害去而利乃兴。而天津则古渤海逆河之会，百川之尾闾也。朱子曰：治水先从低处下手。又曰：汉人之策，留地与水，不与争。然则朝廷所欲疏瀹而利导之者，其必先于津沽岔口加之意已。

制策又以汉世藏书中秘最善，而因考证自汉至明册府遗文可资掌录者。臣惟成周外史坟典，藏史简册，虽经秦而煨烬，而兰台、东观秘籍填委，固道术之奥而得失之林也。刘向校书，条篇奏录。子歆《七略》，疏而不滥。而班志《艺文》，书、礼、小学、儒、兵、诗、赋诸篇，时有出入。虽不尽无当，而总扬雄三书为一序，郑樵嗤其踬焉。魏晋代兴，采撷残阙，则有郑默《中经》，荀勖《新簿》，编分四部，总括群书。而梁之《华林园目录》，五部并列。隋之修文殿副本，三品分藏。盛矣！逮唐之初，砥柱之厄。迄宋开宝，建业再征。由是而写本易为摹印，史馆益便其搜罗。明《永乐大典》散失所存，犹二万余卷。其中佚文秘典世无传本，见于《文渊阁书目》者，今皆裒辑成编矣。朱子云：不求于博，何以考证其约。又谓古今者时，得失者事，传之者书，读之者人，而能有以贯古今之得失者仁也。皇上留心典籍，以为政本，岂与夫词臣学子务泛览为淹通哉？

制策又以选举为人材所自出，因考累朝翰林、六曹、县令之轻

重。臣惟今世所称清班美授者，翰林之官也。翰林之置始唐开元，学士只取文学之人。自诸曹尚书至校书郎皆得与选。延觐之际，各超本班，内宴则居宰相之下，一品之上，无定秩，无定员。宋凡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、秘阁各置直官，与其选者为修撰、校理、校勘、检讨，非名流不预焉。迨用为恩除，而参谋议、纳谏诤、知制诰之本意失矣。且不精其选，而苟焉以试。除官亦朱子所谓上以科目、词艺为得人，下以规绳、课试为尽职而已。六曹昉自《周官》。秦不分曹，而置尚书四人。汉有五曹，后更为六。隋唐因之，置侍郎、郎中、员外郎分掌曹事，沿以至今，固天下庶政之橐籥也。官多而事棼，又不如朱子所论三参政兼六曹，而长官自择其僚之为当矣。县令为最亲民之官。晋制不经宰县，不得为台郎。后魏之季，用人猥杂，而缙绅士流耻居其位。宋初或以京朝官为之，积久更弊，乃议所以增重激劝之法。至庆元朝重邑令，而科甲咸宰邑焉。朱子曰：监司不如郡，郡不如县。以其仁爱之心无所隔而易及民也，真治天下之本也。国家设官求贤，倘宜咨访于无事之时，参量于始用之日乎？

制策又以盐铁之征始于《管子》，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，而因切究其流弊。臣惟盐铁之弊，若准诸古而穷其阴夺民利之术，虽管子不免为圣王之罪人。而沿之今而犹为取诸山泽之藏，则孔桑且可从计臣之未减。汉武帝所以入孔桑之说，而置河东、太原等盐官二十八郡，置左冯翊、右扶风、颍川等铁官四十郡者，方张边功、急军旅之费也。利窦一启，更无可塞。虽始元、地节之议减，初元、永元之议罢，而永光、永平旋踵即复焉。唐贞元初，刘彤请检校海内盐铁，而第五琦、刘晏、裴休继之，当时军镇赖以赡给。晏所为出盐

乡。因旧监置吏亭户,粜商人,纵其所之。与朱子论广西盐法随其所向则价自平者有合,愈于琦、休之为议矣。夫受引盐者商,而夹私居奇者即商也;禁贸铁者官,而侵蚀贿纵者即官也。流弊不胜穷,况征有出于盐铁之外者耶?皇上轸恤民艰,其必从朱子罢去冗费,悉除无名之赋之说始。

且夫民生至重也,学术至博也,人才至难也,国计至剧也。朱子谓四海之广,善为治者乃能总摄而整齐之。而壬午、戊申封事,则要之于格物致知,以极夫事物之变,推之至谏诤师保,而归本于人主之心,其言尤恳切详尽焉。臣伏愿皇上万几余暇,留心于《大学衍义》,而益致力于朱子之《全书》,以求握乎明理之原,而止于至善之极。将见川浍治而农政修,图书集而法训备,广选造之路而壹乎内外轻重之畸,权征榷之方而必祛旦夕补苴之计。斯治日进于古,而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。臣末学新进,罔识忌讳,干冒宸严,不胜战栗陨越之至。臣谨对。

ISBN 978-7-5145-0929-8



定价：58.00元